宅女在古代后宫的幸福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 Chapter_4
- Chapter_5
- Chapter_6
- Chapter_7
- Chapter_8
- Chapter_9
- Chapter_10
- Chapter_11

Chapter_1

楔子

靠！老娘穿越了！

这是林海棠张开眼之后的第一反应。

靠！怎么是这么穷的一家！

这是林海棠环视一周之后得出的结论。

靠！老娘居然没有女变男！

这是林海棠看了看自己身体之后的郁闷。

总而言之总结一句，就是她穿越了，且穿越的颇不如意。

早知道就该拜托x点时空管理局来个定点定时定向定装备穿越，好歹跟x点那边的编辑很有几个相好的，能打个七五折什么的。

止住了自己的胡思乱想，海棠看着那个掀开补了七八块补丁的门帘走进来，爪子里还端了碗药的小丫头，现在只想说一个字：

靠！第一卷 宅在深宫要保险

第一章发型的辩证关系

好，现在让我们重新把这个关于穿越的故事整理一下。

林海棠，年龄24岁，职业编辑，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生物范畴属于宅?同人女腐系。

所谓宅，就是代表这位姑娘对逛街购物一概兴趣欠奉，爱好就是蹲在家里面对书籍电脑，至于同人女腐系……咳咳，就说明了这姑娘对于动漫小说中人物的爱好，到了自己动手创作相关文章的程度——而且这些同人文章通常还涉及到某些男人和男人指间不得不说的那啥啥啥……

总之，宅腐同人之外热爱徒步旅行的海棠姑娘，于某次登山的时候遭遇十大最可能穿越事件：摔悬崖，很哈皮的穿越到了大越王朝德熙年间——这是一个和中国古代很相近却又不尽相同的世界——附身在了永州别驾司马杜川的女儿杜笑儿的身上。

至于她借尸还魂的这位呢，家里情况如下：杜川是出身于边境暴乱之地，连自己父母是谁都不知道的孤儿，建功立业之后娶了同样出身孤儿的妻子，妻子在生下杜笑儿之时难产身亡，杜川在十六年后也阵亡于前线，只留下一个女儿。

杜川治军严谨，身后家徒四壁，又只有杜笑儿一个女儿，杜川的好友怜惜她，就把她报上了今年选秀的单子，杜笑儿长得不错，出身也够，父亲又是阵亡在胜仗里，皇帝大笔一挥，封了她正六品的宝林，择日入宫。

但是这姑娘运气忒差，在入宫前夕，扑通一下子掉到池塘里，捞上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让海棠拣了这个漏子。

这人生真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让人掬一把同情的泪水啊～

在听小丫头快嘴快舌都不用她问的介绍完了所有情况之后，海棠很没有同情心的想：得亏这爹妈都死光了……不然她要怎么蒙混过去啊。

不不不，这些都不是现在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该怎么办！

在能下地之前，她很认真的思索了这个问题相当长的时间。

她这个身体的主人无父无母，家里只有这么一个粗使丫环，就算现在落跑问题也不大，但是，她有没有必要跑？

林海棠捧着缺了边儿裂了缝的铜镜努力的眯缝着眼看镜子里的自己。

首先：杜笑儿容貌清秀，但是最多算中等还偏中，可以想见到了后宫那一大群花枝招展的女人里必然被淹没得连头发丝儿都不见。

好，很好。

她点了点头。

其次：她的位份是正六品的宝林，每月十六两银子俸禄加上逢年过节乱七八糟的补贴，一年的总收入是二百两银子，比朝中一品大员还多二十两，配宫女两人，这待遇，搁现代那是总理级还往上。

很好，非常好。

她再度点了点头。

再次：入宫之后她这样低位嫔妃只要每天去向皇后和太后问安就好了，只要没有皇帝来烦人，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支配，这就等于……她可以自由的腐且宅啊！

靠，这小日子太美好了！入宫，宅了！

于是，在梨花初绽的二月，一乘自宫里抬出的二抬青色小轿，在几名内监和一对宫女几名侍卫的护送下，于黄昏时分，停在了杜家破旧的宅门前。

嫔妃入门只能走侧门，从德胜门入了禁城，一乘乘同样的轿子从她身边拖曳而过，却没有进入妃嫔居住的内廷，而是全都停在了永巷尽头一座宫殿前。

永巷是宫女居住的地方，新入宫的低位妃嫔也都会集中在这里学习礼仪进退。

海棠被安置在了永巷西侧的一个院子里。

这次选秀有品级的妃嫔一共选了二十七人，剩下无品秩的宫女选了三百多人，海棠是正六品，位在第八，居住的地方还不错，堪称清雅。

在过来的路上内侍就悄悄告诉了她这次入宫的妃子都是谁，个人背景也略为说了说。

海棠倒无所谓得很，这后宫里不得罪人就好，也没必要讨好别人，有机会了见面打个招呼就好，太熟络了只怕对方还以为自己要攀龙附凤呢。

把她送到门口，内侍退下，两个日后跟随服侍她的宫女走了出来，向她屈膝行礼。两个妙龄女子向她盈盈下拜，海棠只觉得自己娇躯一震，赶紧一个二个全拎了起来。

她心里只感叹，这人就是贱，小时候犯了错跪祠堂那叫一个熟练，看到别人跪自己就浑身不舒服，只能说她果然是长在红旗下的社会主义好苗子啊。

宫女只当她为人谦逊体下，心里也暗喜。这深渊一样的后宫，能遇到着一个性情温和的主子，真的是比什么都强。

宫女里年纪略长的那个叫白瑟，年纪略小的叫碧琴，海棠虽然做编辑，不过也是个俗人，不觉得这名字诗意，只觉得这名字起的真对仗。

略看了看房间，海棠带了白瑟和碧琴，到了院子里晃荡，只见左一个美人浓妆艳抹，右一个美人我见犹怜，看得海棠几乎就想冲过去一把握住美人的手，情意绵绵的对她说，美人，你就从了我吧从此之后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晃荡到快出了永巷的时候，忽然前面有仪仗款款而来，一水的红色宫灯拖曳而来。海棠不晓得是谁，揣着手垫脚朝外看，碧琴拉了拉她的袖子，低声道："贵人，前面来的是方贵妃和于淑妃，您该去问个安的。"

德熙帝元后在他即位之初就因为难产母子俱死，中宫之位虚悬至今，这后宫中位份最尊贵的就是四夫人之首的方贵妃。

她是太后的侄女，又为德熙帝诞育下了唯一的皇子，正位中宫是早晚的事。

今天新选的嫔妃进宫，她带了于淑妃过来查看，一干女子早就逢迎过去。

海棠问安之后，话还没说就被挤到一边，心说，同学，这不是招聘会，咱都内定了，挤得再靠前也涨不了工资，ok?

反正礼节做到了，想拍拍马屁又挤不上去，海棠悄悄蹭到一边，转身离开。

方贵妃矜贵惯了，含笑周旋之间，压根就没搭理一个小小的宝林，于淑妃倒是留心到了那道造已漆黑的天色里悄悄离开的纤细身影

她眯起了荡漾着温和笑意的眼睛，勾画着淡淡烟绿的眼角流过了一丝玩味。

呵，很有趣的女孩子啊，就是不知道，这转身一走，是佯做骨气，还是故作清高，或者，干脆就是不在乎呢？

事实证明，臆测这种东西，只要不触发阴谋，一般都是对被臆测的对象造不成任何伤害的。

所以即便于淑妃对她这转身一走猜测到了近于外星人入侵地球前哨这样匪夷所思程度的时候，在别人的癔想中朝et进化的海棠同学正蹲回自己屋里，无比幸福的吃着送来的晚膳。

真好吃，感动得她小泪花一朵一朵的啊。就冲着这食物让她宅一辈子都干！

宫里有规矩，皇后之下，只有正一品的四夫人和正二品的九嫔可以呼为娘娘，二品以下到九品的采女都称为贵人。看看海棠快吃完了，白瑟低声问了一句，“贵人明天要怎样梳妆，不妨先说出来，也好让我们准备准备？”

“明天？”嘴里还含着半块樱桃肉，海棠愣了愣，明天怎么了？

白瑟解释道，“明天上午会有人来教导贵人礼节，用过午膳之后，这次新选的贵人们都要去拜见太后。贵人总要梳妆打理一下才是。”

我靠，这么早就要见正主儿了？太后啊……等她想想。

看海棠一副老僧入定的表情，白瑟规规矩矩站在一边，过了片刻，海棠转头看他，很严肃的问了一句，“那皇……啊不，陛下也在吗？”

看她一脸小心求证的样子，白瑟和碧琴这立刻掩面轻笑，“贵人就这样着急看到陛下？”

不，不，我一点儿都不着急，要是一辈子都看不到我才开心呢tat。

心里这么想但是嘴上还是要娇羞下的，“我怕有陛下在，有所失仪……那就……不好了。”这话说出来连海棠自己都觉得胃里泛酸。靠，装loli，尤其是怀春的loli真不容易，她差点就血溅三尺了说。

白瑟一副了然于心的表情，轻轻笑道，“陛下也会去向太后请安的，如无意外，贵人应该能见到陛下。”

完了……海棠在心里壮烈的闭了闭眼，强自笑道，“可否告诉我陛下喜欢女子怎样的打扮？”

白瑟想了想，答道，“陛下喜欢二八女子娇艳动人，贵人可以在这方面多动动脑筋。”她是宫里老宫人，自然知道怎么把话说的滴水不漏。

哼，喜欢loli的不是老色鬼就是色鬼佬。海棠在心里恶毒诅咒的同时，已经拿定了主意。

饱饱的吃到直打嗝，她自己也不睡，抓了两个宫女，要求她们详细给她八卦这宫内的情况和关于这次选秀的一些资料。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她不害人，不一定代表别人不害她，顺带一夜不睡，也能召唤宅女一族永恒的熊猫眼降临。

我就不信那老色鬼品味能特殊到看上一个熊猫眼loli。

唉，她感叹一声，为啥自己不是连身材都熊猫呢……

第二天天气晴好，从窗棂上蒙的绛烟纱望出去，天空的颜色是很美好的淡淡烟红。

杜家清贫，海棠带进宫来的就几根据说是她生母遗物的雕花银簪，手腕上一个朴素的白玉镯，连衣裳也都是身上这一套，除此之外，别无长物。

幸亏宫里早有规矩，她们这些新入宫的人都各自有一套簇新的头面衣服，但是入宫的女子，尤其是入宫就封了位份的女子大多出身显贵，这些制式的东西谁看在眼里？多半根本不睬，或者是略穿用一两样，给皇家一点儿面子，其余的都用自家携带的，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用的大概只有海棠了。

碧琴捧着铜盆站在她身后，看着她谢绝了白瑟的服侍，笨拙的套上水绿长裙和葱黄比甲，只心里奇怪，这位贵人就没从外面带衣服首饰进来吗？

但是这种问题只能在心里转转的，人家再怎么落魄也是主子，轻飘飘一句话就能让她下地狱，怎敢乱说？

终于费尽心力的搞定了衣服，在现代偶尔业余客串一下coser的海棠只差在心里抹泪：这衣服比cos装难穿个一百倍啊一百倍。

看着她自己拿起梳子，白瑟愣了一下，低声问道，“贵人要自己梳发吗？”

海棠点点头，手里拿着梳子对着自己脑袋直比划，寻思着该怎么下爪子。

天可怜见，她个宅女在家就是披头散发，出去出cos自然有化妆师服务，她自己除了马尾什么都不会扎。到底该弄个什么发型呢？

就在她犹豫的时候，白瑟和碧琴互相看看，立刻跪了下来。

海棠脑子转了转才想起来，似乎宫里的嫔妃只有对服侍的人极其不满意，才事事亲力亲为，如果被人发现……呃，宫女貌似要吃苦头？

她只好乖乖坐回去，要白瑟给她梳发，白瑟问道，“贵人是要灵蛇髻还是惊鸿髻？”

顶鸟和蛇在脑袋上？不期然就想到了十八世纪顶着两三米高的假发走过凡尔赛宫的贵妇人……海棠不禁寒了一下。

最后，她看了一眼还在兴奋的等待她的指使，打算在她脑袋顶上玩出新鲜花样的白瑟，视死如归的说了一句，“白瑟，我真的没有嫌弃你的意思，但是，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海棠离开院子的时候，已经是早饭过后、远远望去，朱墙之中一段夹道，地上金砖一色水青，阳光汪了一地，说不出的好看。

学习礼仪的地方离她住的院子不远，但是放眼看去，凡是和她身份相当的人，都是一乘轿子带着一两个宫女，只有她是靠着“11路”的朝那边走。

她一向坚持走路；本来宅女就缺乏运动了，再不走动只怕就要腰酸背痛腿抽筋了，这年头又没有钙中钙可以让她一片顶五片。

她本来是打算带白瑟一起过去的，但是白瑟一早上就著了魔似的瞪着她的头发，完全不管她说什么，只一脸悲愤若死的和她说，贵人，让我重新为你梳个发型吧，奴婢求求你了……

切，公主头简单方便容易打理，之于宅女有如方便面一般必不可少，生活必备口胡！

到了殿门口，负责教导她的内侍早就在门口侯着，看着海棠走过来，笑容逐渐内侍脸上一层层的风干、剥落、最后掉在地上碎成渣渣……

至于么……不过就一个公主头而已啊？多少也有点儿发怵，海棠期期艾艾的走过去，内侍以一种极度震撼的看着她，瞪着她半天，最后才憋出来一句，“贵人，您的头发……”

“这是时尚。”她特别严肃的截断了内侍的话，想了想估计内侍听不太懂这两个字，于是又补了一句，“这是特色。”

提着裙摆进了殿内，海棠先还没看着什么，就迎面被数十股各异的香气击倒，无数名贵香料集合在一起的味道，美好得让她不得不联想到了厕所。

据说粪便中的某一物质稀释完了之后，就是香水的某一主要芳香成分，她现在算是信了。

海棠靠在柱子后面缓了好一会儿，才从香味里逃过命来，有力气向四下看去。

入宫之前她就知道德熙帝的后宫规模相当庞大，不过直到现在，看着满满一屋子莺声燕语，她才算真的明白颇好内宠是什么意思。

海棠脑子里就一反应：我靠，这皇帝就不怕铁杵磨成针么？

看着满屋子花枝招展，从来就信奉美色乃第一生产力的海棠同志宅女模式开启，进入状态：这皇帝要应付这么多女人，该不会是贵妃每天翻绿头牌，决定宠幸皇帝的妃子是谁吧……

说不定每晚的真相就是一干绝代风华的后宫美女在贵妃的带领下进入皇帝的寝宫，柔声说道，“陛下，让臣妾们好好疼爱您吧……”

然后纤细柔弱一如风中小白花的皇帝陛下惊恐的绕柱而走，小白兔一样瑟瑟发抖着说，“你、你们不要过来，你、你们再过来朕、朕就要喊人了！”

然后妃子们就口桀口桀的走过去，“哭吧喊吧呻吟吧，多么美丽的泪水啊～～”

接着就十八禁空行那个换段第二天早上了。

话说这要是bl还好，还能换个手，这要是bg……啧啧，中途都不带换人的啊。

就在林海棠陷入恶意yy时，忽然听到旁边有个娇滴滴的声音低低的说了一句，“……连环髻、杨妃堕马髻，俗气，这帮女人到底有没有关于美丽的概念啊。”

这句话在这种地方实在是太突兀了，海棠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总之她是听到了，立刻转头，视线一扫，就看到了在不远处一个热辣惹火的绝色少女。

靠，这身材！海棠在对她的脸流了点下口水之后又对她的身材流了流口水，才正色看向少女。

少女正看向她，一双眼犹如养在水银里的两丸黑水晶，清澈明亮，只眼尾轻轻一扫，便明艳不可方物。就在这时，少女眼睛里精光一动，一瞬间海棠只觉得自己总算明白了什么叫如露如电。

于是她便听到耳边有低低的一句，“不错，这发型有想法，有品味！”

海棠一听这话眼睛立刻就绿了，她摩西分红海一般分开众多佳丽，“游”到少女面前，非常诚恳的抓住了少女的手，问了一句，“我这发型看起来真的很特殊吗？”

少女严肃的点点头，“很特殊，很有气质，很有吸引力。”

海棠的脸色也严肃了起来，她拉住了少女的手，一字一句的说道，“那能不能请您让我的发型别那么有气质？”

少女眼中精光再度一闪，上下左右仔细打量了一下海棠，她嘿嘿一笑，“小意思。”

两个人躲到角落里，少女三下两下把林海棠绑成一个道士头，端详再三，摇头叹气道：“姐姐你就认了吧，我怕皇帝这老色鬼爱新鲜，连道士也是要尝尝鲜的。”

听到这句话，海棠愣了一下，嘴里开始反反复复的念叨，连道士也是要尝尝鲜的……连道士也是要尝尝鲜的……

然后就在少女觉得面前这女子是不是傻了的时候，海棠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好?萌?啊！”

“……”从来自诩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女虽然不知道“萌”到底是什么，也悄悄甩了把冷汗。

在清冷风骨禁欲道士受和鬼畜帝王美貌攻之间yy了好一会儿，海棠终于回过神来，看向少女，“忘记请教了，您叫什么名字？”

看海棠面容和蔼，身上的服色又比自己高了那么一些些，少女知机行事，立刻倩倩的福了一福，“妹妹姓任，名字叫如花。不知道姐姐怎么称呼？”

如花？听到这个名字就想起了星爷剧里永恒的那个配角如花……更加不期然的联想起了那个长发飞扬，挖鼻孔飞奔的经典镜头……

海棠愣愣的看着面前的少女过了好一会，才恍过神来，答道，“我叫杜笑儿。”

刚说完这句话，两个人还没来得及攀谈，各自负责教引她们的女官已经向她们走来，内侍在对海棠的道士头又抽搐了片刻之后，认命的把她带开，独自教导礼仪。

海棠并不知道，在她转身离开的时候，身后有道带着奇妙情绪的目光久久的纠结在她身上，直到她行走的看不见了为止……

“……实在是……和印象中不太一样啊……杜笑儿……”菲薄秀丽的嘴唇里无声的吐出这一句，一名身穿淡碧丝衫，姿态娴雅一如莲花的少女转身，向朝自己走来的内侍福了一福，优雅走去。

负责海棠的内侍做了很长时间的教引女官。

她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女子，从驯服的到顽劣的她都遇到过。所以，当她遇到海棠的时候，她对这个六品宝林定位在了极难管教这栏上。

她已经做好了一个上午调教不出来，就算把海棠从背后敲昏也不让她滚到太后那边去丢人现眼的准备，但是出乎意料，教导海棠的过程非常简单。

准确说来，是海棠在非常认真的在学习礼仪，而且学的非常快。

海棠不是笨蛋，她自己非常清楚，想要在这宫廷里生活得舒服，礼仪应对是必不可少的。宅女这种生物么，只要把热衷动漫的劲头投注到别的地方三分之一，就足以让她们做好一切，什么托马斯全旋意大利吊灯等等都不在话下，何况应付现在这点儿礼仪进退，再说，cos走台的时候都练过，现在不过是学的再精致一点儿而已。

教导完毕，各自用过了午膳，太后那边有了旨意过来，让新选上的嫔妃去晋见，二话不说，白瑟扑扑几下给海棠补了一脑门的妆，就把她推了出去。

滚到妃嫔的队伍里，海棠特意走在一行人末尾稍靠前的部分。

哼，走在前面走在末尾都容易被注意到，以前出cos的时候就是这样，走在队伍末尾靠前一点儿才是最不引人注目、最不容易被拦下来要求摆poss合影的位置啊。

平心静气，低眉敛目，海棠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少女中向远处金碧辉煌的宫殿而去，一副眼观鼻鼻观心的不动如山，实际上早在暗暗观察周遭情况，哪几个女孩子看起来谦逊，哪几个女孩子看起来骄矜，都一一记在了心里。

这东西一点儿都不难，拿出看电视剧整理所有男角之间奸情的劲头就可以了。

真正的宅，本就是宅世间一切可宅之物口阿！

太后的长宁殿是后宫三大主殿之一，宏伟可与皇帝居住的翔龙殿、皇后居住的腾凰殿媲美。

到了宫门口，海棠心里暗自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绝对不能给任何人把柄在握。

太后年老神衰，受不得太多人搅闹，一干人等按照品级高下，陆陆续续被召了进去，海棠算了算，自己大概会在第三批被召进去，就在外面安静的等。

据说太后是个很慈祥的老人，先进去的人都还没出来，只能听到隐约有笑声传来，大概传言不假。

她们在这里枯站了很久，这对于海棠而言没什么好困难的，想她身为编辑，x点啊，x江啊一路讨价还价下来，经常为了版税多一个点少一个点、书的首印印量多三千少三千、帐期款多一月少一月舌战n个礼拜，又经常蹲在msn上等耍赖皮的作者交稿。

至于存心脱稿的作者装不在家，她顺爪拉了对方电闸，铁门内外两边比拼耐心，七个钟头之后，对方弹尽粮绝不得不出门投降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很多滴～

所以，这点枯站算得了什么，早就习惯了。

但是显然有人不习惯。

站在她前面的一个紫衣少女在等了半个时辰之后，左右看看，冷笑了一声，“看起来前面的姐妹们，大概是乐不思蜀了。

傻瓜。海棠对天翻了个白眼。这姑娘一看就没有接受过职场锤炼，这不就是在一干同僚的面前说你看那个谁谁谁多不要脸，只知道讨主管的欢心，剩下这群人还不赶紧拿本本把这话抄下来，等到对时对景黑你一下?

这个姑娘出局定了，海棠在脑海里把属于这个女子的资料上打了个xx，继续静观。

虽然这些有品级的姑娘都出身世家，教养得有几分眼力，但是平常在家宠着惯着，谁不是如珠如宝，这一两个时辰等下来，虽然不是

谁都口出不逊，却也彼此之间开始窃窃私语。

就在这时，远远听到有人声隐约，有几个内监飞跑过来，说陛下快到了。

这下子少女们就开了锅了。

现在内殿人少，如果皇帝直接去见太后，那内殿上那几个妃子就比她们所有人都先见到皇帝，就比她们多几分受宠的可能。

不过……如果皇帝是先到了这里……

彼此之间互看一眼，少女们立刻整理仪容，只有海棠小心伏下了身子，把自己掩埋在一群生怕自己看起来不够出众的女子里。

开玩笑，谁要把自己搭在一老色鬼的爪子里啊！

然后，净鞭三响，帝王已到。

远远的，清朗阳光下，有身穿明黄龙袍的修长青年优雅行来。

那便是她们所有人的良人。

海棠瞪大眼，呀！居然不是老色鬼！

第二章 后宫的第一桶金

海棠只看了一眼就立刻低下头，随着脚步声的接近，面前一色水粉嫩红的裙子铺铺扬扬的洒落下来，一干女子娇声齐唱，“恭迎陛下。”

海棠只恨不得把脸都埋在土里，此时的她，心里除了紧张之外，只有一个念头：古人说女子莺声燕语婉转动听，但是如果几十个莺燕凑在一起……呃，大概效果只比重庆雷暴差那么一点点。

皇帝说平身之类的声音已经完全被淹没在了莺声燕语雄伟的回声里，海棠是看到周围一干女子都各自姿态万方起身时才赶紧随着站起来的。

她动作慢了几分，就听到有靴子敲打地面的声音，慢慢向自己而来。

那时天空碧蓝如洗，云软如絮，海棠只觉得自己心底一紧刹那天地无声，一切消减了颜色，只能听到那脚步声向自己慢慢而来，伴随

着男子轻轻一笑，“弱不胜衣……体娇柔怯，不知道这是哪宫新封的贵人哪？”

海棠一瞬间大脑空白无识，只有四个大字金光闪闪，游走全身血脉。

——天?要?亡?我——

就在海棠一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男人产生了小白兔意识的一瞬间，只听正前方一声娇吟，前面女子软软一倒，好巧不巧，正倒在了皇帝的怀里。

那女子穿着一身浅碧的衣衫，袖口是淡淡的月白，清雅如同夏日荷花，那样一软，腰肢倩倩，风姿万千，妩媚动人的旋转着，连裙摆都荡漾成一朵风中芙蕖，那长长的黑发在风中凌乱，美得如魔似幻。

海棠完全忘记了男主角这玩意儿的存在，只看着那道素色身影旋转着，风华绝代的伏倒。

她喃喃念着：“180度……360度……720度……靠，这姑娘学体操的吧？1440度……不，应该是学芭蕾的……”

全方位展示完了自己的优美体态，女子软软倒入了皇帝准备已久的臂弯，一张芙蓉面上有微微绯红，润着些潮汗，当真是芙蓉如面柳如眉。

那女子嘤咛一声，作势欲拜，身子刚刚一动，立刻用如雪柔荑按上樱唇，轻轻咳了两声，才娇滴滴的说了一句，“臣妾体虚多病，惊扰陛下……”

“……”体虚？海棠结结实实的甩了把冷汗，这能转1440度还体虚……不体虚的岂不能把脚底下的金砖钻出个洞来?

皇帝见到这样的美人哪还有不怜惜的，立刻对底下妃子们敷衍了几句，把美人抱上辇车，眼看着就要天地一家春去了，海棠在为自己逃过一劫挥了把冷汗庆祝的时候，对远去的帝妃二人寄予了同情的眼光。

如果后宫里都是这等“体虚”的美人，皇帝陛下岂不逃脱不了早晚变成药渣的命运了？

就在海棠恶意yy的时候，有内监前来传唤她去晋见，她整了整仪容，踏步上前，把身后一干女子的酸言酸语抛在脑后。

对了，刚才那个被皇帝抱走的女子是新封的七品史御女，出身不算很高，不过……

其人颇有心机，看这旋转的架势，说不定身怀武功，但其人不懂锋芒自避，早晚必成祸患。

在踏入长宁殿的时候，海棠这么想着，在关于史御女的部分加上了注解——

海棠的表现中庸平凡，没有差到惹眼也没有好到引人注目，。

她进去太后宫里的时候，高位妃嫔都在，在海棠上去请安的时候，其中几个比较沉不住气的看她衣着朴素，颇有几分不屑。

太后倒也和蔼，看她寒朴，还特意多赐了她一匹缎子。

晚上太后赐宴，她心不在焉的吃了几筷子就决定绝食了——她对面前一桌御膳的评价就一句话：tmd的温火膳真是难吃到飞起。

大家都知道，皇家御膳那叫中看不中吃的，一桌上下从太后往下都没怎么动筷子，大概都等着一会儿人散了各自去小厨房找食，那桌根本没动几筷子的御膳被端了下去，说不定明天还要继续摆呢。

在海棠恶意猜测的时候，周围人等闲话了几句，今天的重头戏当当当当上场——太后开始分配宫室。

别看不过是分配一个宫室，里面的学问却大。

分配的宫殿离皇帝是远是近，几乎就直接代表了这个妃嫔身后的家族势力和妃嫔本身在后宫的地位。

大越王朝有权力在后宫居住于后宫主殿，掌管一殿事务的，只有皇后、四夫人和九嫔十四人而已。海棠附身的这姑娘孤苦无依，又没有人为她上下打点，在方贵妃轻飘飘一声，“杜妹妹现在还是热孝罢～”里，海棠就被分配到了冷宫附近的冷梅殿。

冷梅殿在德熙帝一朝尚未有人居住，因为第一地处冷宫附近，过于偏僻，第二是名字实在不讨喜，冷梅冷梅，不就是又冷清又倒霉吗？

听到海棠被分在那里，大部分人脸上都有了几分幸灾乐祸。她倒毫无愠色，告退之后包袱款款愉快的搬迁向自己的新居了。

冷宫好啊冷宫妙，皇帝和那些喜欢找别人麻烦的妃子们谁会闲得无聊跑来冷宫附近触晦气？

再说，就因为地处冷宫附近，以后肯定没有人愿意和她住在一起，那还不想怎么宅就怎么宅？

靠，这日子太幸福了。

等她到了冷梅殿，却看到了有人比她早到，正大包小裹的朝里面运东西。海棠定睛一看，原来是在学习礼仪的时候和她有一面之缘的如花。

看到海棠走过来，如花热情的跑了过来拉住她的手臂，“姐姐，我们可真是有缘，就连住都住在一起。”

如花是八品采女，家世据说也不是很显赫，所以才会和自己住在这冷梅殿吧？不过正为如此，这姑娘身上那种豪放洒脱的气质立刻赢得了海棠的好感，

两人各自选了房间，海棠压根没什么东西可搬，铺盖用度全是内府发放下来的东西，她也不怎么在乎，简单铺铺就跑去找如花，到了如花的房间，她只扫了一眼，不禁大为叹服。

一样是内府发下来的东西，如花品级比她低，分到的不如她多也不如她好，但是放在如花房间里，硬是两个字：漂亮！

同样是内府发的那点东西，由如花弄来就漂亮无比。

海棠一边看一边赞叹：这就是所谓的软装修吧。

看她过来，如花热情的拉住她的手，介绍一些她昨晚做的有趣小玩意儿，还送了一个用雕花朱漆筷子改造的发簪给她，海棠立刻肃然起敬起来：这合着就是古代的diy高手来着！

海棠心里有了计较，趁着现在风和日丽，又恰是最美的黄昏时分，两人便一起到殿外的小花园里坐下，白瑟知机，早早就沏了茶，喝了一口，海棠状似不经意的问了一句，“如花，这冷梅殿你满意吗？”

如花想了想，摇摇头，“不满意。”

喂喂，她该不会和一个想出头的嫔妃住在一起了吧？这样事情就很难搞了啊。海棠心里有点紧张，如果如花想要在后宫邀宠，把皇帝招来，她被捎带脚一起吃掉以及捎带脚被其他妃子踩死的可能性真是高得让她想哭……

如花当然不知道她脑子里在转什么念头，只是异常诚恳的握着她的手，说道，“如果姐姐肯把自己的院子借给我，我就满意了。”

“啊？”院子？借给她？

如花凝视着她，眼神异常热烈，她一字一句的说，“如花需要大片土地。”

做、做什么？春天种下一个小受，秋天收获一群小受和小攻吗？

“我打算在冷梅殿种些能淬炼胭脂花草的植物，可惜我自己的院落地方不够，加上姐姐的院子才能种下。当然，我也不会白借姐姐的地来种的，只要是我这里种出来的产品，姐姐都能分得三分之一，如何？”

海棠一听来了兴趣，她摸摸下巴，贼兮兮的看着如花，“如花，你到底想做什么？”

如花扬起头，细长的脖颈泛着珍珠一般的光泽，她清亮眼神里充满了海棠所熟悉的，在现代被称之为财迷的神色。

“姐姐，实不相瞒，如花在入宫前是任氏胭脂坊的老板娘，我手底下的胭脂水粉别的不敢说，至少满京城没人盖得过我去。我是被一个想讨皇帝色鬼的欢心的官员弄进来的。不然哪个妙龄少女愿意为了一棵宫里的色鬼树，放弃宫外大把英俊帅气的森林啊！”

说得好！海棠用力鼓掌。

“刚才我看了一下内府送来的胭脂水粉，完全不及我做出来的万一，既然这样——”如花颇为豪气的一拍桌子，沉声说道，“既然我任如花已经进了宫，就不如好好在这深宫之内赚上这一笔！”

海棠看了片刻如花，沉吟道，“如花，我们需要本钱。”这件事有趣又好玩，还能赚钱，她立刻当仁不让，把自己也兜在了里面。

开玩笑，这不就是后宫宅的第一步吗？宅是需要经济基础的，她们这种主观对皇帝老儿丝毫不感兴趣，客观上又被丢在冷宫附近发霉的嫔妃，想都知道会被这宫里势利眼的宫女内监如何苛待，不想些别的法子赚些钱，说不定真能成了后宫饿殍。

一看海棠颇有些心动的意思，如花立刻凑了过来，低声道，“做这生意，姐姐和我的月例银子应该足够了。”

月例银子啊……海棠摸着下巴算了算，她忽然问如花，“我记得月例银子是每月初一发放，今天是初几？”

如花答道，“今天是十四。”看海棠在低头沉吟，她凑近了一点儿，问道，“姐姐在担心什么？”

“我在算，这皇家下个月第一次发工钱，是算我们这个月半月呢？还是算我们剩下十六天白工。”

如花一听，立刻严肃点头，回了她六个字，“没错，兹事体大。”

海棠蹭近一点儿，特别严肃的看向如花，说道，“现在已经是二月中了，就算把花草什么的种下去，要等到可以制成水粉胭脂，也需要时间。制造那些东西还需要别的原料吧？那也需要钱，这样成本太高，我们很容易周转不灵……”

总之一段等等等等，说的如花心悦诚服之后，海棠把白瑟泡给她的上好茶水当成了白开水咕咚咕咚灌下去之后，抹抹嘴巴，说出了自己的结论：“所以我们在水粉胭脂制造出来之前，不能闲着，我们要尽快的做些别的来买，好尽快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以期更大的发展！”

她用力拉住正在琢磨何谓原始积累的如花的手，眼睛里光芒大放，“我的第一目标绝对省钱绝对省力绝对畅销！”

本质上从来就是一个商人的如花立刻心驰神荡的靠过去，龇牙一笑，“是什么？”

海棠同样龇牙一笑，回了三个字，“卫生巾。”

卫生巾是什么，在现代这是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

但是搁在古代，海棠挖空心思连画图带比划的跟如花说了半天，如花总算明白了。

此时已是深夜，两人面前摊着一堆石青、松花、烟绿、葱黄、水红各色的亵裤，如花低头研究了一会儿，把亵裤扯开，仔细看了看，对海棠说了一句决定性的话，“我觉得……主意虽然很好，但是没地方放吧？”

如花说这话的时候，海棠也很头疼的发现，她确实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古代的内裤都是开裆的，换言之，她把卫生巾搞出来了，也没地方放。

她抱着胳膊盯着面前的亵裤好一会儿，她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做内裤好了。”

她就不信了，黑色缕空性感内裤和吊带豹纹这种专事提升性感度的东西在后宫会滞销！

勾住如花同学的膀子，她一阵嘀嘀咕咕又比又划，如花一边凝神听着，一边随手撤下来一匹布，一叠一剪，做了一件东西出来。

看着的手里成品，如花翻来覆去看了好半天，就在海棠几乎以为自己古代的第一桶金即将和自己失之交臂的时候，如花姑娘龇牙一笑，一口森森白牙煞是整齐。

“不错，就是它了！”

于是，相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卫生巾，在日后整个东陆风靡一时，以发明人的名字命名，被称之为海棠衣的内裤，在一个滚到古代的宅女和一个古代宅女的房间里，悄无声息的诞生了……

剩下就要开始寻找各种替代品了。

古代没有松紧带一样具备弹性的布料，海棠想了想，在纸上画出沙滩比基尼系带内裤的形状，只不过下部不是三角，而是改成了平脚模样。如花看了看，几剪刀下去，又几针缝起来，ok，完工。

拿着成品，如花对手里的小片布左左右右的看，一张白玉也似的脸上看不出来什么端倪。她点点头，对海棠说了一句我先换上看看，就进了内室，片刻之后，她走了出来，左右走走，虽然行动上没有什么异常，但是脸上还是有点儿奇怪的神色。

穿越这是第一次，做这种东西也是第一次，空有理论基础但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海棠有些紧张的看着面前的女子，“怎样？”

如花没有立刻回答她，她又多走了几步，有些沉吟的回了一句，“够凉快。”

亵裤开裆，所以大家多在外面再穿一套长裤，如花现在生平第一次在长裙之下没有亵裤而只有一小片布包裹着臀部的情况下行走，最开始走的那一两步确实有点儿玄，但是走了几步之后，只觉得裙下生风，没有束缚的感觉很好，很强大。

她来来回回又跳了几下，回到海棠身边，一张如花丽颜笑得宛如牡丹，她拉住海棠衣袖，道，“姐姐，快把那个卫生巾做出来看看。”

根据如花描述，这个时代的经期用品其实就是一根带子，中间垫着植物草灰，隔一段时间把其中的草灰换成新的，在海棠看来，这种古老的经期用品使用不便不说，而且也不卫生，对身体毫无好处。

卫生巾的形状身为女子自然是知之甚详，里面的内部结构么……咳咳咳，拜她某次宅女精神发作，她曾经一口气买下市面上所有种类的卫生巾，挨个拆开来研究过，凭借她数十个drama声优过耳一遍就记得丁点儿不错的记性，她一边回想，一边一层层把卫生巾的结构分解了出来，一边还在和如花讨论无纺布的代用品。

如花听了，想了想，说，“这是用了就立刻抛掉的东西，用纱绡垫就太贵了，就算是宫里月例够高，用起来也怕钱上为难。咱们做这东

西，除了质好价高的拿去供应给得宠的嫔妃，我觉得我们大的销售方向，还要是面对普通宫女大众。”

海棠听了这话，立刻表示同意：人家真不愧是专业做生意的，看这经济头脑！

如花微微一笑，继续说道：“依我看，咱们就选上好的棉花细细的包了最软的草纸，做成主要部分，至于前段尾端和末端，我没听说过姐姐说的那种背胶的东西，不过我们这倒有呵胶，姐姐看看当用不当用。”

呵胶？海棠想了想，想起来，宋朝叶廷珪所著的《海录碎事?百工医技》中记有：“呵胶出辽中，可以羽箭，又宜妇人贴花钿，呵嘘随融，故谓之‘呵胶’”

唔……类似于不干胶之类的东西吧？呀呀呀，真好，最麻烦的问题解决了！

如花平常就是家里产品什么的包装设计一把罩，这次拿了笔，刷刷几下，改良过的古代版卫生巾就出现在了二人面前的纸上。

海棠看了一会儿，摸下巴邪魅一笑，帅气的打了个响指，ok，就是它了！

“第一桶金，就从这里开始了。口桀口桀～”

在天亮前，两个人各自把自己房里的东西搜落了一遍，发现什么都全，唯独没有棉花。

两个人一个是穷鬼，一个是根本不愿意进宫，两个人全部家当就内府发下了这点东西，虽然有几件夹袍，但现在还是二月天，也不能拆了衣服吧。

海棠思索的时候，正好白瑟端着热水进来服侍她起床，看着她穿戴整齐坐在房里，白瑟愣了一下，却没说什么，打散了她一头长发，细细的为她梳了起来。

海棠兀自烦恼棉花的问题，白瑟就絮絮叨叨的说了起来，“贵人您不知道，昨晚史御女夜宿于腾龙殿，今早内监刚进去内殿，陛下就有

旨意下来，晋封为六品的宝林了。”口气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我说，她封不封关我什么事啊？海棠在脑子里翻了个白眼，等她絮叨的告以段落之后问道，“白瑟，你知道如果我想要棉花的话，该去找谁？”

“棉花？”白瑟愣了一下，答道，“后宫一切分发都是内府在管，贵人问这个做什么？”

海棠不答，又问了一句，“内府在哪里？”

白瑟为她挽了个发髻，恭敬答道，“就在掖庭那边，贵人可是有什么东西想要？”

海棠点点头，“我想要一些上等的细棉，一会儿你看看谁有空，帮我去要一下。”

白瑟点点头，转身吩咐了碧琴去内府要棉花，海棠也不上妆，就朝天素面的上了轿子，去向皇太后请安。

太后宫里依然这个样子，一群新旧妃子混在一起，无非新的谨慎些，旧的嚣张些，只史御女……啊不，现在是史宝林娇滴滴走上前来，向太后施礼的时候，方贵妃不阴不阳的说了几句酸话，算是这一早上的一点儿额外点缀。

史宝林被呛在当地，一双杏眼水光荡漾，我见犹怜，海棠怜惜之余暗地里横了方贵妃一眼，心里话说，你那么不爽有本事掐着你家皇帝老公的脖子去骂丫这个不守妇道的男人，在这里欺负别人算什么——虽然史宝林的柔弱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是装出来的

敢借着一倒之力挑逗皇帝的，绝对不能说她柔弱。

伺候完太后用过了早膳，几个高位嫔妃相携而去，海棠本想约如花一起回去，但是想想碧琴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总觉得有点儿担心，就带着碧琴朝掖庭的方向去了。

刚到内府拐角的地方，她就听到前面有人放声大哭，听起来似乎是碧琴的声音，海棠蹭的一下没等轿子停稳就蹿了出去，提起裙子跑到内府门口，正巧看到一团小小的白色影子从里面滚了出来，她下意

识的一接，却忘记了自己在cos台上打横抱起搭档的能力是上一个躯壳才有的，刹那间，一股重力撞到胸口，她向后踉跄，觉得自己肯定要以后脑勺抢地的时候，只觉得有一股柔和的力度拂过她后心，把她向前一带，接着一双纤细柔软的手按上了她肩膀，只听身后娇啼婉转，黄莺出谷一般的声音软嫩一唤，“姐姐小心。”

第三章 静悄悄的狼来了

这声音真是太tmd的销魂了！就在摔倒这样紧要关头海棠脑子里还在yy，等自己在对方搀扶下站稳了，她先看看怀里哭成一团的碧琴，拍拍她的肩膀，确定她没受伤之后，柔声安慰了几句，才看向身后。

身后站着的，正是史宝林。

当时天空有云，淡淡的一大朵一大朵。

阳光万里，身后那个一身嫩黄衣衫的女子披着漆黑的长发，对她微笑，灿若烟花。

“多谢。”礼貌性的向史宝林点了点头道谢，转身把碧琴丢给一旁的内监，海棠双手把袖子捋了捋，龇牙一笑，满口白牙闪耀日光，分外惊心动魄；靠，敢在宅女头上动她的人，找死吗？

内府门口这时也晃出来了一个身影，圆滚滚的一大团，看起来一脸和善，就跟庙里的大弥勒佛一样。不过在看到他的一瞬，内监扶着的碧琴重重抖了一下，又缩了几分，海棠扬眉，男人看着面前架势，缓了缓神，看着面前两个后宫贵人，不卑不亢的打了个欠，“卑职掖庭副令赵千秋，见过两位贵人。”

大越一朝，内监宫女如有品位官职在身，即视为内官，再不算在下仆的范围，而是命官了。掖庭副令正七品的位份，也只比她们两个宝林低了一品而已。

海棠刚要开口说话，史宝林缓缓走上前来，亲自扶过了碧琴，碧琴受宠若惊，刚要抬头谢恩，一记耳光抽了过来！

这一记耳光来的莫名其妙，所有人都愣住了，碧琴捂着脸怔怔的看着对面一脸温柔可亲的史宝林，过了片刻才猛的跪伏在史宝林脚边，却连谢什么罪都不知道。

史宝林收回手，樱色唇角噙着淡淡一丝笑，面上表情温柔可亲，笑吟吟道，“你且起来。”

碧琴半边脸上红肿不堪，看了一眼海棠，发现海棠还没回过味来，自己家主子靠不得，她战战兢兢的起身，也不敢说话，抖抖缩缩的垂头立在她身前。

史宝林此时面上又转了怜惜神情，旁边早有识相的宫女拿了帕子给碧琴，那个一身嫩黄宫妆的女子拨了拨碧琴额边乱发，眼睛却是看着赵千秋的，淡然笑道，“这一耳光，是代你主子教训你，教训的是你不守本分。”这话说的碧琴不敢接嘴，又要跪下，史宝林却挽起了她。史宝林纤细袅娜，但这一挽，碧琴却无论如何都跪不下去了，她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如若我是你，岂能容许有人在我面前如此踩低我主子的面子。你可要记住，你现在是你主子的人，可不是寻常等闲内监都打得骂得的。”说完，她看向了赵千秋，温雅一笑，“副令，我说的可对？”

赵千秋本是方贵妃的父亲贡上来的内监，在宫里仗着方贵妃的势力，很有些权柄。今天碧琴来内府申请棉絮，一看她是从冷梅殿那种地方过来的，素来趋炎附势的赵千秋立刻打起官腔。他本意倒不是不给，其实只是打算听这个水葱一样的小宫女说几句好话，再孝敬几个钱也就罢了，谁想到碧琴入宫没多久，什么都不知道，话赶话的和他顶了起来。

赵千秋在后宫里也算是别人巴结的对象，哪里想到一个小宫女也敢和他顶撞，更没想到门口就有两个六品宝林，被史宝林这样一呛，他愣了一下，随即恼怒起来，“管教宫女本来就是掖庭的事情，宝林多心了。”

“那是犯了错的宫女才轮得掖庭来管。”史宝林依旧面带微笑，丢下这句，不再看赵长秋，转身看向海棠，海棠也正好看她，她又是一笑，越发娇艳动人。

啊，美人果然是美人啊……让人的容忍度都高很多呢，要是换了对面那男人打了碧琴，她现在恐怕一爪子早把他脸都挠花了。

海棠心里想着，对史宝林点了点下颌，招来碧琴，看看受没受伤，才转身。她看看史宝林又看看赵千秋，笑了笑，说道，“我这人一向御下不严，我不求我的宫人在外面替我挣面子，只求不要人人都替我教训就好。”

她一句话把赵千秋和史宝林都扫了进去、也不看两人，她牵了碧琴，施施然走开。

赵千秋愣了愣，史宝林却只是一笑，长长的袖按在了淡色的嘴唇上，转头看向赵千秋，脸上是一贯的温柔和煦，她淡淡道：“副令，麻烦你为我叫一乘轿子。”她嫣然一笑，“我累了，不想走动。”

上了轿，史宝林悠闲的看着自己长袖下一双玉手，唇角忽然一弯，“还真是……和印象中那个人完全不一样呢……简直……就象两个人似的。”

微笑，女子轻轻枕了自己的袖子，长睫翕合，安然的在轿子上闭目养神。

不过，缺东西吗？她想了想，曼声唤了身旁一个宫女，“黄昏之后，选些好的缎子料子，送去杜宝林宫里去罢。”

史宝林宫里送来的东西，却比海棠她们人到的还要早些，因为她们迷路了。

认得路的委屈又害怕，话都不敢说，不认得路的就一副反正不游览白不到游览的架势：反正今天大朝，皇帝不到下午五点半下不了班，她又哪里偏僻哪里走，不怕。

结果就是，她们一回去，白瑟喜气洋洋的捧着一堆五光十色的浓锦重缎走了进来，说这是史宝林派人送来的。话还没说完，看到碧琴

的样子，她愣了下，一盘问，不由得眉毛一吊，劈头盖脸就把碧琴大骂了一顿，说她入宫了快一年，连这点儿规矩都不懂，连带得自家主子在外面受委屈，被连累。

对这个事件，如花嗤之以鼻，“切，还不就是没打点到吗？你去要细棉之前该和我说一声，做生意嘛，打点上贡可是很重要的一环呢。”说完，她叫来自己的宫女面授机宜，打发去了掖庭。果然过不了一会儿，小姑娘就捧着细棉回来了。

海棠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就是生意人，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生意人！她要学起来！

如花翻检着满桌耀眼生辉的浓锦重缎，啧啧称奇，“这些缎子布料什么的，按我看可比赏下来的好多了，做成衣服不知道多好看。”

大概是史宝林事后问清了她的宫女为何和赵千秋争吵，就以为她需要衣料之类，送了这些来，哪里知道她现在最需要的其实只是细棉而已。

“做衣服我可没兴趣。”海棠一边在指尖细细摩挲织物触感，一边对如花说，“穿得这么花枝招展，看你不顺眼的妃子在背后黑你一下是轻的，被色鬼看中要拉你上龙床那要多郁闷。”

如花肃然起敬，“多谢姐姐指点。”唔，日后自用胭脂香粉里要适量掺进有益于皮肤的锅底灰。

海棠把布料分成左右两堆，“如花，你觉得这些布料拿来做内裤够不够出挑？”

如花眼里精光一闪，“不错。”

两个宅女爪子一搭，嘿嘿嘿嘿。

日子渐渐过去，两人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暗地里上门光顾的宫女妃子也是不少，两人赚了个盆满钵满，原始资本积累够了，就是比这东西还要赚钱的胭脂香粉在前方召唤她们了。

君不见，卫生巾abc也才十几块，随便一盒粉底，那就要朝一百靠啊。

于是，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冷梅殿里一个穿越到古代的宅女和一个正牌古代宅女正蹲在墙角，一边松土，一边讨论如何对付这后宫里唯一的男人。

“我跟你说，如花，在这后宫里你太危险了。”蹲在墙根，手里拿着花铲的海棠以一副过来人的架势对如花说。

正在小心埋花种的如花也心有戚戚焉的用力点头，“是啊是啊，我这么漂亮，身材又好，被老色鬼看上了事小，以后出不了宫就麻烦了。姐姐，你都不知道，我隔壁卖猪肉的李三家小子一身疙瘩肉，长得帅啊，他追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早知道要进宫，还不如先跟他这个那个……唉，对门王秀才也不错，文质彬彬的，为了我还和对街刘裁缝家的儿子打了一架呢……”

遥想了一下如花同学当年的情史，海棠姑娘自动把杀猪李，秀才王和裁缝刘三个如花似玉的小伙子yy成了传说中的三角关系，中心点就是温雅弱受秀才王，三人爱恨纠葛，产生了惊天地泣鬼神那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

咳咳，打住，把限制级思维拉回到了正常态，海棠严肃的继续说教，“是啊，那我们就谁都出不去了，还肯定之前就先被那些妃子们掐死，所以，如花，你要记住，咱千万别做那些招来狼的事儿。”

如花饶有兴趣的丢下了铲子，“姐姐说说。”

后宫防狼lv1.0版本开动。

“第一，别半夜闲得没事出去瞎逛。话说撞到鬼你还可以抓回来展览赚门票钱，撞到皇帝要怎么办？对吧？”《x宫——甄x传》和《x殇——x宫乱》都是血淋淋的例子。

如花点头如捣蒜，开始记笔记。

“第二，出去也就罢了，千万别乱嚎乱弹琴的，特容易把狼招来。”《x寞空庭春欲晚》啊……多惨的教训啊。“

如花点头，“姐姐，我不会弹琴也不会唱歌。”

“第三，出去乱嚎弹琴也都算了，别靠近梅花林荷花池，那边地面邪，招皇帝。其实招皇帝也还算好的，他要是以为你是什么荷花仙子梅花精灵之类的，话说日后欺君或者让你表演飞天摔死之间，到底认哪桩啊。”《x枝玉叶》里那女主不就是这么被泡上的么？

“哦哦，那我现在还好，他看到我只会认为我是狗尾巴草的妖精。”如花颇为得意的摸了摸自己的脸，她现在的脂粉里按照海棠的建议，根据面膜的制作方法掺了些黑色药物，即防狼又美容。

记完笔记，如花认真的又问，“那如果很不巧的狼来了怎么办？”

海棠却没有立刻答话，她只是有些眼睛发直的向如花身后的殿门外看去，看她面色怪异，如花刚要开口，海棠嘴里迸出了几个字，“……狼来了……”

如花扭头一看，隐约看到明黄的御辇正朝这边来，正目瞪口呆的时候，白瑟兴冲冲的冲了过来，声音里都带着些颤抖，“贵人贵人，陛下来了！”

如花只想学海棠的口头禅，来一句：靠！

她掉过头再看海棠，海棠已经恢复了镇定，嫣然一笑，清秀的脸上居然也带了几分妩媚情状，“来，现在我就给你示范一下狼来了该怎么办。”

说完，她一头栽倒，直接栽进了面前的泥坑里，等她再抬起头的时候，满脸污泥的女子对着如花龇牙一笑，“怎样，快捷简单确实有效吧？”

她这一笑要是没有污泥的话本来应灿烂动人，但衬着满脸满身青黑，如花只看得倒吸一口凉气。

她身后也传来了一声吸气，如花扭头一看，灿烂阳光下，一个青年男子乌发龙衣，金冠朝靴，站在院门口，身后是几名宫女侍从并一架空了的肩舆。

三人在看到对方之后，都显然一副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对方的样子。

如花是明显没想到能在这么偏僻的地方看到皇帝，而相对的，德熙帝明显也没想到在自己后宫这种理论上美女云集的地方会看到两个……呃，妖怪。

至于海棠，她暗地里甩了把口水：腰细腿长皮肤白头发黑，长得也不错，真是上好一帝王受的坯子。

好吧，不过这皇帝小受闲得没事跑到冷宫附近来作甚？

皇帝身后的内监几乎立马就要冲上来护驾，德熙帝看了两人一会儿，和颜悦色起来，“你们两个是……？”

第一个回过味来的是海棠，她赶紧起身，向皇帝见礼，“臣妾宝林杜氏，参见陛下。”

如花自知脸抹锅底灰的保护效果比不上海棠一脸烂泥，也不敢多说，缩在海棠身后，低低说了一句，“臣妾采女任氏。”

“怎么好端端的把自己搞得一脸都是泥？”他转身一看，白瑟知机，立刻奉上一方手绢，他亲手为海棠擦干净一脸污泥，端详了她片刻，忽然笑了，“朕想起来了，你是杜司马的女儿，朕的皇叔是你父亲上司，你父亲的袍泽龙将军特意为你保上一本，采选入宫的，对吧？

亏他记性好！海棠只恨不得把脸都埋在泥里，低低应了一个是字。

德熙帝四周看看，只见殿内杂草荒芜，一颗老梅树还枯了半边，轻轻叹了一声，“朕听说你自幼孤苦，又是功臣忠良之后，龙将军特意保你入宫，原也不是想让你终老于这样荒凉的地方……”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内监，一个总管模样的人急步上来，垂手侍立，德熙帝微微颔首，说道，“即日起，宝林杜氏和采女任氏，各晋一品。”说完这句，他下意识的向外看了看，略有迟疑，不过却还是一笑，看向内监主管，“阿善，明天起让两位贵人迁出冷梅殿，唔……朕翔龙殿附近可还有什么空的殿宇？”

翔龙殿内监主管何善何等聪明，立刻答道，“翔龙殿的后殿还没有贵人入主，不如安排两位贵人进去？”

我靠，这不是安排老鼠住到猫边上了吗！

海棠激动的刚想起身辩驳，只看抗议无效，皇帝陛下飘飘然的——走了。

一路走出冷梅殿，上了肩舆，德熙帝一脸和颜悦色才渐渐消去。

随手一丢，给海棠擦脸的手帕便飞到地上，侧头看着一干扛肩舆的内侍从那手帕上踏过，他忽然笑了一笑，看向何善，“阿善，朕怎么不知道这冷梅殿何时竟也住了人？”

自从发现冷梅殿里面还有人之后，何善就提心吊胆的防备这一问，听了轻描淡写的这一句，他浑身一颤，几乎跪下，“这……这……臣、臣真的不知道，后宫殿宇分配都是太后娘娘做主，奴才也没想到这冷梅殿荒废了十几年，这次会给两位贵人住……”

皇帝淡淡哦了一声，随即淡道，“阿善，你说今天朕为什么要来这极偏僻的冷宫附近？”

跟在肩舆外一路小跑的何善一哈腰，答道，“还请陛下示下。”

德熙帝唇边的笑越发雍容，开口却似乎换了一个话题，“阿善，这杜任二女，容姿如何？”

钟馗他闺女！想起那一个锅底一个黑泥，何善几乎把这几个字脱口而出，但是他在这宫廷里沉浮三十余年，早成了精，一看皇帝神色，立刻违心答道，“秀丽端庄。”

“那这样端庄的人物，朕听说了，来看看，是不是也还合理？”

立刻明白皇帝是想把这次来这边一趟的理由归到那两个贵人身上，何善连连点头称是，心里却是一沉。

依照皇帝脾性……那两个明天要搬迁到翔龙殿的女子……恐怕要糟。

皇帝杀心已动。

果然是，为了冷宫里“那人”，一切稍有可能的危险都要铲除吗？

想到这里，何善打了个冷战，不敢再想下去。此时肩舆一停，已到了一处破败不堪的宫苑面前，只见一方破烂木匾悬在门上，上面两

个大字，密宫。

密之意为慎思己过，大越王朝冷宫用这个名字，意在说这里的人都是犯了过错，要反省自己的过错之地。

只不过，这里有进无出，那些思“错”的女子，几乎全部都独自郁郁而终。

德熙帝的表情却温柔起来，他下了肩舆，也不让任何人跟，独自一人走了进去，轻轻唤着一个人的名字，“海氏，海氏，朕来了……别躲了，出来罢……”

这世界上，纠结这种东西永远只限于本人，所以现在，丝毫未察觉到危机即将降临的海棠只想骂街。

我靠靠靠靠！

就在海棠对着皇帝的背影愤怒比中指的时候，同样也很失魂落魄的如花幽幽的叹了一声，“姐姐，木已成舟，往好处算，怎么着工钱也涨了，对不对？”

海棠肩膀抖了两抖，心情甚为不好的转身，院子里几个宫女立刻呼啦啦的都跪下了，连声说着恭喜贵人贺喜贵人，白瑟尤为激动，连说着尚未侍寝就晋封位阶，在这德熙一朝，是破天荒的第一遭，就连前朝都极其罕见呢，贵人以后一点如何受宠云云。

拜托，她都不明白自己到底被那皇帝小受看中什么了，怎么她底下这帮宫女个个都知道这皇帝看中了她慧心兰质呢？她觉得自己也就是珍禽异兽度上投了皇帝的喜好，美丑不论，至少惊吓到了皇帝的好奇神经才是对的。

被她恨恨瞪着，底下一干宫女总算觉得有点儿不对，讪讪闭了嘴，海棠双手一叉腰，气势骇人的开口，“还楞着干什么？赶紧把种下去的花花草草挖一挖，连泥带根包起来，到翔龙殿还要种呢！”

白瑟愣了一下，悄声道，“贵人已升了品位，还要这东西作甚？”

这会是海棠和如花一起回头瞪她，两人异口同声“老娘最恨浪费！”

当日黄昏晚膳后，内廷有旨，宝林杜氏，德容出众，贵为忠良之后，晋为五品才人。采女任氏，才言出色，晋为七品御女，明日起，迁居翔龙殿后凉殿。

如花也就罢了，八品采女晋为七品御女也就罢了，六品宝林晋为五品才人，可不仅仅是品级晋封，而是直接从八十一御妻的阶层上升到了二十七世妇，被称为内命妇，已经跟五品以下，半为奴婢的低位妃嫔已不可同日而语。

宫内立刻一片暗潮之下立刻暗流涌动，嫉妒、猜测、审度等各色眼光立刻从史宝林身上调开，集中到了这二个德熙朝的异数。

未承宠而先晋封，必为奇宠。

“宝林可要小心了。”各宫最晚黄昏时分都得了这个消息，史宝林处自然也得了讯，服侍她的宫女愤愤的说道，很为自家主子抱不平。

“嗯？我小心什么？”史宝林雍容笑着，为自己斟了杯茶。

“自然是小心杜才人分薄了您的爱宠啊。她还没承恩呢，就先封了才人，说不得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狐媚手段，亏您之前还送了东西给她。”

史宝林但笑不语，远远看着铜镜里自己的影子，修长指头抚上了自己面容，左右顾盼了片刻，轻轻吐出一口气，“不过想来你说的也没错，是要小心一点才对……”

说完，她若有所思，抚着鬓边长发，最后嫣然一笑，轻飘飘换了一个问题，“对了，这深宫里有些神鬼之说什么的，我刚入宫，什么都不懂，你也提点提点我，免得冲撞了什么。”

女子天性总是信这些东西多一些的，听到她问，宫女犹豫了一下，随即神秘的靠了过来，“说起来，这神鬼之事倒还真有一桩，也还真和杜才人挨得近。”

史宝林眼波一转，懒懒笑了笑，“且说说看。”

宫女又靠近了一点，“密宫闹鬼。”

樱唇微启，“仔细说说。”

“您也知道，除了太后，先帝是不二色的，密宫从来没有关过人，陛下又是个最多情不过的，密宫空了十几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宫女神秘兮兮的压低了声音，“但是，有人听到里面有人深夜唱歌——”

“唱歌？”史宝林微微侧头，竟然有了一种天真无邪的姿态，她忽然轻轻笑了，点点头，“多谢。”两字刚一说完，她手指状似不经意的在宫女身上轻轻一拂，宫女立刻软倒，一脸好眠。“闹鬼啊……不去看看似乎不行呢。”轻笑，她慢慢走宫门，身形一动，向密宫的方向而去——

第四章 男主是小强

从隔壁的院落里飘来极淡的栀子花香。

海棠闻到了。

她睡不着。

烦得睡不着，一想到明天就要搬家，以及搬家之后基本上板上钉钉的遭遇，她就浑身汗毛起立，开始不由自主的回想女子防狼术的招式。

“对……扑过来的时候先给他一个肘击，再来一个膝顶，最后扇丫的小受脸……”

就在她烦躁的时候，飘来的栀子花香稍微平复了她的情绪，心神一定，她忽然听到了一线抛高的歌声。

是个女子在吟唱什么，反反复复，却只有一句，声音缥缈幽怨，几乎让人怀疑是从地底渗透而出的黄泉之歌。

这要搁别人身上——姑且不论是不是穿越过来的姑娘，总之一般人都会怕，但是她不是别人，她是专做盗墓、后宫、穿越小说，不怕遇见鬼，只怕碰不上的宅女林?海?棠——

于是她一下子就精神起来，一骨碌翻起，悄无声息的蹿了出去。到了院子里，歌声稍微清楚了一点，她听了听，确定是从冷宫那个方向传来的。

一叠叠的缥缈之音反复唱着一句：“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班婕妤的《纨扇赋》？海棠想了想，她记得这首诗是汉成帝班婕妤在赵氏姐妹专宠时，做了这首诗自怜，不知道这是冷宫里那个妃子正在哀悼红颜。

对美人海棠一向不吝于发挥她仅有的一点人文主义浪漫情怀，当她打算凑近些再仔细听听的时候，忽然清清楚楚听到身后淡淡一声，“杜才人，有些不该知道的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吗？”

这声音很近又很熟悉，海棠猛的一转身，看到身后站着一名白衣女子，

黑发素衣，有轻袅转折风情，正是史宝林。

海棠全身的警戒系统犹如站在广州火车站前一般全开，看着这个欺近她数步之内她却全然不知的女子。

现在已经是三更左右，冷梅殿被隔绝在后宫建制之外，相隔的宫门早已下钥上锁，她是怎么过来的？

想到这层，海棠越发警惕，稍微退后，笑了一笑，“不知道史宝林来我这冷梅殿做什么？”

史宝林眼波微动，面上浮起一层微妙神色，唇角一勾，“……杜笑儿，莫非你真忘了我？”

呃……莫非杜笑儿认识这史宝林？好吧，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现在她们两个人的对话好象有gl的奸情一般？

她下意识的又退了几步。

史宝林看了她片刻，忽然唇角一弯，“……算了，别叫我史宝林什么的，叫我史飘零罢。”

海棠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说这个，只看对面美丽的女子缓缓走上前来。

略高她一点儿的女子从上往下的俯视她，一脸高深莫测，完全让人猜不透她下一步要做什么。

怎、怎样，莫非你还想逼x不成？！

就在海棠努力和她对视的时候，史飘零忽然笑了。

那一笑，仿佛春风拂面百花初绽，竟让海棠也看呆了。

她淡淡说道，“算了，必然你也不愿意侍寝的……就这样做了罢。”毫无预警，史飘零伸手在她胸前轻描淡写的一拂，海棠倒退一步，眼前白影一闪，史飘零已消失不见！

好骇人的轻功，这女人果然武功了得。

不过，她到底是过来做什么的呢？

被史飘零这一搅，海棠也没兴趣去冷宫探险了，她爬回房迷迷糊糊的睡了一觉，等到第二天一早搬迁的时候，昨晚被史飘零拂过的胸口忽然一疼，她还没什么感觉，一张口，一口黑血喷了出来——

中午时分，一张御医院递上去的帖子送到了德熙帝的面前：才人杜氏体虚身亏，不能承恩。

德熙帝看了之后，只吩咐御医好好调养，略思忖了一下，便向史宝林住处而去。

此后月余，杜才人身体未愈，德熙帝也未踏进后凉殿一步。

在海棠和如花被丢到后凉殿继续发霉一个多月之后，内廷里又颁下了一道晋封令，宝林史氏才貌兼备，晋为五品才人——于是，后宫的焦点再次转移向了那个入宫三月不到，连升两品，芙蓉花一般淡雅美丽的女子——

史飘零为什么要打伤自己？

为了不让自己分薄德熙帝的宠爱？那这样她不如一掌打死自己来的更好。凭她的武功和当时的情况，把她拍成渣又不被人发现，是很简单的事情吧？

躺在院内布置成阿拉伯式随意躺卧的凉亭里，海棠想着。

院子里很安静，她脚边是一炉安息香，从白玉的罩子里袅袅的蔓延着。

她现在的状况，御医的意思是要好生将养着，太后一向宽简，顺势免了她的晨昏定省。海棠自然乐得逍遥自在，这日里如花照例去太

后宫里请安，海棠把她们打发出去，一个人靠在榻上研究工尺谱。

宅女么，那还不是逮着个东西就能宅的？没有动画小说漫画同人，就算是学习音律用的工尺谱也是能看出攻受的嘛。

不过想想，事实上每天除了灌大把药之外，受伤也没什么坏处，至少那只狼暂时不会来扑她。

至于想不明白的事就不要去想，多想徒增烦恼。

海棠慢慢翻过书页，倏忽有乱花迷眼，她下意识的用袖子掩了面，觉得有柔软的花瓣拂过。

然后，她便看到了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踉踉跄跄跌进她的院子，墨一样黑的头发，金冠玉簪，身上是明黄的袍子，有金龙欲飞，却又缱绻在软白的云里。

有寂寞庭院。

有那样一个少女，黑的发，素的衣，长长的袖。庭院里有早开的花儿，安静的可以听到日光里花苞悠闲的吐蕊声。

她对面是龙袍的男子，苍白清隽的眉眼，额头上有几丝乱发，拂过颊边，掠过细长的眼，忽然就带了几分极多情又极无情的感觉。

有不知道名字的白花扑簌簌的落下，落在他的肩头她的发。

那一刻，海棠心里几乎是疼的。她只觉得，天底下一切都是为了现在这一刻存在，她穿越了时空来到这时代，都是为了和面前男子，以这样的姿态见到彼此的样子。

只可惜……

tmd老娘不是攻啊！宅女同学海带宽泪中……

此外，我靠，在自己家院子里晃荡还能遇着狼，这到底有没有天理了啊?

（天音云，同鞋，这整个一大片地方都是人家家好不好？）

好吧，其实这些现在都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可以用这样的三段句式来形容：

帅哥！！皇帝？？快死了？！

当这七个字在她脑海里打转的时候，那个男人身形一晃，美艳一倒——

海棠第一次知道自己除了对流浪猫和流浪狗之外的生物，对人，尤其是男人，还是随时有权力吃掉她的男人会有爱心。

好吧，会救他最大的原因是不希望这男人就这么死在自己院子里。

她可不想被个死鬼皇帝拖去陪葬。

看起来，他应该是失血过多。

龙袍上靠近颈项的部分，几乎已经被血浸透，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得灰败不堪。

海棠解开他的衣服，淤积在里面的鲜血顺着领子汩汩的淌了出来。

看到伤口的一瞬，海棠倒吸一口冷气！

德熙帝的胸颈上，赫然是一道被活生生撕咬扯裂开的伤口，边缘吊着些已经开始转黑的碎肉，隐约都能看到染着血的骨头露了出来。

海棠只觉得一阵恶寒从脚底升了上来。

这绝对不是一次撕咬就能造成的伤口，必然要反复长时间的撕咬才有可能，面前这个昏迷的男人不是别人，而是这偌大宫殿的最高主宰，谁能这么伤他？

隐约觉得自己可能已经看到了某些自己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海棠犹豫一下，还是取过了干净的布条擦净伤口，稍作处理之后急步去拿药箱。

她们这些妃嫔按例都配的有一些寻常药物，用来应付一些小病的，这样的伤口，不知道应付得来么……

在药箱里一顿翻找，能用的什么都没有，堵在男人伤口的布却渐渐殷红起来。

咬了一下牙，海棠豁出去了，走到庭院的草地里，找出了几株丁香寥——如果不是这阵子都在和如花研究花草，她也不知道这路边到

处都有的野草有止血的功能。

快手打烂药草，轻轻敷在伤口上，再用布条勒住，片刻之后，布条才缓缓泛出一点粉红，她松了口气：终于止血了。

快手快脚的把院子和房间里的血迹都清理干净，等海棠小心的为他又换了一次药的时候，男人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漆黑的眼，倒映着海棠微微汗湿的脸。

海棠却不寒而栗，那双眼在睁开的瞬间，毫无情感，却在看到她之后，立刻笼上了一层极多情的温润水色，仿佛她是他一生挚爱，他眼里再无他人。

德熙帝比了个手势，示意她扶他起来，海棠却摇摇头，平板的说道："陛下现在最好不要动。"

他想了想，点点头，缠绕在伤口上的布条又多了一点儿血色，他却似乎完全不疼的样子。

皇帝懒懒躺好，向海棠伸出手，示意她低头。

海棠犹豫了一下，靠近了他，男人有些艰难的抬手，揽上了她的颈项。

因为失血而冰冷的指头穿过她的发，按在了她柔软的肌肤上。

那双手冷得让海棠几乎以为抚摸自己的，是一具尸体。

德熙帝唇角微微上弯，声音优雅动听，"朕从来都没有受过伤，杜才人，明白罢？"

这男人想杀了他！

敏锐的察觉到了他话里的意思，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但是很显然，这男人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受伤了——换个角度想，他受伤的原因和让他受伤的人处理起来都必然十分棘手，不然他不会这样遮掩！

而让一个秘密消失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杀掉除了自己之外的一切知情人。

要怎么才能逃过命去？海棠脑子飞快的转着，面上却不变色，反而淡淡一笑，道，“陛下放心，臣妾不会让别人知道的，陛下的伤势臣妾会亲自照顾的。”

说完，她盈盈一笑，一双眼却紧紧的看着男人，生怕自己漏掉一点细节。

这个女人在威胁他吗？

德熙帝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面前容貌仅仅只是清秀的少女，眼神里泛起一丝玩味。

她现在正在告诉他，如果他不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他受伤的话，那最好就暂时留着她，由她来照料伤势。

呵，先发现了他的杀意，然后反过来要挟他吗？

有趣。

他温柔一笑，手指卷起了她垂下的一缕长发，“自然要拜托才人照顾朕了。”

两人此时贴得极近，几乎呼吸相触。

海棠眼皮一跳，知道自己暂时保下命来，刚要说话，忽然听到外面有轻快的脚步声传来，接着就是白瑟的声音传了进来，“呀，门口怎么有血？贵人你怎么了？！”

糟糕，居然有遗漏！

海棠来不及说话，护主心切的白瑟冲了进来，她只来得及抓起旁边的锦被盖在皇帝身上，被她压在身下的男人手疾眼快，把她向上一提，一手撑住她的腰，一手虚抚着她的脊背，淡淡笑道，“怎么了？笑儿，卿这儿的宫女，倒真是喜欢大惊小怪哪……”

看到海棠身下一截明黄纹龙的衣袖，白瑟立刻顿住了脚步，看着屋内两人暧昧纠缠在床上的样子，她一张俏脸红了红，挡在门口，不让其他人看到房内情况，她声音细弱的问道，“陛下……今日……可要记档？”

听到记档两个字，海棠眼皮一跳，只觉得气血上涌，刚要说话，那只虚抚她脊背的手掌警告一样在她背上一拍，皇帝优雅而充满磁性的声音响起，“自然是要记档的，还有其他事吗？”

听到皇帝的声音里时分慵懒缠绵入骨，白瑟脸上红晕又添几分，立刻应声出门，还为他们把门锁上。

然后，春情婉转的房里，立刻死空气。

“……记上起居注的档……就这样，我就算被陛下临幸过了？”少女的声音干干巴巴。

“自然，莫非杜才人认为朕是那种吃了不认账的人？不然，杜才人比较希望怎么解释刚才的局面？”

海棠只觉得一口气就好玄没上来，她看着男人一脸似笑非笑，沉默片刻，再度开口，“……地上的血迹，陛下要怎么搪塞过去？”

“处子召幸，自然应该有血罢？”

好，原来还是野合，敢情还是从门口一路做上床的。

看着脸色从白到青从青到红的杜笑儿，德熙帝一双含情的桃花眼眼波轻动，“不仅如此，朕既然宠幸了杜才人，便不能辜负，不知才人有没有兴趣到朕的御前来侍奉？”

这么说着的时候，他低低的笑了，呼吸触到了她的颈窝，温温的酥麻着，“到了御前……自然就是……朝夕不离的……为朕侍奉伤势了，对罢？”

然后根本不用这个男人杀她，她就会被后宫那些嫉妒的女人撕成碎片了。

先把她弄到翔龙殿里去照顾他的伤势，然后再兵不血刃的利用后宫其他的妃子杀了她，这男人的主意打得真是如意。立刻就想明白了其中关键，海棠只觉得一股冰寒澈骨。

但是即便他已经把陷阱说的如此明白了，她也不得不往里跳，不跳？不跳的结局就是现在就挂在这里！

男人的眼睛洞悉了一切的看着她，唇角含笑，仿佛在看一只被迫不得不走入陷阱的小兽。

海棠僵硬的点了点头，“陛下的吩咐，臣妾自然要惟命是从了。”

男人的指头却有趣似的点上了她的唇，有一点冰冷的触感，“朕许卿叫朕的名字，萧羌。”

我倒真的觉得你是小强。海棠扯了扯唇角，“臣妾不敢妄称御名。”要怎么叫？蜣螂？我还屎壳郎呢……

显然萧羌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和她纠结的意思，他点点头，松开手，早已撑得手麻的海棠赶紧直起身子，身边男人这时唤了她一声，“笑儿，朕记得卿身体不适，一直在喝药对罢？”

她没说话，只是警觉的点点头，萧羌换了个姿势，让自己睡得舒服一点儿，男人的眼睛从漆黑的发下看着她，温柔多情。

“那就顺便让御医再多煎一副止血疗伤的药好了。”

海棠只觉得心口一窒，她按住心口，艰难的看着面前的男人，“……以什么理由？”

男人若无其事的回看她，“说卿初次承恩，身虚力软，娇不负荷如何？”

靠，野合也就罢了，现在敢情还变成做出来的大出血了？

海棠憋了大半天，终于忍住了问候这男人娘亲的冲动，她憋住一口气，“陛下学富五车，应当知道妇科内出血和外伤出血不是一个治疗法吧？”

萧羌依旧笑吟吟的看着她，“那卿可以考虑一下外出血嘛。”说罢，手指轻佻在她下颌上一滑，“为卿，朕不惜担下禽兽名声。”

担什么担，丫就是一禽兽！

这是关于这场飞来横祸，海棠唯一的注解。

德熙七年六月，才人杜氏初次承恩，娇弱柔怯，德熙帝宝爱之，进为四品美人，特许其不必晨昏定省，随时侍奉御前。

她一定会被那些女人钉草人钉死的。

替萧羌换下纱布，看着开始愈合的伤口，又看看不小心滴到明黄床褥上的血，海棠理都不理，径自为他换药。

有什么好理的，反正她“身娇体怯”嘛，所以侍寝了一整晚之后血多点算什么对不对？

所以她也不必手下留情，反正多勒几下，多滴几滴出来，御医也会多给他喝的药里下点儿止血草之类的。

这日子要怎么过啊？每次看到如花，如花都一脸贼兮兮的表情，这也就罢了，偶尔在宫里遇到几个妃嫔，不是拿鼻孔看她，就是卑躬屈膝，希望她能枕头风刮刮，把她们也送上皇帝的床。

靠，这什么世道啊！

“卿看起来不甚开心？”萧羌穿好衣服，笑吟吟的问她。

随着他的伤势逐渐好转，她的命也越来越短了，这男人对她越是温柔多情，就越是代表她的生命危险压根没有解除吧？

她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保命之道。不是没想过去探察他身上的伤口是怎么来的，结果却是一无所知。

萧羌好静，翔龙殿一向少人，那天萧羌又是悄悄溜出翔龙殿的，包括总管何善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自然也没人知道他去干什么了。

现在受伤的事除了那个伤口制造者之外，大概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了。

看着她窝在寝宫的一角兀自出神，萧羌笑了起来，走近她，男人弯腰，安抚一样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话：“卿看起来不甚开心？”

“……”能开心才怪吧？很想把这句话砸回他脸上，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保命，她勉强一笑，“陛下多心了。”

桃花眼眯了眯，萧羌展颜一笑，“后天是七夕对吧？”

“没错。”海棠用力点头，“不知道有多少姐妹们盼望陛下今晚与她们团聚。”大爷，您赶紧走，就算要死我也希望死前能自个儿安生一会

儿。

萧羌却温雅一抿唇，“朕怎么忍心抛下卿呢？”他慢条斯理的捧起九龙攒珠云龙冠，为自己戴上，回头一笑，“笑儿，七夕那天后宫有乞巧宴，你随朕一起去吧。”

说罢，他宠溺的拍了拍她的脸，“这阵子卿也辛苦了，这几日回去打点一下，朕的宠妃可不能让人小看了去。”

你丫的能不能不要动手动脚啊？海棠一僵，正要躲避的时候，何善亲手捧了药，躬身在殿门外道，“启禀陛下，贵人，御医的药送到了。”

自从她被史飘零拍中胸口那一掌后，身子确实不是太好，一直喝药调理也没见成效。现在搭着萧羌和她一起喝药，身体却越发虚弱了。

关上门两人各自喝药，萧羌消遣了她几句，就去上朝了。

看着萧羌施施然离开的身影，海棠对空药碗发了会儿呆，只觉得满头黑线刷拉拉的挂下来。

之前那句让她回去打点一下，合着就等于砍头前最后一顿送行宴是不是？

不就等于“你还有什么后事就安排一下吧”这么回事？

算了，既然他大爷都刑前留命，让她回去等死了，她还和他叽歪个什么？反正这段日子萧羌起居等等都是她照顾的，他大爷都不嫌两天不洗澡身上有味了，她担心个哈密。

翔龙殿到后凉殿，区区不到二十丈的距离，她却已经近半个月没有回去过了。

当她走回青草萋萋的后凉殿时，恨不得一头扑倒在草地上打几个滚。

老娘总算活着回来了！

如花正在院子里种花，看到她立刻把手里的锄头一扔，扑了过来，“姐姐，你总算回来了！”

是啊，她差点就回不来了，感慨了一下，海棠回屋坐下，白瑟早备好茶水，给她们两人端上之后就恭敬退下，一看宫女走了，如花立刻暧昧的上下打量海棠，末了还用手肘戳了戳她，笑得一脸春心荡漾。

“怎样，龙床睡得舒服吗？”

“不舒服。”龙床？老娘睡了快半个月地板好不好？要她和那只小强睡在一张床上还是先让她死了算了。

“瞎说，听说姐姐每次都被宠幸得连床都起不来。”如花笑得淫而又荡。

“……”沉默，喝茶。

她每天是累得起不来好不好？伺候他沐浴更衣添茶喂饭研墨翻书——比照顾她前世那只宠物犬费劲多了。但是这么让人悲愤的实情又不能说出来，海棠只能摸摸鼻子算了。

如花当她的沉默是默认，缠着她问东问西，到了午后，她才想起来什么似的跳起来，“姐姐，时候到了，要不要一起去？”

什么时候到了？看海棠疑惑，如花说道，“姐姐忘了吗？宫里七夕妃嫔们都要斗巧的啊，为了方便她们斗巧，特准妃子的母亲姊妹们来探望和进献东西的，我娘也来了，我要把攒下来的银子给我娘。没了我，家里的胭脂铺估计也开不下去了，怎么也要让老娘过的舒坦点……”

听她这么絮絮叨叨的念，海棠恍惚了一下，忽然想起，她的这具身体是没有父母的。

而她呢，林海棠，进入到杜笑儿这具身体里的一道幽魂，她在现代也是没有父母的。

双亲早亡，被奶奶养大，然后在她考上大学的那年，抚养她长大的老人就离世而去，仔细想来，前世今生，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她都是孑然一身。

说起来，根据目前的情节走向，她很可能被那个bt鬼畜受over掉，再穿一次……

不知道按照这种穿法，她会不会穿到侏罗纪去啊……

纵使脑子里有些负面的想法，海棠也很快甩了开来，她打开自己的柜子，取出一匹萧羌赐她的芙蓉穿花压云双面纹缎，郑重的交到了如花手里，“这个帮我带给伯母，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如花推辞，海棠拍了拍她的手，叹了一声，“我孑然一身，父母早亡，也只能这样表达了。”

如花此时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呐呐的看着海棠，胡乱点了个头，就灰溜溜的逃走了。

看她心情不是很好，宫女们都识趣的不打扰她，海棠闷闷的出了会儿神，叹气。

虽说她死过了一次，但是那次是毫无准备，现在是明知道要死，慢慢折腾，心情能一样么？

死都要死了，就不妨留点东西给如花吧。

卫生巾内裤那种东西巨没有技术含量的，在没有版权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古代，迟早会被盗版的，总要想个特别点儿的东西留给她吧？

想了想，眼角瞄到窗台上的一盆花，她忽然一拍掌，计上心来！

“白瑟，叫上有空的人，把院子里所有的丁香花全都给我剁成段来！”

白琴正在她屋外转悠呢，却没想到等来的是这么一个命令，她试探性的问道，“贵人，您要做什么？”她从以前就觉得自己服侍的这个贵人很怪，本以为受了宠幸之后会好一点儿，哪成想却越来越怪了……

“叫你挖你就挖，记得，剁得越碎越好！”

第五章 密宫里无舌的女人

萧羌讨厌光。

所以翔龙殿里一向少有灯光。

送走了海棠，他今天没有宣召任何妃子。

薄衣散发，他矗立在空旷的殿门处，身后几点白烛，一点点斑驳细碎的光线在黑暗中断续流淌，让人想到女人将死时的眼神。

“……你是说，杜美人回去之后开始把院子里的丁香全都挖了出来？”

何善站在他身后，恭敬的答了一声“是、”

这个女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很明确，她知道他想怎么做，她也很清楚他伤势痊愈的那天，恐怕就是她的死期。

她怎么还能如此平静？还能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

“……有趣。”他淡淡的说了一声，随即慢慢闭上眼睛，“何善，有没有什么味道甜美的药物能让人毫无痛苦的死去？”

何善只觉得头皮一麻，立刻跪伏在地，答道，“有……‘荷带衣’……”

“那就预备下吧。”他淡淡的说，拂袖走回内殿，任黑暗吞噬掉他修长清逸的身影。

味道甜美最好，那样的女孩子死的时候怎舍得让她有一点儿痛苦。

当皇宫的主宰正在鬼畜鬼畜扭答的时候，兴高采烈回到自己院落的如花刚推开海棠的门，一声姐姐就被噎在了嗓子眼里。

一脸泥巴的海棠回头看她，双眼无神如同死鱼。

如花妹妹当机立断转身就走，却被身后幽灵一样的女人抓住了衣服，海棠用一种索命女鬼一般的声音对她说，“如花，我们来做香薰灯吧……”

拜前世一个玩精油玩得走火入魔的作者所赐，每次交稿之前都要和她絮叨半个小时的精油配方所赐，弄点低纯度的花露之类的，问题不大。

就地取材的结果就是萃取出了有改善肤质作用的丁香精油，不过单方精油不能直接作用在皮肤上，所以只有香薰灯一路可走了。

不过只有一种精油，又稍嫌品种单一，海棠思前想后，决定摸去密宫里弄些栀子花回来。

栀子花精油舒缓压力，清热泄火，专治痛经，还能促进情欲，多好一产品啊，简直是为后宫专配的一样。

不过……她的附近倒还真没有栀子花，唯一有的……就是密宫。

忽然想起上次被史飘零中断的探险，海棠挽袖子决定，今晚就去！

她早打听过密宫里空无一人，今晚就带个筐，爱怎么摘就怎么摘。

时，七月初三，正是鹊桥之前。

黄昏的夜色里，密宫幽深独立，犹如鬼域。

她们从冷梅殿搬出去，这附近又成了渺无人烟，荒凉的完全不像是深宫内院。

栀子花的香气越发浓郁了起来。

海棠自己一个人来的，如果真有鬼啊什么的，还是别吓着别的姑娘的好。

她提着一盏小小的灯笼，意外的发现密宫没有上锁，她踏了进去，放眼望去，预料之中萧瑟破败的建筑在掩映在一大片松柏之后，前面是疯长得哪里都是的栀子花。

海棠心里咯噔一下，古代可比不得现代，松柏是专种植在陵墓上的，怎么深宫内院种得一片一片？

她向四下张望了一下，决定立刻摘花，摘完立走。

就在此时，她忽然听到了奇怪的呼喝声。

仿佛是从古井口吹出来的冰冷风声，又像是没有舌头的女人在努力喊着什么？

饶是海棠胆大，也被惊得浑身一炸，急站起来，向声音来源望去，一片昏暗天色里影影绰绰，只能看到有道白影正向这边奔来，随即，动听的女音响了起来，“呵呵，你抓不到～”

听起来是有些年纪的女子的声音，却透着一种少女的娇憨，两相交织，说不出的诡异。

对方看到海棠，笑着跑了过来，靠近了一看，是个容貌极其美丽的妇人，看容貌，大概三、四十岁，气质却天真烂漫，透着一种少女的味道。

她看到海棠，隔着一地的栀子花，却也不过来，歪侧着头，已有了淡淡细纹的眼睛忽闪忽闪，忽然拍手笑道，“姐姐，是方姐姐吧。姐姐终于想起妹妹来了！”

方姐姐？方氏？现在后宫里姓方的女人可不多。

海棠没有答话，那个女子兀自笑得灿烂可爱，嘴里不停歇的絮叨着什么，她说的时快时慢，慢的时候就有一种枯涩粘腻的口齿不清，海棠听了一会

Chapter_2

儿，才听出来几个字：方姐姐，陛下，娘娘……

这几个字稍做组合，就分明是一出后宫八点档啊，看着面前明显神经不怎么正常的女子，看她挥舞手臂的时候被栀子花的枯枝划破手臂，海棠于心不忍的伸手抚低了一点儿栀子花，安抚的一笑，道，“慢慢说。”

这时，这女子身后，奇怪的呼喝声再度传来，海棠向她身后望去，只见三五个仆妇向这边而来，看到海棠，仆妇们脸色一下变得惨白，仿佛看到了极可怕的东西，她们张大嘴，冲上前来，一把拉住了那个女子，死命向后拖去！

在仆妇们冲过来的时候，海棠清楚的看到，她们长大了试图发出声音的嘴里，没有舌头！

黑洞一样的嘴里，发出了刚才她听到的奇怪呼喝声——

海棠浑身一悚，下意识的一步退开，那个被仆妇拉住的女子忽然尖叫发狂起来，她反手抓住海棠，用力抓住，鲜血立刻渗了出来，海棠吃疼的往后一拉，仆妇们按住她向后拽，她终于松了手，却反口一咬，咬住了旁边一个仆妇的手臂！

海棠捂着手上的伤口，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怔住了。

几个仆妇终于按住了她，其中一个拿出一丸药，塞入她口中，片刻之后，挣扎不休的女子终于安静了下来，她松开嘴，一嘴烂肉鲜血的嘴里吐出了几个字，眼泪滑落下来，“陛下……您不要海儿了？”

说完这句，她盯着海棠，眼神忽然极度怨毒起来，她尖叫怒吼，嘴角里露出一点雪白的牙齿，显出一种恶鬼一般的怨恨，她声嘶力竭的咆哮，“方氏！方氏！你不得好死！！”

仆妇们的脸色已经被吓青了，拖着她就往回走，其中一个越过栀子花，粗鲁的把海棠朝外推去，海棠被一把推到地上，密宫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海棠这下摔得不轻，过了一会儿才站起来，她觉得今天晚上自己遭遇的这事就像是一个噩梦。

奔来应该没有人存在的后宫里，多出了一个美丽的中年女子；没有舌头的仆妇；抓伤和咬伤——这一切都像是一个谜里给出的片断线索，在等着她拼成一个关键。

等等，刚才那个女子叫了一句：陛下！

对了，她叫了陛下，还叫了娘娘！

想起来，上次萧羌确实是来过冷梅殿附近，而且确实对她们住在这里觉得很意外，那么一个皇帝跑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做什么呢？

而且第二天就立刻把她们迁走，非常明确是不想她们继续住在这里。

换言之，这附近一定有什么不能被她们知道的秘密。

海棠一边急步走回，一边思索着。

萧羌恐怕和密宫里那个女人脱不了关系，她隐隐觉得，萧羌的伤，也应该和那个海什么的女子有关。

但是，她是谁？

她的年纪，说是萧羌的妃子不太说得过去，但是，先帝又从未立过妃子。好吧，就算是先帝私宠，那么又怎么和萧羌搭上关系的？

她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海棠有种直觉，只要自己能把这里面的事情调理清楚，说不定她能逃过一死——当然，也很有可能是死的更快。

赶在下钥前回到了后凉殿，海棠暂时把这一堆谜题丢一边，向专心致志提炼香精的如花笑了笑，卷起袖子，投入到提炼精油这个高难度的活里去了。

人么，总要有点八卦之外的追求对不对？

两人加班加点的结果就是，在七夕当天两人面前多了一盏极精致的铜吊，上面放着一盏盛了花膏的白玉钟，四周注满花露，铜吊下面

生上火，上面再罩上精致的烛罩，片刻之后，一丝丝花香从罩子中飘逸而出，居然比上等名香还要心旷神怡几分。

如果事情不能解决，这大概是她能留给如花的最后的东西了。

唔，想想似乎也不错的样子。穿越了一趟，为这个世界的女性留下内裤和卫生巾以及一盏香薰灯，也挺好的。

如花在旁边试用，忽然觉得有点儿不对，转身看看海棠，看她怔怔的出神，便走过去拍了拍她，“姐姐在烦什么？”

“……没什么。”

如花绕到她面前，弯下了腰，笑一笑，露出一对小虎牙，可爱得不得了。

“姐姐，天无绝人之路，咱们没做坏事没对不起良心，怕什么来呢？”

海棠没立刻答话，她眨巴眨巴眼，定定的看了会儿如花，忽然慢慢的笑了起来。

“没错，你说得对。”她一没偷萧羌的二没抢他的，就算坐领了一段时间的干薪，她前阵子也当菲佣补回来了。

“对的，天?无?绝?人?之?路！”

萧羌，老娘和丫死磕到底了！就算最后你宰了我，我也要让丫快活不了几天！

看她重新振作起来，如花拍了拍巴掌，“对了，姐姐，今天是七夕，太后宫里有斗巧宴，姐姐你准备好了吗？”

“……”她?忘?了。

算了，天无绝人之路。

她再次这么对自己说道。

大越宫内习俗，七月七日，所有有品位的女官妃子都要登上皇后所居腾凰殿内的开襟楼，引银针穿线，然后太后赐宴。虽然现在后位空悬，这项习俗也依然继续。

乞巧宴里必然有爆螃蟹一味，诸宫妃子斗巧，比赛谁能把蟹足里的肉完全剔出来后，还保留螃蟹完整的八足形状，保留最好的那付蟹足，就被称为八拜，由皇帝与太后并行赏赐。

话说要是缝纫机的话，海棠还能蹬两脚，穿针敬陪末座不说，还不小心把手指戳伤了。

反正她也犯不着在这时候出奇斗巧，招人嫉妒——就前阵子夜夜睡在龙床下都不知道招多少人嫉妒呢。

心不在焉的舔着指头上的伤口，海棠左右四顾看美女，她发现其中熟悉的面孔少了一些，陌生的面孔却多了一些。

那些和她同期选中，却没有出现在这里的女子们都怎么了？病了？废了？或者干脆就是死了？

不期然的就想起萧羌对她的杀意，心底下泛起了丝丝的凉。

后宫修罗场，诚不我欺。

她抬眼看去，首座金冠龙袍的男子正向她看来，看到她看他，清亮桃花眼略略一狭，海棠心里暗叫一声不好，下一秒，清雅男人果然依案而笑，唤了她一声，“笑儿，坐得离朕那么远做什么？上前来些罢。”

一句话说出，刚刚还谈笑风生的席间立刻鸦雀无声，就连素来以宽厚著称的于淑妃都放下筷子，看向了位在次席的海棠。

海棠算是理解到什么叫眼神如飞刀了，她已经觉得自己身上的肉被剜了几块下来。

深吸一口气，她起身，笑盈盈的向萧羌行礼，答道，“陛下身边应该为更有才德之人居之，笑儿出身寒微，怎敢僭越。”

我敢上去我明天早上起来就一定没命了，我要多傻我才上去啊？

她这几句冠冕堂皇的话说出来，萧羌桃花眼一细，刚要开口说话，海棠对面一个轻柔的声音响了起来，“照我说的，陛下就是不安好心。”

说话的人是史飘零，不安好心四个字说得海棠心里一跳，。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那个一身嫩黄宫装的女子身上，史飘零盈盈一笑，鬓边一枝现掐的小朵莲花在灯光下映得越发娇嫩，真是人花相映。

她掩袖轻笑，眼神稍稍扫了一眼海棠，再看向萧羌，道，“这样大好的七夕，都非要看着我们姐妹们拈酸吃醋。这样居心，难道还不坏？”

萧羌听了之后眼波一闪，随即拊掌一笑，道，“既然话都这样说了，飘零，你还不上来陪朕坐坐，看朕的美人儿们如何吃醋吗？”

月光下的女子娇艳出尘犹如一朵嫩黄月季，听了萧羌的话，一双眼水波婉转，如笼烟水，“所以说陛下真是坏心，臣妾不过说了句真话，就拿了臣妾做法。”说完却敛袖一拜，行的是端正宫礼，“臣妾遵旨。”

萧羌右手边是太后，左手边是方贵妃，史飘零大大方方离了次席，坐在了方贵妃和萧羌之间。

方贵妃一向心胸狭窄，又为因诞育下皇长子的功劳，从来心高气傲，如今一个区区五品才人踩着她的面子走了过去，一口气咽不下来，又不好发作，冷哼了一声，史飘零转头对她嫣然一笑，全不在意，气得她胸口又是一阵发闷。

现在整个宴席的焦点已经从海棠身上到了史飘零的身上，一干妃子脸上堆笑，暗里磨牙。

海棠不由得感叹，这就是所谓善于抢镜，把这姑娘搁现代去，绝对是明星的料。

史飘零做事一向神秘，上次无故打她一掌，现在又帮她一把，海棠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女子到底在想些什么。

一场宴席因为这一出闹得风云暗涌，海棠乖乖缩到一角，啃螃蟹腿喝黄酒，还特意把八个爪子都掰得碎碎的，生怕有人夸她一句心灵手巧。

宴席中途，按照规矩，各宫妃子要捧着蟹彩盘到萧羌面前呈福，刚才大家风头都被海棠和史飘零夺了去，现在都憋足了劲，各自捧了装饰得美仑美奂的漆盘上前。

等到海棠上来的时候，看着她盘子里碎成渣的螃蟹，萧羌一愣之后低笑，“笑儿，你真笨啊。”

笑语中，他牵过海棠的手，看着她指尖伤口，低叹一声，“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语罢，众目睽睽之下，萧羌低头，吻上。

嘎巴嘎巴小风吹过，完全呆掉的海棠碎成了渣渣。

呆滞的视线停留在男人从淡色唇间探出的一小截舌头，海棠眼睁睁的看着他吻在她的指尖上，然后向她这边一靠，枕在她的肩颈间，萧羌惑人的低笑轻轻传了出来，“朕醉了……笑儿，扶朕回宫吧。”

兄弟，你学人家小鸟依人也考虑一下我和你的体形差好不好?

幸亏海棠有一把最近种花翻土倒腾出来的力气，在男人的大半体重压过来的时候，一咬牙挺住，才在内监宫女的服侍下，和他一起上了肩舆。

两人刚刚坐定，萧羌软软一倒，海棠一撑他肩膀，忽然觉得满手潮腻。

淡淡的腥味散发了出来。

海棠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划过——萧羌伤口裂了。

不能被人发现。

她快手的拿出身上带的香膏，这东西她本来打算在宴席结束之后，妃子们聊天的时候，逮到机会现一下兜售的，没想到现在倒有了作用。

把香膏洒了洒，血的味道被盖了下去，她拍了拍萧羌的脸，“还撑得住吗？”

男人在黑暗里看了她片刻，低低的道，“大概需要你扶朕一下。”

“好。”海棠点点头，稍稍撑起了男人的肩膀，让他斜靠在自己肩上。

“……”黑暗里统治这偌大帝国的男人似乎想说什么，却最终只是闭上眼，靠在了她肩头。

远处有宫灯若花，暗暗的映在肩舆明黄窗幅上，暗香盈袖，萧羌在此一刻，只觉得疲倦。

回到了翔龙殿，一层层剥开龙衣玉带，袍服之下暴露出的伤口已经完全裂开，甚至撕扯得比最开始的伤口还要剧烈。

海棠倒吸一口冷气。这是怎么回事？前几天看的时候，伤口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啊？

怎么现在变成这副样子？

海棠拔下头上银簪在烛火上烤红，低声说了一句，“你忍着些。”

萧羌点点头，海棠看他一脸惨白，默默抓起龙袍递到他嘴边，萧羌看她一眼，犹豫一下，张口咬住。

滚烫的银簪触上伤口，男人线条流畅的脊背一个紧缩，背肌隆起，从嗓子里低低发出了一声呻吟，海棠咽了口口水：tmd老娘终于知道男男生子文的市场怎么来的了，这场景这动静，真innd的销魂啊。

轻轻把伤口上粘结的赃物弄掉，海棠取来干净的纱布和药，一层层裹好伤口，扶着萧羌躺下，吩咐人煎参汤，她转身去取发簪，却犹豫了一下；这东西据说是杜笑儿母亲的遗物，扔了她觉得对不起杜笑儿，戴上吧……这又刚剔过肉……

就在她犹豫的当儿，银簪却缓缓的发生了变化。

从接触到伤口和血的部分开始，银簪渐渐变黑，而接触最久的部分，却隐隐渗出一点碧绿来。

海棠一惊，立刻拿去给萧羌看，萧羌盯着银簪看了一会儿，瞳孔慢慢的，一点点收缩。

有毒。

他的伤口有毒。

慢性的，却毒性剧烈的毒。

怪不得伤口忽然开裂，原来是有毒。

萧羌略思忖了一下，唇角轻轻一弯，显然是心里已有了计较。

男人慵懒的扯下了束发丝带，轻轻朝海棠勾勾指头，等少女傻乎乎凑上来的时候，他笑吟吟的对她说，“卿，今晚继续陪朕吧。”

海棠在心里呻吟，老天，到底还要不要她活了……

就在海棠欲哭无泪，只能陪睡的情况下，关于她的谣言，也在七夕之夜迅速而飞快的流转。

在海棠不知道的情况下，她的形象瞬间被拔高到了和妲己妹喜这等美人一个高度，当她再度在腾龙殿过夜之后，关于她的不满谣言也升到了顶峰。

这些谣言相加的结果，就是当一早海棠服侍萧羌穿衣的时候，从太后的长宁殿有旨意传来，太后召杜美人晋见。

听到这句，萧羌束带的动作慢了一慢，随即唇边轻盈一笑，“母后召卿去，卿就去吧，母后为人慈蔼，不妨事的。”

海棠拿着外衣盯着面前笑得优雅从容的男人看了片刻，想他现在伤势复发得厉害，大概短时间内不会动宰掉她的心思，她点点头，药都来不及喝，便跟着宣召的宫女走去。

目送她的身影消失在曲折回廊的另外一端，萧羌唇边轻笑不变，唤来了何善，轻描淡写的指着面前那两份银碗里的药道：“去查查看这药里的东西，何善，知道该怎么做吧？”

何善一听要验药，立刻知道肯定是这两碗药出了问题，哪里还敢说什么，立刻下去安排。

今日不是大朝的日子，值班侯见的大臣都在勤政殿的偏殿侯着，萧羌出了门，也不叫肩舆，信步向勤政殿的方向走了走，没走几步，改变了主意，又向太后所在的长宁殿走了几步，到了宫门，忽又顿住脚步，最终萧羌改变了主意，还是向勤政殿去了。

偏殿早有大臣侯着，看了辅相递过来的晋见单子，萧羌看到上面有永州左戍卫将军龙安宁的名字，他眼间绽出一痕喜色，“龙卿回来

了？”

辅相在旁边一躬身，“回禀陛下，龙将军今早回京，立刻便请见了。”

“宣他进来。”说完，他又吩咐在隔壁备下御膳。

片刻。一名身着武将官服的中年男子走进偏殿，跪倒在他面前。

“臣龙安宁叩见陛下。”

第六章 晋见boss归来

“起来吧。”看到面前面容清癯的大越朝第一勇将，萧羌看起来心情颇好，他正在批一份奏折，笔尖随意点了点下首的绣墩，“卿先等等，朕批完这份奏章就来。”

萧羌一边批奏章一边和龙安宁闲话，聊了聊关于永州的风物。

永州地处大越边陲，和其他几国接壤，水土丰润，物产丰富，又广开贸易之门，不仅是大越的天险门户，同时也是大越南部的经济重镇。这样重要的地方，萧羌自然关心，看似随口问的每一句话都绵里藏针，直问民生政声。

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也对龙安宁的回答很是满意，萧羌随手把凌乱的书案清理了一下，笑问道，“既然龙将军已经到了，那王叔呢？也快到了吧？”

“我轻骑回京向陛下报信，平王殿下慢微臣一步，这两三天里总该到了。”听到问及平王，安宁不敢怠慢，立刻起身回答。

萧羌摆摆手，示意他不要紧张，“虽然已经近在京畿，但此事实在干系重大，朕已经吩咐龙神禁军加强戒备，京城大营随时可以出动，龙将军也请多劳烦一下，今日立刻赶回王叔身边，务必要平安入京。”

龙安宁脸色一肃，跪下答道，“这是自然，如有差错，微臣万死而已。”

萧羌却笑了开来，漆黑温润的眼睛背着光，分外温和，他起身领着龙安宁向隔壁而去，“朕自然是信得过王叔和龙将军的，不然怎么会把这样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们？来，虽说急，但也不急在这一刻，龙将

军应该还没来得及用餐吧？朕今日也匆忙了些，正好我们君臣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岂不舒服？”

龙安宁正要推辞谢恩，却被萧羌轻轻按在了座位上，他到另外一边落座。

这种赐宴讲究的就是一个礼仪，宫内规矩是食不语，被赐的那个别说不敢说话，怕连多吃都不敢，萧羌倒是从小就习惯了，吃得叫一个细嚼慢咽，但是对面的龙安宁就多少有点儿魂不守舍，过了片刻，萧羌放下筷子，叹了一口气，道，“龙将军，你到底想说什么就说了吧，不然朕看着都替你难过。”

龙安宁正嚼着一个鹿筋元子出神，听到萧羌说话，楞了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失礼。”

萧羌摇了摇头，弯身把他搀了起来，按回座位上，才淡淡说道，“如果龙卿不想说，朕也不会勉强的。”

听了这句话，龙安宁又怔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其实……臣是在想一些私事……”

“私事？只要朕帮得上忙，龙卿只管开口。”

“呃……”龙安宁想了想，似乎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的样子，最后叹气，“陛下可还记得二月时选入宫中的杜宝林？”

杜笑儿？萧羌暗自挑眉，对龙安宁却是温和一笑，“朕自然记得，她已经不是宝林了，她已经晋为美人了。”

龙安宁一听喜上眉梢，“故人之女，忠臣之后能得陛下青眼，自是大幸。”

“龙卿说的私事，莫非就是和杜美人有关？”

龙安宁颔首，“是啊，陛下您也知道，杜司马清廉自守，殉国之后家徒四壁，想想这身无长物的孩子在宫里孤苦无依……”说到这里，他偷看了一眼萧羌的脸色，看年轻的皇帝面无异色，才苦笑道：“请陛下恕臣直言，后宫名利场，这样无依无靠且无财势的女孩子，即便靠陛下庇护，少不得要受些委屈的，我这次上京，给她准备了些东西，但

是我和杜美人又不是亲眷，无法从内府呈进，现在陛下既然问了，就要撞陛下一个木钟，讨些方便了。”

萧羌略一思索，笑道：“这等事好办，朕留心一下，你把东西呈到内府，按规矩验过之后就按亲眷进奉的例子办了就是了。”说完，看着龙安宁一脸欣慰，他顺水推舟，又做了一次人情，“我记得龙卿你夫人子媳都在京吧？既然你视杜美人为女，她们自然也都是杜美人的亲眷，多来宫内走走，也好陪笑儿多散散心。”

龙安宁一听大喜，立刻跪下叩谢天恩不迭，萧羌含笑扶起他，吃完饭后亲自送他出了殿门，望着龙安宁远去的身影，他出神了片刻，才回过头来，对外殿扬声叫道，“何善吗，进来吧。”

何善小心翼翼的走进，萧羌眯起了一双极多情的桃花眼，淡淡问了一句，“怎样？“

何善靠近他，低声说道，“两碗药都验出来有异……”

“……”果然。

他昨夜仔细想过，他平常谨慎小心，在他食物里下毒几乎不可能，那最近惟一有可能毒到他的，就是每天煎给杜笑儿，但是实际上进了他嘴里的伤药。

偷觑了一眼他的脸色，何善继续低声道，“杜美人的那碗补身的药倒不碍事，内里多加了一味凌霄，一味使君子，只会使人头晕乏力，体脉虚弱，除此之外别无危害，反倒是加了这两味药物进去，可提高抗毒能力，倒是好事。只是伤药那碗里验出来多了一味沉香和丁霍，药性相冲……会使人伤口难以愈合，且服用时日稍长，即会在体内酝酿淤积成毒，因为其本来毒性甚弱，所以银碗银勺也验不出来。”

萧羌沉吟了片刻。

果然自己身上这毒，是下给杜笑儿的吗？

不过根据何善的说法，看起来……这毒应该是两个人下的，且目的不一样

负手悠闲的浏览墙上的名家书法，萧羌淡然问道：“这毒是煎药时候下的？”

“臣已查过了药炉，给贵人补身体的药渣中验出了凌霄和使君子，这两味药应该是一开始就下在了药里，下药的人大概也因为这两味药极难验出，也就没多加掩饰。伤药那碗却没有验出来，应该是后加进去的。”何善越发谨慎，“药炉药碗臣都验过了，并非加含在其中，所以……应该是……”

说道这里，何善吞吞吐吐，偷眼看了看萧羌，萧羌脸上却泛起了一丝极其温和的笑容。

“所以……应该是朕身边的内监宫女加进去的对罢？”

何善听到这话立刻扑通跪倒在地，不敢说话，一双老眼死死盯着地面上雕花刻纹的金砖，却只听到头顶上方有轻笑声慢慢飘了下来，“诶呀，如果真的是宫女内监下毒，那么谁又指使得动朕宫里的人呢？”

何善看到绣着明黄金龙的衣服下摆在自己面前轻轻摇曳，耳边是细碎的脚步声，最后那龙袍的下摆停在了他面前，他感觉男人似乎伏下了身，阴影把他笼罩其中。

“你说，这后宫里哪家妃子，指使得了朕身边的宫女内监呢？你说会不会是……”

这话眼瞅着就要烧到现在后宫位阶最高的四夫人身上去，何善打断了他的话，年老的内监跪伏在地，没有抬眼看他，公鸭一样的嗓子说出来的话却隐约带着金属的颤音，“陛下！”

萧羌猛的笑了出来，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得何善心里发糁，他勉力抬起脸去看萧羌，对方的笑声象开始的时候一样毫无预兆的停下，男人正弯腰看他，两张面孔靠的极近。

那张他从小就看惯的清雅面容一点儿表情都没有，逆着光的黑眼睛犹如什么深潭，不可见底。

他忽然直起身子，走回书案前，提笔援墨，继续批阅奏章。写了一会儿，他一抬眼，发现何善还跪在地上，奇怪的看了他一眼，“何善，你还跪着干什么？过来帮朕研墨，那些小内监总是研得没有你好。”

他说话的时候，恢复了一贯的神情，慵懒温和，一双桃花眼极是多情。

说完，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敲了敲额角，道，“瞧朕这脑子……何善，先跑一趟长宁殿吧，跟太后说，朕不能离了笑儿，一刻都离不开。”

去晋见太后之前，一路上海棠复习了一遍还珠格格里的嬷嬷那等恶形恶状。

想也知道太后召见肯定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了，不知道关于她的谗言在太后面前说了多少转了，才让老太太把她拎过去。

把自己可能会遭遇的刑罚在脑子里数了一遍，水晶烙到一丈青，海棠完成了从宅女到悲剧英雄这样的心理重塑过程，踏入了长宁殿。

长宁殿里等着她的，除了太后之外，还有贵太妃杨氏。

说到杨氏，就是这宫廷里的一个异数了。

萧羌是先帝太子时代所生，生他的时候，太后已年近四十。先帝和太后感情甚笃，当时的东宫连个侍妾都没有，太后又精力不济，几乎照顾不过来。结果萧羌三岁那年，当时的皇帝新纳的昭仪杨氏有娠，生下平王箫逐，萧羌就被送进宫去和箫逐一起抚养了。

杨氏一门和太后一门乃是世交，杨氏又几乎是太后看顾大的，抚养萧羌顺理成章。

结果箫逐还没有满月，皇帝就重病，先帝以太子之位监国，太后帮助和公公同样多病的丈夫理政，两个小孩子就交由杨氏抚养。

到了萧羌这一朝，按例晋杨氏为贵太妃，宫里都称呼太后为大娘娘，杨氏为小娘娘，杨氏尊贵体面甚至犹在太后之上。

已经做好了今天老娘大不了死在这里的准备，海棠本以为太后会问些尖刻刁难的话，哪成想却全是拉家常似的问话，然后，当她制作的一条伪豹纹高叉内裤从太后身边的宫女手上递过来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海棠好想去撞墙……

好?丢?人。

太后倒是夸她心思灵便，她抓头嘿嘿傻笑。

今日最高原则，太后不问，坚决不说话。

她顶多一小白领，对方是谁？后宫政局里滚了几十年的老妖怪！对付这种人精惟一的办法就是连傻都不装，该是啥是啥。

如果一上来就疾言厉色其实还好，这样温情脉脉，说白了，无事殷勤非奸即盗。

于是海棠同学就更加揣着十二万分的小心。

眼看就到了中午，太后心情颇好的赐宴，杨太妃辞了出去，海棠哪里敢坐着吃饭，就站在太后身边侍奉。

看她为自己舀汤盛饭，那个已年过花甲却依然端庄雍容的老妇人看着她，忽然笑了笑，“孩子，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海棠心里一跳，一碗燕窝鸭子汤好玄没洒出来，她抿着嘴唇不敢说话。太后悠悠的开口，“你必然以为今天这是趟鸿门宴是不是？”

海棠下意识的刚要开口，太后挥了挥手，示意她不要接口，“后宫这个地方，待过的人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你来，是我那儿子难得对人好，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值不值得我儿子对她好。”

说到这里，太后向海棠看去的，那一瞬，太后眼神深处一道完全没有感情的冷光一闪而过，让她不寒而栗：果然是什么样的妈什么样的儿＝ ＝，这凶眼都一样的。

“还好……你不是会害我儿子的人。”

听到这话，海棠感动的只差跪下来抱着太后的腿呼唤您老圣明了。

苍天有眼，到目前为止，真的只有您儿子玩我，没有我玩您儿子的份啊！

太后叹了口气，眼神深处凝了一层为人母者的淡淡忧伤，“孩子，这后宫里的女人，不是为权就是为宠，她自己不想要，她父母亲人兄弟子女都逼得她不得不要。我虽然老眼昏花，还是看得出来点儿东西，我知道，你现在还不想要这些东西。孩子，不想要的时候，好好待他吧……”

这话您该对您儿子说去……海棠心里哀号着，太后却没有再说下去的意思，映照在正午阳光中的容颜，眼角有细细的纹路，保养得如何得体也无法掩盖下去的老态。

这就是母亲吧？即便再如何位高权重，也依旧是想着自己的儿子。

海棠心里某个地方软软的疼了起来，她慢慢跪下身子，从下往上的仰望着老妇人，“太后，臣妾真的什么都不想要。”您让我老实宅着就好，真的tat。

太后深深的凝视了她片刻，拍了拍她的手，“孩子，起来吧，陪老太太吃点东西吧。”

一顿午膳用完，正好何善来宣她，太后看她寒素，赏了她一枝做工精巧的金闪琉璃发簪，就让她跟何善去了。

海棠走了，长宁殿立刻安静下来。太后有一口没一口的喝着茶，怔怔的出了片刻神，才长长唤了一声杨太妃的名字，“阿纤，你觉得这孩子如何？”

屏风后环佩叮当，罗裙曳地，杨太妃慢慢绕了出来，“这孩子目光清朗，心无浊念。”

太后看了杨氏一会儿，忽然苦笑，“你可知道，就在前几天，这孩子见到了‘她’？”

杨太妃一双美目眼波微动，“谁？”

太后却也不多说，只是又喝了几口茶，才慢慢的说出了两个字：“冤孽。”

杨太妃看着太后手里玉钟折出万千金液一般的阳光，出了神，过了一会儿，才低低的叹了一声，“是啊……”

太后又叹一口气，“你可知道，为了‘她’羌儿还受了伤？”

杨太妃还真不知道，一听自己从小当亲生儿子看护的孩子受了伤，立刻紧张起来，“太后，这是怎么回事？”

太后摇摇头，良久之后，才轻轻说了一声，“冤孽……”

杨太妃心疼萧羌，立刻招呼宫女就要赶去探望，太后摇摇头，拉住她，“那孩子不愿意让人知道，就不要去了。再说，羌儿这孩子也不傻，他不是留了这姑娘伺候吗？先不要管吧。”杨太妃坐下，过了片刻，忽然展颜一笑，“太后说得是。”说完，她唤来宫女，“去，把方贵妃和于淑妃叫来，我们四个凑一桌斗斗牌九，说太后老人家穷了，要她们拿金瓜子供奉呢。”

从晋见太后回来那天开始，萧羌和海棠算是和平相处了一阵子。

准确的说来，是萧羌没什么空来找她麻烦了。

因为平王萧逐要回京了。

谁都知道，萧逐是杨太妃的儿子，和萧羌位属君臣份属叔侄，却情属兄弟。

萧羌怎肯怠慢自己这个兄弟一样，还小自己三岁的小叔叔？

何况萧逐封在永州，和龙安宁为大越王朝镇守治理着国之命脉，是大越最杰出的亲王。

垂翼遮天逐云凤，剑起凤鸣天地动。

永州附近七国之间流传的这句充满赞美和畏惧的话语，说的便是这位少年亲王。

萧逐十五岁加冠出镇永州；十六岁龙楼三十万大军压境，他率三千风神军夜奔三百里，夜袭龙楼军营，于乱军之中一箭取了总帅性

命，迫使龙楼退兵；二十岁与长昭国稀世名将赵亭决战于云林江畔，让这位战无不胜的名将一生唯一一次退兵。

关于萧逐的故事，随着他回京的渐近，在后宫无数粉帕纨扇之后渐渐流传过来，却又是另外一种风流婉转。

这家宫嫔说她未入宫时，曾在自家父亲的琴宴上见过萧逐一面，说他诗酒风流，一曲有误，醉中犹顾。

那殿的妃嫔说曾在宫宴的时候看他和萧羌琴笛合奏，那人奏到一半，突然抛了笛子，拿去了坐伎的琵琶，铁马金戈，十面埋伏，最后大醉，醉倒在那比自己年长的侄儿怀里。

当时帝座二人，红衣胜火，白衣似雪。

私底下的宫女最爱说的，却是那年萧逐带着自己亲信的部下入宫，那个刚刚升为牙将的青年，在一干恭敬谨慎的宫女里发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初恋女子，于是萧逐上殿请旨，成就了一对有情人。

关于这个即将回宫的男人，谁都说他是一段传奇。

海棠听了，只差没yy到肠子都断了。

从年上年下金屋到下了战场上龙床一路yy过去，当她在一天清晨囧囧有神一脸荡漾的蹲在椅子上yy萧逐和赵亭如何在云林一战一见钟情再见奸情的时候，自己穿好衣服的萧羌淡淡甩过来一句，“朕要出宫。”

她瞬间回过神来，把桌子上已经放凉的两碗药倒掉，回头看向萧羌，等他说下一句。

查出问题出在药里之后，萧羌不愿打草惊蛇，让御医们继续呈药，到了他们这边就全都倒掉。

结果就是萧羌在翔龙殿办公，她就在偏殿宅着。

现在听到萧羌要出宫，她星星眼的看过去，宛如期待被遛的小狗。

萧羌系上披风的带子，手指轻轻在她下颌上一托，“嗯？想一起去？”

如果此时海棠有尾巴的话，大概也要摇一摇了。

萧羌想了想，线条优雅的唇角忽然就淡淡的抿起了一个弧度，“想的话，就求朕吧。”

喂喂！你是个鬼畜受，不要把这种帝王攻的台词挂在嘴上好不好？你是个受啊受啊啊啊啊！

海棠在心里呐喊，嘴巴上却顺水流风的一路恭维了过去。

切，让他口头上占点便宜算什么，她现在可没胆子和他分开。

开玩笑，现在这种情况下，萧羌不想立刻杀掉她，外面那些妃嫔可是想立刻把她炖成一锅汤呢，两相权衡，只好贴紧萧羌了。

萧羌大概也没想到她居然会这么……呃，“识时务”，心里好笑，手指从她唇上虚划而过，“朕怎舍得让卿失望。”笑说一句，便带她出了宫。

两人一架马车，萧羌靠在车壁上闭目养神，海棠扒开车窗，贪婪的向外看去。

古代的马车并不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舒适，只够两个人勉强坐下，一路颠簸得难受，但海棠全不为意

正午时分，大街上人来人往，因为七夕刚过，盂兰盆会又要到，整个街上不少人兜售香烛纸火，流水纸灯。

萧羌闭着眼睛，悠悠说道，“还是宫外有意思吧？”

对于这个问题，海棠认真的思索了一下，得出自己这种到了古代一点儿用也没有的废柴中文系毕业生，出了宫之后，维生真的是个问题之后，斩钉截铁的答道，“还是皇宫好。”

这个答案显然在萧羌意料之外，他睁开眼睛，饶有兴趣的问了一句，“为什么？”

“因为活不下去。”海棠在萧羌面前很少装心眼。跟这种老油条比精明，那是在搞笑。

萧羌想了想，居然也点了点头，“也对。”

两人说话的时候，马车一阵颠簸，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停了下来，两人下车，早有一道边门悄悄开了条缝，萧羌也不言声，侧身闪入。

里面是极宏大的一幢宅院，建制宏伟，完全按照宫殿的样子营造，主殿之上覆着的甚至是明黄色的琉璃瓦。

这个规格和皇宫的建制是一样的。莫非是行宫？不对，哪里有行宫造在市中央的？

海棠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跟着萧羌走去。

这幢宅院养护甚好，但人却很少，萧羌显然极熟，也不用人引导，七拐八拐的就绕到了一处掩映在缤纷柳树之下，极不容易让人发现的宅院前，

这处宅院依水而建，岸上杨柳轻垂，衬着一湖碧水，雅致非常，宅子有一半临在水上，做了一个小小的水榭，想要进去就要先从水榭上走。

水榭上有人。

远远的看去，只能看到红衣烈烈，宛如一团火燃烧在碧水之畔。

稍近一点儿，海棠在看清他面目的一瞬，只觉得心里猛的一紧，竟有了一种入眼乃是一柄上古名剑的错觉。

那是一个极其美丽的男子。

看到他，海棠想起的第一句话是倾国倾城，第二句话却是天子之剑，上绝浮云，下匡地纪。

是的，那是一个美丽，却也如天子之剑一般萧杀的男子。

红衣胜火，发若流泉，未束的长发覆在雪白的里衣和肌肤上，漆黑与白，衬着火焰一样的外衣，有一种锐利惊动而浓烈的美，直如名剑锋芒，不可逼视。

他的眼是细长略勾的凤眼，眼波流转顾盼之间最是勾人，却偏偏毫不女气，当那样一双本应妩媚多情的眼凝眸向人的时候，只有一种清澈坦荡，毫无阴霾。

靠……这就是绝品女王强大美攻啊啊啊啊啊啊

海棠直勾勾的看着男人，在心底甩了无数把口水，一副路都快走不动的样子，萧羌已登上了水榭，对红衣男子轻轻一笑，眉梢眼角尽是温柔怀念。

“阿逐，朕来了。”

对面男子，正是平王萧逐。

萧逐也是一笑，那样清澈的笑容就刹那软了他周身萧杀，竟然便带上了邻家男孩一般的温和阳光。

“陛下，臣回来了。”

第七章 狼血沸腾

萧逐那样说着，未行君臣大礼，只是深深的弯下身去，一头长发便垂落水榭，几乎蜿蜒成漆黑的河流。

在这瞬间，海棠只觉得胸膛里狼血沸腾，嗷嗷嚎两嗓子的冲动被压抑在了胸膛里，最终转化为掠过脑海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叔?侄?年?下。

她萌了！

和萧羌寒暄了一阵，萧逐眼神一转，看清是海棠，他愣了一下，随即温和一笑。

“笑儿，没想到你也来了。”

听到他叫笑儿，海棠第一反应是怔了怔，随即想起杜笑儿的父亲就在萧逐手下做司马，他认识杜笑儿也很正常。

在这个世界她第一次遇到认识杜笑儿的人，海棠慌了一下，随即含笑上前几步，敛袖拜倒，“臣妾参见王爷。”

“是啊，王叔，你现在应该叫笑儿杜美人才对。”还没等萧逐说话，萧羌就把海棠扶了起来，抿唇一笑，极温柔的替她拂去额边乱发，牵起她的手腕向里走去，“就是想着她有可能会是王叔的旧识才把她带来的。”

说罢含笑看着萧逐，萧逐一笑，引他们二人进去。

海棠只觉得萧羌握着自己的手冰冷无比，她下意识的挣了挣，忽然觉得他指尖传来一丝颤抖，就乖乖不挣。任凭他把自己带进院子，交给侍女，吩咐好生照顾。

把他们让进院子里，让侍女带海棠去旁边的房间休息，萧羌淡淡的在旁边加了一句：“别带得太远，朕离不开杜美人的。”

萧逐看他一眼，又看看海棠，自己和萧羌进了主房。

萧逐进屋之后反手锁门，萧羌立在榻旁缓缓脱衣，披风随意的丢在地上，月白的颜色有如一团软软的云。

他回头看了一眼拿着药箱过来的萧逐，淡淡一笑，有若风过春水，“阿逐，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海棠被安排在了萧逐和萧羌的隔壁。

服侍的侍女尽职尽责，为她碰来点心香茶，拿了几卷字画小说供她玩赏，海棠看都不看，挥挥手，直接把侍女赶了出去。

开玩笑，隔壁两只帅哥孤男寡男共处一室怎不叫人狼血沸腾心痒难耐？

二话不说把茶一泼，把杯子子向墙上一扣，贴上耳朵，海棠猥琐的开始了听壁角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听了片刻，她愤怒的捶了一下墙，靠！不是说古代的墙都是砖木结构不带混凝土的吗？怎么这墙恁的结实，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懊恼的把杯子一放，海棠甚至考虑要不要拿簪子凿个洞来看看。就在她转身要去找趁手工具的时候，一转身，她无比惊讶的看到了身后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少女，正端端正正的坐在椅上。

少女看起来大概十四五岁年纪，生得粉光莹润美貌无比，海棠在宫里已看了多少美女，清丽一如史飘零，脱俗高雅一如于淑妃，绝色一如方贵妃，在这少女面前统统被比了下去。

我不控loli我不控loli，我只控熟男**我只控熟男**……

海棠用力在心里念了无数次，最终还是只能愤愤的抹了一下嘴巴，甩出一把口水，靠！萌了！

这地方是不是萌之大本营啊？出来一个萌一个……真是。

听到了她咽口水的声音，少女半垂的星眸向这边堪堪扫来，一双眼虽然准确的看向了海棠，却没有焦距。

竟然是……盲人吗？

海棠轻轻走上前，在少女面前摆了摆手，少女似乎感觉到风拂到了自己脸上，她眨眨眼，怯生生的伸出手在海棠的方向探了一下，恰恰碰到了海棠手掌边缘，“尊驾是？抱歉，我看不见东西……打搅您了……”

“我是杜笑儿，你是……？”啊啊啊，声音好软，这就是所谓的loli有三宝，声娇体软好推倒啊！

“啊，原来是杜美人。”显然在海棠不知道的时候，皇帝宠妃这个名头她做的实诚到了人尽皆知的程度，少女起身，盈盈福了一福，“小女子沉寒，见过杜美人。”

这少女容貌如此之美，一身华服贵而不俗，身份怕是大有来路，这么想着，海棠看她低眉顺目，柔而又怯的样子，人文主义情怀泛滥，暂时把偷听的事情丢边，端来糕点茶水，陪这小少女聊天。

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海棠在沉寒的娇声里几乎忘了隔壁还有两尾熟男的时候，忽然有人敲了敲房间的门，萧逐的声音传了出来，“杜美人？”

“请进。”海棠站起来整了整衣服，萧逐推门而入，她施施然一个福礼，萧逐刚要开口，却看到了沉寒，他很明显的愣了一愣，吐出几个字，“……公主……您怎么在这里？”

萧逐安静的看着萧羌华衣尽褪，暴露在空气里的消瘦躯体。

当萧羌胸肩上的伤痕暴露在萧逐面前的时候，红衣的绝色男子方自眼角一凛，把他按到座位上，才开口道：“这是咬伤……谁？‘她’？”

“是。”他点头，眼角眉梢居然还有多情轻笑。

萧逐纵然有千言万语也在他这一笑里全都说不出来了，他摇摇头，仔细看去，这回却连脸色也变了，“有毒？！”

萧羌依然悠闲自得的颔首，“有毒。”

“谁做的。”

多情桃花眼含笑望了过去，“后宫某个妃子。”把事情经过简要和箫逐说了，看那绝色青年脸色变了几变，菲薄淡色的唇忽然就弯起了春风弧度，“呀，王叔也觉得很有趣对不对？”

萧逐深深看了萧羌一眼，摇头，并指如风，电光火石已点在他周围大穴，一轮穴道点过，萧逐微微一停，指尖隐隐泛起一层淡青，一路轮指从他百会印堂点到气海，最后一指直点丹田，萧羌只觉得嗓子里一阵腥甜，一口漆黑发青的血喷了出来！

萧羌面白如纸向后一靠，肩上伤口也渐渐渗出黑血来。

“我去叫人包扎。”萧逐刚要转身，萧羌抓住他的袖子，轻轻一笑，那已全褪了颜色的嘴唇映得他分外苍白羸弱。

“叫笑儿过来，我带着她来，就是为了现在。”

“……”回头看他一脸虚弱却还牢牢抓着自己的袖子，萧逐忽然就叹气了，绝色眉目之间掩不住的心疼怜惜。

萧羌展颜一笑，“先不说这个了，这趟走得可还顺利？”

“还好，半路上遇袭了三次，长昭、龙楼、南陈大概都有份。”萧逐神态里带了几分睥睨傲气，“哼，真不入流。”

“呵，我要娶沉国的公主，他们坐得住才比较奇怪吧？对了，公主可还安全？”

“我还活着，公主怎能不安全？”萧逐一笑，萧逐转身走了出去。

推开海棠的门，他没想到，刚才还在和萧羌说的公主，就待在他的隔壁。

按照穿越后宫文的传统，公主不都该是刁蛮任性我行我素的吗？这小白花一样的公主到底是哪款穿越文里的啊？otz

跟着萧逐走过去的时候海棠还在心里碎碎念。

直到看到了斜靠在贵妃榻上面容苍白委顿的萧羌，海棠才精神一振。

衣衫不整＋面色苍白＋精神委顿……

海棠甩甩口水，不受控制的四下张望，赫然就在地上看到了一星半点的血迹，于是，狼血就完全沸腾了口胡！

这这这分明就是那春宵一度蓬门今始为君开空行换段第二天早上的戏码啊！

我说小猪啊，美攻虽然是王道，但是当强受因为客观因素变成弱受的时候你也要懂得怜惜嘛对不对？

就在她狼血沸腾到了可以烧开水的时候，萧羌一声低唤把她神魂唤了回来，“笑儿，朕很冷。”

低头，看到男人对她绽出一个微笑，示意她尽快包扎。

收了收口水，跪在贵妃榻上为他包扎，萧羌还心情甚好的用没受伤的手臂揽住她的腰身，预防她一个不小心栽下去。

在快要包扎好的时候，他爱怜一样轻轻拍了拍杜笑儿的背，“卿刚才看到沧海公主了吧？”

她愣了愣，反问道：“陛下说的是沉寒？”

“嗯。”他嘉许的点点头。

“沧海月明珠有泪，说的是当世两大美人，沉国沧海公主沉寒，南陈王朝的皇后朱泪。”

萧羌把海棠放下地，转头看向萧逐，“王叔，把沧海公主带来吧。”

萧逐点头，把海棠带了出去，片刻之后，沉寒走了进来。梨花木门在她身后慢慢合拢。

萧羌依旧合衣斜靠，桃花眼多情如水。

沉寒缓缓跪倒，行完三拜九叩的大礼之后道：“臣妾沧海公主沉寒，拜见德熙陛下。”

萧羌却不扶她，只低低笑道：“你来的目的，平王知道吗？”

他的声音明明那样温和，但是跪在地上的沉寒却不知为何抖了一下，她颤声道：“……平王殿下不知……他只知我被许配给陛下而已……”

萧羌缓缓起身，把她搀扶起来，温和一笑，“朕没有别的意思，公主不要多心。”

亲手为她端上了一杯蜜水，他低低说道：“公主，可该把东西拿出来了吧？”

沉寒浑身一震，她慌乱的点了点头，贝齿无助咬着樱唇，姿态楚楚可怜至极，萧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柔声安抚，“慢慢来。”

把她抱上膝盖，萧羌含笑看她，却也不再催促。

沉寒浑身都在细细颤抖，男人接近纵容的行为却让她更加慌乱，她低着头一件一件解开衣服。

衣服飘落地面的声音极其细微，听在沉寒耳里却仿如惊雷声声。

最终，亵衣落地，少女晶莹润白的身子暴露在了空气里，

萧羌唇边含笑，却丝毫不为所动，“到底在哪里呢？嗯？公主？”

他的鼻息喷在她耳边，沉寒一抖，把手里抓着的外衣放在他手里，“东西在我背上，陛下把这件衣服放在我背上，用鲜血拓印即可……”

萧羌点头，把外衣披上沉寒肩膀，把她翻转过来，取下她发上一根发簪，柔声说了句，“忍着点儿。”

银光一闪，沉寒指尖流出鲜血，萧羌沾着血，一点点在她背上移动。

鲜血润透了衣服，一行行字迹慢慢显现出来，萧羌唇边含笑，一字一字的看过来。

看完，他轻笑。

怪不得要派一个盲目的公主过来，这样的东西，确实不能让别人看到。

看她缩在自己胸前，萧羌弯身取过自己脱下的一件斗篷，密密实实把她包了起来，沾满鲜血的衣衫轻轻一扔，飘落在的水盆里，刹那血水交融，再看不到一点儿字迹。

取过药箱，萧羌心情甚好的为她包扎伤口，问道："寒儿可知道是谁让你带这个东西来的？"

她怕冷的缩在萧羌胸前，睁大一双明眸，细声细气的说："不知道，只知道是母妃吩咐的……"

"这样啊，那寒儿知不知道朕看到这个东西之后该是什么反应呢？"

她继续迷茫摇头，萧羌大笑，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

"朕知道就好了。"

轻轻巧巧的说完，他又问了一句，"那结盟的国书呢？"

"国书已经交给平王殿下了。"

"好。"嘉许的摸了摸她的头，忽然问道，"寒儿喜欢什么样式的凤冠霞帔？朕好着人去打造。"

沉寒不知所措的摇摇头，小心翼翼的把手揽上他的颈项，怯怯说道，"一切都听陛下安排……"

笑了笑，萧羌弯腰单臂把她抱了起来，"走吧，和朕回宫。"

德熙七年七月十二，当各宫妃子照例在黄昏时分齐聚一堂，向太后请安的时候，太后领出了一个绝色少女，并让所有妃子都向她行礼。

沉国沧海公主沉寒，即将嫁入大越皇室，婚期定在半个月后——之前关于这件事，没有半点预兆。

大家目瞪口呆的看着那个双目失明的娇弱少女坐在帝王身侧，看着皇帝为了她，于四夫人之上，再立新等皇贵妃，爵视诸侯王，迎娶之礼为副后，仪同皇后。

那个帝王笑着抚上失明少女的双眼，说，"只要有孕，就即刻立你为皇后。"

七月二十七，平王箫逐为正使，辅相为副使，礼宾共四十八人，入沉国礼宾馆，征吉，征雁，纳彩数项立后的礼仪过后，正午吉时，镏金凤舆将沉寒从沉国礼宾馆抬入了大越皇宫紫微城的正门天华门。

天和地和人和三大主殿次第开放，分别祭拜天地祖宗之后，沉寒于人和殿升座，向皇帝行三拜九叩之礼后，入住皇后所居腾凤殿，终于礼成。

沉寒以副后身份，成为了这偌大的德熙后宫里仅次于太后的尊贵女性。

同日，德熙朝中书省发布消息，借此婚姻之约，大越朝与沉国结为兄弟之盟。

这个结盟与联姻都来的太过突然，迅雷不及掩耳。

东陆两大强国结为同盟，这场婚姻震慑的不仅仅是后宫，还包括大越政局，甚至于未来十年东陆的政治格局——以上所述对海棠而言，到目前为止和她么有一点关系。

她现在惟一该烦恼的就是该如何在萧羌魔爪之下护得自己小命周全。

所以，她绝然不会想到，这名背负着秘密嫁入大越宫廷的绝色少女，却和她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然后在七月底，有新的消息传了出来：于淑妃有娠。

萧羌子嗣不多，膝下仅有方贵妃所出长子、米贤妃、周德妃所出的两个公主。

于淑妃此次诞育的无论是皇子还是皇女，她在后宫中的地位都将会大大加强。

四夫人之中，她是惟一一个不是名门出身又没有诞育子嗣的，但她的位份却仅次于方氏。

于淑妃笃信佛教，为人一向宽厚大度，方贵妃主理后宫刻薄寡恩，多少人都是于氏保全下来的，所以在后宫里是很有人望。

海棠和如花也承过好几次她的人情，听说她怀孕了，面子要照顾到，海棠就邀如花一起去道贺。正躲在房间里不知道鼓捣什么的如花面对她的邀请滚就一个字，差点没把门甩到她脸上，海棠摸摸鼻子，确定发明中的女人和恋爱中的女人一样不可理喻之后，独自去了。

她到于氏住的拂香殿的时候，正是午后，宫门里隐隐约约听得到木鱼声声。

看是海棠，宫女说于氏正在拈香，请她稍待。

海棠坐等了片刻，听到一声小磬长响，内室由远及近，传来长长衣袂拂过的细碎声音。

一双白玉一般的手拂开玉帘，一个宫妆美女施施然的走了出来，正是于淑妃。

海棠连忙起身行礼，于淑妃急忙一搀，声音如黄莺出谷一般脆嫩娇柔，“妹妹今天怎么想起来我这里了？”

海棠笑颜如花，“自然是来向姐姐道贺的啊。”

于氏脸上一喜，让了让，攀谈起来，没说几句话，有宫女托着药盏上来，于氏接过来，没立刻喝，搁在桌上，淡淡的叹了口气。

“姐姐身上不舒服？”海棠问道。

于氏沉默了片刻，玉白的指头掠了掠头发，展颜一笑，“倒也不是，不瞒妹妹说，我怀了龙嗣之后，这阵子身上总是不爽利，却查不出什么病来，太医开了方子调养，这不，一盏苦药一盏苦药的喝。”

海棠凝神看了她片刻，只见她用的是最上等的云州铅粉，端的是把自己打扮得洁白无瑕，肌肤柔腻。

海棠靠近于氏，低声道：“姐姐在有娠之前，是不是月信不准，血中有黑，无法成孕？”

于淑妃惊讶的道：“妹妹怎么知道？”

“唔……请姐姐暂时不要再使用宫内的粉脂罢，看看是不是能好一点。在这段期间，姐姐所用胭脂水粉就让妹妹来调制，也算妹妹为姐姐尽一份心，如何？”

呼呼，助人之余不忘赚钱，双盈才是目的。

“这是什么道理？妹妹别让姐姐糊涂了。”

“姐姐，铅粉防孕。”

这在现代是常识，在古代这就算秘密了。这种时候，人情多卖多好。

于淑妃心念一转，立刻轻笑起来，“那就多劳妹妹了。”说完，唤进宫女吩咐几句，片刻后就有东西捧到海棠面前，于淑妃轻声说道，“这点东西，就全当妹妹对我说了体己话的回报，切莫推辞。”

得这东西是题内应有之事，收下东西，海棠道过谢转身离开，于氏却还是坐在原地出神，过了片刻，她唤来平日里最为爱宠，偶尔也被萧羌召幸的一个宫女，把自己的铅粉全赐了下去，温言嘱咐她每天使用，宫女大喜过望，谢恩离开。她又唤来另外一个宫女，命她去唤掖庭副令赵千秋。

赵千秋从来趋炎附势，立刻过来，看着他卑躬屈膝，于氏温言道：“副令，你可知道后宫有人向我禀报，说最近内府供应的铅粉质量太差？”

他分辨道：“这、这是下面经办的人的事儿……娘娘您体悯我们下人的苦楚，这每年的花销和账目……”

于氏叹气摇头，打断他的话道：“副令，你真欺我是瞎子不成？”

赵千秋立刻哑了，过了片刻才嘶声道：“那娘娘的意思是……”

“铅粉拣浓的好的贡上来，以前的事就抹倒。”

这话说到这里，体面什么都足了，赵千秋就该走了，哪知他眼珠子转了转，却低声说了一句，“娘娘体悯我们，我们做下人的，自然也周全娘娘。”

于淑妃奇道：“周全我？我有什么好周全的？”

赵千秋却只是诡秘一笑，“娘娘，您私下召见掖庭女医令的事情，在下没有记档，算不算周全？”

于淑妃冷笑，“我染了点儿风寒不想惊动太医，招了医令看诊，有什么紧要？”她转身唤来自己的女官，指着赵千秋道，“去，和赵副令去把档补上。有什么好为难的。”

赵千秋听了就傻了，心里嘀咕，莫非自己得到的消息是错的？这么一想，他冷汗立即下来，立了卑躬屈膝下来，连连告饶。

于淑妃冷笑数声，道，“我知道你们想撞我这木钟，只是难为你怎么想出来这么蠢的法子，算了，你们也有你们的难，这样吧，这项用度你若实在觉得为难，到我这里来，我给你想法子。”

赵千秋一听大喜过望，就要颂圣，于氏挥手打断他的话，“我还要去拈注香，副令自便罢。”

说罢也不理他，径自扶着女官向佛堂而去，刚走入经室，女官掩上门，紧张的看向于氏，“怎么办。娘娘，招医正的事被人知道了——”

于淑妃轻轻挥手，“没事，他没有证据，不急。”

是的，赵千秋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她其实没有怀孕。她是被误诊为有孕，记了内档的，如果现在说她其实没怀孕，那么就是欺君之罪。即便萧羌宠她，降一等到九嫔是一定的。

不过没关系，还是有办法的。

于淑妃美丽的脸上就泛起了一丝奇妙的微笑，她抚着自己平坦的小腹，慢慢笑开，“没事，有办法的。”

有办法把那些碍眼的家伙全部一起除掉——

第八章 腐女的培养要从小抓起

所谓后宫，好比一个池塘里养了品种繁多的鱼，从食人鱼到草鱼一应俱全，没石头丢下来，鱼们还要自己咬几口呢，何况现在有沉寒和有孕的于妃这么两块足斤足两的石头？

所以，现在暂时没人有空搭理海棠这个昨日宠妃。

萧羌也很忙，自从婚礼和宣布结盟的消息宣布出去之后，大越朝堂就算炸了锅了，从朝野吵到各国使节，皇帝同学工作量大增，再兼

顾一下和小白花沉寒谈情说爱，基本上已经把自己睡眠的时间搭进去了。

所以，现在萧羌暂时也没空搭理海棠。

但是没空搭理，并不代表小强没空找她麻烦。

这天她鼓捣完花草，本来打算窝在翔龙殿继续研究工尺谱的，结果一早就去沉寒那边的萧羌召她过去用晚膳。海棠心里骂了一句，爬起来赶去。

整个宫殿都很安静，大朵大朵的白云飘在湛蓝的天上，衬着一片红墙金瓦，耳边不知谁家宫女闲来调弦，隐约流畅，曲若流水。

这样的景色，当得起良辰美景奈何天了，可海棠心里却升起了一点儿奇妙的怅然。

甩头抛掉自己脑海里不合时宜的想法，海棠快步而去。

腾凤殿里人很少。

沉寒怯弱怕生，腾凤殿里宫人内监都极少，这日午后炎热，主子又不好支使人，大部分宫女内监都乐得偷懒，海棠一路走进去，居然没有看到人。

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所以腾凤殿里尽植梧桐，满是修竹。

万竿翠绿碧竹中有水榭瀛台，隐隐约约，沉寒细软娇弱的声音从竹叶的温软舞动声里渗了出来。

“……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在……背《商颂》？

海棠好奇心顿生，渐渐走近，沉寒的声音听得真切了，却已换了一首背诵，“……冯冯翼翼，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蛮夷竭欢，象来致福。兼临是爱，终无兵革。”

这个似乎是……海棠用力想了想，终于想起来了，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

还好，没把学的都还给老师tat。

终于到了，面前是一个小小水榭，轻纱垂地，四角挂着玉马，清风一吹，清脆叮当细若不闻。水榭中一张沉香贵妃榻，榻旁一炉沉香袅袅，榻上萧羌合衣而卧，金冠摘了下放在一旁，一头漆黑的长发流水一样蜿蜒到地面。榻前一张软垫，沉寒靠在上面，头枕在萧羌袖上，水葱一样的指头顺着他的发，软软的背诵着古早的诗句。

呃……现在过去，似乎不太好？

海棠犹豫了一下，闭着眼的萧羌淡淡开口，“杜美人，上来吧。”

他怎么知道是自己的啊？明明没睁眼啊。

在心里翻个白眼，海棠走了上去，萧羌依旧合着眼，拍拍身侧贵妃榻的空位，又拍了拍沉寒的头，“寒儿，继续，不必再为朕歌功颂德了，拣些词藻精美的背过来罢。”

“是……”软软的答应了一声，沉寒怯生生的向海棠一笑，曼声吟哦，再念的却是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于是乎卢桔夏熟，黄甘橙榛，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薱棣，答遝离支，罗乎后宫……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本兰，豫章女贞……”

少女的声音清柔软嫩，衬着水榭外软风翠竹，听起来竟有一种别样清新风流。

丫真tmd的会享受。

海棠转着歪脑筋，男人却牵起她的长袖，凑到鼻端闻了一闻，一双多情桃花眼掩在长睫之下，似睁非睁，声音里带了几分慵懒沙哑，“今天换了新的香？这么凉淡。”

海棠狐疑的揪起自己的袖子闻闻，闻到一点泌凉的薄荷气味，大概自己鼓捣花草的时候沾上的，还没等她回话，萧羌倒自己笑了笑，“这后宫里啊，听到脚步却闻不到味道的女子，大概只有卿一个人了。今天偶尔沾了香味，却这般的凉。”

“因为臣妾懒惰罢。”海棠回了他一句，萧羌点了点头。

“这就是朕喜欢卿的地方啊……”说到这里，他重新闭上眼睛，随手把旁边的扇子递了过去，“这味道颇清新，借卿的袖底凉风一用吧……”

他眼下有淡淡一痕青色，脸色也憔悴了少许，看起来这阵子都没有好好休息。

海棠就感慨，这皇帝果然不是好当的，出了朝堂上龙床，时不时还要带着朝堂上战场，果然是高危高耗还没有保险可上，拿肾亏当职业病的职业。

扇着扇着，萧羌的呼吸慢慢悠长，眼看是睡着了，海棠停了下来，轻轻掩住沉寒的口，贴在她耳边小声说，“别念了。”

这死心眼的孩子，人都睡着了，还念什么？

空灵的水眸迷茫的看着海棠，她不安的绞着指头，“可是……陛下他……”

“陛下已经睡着了，你这样念反而会吵醒她。”

哦了一声，沉寒垂下头，纤白的指头绞在一起，显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海棠就不动声色的萌翻了，干脆一提裙子坐到地上，靠在沉寒身边，大大方方把那细软肩头一抱，狼女的嘴巴就咧到了耳根。

“来来来来来来，娘娘，我们来聊天吧～”翻译，妞，给爷笑一个吧。

“啊……”翻译，萧蜀黍，有怪阿姨！

娇怯小白花哪里是口若悬河巧舌如簧的现代编辑之敌？一席话下来，称呼已从杜美人换成了姐姐，一声声甜嫩软糯犹如嫩生生的玉米尖儿，让海棠把持不住按捺不得的——抱着沉寒小白花滚成了一团，睡着了。

午后本就催人欲睡，旁边又燃了安神的香，两人滚成一团，沉寒小小的蜷着，一张粉雕玉琢的小脸靠在海棠的肩头，海棠枕在萧羌半幅广袖上，沉沉睡着。

青丝缠绕，衣袂相叠，两个加在一起刚刚到三十岁的少女就这样夏眠水榭，那样长的发绸缎一样铺开，映着一点波光缱绻。

萧羌睡醒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脚边两个女孩子小动物一样滚成一团。

他看着觉得好笑，桃花眼里泛起了一丝微薄的温柔之意。

风过竹林，有蝉鸣悠悠，却又安静得可以听到水面上一痕涟漪的生死。

他弯身，小心解开海棠被沉寒抓在指尖的一缕头发，笑弯了一双多情的眼，轻声说道，“她们这样睡，会着凉的。”

水榭外就有一个清雅声音低笑道，“那陛下要怎么办呢？”

萧羌认真想了想，才又一笑，“这样，一大一小，各自抱她们回去如何？王叔？”

“耶，朋友妻尚不可欺，何况是万乘之君的？”低低笑着，一道殷红人影从竹林之后转了出来，玉冠红衣，绝色容颜，正是平王箫逐。

“啧啧，这可是你侄媳妇啊。”箫逐摇头，轻轻一笑。

“礼不可废。”

“王叔还真像母后说的一样。”

箫逐饶有兴趣的一问，“太后说我什么？”

“说你枉自长了一张风华绝代的脸。”

“喂喂……说话要讲证据，我哪里风华绝代了……”箫逐半真半假的抗议，一双眼却温柔的眯了起来。

日光柔软，白衣金冠的男人对他一笑，少年一样纯真无邪，然后低下头去抱起海棠，拍拍她的脸，柔声道：“再睡下去会着凉的……”海棠模模糊糊睁开了眼睛，脑子里一团糨糊，也分不清面前的人是谁，含混的应了一声。

萧羌弯身抱起沉寒，另一手拉了海棠，海棠嗯了一声，就跌跌撞撞的被他牵着走向了腾凤殿。

箫逐楞了一下，眯起一双细长凤眸看向他们，萧羌走了几步发现他没跟上来，回头叫了一声，“阿逐，走啊。”

萧逐又楞了一下，慢慢的才展颜一笑，点点头，追了上去。

回了正殿，把还没醒彻底的两人丢给宫女照看，萧羌走入中庭花园，箫逐也跟了出去，一园姹紫嫣红，柳绿竹青之间，两个青年男子轻衣缓带，分外潇洒。

“和沉国结盟的国书如何？”萧羌开口问道。

“已经到达沉国了。”箫逐答道，信手接了一片柳树的落叶在掌心，低声道，“我也该回去了，这次结盟之后，我怕永州周围诸国不稳。”

“龙安宁今天就回去，不必太担心永州的事情。应该提防的提防我已经叮嘱过他了，龙安宁镇守永州二十余年，也不是白做的。”萧羌信步走去，在一架精致的木桥边站住了。“我还有别的事需要你做。”

“嗯？”

“我和沉王沉烈将在明春会盟，这事你是知道的，我到时候要借春狩的由头过去，身边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不行。”随手摘了一朵栀子在掌心把玩，看了片刻，忽然轻轻一弹，雪白的花朵无声委地，男人回头看着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叔叔，挑眉一笑，“阿逐，除了你，能帮我的我不信，我信的帮不了我，我没有办法。”

箫逐片刻没有说话，他只是深深的看着面前白衣乌发的青年，最后轻轻叹息。“陛下总是想太多。这朝野上下，宫廷内外，谁不为陛下着想？陛下可信之人，数不胜数。”

萧羌没有说话，只是含笑看他。

箫逐秀丽的眉拧了起来，想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他拍拍萧羌的肩膀，转了一个话题，“如果是明春会盟，那现在就要提早布置。”

萧羌也无意在刚才的话题上纠结，他点点头，“此外，我还有一件事要和你说。”

箫逐挑眉，没有说话，等他开口。

萧羌弯腰摘了脚边一朵硕大牡丹，正红如血，边缘一圈金线，正是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名花金带围，“寒儿这次来京，除了国书，还带来了一样东西。”

箫逐依然没有说话，萧羌却笑了，修剪整齐的指甲拨弄着掌心一朵鲜红牡丹，莹润的手掌衬着金红，竟然有了一种隐隐的妖异。

“王叔，你知道的。你知道沉寒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份国书，只不过你觉得我不想让你知道，所以你也就不想知道了。”无所谓的说完，他眨眨眼，看着没有表情变化的箫逐，忽然笑了出来，换了一个话题，“阿逐，你知道沉冰吧？”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箫逐淡声道，“我知道。”

沉冰是沉国国主沉烈的弟弟，沉寒的同母兄长。

沉国上一代夺嫡争斗惨烈无比，沉烈几乎杀光了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才踏着尸体登上了王座，整个宫廷里惟一幸存的除了几个年纪还小出身卑微的皇女之外，惟一的皇子就是那时刚刚三岁的沉冰。

大概是杀了血亲的内疚之情吧，沉烈很疼爱自己的这个小弟弟，从小待遇等等都和沉烈的太子一样，沉冰十五岁那年加冠封王，封地在沉国定州，靠近大越国境，三年下来，治理得风生水起，人人赞他年少有为，时人说大越平王，沉国定王，为当世亲王中的王佐之才。

修长的指头揉着掌心牡丹，片片金红软软四散，萧羌毫无任何笑意的一勾唇角，“我接到的另外一份东西，就是沉冰的密函。”

松手，血一样红的花瓣坠落，在灿烂阳光下有一种凝结的血块一般的感觉。

“他希望我杀了沉烈，助他登基。”

“——！”箫逐眼神一烈，萧羌侧头，有黑发落在白衣之上，他看着最后一片花瓣飘离了自己的手，似乎在自言自语，又似乎在问箫逐。

“朕到底该怎么做呢？”他想了想，看向箫逐，微笑，“朕到底该怎么做呢？”

他并没有听萧逐回答的意思，说完，他拉拢宽大的外袍，笑吟吟的对萧逐说道：“阿逐，我有些冷，我们回去好不好？”

箫逐觉得自己只要一面对这个年纪比自己还要大的侄儿，就忍不住有叹气的冲动，他揉了揉额角，再怎么想说话也知道按照萧羌的个性，今天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结束了，他看看最近消瘦单薄得厉害的青年，满把话咽回肚子里

“……那就回去吧。”他也只能这样说。

他们回去的时候，海棠和小白花同学并不在外殿，宫女说娘娘和贵人在内室赏玩书稿。

沉寒眼睛看不见，赏玩什么书稿？想到这里，萧羌忽然就起了小孩子一样的玩心，一手抓了箫逐，“走，阿逐，我们去听听壁角。看看她们私底下都在说什么。”

“……陛下，您即将而立。”

“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到了那天再站起来也不迟嘛。”

萧羌笑着拉了箫逐向内殿走，内殿的门是半掩着的，里面隐约可以听到海棠正在和沉寒说什么，萧羌贴着墙根走过去，靠上耳朵，箫逐看了看他，长叹一声，也甚没形象的贴上了耳朵。

萧羌斜睨他，“我以为阿逐你没兴趣。”

绝色青年斜睨回去，“面子上反对一下总是要的。”

“你就是喜欢这些虚文。”

“虚文就和太庙前的柞肉一样，即便最后是人吃了，还是要说是祖宗吃的。”

“……”萧羌决定安静听壁角。

两人闭嘴，里面的讲话声慢慢的渗了出来。

现在听起来似乎是海棠单方面的宣讲：“……‘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这句子娘娘还记得吧？”

“嗯，出自《诗经?小雅?桑扈之什》的《鸳鸯》，对吗？姐姐？”

“没错，那娘娘也该知道这首诗所说的乃是什么了？”

“是说兄弟情深的。”如果说海棠牌宅女的声音颇有“惊异吗？震撼吗？要记住我现在腐烂的教诲，你才能在腐的世界里醉生梦死哟～”这样的调调，那沉寒牌小白花细声细气认真聆听教诲的声音就实在天真得过了头……“寒儿明白了，多谢姐姐教诲，不然寒儿还一直以为鸳鸯二字就是来形容夫妻的。”

“呀呀呀，从现在开始知道鸳鸯是兄弟兄弟是鸳鸯就好了嘛……俗话说鸳鸳相抱何时了嘛……”

“……”萧羌很是神色复杂的看了一眼箫逐。

“……”箫逐同样神色复杂的回看一眼。

两个人同时把耳朵从门上“拔”了起来。

萧羌沉思着开口，“朕听起来，似乎是杜美人在给沉皇贵妃解释文字疑惑。”

箫逐同样沉思着点头，“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陛下，杜美人解释的毫无错误，但是臣……真的觉得一阵恶寒……”

咳嗽，清嗓子，“……今天天气大概忽然变冷了，王叔和朕一起去加衣服吧。”

于是，落荒而逃。

宅女同学的教化loli大业还在继续中……

两个处于本能恶寒到去加衣服的男人今晚在腾凤殿用膳，帝王行止一向要传谕后宫，此消息一出，后宫又小小一阵骚动。

而其中，分外愤怒的就是方贵妃。

昨天萧羌宿在飘音殿，方贵妃便缠着要他今日散朝后一起用晚膳，萧羌虽没答应，也没反对，方贵妃便早早吩咐小厨房做了一桌子萧羌喜欢的饭菜，自己还亲手烹了一道冬瓜樱桃盏，结果饭菜都要凉

了，腾凤殿下来旨意，说皇帝不过来了，她一口气堵在心里，着实咽不下，最后寻思半刻，她一咬牙，吩咐厨子把今天做的几道菜送过去。

决不能让她们爽心了，一顿饭也要让她们看到自己的菜色，舒服不得！

亲手把食盒放进了雕漆食盒，看着宫人小心的捧着出去，方贵妃绝色容颜上闪过一丝狰狞扭曲。

沉寒，杜笑儿，史飘零，这些名字在她心里脑里盘旋不去，一个一个在舌尖滚过，几乎就恨得想呕出血来。

这些女人入宫之前，她三千宠爱在一身，那个男人为她簪花画眉，后宫谁不羡煞？

可为何就偏偏多了这些女人？

方贵妃只觉得喉咙里一点点的腥味泛了上来，她怔怔的看着远处掩映在黄昏之中的腾凤殿，看得久了，仿佛就痴了，

如此深宫寂寥，青丝染霜，也不过一瞬朝夕。

按照宫制，后妃不能和外男共座，海棠和沉寒在偏殿用餐，内殿里只有萧羌和萧逐二人。

两人一边吃饭一边闲聊，萧逐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说道："陛下，臣想起来有一件事情要向您禀报。"

萧羌正夹了一筷子燕窝炖鸭子没什么胃口的研究，听到他这么说，一双桃花眼就斜斜的睨了过去，唇角一挑，似笑非笑，"阿逐，私下里你叫我陛下的时候，总要说些让我为难的话。"

萧逐眉毛就一紧，修长白皙的指头微微蜷起，低声道，"我这次上京来，路过齐州的时候，遇到了三王兄，三王兄说……"

"说他体弱多病即将离世，需要世子回去送终对不对？"他静静打断萧逐的话，凝神看了他一会儿，破颜一笑，"三王叔从我登基开始就一直在说即将入土，现在也快十年了吧？他老人家前不久不还拖着残

病之躯纳了第三十九名小妾。以这个来推断，我觉得三王叔应该至少还有三十年福好享。”

这番话说的刻薄入骨，萧逐自觉没趣，摸摸鼻子作罢。

谁都知道，他的三哥闵王和萧逐的父皇同为皇后所生，当年萧逐年未及二十登基，闵王甚是不服，内中颇多作梗，甚至隐隐有不臣之心，全仗太后雷霆手段，才迫得他将世子送入京城为质。现在他却希望放还世子……

就在内殿气氛沉闷的时候，有内监进来禀报，说方贵妃那边送了菜肴过来。

箫逐听了停下筷子，皱了皱眉，没说什么，萧羌却如获救星，赶紧叫人把菜布了进来，打开食盒一看，却是一盒素食。

萧羌素来挑食，整个宫里也就肯夸夸方贵妃和太后的小厨房味道不错。

沉寒从来对衣食不挑，虽然身份尊贵，但因为她自己本身就不甚在意的关系，腾凤殿的小厨房手艺平平，端上来的菜色不过不失而已。

海棠是米饭就酱油都能吃出爱来的，箫逐更不用提，十几岁开始就行军打仗，窝头就沙子的时候都有，对食物完全不挑剔。

所以满桌只有萧羌一个人吃不下去饭。这时候方贵妃宫里的菜送到，他立刻就很开心。

方贵妃这次进膳，人人有份，进给萧羌的是一碗冰荷叶莲子粥，进给箫逐的咸湿蒸官藕，海棠的是莲叶薄汤，沉寒的是决明子羹。

海棠看到送到自己面前的精致餐具，在流口水的同时不着痕迹的看了一眼一层珠帘之隔的内殿。

或许大概说不定是她多心了？为什么她觉得每道菜都意有所指，指桑骂槐？

萧羌的怜子，箫逐的管闲事，自己的薄怜，沉寒的决明子尤其明显，不是指着盲人骂瞎子，么？

不过既然她都能猜得出来，那么……她又偷眼看了看内殿和旁边的沉寒——那么他们也一样看得出来吧?

里面的情况她看不清楚，身旁的沉寒小口小口的吃着食物，一张小脸很是严肃，不知道是在品尝汤的美味还是在思考鸳鸯的问题。

汤非常美味，海棠不舍得一口吃完，小小的又吃了一口，羡慕并口水的眼神飘向了珠帘之内：不知道萧羌那碗有多好吃呢。

想都知道，她们三个人的粥里只可能加泻药的料，但是萧羌的那碗一定特别好……

啊啊啊啊，她嫉妒得想揪头发了！

大概是她朝里看的次数多了，连吃了两小碗粥的萧羌忽然笑了起来，提着食盒走了出来、

伸手制止她们行礼，萧逐把食盒放到两人面前，盒子里端端正正一碗冰荷叶莲子粥，异常清香撩人，就仿佛摘了成千上万朵新鲜荷花放进去了一般清新。

海棠眼巴巴的看了看他，又眼巴巴的看了看粥。

萧羌笑得越发多情，索性弯身俯首在她耳边低语，温热气息吹动她的发梢，“笑儿，你想吃吧？那朕怎舍得不让你满意？”

萧羌是坏人！海棠在心里高呼，丫的分明就是想要她好看，不然为什么不管沉寒，只送一碗给她？估计也就小白花心思单纯不会嫉妒，这要换了旁的妃子，这梁子就结下了。

心里对萧羌比中指诅咒他被鬼畜攻河蟹一百遍啊一百遍，海棠还是很兴奋的伸出了手——诅咒和姑娘我吃是不冲突的。

看她捧粥，萧羌忽然伸手，在她腕上握了一握，海棠还没反应过来，那双手就行云流水一般从她腕上滑上。

上臂，肩膀，下颌，嘴唇，最后，修长而骨节分明的指头宠溺的在她的额头上轻轻一弹。那一瞬间，萧羌眼底尽是春水一般的温柔，便连海棠这样久经男色考验的宅女都微微一怔。

他的声音也如春水醉人，只那样缱绻的说了一声：“好。”

被这样尊贵俊秀的男人如此多情温柔的看着，即便不爱他不喜欢他，也会心里一动，希望他就这样看自己下去。

何况那些喜欢他的人？

为后宫里那些痴心佳丽长长叹息，海棠举筷要吃，忽然发现桌子抖动了下，她下意识的一抬头，发现萧羌面色苍白，手指抓住桌沿，身子格格发抖，淡色唇边有鲜血渗了出来——

她还来不及动作，萧羌身子一抖，向她倒来！

她脑海里第一反应：我靠，怎么又倒了！

海棠条件反射的抓住椅背就要承受萧羌的体重，却只觉得身边清风一掠，有红衣如火拂过她的身边。

那个散发白衣的帝王就落入了玉冠红衣的绝色青年怀中。

鲜艳的朱红顺着唇角蜿蜒而下，滑过雪白的面孔，染上萧羌的白衣，犹如雪地里的梅花一般绝烈。

海棠就觉得自己被当头砸了一记名为萌的大棒，脸上一热，有暖暖的液体流了出来。

她顺手一抹，突然觉得有点儿不对。

被这么养眼的景象萌到流鼻血也就罢了，为什么……她唇角也开始流血了？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海棠眼前骤然一黑，一切声音景象迅速退去！

她觉得自己似乎是带翻了什么，异常清雅的荷香散发了出来，残存的印象，就是一片扬起的红色衣裾，和揽在自己腰上的一只有力手臂。

有个声音焦急的在她耳边惊唤一声：笑儿！

然后，她就什么都听不到了。

脑海里最后的意念是：粥就算翻了也能留点儿底儿吧……

第九章 衣带荷香

在萧羌倒下的一瞬间，箫逐足尖一点，人已掠了出去！

在扶住萧羌脊背的瞬间，一指疾点他心俞穴，感觉到萧羌体内气息混乱，他心下一凛，指走肺俞、肾俞几穴，最后该点为拍，醇和内劲慢慢渗入，护住萧羌心脉不损。

几乎就在同时，海棠也身子一晃，口鼻流血，箫逐心下一焦，一声“笑儿”脱口而出，一手挽了她腰肢，掌抵心俞，海棠内里气息紊乱，赫然也是中了毒！

进奉的食物里有毒！电光火石一瞬，箫逐心念急转，听到耳边沉寒低呼一声，他已来不及察看，只起足一踢，海棠身下椅子飞出，堪堪一架，抵住沉寒向后仰倒的椅背，将将稳住！

这一切都发生在顷刻之间，听到里面声音不对，在外间伺候的何善抢步进来，看到眼前情况，几个跟过来的宫女内监立刻乱了起来，何善不愧是宫里沉浮了数十年的，吼了一声“宣御医”，自己急步抢前，去察看萧羌的状况。

在这等慌乱局面下，箫逐忽然极敏锐的察觉到有一丝诡异，他一抬眼，恰好看到一名跟着何善靠近萧羌的宫女纤细掌内精光一闪——

刺客！

瞬间红衣翻飞，鲜红如血的广袖刹那弥漫开来，何善只觉得眼前一花，随着红衣拂过，他耳边帽穗被生生割断，如遭刀削——

广袖翩飞有若流云，在卷上宫女手中白刃的刹那将匕首断为两截！宫女被倒卷而出，执刀的手腕不自然的扭曲成了一个诡异的弧度。

在宫女摔出的同时，箫逐厉喝一声，“何善！”

何善转身扑向宫女，那宫女面上却露出诡异一笑，腮边一动，唇间立时渗出一丝漆黑血液，人竟然已经死了。

所幸帝王行止都是有御医随侍的，御医立刻冲了进来，箫逐轻轻一推，萧羌和海棠落到旁边软榻之上，剩下沉寒，箫逐一掌拍在她头顶百会穴上，已经昏迷的沉寒四肢一颤，吐出一大口黑血。

根据掌下传来的内息波动，知道沉寒已无大碍了，萧逐才松手，让内监宫女也把沉寒抱入去给御医治疗。

这毒明显是下在方贵妃送来的食物里的，四个人中只有他没吃，没中毒，萧羌吃得最多，中毒最深，至于另外两个吃得都少，中毒也浅。

他稍微调息了一下自己体内真气，就唤来一个御医询问状况。

御医的回答是：现在问题不大，没有生命之虞，至于他们所中的毒，名为“转轮王”，其中最主要的几味药物都产自齐州。

听到齐州两个字，箫逐心里一跳，眼角一跳。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今天刚说到闵王的事情，就来了一道从齐州来的毒。

正在他觉得头疼不堪的时候，有内监从外面急匆匆的跑了进来，禀报道：太后和杨太妃到了。

箫逐瞬间只觉得头大已如斗，只恨为什么现在中毒的不是自己。

呜，好希望自己现在也人事不省啊……

萧羌知道，自己正在做梦。

梦里的景色非常混乱，那是他记忆的碎片彼此交叠而出的诡异景象。

梦里有参天的树，树下的小径铺满一样大朵大朵的白花，像是被折断翅膀死掉的白鸟。

有人在高歌，声音凄厉一如女鬼。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反反复复吟唱的这十个字，宛如诅咒，徘徊不去。

然后一道雪白的人影鬼魅一般的飘近，慢慢的……慢慢的……抬头……

“——！”他猛的睁开眼，眼前陡然一亮，跳动的烛火闪了一下，他模模糊糊看到面前有几个人影闪动，有人喊了句什么，却还来不及

听清，眼前又是一黑，耳边的声音也仿佛隔了厚厚的一层水一样，只能分辨得出来几个波纹。

意识却是渐渐回来。

昏迷前的一切都倒入了脑海之中，慢慢一点一点回想着，片刻之后，觉得闭着的眼睛能感觉到光线了，他才慢慢睁开眼睛，干涸的嘴唇轻轻的念了一声，“……刺眼……”

太后正坐在他床边，听得爱子这一声，甚至来不及吩咐内监，自己动手罩上了蜡烛，一双手满头满脸的摩挲着他依然苍白无色的面庞，触到他发乌的眼角，绕是太后如此久经风浪的人，泪水也不受控制的滴了出来。

“……母后……”萧羌看着自己的母亲，伸手想去替她擦去眼泪，手腕抬到一半支撑不住，摔了下去，太后急忙扶住，小心的掖回被子里，眼泪却掉得更急了。

萧羌看着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母亲，虚弱的喘了几口气，求救一样的看向身边的杨太妃，发现太妃也哭得眼睛肿了，无法可想，才挣出来一个字，“娘……”

小时候他犯了错就爬到太后膝上，圈住她的脖子，娇滴滴的叫一声娘，天大的过错也就没了。

现在他唤了这一声，太后完全受不了了，背过身去，呜咽出声。

杨太妃想劝，看到自己从小当亲儿子带大的青年奄奄一息的样子，哪里还劝得出来，只拿锦帕捂住嘴和太后一块哭去。

萧羌要是还有力气，一定会翻翻白眼。

喉间干渴异常，可房内的两个女人都背对着他，萧羌只想说一句，我还没死呢……好歹管管我好不好……

他很想这么说，却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

就在这时，一只修长有力的手托起他的头，一只银勺凑到他唇边，调了薄荷在内的蜜水被极小心的一勺一勺喂到了他嘴里。

萧羌疲惫得说不了话，喝完只恹恹的抬眼看了看，面前红衣玉冠的青年把他抱高了些，让他靠在自己怀里，柔声问道，“好些了吗？”

“……”抿了抿总算滋润些的嘴唇，他虚弱的点了点头。

箫逐又喂了他半碗蜜水，萧羌费力的抬眼看了看箫逐，箫逐知道他想问什么，点了点头。“沉皇贵妃和杜美人都没事，现在就在偏殿，刚才太后和太妃才去看过。”

箫逐放下银碗，取过丝巾抹了抹他唇角，想了想说道：“还有一件事，现在方贵妃正跪在腾凤殿外……”

“她已不是方贵妃了。”还没等萧羌说话，太后的声音插了进来，箫逐赶紧起身伺立，太后回转身来，面上虽然还泪光莹润，眼神却已恢复清明。

杨太妃还拿帕子抹着眼泪，听到这话赶紧抹了抹红肿的眼睛，低声说道：“太后，我觉得这下毒的事情方氏做不出来。”

太后却冷笑一声，“我知道她做不出来，她做得出来的话，我还容她在宫门前跪着？”

太妃碰了个钉子，叹了口气，不再说话，太后爱怜的看了一眼儿子，才长叹一般开口，“刚才已经查验出来了，下毒的是负责送膳的宫女，她谋刺未成，已然自尽了，这事应该不是方氏主使的，但是为何这谋刺的人就能混到她的宫里去？”

说到这里，她一脸怅然，又是长长一叹。

在最开始她把方贵妃送到儿子身边的时候，不是没想过要扶立自己的侄女做皇后，但是方氏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实在不是母仪天下的材料，连她这个做姑姑的都说不出她的好来。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侄女吧……

她暗淡神色，唤来了宫女，传旨降方贵妃为正三品的婕妤，立刻迁出飘音殿，移居到后宫偏殿。

她又和萧羌说了会儿话，才带着杨太妃离开，箫逐也辞了出去，整个偌大的正殿就只剩了萧羌和侍奉的何善。

靠在枕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萧羌唤来何善，“……朕盛给杜美人的那碗粥是不是打翻了？”何善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据实答道：“是的。”

萧羌点点头，“那有没有人验过那碗粥？”

“没有，已经清理过了。”

萧羌苍白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死轻笑，他点头，道：“把朕的衣服拿来。”

何善虽有疑惑，也赶紧抱来衣服，萧羌自己一阵翻检，从里面拿出了一个极其小巧，半透明的荷叶状翡翠小瓶，里面似乎还剩了小半瓶液体，兀自晃荡。

何善看了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捧着衣服的手都禁不住微微颤抖。

那是“荷带衣”，宫内传说中的密毒。

荷带之毒，醉生梦死，无药可解。

此毒味道甜美，中毒之后无痕可寻，无药可解，数月之内中毒者会毫无预兆的在梦中离世，最是防不胜防的毒药。

“你抖什么？”说了这一句，萧羌微微咳嗽了几句，疲惫的靠在了床上，眼睛慢慢闭合，何善却哪里还说的出话来。

他已经明白了一切。

萧羌端出去赐给杜笑儿的那碗粥里除了刺客下的“转轮王”，还被萧羌掺入了“荷带衣”。

他只觉得头皮都是发麻的，萧羌却没兴趣再理他，只淡淡的呢喃，“笑儿，笑儿，你怎么就恁的好运气，就被你逃过了呢……”

那声音温柔动听，犹如情话。

海棠醒来的时候，已是深夜。

她睁着眼，眼前有东西在晃，却看不真切，她下意识的抓去，耳边响起一声轻呼，“好疼……”

她觉得声音有些熟悉，但是又分不太清是谁，海棠脑子里就一想法，

她费力的微微侧目，视线逐渐明朗的眼睛看到如花坐在自己床边，拉着自己的爪子，吧嗒吧嗒的掉眼泪。看着她醒了，如花立刻一手掩了烛光，房间内暗淡下来的光线，让海棠舒服了许多。

啊，没死。

她在心里不知是欣慰还是遗憾的点了点头。

如花抹了抹眼泪，问道："姐姐觉得怎么样？"

"……现在还活着……以后就难说了……"海棠虚弱的喘了一口。

早有宫女端了一碗药粥来，如花喂她慢慢喝下去，海棠一边喝粥一边打量四周，发现这不是自己宫里，如花看她张望，说道："姐姐，这里是腾凤殿的偏殿。"

她恍然大悟，立刻问道，"沉娘娘如何了？"她中毒了没有？

"沉娘娘还没醒，在里间休息呢。"如花叹气，"姐姐，这次可吓死我了，宫女来后凉殿通知的时候，我还以为姐姐你……"说到这里，她心有余悸的拍拍胸口。

海棠明显在想别的事情，听到如花这么说，她若有所思了片刻，问道，"如花，你说，我这次算不算受惊了？"

"算！岂止受惊了？！姐姐你命都差点没有了！"如花愤愤龇牙。

"哦，话说，我这次是在宫里被毒倒的对吧？"

"是啊。怎么了？"

海洋又悠然出神了片刻，"那……在工作岗位上受到意外伤害，这……应该能算工伤吧？"

"呃……姐姐，什么是工伤？"

"工伤就是你家伙计在晒香料的时候从屋顶摔下去。这样的情况你要不要付点儿医药慰问费什么的？"

"仁义当先，自然是要付的！"如花慷慨激昂，然后低声说，"不过姐姐，我家香料不晒在屋顶上……"

“这些都别管，也就是说，我还是有钱可拿的对吧？”那她就放心了。

“……”如花有那么片刻默默无言。

海棠自己把粥碗捧过来吃了个底儿掉，意犹未尽的抹抹嘴巴，眼神一扫，就看到旁边桌子上有一个小玉瓶，她好奇的问那是什么，如花说是平王派人送来调理余毒的丹药，每隔半月服食一粒，三个月之后就能好得差不多了。

海棠收好，又好好养了

Chapter_3

片刻神，就让宫女搀她下地，慢慢挪进了里间。

沉寒睡在里间床上，连嘴唇都是灰白的颜色，仿佛一只小小的，即将死去的白鸟。

这样小的一个孩子，就只因为生在皇家，就要受这样的苦楚。

海棠坐在床上，顺了顺她颊边发丝，指尖下的肌肤冷如凝脂。

忽然就想起了杨侑被李唐王朝缢死前说的那句话：只愿生生世世不再生在帝王家。

正在海棠兀自想得出神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低低嘤咛一声，她一低头，看到沉寒一双眼微微颤动，立刻低叫，“快来人，皇贵妃醒了！”

沉寒刚醒，意识还在朦胧，这声没听清，只知道自己身边有人，小小的少女费力的一把抓住了她的指头，低低说了句什么。

沉寒喘息得甚是厉害，海棠只能低下头去听，听了片刻，才终于听清这小小的孩子说了什么。

那孩子模糊的声音震动着她的耳膜，“杜姐姐……陛下……姐姐……”

海棠心里一震，低头看去，沉寒胸口剧烈起伏，慢慢松开手，重又昏了过去。

早有侍奉的御医和宫女涌了上来，把她恭敬请到一边，她却只呆呆的看着几乎被人群湮没的那具小小身子，心里头阵酸阵甜阵苦。

宫女看她一副怅然出神的样子，小声问她是不是要离开，海棠摇摇头，定定的看着远处那个娇弱的少女。

“……就先待在这吧……”她低低的说道。

此时，天已大明。

远处有钟鼓之声，又是一朝黎明。

萧羌二十岁登基，到如今七年，从未误过一次早朝，勤政程度在历代皇帝中只有开国太祖可以一比，所以，当这天清晨所有的大臣都在勤政殿候见，却不见皇帝出现的时候，就热热闹闹开了锅。

大朝皇帝没来，内宫又未传出消息，这足证后宫有变！

到了午时，辅相实在按捺不住，一整袍服就要闯宫的时候，净鞭山响，远处有一副辇舆到了。就在大家松了口气的时候，车上下来的人却让众臣又是一惊。

上面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萧羌的母亲，在后世被尊称为昭烈慈圣太后的皇太后方氏。

端庄雍容的妇人从辇车上走下，一双明锐如秋水的眸子轻轻一扫，四周立刻鸦雀无声。

先帝多病，先帝之朝和德熙初年朝政，大半出自太后之手，其积威犹在萧羌之上。

看出来的是她，众臣心里的不祥预感更烈，辅相和几名尚书看她进来，不顾礼仪，就要上去询问，太后唇角含笑，眼神却凛然如刀，一干大臣都心底一寒，便追问的话都卡在喉咙里了。

太后徐徐升殿，只说了三件事，就拂袖上辇而去。

第一件事，昨夜天子中毒遇刺，刺客自尽，天子无碍——

第二件事，天子所中之毒为“转轮王”，产自齐州——

第三件事，天子诏令闵王入京解释——

辅相听了，呆愣片刻，唇边有一句话要说却说不出来，只能下殿去未雨绸缪。

谁都知道，此道诏令一下，闵王必反——

“我要的就是他反。”

萧羌说这句话的时候轻轻巧巧，眼角眉梢尽是春风温柔。

他苏醒后的第二日，午后下了细细的雨，天色不灰，只淡淡的朦了一层。

湘妃竹的窗扇撑开，萧羌白衣散发，迎着细雨斜靠在榻上，仿佛昔日呼啸竹林的高人逸士般清雅淡定。

萧逐站在他旁边，一双眼看着窗外小雨打碧柳，绝色容颜上面沉如水。

他森然道："你我都知道，这毒绝不是闵王所下，这刺客绝不是闵王所遣。"

"我自然知道。"萧羌悠然一笑，指尖上沾了点滴雨水，"只不过，我现在需要这刺客是闵王派来的。"

说罢，他拍手一笑，转过头来看着比自己年轻三岁的叔叔，"刺客这回事，我不需要知道到底是谁派来的，我只要知道，我现在最希望是谁主使者就好。"他露出了非常温和的微笑，清朗眉目，异常温雅，"我希望主使是谁，主使就是谁，没有余地。"

"……你希望现在是闵王？"

"是。闵王经营齐州三十余年。齐州出良种骏马，出铁砂粮草，他在我登基那年已然不臣。"萧羌依然笑着，笑容却变得比冰还冷。

"朕是帝王，卧榻之边岂容他人酣睡——"

"……"萧逐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眼神从愤怒渐渐变冷，最后那双锐利的眼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死灰一般的冷。

他本就姿容绝世，平日里是张扬浓烈之色，现在却有了一种凄丽之美，就那么站着，被微风拂动的红衣带了一种灰败的冷丽。

他安静的看着萧羌，良久，才从喉咙里说出一句话，"陛下……如无此事，闵王未必会反。萧羌也看了他片刻，才森然说道："他只是未必不反，他今日不反，谁能保他永远不反？现在不过是仗着朝政清明，我还在壮年，谁敢说我就能活到七老八十？如果我现在忽然死了，我长子才十一岁，母后年事已高，你说王叔他会不会反？阿逐，你从来善良，这等事你大概没有想过吧？"

箫逐久久沉默，片刻之后才冷冷一笑，"陛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只要他从来清白，何来欲加之罪？”

“何苦骨肉操戈！”

“养虎贻患！”

刹那沉默，诸神寂静。

箫逐忽然就笑了，他仿佛有些疲倦的说：“……今日是三哥，陛下，何日是我呢？”

“……”萧羌没有说话，他忽然摘下头上金冠，托在掌心，递到了箫逐面前。

本就披散的长发失去了金冠的束缚，如同流水一般落了满身。

“阿逐，如果是你，这个东西，要就拿去。”

两厢又是沉默。

先开口的是箫逐，他仿佛没有看到那个闪耀金光的金冠，换了一个话题，“如果说闵王必反，那陛下可有什么安排？”

“朕早命附近青州蒙州卫戍之军警戒，风神军二卫三卫已调至青州，闵王即便作乱，青蒙二州断他出路，他也只能在齐州作乱。”萧羌答道，“阿逐，你觉得派谁去才好？龙安宁如何？”

“永州需要龙安宁镇守，如今和沉国盟约已定，诸国都蠢蠢欲动，需要他来坐镇。”

“那谁去才好？”

“我。”

这个字一出口，萧羌楞了一下，随即一笑，“阿逐，我以为你不愿意去。”

箫逐只是冷冷的看着他，“除了我，还有谁能去？”

这种事情，如果日后有需要，萧羌绝对会毫不在乎的翻案，说闵王乃是冤枉，那么时候被抓出来替罪的，就必然是这次平叛的首领。

如果是他领兵前去，事情还不至于太糟。

定定的看了他片刻，萧羌一笑，他含糊的说了一句也好，就把手上托着的金冠放到了榻上，伸手入怀，拿出了一块小小的虎形玉佩。

他郑重的把玉佩放在了箫逐掌心，露齿一笑。

“虎符。记得小心收好。有了他，你随时可以举兵杀了朕，夺了朕的天下去。”

红色的虎符上带着萧羌的体温和淡淡的薰香味道，箫逐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转身离开。

目送着鲜红如火焰的身影远远消失在了雨中，萧羌的唇边还是带着笑，他轻轻咳了一声，随手一挥，金冠落地，一声脆响。

大越七年九月十二，德熙帝并沉皇贵妃及后宫美人杜氏遇刺

大越七年九月十三，德熙帝宣闵王进京。

大越七年九月十五，平王箫逐离京。

第十章 狭路相逢小强

在箫逐离京的当晚，萧羌到了腾凤殿，他来的时候，海棠正趴平在沉寒床上午睡，沉寒端端正正坐在床边，一双白皙小手极其小心的轻轻触着海棠的双眼。

海棠似乎觉得有点儿痒，低低咕哝了句什么，翻了个身，沉寒缩回手，侧耳听听，柔和的唇角展开了一丝甜美的笑容。

萧羌看得好奇，轻轻走到她身边，也不说话，只是含笑看着。

听到有人靠近自己，沉寒向萧羌的方向侧头，大大的眼睛眨了眨，“陛下？”

“嗯。”轻轻应了一声，萧羌在床头坐下，沉寒犹豫了一下，从床沿下来，拉着他的袖子站在床边，垂着眼，咬着下唇，欲言又止。

萧羌了然于心的一笑，柔声道：“上来吧。”

沉寒就犹如被丢了根肉骨头的小奶狗一样，兴高采烈的爬上了他的膝盖，面对着他端端正正的在他怀里坐好。

病容苍白，却依然眼如春风多情温柔的男人轻轻舒展开手臂，把她环住怀里，温柔的轻轻摇了摇她，“刚才在做什么？嗯？”

沉寒眨眨眼，脸上有了难为情的神色，她伸手抱住萧羌的颈子，把头埋在他颈窝里轻轻的蹭，细声细气的说：“……我、我是想看看杜

姐姐的眼睛是不是也是好的？”

“为什么？嗯？”额头抵着额头，他低声问。

环在他颈子上的手下意识的收紧了一些，沉寒小声说：“……我的眼睛就是这么看不见的，被人下了毒之后，忽然就看不见了……我不要杜姐姐也和我一样……”

萧羌楞了一下，然后一叹，“……乖，没事了……”他低低安抚。

沉寒小小声的说了一句什么，在他怀里抬头，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看着他，她怯怯的问：“陛下，我可以碰一下……您的眼睛吗？”

萧羌没有说话，只是握着她的手，覆到了自己的双眼上。

眼前的视线一下就暗了，一双白皙素手抚上了萧羌的眼睛，然后他听到了一声安心的喟叹。

萧羌笑了起来，他双手按在沉寒手上，低声轻笑，“寒儿，有的时候啊，朕会不由自主的想，你再小些就好了。”

沉寒不明白，侧头，等答案。

萧羌拍拍她的手背，语气慵懒调侃，“朕就可以为朕的皇子娶你，让你做朕的媳妇了啊。”

他说完，沉寒把手撤了下来，小小的少女很严肃的思考了片刻，问道，“我要是做了陛下的儿媳妇，陛下可以这样抱我吗？”

“当然不行了。”他失笑。

“那我就不要做陛下的儿媳妇。”说完，沉寒继续把自己塞了回去。

萧羌又无奈又好笑，只好摸摸她的头发。

谁都没有发现，睡在床内侧的海棠同学极度寒冷的裹紧了被子。

两位，肉麻的话换个地方好乜？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被吵醒的海棠碎碎念，在被她定位为鬼畜受的萧羌脑袋上又盖了个金光闪闪的大戳，“丫个loli控”——

当天晚上，萧羌一走，海棠就坚决的搬出了腾凤殿。

就算这边什么都比后凉殿好她也不住了，你说这三五不时看看萧羌表演loli控，是多考验她身为宅女良知一件事儿？你说她该保护沉寒不保？好歹水嫩嫩一朵小花未成年啊。

眼不见心不烦，姑娘我搬回去。

她滚回去的当天，刚一进门，如花就扑将过来，捧着新做出来的花膏献宝。

不出海棠所料，内裤和卫生巾果然出现盗版了，如花担心还没有推出的香薰灯也会被盗版，就自己加了料进去。

海棠接过一看，雕刻精美的银盒里盛了极其娇艳的一点儿碧绿，闻上去似兰非兰，似麝非麝，估计拎条狗扔这花膏面前，它也闻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做的了。

“怎样？”如花得意炫耀，又把手里一个小瓷瓶递给了海棠，“我调了多种香料进去，效果比原来还好，味道却让人分辨不出，这是调的时候多出来的残水，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姐姐你看看？”

海棠接过瓷瓶一闻，浑身一颤，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怎么？莫非姐姐觉得不好？”如花眨巴眨巴一双大眼。

“不……我只想说，你顺带把复合香水发明出来了……如花，你太有才了！”

有了可以新赚钱的东西，萧羌同学暂时又没有想宰掉她的什么具体行为，当晚海棠美滋滋的睡了一个好觉。

然后，她做了一个梦。

无边无际的海，梦里似乎有个人站在她的面前，安静的看她。

她看不清那个人是谁，只知道那个人看她的眼神无悲无喜无怒无忧，犹如一个旅人偶然看到了山间一簇青草。

到底是谁呢？

梦里的焦躁反应在了身体上，她不安的蜷缩成了一团，月光从半打开的窗格里射进来，映出了她床前一张清雅一如月下昙花一般的容颜。

史飘零以一种非常奇妙的眼神看着睡着的海棠，看了片刻，眼神一转，看到了海棠临睡前放在桌子上的玉瓶。

把玉瓶里面的药丸倒了出来，放在掌心看看又嗅了嗅，慢慢的，她秀丽的唇角弯起了一个诡秘的弧度。

她看着把自己缩成一小团的女子，半掩在袖下的指头虚虚的在她颈子上轻轻一划，明媚的眼睛里就带了一点嗜杀的味道。

“杜笑儿，你果然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枉‘他’全心全意对你……”

“还是……你假装自己什么都不记得呢？”

有着淡雅秀丽容颜的女子慢慢的弯下身，没有一点感情的眼睛看了海棠片刻，蓦然静静的笑了。

下一秒，她的身影消失不见，只半开的窗格又洞开了一点儿，洒进一室冷月。

而海棠，自然什么都不知道——

东西做出来就是要卖的，第二天一早，海棠和如花碰在一起研究营销方案，最后决定策略方针为：放长线，钓大鱼！

原胭脂水粉铺看板娘如花同学，上！

把掺在粉里的锅底灰慢慢去掉，如花的肌肤日复一日变得晶莹剔透，每日两次请安，侧目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后宫，人人以美色自保，就只为风情倾了那皇座上的帝王。

萧羌喜爱女子肌肤柔嫩白皙，看看得宠的方贵妃，现在风头无两的沉寒，哪个不是肤如凝脂？现在眼睁睁看着原来黑不隆冬的如花日渐肌肤莹润，咬碎银牙的同时，谁都想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于是，每日到后凉殿去刺探的宫女也就多了那么一些些。

海棠和如花却什么都不泄漏，只等神秘和人气攒足了，一笔卯几个大的！

事实证明，她们的方针是对的，但是，两个家伙谁也没有想到，她们第一次甩杆，钓上来的鱼实在太大尾了……

就在一次清早例行问安结束之后，海棠被太后单独留了下来，理由曰：谈谈保养。

太后和她聊的还真都是纯保养，聊着聊着，海棠就明白了这话里话外的意思，赶紧让白瑟去拿了一堆刚做出来的香膏薰香灯，乖乖奉上，一分钱都不要，请太后笑纳。

这才真叫有人出大价钱的时候不卖，现在可好，白送了。

呜，海棠觉得自己的心在滴血。

到了快中午的时候，太后留她一起用午膳，刚坐上桌，就听到外面有踢踢踏踏的声音穿了过来，海棠诧异：谁这么放肆，敢在太后宫里乱跑？

太后却喜上眉梢，连连招手呼唤，一声远儿叫得疼入心肝，只听一个孩童脆生生的应了一句，一团小小的身影跳到了太后怀里。

海棠好奇，偷眼看去，却原来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少年，十一、二岁年纪，裹着一身火红衣衫，一双眼犹如浸在水银里的黑水晶一般。

听了孩童叫了一声皇祖母，海棠立刻知道这少年是谁了——萧羌唯一的皇子，方氏所生的萧远。

这孩子还是萧羌是太子的时候出生的，今年十一岁，五岁那年被萧羌送到东陆最好的沧录书院学习，一年也就冬夏两季回两次大越。

在祖母怀里滚了好一会儿，萧远恋恋不舍的下来，太后摩挲着他的脸，指了指海棠，“这是你杜母妃，快去问安。”

萧远上前单膝点地，脆生生叫了一声“母妃。”身后内监捧上一方锦盒，萧远笑着说是自己从山上带来的一点土产，请她笑纳。

收东西海棠从来不手软，笑眯眯的收了，太后召呼萧远过来，把海棠拿来的一堆东西推到萧远面前，“哪，都是杜母妃给你母妃的，你就和杜氏一起过去把东西送过去吧。”

呃……原来是给方氏攒的，她是无所谓东西送给谁，但是太后确定方氏会用？

这老人精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海棠想不明白，就干脆不想了，吃过了午饭后，就和萧远一起向方氏所住的地方而去。

在快到宫门的时候，萧远停住脚步，对海棠说，“母妃，东西我拿过去吧，母妃就不用进去了。”

看到海棠看他，小少年摇摇头，解释了一句，“我母妃她性子……呃……刚烈，如果是杜母妃亲自把东西送去，我母妃她不收不算，恐怕还要……”少年的脸上露出了和他年纪一点都不相称的无奈表情，他叹了口气，转了个话题。“总之杜母妃的好意……”

还没等这句说完，方氏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远儿！”

靠，这八度花腔女高音！海棠忍下捂住耳朵的冲动，朝方氏行了一礼，方氏脸色铁青，看都不看她一眼，只拿眼死死的盯着自己儿子，萧远大大的叹了口气，抱歉的向海棠行了一礼，向自己母亲跑去。

海棠礼貌的目送母子二人离去，隐约听到几句只言片语，方氏念了几声姑姑，海棠本来已经举步要走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忽然浑身一个寒战，只觉得自己被从头到脚灌了一盆冰水一样！

对了，这宫里够资格被称为娘娘，又姓方的女人，除了方贵妃，还有一个——

——太后——

方贵妃是太后的侄女，太后自然也是姓方，那个海氏年纪四十岁上下，说是萧羌的妃子，倒不如说是太后一辈的妃子更恰当。

再联系到萧羌受伤密不宣扬的态度，这事情里外就不由分说透着宫闱秘事的味道，海棠冷汗就下来了，她忽然想起来，自己上次被推出来的时候，东西还留在密宫——

不行！东西要赶紧拿回来！

终于到了傍晚，确定萧羌要在勤政殿加班开夜车，海棠悄悄避开所有人，溜出了后凉殿，向密宫而去。

海棠独自在狭窄的夹道里疾行。

她的视线里一片暗淡，宫墙上的灯早不知哪个年头就灭了，白而孤零的悬在哪里，仿佛什么的尸体一样。

生了杂草的破败青砖在她脚下蔓延，远远的，密宫的轮廓出现在了夜色之中。

就在她即将到达密宫正门的时候，苍冷凄厉，仿佛从地底渗透出来的歌声再度从那破败宫门里渗了出来——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海棠楞了一下，随即上前察看宫门，发现是虚掩的，立刻闪身进去，远远一看，已经开败了的栀子花后，一道属于女子的纤细人影立在一片松柏之中，仰着头，反反复复的唱着这两句，她身边一道修长白影负手而立。

女子是那个什么海儿，男子却是她前一段时间几乎朝夕相处的萧羌——

海棠只觉得头皮一炸，转身立刻就要夺门而出，属于男性的清柔声音在夜凉如水里蔓延而开：“笑儿，为什么朕总是在这样奇妙的时候，奇妙的地方见到你？”

海棠被这一句话钉在当地，她僵硬的转身，看向萧羌。

萧羌开口说话，那个女子忽然立刻不唱了，声音嘎然而止，她看向海棠，眼里隐约有几分迷茫，哪知看了片刻，她厉声惨叫起来，一双手箕张如鬼爪一般，就要向海棠扑来！

海棠下意识的一躲，几个不会说话的仆妇扑了上来，把扑过来的女人压住拖走，女人一连串意义不明撕心裂肺的惨叫犹如鬼哭一般响彻！

凄厉的声音鼓荡耳膜，海棠觉得从心里泛起一股寒意，瞪着眼看萧羌吩咐了一名仆妇几句话，片刻之后，仆妇拿了两样东西过来，放在他脚边，海棠看了，瞳孔猛的一缩——

一盏小灯，一个花篓——正是她上次掉下的东西。

男人唇角泛起一点点温柔的弧度，在月光下看去，淡色的嘴唇和白玉一样的肌肤，仿佛一副淡而朦胧的画，他微笑，“杜卿，这些东西，是你的罢。”他看着呆在当地的海棠，温柔的眯细眼睛，声音也越发温柔了，“杜卿，你离朕太远了，近些如何？”

“……”挪动，在他面前三步远立定。

“再近些。”

“……”终于站到他面前。

于是，气息相近，彼此能在幽暗的月光里看到对方眼睛里自己的倒影。

“哪，笑儿，朕的两个问题你都没有回答呢。”男人越发笑得口角春风，活脱脱一株毒罂粟，沾染不得。

她心里转着怎么脱身的念头，敛袖为礼，答道：“东西确实是臣妾的，臣妾到这里来，就是想来拿走它们。”

刚才催着她答案的男人，现在却完全不在意他追问的事情了，“……来，让朕猜猜看，卿现在在想什么。”

属于男性的修长手指忽然毫无预警的缠绕上她的腰肢，把她向前一带，海棠大惊，双手撑在他胸口，于是破败宫殿里，一男一女就形成了暧昧的姿势。

“卿应该正在想，朕为什么到这密宫里来，这密宫里的女子又是谁，还有，朕身上的伤是不是和她有关，对不对？”男人漆黑的，深不见底的眼睛温柔的凝视她。然后勾起唇角，“没错，卿想得没错，是的，朕的伤，是她咬的。”

萧羌黑色眼睛里映出来的少女容颜是淡淡的玉白色，从他的角度看过去，仰起的是一张生动而清秀的面孔。

用花来形容的话，应该是路边不知名的小花罢，不出众，却有一种强韧的生命力。

所以分外让人有摧毁的欲望啊……

海棠只觉得自己就是被蛇盯上的青蛙，全身都在发毛。听了萧羌亲口承认之后，她反而冷静了下来。

这男人亲口承认的那一瞬，只能说明他已经动了杀心，无论如何都要杀她了，既然这样，有什么好怕的?

切，大不了就跟丫死磕到底，杜家双亲都是孤儿，灭族杀谁去啊？她孑然一身，被剁了脑袋怕什么？说不定再穿一下，能穿成女变男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小攻的待遇呢。就算转世了，十八年后又是宅女一条，怎样啊！

打定了主意，海棠对着萧羌一笑，“臣妾不知道陛下在说什么。”

萧羌看了她片刻，忽然就想起关于面前这女子在后宫里的传闻。

真就象是自己说的一样，每次都在最奇妙的时候和地点遇到她呢……

喜欢发明奇怪的东西，以赚钱为乐趣，却对真正能赚到大钱的卖官鬻爵毫无兴趣。

好歹也是他的“宠妃”啊，还是很多人会买她的帐的吧。

可是她全没有兴趣，只是一心一意的以古怪的法子赚钱。

于是男人就笑了，俯下头去。

阴影瞬间笼罩，然后消失，海棠只觉得唇上一凉，男人的嘴唇在一触之后已经离开。

萧羌抱紧了她，把头靠在她肩上。

“让朕抱一会儿吧……”

敌不动我不动＝ ＝＋

海棠很配合的站在原地，萧羌轻轻顺着她的头发，忽然轻轻叹了一句，“为什么每次都是你？”

他声音里莫名其妙的有一丝近乎惆怅的感觉，海棠楞了楞，男人已经放开了她。

就在这瞬间，有女人的声音在一片枯败的栀子花后癫狂拔高，海棠第三次听到了那两句充满怨恨的词句。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那声音癫狂怨毒，海棠下意识的一抖，萧羌把她揽在胸前，温柔的掩住她的耳朵，柔声说道：“别听，嗯？”

她几乎可以感觉到龙纹的绣线隔着轻软的衣服烙印在胸前的触感，男人的手指修长而暖和，掩住了她的耳朵，隔绝了那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

片刻，女子的吟唱渐渐下去了，萧羌牵起她的手，向外走去了。

一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海棠试图从他爪子里把自己爪子挣出来，试了试没动静，正好他的手很暖和，便也就随他握着了。

反正帅哥豆腐不吃白不吃。

她永远也不要想搞明白这男人到底在想什么，算了，既来之则安之罢。

于是，就这么到了被男人牵着去了腾龙殿，亲手倒了杯茶给她。

海棠还没等喝，一股无比浓烈，细细一闻却又清幽如冰的荷花味道就扑了过来，端的是这样的冬天让她几乎以为自己面前有一塘盛开浓烈的荷花。

看她诧异的样子，萧羌笑得非常迷人，“这是新贡的荷花茶，你尝尝味道如何？”

呃，在发生了刚才的事情之后，倒茶给她喝？海棠狐疑的看她，萧羌笑了起来，摸摸她的头发，柔声道：“朕要杀你，随便寻个名目，现在就叫人把你拖下去杖毙不就好了？嗯？”

想想也对，揣摩到男人这句话里一点不打算立刻杀了她的意思，海棠不客气的一口灌了下去，一股无比香醇的液体就这样滑入咽喉，闭上眼微微品味一下，一股荷花绽放舌尖一般的奇妙滋味徐徐蔓延。

真是……太tnnd好喝了！

把杯子举高，海棠记吃不记打的全然忘记半个小时前发生过什么，一脸眼巴巴的看着萧羌，萧羌微笑，“好喝吗？”

用力点头。

“可惜，没有了。”那样温柔一笑，带了点儿坏心眼的味道，一双桃花眼里渗出点点温软。

啊？海棠张大嘴巴眨眨眼，萧羌笑了起来，倾身在她唇边一吻，如蜻蜓点水，一拂而过。

“这是那样珍贵的东西，所以，只有那么一点儿，如果可以天天牛饮，岂不没有趣味？”

荷带衣之毒，本就要如此珍贵的使用。

这荷带衣的味道，你可喜欢？你这样的女子，本就只适合毫无痛苦的死去。

他合该欣赏这样的女子的，但是可惜，他在心里喟叹，这个女子窥探到了大越王朝五十年来最大的秘密。

即便她不知道她看到的那是什么，但是，这个足以动摇国本的秘密，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哪怕一点点——

所以，抱歉了，只能杀了你。

他微笑，一吻落在海棠发间。

大越七年十月初九，闵王称病，求延期入朝，帝不允。

大越七年十月二十三，闵王拒朝，起兵于齐州，进兵蒙州。

大越七年十月二十三，平王箫逐于青州出兵，与蒙州守备拒闵王于青州前三十里。

大越七年十月二十六，闵王败退齐州。

大越七年十月二十七，沉国定王沉冰率使节入京，贺沉皇贵妃嫁入大越满三月行庙见之礼。同日，斩闵王世子并其妻、子于午门，帝妃参拜宗庙，出午门，血流盈地。帝色如常，告使臣云，庙见前斩奸佞，大为吉兆。

大越七年十月三十，平王困闵王于齐州城下。

时，风雨已来，山河动荡。

宅女的日子却还在平静的在后宫进行，而这样的日子似乎永无止境。

不过，也仅仅是似乎罢了。

第十一章 鸿门之宴有正太

转眼就到了除夕，整个宫里忙碌了起来，从齐州前线不断传来捷报，闵王已被困于齐州城内，城破指日可待。

消息传回来，朝野大喜，自然也就多了几分喜气。

年关一过，例行封赏下来，正月初八当天，海棠晋为三品婕妤，史飘零晋为四品美人，宫廷里就悄悄传言，说大越开国以来晋封得这样快的妃子也没有几个，海棠和史飘零的圣眷犹在怀孕的于淑妃之上。

转眼到了正月十四，正月十五前后三天，大越王朝顺京之内不设宵禁，花灯绵延，这三日里宫里也允许妃子姐妹母亲进来探望，如花兴高采烈的去见母亲，偌大后凉殿里，立刻就只剩下海棠和白瑟碧琴两个宫女。

海棠升为才人之后，宫女照例要是多加两人，但是一想到多了两个宫女，不就等于下次又要多两个可怜姑娘入宫受罪？于是婉谢了内府，依旧是白瑟和碧琴陪在身边。

海棠实在闲得无聊，决定随便抓几个宫女进来，就当推广自己继扑克之外新推出的娱乐用具，教她们打麻将好了。

她刚一推门，就听到外间碧琴在哭，白瑟在旁边安慰。

“快把眼泪擦擦，这大过年的，也不知道陛下来不来，别到时候触了贵人的霉头。”

碧琴虽然年纪小，但是一向刚强，今日哭成这样，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了。

海棠咳嗽一声，听到声音，碧琴急急背过身去，海棠问道，“怎么了？”

碧琴垂着眼不说话，白瑟叹气，代她说道，“贵人听了别生气，昨天……”她犹豫一下，道：“内府的一个相熟内监帮碧琴带了信来，说是她娘……眼瞅着不行了……”

大越宫规极严，私下相授和传话都是要受重罚，虽然海棠从来不介意这些，但是白瑟向来小心，只能模模糊糊的说了。

内府的内监啊……海棠摸着下巴想了想，冷不丁问了一句，“碧琴，那是你菜户吧？”

深宫寂寞，许多宫女和内监虚凰假凤结为夫妻，宫里管他们叫菜户，发现了惩罚极重，碧琴听了浑身颤抖，立刻跪在了地上！

见事不妙，白瑟也跪倒在地，海棠受不了的一个二个拽起来，“总之，你相好的告诉你，令堂病危，对不对？”

一听到母亲，哽咽了两声，碧琴话都说不出来，掩面哭泣。

“然后呢，你想做什么？要不要见母亲一面？”

碧琴一听这话，颤声道：“莫非……贵人。”

“你就跟我说你想不想吧。”

“想！”

“ok。”海棠漂亮的打了个响指，转身对碧琴说道：“帮我准备一下衣物，我要出门。”

白瑟显然被她惊到了，多少有些口齿不清，“贵人、三、三思啊……”

按照宫规，宫女除非奉旨，不然不得擅自出宫，违者立斩，而现在，海棠要帮碧琴？

听到她这么说，海棠忽然笑了笑，眼神里一抹哀伤。

她的母亲去世的那年，也是这样的一个冬天，当她的母亲在病房里安静的去世时，她正在学校里参加所谓的奥林匹克赛前辅导，当她兴高采烈的拿了模拟第一的成绩去医院的时候，等待她的就是母亲灰白而冰冷的尸体。

她知道那是多痛苦的事情。

她看了看白瑟，对碧琴淡淡说道，“准备一下，把脸上的眼泪擦擦，和我一起去于淑妃那里。”

方氏被降为婕妤之后，宫内事务就名义上由沉寒管理，于淑妃协助，明眼人谁都知道，沉寒那么娇怯生生的一个小姑娘管得了什么？这里外上下，管事的就是于淑妃。

撞木钟要挑对人，海棠带了东西去找了于淑妃，把碧琴的事情和她说了，于氏过了片刻，轻轻一笑，“大越讲究孝道，何况是妹妹亲自来说，这件事妹妹放心，我少不得要周旋一二。”

于氏说话从来都是淡淡的，她肯说让海棠放心，就表示没问题，海棠心下感激，说了几句话，把新做出来的一盒香膏送上，就退了出来。

看着她退出的身影，于氏淡淡又喝了一口茶，若有所思的抚摸着垫了絮软的棉花，因而显得有些隆起的肚腹，转着手里的杯子，问了一句，“还有几个月？”

身后的女官俯身说道，“如果按照之前的说法，预产应在今年四五月间。”

于氏点头，“都安排好了？”

女官点头。

她微笑起来，秀丽温柔的面容上笼了一层柔和的微笑，她抚着自己根本没有孕育孩子的小腹，淡淡吩咐，“继续让赵千秋供应上好铅粉吧，记得，铅一定要多放。”

在她真正生育下孩子之前，这后宫里，不能有任何人诞育下子嗣——

正月十五一早碧琴就悄悄被于氏安排送了出去，这天天气出奇的好，天蓝的象面镜子，一丝儿阴翳都没有。晚上又下了一夜的雪，妆点得皇宫一个琼楼玉宇仿佛，

照规矩，白天皇帝要在前朝的登华殿大宴群臣和外国使节，沉寒以副后之尊在腾凤殿大宴内外命妇并皇族女眷。

到了晚上，则是在翔龙殿举办的皇家私宴。

对此，海棠同学感想如下：真象赶场啊……这不就是所谓公司年终尾牙的年初版么？

白天是董事长和总裁各自答对高级员工，晚上是全体员工大会……

不过说起来，她还是很期待今天晚上的宴席，因为据说沉国的定王沉冰要出席今晚的私宴。

据说还带了沉国的戏法班子过来。

据说——ps：这个是最重要的据说——沉冰是个极其漂亮的18岁美少年。

撒花！

啊啊啊啊，粉嫩正太口胡啊！

抱着一腔萌系热血，如花和海棠在翔龙殿的前凉殿下了暖轿，刚一落地，海棠觉得头猛的一晕，一个踉跄向前仰倒！

她觉得如花拉了她一把，但是没拉住，就在她以为自己必然扑街的时候，有人扶着她肩膀，巧劲一带，就把她拉了起来。

眼前晕黑渐渐退去，海棠回头一看，雪地里一个银装素裹，唯独一把长发直垂狐裘之外的女子正扶住了她，不是史飘零是谁？

海棠一向觉得史飘零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人。

你说她对自己好吧，一巴掌把她拍得恹恹的。

你说她对自己有恶意吧，明里暗里多少次都是她帮着过来的。

所以海棠对史飘零的感觉很复杂，所以她现在怔怔的看着她。

史飘零看了她片刻，忽然笑了笑，松开手，涂抹着淡色蔻丹的指头慢慢拢回了袖子里。

她恬淡一笑，眉如远山，有种飘忽恬静的气质，“怎么，不舒服？”

她问海棠话的语气仿佛熟悉的老友，却不让人觉得腻烦，海棠摇摇头，“刚才走急了，有点晕。谢谢。”

史飘零略一颔首，对如花笑了一下，三人一起向殿上走去。

是不是真的该找御医看看？从十一月开始，她偶尔就犯个晕什么的，到了最近犯晕的次数越发的多，现在一天要晕上几次了，虽然说不是什么大事吧，但要是上厕所的时候晕乎一下，美艳的朝粪坑里一栽……很顺利的，海棠被自己的想像恶心到了，赶紧裹紧裘衣赶上几步，跟在另外两人后面。

宴会还没有开始，却已经有人早到了。前凉殿前有一片湖，夜雪过后树干上结了树挂，衬着冰面，映着天上一轮即将西沉的太阳，冰面犹如一块巨大的幻彩琥珀，映得宫阙万间仿佛天上神仙阁一般。还有一干年轻活泼的妃子簇在烧着地龙的平台上说笑，一时之间百花招展，尽是天家风采。

被她们围在中间的男子，正是萧羌。大越的皇帝陛下白裘金冠，眉眼含笑，如春风雾霭一般多情。他左边站着沉寒，右边扶着他手臂站立的是于淑妃，三人身后是以前的方贵妃，现在的方婕妤和她的儿子萧远。

看到海棠她们走来，于淑妃笑着向她们点了点头，招呼了一声。萧羌也对海棠招了招手，叫她过去，海棠在心里暗骂一声，被躲在她身后幸灾乐祸的如花猛力一推，在周围一干立刻“热烈”起来的眼神中一步一爬的走过去。

萧羌拉住她，爱怜的仔细凝视，微微有些凉的指头抚摸上她的面颊，“怎么这样瘦了？”

“被你的女人惦记的＝ ＝”——海棠很想这么说。可惜，人在屋檐下，所以她只能不着痕迹的把脸上那只爪子抓下来，和众人见过礼之后，转头对于淑妃一笑：“臣妾这种蒲柳之姿，自然是入不得法眼了，不过倒是于娘娘气色好多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于淑妃抿嘴一笑，“自然是托杜妹妹的福。”

听到这句，方婕妤妙目一转，笑开了一张丽颜，有意无意的在两人之间看看，掩唇笑道，“现下这宫里最受圣宠的人都到齐了，真是壮

观呢。”又看向海棠，“看来这宫里下一个传喜讯的就是杜婕妤了，这要生下来一男半女，肯定盖过我们这些姐姐。”

我？生孩子？圣母怀胎这样的技术活她明显干不了嘛？海棠对于这样低劣的挑拨在心里摇摇头，此时，于淑妃静静说了一句，“陛下雨露均沾，皇嗣广泛才是好事。”

一句话堵死了方婕妤，方婕妤却全不在乎，她妩媚一笑，眼神里带了几分刻薄怨毒，换了个话题，看向海棠，“杜妹妹，听说今儿一早你的宫女出宫了？”

好长的耳朵。知道方婕妤今天是存心找茬，海棠眼睛一细，笑道，“姐姐在说什么？妹妹怎么听不懂？”

方婕妤一手抚额，一派惊讶的样子，恍然道：“莫非不是妹妹宫里的？也对，妹妹大受宠爱，自然知道进退分寸，私遣宫女出宫这种犯禁的事情，自然不会做。那倒要内府查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哼，查出来确实是她的宫女了，还要加一个欺君的罪是吗？丫真狠毒。

海棠快速的想着应对的法子，就在她刚要开口的时候，萧远拉了拉母亲的袖子，大声问了一句，“母妃，那是什么？”方婕妤分神去关照儿子的时候，沉寒一把拉住海棠的袖子，制止她说话，一双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准确的看向方婕妤的方向，细声细气的说：“那个宫女是我派出去的，杜婕妤一向对下人宽泛，现在也不知道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还是……方婕妤有什么异议吗？”

看沉寒说话，方婕妤讪讪一笑，“原不知道是娘娘派出去的，也就多嘴问这么一句了……”

沉寒虽然在宫里没什么威信，但是皇贵妃副后仪同皇后的名分在这里放着，方婕妤再怎样放肆，当着萧羌的面却也不敢多说什么，只看着萧羌。

萧羌素来对宫规认真，他看了一眼方婕妤，又看了一眼海棠，后者回望他，一副死鱼表情，他就笑了，也没说什么，只拍拍于淑妃的

后背，示意宫人扶她进去，随后一手携了沉寒一手携了海棠，缓步进去。

在走入殿门的一瞬间，萧羌亲密的低头在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温柔一如情人的呢喃：“笨蛋，你怎么这样笨，做个事情都要留人把柄。”

明明是语带宠溺，声音温柔，但是不知怎的，海棠却莫名其妙的一身恶寒。

她只觉得自己连话都说不出来。

看着他们三人走了进去，方婕妤只恨得牙根都能咬出血来，她埋怨自己儿子打岔，给了沉寒反应的机会，看了看儿子粉雕玉琢一张脸，却又说不出什么怪责的话，眼神一斜，看到袅袅娜娜走进去的于淑妃，脸色忽然现出一股得色。

“……看你假孕的事情能瞒到几时……”她极低的说了这一句，萧远没听清她说什么，抬头看她，她对儿子展颜一笑，“放心，远儿，有母妃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没有人会和你抢太子之位的。

她辛苦设计了假孕这个套让于淑妃钻，其他人么……不着急，可不要一个一个慢慢来？

想到这里，她眼神一转，怨毒的盯着已经消失在大殿深处的海棠——

看着母亲美丽脸孔上的怨毒，萧远叹气，他摇摇母亲的手，撒娇一样的腻过去，希望自己的体温可以让母亲暖和一点。

宴会在酉时开始，按照品级高低和受宠的程度，海棠和于淑妃坐在一起，对面正好是沉寒和她的同母兄长沉冰。

名不虚传，水嫩粉白美貌正太一枚。

箫逐虽然容颜绝色，却自有一股男儿刚烈，对面的沉冰却美得象个妖精。

漆黑的头发，苍白的面孔，精致得花瓣一样的容颜，给人一种强烈的，妖艳而颓废的美。

平心而论，论起眉眼的细致精美，他不如箫逐，更不如沉寒，但是当他和沉寒坐在一起的时候，沉寒那种精致到了极处的美就忽而有了凋零一般的意味。

沉冰的美，予人一种雾气中开到最艳，即将腐败般的感受。

他可以让一切在他身边的美黯然失色，却又并不明亮，只妖娆而妖艳的吸取着所有的爱慕。

海棠正想着的时候，沉冰在和沉寒低语了片刻之后，一抬眼，两人视线相对，银樽后的少年嫣然一笑，笑意温润。

海棠立刻五迷三道，只差捧着脸尖叫了。啊啊啊，美少年的笑容真可爱。

一边花痴着一边就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

大家都松泛了，站部立部百戏杂耍挨个上来表演，有不胜酒力的妃子先行离席，去偏殿略歇。

于淑妃在宴会中途的时候就被皇太后嘱咐先下去歇息，过了片刻，海棠也觉得燥热不堪，屋子里的薰香和酒菜香粉的味道混在一起，弄得她恶心，干脆溜下去找宫女安排了偏殿去休息。

她的休息间和于淑妃在一个房间。那是一个大通间，三面都可以走人，于淑妃大概嫌吵，把宫女赶到了外间，自己在里间歇着，看她在里面，海棠不想吵她，就走到了外面平台上。

一月悬空，如银盘水洗。

海棠深吸一口气，觉得清爽不少，然后，她就听到身后一个声音淡淡说了一句，“这样太冷，会容易生病的。”

那是男子的声音，却不是她熟悉的萧羌那软如春风的调子，而是某种更加柔软模糊的语调。

她下意识的回头，身后是一个妖精一样美丽的少年。

沉冰——

他站在月下，安静的看着他，漆黑的眼睛映着月光，仿佛就带了点儿深绿的味道。

少年对她微笑，再度唤了她的名字，“笑儿，不记得我了吗？”

海棠被这句话一下子震得半身麻木，她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忽然就听到了很细弱的，几乎可以让人忽略的呻吟声——

于淑妃！

一听到于淑妃的声音，海棠立刻把面前的美少年丢边，三蹿五跳直杀到偏殿，不知道为什么，偏殿外的宫女不见了，海棠来不及细想，推门进去，立刻和里面朝外跑的一个男人撞成一团，海棠一把抓住对方，对方拼命挣扎，几乎把她甩出去！

对方急着要脱身，海棠拼命抓住不放，就在此时，门口响起了一声惊呼，被海棠抓住的那个男人忽然不挣扎了，海棠收势不住，一跟头扑在了对方身上！

耳边有女子惊叫，脚步声纷沓而来，海棠揉揉摔疼了的手，抬眼看去，面前是站着的是裹着一身火红鹤氅的萧远，她看看身下，是赵千秋，只是那张佛爷也似的脸，现在看来，透着一层死灰一般的青气。

她向后看去，已有宫女跑了进去，搀起倒在地上的于淑妃。

空气里泛着新鲜的血腥气。

她气息微弱，雪白长裙上湮开一片鲜红色的液体。

海棠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是流产的先兆，刚转身要说话，赵千秋一把抓住她，声嘶力竭的喊了一声：“凶手！我看到了！是杜婕妤把娘娘推在地上的！”

她被攀扯了！海棠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

被赵千秋指为凶手的刹那，海棠确实呆了，她呆呆站在原地，有人礼貌的和她说了几句什么话，她便呆呆的跟着一名女官走了出去。

走出偏殿，那个妖精一般美丽的少年还站在月下，身上雪白的狐裘被月光染成了淡淡的蓝色，他安静的看着海棠从自己面前走过，温

柔的看她，然后露出了一个微笑，安静甜美一如月下快要败谢的白花。

“有趣……”纤细单薄的少年低头笑了笑，拉紧裘皮，不着痕迹的回到了正殿。

绝大部分嫔妃并不知道偏殿里发生的事情，她们只是在宴会结束的时候觉得今年的晚宴短了点儿，不过大家都没怎么想，就各自散了。

而当宴席结束，在前凉殿的后殿，一场审讯才刚刚开始。

列座的只有杨太妃和太后，还有现在萧羌的妃子里位份最高的沉寒，方婕妤因为儿子是证人的缘故，也陪坐在内。

于淑妃还在急救，因为这次的事情明显不是意外，连稍微和别的妃子走得近些的太医都不敢用，招了于淑妃的同乡太医抢救，而太医诊视过的结果就是，于淑妃是滚落地面才造成流产先兆的。

在等待讯息的时候，海棠开始在一片乱糟糟的脑子里开始困难的整理思路，得出的结论就是，现在的情况很不妙很不妙。

在别人眼里，她有十足谋杀于淑妃的理由。

在外人眼里，同是被萧羌所“宠爱”的妃子，争宠这一条作为动机就足够了。

当时最原始的两个目击者，一个是赵千秋，一个就是她，现在赵千秋一口咬定说自己是怕宫人伺候的不够精心，去探看于淑妃，看到了海棠把于淑妃推下去，没有人能再为海棠辩白。

至于于淑妃的宫女，则战战兢兢的跪在地上，说喝了偏殿的水后觉得肚子疼，去了茅房，回来之后就立刻被带到这里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也不知道。

其次看到他们的是萧远，但是萧远是方婕妤的儿子，按照方婕妤对她一贯的深恶痛绝，她的儿子不落井下石已是好的，遑论帮她辩白？

而且确实，萧远看到的就是他们二人纠缠成一团的现场，让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也说不出来。

而惟一可以证明于淑妃倒下的时候她不在现场的男人，海棠不能说，对方也一定不会承认。

她能对太后和太妃说，“啊，我没有推倒于淑妃，因为我没做案时间，当时我正在和沉国那个美貌正太在一起……”好吧，她不说的话，仔细调查说不定还能还她清白，如果她说了，她肯定死定了——

三更半夜的，你一个婕妤跑到外面单独去和别国的王爷吹冷风？这才真说不清楚，更何况，沉冰完全有可能否认自己和她在外面遇到过。

他没有理由帮助她，虽然，这个她应该没有见过面的人唤她笑儿。

总之，她现在的状况非常糟糕。

第十二章 谁是凶手

听完宫女和赵千秋两个人的话之后，太后问萧远到底看到了什么，方婕妤得意的看了一眼海棠，摇摇儿子，满心指望儿子能说出色和那么不利的证言：她一手策划的于淑妃假孕这件事情，很清楚今晚不过是于淑妃借机脱套设的一个局，但是能把海棠这个眼中疔肉中刺扫进去她也乐见其成。

萧远仿佛没感觉到母亲的摇动，他略一抬头，看到沉寒正定定的一脸担心的看他，小小的少年大人一样叹了口气，说道：“儿臣没有看到杜婕妤推倒于母妃。儿臣只看到赵副令和杜婕妤两个人纠缠厮打。”

说完，沉寒明显松了一口气，方婕妤则恨不得拧儿子一把，却只能剜他几眼了事。

不过看起来好在太妃和太后皇后对她的印象比较好，听了萧远的话之后，彼此小声说了几句什么，问了海棠几句，海棠如实回答，此外没多说一句话。

现在她自己也心慌意乱，言多必失，没必要急着喊冤。

虽然没人指望沉寒能在这场审讯里有什么建设性发言，但是面子还要顾的，太妃问沉寒的看法，沉寒迟疑了一下，准确的凝视向萧远的方向，异常清晰的问了一个问题，“今日宴席，为什么大殿下会出现在于淑妃休息的偏殿？”

这句话问出来的时候，海棠一怔，太后一挑眉，萧羌倒是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笑吟吟的看看萧远又看看海棠。

发现父皇也在看着自己，萧远犹豫了一下，他看了眼沉寒，沉寒仿佛知道他看她一样，说完这句，立刻低下头，黑发下露出的纤白颈子，象是天鹅柔弱的颈项。

萧远皱起眉头，沉吟了片刻，道：“……儿臣是接到一个掖庭内监的口谕传儿臣那个时候过去，儿臣没有想到这口谕有可能是假的，才去偏殿侯着的。”

萧远说到掖庭口谕这几个字的时候，所有的人眼神都看向了地上伏着的赵千秋。

话说到这里，其实已经暗地里把方婕妤兜了进去。

谁都知道，赵千秋是方婕妤的父亲举荐上来的人，事情怎么会这样凑巧？于淑妃被害，目击者恰好是方婕妤的儿子，又是从掖庭传过来的口谕？

萧羌面上冷冷泛起一丝笑，看了一眼欲言又止的方婕妤，摇摇头，“掖庭就那么点儿大，远儿，你去认人。”说完，他对太后和太妃一颔首。

现在已经把本来没有关系的方婕妤牵进来了，大家都心里有数，这摊混水只怕越搅越混，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赵千秋和海棠被分开，赵千秋被关进牢里，海棠被带到了掖庭。

被关入牢中的赵千秋呆若木鸡——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到底做了什么啊？

他仔细回想，于淑妃在大宴前就唤他去偏殿，他去了，进去就看到于淑妃扑倒在地，他吓得立刻往外跑，撞到了杜笑儿——好吧，就

算他没有撞到杜笑儿，只怕跑不到殿门口也会撞到萧远。

他不得不攀扯杜笑儿，他和杜笑儿从内府门口那次事情就交恶，在杜笑儿没有偶遇皇帝搬出冷梅殿之前，他偷偷撤了杜笑儿每晚进御的名字，这事迟早要败露，如果不趁着现在先咬一口，到时候杜笑儿反咬他一口怎么办？

到最后怎么又扯上掖庭传令内监的？现在这局面就变成了方婕妤有心捣鬼，他就是那胞兄，设计了一个圈套来害杜笑儿

——这明显就是个套！

谁安排的？为了什么？怎么就变成自己也成了凶手嫌疑人呢？

赵千秋百思不得其解，又怕得厉害，心火旺盛，口内自然干渴，就大口大口的灌着残茶，浑然不觉得那茶的苦味有一丝诡异的不对。

喝了半壶，赵千秋忽然开始困倦起来，打了几个哈欠，他摇摇晃晃的爬上了土炕，片刻之后，当牢里的油灯熄灭的，刹那，有几个黑影闪了进来，片刻之后又急速闪了出去。

牢房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

当屋顶小小的气窗被即将西坠的月亮微弱的光芒照亮的时候，；牢房里有了一条扭曲的影子，赵千秋庞大的躯体以一种上吊的姿态悬挂在屋梁上方，脚底空荡荡的晃荡——

在一桩谋杀完结的时候，海棠正窝在掖庭内一个偏僻的院子里打扫放箭。

她是三品的婕妤，在还没有定罪的现在，被安置在了一个偏院里。

这偏院年久失修，不知道多久没住过人了，环境比牢房比也好不了多少，海棠发了会愣，决定先收拾房间。

海棠先是呆呆的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饭放好，开始整理房间。

自己大概要住一阵子，那自然要整理成适合自己住的环境才好。

通通收拾了一遍，看起来似乎可以住人了，她坐倒在床沿，继续发呆。

然后，窗外有三声梆响，有人慢慢走近。

门已老旧，吱呀一声有若没有保养好的管弦尖刺的响了一声，海棠瞪着地上来人的倒影。

长发金冠，修长清瘦。

他来看她笑话吗?

她现在烦得不得了，没兴趣敷衍萧羌，只低着头也不说话。

人的影子笼了过来，然后海棠觉得自己被他抱住了，冷冷的面颊蹭上他胸前银狐裘衣柔软的皮毛，微微有些搔痒。

她难得的没反抗，男人轻而慢的摸着她的脸，仿佛确认什么，然后掩住了她的眼睛。

世界瞬间沉静下来，再无光亮。

海棠在他掌心眨眨眼，觉得有些痒，干脆就闭了眼睛。

“……再待下去，宫门会下钥的。”

“朕知道。”

“会回不去的。”

“朕知道。”

于是，有那么片刻，海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只能感觉到男人手指微凉的温度，和他身上死去的动物皮毛缀成的温暖。

海棠觉得自己的呼吸有点急了起来，心下逐渐平静，但是奇妙的委屈感却泛滥了上来。

她尝试了一下说话，却发现自己发出的声音带了点含混的哽咽，她立刻闭嘴。

男人似乎轻笑了一下，然后弯下腰，轻柔地顺着她的背，像是在哄小孩子一样。

海棠深呼吸了一下，慢慢的在他手掌下抬起头来，“不是我。”

他点点头，拍拍她的背，等她继续说下去。

“我真的只是听到她的呻吟，想去救她。”

“嗯，然后呢？”

在男人温柔的问出这句话之后，海棠有相当长的时间沉默。

从萧羌的方向，只能看到她胸脯上下起伏，接着，她似乎在调整自己的呼吸，片刻之后，开口：“我认为如果有凶手的话，赵千秋不会是凶手。”上一句的口气急促得让萧羌觉得她随时都会哭出来，哪知过了片刻再说话，声音已经恢复了正常。

“……”他几乎觉得惊讶了，他慢慢低下身，松开手掌，海棠睁开眼，一双眼定定看他，清澈而毫无阴晦。

“……为什么这么说？”他问。

“显然是有人假传圣旨，让大殿下到了偏殿，撞见当时的情况，我出去透气是临时起意，才被卷进了这个局里。要真是赵千秋设的圈套，他干吗要把自己兜进去？”

“朕很惊讶你会为赵千秋说情，朕以为你们关系并不好。”让她搬到后凉殿之后，萧羌就查过了当时的内宫记录，没有看到杜笑儿的名字，稍一查证，就知道了是赵千秋私自撤了她的名字，再一查，之前那点事就全都出来。

“这不是说情，这只是推断。我是不喜欢他，但是我不会因为不喜欢他就说他是凶手。”

萧羌定定的看着她，“……先不说这个，朕很好奇，你跑过去救于淑妃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这有可能是个阴谋，或者前面会有陷阱？”

“那又怎么样呢？”海棠笔直的回看他，“这种事情发生在面前，不可能不去管。”

“……在后宫里，笑儿，你这样做是引火烧身。”

“唔，也许陛下说的对，但是还是前面那句话，这种事放在眼前不能不管。我没有立场去管别人怎么做，我只能确定我自己应该怎么做。”诶，跟古人皇帝说这个其实挺没用的吧？压根道德立场就不在一个基点上啊。

傻也好怎样也好，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办法。

“……这样的性格会死得早的……”萧羌忽然叹气，他摇摇头，远离了海棠一点儿，坐在榻上，自顾自的摘掉了头上的金冠，一头漆黑的长发就这样垂了下来。

“……如果说就这样死掉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谁都想好好活着，我也一样，但是如果在宫廷里活着的唯一办法是要踩着别人的命活着……”海棠想了想，把“我宁肯不活着”这几个字咽回去，正色说。“那我就只能尽量让自己在不踩着别人的命的情况下活的久一点好了。做人总要对得起良心。”

听到良心两个字，慢慢用手指顺着头发的萧羌忽然笑了笑，他似乎觉得这句话非常好笑，轻轻摇摇头，“那别人陷害你呢？”

“恩以三倍偿，仇以十倍报。”海棠露齿一笑，清秀的容颜在此刻居然栩栩生辉了起来，“让我知道是谁陷害我，有了机会，折磨够了丢大理寺，天道昭昭，报应不爽。”

萧羌唇角泛起了浅笑，“好天真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可爱呢……”自言自语了片刻，他向海棠招了招手，“过来吧。你那边很冷不是吗？”

海棠犹豫了一下，走过去，站在萧羌面前，萧羌环住她的腰，从下往上的抬头看她，“卿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样，牙尖嘴利了许多。”

因为今天老娘心情很不好没有兴趣敷衍你。

海棠没答话，只是低头看环在自己腰上的指头。

蜡烛是劣质的，半闪半灭，映照着萧羌的脸有了模糊的暧昧。他慢慢顺着她的背，让海棠想起自己现代的时候，也经常在自家博美生气的时候这样顺它的背，慢慢的，她居然觉得有些困了。

所以，萧羌把她抱入怀中的时候，她意思意思的挣扎了一下，就很暖和的被萧羌抱住了。

诶，谁都有精神脆弱的时候，被个帅哥安慰也不错＝ ＝

好吧，虽然这个帅哥在之前表现出来的态度都是很想灭了她，而且接受曾经想杀了自己的人的安慰实在很奇怪，但是，她真的很冷。

冷而疲倦。

海棠自暴自弃的缩成一团，萧羌掀开狐裘，把她包在里面，他在她耳边低笑着说：“你是朕遇到过的最有趣的女人。”

“……只可惜……你和朕相遇的太晚了呢……”

以一种几乎感慨的语气了半句话，萧羌拍了拍她的背，换了个话题，“笑儿……”

“嗯？”她模模糊糊的答。

“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害怕呢？”

海棠沉默，点点头。

怎可能不怕啊，毕竟是自己命悬一线呢。

于是她感觉又被男人抱紧了一点，男人象哄小孩子一样慢慢晃着她的身体，于是她越发困倦起来，小小的打了个哈欠，靠过去。

萧羌还是顺着她的背，一双温柔的眼凝视向窗外凄冷月光，忽然就笑了起来。

他侧头，“……笑儿啊，你知道么，就在刚才，太医告诉朕，朕失去了一个儿子。于淑妃的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海棠半睡半醒，其实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是象只乖巧的小猫一样，小小的打了个哈欠，迷迷糊糊的蹭了蹭，然后小小的呜咽了一声。

萧羌没再说话，他只是哄孩子一样紧紧抱着她，把头埋到了她一头漆黑发间。

天边隐隐泛青，又是一日初来——

萧羌离开掖庭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赵千秋畏罪自杀，醒过来的于淑妃指称，当时推了自己一把的，就是赵千秋。

杜婕妤无罪，皇贵妃亲自迎她回后凉殿。

斑驳文王鼎里，焚着一炉安神清香。

于淑妃躺在重重叠叠的床帐里，若有所思的捧着掌心一杯温热参汤，小小喝了一口，抿了抿嘴唇，淡淡道：“赵千秋已经料理了？”

女官恭敬颔首。

“去传口谕的人呢？”

“已经妥善藏好，保证大殿下不可能见到。”

“太医呢？”

“口风最密实不过，等这事再过去个一年半载的料理也不迟。”

于淑妃点头。

很好，昨晚她的“孩子”已经流掉了，赵千秋也已经处理掉了，即拔了这心腹大患，还动摇了方氏势力，连带着祸水也引到了方氏的身上。

非常好。这一切都非常好。

懒懒的靠在榻上，于淑妃唤来宫女为她直起铜镜，她抬眼看了，镜子里红颜美丽，丝毫未老。她笑着弹了弹镜面，微微闭眼，眼角眉梢就带了无限细腻风情。

远远的有宫女来报，说萧羌正向这边而来，她颔首，略整了整妆容，取了胭脂在眼下点了色桃红，就是刚啼罢饮泣的娇弱神态。

然后这件事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但是宫里稍微懂得看点风头的，谁都知道，现在这场偃旗息鼓，只怕只是为了后面的惊涛骇浪做准备。

宫女在偏殿喝的水是谁经手的？内府。

推了于淑妃落地的内监是谁？内府掖庭副令赵千秋，方氏的家奴。

再加上萧远“恰好”到场，这些事情总在一起，矛头不可避免的指向了方氏。她行凶的能力远比海棠要大，且更有动机。

她现在位在婕妤，于淑妃若此胎生了个儿子，封为贵妃毫无疑问，现在萧羌还未立嗣，立嫡立长之外还有个立贵，子以母贵，若按那时候母亲的位份来说，说不定到时候谁被立为太子！

这么一想，几乎宫廷里所有的人都定了谋害于淑妃的人就是方氏。

风雨欲来。

正月十六海棠被放出来，第二天碧琴就回来了。

碧琴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跟她谢恩，一抬手阻止她跪下，海棠道：“你刚赶回来，大概也很累，白瑟去如花那边帮忙培育花种了，你在这陪我好不好？”

碧琴乖巧答应一声，坐在她旁边，帮她通头梳发，漫漫问她一些近日里的情况。

海棠忽然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但是她脑子里又开始一阵一阵的犯晕，也就顾不上研究。

这几日头晕得越发厉害了，看起来真要叫医生来看看。

海棠靠在榻上，觉得碧琴轻轻拉动了一下她的头发，她愣了一会儿才作出反应，转头，看到侍奉了自己将近一年的少女掬起自己一头长发，凑到唇边轻轻一吻。

海棠一惊，刚要起身，碧琴伸手一按，不知怎的，海棠整个人就身子一软没了力气，碧琴欺近，一手撑在她颈侧，一手慢慢抚着她的长发，嫣然一笑，“笑儿，你不认得我了？”

——不对！这不是碧琴！

浑身的警戒系统在“碧琴”靠近的瞬间发挥作用，直觉在告诉海棠：危险！远离她！

看她眼神里的诧异，“碧琴”笑了起来，她俯身靠近，双手撑在她的颈侧，整个人几乎都压了过去、

海棠浑身酸软无力，想要叫唤，脑袋里又一阵发晕，一声叫出了嘴唇便成了低低一声呻吟，随即一阵彻底的黑暗袭来，在眼前彻底黑去之前，她只看到那个“碧琴”微笑着，纤细白皙的指头按住了自己鬓发一侧的皮肤，用力一揭——

海棠昏过去前的最后想法是：靠，《金枝欲孽》变《画皮》吗！

这tmmd还叫不叫人活了！

一张制作极其精美的人皮面具被拈在白皙纤细的指头上。

面具下是一张少年的脸，细长眉眼，仿佛白瓷一般细腻柔嫩的肌肤上薄薄樱花色的嘴唇弯弯笑出一个弧度，这张绝美精致的脸，属于沉国国主唯一的皇弟，定王沉冰。

少年看着昏去的海棠，微微叹了声气，他慢慢摸着海棠的长发，“笑儿笑儿……你真是让我好找……”

低声叹气的时候，他伸手想去碰海棠的脸，颈上陡然一凉，有辣辣的温热液体流了出来。

“……定王殿下，把你的手拿起来如何？”

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温柔甜美，淡而柔雅。

“……”沉冰低头，看到自己颈上横着一根极其纤细的乌针。

针色漆黑乌沉，毫无光泽，唯有针尖一点幽绿，犹如死神爪牙上的剧毒。

转头，看到的是一张清雅宜人，秀丽从容的女子容颜。

漆黑的眼珠定定看了她片刻，沉冰笑得灿若春花，他小心的用两根指头推开架在自己颈上的针，毫无意外，指尖尚未触到黑针，已被锐气所伤，两道细细血线渗出，在他触上针体的瞬间，手指上爆开两蓬小小的血花。

沉冰却似全不在意，继续笑着，笑容犹如夜间盛开的昙花，“一别经年，别来无恙？”

“……”女子没有说话，只是凝视着他。

沉冰慢慢坐起来，笑吟吟的卷起鬓边漆黑长发，上上下下打量对方，开口道：“……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呢？是叫你贵人呢……还是叫你天……”

“史飘零。”女子开口打断他的话，“我现在叫史飘零。”

“我从来不知道你居然忠于大越的皇帝。”

“我有保护杜笑儿的义务。”

“为了‘他’？”

这三个字一出口，沉冰只觉得额头一凉，史飘零乌针已抵在了他的额前，女子也笑了开来，别样妩媚，“乱说话的孩子会下拔舌地狱哟～～～”

针尖尚离额头一寸，血却已经泌了出来。

鲜红的液体有生命一样蜿蜒在少年绝美的脸庞上，沉冰一弯樱花色的唇，眼睛里却冰一样的冷，“……莫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

“呀，实际上，殿下就是不敢啊。”史飘零温柔一笑，亲昵的靠近沉冰耳畔，低声道：“沉冰，杜笑儿若是稍有闪失，我在此以我之名立誓，千里之外，也必取你性命。”

说完，她稍微退开一些，从袖里抽出手帕，递给沉冰，“那，殿下，擦擦脸上的血吧，不然真可惜了这张漂亮的脸呢……”

沉冰的表情阴晴不定，就在他要开口说话的时候，两人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模模糊糊的呻吟，两人一起回头，看到海棠慢慢的撑起身子坐起来。

抚着还在隐隐作痛的头，海棠抬眼看向前方。

冬日下午的阳光从窗边透射进来，海棠觉得有些刺目的眯起眼睛，过了片刻，方才因为头晕有些动摇的视线恢复了正常，她看着面前两个本都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过了片刻，她有些头疼的按着自己的额头，问道：“我说，谁来解释以下，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沉冰几乎有些诧异的瞪大了眼睛，他看着面前的女子，皱起了眉毛，“……笑儿……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好吧，莫非这个世界是把这句话当成打招呼？眼前两个人都是问过这句话的，此外，沉冰同学，这种搭讪台词你已经说了两次了好不好？

一边腹诽，海棠一边开始怀疑自己附体的这个杜笑儿同学到底有什么多姿多彩的过去了……

史飘零若有若无的挡在两人中间，朝沉冰一笑，“笑儿忘记了殿下未见得不是好事。”

沉冰沉默着一挑眉，忽然一笑，竟然就带了极度妖艳的姿态，他点点头，轻描淡写的说：“那我找机会让她再想起来就好了……”说完这句，沉冰转身就要离开，却听到海棠一声大叫，“等等！”

史飘零眼神一冷，沉冰转过身，淡如花瓣的唇角噙着一抹得意的笑容，海棠看着他，一字一句的问道：“碧琴呢？碧琴怎么样了？”

他既然扮作碧琴回宫，那碧琴她……心里莫名其妙的就寒了起来，海棠下意识的按住胸口，死死瞪着面前的男人。

沉冰甜美的笑着，眼神里显过了有趣的不可置信，打趣一样的眨眨眼，“哦，笑儿，我竟然不知道，你居然会担心下人的命呢……你说呢？你说说看我既然在这里，她会怎样？”

“你——！”

“你说我会怎么对她？杀了她？把她和她的母亲都杀掉？”沉冰若无其事的说着，看海棠脸色一下惨白，他倏忽轻笑了起来，漆黑的眼睛里水光浮动，几乎别样妩媚，“我在开玩笑的，笑儿，她是你的宫女吧，我怎么忍心杀她呢？我便连伤害她也舍不得呢。”

说完，毫不介意站在两人中间的史飘零，沉冰走前几步，伸出手去轻轻抚了抚海棠的长发，微笑：“放心，笑儿，我怎么忍心让你伤心……”

说完，他礼貌的向史飘零和海棠行礼，飘然而出。

第二卷 出国旅游也要保险

第十三章 出京远足

海棠瞪着沉冰远去的背影半晌，跳下床为自己兑了杯温水，把沉冰摸过的头发部分刷刷刷一段涮。

靠，有毒没毒啊！真是。

史飘零安静的看着她，等海棠重新把头发整理好，看向她的时候，她才嫣然一笑，翩翩然弯下纤腰，向她行了一个标准的宫礼。

“姐姐受惊了，妹妹刚才想来探望一下姐姐，就过来了。”

史飘零轻轻一笑，说的云淡风轻。

海棠看了她一眼，又给自己倒了杯温水，却没喝，只是兀自出神，过了片刻，才道，“史美人，你能不能和我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沉冰和她同时出现在自己房里，可不是什么巧合能解释的。

沉冰是一国亲王，肯冒着易容的危险进入后宫来看她，必然就是为了什么，至于沉冰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不如问问现在唯一有可能知情的人，也算是知己知彼。

史飘零笑着，一双漆黑的眼睛却毫无笑意的凝视她，在海棠被她看得发毛时，才弯起嘴唇，“……看来杜婕妤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哪……”

我靠，果真是杜笑儿惹的祸，该不会是笑儿同学对沉冰骗身又骗心，然后在人家拉着袖子要她负责任的时候一抹嘴巴入宫打算继续啃皇帝吧?

心里不厚道的yy了两下，海棠低头轻轻叹了口气，吐出来的气息婉转悠长，“……唉……史美人你是知道的……我入宫之前不慎落水，救上来之后就对以前的事情记得模模糊糊的了……“

史飘零不作声，只是定定的看了她片刻，忽然就悠悠的开了口，“……其实这样最好。什么都不再记得了也很好，这样你才会幸福。”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沉冰会出现在我眼前？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史飘零就住了口，只是微笑，片刻之后，她垂下眼，“……有的时候，我都会恍惚觉得，你根本就不是杜笑儿。”

听到这句话，海棠心里陡然一寒。

史飘零果然和杜笑儿早有渊源，至于沉冰，恐怕也不会关系太浅。

她强笑了一下没有说话，史飘零一挑眉，又恭敬的行了一个礼，转身走出。

当天晚上，碧琴就回来了，海棠不着痕迹的询问了几句，碧琴茫然答就是回来之后先去的永巷，不知怎的就在没人的屋子睡着了，现在才醒过来。

海棠无语，暗自观察确定了这是碧琴本人之外，却再也不敢和她单独在一起，只好不着痕迹的遣开她。

德熙八年的一月就这样缓缓过去，间中只有于妃宫里一个内监偷窃被发现之后畏罪自杀，从楼上跳下来，摔烂了脸这样的小事，于妃一向宽厚仁慈，不但不追究他盗窃的罪，还把尸体赐还了给他父母。

一时宫内上下无不对于妃仰慕感戴。

二月一到，按照惯例，萧羌启程准备去永州炳城春狩，以祭农猎。

萧羌是极孝顺的人，太后太妃自然随行，又念着沉寒刚到大越，便也带着她走，淑妃刚刚流产，不宜远行，自然留守，另外两妃需要哺育两名年幼的公主，也走不脱，结果妃嫔方面，萧羌只带了史飘零、海棠和沉寒上路，连带皇子萧远，皇室一行，一共七人，在五千龙神军的拱卫之下，预定在二月二十七出了顺京，向炳城而去。

随行的人员中还有沉冰。美其名曰是随行回国，但是明眼人却都知道，这次春狩之行，只怕并不单纯。

在萧羌向炳城而去的时候，沉国国主沉烈也以春狩的名义向与永州隔江而望的定州而去。

世人都说，此次春狩，意在会盟。

各国瞩目，时局不安。

在春狩出发的前三天晚上，沉冰在深夜时分被召入了勤政殿偏殿。

春狩之前有很多政务要处理，这几日萧羌几乎就夜宿在这里，沉冰拾阶而上的时候，听到了轻轻的琴声。他侧耳听了片刻，寒风烈

烈，吹动了他玉冠下长长的黑发，露出他额上一朵金钿，越发有了一种虚幻而缥缈的美。

偏殿殿门是虚掩的，有极淡的烛光透出来，附近没有内监宫女，沉冰仔细四下看了看，才走了进去。

萧羌坐在矮几上，正在抚琴，手边一炉水香，烟气袅淡。

沉冰没有打扰他，沉默的单膝点地行礼之后，就端正的跪坐在他对面，安静的听柔和泌宁的曲子从他修长的十指之间流淌而出。

一曲终了，沉冰静静的拍了拍手，“这普天之下能把这《惊霜十操》弹得如此丝丝入扣的，大概只有德熙陛下了。”

萧羌沉稳一笑，推开琴，笑着给他倒了杯茶，沉冰接过浅浅喝了一口，想了想，开口，“不知陛下深夜召唤，所为何事？”

“就是殿下前些时候致书给我的事情。”

沉冰眉峰一挑，额间花钿也随之一动，竟然有了妖艳的气息，“那陛下意下如何？”

萧羌轻笑，把琴边一卷书卷推到沉冰面前，“朕还要定州。”

“……这似乎强人所难。”

“但是殿下无可选择。”

沉冰凝视着对面清雅的男子看了片刻，点点头，拿过一式二份的书卷细细看去，一张美丽的脸笑得春花灿烂。“陛下说的没错啊……”说完，他取下玉冠上的发簪，轻轻在指尖一划，就着鲜血在书卷下方签上自己的名字，萧羌咬破指尖，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大越必倾力助定王殿下夺取皇位。”

“事成之后，云林江畔四州三十一城尽归大越。”

少年和青年彼此相对，两只染着鲜血的手拍击在了一起。

“一言为定。”

“以血为凭。”

沉冰点头，袖起书卷转身离开，悄悄出了宫门，早有马车侯着，从人扶他上了车，马车缓缓驶动，忽然有人掀帘入内，低声禀报道：

“殿下，前线有消息传回来，说闵王即将兵败，还请殿下定夺。”

听到这句话，少年气恼的咬住了嘴唇，竟然有了点儿孩子气的天真，他恨声道：“真没用，居然连个箫逐都拖不住！”

闵王还真是块扶不起来的烂泥，他都已经暗中那样帮他，他居然还拖不住箫逐。

枉费了他千辛万苦逮着机会给萧羌下了转轮王，引得萧羌下了决心除掉闵王，引开了箫逐，为此还牺牲了一个宫女暗桩……

纤细白皙的指头扭着自己的裘衣，沉冰冷声道，“能不能拖到三月底？”

“这……”

“你传话回定州给国相，如果闵王那边拖不到三月底……”少年的语气忽然变得极其温柔甜美，他用两根手指托起从人的下颌，甜美微笑，“那他们也不用活着了，我不需要如此没用的属下。”

从人只觉得一身冷汗到底，连话都不敢说，拼命点头钻出了马车。

沉冰冷笑一声，靠着车壁闭目养神。

沉国沉国……莫非萧羌真的以为自己的志愿就是那块小而贫瘠，只能靠行商来维持国家收入的土地吗？

萧羌，你未免小看了我。

望着少年纤细单薄的身影被宫门外暗淡黑影吞噬，坐在偏殿里的萧羌轻轻一拨琴弦，琴爪铮叮，一声清响，萧羌轻笑，唤了一声，“辅相，你觉得定王如何？”

“狼子野心。”

萧羌微笑着点了点头，看着从背后屏风阴影里走出的老者，他礼貌地颔首，老人坐在了他对面。“陛下，定王不可不防。”

“子系中山狼……”萧羌悠悠的说着，“沉烈是虎，沉冰是狼，辅相，朕现在面临的……正是虎狼之国啊。”

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每一道沟壑带来的不是沧桑，而是如名刀上的血槽一般的锋锐，长须下的嘴唇微动，他静静的吐出几个字，“驱虎吞狼。”

萧羌听了，桃花眼里便凝了一点儿笑意，他端起茶杯，奉到老者面前，微笑，“辅相高见。朕不想养虎遗患，更加不想……引狼入室！”

“陛下的意思是……”

“朕天明就离宫，銮驾按预订出发。同时立刻派信使通知王叔，之前和他订下的计划，立刻开始执行！”

“臣遵旨，不知陛下可要安排随员？”

“朕有‘日卫’随侍，王叔离京前担心朕的安全，把他的‘星卫’也留了给朕，朕又命人从龙神军中选了五十名精锐，这些人手已经足够。至于随员……”

带着琴爪的指头轻轻一拨琴弦，他在清响里沉思片刻，“远儿带上，远儿也快十二了，总要让他见见市面，看看外间百姓疾苦，也见识一下什么是天下英雄。沉皇贵妃也要去，毕竟，也应该让她看看她现在的祖国。”

这句话说完，君臣二人都沉吟了一下，心下都明白，带上沉寒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人质。

以沉烈虎狼之性多半不会顾忌沉寒，但沉寒和沉冰同母所出，多少会有些在乎。

辅相听他说完沉寒的名字，本以为没有随员了，刚要起身，萧羌却又加了一句话，“等等，还有杜婕妤。”

辅相惊讶了一下，却没有询问萧羌理由，只是看着他，倒是青年君主想了半天，沉声道，“路上总要有人照顾……”

那宫女不是一抓一大把？辅相老爷子世故成熟滴没有揭穿这个蹩脚的理由，只是记下，然后告退。

萧羌是个懂得分寸的人，该宠谁宠多少一清二楚，不用任何人担心。辅相也是个懂得分寸的人，在有出事的预兆之前，后宫的事情少管为妙。

于是，君臣二人达成共识圆满落幕。

于是，海棠四更天就被从床上弄起来，丢上出宫的马车。

她很悲愤的只想吼一句，tmd！

永州距离顺京五百里，是大越太祖最后打下的领地，炳城东守内陆，西扼商道，有天然猎场千顷，兼之有忠烈祠建于此，从来都是君王春狩祭祀之地。

萧羌这次前往炳城，除了例行狩猎之外，最主要的其实是和沉国国主沉烈相约，在云林江畔会盟的事情。

二月二十七，车驾出京。

妃嫔送銮驾出大内宫门，众臣出城相送三十里。

没有人知道，从他们身边走过的华丽马车里，并没有他们的皇帝——在车驾离京的当天，早就出发的萧羌一行，已经到达炳城的前站容城了。

当马车驶进容城高大城门的时候，海棠脑子里就一个想法：tat，老娘总算活着到了口胡！

古代的路况极差，即便是皇家制造的马车，也不过是木包铁皮的轮子，没有平衡杠没有减震器，她的屁股都要被颠成四瓣了。

当萧羌伸手把她抱下来的时候，她小小的抱怨几句，“要致富，先修路，陛下您好好修修路吧……”

萧羌笑着拿起旁边的斗笠给她罩上，道：“叫我老爷，笑儿。修路是肯定的，朕……我也想效法始皇帝那样天下车同轨，海滨之畔到天子之京只用数天。只不过现在内忧外患，万事无暇罢了。”

说完，他又把沉寒抱了下来，旁边早有侍卫把萧远带了过来，长得粉雕玉琢的小少年规规矩矩向两个母妃问了好，就站到了沉寒身边。

宫里只有他们两个年纪仿佛，萧羌经常带着萧远去沉寒宫里，连带着沉寒也和萧远很亲近，沉寒长得娇小，两个人往那里一站，金童玉女仿佛。

到了容城，行程就可以放松了。

萧羌递给萧远一个本子和一根石炭笔，命他去把满城上下百货物品的价格记回来。看萧远在十几个龙神护卫的保护下走远，他拉过沉寒的手，笑吟吟道，“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大家一起走走吧，当松松乏。”

说罢，大越的皇帝就信步沿着城门大街走了下去，身旁是娇小纤细的沉寒，身后是四五个龙神军，如果不考虑跟在他后面走得一拐一拐有损形象的海棠，萧羌一行就几乎会被人以为是谁家公子携眷出游了。

容城自古有双绝。

一绝商贾，二绝鱼羹。就是一说这里的商人是天下无双的狡猾，二说这里的鱼羹是天下无双的好吃

容城是永州最富庶的城市，一向湍急的云林江流经此地，独独就有一大片缓缓浅滩，一来二去，这里就成了云林江流域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不独运到大越的，很多运到密云、荣阳、塑月、沉国等国的物资都在这里中转，萧羌即位之后，对容城采取的是重商重工的政策，轻徭薄赋，一时之间容城就成了云林江流域最大最繁华的商城。

连孩子都知道，大越赋税多出永州，永州赋税半出容城。

至于鱼羹，拜云林江所赐，号称天下珍味第一的珍奇鱼，成就了容城美食盛名。

容城鱼羹最有名的就是玉味楼的珍奇鱼羹，乃是公认的翘楚，常有人说，到得容城不上玉味楼吃碗珍奇鱼羹，那就是莫大的遗憾。

宅女好的是什么？一宅二腐三美食。

所以当萧羌一行在茶馆喝茶，听到小二眉飞色舞推荐的时候，海棠就觉得从牙花子往外冒口水。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她用眼神水汪汪的恳求着。

萧羌几乎要笑出来，摸摸她的头，意味深长的笑道，“时候还没到……笑儿。”

带着海棠和沉寒沿路赏看风土人情，到了晌午时分，萧羌施施然登上了玉味楼。

今日天气晴好，又正是吃饭的时候，玉味楼里人满为患，龙神卫里领头的一个倒胸有成竹，上前说了几句话，小二立刻恭敬百倍，把他们领上楼去。

整个三楼是四面通透的格局，中间用屏风围成一个个小隔间，楼下那么热闹，三楼却一个人都没有，看来早被萧羌包下了。

沉寒和海棠坐在靠窗的一桌，在等菜上来的时候，两个人就趴在栏杆上吹风，萧羌站在她们旁边，心不在焉的朝外看。海棠给沉寒描述眼前的景色，托了中文系的福，还算描述得活灵活现，活色生香。

一时说high了，“山如剥笋根，又如旋螺顶”啦，“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啦，明清山水小品文的句子就蹦了出来。沉寒没注意，反倒是萧羌回头说了句话，“这句子绝妙，出自哪本书？”

海棠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忘记了。”

换了是平常，那个男人肯定眯起一双桃花眼调侃过来，他今天却简单放过了海棠，哦了一声，看向楼下。

这么微服简行的过来，现在又在这里摆出一副贱妾茕茕守空房的样子，莫非是等着在这楼里会老情人？

就在海棠胡思乱想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龙神卫一声厉喝！

“谁！”

男人们的怒吼里却掺杂着一个调笑声音，轻飘飘的，尾音软软一吊，“呀呀呀呀，这位小哥的脸真嫩～～来来来，让奴家摸一摸～～”

“大胆！”

“呼呼，奴家好～怕～哟～”

哇，好强大，海棠立刻转头，就看到楼口飘上来一道淡黄色人影，来人动作极快，也没看到来人如何动作，杜笑儿只觉得眼前黄影一动，一双手已然从她和沉寒脸边摸了过去，那软绵绵尾音上吊的独特嗓音笑吟吟的拂过，“这两位小娘子的脸也好滑哟～～”

貌似……自己被调戏了？搂住立刻扑到自己怀里抖缩的沉寒，海棠琢磨着，那道黄影已经闪到了萧羌身边，一双手朝他颈子上一挂，轻轻一笑，语气软糯含娇，“你还知道来找我？”

那是个身材高挑极火辣风情的女子，一身淡黄色连环合欢衣，浑身上下包得严丝合缝，可偏偏从眼角眉梢流露出张扬媚态。她五官深刻，一双凤眼勾画得精精致致，深绿色的管子螺勾了眼线，唯独眼角用了一抹极张扬的艳红，眼波轻轻一转，一双琥珀色的眼在阳光之下就变得像是金黄色一般清澈透明，勾魂摄魄。

她软软靠在萧羌胸前，涂了大红蔻丹的指尖在他额上亲昵一点，鲜艳红唇惹人怜爱的微微一咬，幽幽怨怨，“……你啊！”

“……我还没吃饭，我还希望一会儿吃得下去，所以，您先下来好不好？”萧羌对天翻了翻白眼，海棠大惊，居然能在这只春风温柔桃花眼的狐狸身上看到类似于人的表情真是不容易啊。

美人委委屈屈的下来，坐在桌沿，水波样的长裙边缘不规矩的被她踢来踢去，耳边一挂明月九环坠子也晃来荡去，竟没半分安静踏实。

沉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些害怕的躲在海棠身后，海棠握了握她的手安慰她，看着对面的美女，却怎么看都有丝怪异的不和谐。

明明是个大美人，够辣够媚，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什么地方不对……

海棠摸着下巴琢磨着，看萧羌和美人寒暄，她看着看着，看到淡黄罗裙下葱绿绣鞋一点的瞬间，她忽然一击掌！

男的！对面是个男人！

凭她看x女和好x这么多场看出来的经验，对面的美人是个男的！

哦哦哦哦哦～鬼畜受皇帝和美貌女装帅哥楼台相会？！那下一步……她甩口水

就在海棠双眼冒光只差摇尾巴的时候，萧羌听对面的美人说了一句什么，点头，就和美人向也空着的四楼而去。

那下一步……就是清闲杂人等的场了……海棠失望到尾巴贴地耷拉耳朵蹲地画圈，只好忧伤明媚的和沉寒蹲在一起等鱼羹。

四楼一水通间，连屏风都没有，所有窗户都是开的，现在初春时刻，江风冽冽带着寒气，美人不高兴的一甩水袖，“找我也就罢了，还带我来吹冷风，萧羌，你好有良心。”

萧羌头疼的认命，就要脱身上的披风，美人身形一动，已按住了他的手腕，嫣然一笑，嗔道“谁要你真脱？”

好吧，萧羌现在开始觉得胃都在疼了。

他想叹气，却又无奈摇头，最后轻轻唤了一声美人的名字，“同衣……”|

没等他继续说，美人眉开眼笑，“羌儿，你果然知道我最喜欢听你唤我名字。”

胃疼改青筋，萧羌终于被一声羌儿雷到，声音拔高，低喝一声，“洛?同?衣！”

美人似乎觉得他愤怒的样子可爱之极，柳腰款摆，笑得前仰后合，笑声娇软动听，萧羌再度提高声音，“长乐侯！”

“我会助你。”

笑声在长乐侯三字出口的瞬间嘎然而止，洛同衣慢慢的抬起脸，一张浓脂重粉，艳丽非常的脸看向萧羌，四个字带着金石之音出口，字字刺耳。

“我会助你。”洛同衣再次重复，然后毫无感情的弯起了唇角。“只要你能完成你的承诺。”

他脸上妆面本来就重，一旦失去了表情，就仿佛带上了一层面具一般。他沉声道，“陛下，你希望我如何做，做到如何地步？”

“……一网打尽。”

洛同衣没说话，他只是极目远眺，忽然转身一笑，“云林江畔一会，人人都以为自己是螳螂身后那只黄雀，可是到最后，谁是那个手持弹弓的人呢？”

“沉烈是一代明主，沉冰亦不可小看，明面上的势力已每个都不好对付，何况这次想做黄雀的又那么多。长昭、塑月莫不想分一杯羹，即便……”萧羌随意看了一眼身边衣带飘飘的洛同衣，轻轻一笑，“侯爷所在的‘白玉京’，不也是想分点好处？”

“呀呀，那一点儿都不关奴家的事啊～白玉京是苏荷苏京主的，可不是奴家我的～”洛同衣恢复了一派爱娇，捧着脸蛋转了几圈。

萧羌选择性忽视，继续正事，“不过说起来啊，同衣，你这次来见我，不怕被苏荷发现？妨害计划吗？”

“呀呀，小羌儿你担心奴家呢……放心啦～奴家我这次是正大光明的来哟～”洛同衣笑得欢快可爱，“是苏京主让奴家来带话给小羌儿你的哟～”

说完，他轻轻一弹指，窗外忽然跃入十数名戎装少年，瞬间在萧羌面前立起一片帷幕，只听内中衣衫摩擦之声，里面时不时传出来一两声小羌儿你觉得我穿紫的好还是蓝的好啊当然了我知道小羌儿你最喜欢我～什～么～都～不～穿～

萧羌和洛同衣才沧录书院断断续续同学将近十年，早已习惯他的疯疯癫癫，现在只当一切是东风，假装自己听都没听见。

过了片刻，，帷幕撤去，里面走出的是一个俊秀青年，紫衣翩然，长袖委地，头上是切云碧玉之冠，掌心握着一柄晋见君主时候所持的玉圭。

他走到萧羌面前，单膝点地，声音里再没有绵密的娇媚软音，只有青年男子的清脆，微微上挑的尾音里隐约有清冷之气。

“白玉京之下天上重重主，大越敕封长乐侯洛同衣参见陛下。”

随着他话音落地，身后十数名少年尽皆拜倒，萧羌微微颔首，“平身。”

“是。”谢恩之后，洛同衣起身，从怀中取出一封明黄封面的折子递给了萧羌，萧羌展开之后，只见里面用一笔娟秀簪花小楷写着八个字。“三月初四，臣妾并沉国国主于白玉京涤尘而侯。”底下署名是臣敕封理王白玉京主苏荷。

萧羌点头，淡淡说道，“如京主所愿。”

洛同衣点点头，长袖一展，整个人飞掠出去，随他而来的少年也随之掠出，等萧羌再往外看，却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

他点点头，缓步下楼，看到楼下已经开吃的海棠腮帮子塞得

Chapter_4

圆滚滚的，正在跟沉寒叽歪，“我说了，刚才上去的那个一定是男的，我以我的经验发誓……”

萧羌远远听到不由得有一点想发笑，便真的在脸上笑了出来，温软的唤了她们，慢慢走去。

窗外长空如洗，一江秋水，向西而去。

第十四章 兔子蹬鹰

回到下榻客栈的时候已是傍晚，他们单独包了一个院落，沉寒年纪小，又是第一次这样满城晃，略吃了几口晚饭就早早歇下，海棠吃到一半，萧远回来，把一叠本子递给了萧羌。

里面记的全是容城的各项百货的价钱，萧羌仔细看过之后，问道，“远儿，你觉得如何？”

“儿臣……啊不，我觉得很多东西远比京城价格低廉。”

“你说为什么会比京城的东西价格低廉呢？”

“因为沿路经过州府加税的缘故？”

“答对其中的一部分了。”萧羌宠爱的摸摸萧远的头，让侍从带他下去休息，转头看了一眼正胡吃海塞得不亦乐乎的海棠，问了一句，“笑儿，你说呢？”

当人满脑子满胃都是食物的时候反应是会迟钝一点儿的，海棠也不例外，听到笑儿两字她楞了一下，才想起来是叫自己，一时慌乱，脱口说了一句，“和运费也有关系吧？”

说完之后她立刻就想抽自己两个嘴巴，丫的嘴贱，怎么就不会说不知道啊！

萧羌眼睛温柔的眯起来，他刚要继续说话，却看到海棠身子一晃，整个人软软倒下——

海棠只觉得脑子一昏，意识就干干脆脆的没有了。这次眩晕来的比往次都厉害，迅速而猛烈，在她日后想来，不得不心有余悸的承

认，这次的眩晕真的仿佛死亡一般。

海棠的头发本来就是很随意的扎着，倒下的时候漆黑的发遮蔽了半张脸，从萧羌的角度看来，烛光跳动，她本就娇小的身体简直就要湮灭在了蜡烛的残照中。

仿佛随时都会化成灰，不留一丝痕迹。

已过了这么久，荷带衣的毒性也确实应该发作了。

在睡梦中慢慢死去，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希望她临死前的梦境会是一个好梦。

只是低头看了海棠一眼，就继续批阅奏章，批阅了几份，那种身边有个人在慢慢断气的奇妙感觉仿佛爬行动物冰冷的身体攀附上了他的全身。

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唔，想想杜笑儿的谥号吗？应该可以追封为妃，那她的父亲也要追封了。

思绪随着面前蜡烛一个跳动就忽然飘远了。

就想到了那个在掖庭的晚上，那个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的少女用笔直清澈的眼神看着他，对他说，做人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他的人生里，第一次有人对他这么说。

太后告诉他，你是皇帝，你不是普通人，你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你的帝位。

现实告诉他，这世界上，最不需要的就是良心，那是成功的牵绊。

然后他的妃子们就用一双含露眼幽幽而无声的说，陛下，你可曾对得起我们？

为什么就在那时候，偏偏是杜笑儿，这个被他下毒，随时都会死去的少女对他说，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实在是……很有趣呢。

放下笔，他把海棠轻轻抱起来，温柔的为她理着凌乱的头发，心里散散的想着有的没的。

他想，他从一开始就是很欣赏这个女孩子的。

杜笑儿是他生命中唯一一个遇到的，非常明确的对他手中的权力毫无兴趣的女子。

如果不是她知道和看到了太多不该知道和看到的东西，他大概会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就象是对待沉寒一样，纵容的，娇溺的看她成长。

这样一个让他欣赏的生命要断绝在他的手中，他是觉得遗憾所以才补偿她——比如带她来永州，希望让她可以死在自己出生的地方，晋封她的品级。

不，萧羌自己笑了起来，他没这么好心。

晋封她就是为了让杜笑儿成为宫廷斗争中的焦点，再借助她的死平衡后宫势力。

那么，当她被诬陷的那晚，他为什么会去看她？他现在又为什么会带她来永州？

摇头，不去思索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萧羌伸出手，缓慢的，完全的，把少女娇小的身体拥入了怀中。

灯花闪动，满屋熏黄光彩刹那变成无边无际的碎片。

冰冷的黑发流淌过他的脸颊，如同死去女人开始腐烂的指骨。

就这样安静的死去吧，慢慢的，毫无痛苦……

就在萧羌觉得怀里的少女已经咽下了最后一丝气息的时候，他感觉到微妙的异动。萧羌下意识的紧了紧手臂，怀里的挣扎也大了一点儿。他讶异的松开手，发现怀里的人气息不稳的慢慢睁开眼睛，一双眼睛有些模糊的看着他，还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样子。

居然……没死？

萧羌真的有些惊讶了，海棠慢慢的回神，过了好一会，意识彻底回来了，她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在萧羌怀里——

我靠！这跟傻羊自己剃干净了毛背着盐巴柴火到狼面前有哈密区别啊？

——如果是没昏迷糊的海棠，此刻就定然敌不动我不动，皮笑肉不笑的敷衍过去就好，反正萧羌看起来对强x也没啥爱好，但是她现在刚醒过来，大脑反应慢了那么半拍，条件反射的就朝外一挣！

萧羌没想到她刚一醒过来就会挣扎得如此用力，被她一下挣脱，海棠刚要下榻，就被萧羌从后面抓住了手，男人带着微笑的声音夹带着浓热的气息扑到了她的耳后，立刻让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笑儿，你跑什么？”

意识清醒了一点儿，海棠立刻意识到自己的不智，她放松身体，长袖掩住嘴唇假装低低咳嗽了几声，虚虚的抬起眼帘看向萧羌，随即又虚弱的垂下，“陛下，臣妾不甚舒服。”

萧羌从身后抱着她，看着她低垂的侧面，黑的头发，半侧的脸庞在暖黄烛光下却是雪白的颜色，没有一点儿温度，他开口，声音从她耳畔滑过，带了微笑的意味，“还是说，朕实在让笑儿你走避不及呢？”

海棠白毛汗立刻就出了一身，她干笑两声，“陛下，臣妾……真的不甚舒服。”

如果说刚才她不舒服，萧羌还信，现在她一双眼睛滴溜乱转，叫他心里只有好笑。

他慢慢俯身下去，漆黑的眼睛里却带了几分近似于宠溺的神情出来，“笑儿，朕觉得，在朕所有妃子里，只有你对朕走避不及。”

谁说的，还有如花呢！海棠在心里悲愤的高呼，随着男人的温度越来越靠近，海棠脑子也越转越快——

就在这瞬间，萧羌手指若有若无的滑过她的嘴唇，男人对方气息从她的颊边掠了过去——

问题：当电风扇高速旋转的时候把手指头捅进电风扇叶子里会发生什么？

答案一：电风扇停转。

答案二：手指头被削掉。

现在海棠和萧羌之间的关系正如电风扇和手指头。

脸颊上的一热让海棠呆了一下，她瞪大眼睛的样子似乎让萧羌很愉快，紧接着，嘴唇被分开，男人的舌尖掠过她的牙齿和口腔——

然后脑袋正如急速回旋中的电风扇一般的海棠兔子就完全本能了——

她使出狗急跳墙一般的火灾现场实力，一把推开萧羌！

萧羌猝不及防，只听一声巨响，烛台倒地，房间内陡然漆黑，海棠下意识的屏住呼吸，看着伏在榻上，一动不动的男人，咽了口口水。

不会……死了吧？＝＝||||

房间里立刻安静了下来，空气里血腥味道淡淡弥漫。片刻，海棠终于听到了男人平稳缓长的呼吸，萧羌慢慢起身，摘下发冠，黑发披散而下，他转头看向海棠，额边隐约有一道鲜红的痕迹。

似乎……刚才那一推……太用力了让他撞伤了？海棠没骨气的缩缩。

萧羌抹了一下额角，看着手指上的殷红。

屋子里没有了灯，只有月光，男人的脸渗出一种极其微妙的白来，“……朕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自己的血了。”他温柔的说，伸手擒住她下颌，手指的力道缓慢加重。

萧羌在生气。

海棠的直觉这么告诉她，从她的角度看去，男人的笑容几乎可以用诡丽来形容。也许是月光的缘故，额头上散了几丝纤细黑发的男人，眼瞳深处泛着雾一般的淡色。

“笑儿，伤了朕的罪过很重哦～～”这句话说完，海棠以为面前这男人下一秒就会变脸唤进卫士把自己丢出去，萧羌却笑了起来，染血的指头拂过她的嘴唇，漆黑的眼只定定的看着她。

下一秒，温润的触感和着鲜血的铁锈味造访了她的唇，因为长时间执笔写字而有一层薄茧的指头探入了她的口内，男人靠近她的耳边，低声笑语，“笑儿，你吻朕一下，朕就原谅你，如何？”

看着面前倏忽放大又的俊美的脸，海棠犹豫了一下，最终决定还是保命tat。

“……那陛下……可以闭上眼睛吗？”她很少女很白花的小小声问。

萧羌没有说话，只是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象蝴蝶的翅膀。

属于少女的纤细指头探入了男人漆黑的发里，触手的刹那冰冷无温，海棠几乎以为自己触摸到了云林江底满把冰冷的水草。

少女的嘴唇接触，离开，如蜻蜓点水。

欲离开的手腕被抓住，睁开眼的男人摩挲着手里细嫩的肌肤，微笑，“笑儿，女孩子啊，如果真那么讨厌一个男人的话，记住，不要去反抗他，才是让他远离你的好方法。”

象个宠爱自己妹妹的大哥哥一样，大越王朝的皇帝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然后松手，“去休息吧，笑儿，明天还要赶路。”

海棠如逢大赦，立刻连滚带爬的滚出，偏偏在出门之前回头看了一眼，男人靠在榻上，手托着下颌，正在看他，满把漆黑乌发衬着额头一丝红艳，让她的脚步犹豫了一下。

啊，好纠结……虽然自己被吻了还吻了他，但是到底还是自己兔子蹬鹰害他受伤的。好吧，显然其实他受伤是罪有应得。

不过这就好比领着工资啥都没干还把你老板k了满头包一样么……

于是乎海棠姑娘默默转过身，站到她面前，“……需要我帮您包扎吗？”

萧羌怔了一下，看着面前脸上写满不情愿的女孩子，忽然便笑了起来。

他一边笑一边挥手，“不不，真的不用，卿去休息吧……咳咳。”

到底哪里好笑？

海棠翻白眼，转身去外面寻来药箱，放在他面前，转身离开。

身后继续传来男人抑制不住的笑声。

海棠一肚子委屈郁闷的向楼上走去，在走廊尽头看到了萧远，萧远向她行礼后递上了一方小小的盒子，里面是非常精致的一个用芦苇编成的小草鞋，大拇指指节大笑，却连绣花等等纹路都有，萧远道："这是儿臣在路上买的，觉得母妃可能会喜欢。还有一个要送给沉母妃，请杜母妃和儿臣一起上去好吗？"

海棠点头，把玩着这东西慢慢走了上去，两人在沉寒门前站定，海棠刚要敲门，门忽然被从里面推开，一道急速掠了出去！

海棠厉喝一声，"谁！"

厉喝的同时，萧远眼疾手快的把海棠迅速朝墙角一推，自己闪身到了门边，早有龙神卫冲了过来，几个人护住萧远和海棠，一部分去追破门而出的那人，一部分冲入沉寒的房间查看，拖了沉寒就出来。

海棠一把扑了过去把沉寒抱到怀里，把她带到自己房间，上下一顿拍打之后，确定沉寒没事之后，才想起来要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沉寒面色苍白，浑身在细弱的颤抖。

可怜的娃，看被吓得。"怎么了？"海棠递过热茶，沉寒接过热茶，手一抖，几乎洒了自己一身。

察觉到自己的失态，她勉强笑了一下，无色的嘴唇微微颤抖。

萧远也进了来，他屈膝半跪在沉寒身边，仰头望着她，却没说话，沉寒察觉到是萧远到了自己身边，看不到的明眸准确的凝视向萧远的方向，又勉强笑了一下。

小少年漂亮的眉毛皱了起来，他把手放在沉寒裙边，低低的道，"现在没事了。"

萧远的安抚似乎起了作用，沉寒点点头，放松的靠在海棠怀里，就着海棠的手，小口小口的喝进去。

过了片刻，沉稳的脚步声停在了门口，萧羌的声音响了起来，"我可以进来吗。"

海棠脱不得身，应了一声，萧远站起来恭敬肃立，萧羌推门进来，沉寒听到萧羌进来，一手还抓着海棠的衣袖，人就扑到了萧羌怀里，带得海棠一个趔趄。

摸着沉寒的头发安慰，萧羌转头去问侍卫，侍卫摇摇头；来人轻功极好，虽然已伤了他，却还是让他逃了。

“也许是盗贼吧。”侍卫下了判断，萧羌不置可否的哦了一声，转头询问沉寒，沉寒的回答是半夜觉得有人站在自己面前，她刚要叫，海棠就敲门，把那人惊走了。

萧羌点点头，吩咐侍从用屏风把房间间隔起来，让沉寒和海棠睡在一处，，他坐在床旁小几旁，把萧远抱在怀里，给他讲今天抄回来的账册上的奥妙。

海棠放下床帐，也没宽衣，打算和衣而睡。

在睡前，头又晕了一下，她想了想，大概是上次转轮王的药力未清，最近又忘记继续吃萧逐给的清毒药了，便从怀里拿出玉瓶，倒出一粒来塞到嘴里。

也别说，皇家的药就是好用，一颗塞下去，脑袋里的淤塞立刻轻了好多，几乎都有点儿神清气爽起来。

萧羌看到她吃药，问了一句，“笑儿，你在吃什么？”

海棠伸出一颗头去，摇了摇玉瓶，“平王殿下给的药。”

萧羌伸手接过，倒出来一颗闻了闻，眉毛轻轻舒展开，嘴角带的笑软腻了起来，他把药瓶还给海棠，笑道，“小心收好。”

海棠不明所以然的睡下，刚躺下，沉寒就整个蜷缩了过来，小小的象只小奶猫一样。

她还在颤抖。

是吓得太狠了……还是……另有隐情?

海棠下意识的想到了这个，但是随即甩甩头，算了，别人的事情不要胡乱猜测比较好，她自己的事情才比较烦好不好啊……

海棠叹气，她这算不算遇尸不淑？本来以为小小一个永州司马的孤女应该身份单纯，结果却每个人见到她都拿“笑儿，你莫非真的忘了我”当打招呼的口头语。

想也知道，如果杜笑儿真的普普通通，怎么会惹上史飘零，让沉冰这个异国亲王甘冒奇险入宫找她？

杜笑儿的身上必然有什么绝大的秘密。

难道杜笑儿真的是把沉冰那个粉嫩小正太先o后x，再o再x，然后抹抹嘴巴入宫了？

诶……饶了她吧好不好啊……

算了，既然都这样了，不如既来之则安之吧，反正到底有什么她也不知道，自然也做不出来相应的防范，只知道目前大概哪方都没有立刻杀了她的意思就好。

想着想着，倦意渐渐掩了上来，她闭上眼睛，慢慢睡去。

海棠醒来的时候，是在颠簸的马车上。

“……”她茫然的睁开眼睛，看着马车顶上油漆的木料，眨眨眼，过了片刻从身下传来的微微震动才让她发现自己正在马车上。

呀，那为什么不怎么颠簸呢？

左右看看，扫到了属于男人的胸膛，僵直，她僵硬的朝上看，果然看到了萧羌那张笑得清雅端秀的脸。

“早啊，笑儿。”

在皇帝陛下温柔高雅的招呼声后，pia的一声立刻响起，马车左右摇了摇。

马车外的侍卫们一脸严肃，目不斜视，全然一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萧羌被一把推到扑墙，撞到额角伤口的皇帝默默抽了口冷气，在心里的记事本上记下，女人的起床气很可怕。

海棠在马车由右向左摇回来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自己又干了啥，她呆呆的看着萧羌，萧羌慢慢的为自己又多了一块红肿的额头换药。

一时之间马车内静默无声，就在海棠觉得人家好歹把自己从床上弄下来又出借身体当床垫让自己睡了个安生觉，现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应该说一句对不起的时候，行进中的马车一震，有人跃了上来，车外的人沉声道，“陛下，平王殿下有急报传来。”

“给朕。”

龙神卫递进一个蜜蜡封的小信筒，海棠很有自觉性的躲远，萧羌展开一看，里面用密码写着这样一句话，“闵王伏诛，齐州已定。”

萧羌眉峰一动，漂亮细长的眉眼里闪过一丝精光，他拿起放在小几上的便携文具，用同样的密码文写了回函，封好蜜蜡，用上自己随身小玺，交给了龙神卫。

回函上只有五个字，按计划进行。

箫逐接到萧羌回函的时候，已经是二月二十九了。

他这次围城不欲多伤人命，最后等于是无血开城，只是闵王纵火自焚，恰巧刮的大风，几乎烧掉半城，安抚灾民和重建城市这方面费的功夫反倒比攻城还要多。

因为大火烧掉了粮仓，恰好又是要播种的季节，总不能把种子粮也吃了吧？在青蒙二州的补给到来之前，箫逐只好拨出一部分军粮以备灾民赈济。

当侍从把萧羌的信筒交给他的时候，尊贵的平王殿下正效法牧羊犬，蹲在城外的一片草甸子上牧马加牧羊——所有军队全部投入重建工作，箫逐也不例外，只不过他好歹是亲王，总算被分配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活儿。

当他到的时候，被草场上的老妇人拜托去牧羊，所以现在蹲在山头上，兼职牧羊犬。

收到回函，箫逐如逢大赦，抓了个倒霉侍卫代替自己当牧羊犬，火红身影一路飞奔回城门。

军粮不足，补给又未到，城又还在重修，最重要的是闵王自焚而死，到底真的死了没有，以及会不会有人假冒闵王的名义继续作乱都

是未知之数，现在开走军队，显然不智。

箫逐稍一权衡，决定先行赶赴永州，等这里平定了一些，再开动军队。他抓了风神军的几个将军，简明扼要的把事情交代一番之后，连侍从也不带，一骑赶赴永州——

而当还随着车驾队伍缓缓行向永州的沉冰知道闵王战败的这个消息，是三月初一，当天，沉国的定王忽然就“病”了，拒不见客，长卧车中。

于是，山雨来时，已有雷光。

海棠本来以为萧羌只是要沿路微服私访那么一小下，但是当他们显然已经走过了春狩的猎场，继续前进的时候，她忽然觉得有点……不对。

“……陛下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看着马车窗外那条越来越接近的大江，海棠一脸“你不给我把话说清楚了别想老娘我乖乖的跟你走被你卖”的表情。

男人一脸微笑的回望，撑着自己的下巴看着抬高头的海棠，微笑，“我要带你去‘白玉京’。”

天上白玉京，十二城五楼，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海棠在宫里算饱览群书，隐隐约约知道“白玉京”是什么。

云林江横分整个东陆，荣阳、塑月、长昭、大越、沉国诸国均围绕云林江而治，云林江于永州之下的中下游流域有一块冲积平原，名叫云林平原，纵横千里地处要冲，商路交错，为兵家必争之地。

但是就是因为这块地方太重要了，众多强国互相牵制的结果就是谁也没有力气啃下来，这个地方渐渐就有了自己的生存规则，有了自己的统治者——白玉京。

白玉京不是国家，它下辖长生狱和天上重两个子组织，统治着云林平原。它的存在让诸国在云林江的势力平衡，并且利用自己的特殊性斡旋各国关系。所以云林江畔诸国都相当礼遇白玉京，王室贵胄多

与之联姻，到了今天，已经是几乎东陆所有的皇室都与白玉京有过婚姻关系。

除了联姻之外，各国还大肆加封，大越就敕封白玉京主为理王，天上重主为长乐侯，长生狱主为永乐侯。

白玉京来者不拒，所以三名大头目每个脑袋上大概都有七八个王爵公爵侯爵伯爵这样的爵位。

而现在，他们就是要去白玉京。天底下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两国会盟之地了

第十五章 天上白玉京

萧羌看海棠一头雾水的样子，就很好心的给她解释。

白玉京这一代的京主是个女子，名叫苏荷，天上重的重主是洛同衣，长生狱的狱主是叶带霜，这三人少年时期都曾和萧羌一起在东陆第一的沧录书院学习，四人还曾一起结伴游学天下。

长生狱四年前发生叛乱，叶带霜被苏荷所杀，随即长生狱被白玉京全盘监管。

而洛同衣非常不满这个局面，于是和他密谋，打算推翻苏荷——当然，这部分他没有必要对海棠说。

萧羌微笑，“既然要带你一起去，也就不必瞒着你，朕这次去，是要和沉国的国主会盟。”

海棠立刻抓到了一棵救命稻草，“会盟这种大事，怎么好带妇人去？会被笑话陛下您连这种时候都离不开女人的。”所以把我扔下吧tat。

春风微笑，桃花眼眯起，“那怎么行，朕和远儿都要去，总要有人照顾。”

骗人！你一路上不都是被龙神卫照顾的吗！“大殿下金枝玉叶，不该去此等场合。”所以我顺带也不用去了……

“远儿快十二了，总要见识一下什么是天下豪杰，不然他还以为一个大越就是这天下了。”

海棠一时说不出来话了，萧羌却笑了，“既然你这么不愿意去，那就留在白玉京外的星城吧，朕带远儿和寒儿过去就好。”

海棠嘴角抽搐了一下。“……星城和白玉京有多远？陛下可以指教吗？”

“二十五里。”桃花眼里笑容越发灿烂。

海棠翻白眼：那丫的这去不去有区别吗？

带着沉寒过去不就是当人质吗？

男人一双桃花眼便慢慢的眯细，修长漂亮的指头温柔的托起她的下颌，声音温柔甜美，“卿，如果说是朕希望卿和朕一起去呢？”

那我会立刻选择跳上马车奔回顺京＝＝

萧羌摇了摇她，“卿到底去不去？”

虽然是被一个帅哥以这种非常亲昵的语气询问，但是看到萧羌那气定神闲的表情，她却莫名其妙的觉得拉不下面子，唔了一声低头开始绞衣带。

萧羌却全不在意，知道她已是答应了，便轻轻拥抱过去，靠在了她的背上。

男人的体重小心的靠过来，是让人舒服的温度。海棠也闭合上了眼睛，两个人互相依靠着对方。

马车外太阳清朗，男人的头发上有淡淡的木叶香气。

在过了炳城之后，一行人在锦城弃车登船，向云林平原而去。

云林平原水陆交错，如果一路顺风顺水，坐船而下，，一切顺利的话，三月初四就能到达白玉京。

他们坐的是一艘加以改造过的铁甲战船，表面上看就是一艘再普通不过富贵人家的画舫。

沉寒自从那日被惊吓之后就精神不是很好，一直卧床休息，萧远蹲在甲板吐得死去活来，等他吐干净了，萧羌才吩咐人把他带回房。

海棠和萧羌是不晕船二人组，二人并肩站在甲板上，看着远处碧波点点中白帆逐浪，男人好听的声音指点着大江两岸的风土人情，海

棠也认真的听着，听他讲解分析沿岸诸国的微妙关系和国力等等。

他们已经踏入了白玉京的领域。

天上白玉京，十二城五楼，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当萧羌背负双手，站在船头悠悠吟出这几句的时候，海棠的眼神也投向了远远露出轮廓来的，黄昏中的一片平原。

他伸手摇摇一指，“笑儿，你看，前面就是白玉京，从二百年前开始，那里就一直是东陆最富庶的地方。白玉京下共有十二座城池，它甚至没有大越最大的一个州大，但是它一城赋税，却是大越一州的总和还要多。可惜，如此富饶的地方，离大越如此之近，却不属于大越。”

海棠偷偷的用bs的眼光瞄了瞄他，摇头。

“卿似乎不以为意？”他看了一眼海棠。

海棠今天穿着一套杏黄色的衣裙，随便扎成马尾的发上缀着几根朴素的银簪，听到了他的话，海棠沉思了片刻，摇摇头，“臣妾是这样觉得的，如果说因为嫉妒某地的富庶，就要把它纳入掌中，那么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那块富庶的地方会变得和手中其他地方一样贫瘠。有空算计怎么抢到别人好的东西，不如思考自己怎么变得比别人好，这样比较现实吧？”

萧羌有些惊讶的看着她，唇边绽开一丝微笑，“笑儿，你又让朕惊讶了。”他抬起海棠的下颌，看着少女无所畏惧凝视他的清澈眼眸，他忽然低头，嘴唇刷过了她的额头，“你让朕惊讶且惊喜。”

已经被他偷吻得非常习惯了，只要没亲到重点部位，海棠一贯从善如流，就当被萨摩耶口水洗脸。

当她抬眼的时候，萧羌的双手从她肩膀滑落，环上了她的腰，男人低低的声音在她耳边呢喃了这样一句话，“……笑儿，卿如果是男人就好了。”

陪你bl么？在肚子里腹诽，海棠下意识的抬头，看到的是虽然弯着，却没有笑意的桃花眼。

萧羌的眼里一旦没有笑意，就变得犹如深潭一般，会让被他凝视的人有种灵魂都被吸取的错觉。

“……如果笑儿你是男人，你就可以在朝堂上光明正大的站在朕身旁了。笑儿，后宫这种地方，不适合你。”

说完，男人不再开口，只是远远的眺望逐渐接近，浮现在了视线中的港口和城市。

金黄的夕阳中，逐渐接近的白玉京，仿佛是一座虚幻的黄金之城。

当萧羌和海棠在甲板上谈人生谈理想，顺带小强同学抒发了一下对海棠职业人生规划错误的感慨的时候，沉寒正坐在床上，一双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正凝视着床铺上一个小小的手镯。

那是一个黄金嵌祖母绿的掐丝珐琅镯子，样子虽然精美，却没什么出奇。

但是沉寒清楚，自己正在神经质的轻轻颤抖。

她很清楚这个手镯有什么用。

手镯上一共有十二颗祖母绿，每一颗都可以轻轻弹开，在它们里面有一个小小药丸，无色无味，溶于水，沉于香。

溶水则服者立死，沉于则中者立睡，十天之内无法醒转。

这是她的异母兄长在容城那个晚上派人送给她的。

那个把她嫁到大越，身为一国之君的兄长派人对她说，杀了萧羌萧远，你回国。

就这样九个字，毫无转机。

于是这个手镯就到了她的手腕上。

她没有勇气。无论是照着沉烈的话做，还是违逆，她都没有勇气。

黑暗里一片寂静。

门口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她神经质的抖了一下，立刻捡起镯子戴在手上，哑着声音道，“……进来吧……”

进来的人却是萧远。

粉雕玉琢，金童一般的小少年手里托着一个小小的餐盘进来了。

沉寒已一整天没吃东西，萧羌和海棠两个人在船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只有萧远想着沉寒，没吃东西，吩咐厨房做了点清淡的食物送来。

看着坐在床边惨白了一张脸的少女，萧远有些害羞的扭过头，不去看少女绝美的脸庞，轻轻把食物放在了桌上，哑着嗓气说，“母妃，多少吃些东西吧？”

沉寒的思维一直都是混乱的，听到萧远的话，机械的应了一声，条件反射的走到桌前，闻到了食物的味道，不期然的，她就直接想起了现在正扣在自己手腕上的毒药，浑身一颤，立刻吐了出来。

萧远大惊，一叠声的喊人，海棠旋风一样冲进来，刚伸手要去看摊在桌边的沉寒，沉寒却轻叫一声，扑入了萧远的怀中。

随后赶进来的萧羌伸手一拦，发现沉寒在听到他的脚步声之后，浑身一机灵，把自己在萧远怀里埋得更深。

等她安静了一些，略通医术的萧羌本人为她把了一下脉，得出她是惊恐过度的结论。

哄着沉寒睡了，让其他的人都退出去，海棠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沉寒一眼，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行了个礼便退了出去。

屋子里恢复安静，萧羌坐在沉寒床边，开始思考这一路上过来的事情，以及这几天，自己获得的情报。

首先是沉寒。

在萧羌的认知里，沉寒并不是一个比她的外表更柔弱的少女。

自小在宫廷长大，又经历过至少两次暗杀，没有道理遇到个穿窗的小贼就吓成这样。

其中必有隐情。

而这现在不为他所知的隐情……让他心里隐约有丝不安。

其次，就是杜笑儿。

杜笑儿手里的那瓶药他很熟悉，因为他手里也有一瓶。

那是现任长昭虎龙骑元帅赵亭亲手炼制的解毒圣药“大司命”。

“大司命”几乎可解天下所有之毒，绝毒如“荷带衣”，“大司命”都可拖延毒性，让杜笑儿撑到今日。

而这种圣药之所以默默无闻，就在于赵亭实在是大越的一道旧伤。

赵亭早年出仕大越，官至风神军左卫将军，一代军神，战无不胜，后来奉诏入京成了箫逐的老师，却在萧羌的祖父驾崩的时候，因为功高震主和担心自己懦弱的儿子无法驾驭他而被追杀。

满门抄斩，诛灭九族，赵亭也在逃亡的途中冻坏了膝盖，再不能站立。

他逃到长昭，官拜元帅，数年来针对大越的几次挑衅，莫不是为了报仇二字。

赵亭酷爱丹药之学，又醉心古籍，传说中早已失传的“大司命”就是他殚精竭虑重新研究出配方，炼制出来的。

赵亭在叛离大越之前，一共炼制出两瓶“大司命”，他全数送给了自己最心爱的弟子箫逐。箫逐在拿到的当天，就把一瓶贡了给萧羌，而现在，另外一瓶他给了杜笑儿。

这其中就有蹊跷。如果说是按照身份贵重区分，那么当时沉寒和杜笑儿同时中毒，箫逐就应该把“大司命”贡给沉寒清毒，可是，现在“大司命”却在杜笑儿的手里。

可能便只有两个，第一，杜笑儿身份特殊，不能死——例如她是箫逐送入宫的密探间谍，第二，箫逐不愿她死——如两人在入宫之前即有纠葛。

摇摇头，萧羌自己否定了第一个判断，箫逐做不出来这样的事，第二……倒是很有可能。

箫逐年轻俊美，倜傥潇洒，本就会让女孩子倾心，杜笑儿虽然不是绝色，却别有一番让人心动的地方，杜笑儿的父亲又是箫逐的属

下，箫逐从来都是潇洒放任的性子，正是年纪的男女，有些什么也实属应当。

想到这里，萧羌眉毛微拧，修长的指头轻轻在桌上一叩；如果真是后者——后者的可能性看来几乎确定——那要怎么做？

把杜笑儿赐给箫逐？这个念头在脑子里一转，他摇摇头，不，如果箫逐爱恋这个女子到甘愿把自己留以保命的丹药也给她，那么，她实在是个绝好的人质。

当他察觉到心里这个念头的时候，陡然一寒，指尖居然有微微僵硬。

原来……已经防到了箫逐身上吗？

萧羌十指交握，纤长白皙的指头神经质的颤抖，不行……不能这样……如果他连箫逐也要防，那这世界上，他到底可以信谁？

但是他控制不住，帝座之上多疑已是天性，即便知道就算这世上所有人都远离他，也只有箫逐不会背叛他，他依然会控制不住的多想。

萧羌深深吸了一口气，抓过茶杯灌下去，强行把刚才思考的问题扼杀掉，思路回归正常。

这次的计划本就几乎冒险疯狂的地步，现在又出了沉寒这个变数，虽然很小，却莫名的让他不安……

他思考了一下，走出房间，唤来侍卫询问，说再过片刻就能到白玉京的港口，他点点头，吩咐到时候沉寒萧远他们不必下船，随时做好立刻航行回大越的准备，如有异状，不必管他，立刻回航。

侍卫领命下去，他仰头望天，头上夜空如洗，繁星点点，钩月半弯，万籁俱静。

风里有早开的什么花的味道，在带了潮湿意味的夜雾里徘徊吟唱，随萧瑟夜风而舞，低低从衣服里依附了去，熏得人意识飘忽。

萧羌觉得夜风透骨而寒，极目远眺，能看到笼着雾的云林江一片平静，耳畔隐约能听到不知谁家歌弦。

他一个恍神之间，忽然觉得音乐声陡然就近了，中间还杂有一丝极其微弱的铃声。

极低、极淡渺的铃声，似乎从玄天而降，又仿佛从黄泉里传出，让人想到艳绝女鬼苍白掩唇一笑，森森鬼气。

来了。

萧羌安静的吐出一口气，感觉着船舶靠岸的微妙波动。

白玉京的码头从来日夜不停川流不息，现下灯火依旧通明，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微弱的铃声摇曳，森冷冷犹如鬼域。

萧羌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的时候，神色间已经恢复一贯温雅平和，眼角眉梢尽是桃花春风。“不知道来的是谁……”他低低喃语一声，说话间忽然港口地面震动，远处夜色里隐约一线烟尘，片刻之后，马蹄敲打大地的声音传来，震得已靠岸的船也隐隐波动起来。

萧羌抬眼望去，近百骑人马一色雪白，远而近，在码头前勒马悬蹄，整齐划一，除了马蹄落地之声外，竟无一丝其余杂声！

铃声和琴声渐近。

远远的，三十六名绝色少女负着一乘雪白软轿无声无息踏月而来，连影子也被吞噬在漆黑的夜色里，一色苍白的衣、苍白的面容，漆黑的发。

风动之间，软轿四角的小小金铃伶仃的清脆，琴音猛的断弦一般尖锐拔高，无主艳魂似的少女们落在骑士肩头，赤裸的脚趾压着雪白的衣，分外触目。

然后，寂静无声，只有金铃脆响。

白玉京主御夜行，缥缈天罗开道引。

当年苏荷游学顺京，那日白玉京主薨逝，来迎走她的，便是眼前的这一群人，这一顶轿子，和这琴声铃音。

白玉京主从来锦衣夜行，缥缈骑开道，三十六天罗负轿，来的人，应该就是白玉京主。

轿前两名少女抬手，轿帘掀开，轿中坐着的人却是洛同衣。他一把黑发随意披散，只尾端轻轻一扎，一串水色璎珞垂在水色衫裙上，此刻正翘脚而坐，没半点斯文的样子里却有着一种别样的妩媚。

他敲敲软轿，笑得眉目如花，“怎样，小羌儿，可还算对得起你吧？可是特别允许我用京主的礼仪来迎接你哟～”

看到来人是洛同衣，萧羌放松了一点，他点点头，含笑道：“那就请重主带路了。”

洛同衣长袖掩唇，笑得妩媚娇艳，“那就请了～”语罢，负轿少女轻轻一动，萧羌只觉得自己肩上有人轻轻一带，也没觉得怎么震动，人已入了轿。

纱帘垂下，轿内四角都坠有象牙制成的鬼工球，内里燃着烛火，轿子也不知道什么材质制成，蜜蜡柔光之下栩栩生辉，如身在月宫之内的感觉。

轿内颇大，并且非常平稳，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在移动。

洛同衣在他入轿的时候就亲昵的拉住了他的手，长袖掩盖之下，萧羌感觉到他在自己手掌上书写什么，他不动声色，一双桃花眼里波光闪动，温柔多情。

洛同衣在他手上写的是，“有变。苏荷并不在白玉京。”

萧羌回写：原计划照样进行。

洛同衣点头，忽然慢慢靠了过去，闭上眼，低低的说了一声，“羌儿，我想起以前了……”

萧羌没有立刻说话，他只是望着角落悬的鬼工球。

彼时他们都还年少，曾把臂同游，放马长歌，那时他们就靠在彼此肩膀，开心的说着话。

现在呢？

现在呢，当年的一人已离开这个世界，另外两个一轿而坐，商议密谋，还有一个，正心怀叵测，心思难料。

于是萧羌眼里春水越发醉人，他轻松的笑了出来，仰头，轻声说，“……过去的事，朕已经忘记了，同衣。你也忘了吧。”

听了这句话，洛同衣嫣然一笑，长袖掩唇的瞬间，软轿轻轻一震，有少女玉一般洁白的手伸了过来，掀开帘子，外面曲径流水，竹桥木篱，已到了某个宅院之中。

三月初春尚有寒风料峭，刚下了轿子，就有侍从为萧羌披上雪貂裘衣，洛同衣引着萧羌走过小桥，到了一处极其精致的水榭之上。在临上水榭之前，洛同衣背对着萧羌轻轻摇头，“抱歉，我是痴人，我忘不了。”

萧羌踏上建在水面上的响廊，转过几道曲折，赫然看到在四面临水，一面窗棂未关的水榭里，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

他深吸一口气，微笑，站在门口微微颔首，“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国主风采依旧啊。”

洛同衣来的时候海棠也醒了过来——基本上近百匹马呼啦呼啦的踩过去，还附带伴奏，不醒的只有死人了。

等萧羌走了之后，她爬起来走上甲板，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些不对，进港之前这附近明明只有自己一条船，这片刻功夫，怎么多出来这么多条船来？

她抓住船管带说了一句，管带也早就发现，想到萧羌吩咐的话，他点点头，叫上船上几个高阶船员，和龙神卫商量了片刻，决定立刻开锚启航！

就在这片刻间，外面的船越聚越多，在那些比较小型船后，已经能看到巨舰恍惚的影子了。

他们刚一开船，忽然对面就来了两三艘军用快船，上面有指挥打着旗语，告诉他们，现在航道出了问题，不能离港也不能入港，原地下锚，如果有什么需要，通过旗语联络，他们自然会送来。

就在管带专心和前方交涉的时候，忽然从船尾传来了数声惨叫，有十几个身穿水靠的敌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攀上了战船！

龙神卫立刻冲了过去，海棠闪身进入沉寒的房间，小声吩咐身边的护卫，“立刻把大殿下带来！”

毫无疑问，一定是有人从船尾侵入进来了，现在船上人手少，分散开来越发不妙，集中在一起还好保护大家一些。

萧远立刻被带了上来，这孩子异常聪明，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言声，把外面的披风一脱，按紧了腰间那柄短剑。

“去，守着沉寒。”海棠沉声说道，萧远点头，到了沉寒床边。

沉寒喝的药物里有安眠成分，她兀自睡得熟，脸上总算有了一丝血色。

萧远的脸在烛光下有些苍白，海棠不用看也知道，自己的脸色必然很差。

心跳得快要从腔子里跳出来，指尖都在微微颤抖。

她在害怕。

她可以不怕死，但是却恐惧这种诡秘的未知。

死是可以确定的，便没有什么好怕，而现在即将降临的是什么，她并不知道，于是便恐惧横生。

“来的是谁？”她低声问。

“不知道。“龙神卫沉声说道。

“……能给我一个武器吗？”镇定了一下心神，海棠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带颤音。

一个护卫看了她一眼，递过了一把匕首。

现在连船头也传来了打斗声，爬上船的人越来越多，金属碰撞和男人的惨叫清晰得震动耳膜，让她身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

海棠握紧了手中的匕首，冰冷的金属物体反而让她镇定了一些。

忽然船身传来了巨大的波动，要不是护卫及时拉了她一把，她觉得自己一定会被甩出去的。

外面传来了惊慌的叫喊，“对方把楼船和我们的船接上了！”

海棠心里一沉，跑到舷窗边朝外一看一艘巨大的楼船上架起的横梯，已经和自己的船接上了，装备精良，远非现在船上那些仅穿水靠的人所能比的。

该怎么办?

海棠紧张的咬着自己的拇指指甲，咬出了血也没有察觉。

这艘船的陷落已经是一定的了，现在怎么做能做到把损害降低到最小?

她脑袋里乱糟糟的，正在思索的时候，身后清亮的少年声音响了起来，“神龙卫立刻停止抵抗，混入对方之中离开战船！”

海棠惊讶的回头，看到萧远手按短剑，冷冷的这么说。

“败已是定局，尔等需要保存实力，还不快走？！”

海棠楞了一秒，立刻抓起萧远和沉寒，就要把他们丢到护卫的手里，萧远一挣，滑出海棠的手臂，反手一把把她推开，小小的少年沉静的看着她们，微笑了一下，“你们走，这种时候，你愿意说我迂腐也好，萧氏皇族——”

英雄的言辞还没说完，懒得和丫废话的海棠从后面一闷棍就把他敲晕了，麻袋一样把他丢到龙神卫的肩头，一群人就打算向外冲去——

就在此时，舱门呼的洞开，一队武士冲了进来，强弓长枪瞄着他们，将他们逼了回去。

龙神卫里还有人想抵抗，一记强弩精准射穿他脚下地板，立刻，没有人再敢妄动。

来人里首领低声一喝，“奉沉国国主沉烈陛下之命，有请诸位。还请合作。”

果然是这样。

海棠觉得自己扯出了一个比哭要难看得多的苦笑，她低低说，“所以说嘛，我最讨厌电视剧里‘你快走，不不我不走’这样的剧情了，一定是全部被抓住，一个都跑不掉的……”

第十六章 虎穴之中

萧羌在还是太子的时候，曾经出使过沉国，他对沉烈的评价是：如果这个帝王没有出生在地土贫瘠，尚商薄武的沉国，而是生在拥有东陆最强兵力的长昭的话，恐怕整个东陆都会变成一片血海。

那是一个狮子般的男人。

站在水榭外，萧羌默默的打量背对着自己站立的男人，和记忆里的沉烈对比。

没有衰老没有变弱，面前依旧是一头壮年的狮子，和八年前相比，惟一的变化，就是狮子的爪牙被磨砺得更加锋锐，足以撕开大越的咽喉。

于是萧羌就笑了起来，云淡风轻的打完招呼，沉烈转过身来，刚毅的面容上嵌着近乎于高傲和狂妄之间的微笑，他朝萧羌点点头，“陛下也看起来神采奕奕，精神很好。”

“托国主的福。”

早在他们寒暄之前，洛同衣就悄悄退下，听了萧羌的话，沉烈也一笑，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云林风情迥异大越，因为水路纵横，建筑多为临水吊脚，水榭里厚厚的裘皮铺地，中间一张小几，四周是低脚矮榻铺着极厚的茵褥，坐上去之后如在云里，进入水榭，沉烈和萧羌分别落座，洛同衣为两人斟上茶之后，倩倩行了个福礼，慢慢的退了出去，萧羌故意四处张望，“怎么不见苏京主？”

沉烈看着他，沉沉一笑，“苏京主有事外出，这样难道不是更好吗？”

苏荷想在这件事里，把自己完全撇清吗？所以才做出自己现在不在的姿态，那么即便出了事，也可以推做并不知情。

不，不会这么简单，正如自己与洛同衣有密谋一般，难保沉烈与苏荷没有什么密谋。

要加倍小心。

这一瞬间心里不知道已转了多少心思，萧羌拊掌朗声一笑，“没错，确实是更好，可以单独与陛下一晤，确实难得。”

沉烈不以为意的眯起了眼睛，“单独？陛下两队侍卫，莫非就不是人了？”

“耶，国主的青龙舰不也在国境侯命，随时预备出发吗？”萧羌甚至心情很好的眨了眨眼，眉毛几乎有些少年气的舒展开来。“国主与我都清楚，所谓会盟，不过各存心思，只不过我们两个存的都是灭绝对方的心思，对吗？”

“是，我和苏京主……都如此认为。”

果然。苏荷果然和沉烈联手了。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苏荷和沉烈设好的陷阱。

在和附近各国的关系上，大越和沉国的关系紧张仅次于和长昭，这次结盟是沉国先抛来的绣球，而在得到这个结盟暗示的时候，萧羌就很清楚，对方狼子野心，而自己，也未见得高尚到哪里去。

他立即着手联络富有野心的年轻亲王沉冰，双方一拍即合的结果，就是这场会盟之行。

不过是赌狡诈赌运气，赌，谁到底吞得下谁去。

只不过，他虽然赌到洛同衣的支持，却没有赌到苏荷支持沉烈。

现在他身陷白玉京，危在旦夕。

不过苏荷特意避开这次会面，表明她的立场还有少许暧昧，不见得这一城扳不过来。

叹气，摇头，萧羌手指敲敲桌面，遗憾的看着对面二人，“看起来……这件事情没法以我们都可以接受的方式结束？”

沉烈用同样遗憾的眼光看他，“易地而处，如果今天是陛下在我的位置，我落入陛下的位置，陛下你肯不肯放手？”

萧羌摊手，“自然不肯。这样大好机会，有他国君主堕入我陷阱之中，谁笨到居然会放手？”

沉烈点头，微笑不语。

萧羌泰然自若，他喝尽了一杯茶，兴致很高的自斟一杯，“那不知国主打算如何处置我？”

“现在正是春初，实在容易感染恶疾，陛下偶染时疫，就此在船上驾崩，是不是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至极，然后呢？”

“然后陛下身后只有萧远殿下一子，大殿下继承陛下之位，也理所当然吧？”

“国主设想实在周到。”萧羌微笑附和，“接下来是不是皇帝年幼，需要人代掌国政？无法可想，只好劳驾皇贵妃之兄，沉国国主来暂代朝政？”

“陛下说差了，陛下驾崩后，皇贵妃已有了陛下遗腹骨肉，等诞育下了皇子，恰好新皇不知怎的，居然也追随去世不久的父皇驾崩了，这孩子便顺理成章应是新帝了，陛下说沉某构思可好？”

“朕也不可能想出更好的法子了。”萧羌拊掌赞叹，诚恳的看向对面的男人，“那国主认为朕会束手就擒？”

沉烈一愣，随即豪迈的大笑，“怎么可能，陛下人中之龙，沉某不敢有哪怕一分的小看。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若想要取陛下的人头，也做好了拼了自己一条命的准备。”

说罢，他轻轻拍手，只听金属碰撞的声音大响，水榭四面窗户全部打开，从窗户望出去，密密麻麻强弓弩手围住水榭，前面一群人手持刀剑，一步步逼近。

月光下，剑映残霜。

沉烈微笑，“陛下是必然不肯乖乖束手的，沉某已有了准备，大不了这里所有人都为陛下陪葬也就是了。”

萧羌摇了摇头，他站了起来，走向窗口，一枝长枪陡的从窗外刺入，雪亮抢尖指着他咽喉，森寒之气逼出萧羌颈子上一阵寒栗。他几乎以为自己下一秒就会被剖开喉咙。

结果没有。

在抢尖即将刺入他咽喉的，刹那，身后传来沉烈一声低喝，“不得无礼！”

“……”萧羌有些惊讶的回头，沉烈也站了起来，身材高大的男人比修长清瘦的萧羌高出些许，看着萧羌的眼睛，男人展颜一笑，“陛下是不世出的人才，便要有相应的死法，这等人不配取陛下性命。”

萧羌沉思了片刻，他的剪影落在夜色里，玉冠乌发，雪白的裘衣里渗出一线月白色长袍的微蓝，衬着半张苍白的脸，有了一种书卷气的清雅哀凉。

月光那样长，人的影子越发短了。

“国主，如我今日逃过此劫，必不再与沉国为难。”

“若陛下今日逃出生天，我有生之年，也依然必取大越。”

“……国主是霸王。”

“陛下是明君。”

统治沉国的君主慢慢擎出了腰间的长剑，月光下剑上一泓剑光，有若秋水映电，“陛下还有什么遗言交代？”

萧羌想了想，忽然笑了起来，几乎带了几分孩子气。他慢悠悠的说：“朕只想说一句。”

“哦？”沉烈挑眉。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句话说出的一瞬间，沉烈长剑一动，一剑直取萧羌心口！

萧羌对于武艺只是略通，这样快捷如电的一剑他根本躲避不开！

所以，他不躲。

一剑如电，萧羌无处可逃——

沉烈清楚的知道自己一剑刺到了什么，可是手上却没有传来冰冷的利器刺入人体的感觉。

他和萧羌的中间多了一个人，一个娇俏美人。

水色衫裙，水色璎珞，一把长发随意一扎，眼角眉梢都是热辣活泼的风情。

他的剑正抵在美人两指之间，对方指节白嫩一如春笋，却紧紧夹住剑锋，让他的长剑进退不得。

“洛?同?衣——”沉烈低声一喝，手腕一震，剑势陡然又加上几分，洛同衣嫣然一笑，单手抓住萧羌顺势后跃，娇滴滴一声：“放～箭～”

这一声喝得娇弱无力，却令沉烈心头一麻！

窗外弓弩手应声放箭，弓弩指向的方向居然是沉烈的方向！

弓弦一震，弓弩破空，从沉烈身后急扑上来几批人，一部分武器一挥，挡去剑雨，自身也被射成刺猬，第二披合身一护，将沉烈压在身下，第三批立刻环成圆状，将他们围在中间。

沉烈倒地之前，把一个信焰掷了出去，一道代表白玉京主亲临的金色焰火猛的升腾起来，刹那弓弩手和武士中有一半人立刻掉转武器，对着原先的同伴，场景僵持了将近半秒，不知道由谁先开始的，一场惨烈的自相残杀于焉展开！

洛同衣抓住萧羌足尖一点跃出包围，他的十六天罗女早候在外面，两人和身投入轿中，不用他命令，十六天罗足尖一点，负轿急行！

“回船！”萧羌还来不及喘气，就立刻哑声说道，外面的天罗女应了一声，夜色里一乘软轿急行，缥缈犹如鬼魂。

洛同衣入了轿就合着眼帘一言不发，等萧羌下完命令之后，他慢慢睁眼，一双眼看着面色沉静如水的萧羌，忽然伸出手，顺小狗的背毛一样轻轻抚着他披了一肩一背的长发，“小羌儿，放～心～啦～”他微笑，艳丽的面孔靠近男人，唇角一勾，“现在，不是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在进行吗？”

“……”萧羌难得露出近乎苦笑的表情看着他，“……同衣，世界上还是有即便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也依然让人开心不起来的事情。”

洛同衣摸摸下巴，忽然轻轻一笑，“比如……拿自己的儿子当饵，让他被抓住这种事？羌儿，我刚才收到密报，你的儿子和如夫人们，

可都被沉烈抓住了。好吧好吧，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带着这些累赘的人并且让他们被抓住，可不就是为了让沉烈相信，你走的只有我这一步棋，没有暗着不是吗？”

萧羌浑身一震，他猛的一回头，看向笑意盈盈拈着一束乌黑发丝把玩的男人。

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只是沉默的凝视着对方，片刻之后，萧羌掉过了头，语气淡定的道，“快到你的船上了吧？”

洛同衣看他一眼，忽然伸出一双手把他的头扭过来，让他凝视向自己，然后琥珀色的眸子一点点眯细，“我讨厌你这个样子，萧羌，你现在的语气会让我联想到苏荷，这让我并不愉快。”

和他森冷的话语截然相反，他的语气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温柔的，而这两者之间的反差，让人从心底觉得寒冷。

软轿极轻的一震，落在了天上重的战船上，萧羌走出来，站在船头，看着极远的地方，自己坐船的方向。

其实是看不到的，但是他却执拗的向那个方向望去。

他没有说话，洛同衣一样没有说话。

洛同衣没有试图去看此时萧羌的表情，他只是站在男人身后，看着萧羌一头乌黑的发丝飞散。

男人的脊背笔直，负手而立，没有丝毫曲折的弧度。

泌凉的江风吹动了萧羌的发，一点点，柔软的发梢扫过洛同衣的面颊。

他一把抓住萧羌的发尾，“……好歹把头发梳一下吧，羌儿你这样会弄糊奴家脸上的妆哟～”

萧羌回头，道了歉，慢慢用手拢着长发。

月色下，他脸孔苍白，没有一点血色，一双桃花眼依然是那样带着笑，微微眯细，春风妩媚，然后他一字一句异常清晰的对洛同衣说道：“我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会为之付出什么代价也早就有了打算，远儿是萧家子孙，身为皇族会有什么遭遇，他也自在心里。”

平静的说完，苍白的脸上颜色淡到几乎看不出来的嘴唇忽然有了微弱的弧度，他似乎笑了一下，接过洛同衣递过来的缎带，慢慢的抬手扎起长发，滑落到肘弯的长袖堆积成一个优雅的层叠，在他清雅端正的脸孔上投下了淡淡的一层薄影。

“……不然，我又能如何呢？我是皇帝，我有我的责任，为了我的责任，即便那是我惟一的儿子，我依然要牺牲，就算远儿在我面前被杀，我又能如何呢？”

放下手，他转头，安静的看着面前艳丽一如女子的男子，忽然唇角就弯起了一个冷得几乎看不出温度的微笑。

一瞬间，洛同衣居然便了有了一种错觉，在这个笑容展开的刹那，面前这男人流露出了一种暴戾而脆弱，无所谓而哀恸的奇妙感情。

萧羌一字一句的说，“我又能如何呢？如果今日之计成功，我必要将沉烈头颅悬于顺京城门之上，但是如果今日我失败了，他年再见，只要沉烈还是沉国国主，只要我风神军没有长驱直入沉国都城之下，我还是要尊他一声国主，称兄道弟。甚或，他对我大越有利，我还要礼之敬之，小心对待。”他的笑容明显起来，却连最后的一丝温度都消失不见。“我又能如何呢？”

洛同衣眼神里有什么跳动了一下，他放下长袖，一身丝带璎珞在风里猎猎作响，

风的温度彻底凉了下来，他对面的男人却侧了头，“同衣，我是这世上最没用的男人。身为大越皇帝，我除了皇帝什么都不是。不是大越皇帝，我连一把剑都提不起来，又有什么用。不是皇帝，我还能是什么呢？同衣，我不是你，我做不到你能做到的事情。”

“……”洛同衣看了他片刻，脸上的重脂浓粉也掩不住他的萧瑟，天上重的重主，重重的叹气，“你在找借口。”

“……”凝视他片刻，萧羌转头看向远处，“我这一生，何尝有哪怕一瞬不找借口的时候？”

洛同衣没有说话，他仰望着只是仰头看去，夜风之中，自白玉京入城港口的方向，有巨大的船舰正在缓慢靠近。

“沉烈他们来了。”洛同衣深吸一口气，淡淡的说。

“是。”萧羌点头。

有个水手上来和洛同衣说了几句话，他点点头，指着远处白玉京的方向，“小羌儿，目前为止，刚才有人来报，苏荷的白玉京江卫只是封锁了大越方向的港口，阻止大越水军进入这片水域，不过她同时也封锁了白玉京港口，我判断，她应该还在观望事态发展，暂时不用担心她，还不到和她翻脸的时候。现在沉烈的青龙舰正在向这边驶来。目前的局势你自己衡量一下。”

说完，洛同衣走向瞭望台，在和萧羌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拍了拍他的肩膀，“决定了的事情就去做吧。我会帮助你的。”

萧羌点头，在心里勾画目前的局势，苏荷的白玉京江卫已经向大越的方向而去，阻拦水军下来，沉烈的青龙舰正在追过来，沉寒和萧远他们都在沉烈手中，沉烈应该不会怀疑他奔逃的真实性。

很好，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中。

萧羌深吸一口气，看向站在瞭望台上，一身水色长衣拂动的洛同衣，他的声音异常坚定而清晰，“同衣，帮我拖住沉烈，只要拖到王叔赶来就好——”

洛同衣没有说话，他只是点头，然后望向一片苍蓝色的天空。

三月初四，白玉京江卫以剿灭江盗为名，封锁港口，沉国青龙舰与天上重江卫接战，天上重江卫小败，退后五十里，向天上重主城而去——

时，大越皇贵妃并长皇子，后宫婕妤，尽为沉烈所俘——

同日，平王萧逐，密抵永州——

箫逐是在三月初四的白天赶到最靠近白玉京的港口萧然渡，他到了之后按照早就和萧羌商量好的计划整顿水军，永州本来就是他的领地，一干人等都是时刻戒备的旧部，自然是顺水顺风，黄昏时分船舰

就可出港，哪知船还没行驶出二十里，出江口就被白玉京的江卫封堵。

对方并没有攻击的意思，江面上铁索横江，数百艘铁甲战船一字横开，挡住了一切进出的可能。

一边调动布置军队，萧逐一边快速的思考，当传令官来询问是否要强行突破白玉京封锁的时候，他摇头。

“不，现在苏荷看起来还没有彻底翻脸的意思，暂时不要刺激她。”

“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和陛下已经距离了一百五十里以上了。”

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萧逐有片刻的沉默，他背对烛火，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

“……不用去管。”他以非常低的声音说道。

听到的人无不大惊失色！

现在一国的帝王身陷险境，唯一可以救援他的人却说，不用去管？！

“殿下……！”

箫逐凝视远方，从牙缝里说了一句什么，传令官没有听清，犹豫了一下小步上前，恭恭敬敬的问道：“殿下？”

箫逐依然没有看他，绝色的青年一双明锐的眼睛凝视向远方，嘴唇几乎有些扭曲的翕动，传令官又听了一会儿，才听清楚自家主子嘴里念叨的到底是什么。

“……这家伙……用这样危险的计划，他到底拿自己的命当什么——！”

箫逐声音咬得极小，这几个字却字字句句都泛着一股血腥的味道，一双平日里或温和或锐利的眼眸如今从深处渗出那么一点近乎血红的颜色来。

传令官服侍这名尊贵的年轻亲王也有四五年了，从来都是看这个青年意气风发爽朗直率，几曾见过他如此？浑身一个寒噤，本能的想逃，却职责所在，不能不说，只好把声音稍微提高一点，第三次扬声，“殿下！”

箫逐一道如刀目光就削了过来，传令官吓得一怔，刚一缩头，箫逐陡然又转过脸去，抬手掩住虚虚掩住眼，这时大家才惊悚的发现，萧逐一手全是鲜血。

“殿下，您的手？！”

“没什么，手握太紧，指甲刺进去了而已。”轻描淡写的说了这一句，他放下手，片刻之后转过来，他向传令官微微低头，“……抱歉。我有这么做的理由。”

说完，他语气一变，冷声下令。

他命探子每刻回报一次消息，维持原状与白玉京的江卫对峙，一旦白玉京稍有异动，立刻攻击！

传令官把消息记下，又看了一眼箫逐，悄声问道，“那殿下呢？”

箫逐仰头看了看天边一轮残月，随手把肩上如同燃烧一般的红色大氅一丢，火焰一般的衣衫堆在他脚下，有种暴烈的美。

他清喝一声，“桥船是否可以随时出动？”

数名将军应声而出，“是！”

“好，调集桥船，立刻待命！”

从前年开始，萧逐就开始秘密制造用来在江面上可以临时架桥的桥船，到现在一共有十艘桥船，足够从大越这边架到对岸。

但是，有这桥船有什么用呢？大越的军队分为拱护京都的龙神军，水军雷神军，以及陆军风神君，为了平定齐州之乱，永州的风神军尽数调了去，没调了去的风神卫也去了春狩猎场，现在根本就没有陆军。

从将军们的眼睛里看到了疑问，萧逐咬着牙轻轻笑了起来，“不用担心……会有军队过来的。”说完，他掉转视线，看着前方横在江面上

的白玉京江卫，唇角弯起的弧度带了一丝因为担忧且无处发泄而催生的狂暴。

“至于白玉京么……没关系，他们会有他们应得的教训的——！”

三月初四当晚，一直随驾的沉国定王沉冰引兵做乱，劫太后銮驾，向永州而去，随驾之人中，四品美人史氏失踪——

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初五的清晨了，萧羌放走了手上的鸟儿，看着手中的纸条在残烛上化为灰烬。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语气平静的对身后的洛同衣说，洛同衣换了一身嫩红色的深衣，懒懒的靠在榻上。

“这么说沉冰已经过来了？”

“嗯，他和母后一起过来了。”

“我说小羌儿，你就不怕沉冰真的挟持了你母后，给你来一个阵前倒戈？说真的，他真来这么一手，你和我都要玩?儿?完～哟～”

萧羌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他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细长桃花眼里闪烁着微妙的光彩，“……同衣，莫非你还真的以为，现在的局面，是沉冰和母后一路赶来吗？”

洛同衣一愣，眨眨眼，萧羌微笑，“同衣，你要记住，现在和沉冰在一起的是我母亲。大越最杰出的皇后，父皇登基的时候，设下连环计诛灭赵亭九族，在我登基之时，压制大越朝野的女人。你真的觉得，这样的女人，会被沉冰挟持？”

洛同衣身上陡然一寒，“莫非……”

萧羌点头，“是的，现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我的母亲挟持沉冰和他的军队，向这边而来——”

说完，他转身向船舱外看去，天边一线蛋壳青的颜色渗了出来，甲板上有人跑来跑去，旗语挥动，又是一战，即将开始。

“从现在开始，我们专注认真研究自己的麻烦比较好。沉烈善于水战，并不好对付。”

两个人谁都没在意消息里夹带的那个失踪了的随驾史美人，也就是史飘零。

她现在的失踪，就像是一枚风暴中落入海面的小小石子，不被任何人所重视。

但是偶尔，小小的石子，也是能掀起风暴的——

第十七章 爆炸从来很危险

海棠一行人还算有礼貌的被“请”上了沉烈的坐舰。

萧远一上船就把扣押了起来，本以为自己也会被关到什么地方去的海棠，却只是换了身衣服，就被丢到了沉寒的房间，陪着还没醒的沉寒。

在沉烈的认知里，她不过一个萧羌的宠妃而已，无足轻重翻不出什么花样，船上本来没有女眷，留了她条命，不过是图着沉寒醒了之后有人照顾而已。

坐在装饰华丽大气的房间里，海棠托着下巴，呆呆的看着陷在被子里，象只小动物一样蜷缩起来的沉寒。

该怎么办?

老实说，她现在的处境很麻烦很麻烦。

沉烈现在当她是垃圾甩一边倒还好，难保这位沉国的国君会不会一时兴起拿她当人质，其实这也算还好的，要是把她当成战利品赏赐给谁……脑海里开始自动回想起看过的小说的情节，海棠发现自己接下来的剧情有向青楼文转化的倾向，不禁悲从中来——莫非她真的要咬舌自尽以全贞洁，再穿一次么……

大概沉浸在自怨自艾的情绪里有三分钟左右，天生的乐观性格让海棠振作起来。

天无绝人之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色狼来了有断子绝孙踢!

就在这时，有细细的呜咽声从锦被里传了出来，埋在枕头里的小脑袋动了动，沉寒半坐了起来，迷糊糊的揉揉眼睛，微弱的咿呀了一

声，她象只小动物一样嗅了嗅，歪歪头，漆黑的头发云一样的堆了下来。

“杜……姐姐？”

“嗯，是我。”海棠让她靠在枕头上，端了温热的蜜水喂给她喝，小东西喝了几口，纤细的眉毛皱了起来，撒娇一样靠过去，小小声地说：“姐姐，我做了噩梦……”

“嗯？怎么了？”海棠从来都把她当妹妹看，顺着她睡得有些汗湿的头发，低低地说：“说来听听吧。”

沉寒张口欲说，却猛的闭上嘴，她一把揪紧了海棠，她想起了什么似的，结结巴巴地说：“杜姐姐，这是哪里？”

不对，这里不是大越的坐船！

这味道，这床上所有东西的触感，都是她在沉国用的！

海棠手上稍微用力了些，尽量让自己平静一些，“没错。我们是在沉国的船上。”她简明扼要的把经过说了一遍，看看兀自消化这些讯息的沉寒，她想了想，走到门口，告诉守在门口的侍卫沉寒醒了，要他们送些食物来。

过了片刻，热腾腾的食物就送了过来，一色面条面片这些食物，海棠最讨厌吃面食，不禁眉头一攒，先哄着沉寒去吃了。

沉寒食不知味的嚼着食物，心头乱七八糟的。

按理说，沉国是她的故乡，在两国翻脸的此刻，她回了母国的船上，应该比较放心，但是她心下就是一片凉凉的慌。

脑子里不住的在转，萧羌怎么样了？萧远怎么样了？

一个失神，筷子掉到了碗里，汤水溅到她腕上，她根本不管，一把抓住了身边的海棠，急促地说：“姐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皇兄对你不利的！”

萧远她心知肚明自己是保不了的，但杜笑儿一个婕妤，兄长这点面子总要给的吧？

她殷切的看着海棠，手上的力道越来越重，居然有点弄痛了海棠，海棠怜惜的看她，只觉得对这孩子万分心疼。

就在这时，门口的方向传来了几下拍手的声音，海棠悚然一惊，掉头看去，一名高大英武的男子站在门口，含笑看着她们。

男人年近四十，眉宇清朗英俊，一身华衣，头上金冠，看海棠看向自己，唇角一弯，“难得听到我这皇妹说这样的话，我听得有些入神了，两位还请见谅。”

海棠马上就知道他是沉烈，立刻屈膝跪下，脸抬都不抬，贴在地上不动。

该装孙子的时候就装孙子，这个时候一个懦弱女人才最容易生存。

果然沉烈看都不看她，只吩咐让她去隔壁用餐，就坐到了沉寒床沿。

海棠捧着餐盘去了隔壁，大开的门外是两个侍卫，门里还站着一个侍卫，与其说是怕她逃走，不如说是怕她自杀。

她瞪着面前的东西，半晌不下筷子，侍卫怕她绝食，问道，“贵人可是吃不惯？”

“……有米饭吗？”海棠这辈子就没有吃不下去饭的时候，就算要死吧，那也要做个饱死鬼，她不动筷子只是因为，她不吃面食。

“啊，我们沉国都是吃面食，很少吃米饭，还请贵人多等一下。”侍卫楞了一下，探头出去跟门口的人交代了一下，一个侍卫过去吩咐，就在这一瞬间，海棠眉毛忽然动了一下，随即恢复了正常。

米饭送来，她不小心把筷子碰到地上，弯腰捡起来递给侍卫换了双新的，她安静吃完饭，说要去出恭，到了茅房，抓了草纸，她慢慢展开手心。手心里一张字条，写着几个字，“初七子时换岗。”署名一个“日”字。

是……萧羌的日卫吧。

东陆习俗，各国都设日月星三卫，日卫拱护皇帝，月卫拱护皇后，星卫拱护太子，因为萧羌未立太子也没有皇后，所以星卫就赐给了萧逐，月卫给了太后，这次出门之前，箫逐把星卫留给了萧羌，现在负责保卫萧羌的，就应该是日卫和星卫。

刚才那个侍卫借探头的机会把纸条粘在了桌下，他就应该是潜伏的日卫吧。

唔，这么说……自己似乎还有救?

把纸团丢到恭桶里，放水冲洗，看彻底冲没了，海棠走了出来，那边屋里沉烈还没走，她就又回了吃饭的房间。

仔细想，星卫日卫加在一起能有多少人？这又不是什么平常的哪个大狱，是在水上的万军之中，他们一共三个人，日卫能救几个？肯定是先救萧远，接着是沉寒，最后她这个婕妤救不救都无所谓吧?

总结：她需要自救＝ ＝

自救自救……海棠开始在脑袋里翻阅过去看过的书，唔，后宫类的不用看了，霉到她这样的女主比较少见，那就只有武侠类的可以参考……

她哗啦哗啦从金庸翻到古龙，她悲壮的发现，从五鼓断魂香到鸡鸣五更散之类的东西她现在一概没指望，至于天降大侠，那更是做梦。

好吧，她到底要怎么自救？至少给个道具啊!

她无聊看着舷窗外的天空发呆，发现天已蒙蒙亮了，吃饱喝足困倦就涌了上来，海棠是个有条件就不会委屈自己的人，决定趴着休息一会儿，刚把脸贴在桌上，洒在桌上的凉面汤把她的脸冰了一下。

等等，面汤?

面汤？！

回想起侍卫那句，很少吃米饭，都是吃面食这句，海棠在心里猛的雀跃起来，如果按照她所料想的不错，说不定，有机会逃出去!

海棠tat，自救果然是王道。

过了片刻，天快亮了，沉烈离开了沉寒的房间，这艘坐船也开始缓慢前进。海棠走过船舱的时候，看到舷窗外，看着周围船舰慢慢驶过，心里也有了一丝紧张之感。

回到房间，沉寒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听到海棠开门进来的声音，她猛的一抖，一把抱住了她。

她语气哽咽，但是却透着一股微妙的坚定，沉寒一字一句地说，“姐姐，我一定会让你和大殿下逃出去的！”

海棠不知道沉烈和她说了什么，但是听到这话，就心里明白了几分，她一把反攥住沉寒的手，低声说道，“寒儿，你想不想逃？”

沉寒一凛，低声道：“姐姐，怎么逃？”

海棠答非所问，低低道，“寒儿，是不是沉国人都不喜欢米食？”

“是啊。”她问这个做什么？刚才听完兄长全盘计划的沉寒刚要说话，海棠再度打断了她，“那船里是不是应该有很多面粉？”

沉寒懵懂点头。

海棠也点头，“寒儿，我们有救了。”她微笑，露出一排森森白牙，“来，我们来把这艘船搞翻吧！”

沉国和天上重的第二次接战发生在三月初七的早晨，一直鏖战到将近下午时分，天上重的水军退后，沉国军也退后，各自稍作修整。

傍晚，有使者从沉国军过来，带来沉寒一个发簪，海棠一幅衣衫和萧远的佩剑，彬彬有礼的告知萧羌，这些人都被抓住了，如果萧羌还爱惜自己的妻子儿子，就请立刻投降。

萧羌也十分有礼貌的回答使者，抱歉，做不到。

一身素衣的男人含着微笑对使者说，“请将小儿的人头置于阵前，朕乐于见到此幕。”

他说话的时候温文尔雅，语如春风，却偏偏让人生寒，使臣来的时候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即便萧羌拒绝也是自己胜了，哪知萧羌这句话说完，他却觉得自己在这个温和的皇帝面前，生生矮了一头。

沉烈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正在和萧远喝茶，他听了拊掌大笑，问萧远，他有这样的父亲可否心寒?

萧远在听到回答的时候苍白了一张小脸，沉烈问他，他沉吟了片刻，脸色依旧苍白，却非常有礼貌的回答，以父亲而言，自然是怨恨的，可以君主而言，他却是觉得父亲作的决定是正确的。

沉烈听了，大笑不止，拍了拍他的肩膀，感慨着说，可惜自己没有一个成器的儿子。

天上重且战且退，到了初七午夜时分，已经又后退了几十里地，退入云林江极狭的一片江道，打算在这里重整阵势，再度开战。

此时距离白玉京渡口已有近三百里之遥，快船一日才能奔赴来回。

整个战局，是天上重稍逊一些，当他们退入这片江道的时候，沉国水军的真正杀手锏——天甲船，正慢慢驶上江面。

巨大的，用数重铁甲紧紧包裹，配备火炮的船只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那是远比一般的战船要庞大上数倍的战舰，远远看去，仿佛上古洪荒凶兽，涉水而来，要把一切都吞噬入腹。

洛同衣站在船头，衣袂在风中烈烈飞扬，他仰着头看着靠近的天甲船

“沉烈这次真的下足血本了。”

萧羌站在他身旁点了点头，洛同衣忽然又笑起来，“不过即便他出动了天甲船，大概也逃不了好去。”

“你打算怎么办？”

洛同衣朝他妩媚的眨了眨一只眼睛，“自然是，冲过去～”

他这话说完，只见洛同衣的坐舰之前已然让开一条通路，直向沉国水军中破阵而出的天甲船而去。

天甲船面积大占地宽，配有重炮，它一旦出来，沉国的青龙舰全要让开，这时候，沉国水军就有了一个缝隙，洛同衣的坐舰本就是快

船，抓住这一个机会，切入了天甲船近侧，直向沉烈的坐舰而去——

谁也没想到洛同衣会这么干脆的直接跳出来，都大惊失色，为了防止它冲入阵中，天甲船也不管距离问题了，直接开始填炮！

——天甲船靠近，巨炮已经开始填充，洛同衣甚至能闻到硫磺火石的味道——

萧羌不明白洛同衣想干什么，却安静的站在他身边，看着越来越近的天甲船。

洛同衣忽然回头，笑看了他一眼，“……没想到你居然信我，小羌儿，这真不象你的性格。”

男人只是拉紧了灌风的领口，淡淡的道：“我现在除了信你，没有他法。”

洛同衣拊掌笑道：“诶呀，我就是喜欢小羌儿你这点呢。”说晚，他俏皮的眨眨眼睛，一把抓住了萧羌，呼啸一声，“走！”

他一跃而起，随侍身侧十六天罗急奔而下，携裹了他和萧羌就走！

他呼啸声中，坐舰已然靠得天甲船极近了，在天甲船即将开炮的瞬间，他的坐舰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洛同衣早在坐舰里塞满了火药硝石，这近距的一炸，足以炸开天甲船数层装甲！

正好又是天甲船大炮填充发射在即，立刻，天甲船船身上十数门火炮接次爆炸，巨大的船身猛烈摇撼，在几乎可疑毁灭一切的爆炸中轰然侧翻！

天甲船过于巨大，当它翻倒的瞬间，整个江面都为之震动，整个云林江上彻底变成一片火海！

——灾难却是现在才刚刚开始。

天甲船倾倒的时候，巨大的波浪无可躲避的卷向周遭的其他战舰，靠的最近的那几艘立刻被淹没在泛着黑色的浪涛下，火星飞溅，勉强躲避了灭顶之灾的战舰不分敌我仓皇逃窜，天甲船在倒入水中之

后还在持续爆炸，水面下飞射的铁炮碎片直接冲击向战舰们脆弱的水下部分，于是，一艘又一艘的船慢慢沉默，这地狱一般的景象，远远的看去，却是美丽的，灿烂又残忍。

为了力求效果，洛同衣脱出坐舰的时候稍晚，软轿刚奔出没几步，一块巨大的炮弹碎片朝着软轿就飞了过来！

知道负轿天罗无法挡下，洛同衣飞身出轿，看准重心，一掌拍去，碎片擦轿而过，只是略为震动一下。洛同衣足尖一点一条覆船的桅杆，正要回去，忽然面前有两道剑光掠起，直袭软轿！

剑光来速极猛，负轿天罗在空中煞脚转身，因为没有借力的地方，整个轿子在这一动之间甩了开来，剑光斜划，软轿已破，萧羌一声低呼，已然从轿子里落了出来！

洛同衣身形一动，长袖飞出去卷萧羌手腕，空中剑光再度来袭，长剑与他水袖相击，竟然迸出了金铁交鸣之声！

对方是数名浑身漆黑的武士，受了洛同衣一袖，闷哼都没有，直接吐出一蓬血花落入江中。

这一下转折洛同衣毫发未伤，却终是被缓了一缓，扑通一声，萧羌落入水中，他救之不及——

洛同衣就要入水，剑光却纠缠而上，被缠得不耐，洛同衣心下烦躁，长袖一振，袖沿在真气激荡之下锐利如刀，瞬间斩下来袭武士的手腕人头，借此一斩之力，人已落回轿中。

此时如此混乱，下水找人根本是在开玩笑，洛同衣眼中杀气大盛，他朝武士奔袭来的方向一看，远处正是沉烈的坐舰，船头站立着一条高大身影，身边站着一名纤细少年。

沉烈和萧远——！

一双细长凤眼里瞳仁陡然泛起血色，洛同衣正要出轿直取沉烈，忽然看到沉烈的坐舰晃了几晃，从船尾部分猛的爆出一大蓬火花，下一秒，一股气浪合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动着空气，猛的炸了起来！

他清清楚楚的看到，在沉烈坐舰爆炸的一瞬间，一直站在他身边的萧远忽然一把抱住他，向船下跳去——那是同归于尽的姿态——

他想救，却已来不及。

此时局面已经太过混乱了，洛同衣眼里血色泛了又泛，最后一咬牙，唇边渗出一丝鲜血，脚底一跺，软轿向天上重的方向而去——

沉烈坐舰上的爆炸，自然是海棠搞出来的。

她所订下的方案非常简单，就是，粉尘爆炸。

她曾经记得有篇自己看过的稿子里提到过粉尘爆炸。

粉尘爆炸的重点是：一是干燥，二是狭窄的空间里多量，三是要有一个着火点。只要有一个着火点，造成扬尘，就会引起二次三次以至于多次爆炸。

沉国喜欢面食，这又是皇帝的坐船，面粉数量和干燥度肯定有保证，厨房能有多大？第一和第二肯定可以满足，那么问题比较大的就是第三了。

她是敌国的婕妤，别人不可能让她接近厨房，她只能依靠潜伏着的日卫来完成整个引爆过程了。

屋子里没有纸笔，她咬破指头沾着血在扯下来的裙幅上写下了计划，等日卫中来接头的人拿走。

午夜时分很快就到了，门卫换岗，听到铁甲铿锵声音交替，海棠灭了房内烛火，稍微拉开一条门缝，外面的人低声问道：“杜婕妤？”

知道是日卫的人没错，海棠心里稍微放宽了一点儿，“目前有什么计划？”

“没有，只是要先和您们联系上。”

果然，海棠在心里点头，说道：“大殿下呢？”

“沉烈带在身边，不好下手。”

海棠深吸一口气，把手里的布片递了过去，“那可不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计划？”

日卫接过看完，倒吸一口冷气，“杜婕妤，你确定可行吗？”

“不确定。”海棠回答得干脆利落。

“……”对方沉默了有半分钟之久后，幽幽的飘进来一句，“属下尽力而为吧……大殿下那边我们也会尽力的。”

海棠听到这句回答，也默了一下，大概日卫现在也完全没有办法，才会采取她这么不靠谱的办法，来个破罐子破摔的拼了。

两人就细节部分沟通了一下，海棠蹿回屋里，她一把拉起沉寒，浇了一锦被的水，吩咐沉寒把身上的衣服脱到最低限度之后，拿被子把她密密实实的包了起来后塞到床下——如果真能爆炸成功，这样做可以尽量避免爆炸中产生的伤害，就算船沉了，有床挡一下，就算掉到水里也算有个浮板。

海棠把自己也塞到了床底下，她感觉到沉寒很困难的向自己这边爬了爬，声音怯怯的，“姐姐，真的会有用吗？”

“……不知道，没炸过。”海棠实话实说，“能不能炸起来和炸起来会不会太大我都不知道。顺带说一句，如果真炸了起来，那东西非常高热，碰哪哪焦啊。”言下之意，我没炸过不是我的错，是那东西实在太危险了啊！

沉寒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了很多，她挨过去，细声细气的问，“姐姐……我们会死吗？”

“不知道。”海棠回完这三个字之后，踌躇了一下，觉得还是应该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死掉。”

哦了一声，沉寒似乎完全无所谓，她只是小心的把头枕在海棠肩上，小小的打了个哈欠。

海棠摸了摸沉寒的头发，犹豫了一下，轻声说道：“我只能做两个保证，一，死亡其实不算很难受，我算死过一次，这个我保证。二，我尽量保证我死在你前面。但是最后到底谁先死，我想我其实控制不了。”

听了这句话，沉寒看着她，忽然笑了起来。

现在正是深夜，屋内无灯，她应该什么都看不到的，但是海棠就是知道沉寒笑了起来，她感觉到那个小小的少女细嫩的脸颊在她手背上蹭了蹭，柔软的声音里是小小的安心，“这样就好了啊，这样寒儿就很开心了。姐姐，你知道吗？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不在意寒儿身份，对寒儿好的人。”

海棠心里一紧，刚要说什么，沉寒兀自慢悠悠地说，“陛下对寒儿也很好，但是寒儿知道，陛下是因为寒儿是公主才对寒儿好的，但是啊，我依然很开心呢，因为就算这样，陛下也是喜欢寒儿的呀。就算喜欢我的身份又怎么样呢，总归有人喜欢我呢……”

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真的，很开心呢……”

少女柔软的尾音里，轰然一声巨响在船舱里炸裂开来！

极近的地方有一声不知道是谁的凄厉怒吼几乎刺穿了海棠的耳膜，随即，巨大的轰鸣淹没了一切——

清冷的月光下，沉国国主的坐舰倾斜着，沉入水中——

落入水中的那一刻，海棠脑子里就一个念头：tmd，居然真的成功了？！

大越德熙八年三月初七深夜，天上重与沉国战于云林江狭道，洛同衣坐舰与天甲船同毁，沉烈战舰炸毁，身受重伤，与大越皇子萧远一并获救。

混战中，沉国公主，大越皇贵妃沉寒落水，被天上重所救。

大越皇帝萧羌并大越婕妤杜氏于此战中，不知所踪，生死未卜——

诸国惊动。

长昭、大越、白玉京、天上重、沉国，皆全力搜救。

第十八章 笑儿，你想抱朕吗？

三月初七云林江上的鏖战并没有因为双方总帅的坐舰沉没而结束，反而是因为双方都急着救人，小心翼翼的争夺那一小片水域，胶着了战局，直到初八的清晨才各自收兵。

当海棠伏在江岸边醒过来的时候，正是水战即将结束的时候。

风很冷，她浑身湿透，冰冷的衣服紧贴着皮肤，她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因为血液凝固而死。

坐起来，她才发现自己的腿上盖着一具已经冰冷的尸体。

那是一个年青人，背心上插着一块巨大的木板碎片，血已经凝固成了漆黑色，姿势固定成了保护什么，努力的张开双臂的姿态。

在海棠朦胧的意识里，在她落水的刹那，有人抱住了她，努力把她推到了岸上，大概，就是他吧。

前世今生，这都是海棠第一次看到尸体，望着对方已然黑紫的脸，她并不觉得害怕，只觉得心里一片空荡荡的。低头看着青年满是血污的脸，有一刹那，她觉得世界正在缓缓死去。

楞楞的坐了了片刻，她脑子里终于进去了点儿什么，她木然又费力的一点点拖着青年的尸体，把他藏到了一块礁石下面。

这个死去的年轻人应该是日卫的一员吧，她不认得他是谁。

她知道这青年多半也不认得她，他只会记得她的身份：大越皇帝的三品婕妤，位在大越后宫的第五等位置上。

他保护她，是责任。

可是，她却没办法把这责任看成理所当然呢……

海棠下意识的做了个仰头的动作，她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哭出来，可其实眼里干干的，沙沙的疼，唯独没有泪水。

仰头的动作牵扯到了不知那处伤口，脊背上剧痛起来，终于又拉回一点神智，海棠沿着不易被人发现的礁石慢慢的向河上游走。

这种情况下，河的下游搜救和逮捕也好，人都会比较多，现在她只有一个人，她又手无缚鸡之力，自保就好。

自保之后的下一步呢？她落水之后立刻和沉寒失散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海棠拖着步子走，慢慢的想。

她觉得自己思维非常得慢，也许在江里的时候被撞到头了？

远处江面上的江战似乎慢慢止息了，远远的看去，闻不到硝烟的味道，只能看到还有些残余的火焰从船上飞溅出去，仿佛烟花。

船的影子远远的，看起来也小小的，象一个又一个的灯，浮动着，让她不期然的想起了去年宫里七月十四盂兰盆会的时候，满御河飘着的装在小纸船里的灯。

彼时月光安静，河面上星星点点，到处是顺水流灯。那些深宫少女期待纸船可以带走自己对亡人的思念，也可以把一颗曲折少女心带到那金冠龙袍的人那里。

那时候她顺着灯看，就能看到很多认识或熟悉的人。有如花有史飘零有于淑妃，还有那个被她们围绕着的男人。

可是现在呢，前是水远，后是远水，天地苍茫，这一刹那只有她一个人独行踽踽。

她在心里告诉自己，必须要趁早离开，不然早上天一亮，根本就逃不掉，但是步伐却是懒而钝的，怎么也走不快。

走着走着，她忽然看到前面的河滩上隐约有一个人形的物体。

“……”海棠眨眨眼，楞了楞，忽然就跳了起来，急步冲向前方去！

萧远？沉寒？某个日卫？或者是个需要救助的人？

冲到对方面前，看着身形她觉得有点熟悉，伸手一探对方鼻息，发现还有呼吸，海棠把伏在地上的人翻转过来，随意用袖子擦了擦他的脸，一张清雅苍白的面容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萧羌——

落水的一刹那，萧羌其实并不觉得冷。

水软软的漾了过来，温柔地托住他的身体。

萧羌在水下睁着眼，水面轻轻晃动，月光和一切都破碎了，只有四周燃烧若烟花灿烂。

这一瞬也许长也许短，长不过弹指，短不过千年。

安静和静谧仅仅是这一瞬，下一秒，水流中一块偌大船板激射而来，他在一片朦胧中看到数条黑影向自己急扑而来，挡在了那块在水底还剧烈燃烧的木板——他奇妙的在水里闻到了皮肉烧焦的味道。

然后他就失去了意识，只是本能的感觉到有人托着他在水里滑动，让他的头露出水面，可以呼吸……

等萧羌再度恢复意识的时候，最早的触感，是什么拍打在自己的脸上，接着他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小声数着什么。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五……”

脸上的痛感逐渐重了起来，他下意识的伸手一抓，刚一动手腕，立刻传来钻心一样的疼，他轻哼一声，手无力的垂了下来。看他指尖动了动，那人立刻停了手，把粘在脸边的头发撩了撩，凑近过来。

朦胧的眼睛睁开一线，对着面前黑黑脏脏几乎看不出来长相的人模糊的一笑，萧羌低声道，“……能在这里看到卿，朕很高兴。笑儿。”

海棠一愣，心里直骂，丫的小强怎么不选在自己给他人工呼吸的时候醒，非要选自己抽他脸的时候醒？不定这小子怎么算计她呢。

不过想想，自己居然又有了腹诽的劲头，果然即便是萧羌，只要能让他活下来，自己也会觉得开心的。

萧羌慢慢坐起来，活动了一下，眉毛拧起，有汗水顺着发丝滴下来，海棠问他，“怎么样？”

他摇摇头，“还好，看起来只是肋骨断了。脚没断就是万幸。”他看了一眼海棠，“卿呢？”

“背上大概掉块肉还是皮的，头皮被扯掉了一块。”海棠答道，四周眺望一下，“我扶您，我们要赶紧走。”

萧羌点头，伸手让她把自己扶起来，他四下看了看，现在已快凌晨，就是说自己被冲到岸上的时间已经至少过了半夜。

看了一眼天上月亮落去的位置，萧羌苦笑一声，“我们落到河对岸了。现在应该是在长昭或者沉国的境内。”

他判断了一下方向，继续朝上游走，

Chapter_5

“走。”

也许是放松了的缘故，背部开始抽疼，海棠努力撑着萧羌沉重的身体，“现在要往哪边走？”

“长昭。”

她记得长昭和大越是狠狠掐了几次的，“好处多一些？”

“嗯，即便被长昭的士兵抓住，以赵亭的性格，他大概会很开心的把我折磨死。怎么想也比落在沉烈手里强得多。”

“……落在沉烈手里会如何？”先0后x再0再x？好吧，她最想说的其实是貌似她的鞋底穿了……脚踩在礁石上好疼tat，她不是山羊啊……

萧羌没有立刻回答她的话，他向旁边瞥了一眼，低声道，“笑儿，把头转过去。”

海棠眼角瞥到了一双惨白色的手毫无生气的从岩石后的一角露出来，她转过头，深吸一口气，“死了？”

“死了。”

“谁？”

“不知道。”萧羌的声音淡淡的。然后他回答了海棠上一个问题，“抓了我在手里，沉烈会想如何拿我威胁大越，这麻烦确然比为报私仇一刀砍死我的赵亭大得多。”

海棠点点头，继续向前走。

她觉得有滚烫的液体从脚底流了出来，然后立刻冰冷，黏黏的粘在了脚上。

脚上流血了，但是她不大想管。

反倒是萧羌看出了不对，两人已经离开河岸颇远了，来到一个背风又隐蔽的土坡下，，他拍拍海棠的肩膀示意她坐下，自己也坐在一

个树墩上，柔声说道，“把脚底包扎一下再走吧？伤口耽搁了只怕走的更慢。”

海棠点点头，伸手到长裙里撕下还比较干净的布条，刚要扯开包扎，萧羌制止了她，费力的拉了一下襟口，没有拉动，反而疼得额头一阵虚汗，他喘口气，声音有些哑，“笑儿，药在我的怀袋里，一个小鲨鱼皮包，应该还在，你先给脚底包裹一下，不然没法走路就糟了。”

海棠沉默着伸手到萧羌的怀里去拿东西。

男人的体温通常都比女性要高，之前几次身体接触，萧羌的身体总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带着凉薄的温度，现在隔着几层菲薄衣衫，男人的体温灼烈了起来，她冰冷指尖碰到的一瞬，竟然有被灼伤的错觉。

暖和又舒服。

于是她就慢慢的摸，最后整个人抱了过去，下巴靠在了男人的颈窝。

萧羌漆黑的长发如今湿淋淋，带着水的腥味，并不好闻，她偏偏把头埋了进去。

似乎是在撒娇？

她想了想，又想了想，算了，这样类似撒娇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那次被冤枉，丢到掖庭的时候，这个男人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那时他抱她入怀，然后轻轻吻她，和她说话，柔软的声音安抚了她。

她本以为这次萧羌也会安慰她，没想到下一秒，大越的皇帝却推开了她。

看着面前有些受伤又难堪的少女，萧羌摸摸她的头，“先上药再说其他的，安全了随便你抱。”

随便你抱随便你抱……

被这四个字萌到了，海棠伸爪取出药包递给萧羌，萧羌翻出急用伤药递给海棠，告诉她怎么用，又拿出里面两片散发药香的东西，递

给了海棠一片，余下的一片自己含在嘴里，“山参片，吊命提神，压在舌下，不要咽下去。”

海棠吞到嘴里，山参的浓郁味道盖过了周围的水腥，她立刻觉得舒服不少。

稍事包扎了之后，两人慢慢继续向里深入，拐过几道土坡，已然看不到云林江了。

天已快大亮，海棠极目远眺，只见土坡下一片黄澄澄的沙土地半掩着一座废弃的小村，她看了看萧羌，萧羌点点头，两人朝那边走去。

一边走，海棠一边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不见有人来追？”就算事情混乱，此时也应该有探子了啊。

萧羌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在心里估算了一下，“唔，我们大概进了长昭的范围。长昭是东陆第一军事强国，白玉京和沉国确实没胆子越境来追。不过昨天晚上闹成那付样子，长昭肯定也要沿岸戒备追查，只是没有这么快而已。”

海棠点头，扶着萧羌到了小村，仔细选了一间已经半被黄沙掩埋在地下，从地表几乎看不出来，但是还很结实的房子进去。

屋子里不进一点光，萧羌摸了片刻，找到了什么，点了点头，“闭上眼睛。”他低低吩咐了一句，单手轻柔的掩住海棠的眼睛。

海棠耳边蹭的一声响，立刻就有暖黄色的光芒透过萧羌的手掌渗入了视网膜。萧羌放了心，极短促的喘了一声。

在黑暗里骤然接触光线对视力不好，海棠知道，于是就安静的在萧羌的手掌下睁动着眼睛。

片刻之后，萧羌松开了手，眼前是一个卧室一样的小房间，有半边塌了的土炕，萧羌用火折子点燃的了一堆破席子一样的东西，他微微佝偻着身子，费力的弯下身，把还裹在身上的裘皮铺在地上，坐到了炕上，环视一眼四周，忽然唇角一弯，再看向海棠，眼睛里居然又恢复了一贯春水温柔，向海棠伸出手，“来吧？”

“干吗？”即便如此疲惫又狼狈，海棠同学身上的警戒系统依然发出了警报。

“卿刚才不是想抱朕吗？朕现在就在这里哟～”

男人微笑，嘴唇的颜色很淡，桃花眼细细的眯起。

外面天已大亮，一线阳光金黄艰难的射透下来，混在暖黄火光里，海棠对面那男人，眼波流转，居然魅惑。

当大越的皇帝陛下和婕妤，正在一个小破屋里酝酿“空行换段第二天早上”这样的18禁镜头时，云林江上暗潮汹涌，新一波的凶险在波澜起伏的江面下悄悄的汇聚。

三月初八清早，沉冰的军队已到了云林江畔。

现在的情况是，青龙舰直追天上重的水军而去，白玉京的水军和大越的雷神军在渡口对峙，两军之间已拉出了将近三百里的空白带。

这就是萧羌的主意吧?

坐在中军行辕里，沉冰绝美的脸上含笑，心里却恨极。

他就这么中了萧羌的圈套！

到了现在这一步，萧羌打的主意已经十分明显了。

萧羌用自己和萧远当饵，让沉烈误以为他真的中了沉国和白玉京联手布下的杀局，又故意让萧远落入敌手，增强这个骗局的可信度，让沉烈真的以为他仓皇逃窜，向下游追去。

白玉京苏荷的介入可能是萧羌计划中没有计算的一部分，但很显然，这对他的整个计划没有影响，并且只增加了骗局的可信度和可行性——把白玉京的水军拖在雷神水军的监视下，明显对大越有利多了。

而萧羌的最终目的，就是现在的局面，两方军队相距遥远，中间让出来一条谁也来不及救援的路——直通沉国——

这才是萧羌的圆满布局。

一个疯子想出来的计划！沉冰心里恨得要滴出血来，牙龈下似乎都渗出一点血腥。

而自己呢？则是这局里一个借来遮掩的旗帜。

自己带兵回国救援？沉冰在心里冷笑，一双笼着雾气一般的美丽眼眸轻轻一动，凝视着对面所坐，雍容优雅的老妇人——大越皇太后，柔嫩如花瓣的唇角一勾，对着她露出了一个纯真无邪的笑容，心里越发恨极。

按照他和萧羌的约定，他假装挟持皇太后出奔，在和沉烈会合的时候，直杀沉烈中军，取得沉烈头颅之后，取而代之，成为沉国国主。

在行动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想过真的挟持皇太后，这样自己也有个退路，情势不好在沉烈面前也好交代，哪知，他这心思刚动，五千龙神卫先行动作，把他礼貌的“请”去了太后营内。

那个大越地位最高的女性以看着幼儿一般的眼神端坐在御座之上，然后非常礼貌的微笑，说，希望沉冰和她一起到行动。

于是，挟持者变成了被挟持者。打着沉冰的旗号，军队迅速向边境移动，而在移动的过程中，早已安排下的散兵不断加入，快到边境的时候，已有三万人之多。

沉冰预备在大越边境的军队在万人上下，他不是没想过和太后鱼死网破，但是，当某一次他的军队集中了数千精锐发起的进攻，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被轻描淡写的平定，太后站在血迹尸骸之中，温和的问他，可还满意龙神儿郎勇武的时候，沉冰非常识时务的放弃了逃脱的打算。

坐在行辕里，沉冰心里百转千回的时候，对面的老妇人低低咳了一声，亲手为他斟了杯茶，干净利落的凤凰三点头，冰纹的杯子里清香飘逸，太后笑道：“定王殿下，喝一杯茶吧。”她非常温柔的微肖，一双描绘精致的眼看着面前杯里袅袅绕着轻烟的茶水。

沉冰眨眨眼，象只小鸽子一样小心翼翼的捧起了茶杯，小口小口的喝着，太后一脸爱怜的看着他，轻轻叹了口气，“殿下，你看，云林江快到了呢。”

沉冰向外看去，只见一条大江横亘天地之间，远远看去，有若一条碎玉白练，在清澈的阳光下栩栩生辉。

已经到了边境，莫非是这个老太婆打算在这里直接杀掉他？他心里一紧，脸上却越发天真起来“太后的意思，沉冰不是很懂呢。”

太后做了一个安抚的手势，慢悠悠地说道，“我的意思，是说我和定王，就该在此分手了。”

沉冰睁大眼睛，太后继续慢慢地说下去，“定王您继续按您和皇帝订下的计划行事，我呢，把军队带到这里，也就尽了自己的义务了。”

沉冰继续一脸茫然的样子，太后却拿长长的衣袖掩了口，一双经过了岁月的侵袭，依然清澈动人的眼睛有趣的眨眨，看着对面年纪足够当她孙子的异国亲王笑了起来，“定王殿下该不会真的以为，我这等妇道人家，真的要上战场吧？”

她端起茶，慢慢的呷了一口，唇角一勾，“事情嘛，总是交给专门的行家做比较好，殿下说这个道理是也不是？”

当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逐渐接近的云林江上，忽然爆开了极大火花，在船与船的爆炸之间，一道鲜红色的，形如凤凰的焰信飞上中天——

太后和沉冰一起看着那道信焰，已经步入老年的女性侧头，微笑，十指优雅的交叠，“还好，白玉京江卫全灭，我萧家子弟总算还没有丢人。”

沉冰只觉得冷汗顺着脊背流淌了下来，他很清楚，刚才那道焰火是箫逐专用的烟花信焰，当这道烟花升上空中的时候，只代表一个意思——敌军全歼。

白玉京包围已破——

太后信守承诺放沉冰离开，沉冰整顿军队离开的时候，正好看到闯过白玉京封锁线的风神军来到此地与龙神军会合。

桥船们彼此头尾相接，骑兵们快速的通过桥船，向对岸奔去，沉冰骑在马上，远远看去，只看到远处桥船之首，鲜红如血的大旗在空

中飘舞，在烈阳蓝天下有若天空翻卷的伤口，内中一个金色的萧字，银勾铁画，笔笔狂嚣。

船影帆动之间，江面澄碧，船头有人。

箫逐。

红的衣红的甲，手里一杆银白的枪，枪上的缨子红得象他浑身溅满的鲜血一般，他却偏偏没有带盔，一头那样长的黑发飘散在风里，越发衬得那张绝色的脸有一种诡艳的杀气。

箫逐。就是这个男人让东陆排得上水军前三的白玉京海卫没有一点反击之力的溃败。

无声的念了句这个名字，沉冰吩咐大军按照原定计划去和沉烈的部队汇合，他自己带了约百骑人马，在过了江之后，沿着陆路悄悄向长昭的方向而去。

当他的部下茫然的问他要做什么的时候，妖精一般的少年咬着嘴唇妩媚的笑了起来。

他柔声答道，“有非常重要的人在等我哪。”

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人，得到了她，就可以得到这个天下了。”

所以，笑儿，你要等我。

太后在把军队交到箫逐手里之后，立刻就要启程奔回顺京，回朝稳定局势。

箫逐去拜见她的时候，太后把一封密旨交给他，示意他打开来看。

箫逐一看，脸色剧变，下意识的几乎把密旨扔出去。

“太后，臣不能——”

太后挥手，打断了他的话，一双眼只是疲倦一般的看着他，“阿逐，这是皇帝的意思。你认得皇帝的笔迹的，这是他亲手所写。他离京之前，也很郑重的拜托过我，如果一旦他被俘，立刻废去他的帝号，立你为新帝。”

箫逐几乎没听到太后在说什么，脑海里乱哄哄的，忽然就想起了自己离京之前的那天和萧羌的对谈，他指责萧羌为了天下什么都不要，那个男人当时只是用清澈的眼睛看着他，最后把皇帝的冠冕托在了掌心，放到他面前。

他对他说，“你要就拿去。”

自己却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那时候的萧羌，是怎样心情?

手心一点点攥紧，箫逐猛的抬头，却看到正笔直的看着他，“阿逐，这个计划本身就是冒险，我们要做好最糟糕的准备。大越百年，不能毁于此时。”

她说的很慢，一字一句，足够让箫逐听得清清楚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箫逐最后还是把密旨还给了太后，他对太后行了最隆重的三跪九叩之礼，然后起身，“太后，恕为臣，不能遵旨。”说完，他起身，毫无余地转圆的离开。

太后以端正的姿态看他离去，直到箫逐的身影彻底消失了，她才把眼神转移到那卷没有发出的密旨上，半晌，才抬起手，隐在重重衣袖下的手掌有一丝丝的血线渗出来。

修剪圆润的指甲早已刺入掌心，入血入肉。

太后看着自己的手掌，一双秀丽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

“……这样的旨意……谁又愿意下呢……”破碎的声音涌出嘴唇，太后立刻掩住嘴，急忙端过桌上冰冷茶水，仰头灌了下去，只觉得苦不堪言，直到心里。

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滴滴答答，敲打着空了的冰纹杯子。

过了片刻，她放下帷幕，唤来箫逐的副将，把密旨交给他，告诉他，紧急之时呈给平王。

三月初八，箫逐率军破白玉京江卫而出，大越风神军、雷神军攻取沉国渡口，直取定州渡口门户雍城。箫逐率风神军，一日之内连破

雍城二附城，断雍城粮草水源——

沉烈、沉烈紧急回军救援，天上重追击尾随，白玉京江卫正式出兵，向大越宣战——

两国三方，奔命于云林江上。

争夺焦点，一，谁会先赶回沉国都城，二，谁先找到萧羌。

第一部完结~~

第二部~~

第十九章 奔命

当两国三方大军在江面上彼此竞争速度的时候，在长昭岸边某个不起眼的废村里，一男一女也在僵持。

海棠同学瞪大了眼睛看着现在靠在半个塌掉的土炕上上摆出一副波斯猫等着人挠肚皮样子的男人。

僵持了片刻，她总算找回自己的声音了，“您肋骨断了吧？”

萧羌眨眨眼，总算想起来，“啊，没错。”

“那咱先包扎成吗？”您老总算想起来了。海棠感动涕零，一拐一拐的走过去，伸手，“陛下，我想我们两个都需要包扎。”

萧羌盯着她的手看了好长时间，忽然笑了起来，他笑着把鲨皮小包放在土炕上，点点头，“确实，跟做什么比，现在包扎伤口更必要。”

海棠只觉得一股寒气直冲头顶——您想“做”什么啊，老大？

没骨气的就当自己什么都没听到，海棠决定逃避现实的先去寻找一些必要的东西。她走得很急，萧羌捞住她的手臂，低声，“慢走，不要太急。”然后微笑，“现在急也没用。”

萧羌的笑容一向和煦如春风，即便知道这个男人的内在和他外表的微笑完全是两个极端，这样的笑容一向可以安抚她的不安。

他说话的时候咳嗽了一声，在迈出门的时候，海棠忽然想起来，萧羌应该也在发烧。他断了肋骨，只会比自己更难受吧？

仿佛看出了她的担心，萧羌微笑了一下，气息虽然虚浮，却不带一丝软弱对：“放心，死不了。”

紧紧盯了他片刻，海棠吐了口气，走了出去，。

走出去之后，她才想起来，自己刚才安定个什么啊！

真是一百万次诅咒自己这种接近于烂好人的性子啊啊啊啊啊，海棠一边寻找可以用来固定肋骨的木条，一边暗骂自己。

那个男人曾经有对她动过杀念呢，她如果够聪明就该趁现在赶紧脚底抹油，身上还是有一些珠宝，她小心谨慎，大概也不会过得特别艰难。

站在一口居然还有点水的水井旁，海棠提着装了小半桶水的破木桶，怀里抱着用的上的东西，直起身子，向萧羌所在的小屋望去。

头顶上是清澈阳光，蓝色的天连丝云也没有，小小的几乎被沙子掩埋了的房间里，那个男人身在其中，自己走了，他便有可能活不下去。

自己真是脑袋被驴踢了，居然，放不下。

海棠认命的捡好东西回去，走的时候浑身一阵一阵的发冷。

自己肯定也在发烧。她冷静的判断，随即想起了屋子里的男人。

萧羌肋骨断了，发烧得只会比自己更加严重吧?

回到小屋的时候，萧羌正就着火低头烤一块什么东西，听到脚步声，他没有抬眼，只是睫毛翕动了一下，黑而长的眼睫衬着眼角一抹殷红，有种微妙的情色感。

“我在烤干粮，等下就能吃了。”

海棠点点头，添好柴火，把身上最潮的衣服扒下来架在火边烤上。萧羌烤好了食物，递了一半给她，海棠默默三两口吃完，选了最平滑干净，拿来固定肋骨的木条，走到萧羌身边，“把衣服脱下来吧，我帮你包扎伤口。”

萧羌试了一下，弯动了一下唇角，摇摇头，“现在疼得厉害，我脱不下来……”说完，他再度摇摇头，样子有了几分莫名其妙的孩子气。

海棠心就软了，帮他脱下衣服。

萧羌的身体清瘦颀长，线条流畅而优美，比现代夏天满街的光膀子大叔大爷养眼到哪里去了，但是此刻，大面积的青紫冻伤，完全破坏了这具身体的优雅。

唉，果然再漂亮的身体，上面有伤也会很难看的。

包扎完毕，海棠扯着潮湿的襟口，指尖不经意擦过他滚烫的肌肤，下意识的顿了一下。

“果然还在发烧。”说出这句话的却是萧羌，他喃喃说着，弯下腰，额头触上海棠的额头，娇小的少女觉得一阵奇妙的灼热蔓延起来。

萧羌身材修长清瘦，杜笑儿偏生娇小可人，海棠需要垫高了脚尖才能把手绕到他颈后。海棠正在帮他整理衣襟，双手拢在他颈子上，此时男人弯身，漆黑的头发顺着肩膀滑了下来，遮蔽了一男一女的身体，姿态热烈暧昧一如拥抱。

海棠僵了一下，她觉得心跳了一下，萧羌身上淡淡的木叶香气被热气蒸腾，刹那就有了一种迷离，她眨眨眼，手臂稍微放下，凝视向面前男人靠的很近的脸。

萧羌本就生得清雅俊秀，此刻眼睫垂动，掩着一双桃花眼，让海棠心里又紧了一下。

她立刻垂下头，胡乱说了句什么，打算蹲到一边舔自己伤口的时候，萧羌朝她抬了一下下巴，“把衣服脱了吧。”

海棠警觉的跳远，萧羌看着她，一脸似笑非笑，“你受伤了吧？背上。”

“……你怎么知道？”

“我为什么要不知道？你现在还发着烧呢。”还以一个优雅温柔的微笑，男人朝她招招手，“不快处理的话，怕有问题，笑儿。”

海棠从来不是讳疾忌医的人，她对这条得来不易的二次生命珍惜的很，虽然在这男人面前有了不止一次破罐子破摔鱼死网破的念头，

但是显然不是现在这种场合。

火焰噼啪燃烧，橘色的温暖光芒下，海棠本来因为寒冷而青白的肌肤呈现出了一种奇妙的牛奶般温润的颜色。

背上伤痕累累，当萧羌沾着药粉抹上的刹那，之前因为高度紧张而忽略的疼痛全都排山倒海的涌了过来。

她几乎想惨叫，但是奇妙的，就是不想在萧羌面前示弱的念头让海棠咬紧了嘴唇，回头愤愤的盯着萧羌。男人看看她，她看看男人，萧羌明白什么似的点点头，伸手递过去一团还算干净的布，“咬着吧，小心咬坏了牙和嘴唇。”

该说萧羌没把手指伸过来让她咬也算幸运的一种吗？海棠悻悻的咬住布，一股潮湿的水腥味冲入了口腔，然后，脊背就仿佛火烧一样疼。

萧羌没有受伤的那侧手腕环住了她的身体，她听到男人安抚一样说着什么的声音在耳边嗡嗡的回荡，海棠眨眨眼，觉得从额角渗出的汗流到了眼睛里，沙沙的疼，橘色的光芒都模糊了起来。

她忽然一口把布吐了出来，在萧羌的手腕里低低说了一句，“这次……我真的以为我会死的。”

萧羌没有说话，他只身微微倾身，在她发上落下一吻。

然后揉了揉她满把湿漉漉的青丝。

萧羌知道其实自己现在还有一堆别的事情要做要想，但是此刻，看着手腕之间象个孩子一样蜷缩进来的海棠，忽然就心里微微的疼了一下，这一瞬间除了想安抚她的不安之外，什么都不做他想。

靠了一会儿，终于觉得有点给他不对的海棠把他稍微推开一点，问道：“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

海棠说话的时候低着头，萧羌只能看到她湿漉漉的发顶，他慢慢地说，“等。”

海棠抬头看他，等他解释。

萧羌喘了口气，火光下一张脸苍白如纸，连嘴唇的颜色都是暗淡枯萎，唯独眼角和脸颊上红的敷了层胭脂一般，“这个村庄看起来毁弃了已经很久了，照常理推断，几十里内应该会有新村，但是问题是，我们大概没有力气支撑到找到村子。而且现在恐怕到处都有人在搜捕我们，贸然出去等于自投罗网。”

“那我们等什么？”没有药物也缺乏食物，这样的情况，要怎么等下去?

萧羌比了个手势，“等我们的人什么时候找到我们。”

海棠眨眨眼。萧羌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一路上我已经留下标记符号，等他们来找我们。”

“……要是等不到呢？”

“那就死在这里吧。”萧羌若无其事的说道，唇角甚至还带了一丝极浅的笑。

“……”沉默，海棠承认，自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从骨子里感觉到了一丝寒意。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了的人，不在乎其他人的命，也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她费力的站起来，坐到火堆边，一边转着柴火，一边烘着衣服，萧羌半眯着眼，看着低头照顾柴火的海棠。

火光满满洒来，她的头发浓浓的染了一层金，脸孔却模糊了，只有写意余笔般一痕淡淡的轮廓。

萧羌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淡薄的平和感。

眼前这个情景，让他想起年少云游的时候，经常在山村里看到的景象：一个少女或妇人，早早的起来，就着阳光汲了井水，洒扫做饭，脸上有淡淡的柔和。

每次看到，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样贫穷那样劳作，为什么还会有那样平和的表情?

现在，他忽然就似乎能理解那些人的平和从何而来。

平常的女子，这种时候，该怨天尤人或者干脆缩成一团，那不得半点主意了吧?

而眼前这少女，却从容淡定，没唤过一声苦楚。

一个深闺女子，十六七岁的年纪，如何能做得到这样?

还是说……果然不愧是箫逐喜欢上的女子吗……

想到这里，他下意识的皱了皱眉头，眼神从海棠的方向飘开。

这时候，他忽然听到耳畔有小小一声模糊的呻吟，萧羌下意识的转头，看到海棠正倒向火堆，长长黑发的末尾已被燎焦，卷曲成古怪的形状——

萧羌一把伸出手来把她揽在怀里，火舌在他手背上舔了一口，火辣辣的疼，却怎么也不及海棠的身子撞到他肋骨伤处那一记来的痛彻心肺，这一下来得太过突然，他下意识的用没受伤的手臂撑着海棠的身子。海棠全无意识，被他一撑，就要向旁边倒，他又赶紧一捞，海棠瘫在他身上，直让他觉得身体内断裂的骨头几乎要刺入内脏一般的疼痛。

身上伏着的少女丝毫没有动静，萧羌小心而费力的伸出一只手察看她的状况——这样简单的动作已让他浑身出了一身汗，咬破了嘴唇。

指尖触到海棠鼻下的时候，正好是腥甜滚烫的液体从唇角蜿蜒而下的瞬间。

很奇妙，萧羌的注意力全用到了探察海棠上，一霎时风冷火热全不在乎，却偏偏能感觉到唇角一缕鲜血汩汩的流了下来。

没有呼吸。

荷带衣再度发作了——

萧羌眼睛微微睁大，瞳仁却收缩，他定了定神，伸手去海棠怀里摸索，过了片刻，他镇静的抽出手。

没有。

两个人刚进小屋的时候，海棠掏出的东西里就没有“大司命”的瓶子，现在，她身上也没有。

她要死了吗?

萧羌的手指从她鼻端滑过，有一线残丝，随时都会断去一般的呼吸缭绕过来。

她的身体冷了没有？萧羌正在发烧，所以他没法判断怀里冰冷的身体到底是真的冰冷还是相对而言的冷。

萧羌仰了下头，牵扯得伤口活活撕开一样的疼，他却全不在乎，只冷静的判断，自己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那就想些别的吧。他开始努力思考别的东西。

例如按兵不动的长昭接下来的动向等等——

思维流畅清晰，短短时间内做出了数十个应对后续发展的沙盘推演，撑着海棠的手臂稍有酸软，少女失去意识而显得特别沉重的身体向旁边滑去，又压在了他的伤口上。

这次，萧羌没有推开。

没力气了，再说，不断的刺疼钝疼和内脏泛起来的疼有助于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清醒。

睡过去其实没什么不好，只是，他不想睡过去。

眼里和脸上胸膛上都是满把漆黑青丝。

然后是那张苍白的，睡着了一般靠在自己胸前的脸。

她脸上还有刚才照顾柴火留下的灰印。

然后费力的拉起旁边的衣服，盖在了她的身上。

“……睡吧，现在还不会冷……”他那样温柔地说。

小小的屋子里沉静下来，惟一的声音是火焰噼啪和微弱的呼吸。

萧羌慢慢的放松，然后听到了不该发生在此时的声音——

门口传来了沙沙的皮靴踏动沙子的声音，然后半扇门板动了动，一个声音响了起来，“诶呀，羌儿，你真是让奴家好找哟～～”

沉烈是在三月初十才彻底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而此时，战况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

坐舰沉没的时候，他被身边的萧远一把抱住拖下水去，他伤得极重，萧远却还好，只是撞断了一条胳膊。

沉烈醒了之后，侍卫向他禀报军情。

到初十早上为止，大越军队已经攻下了定州雍城的两个附属城池。

因为追击萧羌而几乎调空了兵力的雍城现在靠着自身险峻，和已经回援的部分沉冰的军队联手守城，勉强守住，现在危在旦夕。

定州是沉国门户，而雍城又是定州门户，一旦被大越军团取下雍城，大越的军队所要面对的就是六百余里畅通无阻，直达沉国国都的一片坦途了。

在沉烈不能理事这段时间，随军的武相已经下令回援，今天之内，包括王船在内的部分快船就能登陆渡口，到达雍城。

沉烈颔首，他思索了一下现在的形势，下了几个指令，忽然想起什么来的问了一句，“萧远现在怎么样？”

“安然无恙。”

沉烈一笑，“传说那孩子极是聪明，琴棋书画尽得萧羌真传，这般年纪一笔飞白书已得萧羌七分笔力。武术剑法据说都堪比当年的萧逐，武相，你说这孩子优秀不优秀？”

武相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完全不明白自己主子在说什么，只是老实的点点头，“萧远机敏得很。”

“是，尤其是船沉之时，他居然还想得到和我同归于尽，这孩子胆识气魄都当得一个好字，再过十年，怕就是我沉国的心腹大患了。”沉烈这么说着，兀自唇边含笑，武相一躬身。

“陛下的意思是，杀了他？”

“干嘛要杀了他？这孩子如此资质，杀了他我都心疼啊。”沉烈悠哉游哉的呷了一口汤药，“只不过，小孩子做错了事，总要有点惩戒，你说是不是？”

武相躬身，等他继续说下去。

沉烈的声音悠悠的，“这样一个孩子，被削去双手拇指，挖掉膝盖，让他无法握笔，无法弹琴，无法拿剑……连走路都走不了……这般聪慧天才的孩子会变成怎样？你说，期待这个答案，有没有趣？”

他悠悠然的笑了笑，“我很期待，武相，你期待吗？”他又喝了一口药，随手拿过丝帕擦了擦嘴，瞥过一眼，“去吧，别让我等太久，啊，记得把挖出来的骨头给我拿过来，也许有用。”

武相浑身一冷，领命而出，沉烈转头看向窗外，雍城渡口已经近在眼前，远远就能看到硝烟弥漫，沉烈咧开嘴笑了起来，唤来侍卫为自己换好衣服，向甲板而去——

三月初十的早晨，云林江上浓浓的一层雾气。

箫逐停马在桥船之上，远远的看着雾气里逐渐接近的沉国青龙舰。

沉寒被洛同衣救了起来，杜笑儿和萧羌却到现在还音信全无，一想到这点，他心头就有一种被沸油泼过一般的焦心疼痛，对沉烈的恨意陡然高涨，恨得几乎要呕出血来，他握紧手里银枪，只觉得枪上花纹烙入掌心，生生的疼。

一团团浓白色的雾气中间，能看到高高升起的沉国王船上一面漆黑的旗帜，中间是鲜烈的金色所描绘上的一个字——“沉”。

看到那个沉字，箫逐脸上陡然升起一种冷厉神色，声音从牙缝里迸了出来。

“沉！烈！”

这两个充满憎恨的字一出口，口中一腥，原来牙齿已咬出了血。萧羌恨不得立刻冲上王船，把沉烈撕成碎片。

不行，要冷静，现在要以大局为重，一定要在沉烈登陆之前拿下雍城！

他回头一看，雍城城头战旗烈烈，硝烟滚滚，眼眸一细，秀丽优雅的薄唇抿成一道冷酷的弧度。

他足尖一点，整个人从马上急掠而出，向雍城城头而去！

他速度极快，当他身边侍从反应过来的时候，一道鲜红身影已翩然落在城头。

五丈城头，在他面前有若矮墙，当城头守兵嘶喊放箭的时候，只见红影一动，还来不及应对，陡然就觉得自己的视线范围猛的拔高了三四尺，赫然看到自己已经没有头颅，从颈子里喷出泉涌鲜血的身体——弓手们就睁着不敢置信的眼睛，缓缓倒下——

一时之间，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雾气犹如女鬼的衣袖，慢慢浓了起来。

灰尘落定，黑发绝色的青年傲然而立，周围断箭残肢，他红衣如血，手中一杆银枪，如同上古凶兽雪亮的獠牙。

绝色的青年一头漆黑长发无风自飘，真气游走全身，手中银枪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看着周围围上来的人，箫逐长喝一声，“退下！”

这一声怒喝内含真气，靠得近的人无不被震得坐在地上，沉国守城士兵气势稍馁，却没有人退后，反而渐渐围了上来。

“忠君之卒吗？也罢，殉城大概也是你们的梦想吧！”

犹如水晶相撞一般清澈的声音以完全冰冷的语调说出这句话之后，箫逐真气一催，修长白皙的手掌上爆出一蓬鲜血，全数撒在掌中银枪之上！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流满银枪的鲜血没有一滴流下，全数被吸入了枪身之中！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所震惊，只能愣愣的看着箫逐手中长枪上渐渐浮现出血红色，诡异的纹路。不知道是谁首先恐惧的嘶喊了一声，“凤鸣！”

潮水一样的恐惧立刻席卷了整个城头！

箫逐手中的枪，正是东陆传说中上古神兵之一的凤鸣。吸饱了主人鲜血之后，凤鸣展露出来它本来应有的面目——

萧逐已飞跃而起！

红衣广袖翩飞，苍白的阳光浓白的雾里，有红衣烈烈，仿佛是朱红的凤凰展开了羽翼——

清啸一声，有若凤鸣千里！

萧逐一声长啸之中，手中凤鸣周身陡然升起了一层血雾！

血雾弥漫中，他一枪击下，雍城号称百年不落的城门，轰然动摇——

硝烟卷起鲜血沙尘，守城沉国士兵死不瞑目的瞳仁里映出来的，是箫逐上古战神一般的姿态。

黑发红衣，白玉一般的脸颊上染着滚烫浓稠的血，手中长枪鲜血尽染，宛如人骨铸成，鲜血凝炼。

塌陷半边的城楼之上，雾浓如烟，只有箫逐红衣烈烈，如同燃烧着的鲜血。

沉烈远远的在船上看着这一幕，脸色凝重了起来。

“垂翼遮天逐云凤，剑起凤鸣天地动……”沉烈慢慢的吟着这一句被云林江两岸传诵的句子，忽然失笑，“原来……这般可怕。”

说完这句，轻轻摇了摇头，正色喝道，“立刻回军，和本阵汇合！”

身旁将军不解，急问道，“为什么？我军还有一战之力！”

沉烈一瞬不瞬的看着城墙上那道鲜红色的影子，脸上露出了一股狠厉之色，一字一句地说道：“箫逐登城，雍城已陷！”

他回头大喝一声：“退兵！”

雍城陷落——

当雍城城门轰然倒下的时候，整个大越军爆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

白雾之中，沉国耗时三十年修建而成，挡住了无数敌人，从未被攻破的城墙轰然倒塌，硝烟弥漫中，一道修长优雅的红色身影翩然轻点，横越过战场，仿佛从天而降的天神。

当箫逐翩然落于桥船船头的刹那，天地无声，诸神静默。

黑发红衣，手中一柄血纹长枪，美丽一如女子，姿态却挺拔如上古名剑的男人安静的看着逐渐后退的青龙舰，扬声长喝，声音穿云裂石一般清朗。

“犯我大越者，必诛！”

语罢，三军轰然雷动，这七个字被数万汉子同时怒吼出声，形成一波波声浪，一次重叠一次，越喊越高，到了最后简直听不出在喊什么，只能听出一波一波从心里肺里迸发出来的怒吼！

震天吼声中，大越军开始进军，萧逐离开船头，进入舱内。

谢绝了任何人的询问关心，箫逐在进屋关门后的一刹那，身子一晃跌坐在地，然后，鲜血慢慢的从他的每一个毛孔涌了出来。

上古神兵之力，足可毁城灭国，但是，使用者也一样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凤鸣的反噬来得极快，逆冲真气在他体内炸了开来，鲜血奔涌向体外，他的整个视线范围都在动摇——

整个世界变成了血红的颜色。

然后，在这片鲜血模糊之中，有个很熟悉的身影在他面前摇动，有人唤他的名字，哀恸温柔。

那是个女子的声音，她唤他阿逐，一声叠着一声，那样温柔动听的音调，像是一层又一层的丝线，包裹了他的身体和灵魂。

对方伸展开手臂，用力的把箫逐抱入怀中，箫逐觉得自己似乎笑了起来，他满足的眯起已经什么都看不清的眼睛，极轻的，极轻的，换了一声那摇晃在他的视线中，他所熟悉的身影，“笑儿……”

笑儿，你来了……

然后，他慢慢闭上眼睛，船外硝烟炮火一应与他再无关系。

此时此刻，只有她和他二个人在这狭小天地。

他心满意足。

笑儿，你来了。

第二十章 箭在弦上（上）

箫逐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把那句“笑儿，你来了”说出来，他只知道，当自己被那个又熟悉又温暖的怀抱抱入怀里的时候，他只愿时间就此凝固。

笑儿笑儿笑儿笑儿——

恍惚之间，忽然就想起了很久之前，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十一二岁的年纪，有漆黑的眼睛娇憨的笑容，生气起来的样子都象一只娇小可爱的兔子。

只有此刻，容我念你的名字。

只能在抱着自己的人手臂上紧了一下，他就失去意识，来不及听到抱住他的那个女子一声微微带着苦笑的喟叹，“抱歉，不是杜笑儿呢……”

凝视着他的女子，乌发披散，一身素衣，却有着芙蓉一样清雅的容颜，正是传闻中在沉冰劫持太后途中失踪的史飘零。

手指一轮急点，为他止了血，放到床上。史飘零看着浑身鲜血的男人，眼神里渗透出一点水气一般薄淡的色。

“是我啊……殿下，不是杜笑儿，是我……零儿……”

那样温柔的声音，柔和纤细，甚至于带了一丝丝的卑微。

可惜，萧逐已经听不到了。

史飘零看到他额上有被鲜血浸透了的发慢慢垂下，她伸手为他拨开，指尖触到他的肌肤，立刻被烫到一般弹开。

她握着自己曾碰触过箫逐肌肤的指尖，深深吸了一口气，眼睛慢慢闭合，等她再度睁开的时候，眼眸里不见了刚才那甜美又彷徨的眼神，只有一片深黑。

“……我会保护的……只要是您想保护的东西。我都会保护的……”

低低的呢喃了一句，史飘零起身，拉开衣柜，赫然看到一件淡青色的宽袍挂在里面，她楞了一下，唇角忽然就绽开了一丝春花一般浅

笑。

“……原来您还带着……”她轻笑，取下袍子一抖，穿在身上，从怀里取出一张菲薄的，没有五官的面具覆在脸上。

面具遮蔽容颜的一刹那，她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片刻之前的缱绻伤痛已全然不见，只剩下一种凛冽尖锐的杀气！

她郑重的对着箫逐单膝点地，声音也变成一种金属一般男女莫辨的音调，她一字一句的说道：“属下星卫之首天枢，定不会让王爷失望。”

语罢，她拉开舱门，大步走了出去！

早有军官带着军医在门口侯着，看着有陌生人从门里走出来，先是一惊，待看到她脸上面具，又纷纷松了一口气。

星卫共有七人，以北斗七星为各自代号。

这些跟随了箫逐多年的人，谁不认得，面前这人，就是箫逐星卫之中，武功最高，最受信任的星卫之首天枢。

史飘零朝他们略点了点头，军医立刻进去救治萧逐，有个副将跨前一步，到了史飘零耳边沉声道，“天枢大人，刚才收到天上重的急信，说在长昭境内找到陛下和杜婕妤的线索了。”

她点头，反问，“战局如何？“

“目前为止都在殿下制定的计划之内。”

“那就好。”她想了想，道：“殿下大概一个时辰会醒过来，撑过这一个时辰就好。现在帮我备一艘快船和好马，我要去长昭！”

她说过，只要是箫逐想要保护的，她都保护的——

萧羌听到那声低唤的时候，精神一振。

那是非常熟悉的声音。他吃力的单手揽住海棠，再一点一点把自己撑起，让她靠在边上。

他因为高烧而模糊的视线看向被打开的门，扑簌簌的落土里，隐约能看到门口站着一抹艳丽银红的身影，萧羌心里一松，笑了一下。“……没想到先找到我的是你。”

“奴家在长昭的探子看到小羌儿你留的记号了嘛，奴家可是从你落水之后就找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一直到现在哟～～”洛同衣娇滴滴的说着，却一点不慢，飞身掠过，看萧羌在火光下眼神迷离面色潮红，已然摸上萧羌额头，“发烧？”

“肋骨断了，我自己把过脉，其他问题不大。”

洛同衣从怀里取出丹药，喂进萧羌嘴里，美目流转，看向倒在一边的海棠，“她呢？”

萧羌眼神动了动，示意他自己去看，洛同衣狐疑的看他一眼，染着大红蔻丹的指头翻了一下死鱼样摊平的海棠，脸上现出了奇怪的表情，“……她似乎……还没死？”

萧羌点点头，却还是没说话，洛同衣狐疑越发重了一些，他切上海棠脉门，挑开嘴唇压住舌根仔细看去，又刺了她一滴耳后血出来，脸色凝重了起来。

“……她中了‘荷带衣’。”陈述句。

萧羌点头。

“你下的。”依然是陈述句。

萧羌依然点头。

洛同衣双手环胸，勾画得极其精致的眉眼看着他，“好，那现在你要她死还是要她活？”

萧羌一愣，没想到他问得这么直接，他脱口反问一句，“你有解药？”

“当然没有，我当初把‘荷带衣’给你的时候就告诉过你，没有解药的。”

“……那……”

“只是可以暂时压制。”说完这句，洛同衣摆了一下手，“总之现在没空废话，你要不要救她？你和她之间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只说一句，自作孽，不可活。”

萧羌怔了怔，一双桃花眼有些迷茫的看着洛同衣，偏偏泛了点水色，他脑子里乱哄哄的一片，只觉得听和说话都很是费劲，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洛同衣知道他快烧糊涂了，也不多说，取出丹药喂给海棠之后，他弯腰抱起萧羌，早有侍卫抱起海棠，向屋外走去。

洛同衣胸口有精致的刺绣，冷冰冰的，蹭着萧羌的脸，勉强唤回一点混沌的神志，他半睁着眼，看到不远处的滩涂上停着洛同衣的软轿，他恍恍惚惚的放了心，刚要闭眼，却感觉到洛同衣脚步一停，一丝奇怪的味道漫漫扑了过来。

鲜血的味道。

萧羌勉强睁开眼，视线模糊，隐约能看到滩涂之上，在洛同衣的软轿旁边，横七竖八，赫赫然横着十六具尸体，正是洛同衣负轿的十六天罗——

轿子之后，刀刃弓弦倒反寒光，一片黑压压大军压境，无数只阳光下明晃晃的长箭指向他们，正是长昭的骑兵。

萧羌心里一紧，没说话，洛同衣心思一转，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只怕他从进了长昭境内就已经被盯上，一直尾随，可真叫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不过，能盯着他这几天不被他发现，又在这片刻之间杀了他负轿天罗的，整个长昭，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洛同衣盯着地上的尸体，眼里泛起一层淡淡血色，长长黑发隐隐无风自飘，出口声音已不带绵软女音，尾音里生生勾出一折杀伐冷酷，“赵亭？”

“正是。”一个虚弱男音应了一句，间中还轻轻咳嗽了一声。静立在黑暗中的骑兵向两边分开，一乘被数匹健牛拉负的行辕缓缓出现，厚重轿帘向两边敞开，内中一个修长清瘦中带着病态憔悴的男人，浑身裹在重重裘皮之下，咳嗽了数声之后，才慢慢回应。“正是赵亭。”

萧羌看清行辕中的男人手中一张拉开的长弓，上面搭着一枝雪亮长箭。

坠月弓，射日箭，长于弓法的赵亭即便是残废的现在，也依旧可以把他或者洛同衣中的一个，立毙于箭下。

最麻烦的家伙！洛同衣心念一转，娇媚一笑，“果然是赵元帅呢。”

他笑得娇艳如花，阳光下看来真个美艳不可方物，哪知他才刚要继续说话，赵亭虚弱中夹了几声咳嗽的声音淡淡的打断了他的话。

“我数三，洛重主不放下德熙陛下的话，赵某也只好一箭洞穿了。”

“赵亭你——！”

“一。”

他真的会射！洛同衣眼中血色再度变深；他这次一共只带来了四十个人，十六天罗全灭，现在手边只有二十多个人，赵亭则最起码带了一千骑兵，毫无胜算。

何况自己手里还有一个昏迷的女人和没有行动能力的萧羌?

“二。”赵亭的声音虚弱而平静。

洛同衣被他这两声激出性子，正要反唇相讥，却被萧羌按住了手。发烧的大越皇帝低促的说道：“留下我。你走，去助阿逐。”

“三。”

“我?走——”

洛同衣的声音和赵亭一同响起，说完这两个字，洛同衣眼里血色已经完全泛滥，赵亭喘了一下，点点头。

洛同衣慢慢放下萧羌，一双眼警惕的看着赵亭，萧羌点点头，低低说了一句，“把她也留下。”

看到洛同衣点头，侍从小心的放下海棠。

看他们已确实留下了萧羌，赵亭点头，包围住他们的骑兵无声让开一条路，洛同衣向侍卫示意，侍卫们鱼贯而出，等到全都走远了，洛同衣忽然娇媚一笑，纤细修长的指头远远点数起赵亭面前的军士起来。

“一、二、三、四……”他数到第三十二个人，歪了歪头，“就这些吧。”

赵亭没有说话，只是盯着洛同衣，手中的箭却始终指着地上的萧羌。

洛同衣掩唇微笑，点点头，“马马虎虎够了。”话音未落，只见他忽的起身，银红身影一动，立刻，肢体与人体分离并血肉飞溅的声音在空气里弥漫了开来！

身形一定，洛同衣脚下正正好好三十二颗人头。

骑士们动都没动。

赵亭没有下令，即便天降大火，长昭铁骑也不会动摇半步——

即便他们的兄弟正在被杀戮。

洛同衣弹开指尖一点鲜血，微笑，“再会。”

就在他转身要走的一瞬间，赵亭闪电一般手臂一扬，一箭射去，只听一声闷响，饶是洛同衣闪避得快，一箭依然射穿他左臂，鲜血飞溅！

第二枝箭已然搭在赵亭弓上，箭尖的方向依然指着萧羌。

洛同衣眼睛里一片血红，受伤的一刹那，他身上杀气大盛，随即却又完全收敛，只一股无法形容的冰寒冷酷气息慢慢缭绕。他捂着伤口，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半晌，他冰冷而毫无抑扬顿挫的吐出四个字，“赵亭，你狠。”

“我其实并不想射伤重主。”唤着洛同衣在白玉京里的称呼，赵亭十分平静，如同月下一株梅花一般清冷幽弱的男人轻轻摇了摇头。他看着地上三十二颗头颅，咳嗽了一声，轻声说道，“只是，你不该杀人。”

第二十章 箭在弦上（下）

洛同衣忽然软软的笑了起来，染了鲜血的长袖掩唇，侧头，在箭杆上吻了一吻，那一瞬间红唇染血，眼波极冷却透着一种杀伐般的美丽，让赵亭也挑了一下眉毛。

他倩倩的向赵亭行了一个福礼，软软说了一声，“元帅，奴家这次真的走了，再会。”

那一声再会软腻入骨，几乎象是情话一般，语罢他甚至还飞了个媚眼，足尖一点，人已消失在远处。

看着洛同衣银红身影完全消失不见，赵亭才放下弓箭，看着地上的萧羌。

萧羌捂着胸口喘了一口气，抬头仰望着行辕上的男人，说道：“赵元帅，地上很冷，可不可以让朕起来？”说完，他望向洛同衣远去的方向，轻轻摇了摇头，语气里有些遗憾，“赵元帅，您实在不该放洛重主离开。”

赵亭定定看他，忽然唇角一弯，微笑，“……请上来吧，陛下。有人在等着见您。”

萧羌不是没有设想过自己会落入赵亭手中，他设想过此后的情节以及自己最好的应对。

所以，现在他以一个对俘虏而言过于镇定的态度，坐在赵亭不断移动的行辕里，安静的等待事态究竟怎样发展。

赵亭说过，有人在等着见他，那人是谁？能让赵亭压住被灭九族的仇恨，没有立刻杀掉他，这人无论是谁都不简单。

念头转到这里，萧羌下意识的一低头，看到躺在膝盖上的海棠，几乎在心里苦笑。

让洛同衣留下海棠，是一时冲动，他只想着赵亭可能有“大司命”为海棠续命，但是却忘记了这个被大越诛灭九族的男人是多么深的仇恨着自己。

现在对怀里的这个少女流露出一点关怀和情绪，都很可能会导致她和自己一起死。

好吧，赵亭从来喜怒无常，自己不表露出关心，也许她下一秒就会死。

想到这里，萧羌忽然心里一动，随即唇角弯起一丝苦笑。

原来……已经不想她死了吗？

骨子里的阴鸷忽然泛滥了起来，萧羌抱着海棠低笑起来，托着她后背的指头渐渐收紧。

自作孽，不可活。

洛同衣说的还真是没错啊。

唇角再弯起一点点弧度，萧羌礼貌的向赵亭颔首，“赵元帅，朕很渴，不知道有没有茶可以喝？”

赵亭轻咳几声，苍白面容上染上了一层不正常的潮红，他点点头，身旁的侍从倒了茶给萧羌，萧羌又要了把小勺，撬开海棠的牙关，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托着，一点点的小心喂下去，中间看到海棠吞咽费力，他困难地俯下身去，含着她的嘴唇，一点点引导她咽下。

半杯蜜茶，喂了足足一刻。

喂完，小心擦去她唇角水泽，萧羌额上已是一层细汗，他略喘了一下，看向赵亭，“大概还要求赵元帅一件事。”

赵亭一笑，“陛下请说。如果赵某能做到。”

“朕肋骨断了，到现在还没有好好包扎。”萧羌苦笑得更厉害了。赵亭咳嗽几声，让侍卫退到行辕帷幕后，自己从软榻下拿出了一个药箱，对萧羌点点头，“亭不良于行，还有劳陛下屈尊过来。”

萧羌愣了一下，“……元帅？”

赵亭笑得温文儒雅，“陛下忘记了？小时候陛下和平王打架，哪次受伤不是亭包扎的？”

赵亭容貌本就俊秀倜傥，这样一笑，真有若月下病梅一般，萧羌心里却陡然一寒，他放下海棠，勉强拖着身子走去。这几步走得痛彻心肺，到了赵亭面前，他再支持不住，身子一晃，倒入他怀中。

赵亭撑住他，让他靠上自己肩头，一边轻柔解开他衣服，一边柔声道：“很疼？”

“总之不舒服。”萧羌点头，让自己靠的舒服一点。

“陛下小时候也是这样，稍微疼一点就要人抱呢。”

“是啊……”

手里的白布熟练的绕过萧羌的胸膛，赵亭不再说话，专心包扎，片刻，已固定好了断骨处，赵亭放下萧羌，让大越的皇帝如同少时那样枕在自己膝上，打开他散乱发髻，取出发梳，一点点梳着他乌黑的头发，小心的挑出细结，梳通。

“这次可吃到教训了？”他柔声问。

萧羌老实点头，动了动，躺得更舒服一些。“这次我兵行险着，冒险的我都有些后怕。”

赵亭挑起他一个发结，细细理着，嘴里不停，“你从来就是这样，贪功冒进，从来不想想有多少人会为你担心。”

萧羌点头，舒服得几乎要睡着，低低应了一声，“嗯……”然后似笑非笑的一勾唇角，“我以为元帅会想要杀了朕。”

赵亭点头诧异，“陛下，你居然认为我会杀了你，而不是拿你和大越去交换一些好处吗？”

萧羌没有睁眼，他闭着眼笑了笑，“元帅，你觉得朕的母亲会给任何人威胁她的机会么？”

长长的，柔顺的发丝盖过萧羌苍白脸孔，他平静的说着，仿佛事不关己，“母后现在必然已经下了诏书，恐怕还不是遥尊我为太上皇那般简单，她最可能下的命令是，一旦有人拿朕威胁大越，便宣布朕已死，让王叔阵前即位。元帅，你觉得朕一旦不是皇帝，还有一点用处吗？”

睁眼，漆黑的眼睛里甚至有几分笑意的看着赵亭。

赵亭依旧慢条斯理的梳着他的头发，淡笑，“你在惹怒我吗？陛下？”

“没有，只是陈述事实。”

微笑，“陛下，你的价值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萧羌没有说话，只是眯起眼看着他，赵亭微笑回看，两人表情都是闲适，周围的空气却迅速冰冷起来。

半晌，赵亭才若无其事的转头，看向海棠的方向，“姑娘，看够了吧？”

海棠抓头，嘿嘿傻笑两声爬了起来。

在萧羌喂她喝蜜水之后不一会儿，海棠就醒了，只不过正好看到美大叔和美青年十分值得偷窥的养眼画面，便很顺理成章的趴平，在两人气氛紧张的时候还感叹了一下：这要是在现代，夏天跟这两位在一起，肯定凉快，别的不说，空调费省下来至少一年够几顿五星海鲜自助了。

萧羌也看向海棠，他刚要说什么，忽然行辕震动一下，有人跳了上来，大大咧咧的掀开帘子，人还没进来，声音先进来，“赵元帅，阿忽雪公主那边有敕命下来了。”

三个人一起朝门口看去，进来的是一名介于青年和少年之间的年轻男子，不算俊美，只算清秀耐看。

青年看到海棠和萧羌，愣了一下，随即咧开一个大大的微笑，点点头，面向赵亭，“元帅，公主有话让我带给您。”

长昭在五十年前还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当年长昭先王以铁腕统合诸部，在先王去世之后，根据部落立嫡立幼的规矩，应该是阿忽雪和驸马所生的幼子即位，因为世子年纪尚小，就由阿忽雪公主和驸马摄政。

阿忽雪公主堪称女中豪杰，她的丈夫叶翩然，也是现任长昭丞相出身东陆列强之一的塑月王室，夫妻二人掌权之后，以铁腕镇压反对者，又在十年前力排众议收留了赵亭，共同把一个松散的部落联合打造成了东陆强国之一。

萧羌听到阿忽雪的名字，也不由得看向进来的青年，青年也不避讳，迎着他的视线，就大大的笑了一个。

赵亭倒是觉得有些想笑：阿忽雪八成得到了他抓到萧羌的消息了，才急三火四的派人来告诉他切记刀下留人。

难道他看起来就是这么公私不分吗？

轻轻动了一个机括，软榻一动，瞬间退后，中间降下厚厚一层毡帘，声音一丝不透，他看向青年，淡淡道：“十九公子，说吧。”

这来通报的青年姓花，叫花竹意，是阿忽雪的远亲，一年多前母亲死了，被姨妈带着来投奔阿忽雪。

花竹意的父亲是沉国人，行商的时候路过长昭，和他的母亲一见钟情，生下了他，随即回国再没回来，这青年虽然貌不出众，但是为人开朗机智，聪明讨喜又极具才干，阿忽雪很是喜欢他，也真把他当弟弟对待。就带在了身边，虽然没封官职，却真的是当心腹在培养，因为他行在十九，人人都尊他一声十九公子。

赵亭对花竹意也是颇为喜欢，看他一本正经的想了想，传达阿忽雪的口谕，就不禁想笑。

花竹意清清嗓子，“公主的口谕就是，既然大越的皇帝已经落在元帅手里，就全凭元帅处置了。”

赵亭楞了一下。

花竹意俏皮的眨眨一只眼睛，“元帅不是对大越怀恨已久吗？这样一个机会，平白放过了，元帅会懊恼的吧？公主也是犹豫过的，毕竟萧羌还是很有公主用的，但是——”青年爽朗微笑，“公主也说，十年血仇，九族被诛，她无权阻拦元帅复仇。不过区区一个萧羌，没有他，长昭该做到的还是能做到。”

赵亭在听的时候一直在发愣，眨眨眼，他忽然就笑了起来。

一边笑着一边给自己倒了杯茶，一口灌下去，虽然笑止住了，人也被呛了好几口。

怎么说呢……心情陡然好了很多，就仿佛面前一层总是闷闷的云层被突如其来的阳光射透了一般。。

拍着胸口，赵亭含笑摇头，“公主既然以国士待亭，那亭也只能以国士报答，十九公子，请帮亭传话回去，就说我已经想好怎么处置萧羌了，公主和驸马不必担心。”

第二十一章 你让我想起公仆

赵亭离开之后，萧羌极度疲惫的靠在了榻上，轻声对海棠说道，“朕要休息一下，你要靠过来吗？”

海棠瞪大眼，“你居然睡得着？”

萧羌好笑的看她，“现在睡不着又能如何呢？”

海棠想了想，点头，“说得对。”

没错，凭她现在是半点法子也没有，还不如抓紧时间养足精力的好。

不过……看了一眼萧羌，她还是决定离这个男人远一点，自顾自的蜷在软榻边缘，萧羌看了看她，没说话，闭目养神。

一时之间，行辕内犹如死了一般安静。

过了片刻，萧羌低低地说：“笑儿，让朕抱一下吧……朕很冷……”

说这话的时候，他睁开了眼睛，微微蜷缩着身体，长长的睫毛下半掩的眼睛，让人联想起什么受伤怕冷的小动物来。

啊啊啊啊，女人永远不能抗拒的东西之一就是小动物！

海棠叹气，蹭过去，任凭他伸手把自己拥抱住。

萧羌眷恋的蹭蹭她的颈窝，低低叹息，“笑儿，你真暖和。”

当时行辕里光线昏暗，迷着淡淡的药香和血腥气，海棠忽然就有些不知名的伤感，她把头埋下去，低声说道，“海棠……”

“嗯？”下巴抵着她的头顶。

“叫我海棠吧……那是我的小名……”她撒谎，只是又稍微用力蹭蹭他的颈子。

他们现在象两只小小的动物，要互相依偎靠着才能生存，渡过严寒。

萧羌却在她的头发里低低的笑了，他唤了一声海棠，感觉着拢在自己颈子上的手收紧。

他也用力，抱住了怀里的少女。

这一刻，只有她的体温可以让他安心。

过了片刻，他感觉到海棠呼吸渐渐平稳，显然是已经睡着了，这时只听一声轻响，机括一动，面前的毡帘已经升起，赵亭已经回来了。

他看到赵亭过来，竖起了一根手指在嘴唇边，又指了指怀里的少女，要他轻些声音。萧羌慢慢起身，要来一袭裘衣盖在了海棠身上，才正座看向对面的赵亭和花竹意。

赵亭一副无所谓随你便的态度，花竹意到底年轻些，一双灵活的眼睛好奇的在海棠和萧羌之间看来看去。

赵亭含笑拍了拍花竹意的手，“花公子，忘了和你介绍，你面前这两位呢，是德熙陛下和陛下的杜婕妤。德熙陛下，这位是阿忽雪公主的亲眷，花竹意花公子。”

萧羌微笑颔首，气度尊贵从容，花竹意却“哦～”了一声，上上下下用力看了萧羌一转，点头，“陛下您还真是美人啊！大越皇族专出美人还真是名不虚传呢！”

凝重气氛立刻消失，全场黑线，赵亭咳嗽一声，努力平静的看向萧羌，“……呃，陛下，您知道，长昭民风朴实奔放……”

萧羌咳嗽一声，示意刚才那句自己忽略了，话题可以正常进行了……

花竹意知机识趣，立刻闪了出去，

帐内一时静默，萧羌没有先开始话题的意思，他只是搬弄着自己修长的指头，赵亭沉默了片刻，开口道：“陛下如何看待落在我赵亭手中？”

“死恐怕还好一点。”

“如果亭说肯放陛下回去呢？”

萧羌真的惊讶了，他挑眉看着赵亭，一瞬不瞬。

他很了解赵亭，这个东陆第一名将睚眦必报到了可怕的地步，九族被诛之仇，他居然可以不在乎？

赵亭笑了，“别这么看我，我也是会为我侍奉的国家考量的。”

“……朕很羡慕阿忽雪夫妻。”萧羌沉默了一下，慢慢说。

“羡慕也没有用，您自以为善于权谋，心胸本就不如公主和驸马开阔，做不了他们的。”

萧羌倒是有了兴趣，他伸手取了一根丝带，双手拢到脑后，慢慢理着自己的头发，然后扎束起来，“来，让朕猜猜元帅现在打的是什么主意。元帅想放拿我做筹码，向平王要求些什么吧？太后不会答应，但是平王却不见得不会答应，是不是？”

赵亭含笑点头，“没错，如果现在是沉烈拿陛下要挟平王，新仇旧恨算在一起，平王必然不会答应，但是换了是我长昭，平王倒不见得不会答——”

“但是元帅忘记考量，朕会不会答应。”萧羌略略提高了音量，打断了赵亭的话，“朕任何条件都不会答应。朕既然是大越的皇帝，就有义务保护这个国家。大越数代君主，有明君有昏君，却不曾出现一个以国土换命的君主。元帅，可以不必考虑了。”

他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赵亭一个耳光抽了过去！

两个男人在这一记脆响之后都倒在了榻上，萧羌是被扇倒的，赵亭则是用力过猛，伏倒在榻上，不断的咳嗽。仿佛连肺都要从嗓子里蹦出来一样撕心裂肺的咳嗽过去之后，赵亭咬着牙笑了起来，“……你的这种性格真是从小就让我讨厌！”

萧羌虚虚罩在海棠身上，海棠被这一下弄得惊醒，模模糊糊的看他，只看他脸上苍白无色，唇角一线鲜血溢了出来，海棠迷迷糊糊，下意识的伸手一擦，低低问了一句，“疼吗？”萧羌楞了一下，随即用手掌盖上她的眼睛，柔声道了一句“继续睡吧”，转头看向兀自捂着胸口咳嗽的赵亭。

“要杀要剐，随便元帅了。”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行辕陡的停了下来，一个颠簸，萧羌被嘴里的鲜血呛到，闷闷的哼了一声。

赵亭的脸在跳动的光线里忽明忽暗，他咬着牙弯了一下唇角，强自平稳下来，一击掌，早有侍从掀开轿帘，外面军营整肃，已是回了营地，他平息一会儿才遥遥指着营帐之中，淡淡道："陛下，想见你的人就在那里。"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中军大营附近有一顶雪白的轿子，风拂过软轿，带起轻轻的银铃之声。

根本不会认错，那是苏荷的坐轿！

怪不得赵亭能悄无声息的跟在洛同衣之后，只怕根本就是苏荷有内线牵引。原来和长昭联手，就是苏荷的后着。

萧羌眼瞳一细，牙齿咬紧，嘴里的血腥气更重了几分。

赵亭不由得泛出笑来，他拍了一下软榻上的机关，他坐着的部分分离出来，成了小小的一张轮椅，有侍卫把他抬了下去，他在行辕下做了个请的姿势，萧羌思忖一下，把罩着海棠身体的裘皮拉了拉，也随之离开。

在他们都走了之后，过了片刻，海棠睁开眼睛，赫然看到花竹意那张脸近在咫尺，吓得她往后一缩，好玄没摔下去！

靠，兄弟你知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啊！

花竹意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的，也没出声，就蹲在软榻旁边看她，一副研究药用小白鼠的样子。

海棠觉得气氛有些尴尬，抓抓头，"我叫杜笑儿。"

花竹意看她一眼，咧嘴一笑，"我叫花竹意。"

花竹意？花主意？一株花？这名字起得有水准！多华丽的父母才能想出这样意义深远的名字啊。海棠刚要说话，花竹意轻手轻脚的从地上拿起了什么，献宝一样捧到了她面前，海棠低头一看，却是一株很细弱的小树苗，仿佛风一吹就会被折断一样。

花竹意手上还沾了点儿泥巴，他把树苗捧高一些，很慎重的说："今天晚上有大风，我怕它被吹断，特意挖起来藏好的。"

海棠不明所以然的点点头，等他继续说下去，“如果它能在滩涂上长成的话，说不定河岸沙化就有救了。”

在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海棠差点扑过去大吼一声，“兄弟，你也是穿来的吧！”不然怎么知道少生孩子多种树这样先进的环保方法的？

海棠强自按捺下认亲的冲动，一副星星眼的表情问道：“此话怎讲？”

然后花竹意下一句话就把她的认亲美梦打碎了，花竹意理所当然的看她一眼，“因为木克土啊。能长成树，自然就会克住土嘛。”

海棠狠狠甩汗，花竹意兴致勃勃的把小树苗捧高，跟她絮叨自己种树很麻烦啊但是树种好了沙化会减少，大家就不用搬得离河边这么远了等等等等。

好吧，海棠承认自己想到了焦裕禄＝＝

她弯着腰看花竹意很小心的包起那棵树苗，唇角忽然就弯了起来，“沙化很麻烦吧。”

花竹意点头，从下往上看她，笑得有些没心没肺，“是啊，很麻烦呢，这片土地以前很肥沃的，有江水灌过来，男人去放牧打猎，女人家就种田，以前可是数一数二的好地方呢，可是沙化越来越重，村子也越搬越远呢。”

海棠看了他一会儿，轻声说道，“其实应该先种草。”

花竹意楞了一下，抬头看她，等待答案，海棠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朝万能女主那样的方向不可救药的滑去了，但是，想了想，还是说出来了。

她不甚雅观的抓抓头，努力用最浅显的话表达环保的概念，“哪，你看，我们种田是不是还要先施肥料？现在滩涂是一片沙子，先把树种上去，树苗幼弱，根扎不深，又没有肥料，很难活，要是先种草的话，就算草死了烂了，也会先把沙子粘成一团一团的，然后变成养分嘛。”

听完她说的话，花竹意没立刻说话，只是看着她，用力的看着她。

过了片刻，他忽然嘿嘿嘿嘿的笑了起来，点点头，然后又嘿嘿嘿嘿笑了一阵，那种颇有点德州电锯杀人狂的笑法笑得海棠心里一阵发毛。

一直蹲在那里的男人改变了一下姿态，以非常正式的样子，单膝跪倒，把右手压在左肩上，他仰头看她，问了她一个问题，“笑儿，你愿意嫁给我吗？”

林海棠，女，穿越前二十四岁，穿越后一年，累积年龄二十五岁，两段生命加在一起，生平第一次被人求婚。

在楞了几秒之后，她立刻感动的差点飚出了小泪花，只差拉住人家爪子问我果然是个很不错的女人对吧你觉得我长得漂亮性格好发型也很赞是不是？

沉浸在激动之中的海棠伸爪子去挠花竹意之前，下意识的向门边溜了一眼；根据她的经验，通常这种场景下，总会有个不识相的主儿会来搅局，然后，就在她一瞥的这瞬间，行辕的门，开了。

萧羌一脸高深莫测的站在外面，身后是望天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赵亭，地下跪着等待回答的花竹意，海棠一只爪子伸过空中，收也不是，缩也不是。

于是一男一女站在鹊桥两岸，中间横着一个职业为皇帝，性别为男的王母娘娘。

她那只爪子就这么僵在半空，直到萧羌拾阶而上，握住她的腕子，亲亲低头吻了一下，抬眼的时候，清雅俊秀的男子一双桃花眼笑远春风，他亲昵唤她，“海棠，卿想朕了吗？”

海棠看着他一双多情桃花眼，忽然就觉得浑身有点发寒，本来条件反射想抽回来的手也就僵在那里，被他微凉的嘴唇轻轻碰触。

看了一眼这边情况，赵亭黑线着拎起花竹意就向外走，临走之前丢给萧羌一个瓶子，“拿好，这个是‘少司命’每隔十五天服食一颗，保

几个月的命没问题。”

萧羌接过瓶子，挑眉，“这么说，条件您答应了？”

赵亭耸肩，“不用我费一兵一卒，坐收渔利，不答应的人才是傻瓜。”说完就一路碰碰作响拖走兀自挣扎的花竹意，帘子一放，行辕内立刻安静下来。

萧羌向海棠摊开手掌，“那，收好，这是你的。”

能够暂时延缓海棠毒性发作的药物，就是刚才协议的一部分。

和苏荷、赵亭的三方会谈，非常顺利。

那个和记忆中一样，清雅如莲花的女子是个十足的商人，单刀直入，问了他三句话。

第一句：要不要合作?

第二句：我要半个定州以及和沉国通商的惟一特许权。

第三句：你答应了，可以毫发无伤，活着离开。

萧羌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赵亭清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单独从自己身上榨到东西，他是不会答应和苏荷一起联手对自己施压的。

如果单独是白玉京或是长昭，他都不是很担心，但是，苏荷和长昭联手，自己的整个计划怕就要毁于一旦了。这种情况下，不如痛快点，反正好处还没咬实在嘴里，放出去换得支持，也没什么好心疼的。

他权衡利弊，回答了三句话。

第一句：通商和一半定州没有问题，但是洛同衣要分得长生狱的一半。

第二句：和约达成，白玉京立刻撤兵。

第三句却是对着赵亭说的，他说他要“大司命”。

赵亭没有立刻回答他，他只是慢慢的说出了自己在这个协议里的要求。

他的要求很简单，开放大越和长昭边境贸易，大越每年要以平价卖给长昭若干数目的铁和盐、茶。此外，他要求大越要派遣一千名工

匠到长昭，传授百工技巧。

赵亭答应了。苏荷在沉吟了片刻之后，居然也答应了。这点倒是出乎萧羌的意料。他当时不由得多看了苏荷两眼，那个女人却只是从容一笑。

苏荷从不肯做赔本买卖，那么，在这个局里，她到底是什么位置，她到底还有什么阴谋?

现在想，想不透，那就按照就目前的事态而言，对自己最好的方向进行吧。

海棠却没有立刻接过少司命。听了刚才萧羌和赵亭的对话，她沉思片刻，很有礼貌地问道，“陛下，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萧羌很快的说：“你中毒了。”

她想想，“是不是我忽然晕过去这两次？”

萧羌点头。

她也知道自己最近的昏迷不太正常。

一次两次还能推到贫血晕血上，她出宫之后到今天为止，整整两次大的发作……怎么也不像是普通的眩晕吧？萧羌根据这个判断她中毒，不是没有可能。想到这里，她点点头，又问了一句：“陛下，那您可知道我身上的毒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萧羌略微沉吟，摇头，“朕也不清楚，朕怀疑是后宫之中倾轧之时所中的毒。”

这个……可能性真是高得让人想哭啊＝＝

想到自己被面前这男人当成靶子竖起来的时候，海棠就不由得心怀怨恨的用力瞪过去，萧羌视若无睹，回应以温柔微笑。

……跟他这种人计较这些，分明是和自己过不去。

海棠也不废话，倒出一颗少司命，嚼吧嚼吧咽下去，在心里总结陈词：味道有点象乌鸡白凤丸。

两个人略歇了一会儿，到了晚上，有人送了食物过来，羌即便是难中也自持矜贵，稍微吃了点儿就停下筷子，倒是海棠塞得无限愉

快。

他们吃完晚饭，行辕再度动了起来，有人送来三方国书，上面已经盖了赵亭和苏荷的印信，萧羌仔细看了，从贴身的衣服里取下行玺，也盖上了。赵亭却始终没回来，萧羌朝外看了看，眉头略微舒展，“现在朝向江边去了，大概是要送我们离开。”

他猜测得没错，到了二更时分，他们就能看到港口的一片灯光璀璨了。

海棠趴在门边向外看，心里安慰了一些：出京这半个月，都能写两本小说了，现在平安总算在望，她就仿佛那望家的流浪犬，只差对月长吠了。

萧羌半靠在软榻上，顺着她视线的方向向外看，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海棠，你转过脸好不好？”海棠立刻就被这句话钉在了地上。这这这……听起来真是好粉红的一句话啊……

等等，为什么他会突然说这个？莫非是因为花竹意的求婚事件？

萧羌拍拍她的肩膀，再次重申自己的要求，“海棠，转过来，我要看你的脸。”

海棠眨眨眼，忽然发现他的自称是我，而不是朕。

心里就不期然的小小雀跃了一下，海棠乖顺的转过脸去，却发现原来男人靠的极近，男人和少女鼻尖相对，呼吸近在咫尺，彼此气息亲吻。

海棠眨眨眼，那一瞬间萧羌忽然凑近前来，她觉得自己的睫毛从男人的唇边轻轻掠过。

很轻的碰触，却似乎有电流微弱的通过。

然后，那个男人抱住了她。

海棠努力的把双手撑在他肩上，让自己和他之间有小小的空隙，避免压到他的伤口。

然而就是这样的距离，近在千里，远在毫厘。

萧羌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抱着她，然后闭上了眼睛。

已经能听到江水拍岸，远处有灯影人声。海棠看着萧羌的脸，男人的脸孔在烛光明灭里有一种唱断寥落之后的萧索，她小小声的说了句什么，萧羌听得清清楚楚，唇角弯动，便有了一丝笑意。

海棠不甘不愿地说："好啦好啦，这次原谅你好了，不计较你连累我中毒的事情了。"她是心胸宽大好少女。

萧羌听到这句话之后，习惯性的露出微笑，心里却有一个地方慢慢凉了。

三月十一一早，苏荷已先一步离开，赵亭亲自护送萧羌，弃车登船，在长昭水军的簇拥下，向大越的方向而去。

大概是出于赵亭不看笑话白不看的阴暗心理作祟，随军登船的人里，硬被塞进去了一个花竹意。名义则是随萧羌回国，监督诺言兑现情况的相关人士——很明显，赵大元帅非常乐意看笑话一直延续到大越国都。

于是，整条船上就生机那个勃勃，鸡飞那个狗跳，有天使微笑恶魔心肠的萨摩耶?萧和活泼可爱亲人拉布拉多?花，中间夹着狗咬胶?海棠，好不热闹。

船上经常发生如下例行性对话：

花竹意："这种草用来固沙应该很不错……笑儿，嫁给我吧。"

海棠："红沙草？你给我说说它生长周期什么的……后面那六个字风太大，我听不见……"

花竹意："红沙草几天就能把根扎下去，根很深，足够扎穿沙子，扎到有水的土里……考虑一下我嘛，虽然现在不是很称头，好歹也有房有田还有羊嘛。"

如此循环反复，直到两人上床睡觉，等明天早上太阳出来再继续纠结。

赵亭望天看笑话，萧羌捧茶养伤，当那只拉布拉多?花冲过头了，偶尔踩住尾巴抽回去。

在某些时候，海棠同学深刻的觉得，自己不仅是狗咬胶，还是狗玩具。非常明显，当萧羌不在的时候，花竹意的言行就立刻正常许多，但是只要有萧羌在，花竹意就会很开心的缠着她一整天——同学，你再这样下去我会yy你其实觊觎的对象是萧羌哦，这样也可以吗？

至于萧羌，海棠莫名其妙的觉得，花竹意那种开朗过头的性格其实满中他的意，她一直觉得，萧羌对于花竹意的调侃，与其说是为了她被求婚，还不如说是活动口舌，寻个开心。

结论是：兄弟们，你们几岁了啊……年纪加在一起都快半百了，不要象小学生一样好不好？

心里转着这样的念头，应付过花竹意再一波骚扰，海棠抬头看向远方，江面澄碧，天幕如洗。

低头，船首处站着萧羌，白衣翩翩，好一个公子如玉，儒雅风流。

仿佛心有灵犀，萧羌恰好在此时回头，轻轻一笑，招手，要她过去。

她便走了过去，江风吹动她长袖云衣，一派悠闲。

此时正是德熙八年三月中发生的事情，在云林江畔踏舟而去的这些人中，一个人距离他成为大越历史上一代名君，还有十数年的时间，另外一个人距离自己成为大越史上最传奇的一代名相，也还有一段日子……

现在，暂且让这些烦恼得还不够的人们，继续慢慢的烦恼吧——在他们的正前方，沉国定王沉冰正在追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鹿死谁手，犹未决定。

第二十二章 大狗在撒娇（上）

在海棠和萧羌上船回大越的日子是三月十一，之前赵亭已派了人去通知大越那边。船上都是长昭的人马，名义和事实上都是护送，但

是监视的意味却也不少。

话说，这要是长昭中途忽然觉得不划算，掉转船头向回走这要怎么办啊?

草根小民海棠忧心忡忡，萧羌却全不在意。

当赵亭礼貌关上舱门退出去的时候，萧羌随意的坐在榻上，一双春风桃花眼似笑非笑的看着她，轻轻拍了几下掌，海棠一愣的时候，悄无声息之间，数道身影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般出现在两人面前，奉给萧羌一些东西之后，看都不看海棠一眼，他们就如同来时一般诡秘的消失了。

萧羌顺着头上玉冠垂下的丝带微笑，“朕说过，只要有人找到朕，就都不用担心了。”

海棠立刻就……悟了。

这就是谍报组织的功用了，怪不得他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不过稍微转了点念头，可以把暗桩谍报布置到敌国核心之中，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这样的萧羌让海棠不由得出了一身薄薄的冷汗。

好吧，这男人就和他的名字一样，果然是属小强的不死系啊，她在这一刻坚决的相信，这男人绝对有能力在世界毁灭了之后活到海枯石烂直到下一次文明。

前线情报、各方状况，消息源源不断的流向萧羌。

三月初十当日，箫逐已破雍城，青龙舰败退。

三月十一，箫逐率雷神军与青龙舰接战，青龙舰登陆，被箫逐的风神军几乎全歼，残部正护送沉烈向国都仓皇逃窜。

三月十二，沉冰部队和沉烈汇合，与风神军接战，小败。同日，雷神军并部分龙神军，取下定州主城。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萧羌沉吟了一下，总觉得沉冰就这样和沉烈汇合了有点不对。

这种情况下，沉烈本来就是重伤，身边兵力又几乎消失殆尽，根本无力反抗，沉冰居然就放过他了？

萧羌推敲再三，却只能沉吟良久，不能得出结论。

三月十二午后，从大越的方向有快船下来，带队的是萧逐所拥有的星卫之首天枢，这位星卫之首一看确实安全无误的迎到了萧羌，就奉行日月星三卫一贯的风格，消失不见，整个大越这边的事务就交给了带队的副将。

萧羌本意是就这样跟着大越的船队走了就算了，赵亭却坚持现在还在长昭境内，至少要护送到他们离开长昭才可以。

很清楚赵亭在某些方面异常的固执，萧羌也没说什么，依旧和赵亭待在长昭的船上，只不过换了一半大越的侍卫而已。

这一下折腾完，等安静下来，已到了傍晚时分，海棠吃完晚饭，信步走到了甲板上，看远处苍茫水天一色，隐约有群山的影子缓缓从两岸倒退而去。

她吃饭的时候听赵亭说了，明天中午时分就会离开长昭国境，进入沉国国境的范围，现在是逆风而行，一旦离开了长昭，就要一瞬不停的航行上四五天，才到得了大越的国境，所以早上要在长昭最后一个港口补充给养。

海棠下意识的拍了拍手下的栏杆，心里叹息：这一切总算要结束了。

很可能，这也是她未来的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河上，眺望夕阳。

想到这里，心里就滑过一丝惆怅，她拢了拢鬓边飞乱的头发，略微发了一会儿愣，直到听到身后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才回过神来。

转过头去，她看到花竹意蹲在船尾鼓捣什么，很开心的朝她招手，让她来看什么。

八成是又种出什么了，海棠袖子一挽，冲了过去，看到花竹意握着一根木头，上面潮湿发霉的那一面长了四五个白白嫩嫩的蘑菇。

“你看，笑儿，长蘑菇了诶。”

“好吧，这证明这船上够潮。”蹲在地上研究了半天，确认可以食用之后，海棠严肃的下了定义。

“很好玩呢，我今天下去搬箱子的时候发现的。”花竹意左右扒拉扒拉蘑菇，摇摇头，“可惜不够多，不然明天就能多盘菜了。”

多盘菜？海棠脑子里似乎闪过了一道灵光，但是却来不及细想，她盯着花竹意伸过来的手，上面有好大一道擦伤，“你受伤了，不包扎吗？”

“诶呀，经常的事情嘛，天天干活的人，哪里有那么娇贵，这样的小伤就去包扎的。”花竹意笑着说了一句，把长了蘑菇的木头朝旁边一丢，大字型铺开在了甲板上，一双深灰色的眼睛凝视向已经渐渐有了星子的天边。

忽然觉得他这样睡着一定非常舒服，海棠叹气，扯住裙摆，坐在了他身边，戳戳他，“你是阿忽雪公主的弟弟啊，也需要每天工作？”她是真的很好奇。这就是所谓国情不同吗？

“长昭没有吃闲饭的人，我不是文官也不是武官，谁也没义务白养着我对不对？我自然要工作了。”他看了眼身旁睁大眼睛看他的海棠，咧嘴笑了起来，“别看我，长昭谁都一样的，阿忽雪公主在没有执掌朝政之前，也是每天要去挤羊奶的。”

他忽然伸开双手，朝向天空中的星星，“你看，笑儿，这样的日子多好啊，放羊，牧马，和大家一起围着火堆跳舞，喝奶茶，谁家的姑娘结婚了，就去闹，喝酒，吃烤肉，最后睡倒在这样的星光下，不好吗？”

是啊，放羊的时候赶狼还可以yy一下翡翠森林狼与羊是吧？

花竹意转头看她，忽然坐起来，黑色而没有扎束的长发垂下肩膀，那双深灰色的眼睛笔直的看向海棠，“这样的日子不想过了也无所谓，天下这样大，我们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坐着船顺着云林江飘下去，能阻止我们的，只有自己，只要想，用一辈子走遍这天下也

没关系。”说完，他顿了一下，温和的看着海棠，清秀的脸上有一种孩子样的天真，“这样的日子不好吗？为什么要在后宫那种地方和人倾轧，和别人去争夺一个男人，被人憎恨然后又去憎恨别人呢？笑儿，你不适合那样的生活，你其实可以有别的人生。真的，我是说真的，笑儿，即便不嫁给我也无所谓，但是你想想，现在这样的生活，您真的想要吗？”

我可以回答一开始的入错行了么……海棠囧了一下，却回答不出来。

看着青年笔直凝视她的眼神，她忽然苦笑，然后转过头去。

天知道，跟在萧羌面前狗咬骨头一般咬定青松不放松的胡搅蛮缠式求婚相比，此刻以非常认真的眼神凝视她的花竹意，其实才是最难应付的。

因为，那是太过认真和单纯的眼神。

“晚了……”她低低的说了一句，也不知道是说给谁听。

心里不是不心动，但是在心动之余，又乱成了一团，堵塞得厉害，就仿佛一个人站在并不深的水里，寒冷浸透身体，虽不至危及生命，放眼四望，却没有一处可前进的方向一般。

花竹意没有立刻要她回答的意思，他只是定定的看她，看得海棠几乎慌乱起来。

就在她觉得自己会立刻夺路而逃的时候，从船头的方向传来了侍卫的声音，“杜贵人，陛下在找您。”

海棠几乎觉得自己遇到了救星，她快速的答了一句，“我先过去。”起身就要走，却不慎绊到了自己的裙子，被花竹意扶住，她仓促道谢，却被那个坐在地上，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男子握住了手腕没有松开。

清秀但是平淡无奇的脸孔上特别灵动漂亮的淡灰色眼睛笔直的从小而上的凝视着海棠，抓住她手腕的花竹意一字一句的道：“笑儿，自由这种东西，你需要，然后，你值得。”

说完，他松了手，海棠定定看了他一眼，转身落荒而逃。

她身后，花竹意摇摇头，身子向后碰的一倒，摊成大字型，仰望着一轮明月渐上中天。

“老实说，杜笑儿和十九公子站在一起，可比和你站在一起相称多了。”当花竹意劝诱海棠计划进行中的时候，赵亭和萧羌从船舱里出来透气，正看到两个人一坐一卧的样子，赵亭的评价如上。

站在他轮椅背后，萧羌只向那边看了一眼，唇角勾了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并不说话。

赵亭要说话，却咳嗽得弯起腰来，萧羌赶紧为他顺背，他咳了一会儿，抖索着手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瓶，把里面漆黑的药丸倒了一把在掌心，仰头全吃了下去，手指顺着胸口，从裘皮里露出来的一线颈项有一种苍白的无机感。过了半晌，他才微喘着开口，“这几天我观察了，这姑娘确实中毒了，而且只怕还毒得不轻，老实说，即便给了她少司命，也不能保证她到底能活多久。”说完这句，他颇有深意的看了一眼萧羌，后者却只是回了他一个云淡风轻的微笑。

“笑儿知道，她说了，她不怪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萧羌的微笑里有一丝极古怪的酸涩，自然没有逃过赵亭的眼去，他冷笑。

“萧羌，自作孽，不可活。”

听了这句，大越的皇帝愣了一下，却又立刻笑起来，“我一生作孽不止这一样，即便死了之后有人要算账，笑儿这点事情大概还排不上。”

“……你早晚要下地狱的。”

听到这句话，萧羌乐不可支起来，他负手而立，雪白广袖在夜色里蔓延飘动，衬着头上玉冠缓带，真个清雅如谪仙一般，仿佛随时都会飞升而去，然后，这样的一个男人，用非常温柔的语调轻轻说道：“我以为，我早已身在无间。”

有那么一瞬间，就连赵亭也说不出话来。

第二十二章 大狗在撒娇（下）

有那么一瞬间，就连赵亭也说不出话来。

萧羌轻笑一声，吩咐侍从去唤海棠，侍从领命而去，过了片刻，他就看到海棠提起裙子向这边跑来，中途还笨手笨脚的和一个侍从撞成一团，海棠身弱体轻，被侍从撞翻，侍从又是扶她起来又是请罪，忙活了好一会儿。

萧羌的唇边不禁泛出了一点宠溺的微笑。

等她到了近前，他伸手把她虚虚揽在了怀里，摸摸她的头发，低低说了一句，“要小心些。”

海棠点点头，赵亭礼貌的向她一颔首，转动轮椅，向船尾而去。

萧羌体贴的站在风口，替她挡去了夜风，“这几天在船上闷坏了吧。过几天就好了，回去就什么都好了。”

海棠闷闷的点点头，她小心的问了一句，“陛下……”

“嗯？”敏锐的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了一点请求的味道，萧羌不知怎的，心情大好，顺着她乌黑的头发，等她说话。

从他怀里仰起头，眨巴着一双大眼睛，海棠幽幽的问，“明天……船靠岸了之后，我想下去逛逛，不知道行不行？”

萧羌想了想，点点头，“朕有伤在身，大概陪不了你，带上侍卫就成，如何？”

海棠想不到萧羌这么好说话，准备的一箩筐请求的话全都用不上，眨着眼睛多少有些傻在那里，萧羌心情越发的好，他微微弯身，让自己和她平视，额头抵着额头，“既然很开心，那卿要怎么谢朕？”

以、以身相许吗？脑袋一下就跳到了八十年代武侠剧的段子，海棠紧张起来，萧羌却埋首在她颈窝里笑了起来。

片刻，他的声音幽幽的缭绕上她的耳朵，带着他特有的木叶香气，“海棠，告诉朕，你原谅朕了。好吗？”

她上次说过了好不好啊老大？海棠无奈的翻了一个白眼，但是俗话说，开工资的老板最大，她只好顺水推舟，“我和陛下有什么好不好原谅的……”

“海棠，朕想听你说。”听到她的回答，男人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她，低低的说。

这、这、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撒娇不成？

海棠忽然有了一种自己养的大狗要求亲亲抱抱摸摸顺毛的感动，于是，她侧头，靠近此时保持大狗态的皇帝陛下，低低的说，“我原谅您。”

然后下一秒，她被男人推开，在推的这个过程中，男人似乎犹豫了一下，手势微动，稍微拉回一点，最后却还是轻轻推开。

人体分离所带来的骤然寒冷侵入了她的身体，她打了个哆嗦，不知所以然的看着萧羌，心里低骂了一声，靠，这是怎么了，狂犬病发作吗？把她摔江里他捞啊？

萧羌用一种很古怪的神情看她，看了半

Chapter_6

晌，语气和神态都回复了正常，“……天色不早了，卿下去休息吧。”

觉得他现在的样子有点儿怪怪的，海棠看了看他，悻悻的离开。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萧羌忽然笑了起来。

他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的笑着，直到笑弯了腰，漆黑的头发从肩上滑落下来，披了满肩，他才喃喃的说道：“自作孽……不可活啊……”

揣着一肚子不明白，海棠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在进门的一刹那，脸上的一切欢喜表情都没了，海棠锁好门，关好窗户，点起蜡烛，确定了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之后，极度小心的从宽大的袖袋里拿出了一张菲薄的纸条，对着烛光，她一字一字，把纸条上的字重新看了个清清楚楚。

上面一笔极其娟秀的楷体墨书，只有这样几个字：“明日长昭码头待杜卿。”署名只有一个字：冰。

这是她和那个侍卫撞到一起的时候，那个侍卫偷偷塞到她手里的，当时那一番慌乱却全是装出来的，只是那个侍卫为了让她看到纸条上的字迹。

她所认识的，名字里带一个冰字的人，只有沉冰。

沉冰约她明天见面，而且一副笃定她一定会去的样子。

实话实说，她非常好奇沉冰和杜笑儿之间的关系。

就这些日子而来的遭遇，她觉得她所依附的这具身体，虽然不够资格和妲己那种档次的妖孽比，但是努力努力，冯小怜那种级别的祸水还是有指望的——单指祸害程度。

杜笑儿的身体有太多的谜了，而沉冰就是这些谜里面最明显的线索之一。

话说，没有那么干脆的答应花竹意一起奔向自由，除了实在是相处不深，不知底细之外，这也是其中一个理由。关于这具身体的谜一

日不解开，恐怕她就一日和自由无缘。

沉冰可以为了她甘冒大险潜入大越宫廷，那么一旦她离开了萧羌的庇护，被他纠缠上简直就是一定的。而到那时，她算什么，怎么和一国的亲王对抗?

而且……现在在她周围善意恶意都还无法揣测的人实在是不少，比如史飘零。

虽然多次帮助了她，但是海棠并不认为史飘零对她怀有任何善意。

从史飘零对她的态度里，她察觉到了微妙的负面态度。

那样武功高强，神秘莫测的人物，她可不认为自己对付得了。

综上所述，她现在其实留在萧羌身边，才是最安全的——这还真是让人欲哭无泪的结论啊……

又仔细看了一遍字条，海棠把它放到蜡烛上烧掉，烛火一个明灭，映得她白皙的面孔一阵暗暗摇曳。

她想要尽可能的知道自己这具附体的身体上到底有什么秘密，所以她明天不得不去见沉冰。

深吸一口气，把灰烬收拾起来，她打开舷窗，正要扬去的时候，忽然愣住，看着窗外那个淡青色的身影。

脸上覆着一张没有五官的面具，身上是一色淡青长衫，那个站在她的舷窗外，身上和头发上拂上纸灰，正安静看她的人，正是只在交接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星卫之首天枢。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窗外?

看着那张在夜色里极其具有鬼片效果的平板面具，海棠心里陡然升起一股寒意。

虽然看不到天枢的五官，但是她非常清楚的知道，对方正以非常冰冷的眼神凝视她。

刚才窗户确实没开，天枢不可能知道那张纸条的事情的。海棠心里冷了一下，提起勇气，正要说话，只看到眼前青影一闪，天枢已经

消失不见。

从打开窗户到天枢消失，不过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对方没有一个动作，也没有说一个字，但是，海棠却清楚的知道，自己被警告了。

天枢在非常明确的警告她，不要去赴明天的约会。

靠，老娘还非去不可了！越是困难越要去，顶风做案是同人女的美德！

在心里翻桌了一下，海棠把窗户用力关牢，上床！睡觉！

沉冰天枢还是萧羌史飘零，爱谁谁去！

就在她已经滚上床头的时候，忽然她听到了细微的开门声，她向门口的方向看去，月光下一道男子清雅的身影被拖得长长的，玉冠白衣，广袖缓带。正是大越的皇帝。

他掩上房门，无声走来。

呀，现在已经是三更时分了，萧羌从来自律，受伤之后更是日日早睡，怎么今日这么晚了还来找她？唔，这算不算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海棠做好备战准备，微微在榻上侧了侧身，让自己的姿势方便活动一些，却在男人靠近自己的时候，感觉到了一丝诡秘的不对劲。

不对……这不是萧羌！

海棠浑身一紧，她刚要跳起来，男人的手已经撑在了她颈项两侧，整个人笼罩了下来，衣襟上散发出暧昧暖香，月光暗香之中，那张清俊脸孔忽然就染上了一丝近于妖媚的气质，他开口，声音极尽温柔，“笑儿，这许多日子不见，你可想我不想？”

——沉冰的声音——

他不是约了自己明天见面吗！海棠大惊，他怎么会扮成萧羌的样子，在夜里潜进来？！

“字条自然是故意的，这样他们就会关注明天早上，今晚放松警惕，我才能混进来看你。笑儿，你该不会以为真的没有人看到那张字

条吧？”仿佛看透了他的想法，沉冰笑着说，慢慢揭下面具，露出一张精致绝伦的美丽面孔。

海棠惊骇看他，一双眼瞪得大大的，沉冰看着她，淡绯色的嘴唇一抿，这妖精一样美丽的少年仿佛极委屈，咬了咬花瓣一般的嘴唇，语气几乎是可怜兮兮的，他一叠声的唤她，“笑儿笑儿，你从不曾对我这样冷淡。”

漆黑的头发落在了海棠周身，如同冰冷的水草，海棠愣了一下，当她意识到自己应该放声大叫的时候，沉冰一根指头从她颈间拂过，抵在她嘴唇上，海棠只觉得脖子上一麻，不仅一声呼喊立刻卡在她的嗓子眼里，再说不出来，连身子都再动弹不得了。

沉冰微笑，甜蜜温柔，“笑儿，你我难得再见，不如找个地方好好叙旧。”

说完，他站起身来，重新戴上面具，堂而皇之的抱起海棠，就向外走去——

靠，说不定真能被他劫走！

海棠脑子一转，心中不禁叫苦。

萧羌喝的药里本就有帮助安眠的，这时候断然不会出来，沉冰假扮的萧羌惟妙惟肖，这么抱着她出去，有谁敢拦？还不一顺就走？

但是她现在没法动弹，连喊都喊不出来，眼看着沉冰抱着她就走到了甲板上，周围侍卫看到他们出来，都一脸暧昧，低头屈膝，恭恭敬敬放行。

海棠心里叫苦，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在沉冰走向船尾的时候，船尾一堆烂木头里晃荡着站起一个人，正是花竹意。

似乎这家伙真的打算把所有压舱的木料全部翻一遍找蘑菇来加餐，看到这不靠谱的小子，海棠心里那点指望立刻没有了——这就是天助绑架犯么？

看着“萧羌”抱着海棠从容走来，花竹意愣了一下之后，屈膝行礼，沉冰只略点了点头，就继续走去，忽然身后传来一声等等，海棠

心里一紧，希望燃了起来，她转不了头，只能听到身后青年的声音一字一句，“陛下，杜婕妤现在并不情愿，可否请您不要强迫她？”

第二十三章 超载害死人(上）

当海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不是有可能获救的开心，而是五味陈杂。

她和他错身而过，就这一瞬间，连话都没说，眼神也未曾交会，他就看出了她的不情不愿，然后，说出来。

他对皇帝说，她不愿意，请把他放下来。

这一刻心里流过的情感非常复杂，无法形容。

而且现实也不容她细想，就在花竹意发问，沉冰略一停顿的一瞬间，只见眼前青影一动，海棠只觉得眼前一花，一张没有五官的脸骤然出现在她眼前，却又在瞬间拉远，就在这刹那，沉冰已和天枢交了数回手。

“……又是你！”沉冰冷喝一声，

论武功，天枢远在沉冰之上，但沉冰怀里抱着海棠，天枢投鼠忌器，居然打成平手，见机不妙，沉冰速退之间，两人距离拉远，他当机立断，抱着她便向船下跃去！

就在沉冰腾空而起的一瞬间，正好在他近处的花竹意见机得快，立刻八爪鱼一样扑抱住海棠脚踝，天枢一甩袖，长袖又绕住了花竹意的手腕——结果就是，海棠挂沉冰，花竹意抓海棠，天枢又抓花竹意——即便是武林高手，在身负这样的“重任”之下，也只能华丽的扑街。

只听扑通扑通几声，人肉粽子串中以花竹意作为节点，前半截以非常优雅的姿势落下三月冰冷的江水之中，后半截和甲板做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落水的瞬间，海棠脑子里第一想法是，丫的，超载害死人啊！

第二想法比第一想法重要多了，那就是：老娘不会游泳啊啊啊啊啊！

天枢和“萧羌”打起来了这件事自然惊动了赵亭，等赵亭上到甲板的时候，正好看到海棠和沉冰落水，天枢和花竹意摔在了甲板上。

根本不用赵亭说话，早有侍从跳下水去救人，晃了几下，花竹意爬了起来，天枢单膝点地，紧紧看着下方，却没有动作。

难道是受伤了不成？转动轮椅向前，赵亭刚要开口询问，他听到天枢低低叹息一声，声音不再是男女莫辨，而是轻柔婉转的女音。

“……看样子，是瞒不了了……”

“……”赵亭有所警觉，他手指微动，周围侍从立刻把他围在中心，这时，天枢也慢慢站起，慢慢回头。

发如流泉，衣若蝴蝶，月色下，站起来的少女，面容如玉，竟然如同白玉雕就，有种不可逼视的美丽。

赵亭在看到她脸孔的一瞬间，一双眼睛猛的瞪大，本就无色的嘴唇翕动两下，却没发出一点声音来，倒是他身后响起了一个清雅男音。

“……史美人？”

听到这三个字，赵亭猛的转头，握在轮椅扶手上的双手青筋暴起，他死死盯着身后披着一件外衣就匆匆跑出来的大越皇帝，瞳孔一点点收缩，渗出仿佛带着剧毒一般的怨憎愤怒。

即便是萧羌，也在这样怨毒的眼神下陡然一凛。

“萧——羌！”赵亭低喝一声，手指在轮椅上一弹，陡然数把飞刃激射而出！

萧羌无法可避，只见眼前青影一动，史飘零已翩然落于两人身前，长袖挥动，铮铮几声清响，飞刃落地，赵亭浑身肌肉收紧，定定的看着史飘零，再看着萧羌，眼里的怨毒一点点褪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败的空白。

萧羌也察觉到不对了，身为自己妃子之一的女子，居然是萧逐的护卫之首，这已经够离谱了，何况现在赵亭和史飘零之间明显还另有隐情、

眼角余光看到侍从抱了海棠上岸，听到侍卫说没抓到沉冰，但是海棠没事，他松了一口气，掉转视线，看向背对自己的女子和对面的赵亭。

三个人静默片刻，首先开口的是史飘零。

在落下甲板时不慎被刮掉面具的女子破罐子破摔的叹气，她先转身，对萧羌行了一个极其慎重的大礼，才转身看向赵亭，“……我真的长得那么象母亲，让您一样就能认出来我来吗？父亲。”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赵亭浑身一震，萧羌也一愣，花竹意一副鸭子听雷的样子侧头，只有被抱到萧羌身边，喝了一肚子水，听话也只听了个断断续续的海棠，迷迷糊糊向这边瞥了一眼，结论是，史mm您令堂看起来也是大美人啊……

这个不知道从哪个外星来的古怪结论一直在海棠脑子里绕啊绕，直到喝完驱寒的姜汤，被放入暖乎乎的被窝里了，跟着身子一起被寒冷江水冻结的脑子才恢复运转。

史飘零是萧逐的护卫“星卫”的首领。

史飘零叫赵亭“父亲”

赵亭是长昭的元帅。

萧羌是赵亭的仇人。

萧羌又是史飘零的丈夫。

等、等等！

把以上等式在脑海里运转一圈，海棠腾的一下子从被子里坐了起来！

我靠！这是怎么回事？！

海棠猛的弹起来，几乎撞到床边，有人温柔揽住她的肩膀，轻轻道了一声，“小心，别撞着。”萧羌的声音。

她莫名其妙的就安心了一点儿，侧头看去，萧羌看她没事，放开她，一手撩着宽大的袖子，剔了剔床旁小几上的灯花，烛光一跳，映出他一张面孔雪白淡漠，让海棠心里没来由的一悸。

在海棠身后垫了个软枕，萧羌把被角掖了掖，看了看她，却没有说话。

海棠脑子里在纠结刚才罗列的人际关系，有片刻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两个男女，一个坐在床上，一个靠在床边，彼此相对无言。

看了一会貌似发呆的海棠，男人倒了一杯蜜水给她，海棠机械的捧过来喝掉，听到萧羌慢悠悠地道："史美人是朕的妃子，同时也是王叔的星卫首领。"说完这具，他略顿了顿，望向烛光不及的一片黑暗，声音低沉："……我本来以为，这世上总有谁能让我相信的，却没想到，王叔也在我身边安插了人。"

听了这话，觉得这男人的思维已经暗黑到了一定程度，海棠忍不住开口反驳，"怎么知道一定是他安插人手到您什么呢？说不定王爷是为了保护您，才让史美人到您身边的呢？"

听了海棠的辩解，萧羌忽然不说话了，海棠看到男人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忽然就有些心软，正要说几句打个圆场，萧羌忽然静静一笑。

"……保护我？让赵亭的女儿，最恨大越的人的女儿来保护我？"这句话说的海棠语塞了片刻，她正要回答，男人忽然欺近她，横过的身子挡住了烛光，海棠的视线内立刻暗淡摇曳起来，男人慢慢的一点点压覆下来，清雅俊秀的面容上，秀丽端正的唇角微弯，带出来的弧度没有一丝笑意，只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凉薄温度。

"然后，笑儿，卿在为平王开脱？"

你、你想做甚？海棠缩了缩，很没骨气的陪笑，"诶……我只是觉得不要随便冤枉人嘛……哈哈哈……哈哈……哈……"

静默，萧羌没有一点儿声音，只是凝视她。两人之间的暧昧堆积缠绕，如同冰凉的灰烬，缠绕上来。

海棠知道，象刚才一样一低头，装作娇羞的认输就好，但是不知怎的，刚才她可以毫不犹豫的陪笑，可现在却从心底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意气，就是不愿掉转视线，即便头皮发麻，都要硬挺下来。

“……”看着她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男人高深莫测的挑眉，却并不说话，海棠从他那双漆黑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倒影在烛光明灭里模糊，显出一种特别的软弱来，不禁又缩紧了一点儿，萧羌忽然笑起来，单手撩过她的头发，在她额上吻了一下，轻轻道：“睡吧。”

说完，吹灭烛火，转身离开。

等萧羌走了，海棠才发现在刚才片刻对峙里，脊背上已经覆上了一层冷汗。

甩甩汗，她平复了一下呼吸，过了片刻，她侧耳听着，发现门外没有声音了，蹑手蹑脚的赤脚下地，轻轻拉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女子，黑发青衣，面容娇艳一如莲花，正是史飘零。

海棠一点儿也不意外看到她，甚至说，她就是为了见她，才拉开面前这扇门的。

她定定神，看着面前面无表情的星卫之首，“……史美人，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和我说。”

史飘零盯了她一会儿，低头看去，看到她亵衣之外露出的脚趾，开口：“……会着凉的。”

呃……好神妙的一句话。海棠这人有个好处，从善如流，立刻倒退进屋跳回床上。史飘零也进来，小心扣上门。

她站到海棠面前，看了眼她，就低头看着自己的指头。海棠等着她说话，也不开口。过了半晌，史飘零低低的说了一句，“……我的原名叫赵零。”

然后？海棠点头。

史飘零却沉默了起来，她慢慢抬起头，一双秋水一般的眼睛里闪动着冰一般锐利的光彩，她兰了海棠半晌，忽然的开口，“你不是杜笑

儿。”

海棠只觉得心里猛的一跳，脑子里轰的一声！海棠连指头都开始颤抖，她直直的盯着史飘零，那个容颜娇嫩，犹如莲花的女子没有温度的笑了一下，唇角锐利有如刀锋。

海棠瞪大了眼，心里一片乱哄哄的发苦，还没从第一句话的打击里恢复过来，第二句话的连击又到，史飘零一字一句的说：“如果你是杜笑儿的话，现在只怕早跟了沉冰走了。”

第二十三章 超载害死人(下）

萧羌离开海棠卧室的时候，已经是丑时初刻了，大概还有一个时辰，船就会到长昭的最后一个港口，然后就到了沉国的领域。

想起史飘零就是天枢这件事，他眉毛皱了一下，疲惫的压了一下太阳穴。

挥手让侍卫退下，他走上甲板。

今夜无风，军船平稳的在水面劈开一条条波纹，萧羌深深呼吸了一口森冷空气，觉得肺里都有些微微的冷疼。

刚才似乎是一下子说了不该说的话呢。萧羌苦笑，想起来自己刚才和海棠的对话，反省了一下。

自己居然说出了“王叔也在我身边安插人”这样的话，真是越活越回去，连这点心思都控制不住了。

不过，也似乎只在这个小字海棠的女子面前吧?

想到这里，他唇边的苦笑加深起来，仰头望天，看满天星子闪动。

半晌，他转头，看到从船舱的方向，赵亭摇着轮椅慢慢而来，两个男人有那么片刻相对无言，只不过赵亭虽然依旧面色难看，好歹没有了之前的怨毒，他盯着萧羌看了一会儿，抬手，丢给他一瓶酒，自己一仰头，手里另外一瓶对着灌了下去，颇有借酒消愁，压制自己宰了萧羌冲动的意味。

“……她确实是我女儿。”在萧羌走后，和史飘零沟通过的赵亭面色沉凝，说完这句，不禁又狠狠的瞪了一眼萧羌。

他是真的没想到，自己唯一的女儿居然还活着。

赵亭的妻子生下女儿之后，身体虚弱，长年卧病，赵亭又经常行军打仗，就很不负责任的把襁褓中的女儿甩给了徒儿，反正萧逐好歹是个王爷，家大业大，一个女娃还是照顾得起的。

后来他被抄家灭族，仓皇逃命之中根本顾不得自己的女儿，本来早以为她也死了，却没想到不仅没死，反而成了萧逐的护卫——这也就罢了，居然还成了萧羌的妃子！

想到这里，赵亭就想起了史飘零对他说话的样子。

那个女子语气冷漠，眼神冰冷，她非常明确的用自己的态度告诉他，她不把他当父亲，他也不必把她当成女儿。

他问她，可曾想过这样对得起死去的亲人族眷，她对他说，她是被萧逐抚养长大的，眼里除了萧逐，再没有其他任何人、事。

她语气冷淡，说，那与我有何关系。

赵亭只觉得，此刻如果有必要，她一剑刺入他心脏，必然毫不犹豫。

有那么一瞬，他呼吸困难，不断咳嗽，他觉得自己随时会死去，而那个和他的妻子生得一摸一样的女子端正的坐在他前方，手指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如果不是那时花竹意闯了进来，给他倒茶端药，史飘零大概会很开心的看着他就此死去。

于是，现在话就说不出来了，他眯起眼睛，看向萧羌，心里怨毒越来越重，只恨不得把面前这男人零碎剐了再挫骨扬灰。

萧羌眼底波光流转，只当没看见赵亭眼底怨恨，他小小的抿了一口酒，觉得浑身暖和了一点，说道：“……元帅放心，朕必然不会薄待令媛的。”

赵亭冷笑，正要说话，身后传来花竹意的声音，他一转头，此时天已快亮了，花竹意走过来，俯身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赵亭眼睛一细，点点头，“让他上来。”

花竹意点头下去，赵亭转头。眼神里带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恶毒，他对萧羌扬了扬下颌，“陛下，有人求见。”

此时，此地，求见？看了一眼赵亭的表情，萧羌沉吟了一下，微笑，“不知是哪位？”

赵亭好整以暇的十指交叠，还以同样的微笑，“倒还是陛下的熟人。”

“哦？”挑眉。

“沉国定王……沉冰。”

萧羌一愣：沉冰？几个时辰前他不是刚从这船上逃下，怎么现在敢回来？不过他的一愣不过刹那，随即恢复了一贯的冷静，他微笑颔首，“那就劳烦元帅安排了。”

既来之，则安之，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沉冰踏上这艘数个时辰之前自己才跳下去的船只的时候，心里只不停的转着一个念头：自己怎么还会回来？自己怎么会回来！

和海棠一起掉下江之后，他立刻被早埋伏在周围的护卫救走，却还是没能带走海棠，上了岸，一路奔驰，回到据点，在他推开门的一瞬，他却看到了此时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沉烈——

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应该在逃亡的路上吗？！他不是应该和自己的军队汇合之后被控制起来了吗？！他怎么会在这里！

重伤未愈的男人斜靠在榻上，悠闲的玩弄着一柄玉如意，看到他进来了，高大挺拔的男人还很有闲情逸致的召唤他过去，一起玩赏手里这柄紫玉的如意。

沉冰浑身肌肉绷紧——他知道，现在这屋里屋外，都是自己的心腹，只要他一声令下，这些人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他知道，刚才他过来的时候，外面没有异状，沉烈并没有带太多人过来，这边还是由自己的人控制局面。

他也知道，现在他一声令下，把沉烈击毙于此，太子尚幼，整个沉国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和他抗衡的人，他就可以夺得沉国。

但是——当他看到沉烈的那一刹那，他只觉得脑海里一片空白。

他曾无数次幻想过有朝一日自己打败兄长时的情景，也无数次的幻想过刀锋刺穿兄长心脏的景象。

他十五岁外放定州，苦心栽培自己心腹，四年时间，以为自己羽翼已丰，但是当他在全无提防的情况下看到沉烈的一瞬间，他只觉得自己如同被蛇盯上的青蛙，连一根头发的控制权都已不在自己手里了。

那是从小就深种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对于兄长的强大，压倒性的恐惧。

完全不是可以由自己控制的深刻无力慢慢泛起，从脚踝向上，一点点没顶而去。

心脏开始绞疼，沉冰觉得心越跳越快，过于快速的鼓动在胸腔里搅起沉重的疼痛，他努力想别开视线，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连掉转视线都做不到。

看他没有过来，沉烈略抬了头，奇怪的看他，又唤了一声，“冰儿？”

不，还有机会的，对，这样靠近他，然后一刀杀了他！

僵硬的指尖碰了一下袖子里暗藏的匕首，沉冰困难的吐出一口气。

对，还是有办法的！能杀了他！

迈着僵硬的步子，他走向沉烈，就在他站到沉烈面前，手指已经握住了匕首把柄，随时可以和一击杀了沉烈的时候，男人忽然毫无预警的伸手，搭在了他握着匕首的手腕上，然后，他唇角一弯，轻轻的说，“冰儿，你真的以为你做什么我都不知道吗？嗯？”

这一刹那，沉冰猛的瞪大了眼，瞳孔里倒映着兄长一脸轻松的笑容，沉烈微微坐起身，抬手爱怜的摸了摸他一头湿漉漉的头发，然后靠近他，微笑，“还真是无能啊。冰儿，你真的是我的儿子吗？”

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

自己谋反的事情，自己知道他是自己父亲的事，甚至于自己根本反抗不了他的事，他什么都知道！

——赢不了，无论如何也赢不了，无论怎样反抗也赢不了——

听到匕首落地的清脆声音，沉冰睁大着一双妖娆漂亮的眼睛，只觉得眼前一片雾气，就连他最畏惧的兄长都看不清楚。

他一动不能动，什么都看不到，他只听到沉烈用悠闲得仿佛在说明天天气的语气对他说，“冰儿，这样吧，替我去做一件事吧。虽然你很没用，但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总是做得来的吧。”

于是他现在就以沉国亲王的名义，重新回到了船上。

上了船，在船舱里等着，他神智才逐渐完全恢复，只恨得一口血要从腔子里喷出来。

他几乎想一头死在这船上好了，想到自己刚才在沉烈面前的无能样子，他心底就烧得发疼，血液都几乎要沸腾。

不行，要冷静。

他咬着嘴唇，尝试着笑了一下，牙齿一错，嘴里一阵血腥，显然是出了血，苦味冲进嘴里，他反倒冷静了下来。他还是有机会的。对，还有杜笑儿，不是没有机会的，只要还有杜笑儿，就还有扳过一城的机会！

反复深呼吸了几次，他听到门扉一响，有人走了进来。

他回头，看到萧羌走了进来，他一笑，向萧羌施礼之后，他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锦绣小盒，放到了桌面上，“敝国国主要本王带些东西给陛下，还望陛下笑纳。”

萧羌看了一眼小盒，轻轻颔首，身后有侍从拿过盒子，验过火漆，远远的打开，检查没有问题之后，拿到了他面前。

盒子分为两层，上面是一卷绢书，萧羌拿了起来粗粗一看，唇边有笑，随手把绢书递给了沉冰，沉冰接过了一看，却是一纸和约，以云林江畔四州三十一城为代价，换取大越退兵。

这条件和之前自己开给萧羌的一摸一样，沉冰觉得背后一层冷汗冒了出来，手指微微颤抖：原来真的所有一切都在沉烈的掌握之中。

如果这次不是萧羌连环之计，加上运气太好，现在他只怕已成了沉烈计划的牺牲品了。

一边想，一边快速的浏览着，当沉冰看到最后几行的时候，忽然脸色一变。

他赫然看到最后几行写着，为了代表和谈诚意，沉国愿以国主之弟沉冰作为人质，押在大越——

沉冰纤细优雅的指头不受控制的抽搐，正要说话，只听到一声脆响，盒子落到了地上，从里面滚出来了几样东西，萧羌浑身微微颤抖，牙齿咬的极紧，一丝血线沿着唇角流出，滴到白衣之上，触目惊心——

这一次领教萧羌手段良多，深知这是个心志坚忍的皇帝，能把他刺激成这样……沉冰下意识的向地上扫了去，只看到地上滚着两枚小孩子的拇指和两块小小的髌骨，其中的一只拇指上还带着枚小小的玉石扳指。

沉冰也愣了一下，萧羌没有理他，只死死盯着地上那小小的指头和髌骨，唇边鲜血越渗越多，半晌，两个枯涩不堪，仿佛从心里迸出来的血凝结而成的两个字静静回荡在空气中。

他说：“远儿——”

沉冰这回冷汗真的下来了，原来，沉烈要他送来的，不仅是一纸和约，还有萧远的两根手指和髌骨。

他浑身一凛，不敢说话，只是紧紧盯着萧羌的面色，萧羌却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大越的皇帝只是僵硬着身体，慢慢的弯下腰，捡起骨头和手指，放入木盒中，合上，然后转头看向沉冰。

那一瞬，沉冰只觉得面前的男人一张面孔全无半点血色，连嘴唇都淡的几乎没有颜色，只唇角一丝血线鲜红艳烈，惊心动魄。

萧羌动了一下嘴唇，他几乎以为萧羌要把他拖出去杀掉，男人开口，平板无情，却是他想不到的一句话。

“请王爷让随从转告国主，这条件朕答应了。一待四州三十一城交接完毕，朕即刻退兵——”

第二十四章 杜笑儿（上）

在正午时分，沉冰的侍从送来了签署好了的退兵和约，沉烈悠闲的伸展了一下身体，从榻上站起，唤来沉冰的侍卫长，淡淡吩咐了一句，“准备走了，要回去准备交接了。”

他也没怎么动作，只是一双眼睛平静的扫了一圈，无形的威压沉冰的手下立刻噤若寒蝉，一个一个都从心里泛起森寒来。

其中沉冰的副将大着胆子问了一句，“陛下，要不要等殿下……”

沉烈噙着笑看他，一眼扫过，内中锐气如刀，副将一抖，却还是稳住了看了回去，沉烈稳步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道：“好小子，不错，有前途。定王不用等了。”他微笑，“他不会回来了。嗯？”

他微笑着看着副将，平和冷静，只说了一句话，“走吧。”

副将再说不出一句话。

上了行辕，向沉国国内而去，武相捋了捋胡子，看向靠在榻上闭目养神的沉烈，低声问道：“陛下，您觉得德熙帝真的会退兵吗？”

“他一定会的。”沉烈玩着自己手中的玉如意，淡淡说道：“现在这局势，他要是吃下沉国，等于从中截断云林江，就断了白玉京的大半财路，苏荷肯吗？长昭肯吗？塑月肯吗？德熙帝是个聪明人，他这次根本就没打算要灭我沉国，不如手段放漂亮，先站稳脚跟，打好基础。换了是我，我也一样。”

“既然陛下是真心求和，那为什么要把大皇子的指头送去，这等挑衅，似乎不妙。”

沉烈想了想，嘿嘿笑了一声，“哎呀，我也只是想看看德熙帝的气量如何啦，再说，我这次输的这么惨，你当我孩子气也好，总也不能让他赢得太舒坦对不对？”

“……”陛下，您到底多大了啊……武相心里ooxx

玩笑话说完，沉烈正色，他端正俊挺的面容上掠过一丝沉思，手指敲着玉如意，他慢慢开口：“武相，如果看到我送去的挑衅的东西，德熙帝勃然大怒，不肯退兵，其实倒好，此人不过三流心性，五年之内我有把握扳回这一城；如果他怒杀沉冰，却答应退兵，大抵十年之后我或许会有机会。”说道这里，他顿了一下，仰起了头，“如果他既没有杀沉冰，又答应退兵，这才麻烦，其人帝王心性，坚忍沉稳啊……武相，说不定，我真的遇到敌手了。”

说完这句，武相也不禁萧瑟动容，沉烈反而大笑了起来，他一把揽住武相的肩膀，拍了拍，“担心什么，男人这辈子怕的不就是没有敌手对不对？与其和一群蝼蚁之徒争夺天下而成王，我宁肯跟英雄豪杰逐鹿天下而败北——”

说这句话的时候，沉烈挑眉，微笑，武相看看他，无奈的叹了口气，随手一搭，也挽上他的肩膀，“随你吧，国主，总之这条命卖给你，随便你吧。”

沉烈大笑。就在这时，有探子回报消息，说沉冰未死，已随萧羌启程，沉烈拍手，看着武相，“来，后半辈子有对手了。我们不会无聊了。”

武相望天，叹气，所谓遇人不淑……

当同为东陆列强的两国彼此交换和约的时候，船上海棠的房间，两个女人的对峙正在无声中进行。

在从半夜到即将天亮这么一段漫长的时间，海棠和史飘零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被揭穿身份的最开始，海棠是脑子里一团乱，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渐渐平静，仔细思索，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史飘零也不说话，只是安静的等她说话，甚至还拉了把椅子坐下，用行动告诉她，慢慢想，不着急。

直到天边开始泛亮了，海棠才终于问了一句话："……你怎么看出来我不是杜笑儿的？"

史飘零淡漠的看她，"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我认识了她快十年，那是个怎样的女人，我很清楚。总之虽然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在杜笑儿的身体里，但你确实不是杜笑儿。"

"……你们是旧识？"

史飘零唇角微勾，"是啊，我和她自然是旧识，我是王爷的护卫，她父亲是王爷的属下，我和她又年龄相近，你说是不是旧识？"

史飘零说这段话的时候，语气平静，海棠却敏锐的察觉到了一点她淡定语气里的微妙转折，她紧盯着史飘零那双美丽如秋水的眼睛，"……你不喜欢杜笑儿。"叙述句。

"……这不关你事。"

海棠深吸一口气，"……先不说这个，你知道我不是杜笑儿，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打算怎么办。"史飘零无所谓的说，她甚至很有余裕的对她露出了一个清雅温和的微笑，说出口的话却和她的表情截然不同，"目前这样很好，我并不想改变什么。只要他不伤心，就没什么不好。"

敏锐的捕捉到"他"这个字，海棠抓紧了身下的床褥，"……你不问我是谁吗？"

"……重要吗？你是谁和我有什么相干？"史飘零淡色的唇角忽然弯了起来，她慢慢从椅子里起身，幽灵一般无声无息靠近海棠，她弯腰，在海棠耳边轻轻低语，吐出的声音甜美而带着剧毒一般森冷的气息，"你是谁和任何人有关系吗？爱你的恨你的接近你的，没有人是为了你。他们是为了杜笑儿，关你什么事呢？"

海棠身体蓦的一僵，史飘零笑着轻轻为她拨去额上乱发，"……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丝毫价值。这样的你是谁，有谁会关心呢？不要

太自以为是了。”

片刻之后，海棠勉强抬头，史飘零以为她要说什么，却听到她从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呜咽似的声音，内容却不是她预想的。

海棠说：“……那拜托，你能不能告诉我关于杜笑儿的事情？”

虽然她声音不稳，但是没有反驳没有讽刺，确实让史飘零挑了挑眉。

海棠深吸一口气，“你说得对。没错，现在没有人爱我喜欢我，但是，总会有的，不是为了杜笑儿，而是为了我。我一定会喜欢上什么人，也一定会被什么人喜欢。”她微微在膝盖上合上手指，十指颤抖，“所以请告诉我，杜笑儿的事情，我想好好活下去。”

“……”史飘零沉默着看她片刻，忽然掉转视线轻轻一笑，“……确实，你一点儿都不象她。”

海棠绞紧手指，史飘零直起身子，慢慢说道：“你想知道什么？”

“杜笑儿和你的关系，还有，杜笑儿和沉冰的关系。”

察觉到史飘零话语里敌意的味道消去了不少，她赶紧打蛇顺棍上、

史飘零微笑，“我和杜笑儿倒是没有什么关系，和她有关系的，是平王殿下。”

萧逐？脑海里泛起了那个红衣青年绝色美貌的容颜，海棠在心里咒了一句，靠！还真是遇尸不淑！

说到萧逐，史飘零淡若秋水的眼睛轻轻波动了一下，她看向舷窗之外，继续说道：“杜笑儿……曾经和平王殿下论及婚嫁。”

听到论及婚嫁四个字，海棠片刻之前的脆弱伤感暂时被女人的本性压盖，她在心里扼腕，丫的嫁了就好了，就是那性格温和正直的美男的老婆了啊口胡！

海棠深呼吸，等史飘零继续说下去。

“然而她却在殿下向朝廷上表申请再立王妃之前，瞒着殿下，拜托龙安宁让她入宫。殿下真心爱她，生怕婚嫁之前她的名声有半点玷

污，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一直都是密不透风，结果瞒得太好，龙安宁认为她的请求理所当然，居然就真的上奏了，等殿下知道的时候，木已成舟，她已被册为宝林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她忽然顿了一下，眼神在这一瞬远了开去。

“……殿下那天在渡口站了一夜，我对他说，我会把杜笑儿带回来，他对着我说，‘不，这是笑儿的决定，只要她觉得这样做很好，那就由她，如果她认为她的幸福我给不了，那我就站在她身后，保护她好了……’。殿下笑着对我这么说。他甚至反过来安慰担心他的我，说，没关系，一切都还是和以前一样……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比殿下那时的笑容还要绝望的表情了……”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史飘零冷淡的语气里有一种疼痛般的柔软，海棠几乎脱口而出，问她，你呢？你是不是也这样？只要能站在爱的人身后保护他，看他幸福，完成他的心愿就好？

但是话未出口，史飘零忽然转头，背对着海棠，她一字一句诅咒一般怨毒的迸出一句话：“杜笑儿，你怎么忍心让他伤心！”

又是一阵静默，海棠默默的看着史飘零的背影。

史飘零极纤瘦，她穿着一袭淡青的袍子，肩胛骨浮出一个小巧的八字形，从背影望去，寂寥有若一道亡灵的影子。

海棠想安慰，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从不曾是这个故事里的角色，能说出什么？深吸一口气，她转移话题，问了一句，“那你知道杜笑儿进宫的理由吗？”

过了片刻，史飘零慢慢转过身来，神色已恢复了一贯的从容优雅，她看她一眼，摇头，“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在杜笑儿进宫之前，最后一个见到她的男人和她死前最后一个见到她的男人是谁。我看到了。”

“……谁？”海棠沉声问道。

“沉冰。”

第二十四章 杜笑儿（下）

想起了那个妖精一般的少年，又想到这几次见面下来，沉冰对她说的话，海棠浑身一阵恶寒，有些困难的开口："……他们……他们……杜笑儿和沉冰……有私？"

"……不知道。我只是看到他们在一起而已。"

"你没有告诉平王……"

"告诉殿下，您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她冷笑着看了一眼海棠，"让殿下伤心的事情我从来不做。殿下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殿下希望杜笑儿幸福，我就会保护她，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追去了京城。"

"那杜笑儿的死……"

"自杀。"史飘零忽然微笑了一下，她本就容貌动人，这一笑，更是有若春花初绽，但是那唇角勾出的一丝森冷微笑，却让海棠不由自主的浑身发寒："我先到了京城，不久，沉冰也追去了，我发现他去找杜笑儿的时候，他正要离开，而就在他离开之后，我亲眼看着杜笑儿一步一步走入湖中，直至没顶。我本想救她，但是又想她多受一点教训，便晚了一步，没想到救上来的时候，她已经断气了。然后第二天她居然又醒过来——就是你对吧？我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利用我星卫的门路，安排了入宫，于是，遇到了你。"

那是一个深冬的夜晚吧？十六岁的少女在见到了那个美丽一如妖精的少年之后，慢慢步入冰冷的水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需要怎样的灾难才能让她这样绝望？

海棠忽然觉得心脏的位置开始难过，她弯下身子，按住自己的胸口，觉得连呼吸都开始疼痛。

"你为她难过吗？"史飘零轻轻的问，非常不可思议的眼神，仿佛在看怪物，"值得吗？你并不认识她。"

海棠没说话，只是看着她，同样轻轻的说，"除了平王，这世上对你而言是不是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

“对，除他之外，世界上一切都可摧毁放弃。”答完，反问，“不对吗？”

海棠摇头，“你自己的想法，除了你自己，还有谁能说它是对是错？”

史飘零用奇妙的眼神看她，海棠坦然回看，那个清雅美丽的女人不禁唇角一弯，“……如果不是你顶着这具身体的话，我说不定会喜欢你。”

“……值得吗？”

“为平王？”

海棠默默点头，看了她一眼，然后在她回答之前，问了另外一个话题，“……你爱平王殿下吗？”

史飘零用很奇妙的眼神看她，沉默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不，我不爱他。”

海棠看得出来，她没有说谎。于是她也只好对这个答案沉默。

史飘零没有解释自己的话的意思，她回答海棠上一个问题：“对我而言，平王殿下的愿望即是我的，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意愿。所以，你放心，只要你好好扮演杜笑儿，不要让他伤心，我也会一直保护你，自然不会看着你死。”

有那么一瞬，海棠忽然觉得悲凉。她看着她，吸气，“……那你希望我怎么做？怎么扮演才能让你满意？”

史飘零盯了她一会儿，轻轻的说：“在殿下眼中，杜笑儿善良温柔，从未被污染，纯洁如同一只小小的，在他掌心收起脆弱羽翼的小鸽子。”她伸手，拨好海棠耳边乱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角色，你会扮演得很好的。然后，幸福吧。向他展示你如何幸福，这样，就好了……因为，对平王殿下而言，他以男人的身份所能获得的最大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杜笑儿’，那不是大越平王，而是一个叫萧逐的男人，此生唯一的心愿。”

说完，她礼貌的以四品美人晋见三品婕妤之礼，向海棠行了宫礼之后，退出，只留下海棠一个人呆呆坐在床上看屋顶。

海棠脑子里彻底乱成了一团麻。

好吧，穿越小说里基本上没有那个女主有她这么倒霉吧？穿越过去之后被识破的段子也不是没看过，但是人家上面有人罩啊，自己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处理啊！

扮演杜笑儿？还扮演纯洁如同小鸽子一样的杜笑儿？

靠，要她演掉到悬崖底下的小龙女么？不知道她偶像是梅超风吗？这笑话真是冷到没边了好不好……

海棠蹲在床边囧的时候，船已到了码头，慢慢停下，补充给养，有人敲门来送早餐，海棠去开了门，托着盘子进来的赫然是花竹意。

青年把食物放到桌子上，走到她面前，伸手摸摸她的额头，然后把手背贴上自己的额头，“……没发烧啊。怎么脸色这样差……”

海棠是在被他碰了之后才发觉他干了什么的，她眨眨眼，奇妙的不觉得被冒犯了，只觉得花竹意这样做来再自然不过，丝毫不突兀。

花竹意端上来的早餐是蘑菇粥，海棠看了一眼粥里白白胖胖的蘑菇——呃，该不会是他昨晚上刨出来的吧？

花竹意没有立刻离开，他笑眯眯的坐到她对面，朝她努努嘴，“吃吧，我看着你吃完。”

海棠刨饭，花竹意托着下巴看她，看了片刻，忽然开口，“你有心事。”

海棠本来就心虚，听了这句，惊了一下，花竹意干脆把自己铺在桌子上，侧着脑袋，努力窥视她垂下的脸上的表情，“想说的话就说，不想说就算了。”

海棠搅动着碗里的粥，犹豫的看看花竹意，他此刻看来，脸孔上有了些少年的味道，披散的长发顺着脸颊滑落，为他笼上了一层柔和而让人安心的影子。

“花公子……”

“叫我竹意就好了，要不小花小竹阿意随便你叫，名字起出来就是为了让人叫的啊。”花竹意打断她，海棠看看他，唇角弯了一下，小声唤了声阿意，花竹意回了她一个鼓励的笑容，“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青年慢慢的说，微笑，“我不会逼你的，笑儿。”

非常温柔的声音和温柔的语言，有如温暖的风慢慢渗入身体，海棠看了他一下，笑了起来，点点头，大口大口开始吃饭。

“决定不说了？”花竹意笑眯眯的托起下颌，海棠点头，大口消灭早餐。

人是铁饭是钢，就算是烦恼也一定要把饭吃饱，不然也没力气悲春伤秋。

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解决，有向别人抱怨的时间不如多想想怎么解决问题还比较有用一些。

刨完，她拍拍肚皮，对花竹意笑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阿意，谢谢你。”

花竹意似乎没想到她能这么快就振作起来，有点惊讶的看着她笑，忽然伸出手，轻轻一点她额头，“笑儿，现在已经快要离开长昭了，我最后问你一次：笑儿，你要不要和我走？”

海棠定定的看了他一会儿，没抽回手，只是看着他，然后问了一句，“阿意，我一直想问，你到底看中我哪里？”

花竹意定定看她，半晌，微笑，“一开始，我认为你很聪明，学识渊博，我觉得你把你聪明的头脑用在后宫的倾轧里，实在是太浪费了。我觉得如果你和我在一起，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笑儿，我是阿忽雪公主的表弟，虽然现在看起来还不是很称头，但是我以后一定会参与进一国的政治之中，所以我的伴侣就不能仅仅是美貌或是出身等等可以衡量的，我不要装点我的门面的美丽花草，我需要可以支持我，我也可以支持她，一路走下去的伴侣。她不需要我保护，我也不需要她保护，我只想和聪慧，可以理解我的伴侣扶持过完这一生——

那，非常现实的理由吧？听起来一点都不美丽对不对？但是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我认为，笑儿你足以担当起这个角色。”

说完，他依然握着海棠的手，淡灰色的清澈眼睛平和的看着她，“现在呢，笑儿，抛开我的求婚不论，我觉得你值得更自由的生活。真的。甚至于长昭都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自由，如果你真的和我离开，我们就去塑月吧，塑月女子也可以做官出仕，那里会更适合你的。”

说完，他微笑，握着海棠双手的长昭少年贵族一瞬间居然有了一种无法逼视的矜贵优雅，他牵起海棠双手，淡色的嘴唇印在了她的指尖，他的声音淡定平和，震动着海棠的耳膜：“笑儿，我是真的这么想。”

这话真tmd的动听！

听到花竹意这番话，海棠就在心里默默仰泪：这就是所谓璞玉啊！多么优秀的一只潜力股啊，日后绝对有涨停板的空间，可惜自己当初投资不当，已经被套牢了说……

看人要看心灵，这孩子长得虽然没有萧羌那一家子漂亮，但至少也算得个清秀好青年么……

诶呀诶呀，自己现在是该说终遇良人呢还是从衣服上拆下个扣子伪装成明珠泪汪汪的捧过去呢……

在心里纠结了半天，海棠最后挠挠头，对花竹意露出一个笑容：“多谢。”

“你决定选择好了？”

海棠摇摇头，“没有。我只是觉得应该感谢你。”她笑笑，“真的，阿意。”

这个青年大概不知道吧？刚才他的那一番话，真的安慰了她。

花竹意依然保持着半跪的姿态，他忽然叹了口气，“……看起来，没机会了。”

“啊？”

“我是说，你其实已经选好了吧？”

海棠愣了一下，看着向她可爱的眨眨眼的花竹意。

青年干脆把把手撑在她膝盖上，托着下颌看她，“我觉得，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结果就是，不跟我走。”

海棠忽然笑了笑，“你怎么知道的？”是的，她刚才已经做好了决定，以后怎样先丢到一边，她现在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探究“杜笑儿”这个身份下的秘密。

她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后宫里那个神秘的海氏、杜笑儿，不把这些事情解决之前，顶着杜笑儿这个身体，她基本上是后半辈子甭想安生了。

“猜出来的。”花竹意笑得没心没肺。

“对不起。”她诚心诚意的道歉，花竹意却摆了摆手。

“没关系，没关系，笑儿啊，我刚才也做了个决定呢？“

“啊？”海棠要问，花竹意却神秘的竖起了一只手指，横在了自己的嘴唇前，做了个保密的姿态，“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至于现在呢……”

他笑得像是阳光下自由疯长的狗尾巴草一样草根而朴实，“笑儿，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你有一双如此美丽清澈的眼睛，像是草原上初生的小羊一样漆黑。”

海棠同学对这句疑似调情的话，第一反应是：这这这这绝对是第一等花花公子的台词啊！第二反应是：从鸽子到小羊，老娘到底哪里长得不像人了！口胡！

第二十五章 只有你不骗我(上）

花竹意的决定在两个时辰之后，也就是正午时分，在国境线上，大越和长昭交接完毕，萧羌上了大越的船，赵亭决定回航的时候，摊在了大家的面前。

他的决定让这场本来很是愁云惨雾的航行平白多了几分搞笑，就连海棠都不得不承认，单就没心没肺这一点上，花竹意实在比她强多了啊。

赵亭把花竹意拎上船来纯粹就是为了不让萧羌好过，随便给他封了个名头，让他能上船，大家也继续看笑话而已。

哪知在他命人去唤花竹意下船的时候。这兄弟面带微笑，退后三步，抱着桅杆就绝不松手了，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要不要，我要和笑儿去大越。”

男大不中留！你还真当大越和长昭似的，皇宫敞着门，牵着羊都能进啊？泡人家皇帝的小老婆你到底要不要你那条命了？！好歹是阿忽雪公主的亲戚，出了事要怎么交代?

于是，这回踮脚看笑话的换成大越众人了……

最后出来打圆场的是萧羌，脸色惨白的男人笑了笑，说他既然想去就跟去吧，反正也确实需要人盯着盟约行进，他好歹一个皇帝，不会和小孩子一般计较的。

赵亭听了只觉得句句是刺，偏偏两人中间一个花竹意猴子一样死抱桅杆不松手，大有你过来我就跳江的架势。

赵亭太阳穴生生的跳着疼。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性子温和的人，恼起来叶翩然在面前也照样横着抽飞，说了几句，看花竹意吃了秤砣般铁了心，索性一甩袖子走人，您爱谁谁去吧!

于是，花竹意就留在了萧羌在的船上。

赵亭离船而去，上了陆地上早侯着的行辕，却在即将启程的时候命侍从掀开帘子，向外看去，只看到大越萧羌坐舰船尾站着一抹纤细身影，背着阳光，五官在一片金灿灿的光里模糊不清，只有一把几乎垂到地面未束的长发和一袭青衫烈烈，在空中飘荡。

那是与他的亡妻生得一摸一样的他的女儿，现在叫史飘零的赵零。

就这么一瞬，赵亭觉得心里痛不可当，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似乎对自己说，又对别人说，极含糊的自言自语：“怪得了谁呢……我没有养育过她一天……她自然不会把我当父亲看……”

低低喘了一声，他从怀里摸索出一个小瓶，交给侍从，让他送去给史飘零。

当年他一共炼制出二瓶“大司命”，五瓶“少司命”现在身上这瓶“少司命”也是他身上最后一瓶了。虽然效力不如“大司命”，但总归聊胜于无。

即便她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女儿，欠了她这许多年，做父亲的，总是要还的。

赵亭给史飘零的这瓶药，在当天晚上，被交到了海棠的手里，史飘零只告诉她一句话，“少司命，可缓解你身上的毒素，收好。”

说完，史飘零要走，却被海棠一把抓住袖子，仿佛在这一瞬间洞悉了一切，海棠急急问道：“在我刚搬到后凉殿的时候，在我的喝的药里下东西的是不是你？”

史飘零坦然回看她，“是我没错。我当时打你一掌，也是判断你不愿被召幸，才击伤你，让你看起来身弱不能承恩，至于当时给你喝的东西，我下的是可以让你看起来日渐虚弱，但是却可以逐步抗毒的药。”

听到这里，海棠心里一紧，那么，当时下药的人还有一个！

她当时曾模模糊糊的听总管何善和萧羌说过，当时下到药的毒是可以让伤口溃烂的，这么说……下毒的人一定还有另外一个！如果真如史飘零所言，那么另外一个才是真的想置她于死地的人！

她盯着史飘零，“……史美人，你真的没下其他的药？”

史飘零一愣，随即会意，冷笑一声，也不见她怎样动作，海棠觉得手里一滑，她已撤出袖子，远远站在一边，“我说过，会让平王殿下伤心的事情我一样都不会做。杜笑儿，你小人了。”

说完，她足尖一点，轻飘飘一个起落，人已不见了踪影。

被甩在甲板上，海棠心里不是滋味，一时之间觉得自己这样去猜度别人，实在是心地肮脏，一方面又觉得，后宫如此深院，自己这具身体又裹着重重谜团，这样小心又没有什么不对，她心里烦得不得

了，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冲去史飘零的房间，敲了敲门，确定她在里面，对着门深深一鞠躬，说了声对不起，就风一样的跑走了。

听到对不起三个字，正在门里换衣服的史飘零愣了愣，眨眨眼，刚要去开门，就听到踢踏踢踏跑远的声音。

她手扶在门把手上，低低的说了一句，“……真是半点都不像……”

说完了这句对不起，海棠总算把史飘零这边的事情安稳下了一点，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很好，她面临到了第二个危机。

当她一大早早早起来，打算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她在甲板上看到了沉冰——

她吓得几乎是立刻缩回去，拉住了一个侍卫询问，才知道萧羌和沉烈订立了和约，作为人质，沉冰将和他们一起回到大越。

靠！这是什么世道啊！

回到船舱里，海棠越想越不对劲，说起来，这次被劫持的事情，萧羌是亲眼看到的，但是他居然一个字都没说，一个字都没问，就跟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态度本身就非常诡异。

这要是换了旁人，海棠也就不担心了，但是问题是现在面前这人是萧羌，睚眦必报心思缜密，指望他忘了这么大的事情，比指望太阳半夜里照山坡还难。

海棠思索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只怕小强同学打的是秋后算账的主意，一件一件，先给她攒着。

这一想就觉得人生真tmd的没有前途啊！

海棠陡然就觉得压力大了起来，宅女消除压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上网看文和胡吃海塞，前者显然没指望了，后者倒是有大好条件。

狂吃之下，再加上做贼心虚，处处躲着萧羌，不过好在萧羌这几日有很多事情忙碌，没顾上理她，她窝在房里居然也就躲过去了。

不过这样也是不太妙的，后果就是，海棠同学的小蛮腰即将告别一尺九，迈入两尺。

幸好在她变成肥婆之前，三月十九，船队来到大越最近的港口萧然渡，准备登陆上岸。

来迎接的人是洛同衣。在被赵亭所伤之后，他就脱离了前线，将军队的指挥全权交给了箫逐。这次在军队来迎之前，他带着一队侍卫轻飘飘的就上了船，一身葱绿宫装打扮，也不要通报，自顾自的飘进萧羌房间。

萧羌背对着舱门站着，正提笔俯身在岸上写着什么，听到身后有人娇滴滴软绵绵唤他一声“小羌儿～”他慢慢转过身去，盯着洛同衣看了片刻，唇角忽然一弯。

“同衣。”

看着他的脸，洛同衣忽然不说话，皱起了眉头。

如果以外人看来，没有人会觉得大越的皇帝有什么异样，依旧是黑发素衣，玉冠缓带，也依旧是眉眼春风，但是洛同衣七八岁上头就认识他，朝夕共处了将近十年，就从他一色从容淡定里看出来了异样。

萧羌眨眨眼，看他没有反应，又唤了一声，“同衣？”

洛同衣嘴角上挑，含了似笑非笑的：“……你多久没有休息了？”

萧羌怔了一下，随即唇角荡漾出微微的笑意，他柔声说道：“不知道，没算过。”

“……沉烈打到你皇宫院子里，坐到你位子上了？”洛同衣扯了扯一边嘴角，“既然没有，那有什么事妨害你休息？你当你铁打的不成？”

萧羌看看他，垂下头看看身旁书册上还未干的字迹，恍然若失的一笑，“……没什么妨害总也有事要做，不想睡着……”

洛同衣上来之前就知道一些关于这次和约的事情，也知道萧远作为人质留在沉国。他何等聪明？看了萧羌现在的样子，又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想一想，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面上的表情不由得柔和了

下来，低低叹了一声，刚要开口，萧羌一笑，已差不多知道他要说什么，向他扬了扬手。

“同衣，这次害你受伤，我过意不去，便替你讨了点儿彩头，“说完，从案上抽了一卷纸给他，洛同衣接过一看，是苏荷亲笔写的和约，他只粗粗看了几行，随手一丢，刚要开口，又被萧羌制止了。

大越的皇帝弯身从地上捡起被他随手一丢的文书，吹了吹，小心翼翼的递回他手里，“收着，半个白玉京呢。换算成银子，这船现在已经被压沉了。”

“萧羌，我对这东西没兴趣……”

“你必须有兴趣。”萧羌忽然转过身体，笔直的看向他，然后男人跟平常相比显得越发苍白的面容在略暗的空间里有一种奇妙而摄人的魅力。

“同衣，这是阿叶该得的东西，现在，转交到了你的手上。”

听到“阿叶”两个字的一瞬间，一切的表情都从洛同衣脸上消失了，他蠕动了一下嘴唇，看着萧羌放到他掌心的文书，低下头，漆黑的头发挡住了他的脸，从萧羌的角度看去，只能看到他微微颤动的长长睫毛。

叶带霜，已经故去了的，白玉京之中长生狱的主人，萧羌、苏荷、洛同衣共同的好友，他们四人之中最为温和的人。

在萧羌的记忆里，是那么温柔可靠，总是用微笑面对一切，会尽自己所能庇护友人的人。

同时，叶带霜，这个名字也是一个三人之间共同的禁忌。

温和风雅，学识渊博，在武学方面的造诣犹在箫逐之上，堪称东陆第一的那个青年，已经在数年前的一个冬夜，坠落陨灭于这个世间。

他死于他的情人，苏荷的剑下。

第二十五章 只有你不骗我(下）

他死于他的情人，苏荷的剑下。

那个清雅秀美，统治着白玉京的女子提着带血长剑说，他太优秀，他不死，没有人会真正奉我为白玉京之主。

而洛同衣，救之不及。

想到当时的情景，洛同衣就觉得自己口腔里泛起了淡淡的血腥味道，他深吸一口气，极轻的说道："……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这些东西。真的，从来没有。跟这些东西比，我更愿意看到我喜欢的人活得开开心心。萧羌，我的愿望仅仅是如此，从未改变。"

"……这比统治一个国家还要困难。"

"我知道，但是只要这个愿望可以实现，我不惜一切代价。"

听到这句，萧羌唇边弯起一个完全没有温度的笑弧，漆黑的眼睛里倒映着对面一身女装的美艳男子，"……阿叶已经不在了，同衣。"

"所以我至少可以为他报仇。"洛同衣慢慢抬起头，美艳不可方物的脸孔上凝着一道浓重的杀气，眼睛里泛起一层薄薄的血色，"我可以把苏荷送到他身边去，他那样爱她，这样的心愿，我总要成全。"

萧羌凝视了他一会儿，失笑，摇摇头，"不可能的。"

说完，他俯身，小心的把和约又朝洛同衣手里塞了塞，他没看洛同衣，低低的说道，"他们不可能见面的，阿叶死后会去极乐世界，苏荷死后，只会下无间地狱。"

洛同衣不自觉的低下头去，看到的是萧羌修长的指头绑好书卷上的带子，他又听到男人淡淡的加了一句，"我和苏荷都会在地狱，这点，毋庸置疑。"

洛同衣没有再说话。

那卷和约，最终还是塞到了洛同衣的手里。

当宫装的美丽男子转身离开，掩上房门的时候，萧羌一把扶住桌子，一手按住胸口，大口大口的喘气。

嘴唇无声颤抖，最后，还是把远儿两个字咽了回去。

正午时分，一切交接等等全部完成，海棠也准备换车上岸。

按照规矩，史飘零现在还没有恢复后宫装束，依然是护卫天枢的身份，她就应该自己独自坐一辆车，但是在她下船的时候，洛同衣风一样从她身边飘了过去，染着大红蔻丹的指头在她下巴上拈了一把，娇俏俏的拦住了她，然后海棠很嫉妒的发现，自己和这男人一比，居然没有呀一半漂亮！

一边在心里口胡并愤怒着，一边眼睛错也不错的吃豆腐，只看洛同衣俯身在她耳边吹了口气，低声笑道，“杜贵人啊～陛下这几日心情看起来很差，进食极少，贵人是陛下心爱之人，还请贵人和陛下同车，宽慰一下陛下哟～”

合着她专宠之名已经播得这么远了？好吧，这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美人你在鼓励我和他在车上那啥啥啥，把他榨干放倒么……

但是又不能推辞，毕竟连天上重的重主都亲自来拉皮条了对不对？

反正估计也发生不了什么，海棠翻翻白眼，心里想算了算了，早死早超生。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上吧！

向洛同衣行了个礼，她和侍卫说了一声，就走到萧羌的车前。

萧羌一早就上了车，海棠在外面唤了一声，里面良久才淡淡的应了一句，声音单薄困顿，尾音几乎听不清楚，仿佛大病初愈的人的声音。

呃，她知道临下船之前洛同衣找过了一次萧羌，也知道萧羌这几天一直很忙很累，但是……兄弟你不要摆出这种春睡未醒的声音好不好？这样会害她萌的啊啊啊啊！

海棠在外面平复了好一会儿yy之血，顿了一下，才掀开帘子上了车。

她知道萧羌喜欢暗，但是她没想到，车里居然这么暗，暗得让她吓了一跳。

车里窗户和帘子都是放下的，阳光被过滤成了薄薄的一片，浮动着，象一层萤光。。

借着掀开帘子的一瞬间，她看到宽敞的马车里，男人靠在一角，玉冠搁在小几上，一头乌发披散在白衣上，一张脸只露出苍白的一角。

漆黑的长发一直蜿蜒到地板上，有那么一瞬间，海棠几乎以为那长长的发是黑暗凝固沉成了形状，包裹住了大越的皇帝。

萧羌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看都没看她一眼。

萧羌的样子……不太对。

海棠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蹑手蹑脚的上去，马车一颠，车已上路，她坐在萧羌对面，抱着膝盖看他，也不说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萧羌终于抬起了头，黑暗里海棠看不清楚，只觉得男人抬眼瞥了她一下，低笑一声，那一瞬间，海棠觉得他面薄如纸，透出一种无法形容的苍白，有若灰烬。

海棠被惊了一下，她下意识的伸手，当她察觉到不对的时候，手指已经覆上了萧羌的额头，凉薄温度爬上她掌心，还有他身上一贯的木叶的香气。

显然也没料到她会伸手，萧羌也愣了一下，他慢慢看向她。

面前的少女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直直看他，手指暖暖的，盖在他的额头上，从他的角度看去，她脸孔上透出一种玉一般的洁白润泽，竟比透进来的光还耀眼一些。

他也不说话，只是对她露出了一个微笑。

海棠心里骤然一跳。眼神竟无法移开。

那是一个无比清澈，丝毫没有杂质的笑容，眼角眉梢没了一贯醉人的桃花春风，慢慢浮动的笑容，透明平和。

海棠手还搁在他额头上，在看到这个笑容之后，居然微微发热。

“……没事，朕没生病。”他轻声说道，把她的手从额头上拿下来，却也不松开，只是握在掌心。极松的握着，她一用力，就能挣开，但是她没有，也许是忘记，也许是别的理由。

海棠望进男人的眼睛里，平日里漆黑如魅的眼睛，在这一刹那，柔软干净。

他看着她，忽然又笑了一下，却不再是那么干净透明的微笑，而是带了一种深刻的无力和哀伤，“朕只是……”他想了想措辞，“朕只是，这里不舒服。”

她和他的手掌，覆盖上了心口的位置。

他身上是阴绣银纹龙袍，她的手指贴合上去，凉滑柔冷，片刻之后，他的体温才慢慢的熨贴上来，缠绕爬行，缭绕在她指尖。

握着海棠指尖的手慢慢松开，向她身后滑去，松松的搂住了她的腰，整个人靠了过来。

海棠无可选择的脊背靠上了车壁，成年男人的重量压过来，重得几乎让她无法呼吸。

海棠下意识的一把攀住他的脊背，男人呼出的气息盘旋在她的脸颊旁边，先是热，然后变冷。

“海棠，让我抱一下吧……”

唔唔，大狗又在撒娇了？攀在他脊背上的手顺着他的头发，海棠想了想，好心的按上他的后颈，为他揉了揉脖子，萧羌抱她又紧了一点儿，说了句什么。

他的声音太低，海棠没有听清，他说了第二次，海棠才听到。

他说，“我是不是很无能？连我自己唯一的儿子都保护不了……”

海棠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听到这句脆弱的几乎让人不敢相信是萧羌说出来的话，她心里一惊，然后一软。

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默默顺着他的长发。

“他才十二岁……从此之后再不能写字，不能站立……他才十二岁——”

萧羌慢慢的说着，最后一句终于有了克制不住的破碎。

虽然仅仅只是那么一瞬。

萧羌立刻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他低低说了声什么，要坐起来，海棠微微在他颈项上用了点力，有着十六岁身体的女子伸展开了自己的双臂，把他抱在了怀中。

抱住萧羌的一瞬间，海棠和萧羌都是一惊。

对于萧羌而言，这是海棠第一次主动接近自己，对于海棠而言，她在抱住了他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算了算了，抱都抱了，又能怎样？人这辈子总要做些冲动的事情，而冲动大抵寻找不出理由。

就这样，很好。

她感觉到萧羌尖削的下颌抵在了自己颈窝处，凉薄的香气缠绕上来，她定神，慢慢开口，“无能什么的，臣妾不敢乱说，如果单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臣妾认为陛下做到了一个君主该做的本分。”

“……君王的责任吗……”

海棠想了想，斟酌一下，犹豫着开口，“……大皇子为一国皇子……也会体谅殿下的吧……”

这是一句假话呢。

设身处地想一想，怎么会有儿子会原谅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伤害还无动于衷的父亲的？

换了是自己在这种情况，一定会恨死父亲的吧？

但是，这是多动听的假话啊……

萧羌觉得自己笑了起来，他抱紧一点。

怀里的女体温软暖和，还散发着清新的味道，他闭着眼睛笑了，“……海棠，你说谎。”

摸摸鼻子，谎话被这么直接的揭穿了……有点没面子，海棠想了想，大方承认，“没错。是假的。那陛下要听实话吗？”

真是特别的女孩子啊，后宫的妃子这种时候还不赶紧一堆甜言蜜语围上来？只有她这么简单就放弃了。

所以自己才会对她特别亲近吧……才会这样睡在她怀里，才会在面对她的时候，特别安心。

因为这个女孩子即便面对他，也会说实话。

萧羌似乎笑了，海棠觉得他的胸膛震动了几下。他声音轻松了一点，“不要……”男人慢慢向下滑倒，声音含混不清，“我困了……让我睡一下吧……”

萧羌是真的累了。

之前还在洛同衣面前强撑着，现在到了海棠面前，情绪终于得到了安慰，整个人再支持不住，抱住海棠，闻着她衣襟里散发出来的香气，昏昏欲睡。

俗话说人在睡着之前是最没有防备的，这话搁到萧羌身上，就是身心俱疲的此刻，是情绪最为波动脆弱的，他象个小孩子一样在海棠怀里蹭了蹭，慢慢闭上眼睛。

睡一下？没问题，但是……

“能不能让我把姿势调整一下？”这句话显然没有说出口的机会，就在海棠刚发了一声“能”字的时候，肆意滑倒，根本不在乎两个人姿势的男人终于引发了一个惨剧——他的体重带着坐靠在车厢板上的海棠一起滑向了地面——

后脑勺先着地的姿势让海棠惨叫一声，一声巨响伴一声惨叫，让周围随驾的侍从们摆出了一副我什么都没听到的样子。

萧羌好容易有了睡意，这几日堆积的疲累涌了上来，这声惨叫刺激着他的耳膜，随手把垫在身下的少女轻轻一捞，一个吻印了过去，封住她剩下的呼吸。

“——！”海棠双眼瞪圆，下一秒，车厢内又是一声巨响，不过和刚才车厢地板被砸到的声音不同，这次是某个重物从车厢壁一侧被踹到车厢壁另外一侧的声音……

眼观鼻鼻观心……我们什么都没听到……侍卫们齐刷刷甩冷汗，前方软轿里身穿宫装的男人满意点头。

“嗯，很好很激烈～～”洛同衣乐滋滋的说。

车厢里两个人都浑身没来由的抖了抖……

第二十六章 少司命（上）

车马行进，萧羌伏在海棠膝盖上已经睡得沉了，海棠拽了车里的软毯盖在他身上，遥想了一下等他起来之后自己双脚麻痹扑街的美好前景，她一掌推开车窗，向外看去。远处一条大江白浪翻飞，横亘身后，在阳光下粲然生辉，有如一匹白练。

这里是云林江畔萧然渡。

德熙三年，萧逐在这里和昔日恩师赵亭决战，双方在此牺牲了将近十万条生命，换来长昭和大越到今日的和平，成就了萧逐东陆一代名将之名。

德熙七年，也是在这里，一个叫杜笑儿的女子，带着自己父亲的灵柩上京，那个叫萧逐的男人望断天涯，追赶不及。

现在她又到了这里，不禁心中就有了一种一切回到原点的奇妙感觉。感觉到身下车轮颠簸，她不由得抓紧了手里的扶手，再回头看去，那道大江已被甩在身后。再拐过一个弯去，却连江水都看不到了。

太后的车驾停在了炳城等待他们去汇合，沉寒被洛同衣救起之后就随太后的车驾一起行动，也在炳城。

三月十九晚上到了驿馆，整个一天，除了中午吃了顿饭，萧羌就一路在她膝盖上睡过去，等到了驿站，海棠同学已经拐着拐着不会走路了。

萧羌当仁不让，绅士风度翩翩，刚俯身要抱起海棠，海棠面无表情戳了戳他的肋骨，“陛下，小心再断一次。”

皇帝陛下僵了僵，然后若无其事的起身，拍掌，唤来史飘零，青衫女子简简单单就把海棠一个公主抱，扛进了驿馆。

当然，周围什么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之类的低语，她就全当是浮云了……

晚餐的时候，海棠被唤去吃饭。她一进门，坐在下首的是洛同衣，他已换了一身月白宫装，配着松松倭堕髻，耳上明珠，分外娇艳，上首的人，一个玉冠素衣，清雅俊秀，正是萧羌。

洛同衣翘着脚，一双勾了烟绿的眼上上下下打量她，仿佛把她当成了桌上摆着的烤鸭。

鸿门宴三个字在她脑海里掠过，海棠战战兢兢上桌，洛同衣用筷子敲了敲桌子，“杜贵人，张嘴。”

看了眼萧羌，男人举起杯子对她点点头，她张开嘴，下一秒，银质的勺子压住了她的舌根，她只觉得舌上一疼，下一秒，洛同衣手里一根沾了鲜血的银针被他收到了一个透明的水晶盒中。做完这一切，他若无其事的筷子一挥，“来，大家愣着干吗，吃菜吃菜～”

……老娘现在比长智齿还疼，吃什么吃啊！

看着海棠捂着腮帮子一副眼泪汪汪的样子，萧羌好笑，端了一碗粥给她，小声嘱咐，要她放凉了慢慢喝，说了几句，看她要哭出来的样子，干脆也不废话了，直接拿起勺子，轻轻一口接一口的喂她。

海棠张开口慢慢吃着，样子像是在撒娇的小猫一般。

看了他们一眼，正在啃着鸡翅膀的洛同衣冷不防丢过来一句话。

“还有两次。”

两个人一起抬头看他，他若无其事的对他们露出了一个甜美微笑，“彻底失去意识的发作，她已经经历过三次了。”他比了个三的手势，随即又比了个二的手势，“她最多还有两次发作的余地。”他的微笑扩大，“之后，大罗金仙也救不了她。”

说话的时候，洛同衣很愉快似的微笑，他一身月白宫装，衬着啼妆，越发显得眉如远山，面若芙蓉，那样的微笑也是美丽的，他不雅的抱着一只脚坐在椅子上，另外一只手晃荡着鸡翅膀架子，姿态却说不出的潇洒好看，以这样轻松的姿态却偏生说出了这样的话，更加衬出一种别样的恶意。

他转头看向海棠，摇摇两根手指，“再发作两次，你一定会死的，唔，当然也可能再发作一次就会死也说不定哦～”

海棠没有察觉到萧羌的手一僵，她专注的看着洛同衣，“……无药可救吗？”

微笑，“对，毒是无解，命是必死。”

对于这个答案，海棠大概花了三秒钟去消化，她想了想，问道：“那什么时候会发作呢？”

洛同衣先不答，只是说道：“赵元帅给了你一瓶‘少司命’吗？”

海棠点头，她暗地犹豫了一下，没有把史飘零给她的那瓶拿出来，只把赵亭给的那瓶递了出去，洛同衣数了数，里面一共十颗，他算算，“一颗可以保你半月性命，这些能保你五个月的命，我这边也有些现成的药，用药物拖延，最好的情况，是一年后发作一次，半年后发作第二次。”洛同衣比了比，“也就是说，杜贵人，你最多还有一年半的生命。”

“同衣！”海棠还没说话，萧羌低声喝了一句，叫完洛同衣的名字，他想起什么一样，飞快的扭头看向一边，洛同衣却斜眼瞥了他一眼，若有若无的冷哼了一声，就转而继续面向海棠，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大把瓶瓶罐罐，放到了她掌心，最后给了她一张单子，“医嘱全在上面。有什么不明白立刻来问我，什么时候都没关系。”

海棠接过来看过，发现上面写的非常详细，她意外的抬头，看到洛同衣正看向她。

呃，比外表和表现出来的态度都要温柔很多的人啊……

海棠道过谢，稀里呼噜把粥喝完，转身告退。

在这过程中，萧羌一句话都没说，等她走了，他才看向继续嚼鸡腿的洛同衣。

洛同衣抢在他之前开口，“小羌儿，别指责我说话直接什么的，那姑娘不是承受不住打击的人，告诉他实话比较好。”说完，他拍拍手，不羁的一手搭在椅背上，看向他，“再说，始作俑者是你吧，萧羌。”

萧羌心里一紧，他知道，只有在洛同衣真的不高兴的时候，他才会连名带性的唤他。

看他本就苍白的脸色因为这一句更少了一丝血色，洛同衣重话也说不出来，一切情绪全封在轻轻一个叹气里，“……小羌儿，我当初作出这‘荷带衣’出来送给你，可不是要你用在这种地方的。更不是要你用在这样一个女孩子身上的。你是自作自受。”

萧羌看他一眼，迟疑了一下，“……同衣，莫非真的无救？”

“我什么时候在人命上开过玩笑？”洛同衣收敛了微笑，一双琥珀色的眼睛看向萧羌，是难得的严正。“我做这‘荷带衣’出来，用我和苏荷阿叶的名字各取一个嵌进去，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等剧毒无救之物，不是可以随便乱用的。”

说完这句，洛同衣沉默片刻，掉转视线，再度开口，“小羌儿……你喜欢她。”肯定句。

萧羌真的被惊了一下，他极其少见的慌乱了，“我……朕——”

洛同衣打断他的话，淡淡的说了一句，“你亲手杀了她，你现在正在看她慢慢死去。”转头，艳丽的男人微笑，“小羌儿，我说过，我最讨厌你这点，因为你这点和苏荷一摸一样。你们总是在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之后，告诉自己，‘我没错，一切都理所当然’。所以，德熙陛下，你活该。”

萧羌一愣，随即惨笑。

是，没错，他活该。

一点没错。

三月二十四，车驾终于到了炳城，太后和随驾的军队也在这里，在半路上史飘零就恢复了宫内四品美人的打扮，到了炳城春狩行宫，史飘零和海棠下了车，被安排到了行宫之中专供妃嫔起居的南宫炎上殿。

萧羌来到行宫，把海棠她们安置好，第一件事就去向母亲请安。太后看到儿子风尘仆仆的走进来，端着茶盏的手就一抖，她先没说

话，看着儿子跪下请安，淡淡应了一声，手指扣住杯子，小小的啄了一口，一路滚烫滑下嗓子，烫到心里一片暖呼呼的，才开口道和儿子说一些这一路上的事情。

萧羌坐到太后对面，含笑把事情轻描淡写的说了，太后紧紧盯着他，爱怜的拂起他额头上一缕发丝，仔细看着他的脸，良久一腔慈爱化成淡淡的一句，“你瘦了。”

萧羌像个小孩子一样有些撒娇的把脸贴在了母亲的手掌上，一双春风桃花的眼睛微微眯起，“母后也瘦了。”

“还不都是你折腾的？”太后失笑了说了一句，眼神却远远的望出去，脸上就收敛了笑意，那被岁月淬炼过的美丽面庞，一旦失去了笑意伴随，立刻显现出一种近于杀伐的冷酷萧杀。

从小到大，萧羌无数次看过母亲这个表情，每一次的背后都是一阵腥风血雨。

他也收敛了神色，慢慢的坐直身子。

太后却又不着急立刻说话了，她拿过一边的银茶匙，慢慢拨着茶盏里的浮沫，半晌，她轻飘飘的说了一句，“羌儿，远儿那孩子，算了吧。”

第二十六章 少司命（下）

太后却又不着急立刻说话了，她拿过一边的银茶匙，慢慢拨着茶盏里的浮沫，半晌，她轻飘飘的说了一句，“羌儿，远儿那孩子，算了吧。”

这几个字听起来平淡无奇，但是放在皇家太后和皇帝的对话上，意义就显得非常重大了。

萧羌何等聪明，母亲这句话说出来，他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太后的意思很简单，萧远就是枚弃子，不要了，也不用管了。

他菲薄的嘴唇一下子抿了起来，握着杯子的手有些神经质的颤抖起来。他没说话，太后也没看他脸色，轻轻叹气，继续说道：“远儿那孩子的事情，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他……是不是废了？”

萧羌眉骨不易为人察觉的一跳，一张本来就没有多少血色的脸此刻越发苍白，在茶水烟气里，竟然有了种会随时湮灭一般的感觉。他依旧没说话，抿了抿嘴唇，点点头。

“羌儿，大越不需要一个残疾的皇帝。”

萧羌还是点点头。

太后微微拧起描画精致的眉，抬眼扫了他一下，加重了语气，“羌儿，远儿是个累赘，日后行事，不必管他。圣旨我早给了平王，这方面的处理不必担心。”

“……母后，若今日是我，被挖去髌骨，废掉手指，母后你会不会说，‘日后行事，不必管他’？”萧羌轻轻的问，语气平和。

太后愣了一下，“……羌儿，你还年轻，你还会有别的孩子。”

“……我不要其他的儿子。”萧羌轻轻摇头，“我已经抛弃远儿一次了，我不会再抛弃他第二次。”

“一个残疾之人，如何继承皇位！”

“那就不要让他继承皇位。”萧羌慢慢的说，“母后，他才十二岁，他被他的父亲以国家的名义舍弃了。”

“身为皇族中人，享受了锦衣玉食，付出代价理所当然吧。”

萧羌脸上浮起了枯涩的微笑，他一双漆黑的眼定定的看着母亲，轻声道：“但是，那是他的父亲该付出的，不是他。母后，我说过了，我不会抛弃他第二次。”

“萧羌！”太后震怒，手掌击在了桌上，萧羌撩衣跪下。

“母后，一个被父亲抛弃了的孩子，在他痛苦挣扎，却没有任何人能救他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下了别的子嗣，立了别的孩子做太子，他会怎么想？日后他的兄弟继承大统，远儿要怎么面对这本该他所有，沾了他的鲜血才换得平安的天下？母后，换了是我，您会不会这么做？您会不会心疼我？”

太后一时语塞，她心疼又无奈又恼怒的看着面前跪在地上的儿子，想说是，但是看着面前俊秀青年一双水一样的眼眸，嗓子眼忽然

就堵了一团破烂的棉絮，再说不出话来。

“母后，你舍不得儿臣，儿臣一样舍不得我的孩子。”

“母后，抛弃这种事情……真的，一次就够了……母后，儿臣永远记得，当年父皇驾崩的时候，母后为了争取时间，把儿臣送入闵王那里做人质，假意要立王叔为帝，那时的滋味，儿臣并不想让远儿尝第二次……”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青年垂下了长长的眼睫，语音里带了几乎藏不住的苍凉，太后手一抖，几乎将一杯沸茶泼了出去。

一瞬间，她听到了自己心跳急如擂鼓，半晌，她闭了下眼，咬着牙说道：“那你要怎么做？”

萧羌慢慢俯身，额头碰到了冰冷的地面，长长的素色广袖在金砖地面上铺开了凉薄的一面扇形，“母后明鉴，如若萧远无法继承皇位，儿臣愿把皇位传给王叔。”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抬起头，然后再度把额头抵上地面，“王叔能征善战，胸怀广阔，其人气量抱负皆在羌之上，守成足以，开疆也可，唯独不擅长阴谋权变，我当政这八年以来，已破除朝廷门阀党争大半，这次计划如果实施妥当，沉国和白玉京都至少三十年间不足为患。这样的话，凭王叔能力，治理大越比我出色，就是意料中事了。”

听到这段话，太后心头一惊，她下意识的站起来，却又矜贵的坐了回去。她为他话里的意味惊讶，“……白玉京？你这次不是已经解决了沉国了吗？怎么还会有白玉京？怎么还有其他的什么计划？”

跪倒在地上的白衣青年慢慢立起身子，一双春风含情的眸子一瞬不瞬的看着母亲，忽而，唇边绽放了一丝微笑，诡秘而优雅。

“不，母后，这一切只是个开始。不管下一任皇帝是谁，朕都会留给他一个没有白玉京，没有沉国，没有危害的大越的。”

他继续微笑，声音越发轻柔，“母后，一切都才开始而已……”

看着面前无比冷静而温和的青年，太后觉得他身上带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理智的疯狂奔腾而上，几乎要将他修长清瘦的身体瞬间吞噬，

她下意识的扑了过去，紧紧抱住自己的儿子，身体微微的颤抖。

萧羌愣了一下，随即回复镇定，抱住了母亲，他无比轻柔的说，“我在这里，母后……我在这里……母后，我会做一个好皇帝的……母后……”

当太后母子讨论子嗣问题宣告告以段落的时候，在不远处后妃居住的宫殿里的海棠，正以非常诡异的方式同样纠结在萧羌生育子嗣的问题上——当然，和萧羌母子那种对待一国皇嗣问题，严肃而郑重的态度不同，海棠同学的心态显然远离了正常的大路，走在了yy的道路上。

事情是这么开始滴～

话说在现代，海棠就是孤零零一个人过了好多年，穿到了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把沉寒当成自己妹妹看待。

沉寒和太后回来之后就被安置在了南宫，打听好了她住在那里，海棠把东西卷吧卷吧朝自己屋里一丢，二话不说，直杀她住的东跨院而去。

到了沉寒所在的院子里，正好看到沉寒走出来，门前一株刚刚抽了绿芽的柳树纸条软软的垂下来，沉寒穿着一身淡黄色的锦缎宫装，外面罩了一件鹤氅，从侧面看去，越发显得身量娇小，竟然比海棠在船上看到她的时候，又清瘦了许多。

沉寒出来之后，听了听，朝海棠走来的方向看了看，迟疑的道：“……哪位？”

海棠二话不说，飞奔过去一个熊抱，把沉寒骇了一跳，她眨眨眼，小巧的鼻子嗅了嗅，忽然高声欢叫起来，“姐姐！杜姐姐！”

接着一大一小就抱成一团，如果不是春天地太冷，一大一小两只狗狗说不定就地扑成一团了！

沉寒开心得小脸红扑扑的，拉着海棠撒娇的说了一会儿，才发觉她浑身都冷透了，赶紧拖着海棠进了屋，推到床上，拿被子一层一层

裹起来，把海棠埋在里头，又在她手心里塞了手炉，旁边小几上放了热茶，才孩子气的停手，甜甜的笑了起来。

海棠也笑眯眯的任自己被她包起来，凝视着那张吹弹可破的容颜，心里就暖和和的。

萧远的事情萧羌没有和她详细说过，但是想想就知道，在这种敌对的情况下，被留在敌国做人质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处境。看到沉寒她就想起萧远，再看看除了瘦一点之外没有其他问题的沉寒，在担心萧远之余，她从心里悄然升起了一股庆幸，庆幸幸亏在这里的是沉寒。但是几乎就是同时，海棠又想起来萧羌那张苍白的脸，心里某处微微的疼了一下。

摸小狗一样顺着沉寒的头发，小少女眨眨眼，柔顺的任她抱着，海棠揉了揉她的小脑袋，低低的说，“你没事就好……”

沉寒在她怀里眨眨眼，又一低头拱进她怀里，小手用力抓住她的衣襟，低低的说，“就怕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姐姐了……”

海棠听了大惊，她一把推开沉寒，连声问她怎么回事，少女低着头不说话，无论如何也不肯抬起，从她的角度看去只能看到黑油油的发顶，最后海棠再三追问，沉寒过了片刻抬起头来，细细的说，“姐姐，我是沉国的人啊……”

海棠一愣。对啊，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错，沉寒是沉国的人，现在沉国和大越交恶，萧远估计也是被虐了之后留在了沉国当人质，那么，顶着皇贵妃头衔的沉寒也不过是一个处境好些的人质——不，在后宫之中，说不定她处境会更糟。而她离开沉国的方式是和自己炸毁了沉国王舰，这样的她，沉国也不会提供一丝庇护吧？

沉寒这么聪明，自然想得到——

不对，等等！海棠忽然睁大了眼睛，沉寒应该一开始就想到了吧？那么她和自己一起炸沉沉烈的船逃走的时候，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那时和她一起躲在床底，非常清楚自己会有什么样未来的少女，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任凭她做了决定。

海棠没说话，沉寒仿佛清楚她的想法一样，抬起头看着她，眨眼，然后微笑，“是寒儿自己决定的，不关姐姐的事情。我啊，当时确实是，与其待在沉国哥哥的身边，更想待在姐姐和陛下的身边呢。所以我不后悔，被怎么对待也无所谓。”

她手上忽然用力，紧紧抱住沉寒，小少女纤细的肩膀被她抓得生疼，却什么都没说，只是伸展双手回抱她。

“……你放心，陛下那么宠爱你，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海棠已经在心里开始不良的思考一路上朝萧羌饭里下药，争取让沉寒在回宫之前怀孕这样的不良主意了。

反正做也做了，萧羌是个那么疼孩子的男人，沉寒要真的怀孕了，无论男女，处境都不会太糟。

就在她胡思乱想，已经开始研究x哥的古代配方的时候，沉寒扯了扯她的袖子，小声的说，“……我还……我还没有承恩啦……”

“……啊？”

海棠傻掉，然后她的

Chapter_7

第一反应不是理所当然的摘掉自己扣在萧羌脑袋上金光闪闪的loli控的牌子，而是诡异的转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沉寒在怀他不乱＋将近而立之年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对自己摸摸抱抱亲亲就没再动过手＝某方面功能性障碍＝自己以后安全了。

万岁！

所谓宅女。

欢呼几声之后，海棠很囧的想起来，自己应该继续为沉寒想办法。

就在这时，她忽然听到了礼貌的敲门声。

她示意沉寒不必动，自己走去开门，打开门扉的一瞬间，却愣住了。

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细细的春雨，淅淅沥沥，带着淡淡寒气，门外，站着统治大越的皇帝。

第二十七章 人相立，退无地(上)

两个人雨里相立，海棠愣了愣，下意识的伸手一拉，碰到他的袖子，冰冷微湿，应该是在雨里站了一会儿了，萧羌却摇摇头，表示自己不进去，他向里看了一眼，看到好奇向这边张望的沉寒，伸出手指抵在了要张口唤他的海棠唇上，示意她不必声张，然后伸手，把她抱到了怀里。

他的怀抱冷而潮湿，木叶的香气却越发清冽起来。

男人的声音从她耳边淡淡滑去，带着丝绸一般的润滑，“朕只是忽然想看看你……让朕抱一下就好……”

只是……想抱抱她，想看看她。

在和母亲谈完话之后，他脚步就不听使唤，向着她的方向就来了。

就如他所说的，只想看看她。

面前的这个少女只是容貌清秀而已，在他的妃子里，容貌最多只是中等，说到温柔解意，她更是最差的一个，可是，这一路相处下来，这个少女眼瞳深处的坚强，慢慢撼动了他。

就像一个人背着沉重的包袱走在一条漫无止境的路上，本以为这条路上永远只有自己独行踽踽，哪知偶然一个回头，却发现有一个站在他身后，安静的看他，安静的陪伴他，心底不由自主的就升起了依靠的感觉。

尤其，又是这样一个连生死都不畏惧的女子。

“怎么办……”把头枕在海棠肩上，萧羌有些茫然的低语，“怎么办……”

“嗯？”海棠侧头，想听清，萧羌却只是收紧了一点手上的力道，再没说话。

怎么办，也许，正如洛同衣所说的，喜欢她了吧？最后，他只能苦笑。

慢慢，推开海棠。

“……我走了，早些休息，海棠。”

目送他离开，海棠转回房间，看着好奇的等她回来的沉寒，她刹那间莫名其妙的心虚起来。

她没说什么，沉寒也乖觉的没问，只是在告辞的时候，扑在她怀里道别的时候，她抽抽鼻子，忽然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姐姐，我喜欢陛下，但是我更喜欢杜姐姐你。”

说完，她露出了很开心的笑容，告别之后离开了。

海棠一开始没搞明白她怎么这么说，她纳闷的提起袖子闻了闻，闻到了淡淡的木叶香气，立刻明白了沉寒那句话的意思。

沉寒也是闻到了萧羌留在她身上的味道，才说了这句话吧，沉寒告诉她，没关系，她和萧羌之间不用顾及她。

什、什么什么啊什么啊！海棠在房间里一顿跳，拍打着自己略烫的脸，她在房间里不停绕圈，最后一屁股坐在床上，望着驿站的房

顶，默默发呆。

啊……看起来……未来似乎有的麻烦了……

脑海里不期然就浮现了萧羌刚才在雨水里淡淡的笑容，海棠觉得呼吸窒了一下，然后闭眼。

窗外春雨潺潺，扰人心乱。

总有什么，在这样一个春雨之夜，慢慢改变，无声无息。

第二天，德熙八年三月二十五，大越皇朝以皇帝萧羌的名义明发诏书，行于东陆，与沉国结为兄弟之盟，沉国割定州三十一城作为结盟之礼，大越派平王萧逐署理定州事务。双方互以定王沉冰和大越长皇子萧远为质。为了让萧远身份贵重，当天萧羌又下了一道诏书，着册封萧远为晋王，首开大越皇子未成年而封王之先河。

三月二十六，大越又发诏书，将白玉京下天上重重主，原封为长乐侯的洛同衣加封为长乐王，便和苏荷同为王爵，同日，白玉京也有敕令下来，将现在无主的原长生狱的一半交与他管理。

至此，东陆格局为之一变，大越已隐约在周围诸国之上。

三月二十八，起驾回京的前一天，海棠听到从萧羌所住的中宫附近，传来了冷调琴声，春风犹带一点微弱冷寒，顺着曲水流觞，能听到洛同衣不再带女子柔媚的声音唱着一曲古歌。

“浮舟横大江。讨彼犯荆虏。武将齐贯鎞。征人伐金鼓。长戟十万队。幽冀百石弩。发机若雷电。一发连四五。”

魏文帝曹丕的《饮马长城窟行》，海棠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努力试图听出其中的奸情，忽略了这首古歌更深层的意思。

三月二十九，萧羌起驾回京，洛同衣赴白玉京而去。

洛同衣驾前辞行，不再是女装，一身紫色正装，肃容告退。

那一瞬间，东陆未来二十年政治局面，就此底定。

车驾回京的一路上，海棠算是见识到了人形公文处理机什么长相了。从长昭回来，萧羌对赵亭的行辕赞赏不已，地方大宽敞又快速，问了花竹意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便在炳城的时候命人赶造了出来，他

便一路上开始处理这两个多月来大越上下堆积到了一个可怕程度的公文，按照海棠的说法，上了萧羌的行辕，只能看见满天飞纸片，你就愣找不着人在哪！

花竹意倒是经常来找她，大概是终于意识到自己现在站在人家地盘上，不方便再那么放肆，花竹意不再提求婚的事情，反而开始和海棠纠结起蘑菇的问题。

这兄弟该不会真的是船上长的蘑菇吃多了脑袋发生问题了吧?

海棠一边寻思，一边顺便给他普及了一下这个时代还没有的菌种栽培技术，简单的很，趁着下雨的时候，把整只蘑菇连着周围的泥土挖回来，培上木屑，等整个蘑菇烂掉之后，定时洒洒水，就会有一大片新的蘑菇长出来。

这手在小学劳动课大家都做过的蘑菇栽培镇住了花竹意，长昭的贵族从此之后看海棠的眼神都多带了几分敬仰，而栽培蘑菇成功之后带来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生性稍微有一点点洁癖的萧羌看着海棠那辆因为挂了无数立体栽培蘑菇的小盒子而暴土扬尘的马车，点点点之后，决定不上去了。

但是，所谓山不来就我来就山，我上不去你的马车了，你可以到我的行辕上来啊。

于是，海棠一天倒有大半的世间待在萧羌的行辕上，亲眼见证人形办公机器的强大功能。

批阅公文的时候，萧羌喜欢安静，她乖乖的不打扰他，蹲在角落里翻书看，偶尔抬头，从她的角落看去，只能看到萧羌白皙侧脸，他一手揽袖，一手执笔，神态专注，阳光从天窗透进来，为他镀上一层淡淡的金光。

感觉到海棠看他，那个男人会略微停笔，侧头，看过来睫毛闪动，漆黑的眸子映出海棠的影子，然后就安心一样轻轻微笑，继续低头工作。

不得不承认，海棠很喜欢这时候的萧羌，这时他的神态里有一种非常宁静的平和，仿佛这一刹那，她和他不是皇帝妃子，仅仅是一男一女，在这狭小空间里，因为彼此的存在而安心。

有的时候，萧羌手边不是特别忙的公文，天气又灿烂晴好的时候，他喜欢掀开行辕一侧的帘子，唤她在自己身边，要她磨墨。

海棠哪里干过这活，笨手笨脚，几次还把墨点溅到了他的素衣长袖上，他却全不在意，只是非常温柔的笑着，凝视她，听她一叠声的轻声道歉，然后在她看他的时候，侧头，把一个吻轻轻烙在她的鬓边。

夜间若是不宿在驿站，萧羌也不让她回去，就把她搂在怀里，一起睡在榻上。

海棠偶尔半夜醒来，总是会发现，跟睡下去的时候他把她搂在怀里的姿势不同，那个即将到达而立之年的男人仿佛个孩子一样蜷缩在一角。

唉，女人的母性是要不得的东西啊……每次海棠都会自动自发的囧着一张脸，拉上被子，再把男人抱过来，让他靠在自己怀里。

萧羌体温很低，靠过来的时候，接触到人体的温度，他就会模模糊糊的很舒服的喟叹一声，然后眷恋的蹭一蹭，象只……大型犬。

但是很奇怪的是，第二天早上，一定萧羌把她抱在怀里，她觉得奇怪之余，有天早上正好早醒，萧羌正好也醒了，她闭着眼睛装睡，发现萧羌慢慢坐起来，先是呆呆的看了四周一阵，然后看看自己和海棠的位置，又看了一阵，似乎总算醒过来的皇帝陛下悄悄的抱起海棠，把她抱到自己怀里，然后继续闭眼睡回笼觉。

……好……好好可爱！>_<

这男人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海棠一边想着，一边装作自己也睡着了，向他的怀里撒娇一样的拱深了一点儿。

这男人……哎……这男人啊……

这一路上相携行来，对于海棠而言，是自从和萧羌认识之后，从未有过的平静安详。

海棠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只觉得萧羌的感觉比之前平静温和了许多。

在她的认知里，刚刚和萧羌相处的时候，她只觉得这男人有如一把沾染了剧毒的出鞘之剑，剑身漆黑，一片暗夜里连刀锋都看不到，不知何时就会被他所杀，至于现在……

长剑入鞘，不再杀戮，而具有了守护的意味。

她总觉得，有什么在两个人之间默默改变，她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也不知道改变的是什么，只知道那样的改变细弱而微薄，就在每一个笑容和一个短暂的凝视之间波动绵延。

挠头……似乎……有点麻烦了啊……

海棠望天，天空一片湛蓝，叹气，肩膀垮下来。

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便它去吧，该怎么的就怎么的。

第二十七章 人相立，退无地(下)

这一路上相携行来，对于海棠而言，是自从和萧羌认识之后，从未有过的平静安详。

海棠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只觉得萧羌的感觉比之前平静温和了许多。

在她的认知里，刚刚和萧羌相处的时候，她只觉得这男人有如一把沾染了剧毒的出鞘之剑，剑身漆黑，一片暗夜里连刀锋都看不到，不知何时就会被他所杀，至于现在……

长剑入鞘，不再杀戮，而具有了守护的意味。

她总觉得，有什么在两个人之间默默改变，她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也不知道改变的是什么，只知道那样的改变细弱而微薄，就在每一个笑容和一个短暂的凝视之间波动绵延。

挠头……似乎……有点麻烦了啊……

海棠望天，天空一片湛蓝，叹气，肩膀垮下来。

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便它去吧，该怎么的就怎么的。

而且，她实在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啊……

在即将到达京城的时候，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到场的宴席上，坐在萧羌身侧的海棠看到了沉冰的时候，心里如此想着。

某些事情……她也确实该想办法知道一些了。

当天晚上，她敲开了沉寒的房门。

小白花一样的少女把她迎进来，第一句话就是忧心忡忡的对她说，“姐姐，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要来看我了，会惹祸上身的。”

知道她是真心为自己好，海棠在心里感动了一下，也不说话，拉着她的手，向房内走去。

到了最里面的房间，她亲手锁上门，才走到沉寒面前，低头，极小声的对沉寒说：“寒儿，我有些事情想问你，你一定要照实回答我。”

沉寒一听，就知道她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立刻点头，正襟危坐。

海棠想了想该怎么起头，思索了一会儿，决定先从外围入手，她问道：“寒儿，你和定王殿下沉冰是同父同母的兄妹吧？你觉得定王殿下如何？”

“……九殿下吗……”听到她问，沉寒喃语了一句。

沉冰行九，海棠是知道的，但是，好歹是同父同母的兄妹吧？一声九殿下，似乎太生疏了些？

海棠看去，烛光下，沉寒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一迳淡淡的。

似乎……兄妹感情很差的样子？海棠想起了沉寒船上说的那番话，不禁在心里摇摇头，对她的爱怜又多了几分。

沉寒倒没在意她，只是思考该怎么说，过了一会儿，她才淡淡说道：“九殿下自小就以神童之名闻名，不是寒儿可以比的，硬要说的话，九殿下其人不愧是皇室中人，对操纵人心和权术机谋都很有天分。”

说完这句，沉寒自嘲似的笑了一下，那一瞬间，海棠觉得，面前这个少女，其实她一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只是她选择以最纯净的心态去面对。

对她好的，她记得，对她不好的，她忽视，但是，并不代表她不知道。

海棠忽然说不出话来，沉寒继续慢慢的说着，“我从小是由母妃带大的，九殿下是皇兄亲手抚育长大的，我和九殿下的关系是很生疏的。”她顿了一下，一笑，“说到现在，也不用瞒姐姐了，寒儿之所以会嫁到大越来，就是为了传送盟书。”

大越和沉国密盟的事情已经不是秘密了，海棠点点头，等她说下去。

沉寒瞒下了自己还替沉冰传递密约的事情，继续说道：“反正在九殿下和皇兄，甚至在母妃眼里，寒儿都不过是个工具罢了，而且就算是工具，还是个很没用的工具。”

“哎……寒儿……”海棠要说话，却被她摆摆手，制止了。

落寞的说了这句，沉寒沉默片刻，忽然用力摇了摇头，笑道：“不过也幸亏寒儿这样没用，我还记得启程的前天，九殿下还和母妃吵架，说一定要我到大越的皇宫找什么，可惜母妃说我太没用，把这样的事情交给我只会坏事。结果那件事总归没落到我身上，这就是没用的好处吧……”

海棠心里陡然一动——线索来了！

她柔声对沉寒说，“寒儿，我知道你记忆力绝佳，你能不能再仔细想想，到底那天沉冰和你母妃说了什么？”

沉寒说话的时候本是无心的，听得海棠如此慎重，心下也谨慎了起来，她一点点回想，想起自己出嫁前的那个夜晚……

对，那是个仲春的晚上，她被人告知，她即将嫁到遥远的敌国去，她心下一片恐慌，没了主意，急急的去找母亲，到了母亲宫外，心慌意乱之下，一路闯了进去，根本没发现内监宫女早被打发得干干

净净，到了内殿门口，只听到母亲气急败坏的声音吼了一声，“这等事情你怎么能让寒儿去做？”

她以为母亲为自己着想，心里正是一喜，下一句话却把她打入冰冷地狱，她听到母亲一字一句的说：“她那么没用，这样的大事你也敢交托？”

现在想到这里，都觉得心里一阵死灰一样的冷凉，那种被所有人视为废物的感觉……沉寒摇了摇头，继续回忆当时的情况，想了片刻，她忽然抬头，有些迟疑的说，“我记得……在九殿下和母妃的争执中，我隐隐约约听到九殿下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东西只能在她那里，箫逐确实给了她，现在肯定是跟着她一起进宫了。那么重要，她不可能不带在自己身边’。母妃听了冷笑，说‘归根到底不还是你自己没本事，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居然就让她进宫了’。”

听沉寒说到这里，海棠心里雪亮，这个所谓的‘她’一定就是杜笑儿无疑了。

这么听起来，她心里隐约有了个影子，应该是杜笑儿手里有什么沉冰势在必得的东西。

根据这个推断出去……嗯……现在《金枝欲孽》的剧情走向，可以一下子扭转，朝八点档狗血剧转化了。

海棠整理了所有线索，做出了初步的推断。

箫逐给了杜笑儿某样沉冰一定要得到的东西，于是他接近杜笑儿，杜笑儿很可能已经答应了把那样东西给他，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忽然中途反悔，做出了入宫的决定，沉冰无法阻止，只能赶在她进宫之前见了她一面，这一次见面里又发生了什么，杜笑儿在这次见面之后就自杀了……

唔，那么现在的重点就是，那样东西是什么，沉冰和杜笑儿的关系，以及杜笑儿为什么会自杀这三个问题。

海棠犹豫了一下，问道：“……寒儿，你觉得定王是会做出那种诱惑女孩子，试图从她那里获得什么东西的人？”

“他自然是……等等！”沉寒不假思索的答了一句，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一把扯住了海棠的袖子！

沉寒是非常聪明的人，她隐隐约约察觉到沉冰和海棠之间有点什么不对，现在话说到这里，她浑身一个寒战，“姐姐，莫非你——不，姐姐，那不行的，沉冰决不能托付终身——”

海棠知道沉寒现在确实慌乱了，从她直呼沉冰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她现在方寸已乱，她赶紧把沉寒搂入怀中，柔声安慰，“不是啦，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是有些事情我想搞明白而已啦……”她低声说着，沉寒又连连告诫她好几遍绝不可以动心之类的话，到了后来少女几乎语无伦次，连“如果姐姐你真的不喜欢陛下，跟花公子走也挺好的，就是不能选我那个除了脸之外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的哥哥啊！”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少女的情绪已经陷入激愤态了，套一句游戏术语，不知道啥时候这怒槽一满，就要暴走给她看了，海棠问话大概用了一盏茶时间，安抚她倒是整整用了两顿饭的时间。

折腾到了二更天，海棠总算得空滚回自己的房间了。

她现在也没心思睡了，回到房里，继续思考。

第一，箫逐应该不知道那东西的重要性，所以才会送给杜笑儿。依照箫逐的性格，如果他知道那东西沉冰那么想要，也不会送出去。

第二，箫逐送杜笑儿的东西，即便不是定情之物，也应该是小巧的女孩子家的东西。唔，说不定她能在被带进宫里的东西中翻找出来。

好吧，凭她贫乏的脑浆，大概也只想得出来这些了，海棠看了看桌上铜漏，若有所思的敲敲桌子，其实，到底箫逐送了什么给杜笑儿，以及杜笑儿和沉冰之间详细往来，除了箫逐和沉冰这两个当事人加杜笑儿一个死鬼之外，应该还有一个人，会知道得比较清楚。

只可惜……要从那个人嘴巴里问出什么，实在是有点难度啊……

想到这里，她推开窗户，望向不远处史飘零所居住的院落，叹气。

算了……与其指望史飘零说话不如她自己慢慢研究还来得快些……

又默默出神了片刻，她拍拍脸，决定上床睡觉。

就在她梦会周公的时候，在同一个驿站里，那个盲目的少女正呆呆的坐在床沿，一双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愣愣的凝视向远方。

然后，她慢慢的起身，吹灭蜡烛，低低的，几乎无声的说了一句话："……姐姐……我会保护你的……你的和陛下的，寒儿都会保护的……"

对的，她会保护自己喜欢的人的，决不允许别人伤害她们——即便，那是自己的兄长。

收紧了放在膝盖上的指头，沉寒感觉到指甲嵌入掌心的疼痛，她默默的发誓。

她会保护他们的。

第二十八章 上帝留着窗户呢(上)

萧羌有伤在身，行程并不快，到京城的时候，已是四月二十了。

按照礼制，一行人应该先在城外的行宫过夜，第二天一早由百官出城迎接。

在临入城前，萧羌和沉寒一起吃了顿晚饭。这一路上沉寒都在陪太后，除了早晚问安，真没见过几次萧羌，她打从心里把萧羌当自己亲人看，萧羌陪她吃饭，她开心得一张小脸笑得如同牡丹初绽。

看着她笑得这样开怀，萧羌想说的话却有些说不出来了。

他是真心把这个女孩子当自己的女儿来疼，看着依偎在自己怀里，睁着一双婴孩一样纯真眼睛的沉寒，他沉吟半晌，觉得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有些难以启齿。

过了一会儿，为她理了一下鬓边的乱发，萧羌才低低的说，"寒儿，回去之后你可能会委屈一阵子，朕先向你说声抱歉，好吗？"

沉寒对此的回答是，她仰起了一张绝色美丽的脸孔，微笑，清澈的黑眼睛眯起，象只终于在主人的臂弯里找到了好位置的猫儿。

“寒儿知道，寒儿不会介意的。”

萧羌知道她是真心说出这句话的，但是，就是因为是真心的，所以才让他反而连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萧羌叹了口气，也不说话，把她抱在怀里良久，才慢慢松开她，亲亲她的额头，柔声又说了几句话，安慰了她几句，得到了她一个柔软的微笑，他又叹了一口气，慢慢起身，离开了她所居住的房间。

这就是沉寒和萧羌回京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第二天一早，就在京城巍峨壮丽的城门之下，沉寒被告知，“沉皇贵妃身体染恙，移居出宫，迁往太庙休养。”

小少女接到这道旨意的时候，心里想，这就是萧羌所说的委屈吧？以休养的名义把她贬出宫来。

对于这样的遭遇，她心里早就有了谱，她现在是敌国的公主，大越的人质，先不要说萧羌需要在大臣面前做一个这样的姿态，单就实际而言，她带来的宫女内侍，由谁敢保证没有奸细？

好吧，其实她预想中的遭遇，远比迁居太庙要糟糕得多。

现在这样，很好了啊。

就是见不到杜姐姐和陛下，有些寂寞呢。

这么想着，沉寒车驾调转方向，驶入太庙。

她住在太庙后殿，一切收拾得非常齐整，她惯常用的东西和使唤习惯的宫女内监都送了来，看来是早准备好了的。

大概是萧羌在之前有严厉下令过吧？太庙里所有人对她都客客气气礼貌周全，还是宫里伺候皇贵妃的样子。沉寒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只是略微觉得有些寂寞。

其实和她在沉国的时候差不多啊，而且待遇远比在沉国的时候好多了啊，怎么现在才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自己就不适应了吗？

沉寒在空荡荡的宫殿里走了几步，听到似曾相识，空荡荡的脚步声回响，忽然觉得有些失落，就爬到床上，慢慢的用被子把自己一层一层裹了起来，就如同在以前的沉国一样，在一片寒冷中睡去了。

寂寞如同薄酸，最是腐心蚀骨。

但是很显然，在沉寒还没体会到腐蚀是个什么滋味的时候，距她被贬到太庙不足十个时辰，四月二十一的清晨，海棠同学包袱款款兴冲冲的杀了进来。

大越后宫位在第三阶的少女一个极度漂亮可以媲美刘翔跨栏的飞跃，跳过门槛，扑到沉寒面前，用中了五百万大奖一般金灿灿的语气说道："寒儿，我也被赶来了～"

沉寒默默甩汗，姐姐，这种事用不着说的这么开心吧?

她是敌国之女还有得好解释，但是海棠好歹是名列二十七世妇之首的正三品婕妤，被赶到太庙来，等待她的下一步就是或废或杀，她怎么还能这么开心？好吧，姐姐，能不能麻烦你先告诉我你到底闯了什么祸被丢到这里来了?

忧心忡忡的把笑得见牙不见脸的海棠拉进内室，关上门，沉寒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海棠挠挠头，望望天，"陛下昨天问了我两个问题，我如实回答了而已。"微笑，"他问我要不要来，我说好啊。"

事实确实就如同海棠所说的那样没错。

在回宫的当天，海棠还没来得及蹿回自己的后凉殿，就被萧羌抓到翔龙殿了，理由是，一路上都是你在服侍朕，现在回宫之后，让宫女接手，朕不太适应。

按照海棠的说法，丫的小强就压榨剩余劳动力，把她当丫环使。一边在心里腹诽，一边伺候他更衣，在他沐浴的时候，蹲在外面给他整理等下要穿的衣服——幸好不用她帮忙洗澡，不然你说这灯光朦胧的，气氛恰到好处的，一下子没把持住，喷了鼻血怎么办啊?

沐浴完出来，年轻的皇帝一身素色单衣，漆黑乌亮的头发湿漉漉的披在白衣之上，面颊上终于带了一点红润的味道。

海棠给他披上衣服，他随意向四下一看，在旁边伺候的何善何等眼色，悄无声息的就退了下去，等海棠发现的时候，内殿里就只有他们二人了。

此时已近黄昏，烛光淡淡，男人一张面容清雅俊美，在微黄光芒里，显得平和淡定。

海棠不知怎的，心里微跳一下，反射性的就要逃，萧羌反手握住她的手腕。

男人缠绕上肌肤的指头带着沐浴后的高温，有些微潮湿的触感蔓延而上，她下意识地微微一挣，没有挣开，反而让肌肤上的触感分外鲜明了起来。

萧羌坐在榻上，抓着她的手腕，定定看她。

“……海棠，朕有事要问你。”

这一路相处下来，海棠已经可以从这个男人语言行动极细微的地方发现他微妙的情感波动。现在他自称用的是朕，那就代表他要说的事情很正经。

她点点头，萧羌又抓紧了一点，俊秀面容上却有了点少见的犹豫之色。

过了片刻，仿佛调整好了情绪，他说，“海棠，朕接下来要问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朕不计较。”

这话说出来就明显是要计较的好不好？海棠在心里翻了个白眼，面子上还是乖顺的点点头，萧羌沉默一下，问了第一个问题，“你可知道，那日要劫走你的人是谁？”

来了！海棠心里一跳，她强作镇定，看着面前的男人，如实回答，“是……沉冰。”

她一路上想了无数次当萧羌问这句话的时候，她该怎么回答。

萧羌一直没问她关于被劫持的事情，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本身并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同理可证，当他一旦问起的时候，就代表他至少已经把事情了解了七八成了。所以瞒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萧羌听了，点点头，又问，“那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要劫走你？”

海棠摇头，“不知道，臣妾真的不知道。”她确实是不知道，这句答得坦然无畏。

萧羌再度点点头，海棠等他再问，他却不说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只是握着海棠的手，怔怔的沉默。

她个当妃子领工资的，总不能随便搭话吧，只好侯着他大爷回魂。

不知过了多久，烛台上的蜜蜡轻轻一跳，噼啪一声轻响，仿佛惊动，萧羌手上的力道忽然加重，他抬起头，一字一句的问道：“海棠，你如实告诉我，你喜欢王叔吗？”

这句话说出的时候，只比之前所有问题加在一起还让海棠惊骇！她完全不知道萧羌为什么会问出这句话，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她只知道自己心脏狂跳，口干舌燥，一时之间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怎么发现的！他怎么知道杜笑儿和萧逐之间的事情的？

如果说萧逐都可以瞒住龙安宁，她就不信这么短的时间，萧羌就能查到！

海棠脑子高速转着，萧羌在问出这句话之后就多少有些懊恼；这个问题本不在他今天要问的问题范围，只是看着海棠在烛光下白玉一般白皙的面容，他不由得脱口而出就问了出来。

怎么会这样？

似乎自己在她面前，他隐藏感情的本事就低到不能再低了。

萧羌一边懊恼，一边却又在等海棠的答案，心里难说是期待还是别的其他什么感情。

海棠定定神，答道，“不，海棠从未对平王殿下有过一点男女之情。”

她并没有说谎。杜笑儿喜欢不喜欢平王，除了她自己，谁都不知道，但是她林海棠，可对天发誓对地表白，她对平王萧逐除了一腔花痴的热血，再无其他一点感想！

听到这句话，萧羌愣了一下，抬头，看向海棠，女子背着烛光，一双眼清澈笔直，没有阴霾。

她不喜欢萧逐？不喜欢自己那个绝色潇洒，风流倜傥却又正直深情的叔叔？

原来……不喜欢。

他本是打算，如果海棠说了自己喜欢萧逐，他就成全他们两个，她的生命只剩这样短，自己总不能让她日后的日子再有一点儿不幸。

但是，却听到了这个他原本没什么期待的答案。

沉默片刻，他没有放松她的意思，只是垂下头，以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声音低低的说："……海棠，真的，你其实……应该说你喜欢王叔的……"

这样的话，他大概就会死心，放她离开他身边。

可是，已经晚了。

他给了她逃开的机会，但是她告诉他，他给的方向她从未看过，所以，她只能留在他身边，再不能逃脱。

他忽然就笑了，笑得春风一样温柔，眼角眉梢拂过的是真正的柔和神态。

"陛下不信？"看着他平和温柔的神态，海棠刚才还慌乱的情绪微妙的平定下来，她反问。

萧羌笑着摇摇头，他柔声说道："不，海棠，朕信你。"

慢慢的，他握起她的手，近乎虔诚的放到唇边，下一秒，在温润甜美的触感传来之前，俊秀清雅的男子低头，淡色而形状优美的嘴唇触上了她的指尖。

萧羌嘴唇开合，声音里透着一种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满足恬淡，"真的，朕信你，海棠，朕

外传 萧然渡

德熙三年，长昭兵犯永州，平王拒之，两军相峙于渡，渡名萧然。

大江之上，烟雪肆卷。

天低云迷，昏黄暗淡，落雪如毡，一条大江横亘于苍茫天地之间，无边无际，无来往复，仿佛开天辟地之初，盘古那一击之下的斧痕。

云林江前，铁戈铜戟，百战金甲，大越的十万大军屹立风中，筑成卫国铁壁，除了偶尔的马嘶，偌大的军阵中，只能听到战旗烈卷之声。

深红战旗，犹如血染，一个银勾铁画的漆黑“萧”字在血红战旗上张扬翻卷成触目惊心。

旗下，有人白马银枪，金甲红衣。脊背笔直，在风雪中犹如一杆笔直的枪。

军是风神，威震东陆，大越第一铁骑的风神军。

人是箫逐，垂翼遮天逐云凤，剑起凤鸣天地动，大越第一的勇将。

他的对面，却是十年来东陆公推的第一名将所率的十五万铁血之兵。

长昭赵亭，生平未逢一败；虎龙之骑，蹄下从无生灵。

箫逐眼神一瞬不瞬的看着远方，慢慢的。慢慢的，小心的，小心的控制着自己每一口呼吸。

嗓子里有一股还没有燃烧起来的硝烟味。

“殿下……”有人开口，他只摆了摆手。

“没到时候。”他的声音不带一丝情感，仿佛冻结了的金属溶液，比这天气还冷。

还没到时候。

他再次多自己说，松了松手，复一点儿一点儿再度握紧了掌心那杆银枪。

带着护套的指头抚摸上冰冷的金属，他所熟悉的触感一点一点儿再度熨贴了肌肤。

他猛的攥紧，紧到隔着护套都能感觉到枪杆上镌刻的花纹，他仿佛要把胸膛里所有气息都吐出来一般，深深的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

还没到时候。

他安抚着胯下喷气的白马，眼睛慢慢的闭了起来。

面颊上能感觉到风刀子一样锐利的刮过去，生疼生疼，风里的雪似乎都有了刀锋。

他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片刻，他睁开了眼睛，那双明明生的那么妩媚却偏偏有着名剑一般锐利的眼睛冷漠的看着江对面黑压压的人群。

还没到时候。

忽然便想起了少年时候对于赵亭的印象。

有午后的阳光，那个伫立在一片飞花中的青年笑得温煦一如春日阳光。

于是，掌心里的枪松了一松，随即又紧，比刚才更紧。

赵亭此时正在斟茶。

赵亭有一双秀雅得仿佛少女一般的手。

指甲圆滑，指尖温润，白皙，犹如最上好的白玉。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一双武人的手。

正如第一次看到赵亭的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这个脸色苍白，文雅秀弱，不良于行，似乎随时都会倒下去的男人是长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神赵亭。

他现在十分专注，仿佛手掌下这红泥的小壶就是整个战局。

叶翩然也很专注，长昭的摄政驸马看着他掌下红泥小壶的姿态也仿佛那就是整个战局。

赵亭纤瘦的手腕一个漂亮的凤凰三点头，淡碧色的茶水注满薄胎的瓷杯，半透明的杯壁便渗出一点恼人的绿来。

叶翩然端起杯子，一看二嗅三品，闭目凝神了一会儿才淡道：“好茶。”

绢白的帕子掩了唇，赵亭轻咳了两声，才低低的说：“可惜水不好。”

“……云林江江心之水号称天下第一。”

“可惜此时隆冬，不易取水。”淡淡说罢，赵亭又是掩口一阵轻咳，咳完，纤白手上的丝帕已有了淡淡的血红，他视若未见，只仔细小心的叠好，收入袖中。

“……时候未到？”叶翩然剑眉一挑。

赵亭向后靠去，闭上眼，舒展开的眉心有一痕淡淡的皱纹，“时候未到。”

“为何？”

“未沸之水如何泡茶？”

叶翩然忽然恍有所悟，他一拊掌心，“云林江尚未冻实！对了，萧然渡渡口狭窄，军船进攻几乎不可能，元帅是要等云林江结冰，强渡萧然！“

赵亭却一笑，他笑道一半，又剧烈的咳嗽起来，身子半弯起来，被白裘包裹的脊背上凸起的纤细肩胛骨，仿佛一个阳刻的八字。

“翩然，你在为政方面胜赵某千倍万倍，行军打仗，却是赵某有所擅场了。”

他忽然便笑了，忧郁而温和，让人联想起初秋傍晚太阳旁边菲薄的云层。

“我在等，萧逐也在等。只不过，他在等冰层结实，我在等……冰层看起来结实……”

说完，他疲惫的叹气菲薄苍白的唇角弯着一个淡淡的笑容。

萧逐萧逐，且让为师看看，你到底学到了我几成的本事。

闭上眼，忽然就想起了第一次见到萧逐的时候。

那时他才刚刚二十岁，那个孩子七岁，已经有了日后绝色容颜的初笔。

小小的孩子站在夕阳里，穿着长长的红衣，一步一步，慢慢行来，分花拂柳，下摆拖曳在禁城的金砖上，有如画的眉和一双眼神清澈，形状妩媚的眸子。

然后那个孩子被领到他面前，大概是因为那孩子太漂亮了的缘故，他第一反应是头疼：权贵的子嗣多半骄横，何况是这样一个漂亮，备受宠爱的皇子呢？

他已经做好了接受一个刁蛮绣花枕头的觉悟，那个孩子却规规矩矩的跪倒在地，三拜九叩，行拜师大礼，接着那双星子一样的眸子抬眼看他，清清脆脆唤了一声，“师尊。”

然后呢？然后就是他倾心相授，然后就是他功高震主，被迫千里逃亡，九族被诛，逃亡之中冻坏了一双膝盖，绝世武将再不能站立。

唇角的弧度忽然就怨毒起来。

萧逐萧逐，我该怎么毁了你？

叶翩然忽然就叹气，他站起来，拍拍赵亭的肩，“元帅，娶个老婆吧？”

“怎么忽然这么说？”

“因为这样你就有了必须要赢的理由。”他一本正经，“想到输了回家要跪搓衣板，男人就会想不如死在战场上算了，对不对？”

赵亭看看他，忽然若有所思，“这都是驸马的亲身体验吗？”

叶翩然端正的面孔上忽然就出现了往事不堪回首的表情，讪讪的缩了回去，赵亭一笑，刚要说话，一个侍从掀帘而进，兴奋的捧着一个形制奇怪的铜漏进来。

“元帅，元帅，结冰了！结到您要的厚度了！”

看了一眼自己制造的，用来计算河面结冰的仪器，赵亭咳嗽了几声，点点头，淡淡的说了两个字：“冲锋。”

那样淡的两个字轻轻落下，虎龙骑的铁蹄就直踏云林江，叩向大越重镇！

当中军帐里升起虎字帅旗，同时升起龙字督军旗的时候，十五万大军齐身呼啸，声震云霄，长刀出鞘的瞬间，整个天光都为之一寒！

马蹄声震动了整个永州大地，顷刻之间，虎龙骑一卫已经冲上冻结的云林江面，轰然巨响的马蹄声中，漆黑如潮水一般的虎龙骑已如出闸猛虎一样扑了出去！

虎龙骑下无生灵，虎龙骑冲锋之强号称无坚不摧，面对这样的攻势，萧逐眯起了眼，手中令旗举起，却没有挥下。

现在在对面指挥战役的男人曾经倾尽所有，把一身所学都教给了他。

那么，现在这个男人在想什么？他是不是猜得到？

攥着令旗的手心里有薄薄一层冷汗。

“殿下……”

“还没到时候。”

虎龙骑一卫已越过云林江，与首阵弓骑兵接战。

“殿下！“

“还没到时候。“

弓骑兵首队已殁。

虎龙骑第二波冲锋已蓄势待发，当萧逐看到虎龙骑二卫已踏马上云林的刹那，萧逐手里令旗挥下！

大越弓骑潮水一般退下，后方赫然是甲阵枪兵方阵，大越弓骑退下的一瞬，冲锋过猛的虎龙骑前驱直撞上枪兵方阵竖在巨盾之阵缝隙里的长枪上！

但是虎龙骑生性剽悍，很多人战马被刺穿胸腹，人就地一滚，拼着让枪尖洞穿肩背，一刀斩下枪兵的手臂！

“……徒儿……你就这样的本事吗？”

坐在四匹骏马拉乘的软车内，赵亭看着云林江上局面，轻轻叹气。

虎龙骑第二波冲锋丝毫没有因为枪兵方阵的阻碍而有所停滞，呼啸着挥舞长刀的虎龙骑催马急冲，一万铁骑马蹄直接踏上了巨盾方阵，丝毫不畏惧于方阵之内透出的弓雨枪林！

倒下了可以为后来的战友垫脚，被枪贯穿支在地面，可以成为战友的盾牌——虎龙骑就这样踏着战友与敌人的尸体，在第二波冲击，留下了数千具尸体之后，用铁蹄敲开了巨盾兵枪之阵的缺口！

不知谁由谁开始的，虎龙骑咆哮了起来，十数万铁血男儿声震云霄，喊的却是同一个字——杀！

杀！杀！杀！杀！杀！杀！杀！

虎龙铁骑，七杀之阵！

第三波冲锋已到！

忽然便有血红的人影横入战场，白马金甲，红衣银枪，那道血色旋风杀入战阵的刹那，长枪横扫，虎龙骑前驱十数人只觉得颈上一凉，人头已飞离了颈子！

那红衣人一枪得手，摘弓搭箭，一箭射透风雪，只听一声轰然巨响，虎旗已被射落！

帅旗倒塌，即便是虎龙骑也怔了一怔，这一刹那，红衣人长枪拄地，一声清啸大喝，洞穿七杀袅袅尾音！

“萧逐在此！谁能犯我大越半步！”

垂翼遮天逐云凤，剑起凤鸣天地动！

“萧逐在此！谁能犯我大越半步！”

垂翼遮天逐云凤，剑起凤鸣天地动！

那声清喝响起的时候，赵亭正靠在帅帐里的引枕上咳嗽。

阅读了情报所下的指示和带血的咳嗽一起从唇边逸出，他仿佛一个随时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病人。

掩住口鼻的帕子上鲜红又重了一层，赵亭看了一会儿，忽然叹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彻底染红它……”

叶翩然一脸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的表情看着赵亭，“所以你就拿一块擦了无数次血的手帕一次次吐血上去？元帅，你成功的恶心到我了。”

被他的话逗得一乐，赵亭随手把手帕一甩，裹紧了身上的裘皮，低声道：“看起来，我的这个徒儿不太容易上当。”

“哦？”

“他不肯上江。”

赵亭拧起了眉毛，又细细的咳了一声，“风神军固守云林江沿岸，我用虎龙骑作为诱饵，他也不肯上当，迟则生变，战机就在这一瞬。”

“诱上冰面？”把这几个字在心里念了念，叶翩然猛的一击掌，“冰面尚未结实，元帅是想把风神军诱上冰面，等待冰面自己塌陷？”

云林江江面宽阔，足可容纳数万兵马，一旦冰面塌陷，先不说士气大折，大越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就会尽丧于此了！

瘦削清雅的男人双手碰过了茶杯，怕冷一般小口小口的喝了，赵亭悠然点头，“我已算过，这冰面可以承担三次骑兵冲锋。即便是狡狐过河一步三听，我军现在已冲锋两次，我以为怎样箫逐也会上当。”

可惜……他居然没有上当。

“不会啊，现在风神军已有万余在冰面之上了，元帅计谋已成啊。”

看了看眉飞色舞的叶翩然，赵亭虚弱而疲惫的一笑，“驸马错了，我想诱的可不是风神军。”

叶翩然挑眉：“哦？”

茶香之中，赵亭的脸有了一种湮灭一般的飘忽，“设下此局，我为的，本就只有一个人。”

“箫逐。”

“大越武将匮乏，箫逐资质远远凌驾于龙安宁之上，若此役可取箫逐性命，半壁大越河山将进入我长昭之手！”

箫逐啊箫逐……

想到这个名字，在嘴里说着心里念着，脑海里想着。赵亭苍白的脸上就慢慢的渗出了一丝兴奋的红色，病态的蔓延着。

那孩子是他用了自己全部心血在这世界上培育出的最完美的杰作。

他曾经认为，只要箫逐活着，即便自己死了，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智慧也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残留——箫逐就仿佛是另外一个他。

设想到杀了那个年轻美丽的青年，就让他有一种自残的快感。

如同——抚摸着宝剑的剑锋。

赵亭吃吃的笑了起来，整个人都陷在在引枕里，雪白的长袖掩住口鼻，已经渗出微微的血红。

“……真麻烦啊……”他一边笑一边说。

“真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弟子呢……”他笑着咳嗽，咳嗽得越发厉害，让叶翩然有一种他下一秒就会把心也吐出来的感觉。

就在咳嗽声里，赵亭轻轻的说了一句话，“本军出阵。”

叶翩然大惊，“元帅——！”

赵亭无所谓的抹抹嘴唇，抽出帅令朝地下一掷，随着中军三万将士齐声怒吼，本就驾在辕台上的帅帐被数十头健牛拖拉着，向前缓缓前进。

帅帐缓慢而威严的震动，赵亭看看叶翩然，笑了起来，“对付聪明人，饵就总要多些。”

叶翩然盯着他，眼神仿佛在看一个疯子，他从牙缝里发出嘶嘶的声音，“冰面崩溃，虎龙骑一样也要死，这样的诱饵还不够？！”

“……怎么可能够？”赵亭似乎觉得他的话问得非常有趣，他伏下身子，靠近叶翩然，“你觉得如果是我，诱我入圈套，要多少人命才够？我和箫逐都是一样的人。战争这东西赌的本来就是人命，端看谁的筹码多的可以不怕牺牲而已。”

男人微笑，脸颊苍白，唯独眼角一丝胭脂一样薄薄的红，他靠近叶翩然，就有了一股诡秘的味道。“驸马，我和箫逐都是军人，我们渴

求鲜血和杀戮，只有血海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

“所以……”

“这些诱饵怎么够呢……如果没有我的话，我的徒儿怎能上钩呢？”

说完，面色苍白仿佛随时会死去的男人忽然笑了起来，他又微微咳嗽，好在只咳嗽了几声就止住了，他唤来从人，把叶翩然咻的一声丢了出去，他朗声笑道，“不过这种事情，亭一个人冒险就足够了，驸马千金之躯，就不必陪亭了。”

把叶翩然扔下辕台，帅帐的行进在赵亭一声令下陡然加快，随着他帅帐渐渐出现在了前阵，风神军的命从人掀开帅帐，在寒风灌进的一瞬间，赵亭抓起了旁边放着的长弓，迎着风雪远远瞄准了对面那个红衣执枪的男人——

那是他惟一的弟子，最杰出的作品，美丽如同上古战神一般的青年。

毁了他吧。

他想。

心神底定——弓弦震响，鸣镝破空而出！

对于赵亭的用兵方式，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箫逐更熟悉。

无数个日夜的沙盘推演，那个总是温和笑着的男人确实是把自己一身所学毫无保留的教给了自己。

他几乎可以设想对面那个男人会用的一切计策，然后自己推演出无数个对策。

但是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却是和赵亭一贯的狡猾几乎完全不同的朴实陷阱。

1和2，就这样两个选择，却能让智者也头疼至死。

当赵亭的本军开始移动，辕台上的帅帐如同百兽之王在虎龙骑中渐渐出现，箫逐已经肯定，这就是一个陷阱。

他觉得血液开始在被风吹得冰冷的肌肤下慢慢沸腾起来，热度仿佛可以灼伤血管。

箫逐从指尖开始微微颤抖。

清楚的颤栗从被他握的温热的枪杆上传了上来。

风雪中，帅帐加快了行进的速度，忽然风雪中帐门洞开，他清楚的看到帅帐之中雪衣男子端坐其中，张弓搭箭，箭尖的方向正指向自己。

这果然是个陷阱，他和他都在赌。

赵亭赌的是自己的陷阱会先发动。箫逐赌的是，在陷阱发动之前，自己可以杀了赵亭！

——一箭破空——

坠月弓，破日箭，赵亭昔年就是以箭法无双著称，这一箭破空而来，迅如雷电，气势几无可挡！

箫逐在赵亭发箭的同时张弓搭箭，策马向冰面上疾驰而去！

赵亭的破日箭擦着他盔上红缨而过，他金盔应声落地，一头乌发立刻散了下来，额边一丝擦伤渗出鲜红的血，立刻凝结。

这陷阱，他跳了！

在赵亭开第二箭之前的一瞬，箫逐一箭射去，赵亭第二箭已发，两箭在空中相擦，赵亭一箭从他鬓边擦过，他的一箭却正正射中了赵亭左臂！

那一瞬间，隔着千军万马，箫逐看到自己的老师似乎微笑了一下，鲜红的血划过他雪白的裘衣，他听到身后风神军铁蹄纷沓而至，在他恍惚的这一瞬，脚下冰层开裂，汹涌的云林江水喷涌而出！

在落水前的一瞬，他看到了帅帐里的男人拈起了第三枝箭指向他的头颅，最终，却没有射出，放下。

然后江水涌入了他的耳鼻，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昏迷前的错觉，因为，他听到了赵亭一声清晰无比的叹息。

就仿佛是多年前他找到在御花园里抓老鼠而忘记去上课的自己，用袖子为自己抹掉满脸泥巴时候一样温柔宠溺又无奈的轻叹。

“你啊……”

这一定是错觉。不然千军万马冰冷江水中，他怎会听到这声叹息？

“后来呢？”在一树玉兰花下，少女托着下颌，听得津津有味，等着他继续讲下去，箫逐想想，摊手，微笑起来，清澈的正午阳光射过玉兰叶，把叶子照得翡翠一般，连带着男人绝色的容颜也多了几分温和的味道。

“没有后来了，赵亭重伤，长昭撤兵，我也被人从水里捞起来，大家算一个平局，”

少女笑了起来，眼睛弯得象一痕月牙，更象一只狡猾的小猫。

“王爷也有和人平手的时候呢。”

“我又不是军神，怎么可能长胜？”

“呀，王爷不长胜的话怕就要糟了呢。”

“为什么？”

少女并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起身拈了一朵小小的玉兰在手里把玩，然后突然把身子横过桌面，一双眼从下往上的看着箫逐，小小的粉红菱唇弯了起来，有两个小小的酒窝。

“呀呀～如果王爷输了，永州就守不住了，那谁来保护笑儿呢？笑儿是个女孩儿家，又娇又弱又笨又懒，一定跑不掉的啊。”

听到对方娇美脆嫩的声音，箫逐如上古名剑一般清澈锐利的眼就忽然柔和了起来，有着绝色容颜的青年温柔的弯起了唇角，他轻轻的，握住了少女的手，许下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的誓言，“只要有我箫逐命在，断然不会允许有人伤害杜笑儿一分一毫。”

然后少女笑开了如花容颜，一下子跳到他怀里，挂在了他的脖子上。

他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就这样一辈子守护杜笑儿的笑容的。

可是，他错了。

当箫逐得知杜笑儿准备入宫的消息时，他发疯了一样策马出城，沿江追去，看到的只是载着杜川灵柩和杜笑儿的船远远离开了渡口，再不能回头。

他忽然想起，此渡名叫萧然，正是他与他的老师决裂一战的所在。

德熙三年，长昭兵犯永州，平王拒之，两军相峙于渡，渡名萧然。

德熙七年，前永州司马之女杜氏选为宝林，平王于渡口阻之不及，渡名萧然。

从此萧郎是路人。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37 楼] | Posted:2007-11-25 22:41|

玉无痕

级别: 睿天使

精华: 0

发帖: 10167

威望: 2928 点

小说币: 93 RN

贡献值: 0 点

注册时间:2007-10-28

最后登陆:2008-03-10

宅女恶搞番外

所谓春药

当春药已经成为时尚，当春药已经成为流行，当春药已经成为男女主角男男主角女女主角必不可少，堪比月亮鲜花中毒受伤同一等级

的感情升级秘方的时候，我们就该知道。

这，已经是一个全民春药的时代了——

所以，咱也不能免俗！

既然是雷文，就要有雷的风范雷的气概，这样风中凌乱的道具虽然在正文里没用上，咱番外里再不用一下，就枉称雷文了口胡！

于是，在倾城群里一干姐妹们的致力下……在某一天，大春药时代……就此降临了。

于是，倒霉的孩子们就倒霉的没有理由的遭遇了**，现在，就让我们手持v8，静悄悄的踏着春药洒成的道路，去窥看历史之后恶搞的真像，聆听连当事人都不知道的——胡说吧。

海棠篇

假如海棠中了春药：

萧羌的场合

玉炉里有静悄悄的烟正袅袅。

海棠觉得四周安静得让人想发狂。

口干舌燥，心里慌的仿佛有几十只猫在用软嫩的爪子轻轻的按着心尖一点软肉在挠。

身体的每一寸皮肤都有诡异的麻痒，像是愈合前的伤口，让人想狠狠的抓，却偏偏挠不到痒处。

海棠抓住衣襟，一张脸已艳红一片，汗水沿着鬓角潮湿的滑落，身体的灼热却越来越高。

仿佛连空气都着了火。

汗水流到了眼睛里，有些沙沙的疼。海棠张开眼睛，想要唤谁的名字，声音却象幼猫一样细弱微软，尾音带了绵软的颤抖。

“羌……”她连那现在惟一可以救她的男人的名字都唤不全，直如幼猫的呻吟。

一双手便在她轻唤之后抚上了她的面颊，帝王的桃花眼里渗着一点微妙的水光。

修长的指头上有修剪圆润的指甲，分开她的唇，轻轻拨弄她的舌，男人的声音恍如吐息，“嗯？卿要我怎么做？”

她只觉得自己已然快要被焚烧殆尽，世界里惟一可以攀附的只有面前的男人，她紧紧抓住萧羌的长袖，声音如哭泣一般带着不平的韵律，“……帮我……”

“找两个男人……h一下吧？记得……我要……帅哥，小攻身高要185，小受身高要180，小受不能太漂亮，被给我弄个沉鱼落雁来，小攻越漂亮越好，我喜欢美攻强受口胡口胡……（滔滔不绝五千字）”

海棠总结陈词：实在找不到人你和箫逐凑合一下我也勉强将就……

萧羌总结陈词：……你真的中春药了吗t t

ws总结陈词：海棠同学中**本身就是个笑话＝ ＝

萧羌篇

假如萧羌中了春药：

海棠的场合

冰冷的泉水也无法让已经沸腾的身体冷却下来。

头脑里似乎有一团混混厄厄冰冷的火，烧灼着每一根神经。

身体的某个部分也在不受控制的产生变化。

逐渐的，连四周的水都开始滚烫起来。他扬起头，呼吸越发急促，从喉咙里吐出来的喘息都像是刀子一样剜割着气管，带起冷酷而疼痛的快感。

萧羌简直觉得自己随时会吐出一口鲜丽的血来，那里面必然有着情欲的瑰丽颜色。

当海棠走近寒泉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口干舌燥，心跳加速的场景。

平日里清雅温柔，时常笑弯一双桃花眼的男人衣衫半褪，雪白的长衫有一半挂在身上，另外一半吸饱了水，在水里载沉载浮，金冠早丢到了一边，乌黑长发象一把妖艳的水草，湿淋淋的粘在萧羌身上，

白与黑杂着，一寸寸一丝丝一缕缕勾出他清瘦修长的身体。其中还有几丝粘在他唇边，犹如一片什么鸟的楚楚可怜的羽毛。

平常总是眼神清澈的眼薄薄的蒙上了一层雾，微微眯着，眼角一丝胭脂漾开般的薄红，竟然就有了一种挑逗的意味。

海棠看得心头一跳，迟疑了下脚步。

听到声音，萧羌微微仰头看向她，从下颌到锁骨浮出苍白一线，精致的锁骨线条一端暴露在空气中，带起情色的慵懒，一端还半掩在衣服的深处，只能任由若隐若现浮出的曲折来增加遐想的程度。

看到海棠，身体里努力压抑的火焰立刻熊熊燃烧，他伸出手去，开口的嗓音是他也没有想到的低哑暗沉，语尾又带了几不可听，近乎渴望的喘息。

“……笑儿……过来……”

被这句话也撩得心里一动，海棠迟疑的靠了过去，冷不防一把被萧羌攥住了手腕，扣在她腕上的手掌带着冰水，冷得她一哆嗦，哪知立刻又灼热起来，几乎灼疼她的皮肤。

滚烫的手掌抚上她的面颊，男人看她的眼神，仿佛下一秒随时都会死掉——

海棠吸了一口气，困难的点点头，“我明白了……”

萧羌一喜，刚要说话，海棠已经游鱼一样溜走，迅速奔赴门口，口里道，“陛下你等等，我这就去找人！”到了门口，她忽然想起来什么一样，回头看他，道，“啊，陛下，你要男人还是女人？”

海棠总结陈词：我个人cj的希望他想要帅哥。

萧羌总结陈词：我只想说，饶了我吧……

ws总结陈词：小强同学中春药本来不是个笑话，可惜遇到了海棠立刻变成了笑话，而且还是冷笑话。

箫逐篇

假如箫逐中了春药：

海棠的场合

大漠里星子碎玉，月缺如忧。

萧逐身下黑色的厚褥在金黄的沙海之上被月亮的界限湮灭了边缘，他漆黑的发蛇一样蔓延在金黄的沙粒之上，

发是漆黑，沙是金黄，衣是大红，裸露在外的肌肤却是冰雪仿佛的白皙，属于男人，却显得形状过于优美的指头无力的扣着厚褥的边缘，却是带着异样暧昧的情色感觉。

好热，好难受。

他小小的蜷起自己的身子，薄软的丝绸摩擦肌肤的感觉都异常的明确，带起身体内一波波的欲望上涌，几乎无法克制。

萧逐早已不是个孩子，这是什么他自然知道。

精致的细眉轻轻蹙着，一双上古鸣剑一般锋锐的双眼此刻却软成了一汪春水，随时都能从那漆黑的眼底渗出名为情欲的水来。

他尽力缩起自己的身子，每一寸肌肤都在颤抖，小小的低哑的呻吟即将破口而出，萧逐无法可想的咬住了自己的指头，破碎的呻吟还是冲破了嘴唇的辖制，发出了濒死小兽一般模糊的低吟。

口腔里已经尝到了血腥的味道，但是他却感觉不到疼痛，只觉得情欲从伤口里都涌了出来，妖异的把疼痛都扭曲成了快感。

在这样下去，他大概会一点点吞掉自己的身体，以求获得解脱吗？

萧逐想笑，开口却又是一声喘息。

整个世界都模糊颠倒犹如迷离幻梦。

然后，他便看到从月亮的彼端走出了一道纤细身影。

笑儿笑儿……

那是他渴望了多久的人？

胸口里有什么再抑制不住，冲破牢笼，呼啸而出，要吞噬自己送上门的猎物。

在那一瞬，萧逐甚至不能判断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等他清醒的时候，他只知道自己手里已经握了腰间佩剑，明亮的剑尖指向了自己的

胸口，对走来的海棠低低说了一句，“……你不要过来……”

海棠总结陈词：哦哦哦，这就是传说中的为保贞操，宝剑再开吗？

萧逐总结陈词：……我想我对贞节牌坊和强x犯都没有兴趣

ws总结陈词：海棠的功效就是让原本一个很悲情的东西成为一个笑话……

1、萧羌的场合

史飘零篇

假如史飘零中了春药：

萧羌＆萧逐的场合

那个清雅美丽的女子脸上泛着一片不正常的潮红，嘴唇艳丽得像是火焰，两颊有一种浓胭重脂之后的残妆妩媚。

她小口小口的喘息着，每一声虽然很轻，却急促得敲在人的心里，短短一声还在灯影里飘荡，下一声便又叠了上去，一层层不断堆积积累，形成了浓重的情欲颜色，在小小的空间里蒸腾开来，不得解脱。

史飘零平日里的端庄高雅全然不见，只能见到眼波如丝的妩媚绝色。纤细指尖按在胸口，神经质的偶尔用力一揉，月白色的抹胸上就渗出一痕血色，竟然就分外的惊心动魄，美丽妖娆。

史飘零能清楚的听到自己的喘息声和心跳声。

脑海里残存的理智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想个什么办法……

就在这时，远处有脚步声渐近，忽然大门洞开，萧逐推门而入，身后跟着萧羌。

然后两个人都看到了月光下伏在榻上微微喘息，两颊如浓妆将惨的女子。

她中了春药！

两个男人脑海里都闪过了同样的念头，萧逐当机立断一把把萧羌推到门外，却已经来不及了，只见白影一闪，史飘零运指如飞，格开萧逐一掌，纤白掌心轻轻一带，萧羌已被她甩至身后，然后，关门上锁。

史姑娘邪魅一笑，口桀口桀走向皇帝陛下。

“陛下是希望臣妾帮忙脱衣服呢，还是自己脱呢？”

小白兔皇帝风中凌乱。

于是，空行换段……

史飘零总结陈词：……事后茶中

萧羌总结陈词：……我求求你了，饶了我吧，真的……

ws总结陈词：即便春药真的发生了它该有的效果，也不能改变这是个笑话的事

二十八章上帝留着窗户呢（下）

“陛下不信？”看着他平和温柔的神态，海棠刚才还慌乱的情绪微妙的平定下来，她反问。

萧羌笑着摇摇头，他柔声说道：“不，海棠，朕信你。”

慢慢的，他握起她的手，近乎虔诚的放到唇边，下一秒，在温润甜美的触感传来之前，俊秀清雅的男子低头，淡色而形状优美的嘴唇触上了她的指尖。

萧羌嘴唇开合，声音里透着一种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满足恬淡，“真的，朕信你，海棠，朕信你不会骗朕。”

随着每一个字的吐出，他的唇摩挲着她的手指，撩拨着最纤细的神经，微妙的触感透过皮肤，沉淀入骨血魂魄。

海棠张了张嘴，刚要说话，男人的吻从指尖蔓延而上，轻盈的如同点上花瓣的蝴蝶，手背，手腕，臂弯，肩膀，颈侧，然后落上了她的唇。

隔着衣衫带来的触感又迥异于刚才的吻，海棠眨眨眼，忘记挣扎，直到他的嘴唇触了上来。

并不是第一次被亲吻，却是第一次接触到显现出温暖的他的嘴唇来。

清淡的木叶香气在水气晕染之下，竟然化成十足暧昧的味道，那股味道伴随着撬开她嘴唇的温暖唇舌弥漫在了她的口腔呢。

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后，第一个真真正正的吻。

在第一个深吻之后，接下来又是无数个清清浅浅点水般的吻发生在两个嘴唇之间，海棠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微微的颤抖，心跳分外急促起来，萧羌一手撩起她满把长发，露出小巧圆润的耳垂，一个吻落在了她的耳后，吻在了她颤抖沸腾的血脉之上，把温度烙印进了肌理之下。

那啥……这是属于即将被推倒吃掉的情况吗？

她眨眨眼睛，再眨眨眼睛，手指抓住萧羌的衣服，身体里有热度泛上来，下意识的想推拒，一抬眼，看到抱住她的男人面色隐约潮红，漆黑眼底似乎有水光波动，这等男色之下，她的脑子就空白了两三秒，就这瞬间，男人的吻落在了她的颈子上，衣领也被灵巧的手指掀开，男人身上微热的气息与还未散的水气渗了进去，并不冷，反而有些热。

血管的脉张骚动起来，海棠心里正慌，忽然听到门外何善咳嗽一声，硬着头皮开腔的声音传了进来，“陛下，于淑妃求见。”

气氛骤然清冷。

谢天谢地！海棠激动的在心里就对开眼的苍天拱手作揖，照刚才这势头下去，说不定自己就被男色所惑，糊里糊涂就进入空行换段第二天早上这样的十八禁模式了。幸好幸好啊……

“……”相对于她的庆幸，男人的情绪显然不怎么样，萧羌黑色的眼睛闪动了一下，他撑起身，拍拍海棠的脸，在嘴唇上又轻啄了一下，柔声说道：“海棠，其实还有一件事想和你说。”说话间，他拿起旁边的外衣，慢慢穿上，海棠习惯性的为他拉拢后襟，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却不知这样态度，宛如多年夫妻一般熟悉亲昵。

他一边穿衣，一边斟酌措辞，慢慢说道：“从明天开始，你去太庙陪寒儿好吗？朕不能常去看她，怕她孤单一人，她又性子温和，海棠，你帮朕照看一点——这和朕刚才问你的问题毫无关系，你不要乱想。”

合着是纯种猫丢外面，怕照顾不过来，要放只中华田园犬——俗名土狗的守着是吧？

反正按照目前这局势，和宫里的女人掐定了，还不如躲到外面清静一点儿，再说，也能照顾那朵小白花，挺不错的。

海棠爽快的答应了，萧羌在听到她干净利落答应的时候，回头以一种十分微妙的眼神看了她一眼，唇边一勾，弯出一个标准的眼带春风的桃花微笑，淡淡说了一句，“卿……似乎很开心离开朕身边？”

听到他的称呼就立刻察觉到此刻他不太开心，海棠刚要顺一下面前炸毛的大狗，萧羌忽然伸手，一把揽住她的腰，一个深吻印了上来。

那是非常激烈而浓重的吻，舌头刷过齿列，让她窒息！

狂风骤雨一般的吻让她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连呼吸的权力都几乎被剥夺，海棠只能挂在萧羌怀里，等男人餍足之后抬头，手指滑过她的下颌，微抬，桃花眼里有一丝湿润的光彩闪动，把她按在了榻上，柔声道：“等下我就回来，你在这里等我就好。”

等、等着被吃吗？

她不要等着被吃！即便是土狗也有权力选择什么时候被煮成狗肉锅！

海棠寻思脱困的方法，萧羌已走到门边，忽然转头，海棠赶紧把眼神从窗户上收回来，作出一副正直态，萧羌微笑了一下，勾起的弧度毫无任何热度。

他对海棠微微点点头，竟然是郑重的低头道歉的姿态，他对她说了两个字：“抱歉。”

抱歉不能让你未来的生命里没有一点儿不幸和危险了。

他他他他在对自己道歉？！

海棠被惊得愣了半刻，才浑身恶寒的恢复过来神智。

二话不说，朝看好的窗户连滚带爬的攀了过去。

有句格言是什么来的？上帝不给你门的时候，总会给你扇窗户。

幸好有窗户啊……爬上窗台的时候，她在心里感慨着。

怀着莫名其妙，甚至其中还有一些害羞的情绪，宅女海棠跳窗逃脱，逃之夭夭。

结果，等萧羌回来的时候，等待他的就是一扇洞开的窗户和空荡荡的房间。

一群宫女内监诚惶诚恐的跪伏在地，说他们确实没看到杜婕妤，真的不知道她怎么就不见了。

明明是自己说了的话，被人当耳旁风，望着洞开的窗户，萧羌却觉得心情莫名其妙的好了起来。

看着窗下小小的脚印，他低低嘀咕了一句："别伤了脚才好……"说完这一句，关上窗户的同时，也关上了他所有的情感，再度转身面对何善的时候，便又是那个永远似笑非笑，让人看不透猜不着的皇帝了。

他随意坐在榻上，取过玉梳，慢慢梳着一头漆黑长发，仿佛出神，又仿佛在想什么，何善只觉得殿里空气莫名凝重，弓着身体，越发大气不敢出一声。

半晌，萧羌才淡淡的说："杜婕妤和皇贵妃那边，要多注意点。"

何善小心的问了一句，"……是……哪方面？"

萧羌理着自己的头发，奇怪的看他一眼，忽然一笑，"……你怎么越老越糊涂？皇贵妃是因为身份尴尬才到了宫外的，现在我国和沉国是这样局势，总会有些人去找皇贵妃，宫里呢，也会总会有些不识相的人，会找朕这两个妃子的麻烦，这样还要朕再说吗？那边不妨外松内紧一些，有些什么要进去，要看她们，松着一些，没大碍的，就放进去吧。"

原来……是饵。

沉寒身为沉国的公主，又被贬居在警戒相对薄弱的太庙，沉冰现在又在大越首都，确实是联络串连的好机会。至于海棠，现在她专宠之命已是人尽皆知，今天又为了她敷衍打发了现在宫内身份最高的于淑妃，她想必已是这干妃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的角色了。她也去了太庙，在宫外死了伤了，容易洗脱得干净，谁会平白放过这个机会?

何善只觉得浑身冷汗连连，直欲透衣而出。

萧羌要的就是这个局面，要把这些肮脏污秽全都诱将出来。

他却并不知道，萧羌的用意还有一重，把沉寒和海棠放在一起，双重诱饵，他就不信沉冰会不上钩。他倒想知道，沉冰和海棠之间，到底有什么。

或者，沉冰想从海棠这里得到什么。

这层却没有必要和何善说清，梳通了发上一个发结，他懒散的把梳子一丢，唤了何善来为他梳头。

何善站在他身后诚惶诚恐，萧羌一副懒散神态，半晌。忽然轻飘飘说了一句，“不过这两位都身份贵重，若是有个差池……何善，你也不必来见我了。”

何善从小服侍他长大，素来知道他秉性的，话说的这样轻，却已是非常郑重的命令了，他浑身一抖，立刻伏在地上，连声答应。

萧羌看起来心情不错，温言让他起来，自己戴上玉冠，看着镜子里映出一张俊秀清雅，似笑非笑的脸，他忽然笑起来，眼神有些怅然。

就在刚才，他还想着不能让海棠未来有一丝不幸，转瞬，他就把她置入了危险之中。

他弯弯唇角，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倒影，无声的说了一句：萧羌，你必然堕入无间地狱。

海棠，其实，你真的该逃开。

这就是天家。

那一刻，他无限想笑，也果然笑了起来，铜镜里一张清雅俊秀的面孔眉眼春风，笑得毫不优雅自在。

他看着自己的笑脸，看了片刻，笑意越发浓重，然后他猛的一挥手，把铜镜打落在地！

沉寂的大殿内一声脆响几乎惊心动魄，何善浑身一抖，立刻跪倒在他面前。

萧羌脸上笑意不变，他唇角又挑了挑，眉梢一动，看着何善，声音柔软，“继续梳吧，何善，莫非你要朕今晚散着头发睡觉吗？”

当萧羌策划布谋的时候，匆匆被萧羌劝走的于淑妃正慢慢步出了翔龙殿。

上轿之前，于淑妃站住，回眸，一双含露凝情的眼睛深深的看着巍峨华丽的翔龙殿，唇角忽然就一弯，笑得极是温柔缱绻。她若无其事的看了一眼身旁的宫女，“现在陛下殿里有人吧？”

她身边的女官谨慎一低头，“正是。”

“不知哪宫妹妹？”这时节顺京已是残春，风雅宫眷已经携了扇子，于淑妃手里一柄象牙缕丝宫扇斜斜的遮了大半张清丽容颜，上面写意山水淡墨深黑一色泼开，衬着她眉若远山，分外动人。

女官近前一步，低声道：“后凉殿杜婕妤。”

“杜妹妹好圣宠，总算能抚慰陛下，也算帮我们这干妃子尽了责任，倒是真该好好谢谢呢。”于淑妃仿佛对这答案早已成竹在胸，娇笑一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便上轿而去。

此时已近黄昏，长夜漫漫，正要开始。

第二十九章 谁在雾中

于是，海棠就这么包袱款款的到太庙报道了。

对于自己被弄到太庙来的理由，即便白如海棠，多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哪里只会有陪陪沉寒这么简单？

想想就知道，萧羌把她扔这，无外乎就是也想知道，“杜笑儿”到底和沉冰萧逐是怎么回事。

太庙护卫远比大内松散，他给的就是那些觊觎“杜笑儿”的人一个机会，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呢，不管皇帝大人怎么想，平心而论，海棠和沉寒的太庙之行还满愉快的。

想想啊，一不用向太后请安，二不用和宫里其他人折腾，就宅在这里，多愉快的日子来的。

虽然没有数钱数到手抽筋这一项，但是人生四大福里睡觉睡到自然醒，海棠是坚决的贯彻了。

她在太庙别的没干，就让内监搬来一摞一摞的书，从史记到民间小说，用力的发掘严肃背后的搞笑，鲜血背后的奸情，力图在小白花同学人生观世界观还没定型的时候培养出来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宅女。

花竹意三五不时就跑来看她，也许是萧羌下的命令，居然也没人拦，只要求他们相处的时候至少有两名内监和两名宫女就OK。

花竹意在临下船之前，被赵亭丢了个官职在身，但是长昭本就属于游牧体系，行政系统和大越相差甚远，他的官职在大越没有相对应的，萧羌赐了他一个正五品给事中的虚衔，有资格上殿奏对，方便他进行和约履行的核对工作。

花竹意倒好，正事从来不做——呃，是正事从来都做得非常快，快得让所有人都认为他什么都没做。一天到晚满京城的晃荡，三五不时就晃荡到太庙不说，某次不知道抽了什么风，跑去京城最著名的酒馆，各种名酒一样要了一坛，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被人偷了，又恰好那天是大朝，长昭的行馆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他的随从苦着脸来找海棠，海棠无言之余只庆幸幸好自己把月例银子带来了，数了钱付账，然后花竹意乐颠颠的把酒全搬到行宫，说前几天在她这边看到的书上写着有如何调制天下最烈的的酒的配方，自己要试试。

海棠翻白眼，直接告诉他，想提纯酒精的话，蒸馏就可以了，兄弟，你真的不必费这个力气和金钱好不好……

弄来锅，架起来，海棠现场蒸馏给他看，提炼出来高纯酒精，找了只耗子灌下去，耗子立刻去找猫了，可惜没跑上几步就扑通一声倒毙，估计是急性酒精中毒，花竹意大为赞叹，说这都赶上鹤顶红了，笑儿你给这药起个名字吧?

海棠眼望远方，萧瑟的说，就叫，含笑半步癫吧……

从此，酒精在这个世界里有了一个如此美好的称呼……

当然了，花竹意要是敢两天跑三趟，通常接下来就会消失个四五天，再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顶着两只熊猫眼，双腿打晃的飘过来，挂在栏杆上晒人皮。

海棠一问，才知道是他被萧羌莫名其妙丢了一大堆东西做，数量之多，让能干如花竹意也赶了四个通宵才干完。

“他甚至还让老子去统计整个中书省的官职！我统计完了，他居然接着让我调查那些官员是没用的，要我提交裁减官员计划——那关老子什么事情啊啊啊啊啊！老子不依老子不干！”他悲愤的嘶吼，但是因为已经几天没睡觉了，声音弱小，更接近于哀号。

海棠点点点：您请节哀吧……

不过说起来，萧羌这反应……算是吃醋么……如果是的话，用这种方式报复，该说老大您真是吃醋不忘工作，还是说老大您真幼稚呢……

海棠在心里默默甩汗，却又有一层微薄的喜悦悄无声息的滋润，只是这层喜悦如此细小，细小得被她半带刻意的忽略了。

花竹意也似乎察觉到了萧羌若有若无的醋意，总算把自己来访的频率控制到了不会让萧羌收拾他的地步。

海棠把花竹意当自己哥们看，称呼也从阿意变成了小花，每次他来，都好好招待，聊天之余，花竹意兴致起来，还牵来马匹，教她和沉寒骑马——考虑到沉寒的视力状况，射箭就算了。

花竹意偶尔也和她们一起读书，经过海棠点拨之后，发掘历史后的“真相”居然比海棠还积极，让她不得不仰天长叹，这就是所谓生在民风开放的地方的好处啊……

虽然萧羌公务缠身没有时间来看她们，但是几乎天天有使者从皇宫出来，捎来各方贡来的好吃稀罕的东西，后宫例行赏赐，沉寒自不必说，海棠的份儿，都是和四夫人一个等级的。

结果，这一下又让后宫诸多妃子侧目了。

本来谁都以为海棠是失宠了才被丢到太庙去的，但是萧羌却以实际的行动打破了所有人的猜测，所有人都摸不清这高深莫测的帝王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但是人人却都知道，现在四夫人空缺了最尊贵的一个位置，照这趋势下去，难说这位子到底会落入谁的手中啊……

于是，已经不在宫里的女子，却反而被更多的妃子侧目。

就这样，在一群人的惦记里，海棠的小日子过得贼滋润贼滋润的没心没肺，不禁就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了，一转眼，就到了五月中旬。

大越气候温暖，五月中旬已经是初夏了，不知怎的，连着几日下来，居然五月比平常七八月还热，海棠生性怕热不怕冷，反常天气几天下来，吃不好睡不好，偏偏洛同衣的医嘱里有忌冷的条例，她就非常郁闷的趴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一副苦夏到死的样子。

这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吃完晚饭，死活要出去吹风，没可奈何，白瑟罩了蜜蜡，在近水的亭子里布下挡风帷幕，把沉寒和海棠都移将出去。

一时之间，黄昏日暮，现在大越宫廷里身份最高和最“受宠”的两个女子，一大一小以非常有爱的姿态趴在凉亭里，海棠念前朝的史书给沉寒听，时不时评点一两句，例如这个什么违命侯谋反，一定是看上了他大嫂当朝皇后的美貌，当然，也说不定是看上了他大哥家手底下两只将军的美貌，直把沉寒听得不停的甩冷汗。

哎，如果是小花的话，两个人就能一直yy下去了啊……

两个人正开心的说着，白瑟几步跑了过来，禀报道：“娘娘，贵人，宫里派人送来了新的蜜蜡。敢问两位要怎么处置？”

沉寒双目失明，蜜蜡这种东西即便要用也是宫人在用，她自然用不到多少，海棠皱皱眉，稍微直起了身子，却在支起的一瞬间，觉得有些头昏眼花，她不动声色的抚了一下额头，等脑海里的眩晕过去，便扬声应了，让她先把蜡烛都收起来，说下次花竹意来的时候，让他顺点走好了。

沉寒好奇的问，“姐姐，蜡烛你不用吗？”

“这阵子不太舒服，嘴巴里有点儿溃疡，晚上还有些头昏，眼睛也有些花，我觉得大概是晚上看书太晚了搞的，打算早点睡。”

沉寒懂事的点点头，然后有些担心的看看她，问了一句，“姐姐，真的不需要太医来看看吗？”

“我觉得就是上火吧。“海棠想想，在现代的时候，熬夜打个游戏，喝多了咖啡什么的，都是这样，没什么了不起的。

看了看天色已晚，海棠边说便站起来，把本来搁在地上的风灯提上来，背对着风，打开面对自己的一侧，让灯光再亮点儿。

风灯里是放的是前些日子萧羌派人送来的特贡蜜蜡，造型极其精致，大红烛身上刻着人物山水，点翠描金，配着上面轻跳的一小簇紫火，分外雅致，味道也极淡雅好闻。

蜡烛靠近了自己，味道稍微浓郁起来，海棠挠挠下巴，觉得说不定是屋子里味道太浓了才让她睡得不舒服吧?

这么想着，她吩咐白瑟好好把屋子里所有的窗户全部打开通风。

到了就寝的时间，她半掩着窗户，先趴在床上看了一会儿坊间流传的笔记小说，等到困意上来的时候，她拖着步子打算去关窗户，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极轻，极淡的叹息。

有人!

海棠睡意顿时全无，她身子向后一靠，倚在房中朱漆大柱上，四处一看，却什么都没有。

刚才确实有人叹息了一声，但是现在没有人……鬼神之说虽然有她自己这么个活生生的例子，但是实际上她是不信的，来这个世界这一年，武林高手神出鬼没倒是见了一把一把的，现在指不定谁在自己屋子里折腾，小心为妙。

她是房间并不特别大，海棠四处看了看，正要小心谨慎的举步，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什么东西，她一转头，窗外不知何时升起了淡淡的雾气，雾气升腾到窗沿的位置，却并不漫进来，也并不流动。仿佛凝固了一般的雾气中，站着一名容貌让海棠觉得极度熟悉的少女。

少女脸色惨白有如幽魂，一双漆黑的眼一点神采都没有，她完全没有表情，就站在那里，直直的看着海棠。

那不是活人。

海棠觉得浑身一冷，她稍微后退，莫名的觉得那张脸非常熟悉。

她一定在哪里看过，而且经常看到！

忽然她眼角余光一跳，有一道紫光一闪，她瞥到房间里的铜镜，心头悚然一惊，忽然想起，那是她自己的脸！

不，不对，不是她的脸，是杜笑儿的脸！

这直如一桶冷水直泼下来，海棠想叫，嗓子里仿佛堵了一团烂棉絮，喊都喊不出来。

窗外的“杜笑儿”一双无光的眼睛看着她，然后，她动了一下。

惨白如同枯枝的手，扶上了她的窗棂。

那一瞬间，雾气消散，那个少女的身影一点一点的，随着雾气斑驳而去——

二十九章 谁在雾中（下）

那一瞬间，雾气消散，那个少女的身影一点一点的，随着雾气斑驳而去——

海棠瞪大着眼睛，不知道发生在自己面前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汗透重衣，心跳得几乎要蹦出腔子，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到底发生什么了？过了不知道多久，海棠终于能动了，她立刻扑到窗边，伸手在窗棂上一抹，窗棂干干的，没有一点露水雾气的痕迹，那刚才到底是什么？

下意识的回头，看到烛台上一对描金点翠的蜡烛，海棠浑身一个机灵，一口吹灭，一叠声的唤来白瑟，收拾被子，去沉寒宫里睡去了。海棠到底为什么大半夜的跑过去，一个字都没说，沉寒见她不说，也就不问，只是乖乖的陪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只觉得入手冰凉无比，她也不和海棠说，悄悄命宫女去唤太医。

让她们到太庙来的时候，萧羌就派了太医常驻，一唤就到，海棠心里清楚自己是被吓的，但是看沉寒小心谨慎，也无法可想，把手伸出去让太医把脉。

结果自然是神思匮乏，受到惊吓所致，太医开了药，下去煎药，这边早有内监把太医诊病的过程誊好，拿回宫里。

妃子看病等等，都是要经过内府核对存档记录的，现在沉寒在太庙，主理后宫诸多事务的是于淑妃，于淑妃深知萧羌看重太庙里的两个妃子，特别吩咐内监那边一旦有什么动静，要立刻回报。结果，天刚蒙蒙亮，关于海棠病症的问题就被内府的司药女官恭敬的捧到了她面前。

“呀，这可要好好调养呢。这神思匮乏可是可大可小的事。”于淑妃仔细看了脉案，叹气，转头吩咐身边的宫女去和司药女官到内府挑最好的药材，一定要好好调理好。

目送司药女官和宫女退下，于淑妃悠闲的捧起一杯茶，淡淡的呷了一口，忽然有些悠悠的出神，过了片刻，才低声说了一句，“可安排妥当？”

身旁女官低声应道：“都已妥贴了。”

“那就等这次杜贵人的事情了结清楚了，一并办了吧。”她柔美神色不变，轻轻吹了一口茶上的浮沫，忽然娇媚唇角就轻轻一弯，“上次

流产的事情，这次杜贵人的事情，都劳烦司药女官甚多，总要一并还了才行。唔，对了，如果方便的话，就把密宫里那位也捎带上吧。”

她这番话说得烟火气全无，仿佛在说今天天气真好，实则每一个字眼都浸泡血腥。

着一段话，无非杀人灭口这几个字。

假孕的事情就是拜托这位司药女官遮掩的，赵长秋就是察觉到了，才会被杀，为了不落人把柄，才一直拖到现在，等到这次杜笑儿的事情，两个事情一起了结，只用一条人命，我佛慈悲。

她身边女官一愣，眨眨眼，“密宫？娘娘，密宫里不是没有人吗？”

听了这话，于淑妃无奈的笑了起来，摇头叹气，“你真是个傻孩子，亏得你在这宫里多少年，居然连密宫里有人的事情都不知道。要是密宫里没人，为什么陛下去了一次冷梅殿就把任、杜两位贵人接到后凉殿去了？杜贵人是圣宠隆盛先不必说，任贵人可蒙过宠幸没有？哎，你啊，居然便还没有我的耳目灵便。”

女官听了汗颜一阵，终究还是低低问了一句，“娘娘，那密宫里的……是哪位？”

听了这句，于淑妃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垂下长长眼睫，掩去了眼眸内柔婉深处一抹尖锐如针的阴毒入骨。

她半晌才幽幽的吐出口气，淡淡的道：“如果说……杜笑儿现在是陛下心上的人，那密宫里那位，就是陛下心尖子上的人了……”

说到这里，她本来悠闲搭在软榻扶手上的手，忽然紧了一下，淡色樱唇一动，弯起一个弧度，似乎在自言自语，“……做不了他心上的人……便也不能让别人做去了是不是……”

女官被她那句心尖子上的人该震到，脑子里正在转，就没听清她这句说了什么，俯身问道：“娘娘？刚才有什么吩咐？”

于淑妃瞥了她一眼，笑起来，娇颜如花，“没什么，只是该去佛堂诵经了，且记得，杜贵人是这后宫里顶顶紧要的人，这脉案可千万记

得要送给陛下那边，让陛下过目。”

说完，唤来宫女，扶着女官的手，娇软无力的起身，向佛堂而去了。

萧羌是在早朝之后接到的脉案，本来以为是海棠再次发作，仔细看去，才放下心来。

当天朝会完毕之后还有急需要处理的公务，他直到下午才有空召见御医，详细询问了，命他退下之后，本想趁着下午有空去看看海棠，但在走出翔龙殿大门的时候，他却改变了主意，收回了脚步。

只是命了何善去探望海棠，他自己在大殿里转了转，忽然援笔濡墨，提笔写了一道诏书，唤来内府的正令过来。

正令拿过一看，愣了一下，原来是晋封婕妤杜笑儿为昭仪，俸禄爵位等等视为正一品的四夫人同例。

按照大越后宫制度，婕妤是世妇的阶级，有九个人的名额，九嫔则各自只有一人，现在九嫔的位份是满的，萧羌又没有下令贬黜谁，那就等于九嫔之首的昭仪有了两个，其中牵扯到正位主殿等等事务，非常复杂，正令不禁出声提醒，“陛下，昭仪现在没有空位啊……”

“朕想封两个昭仪你也有意见？”

我当然没意见，反正养妃子的钱都是您陛下出的。正令在心里嘀咕一下，甩了把冷汗，低低答道：“那正位主殿的事情……”

方氏被贬为婕妤之后，本是失了正位主殿的资格，但是因为这次萧远的事情，萧羌对她也含了几分愧疚，就命她以婕妤身份重新主管一殿事务，也就是说，现在后宫十四座主殿都有了主人，海棠加封为昭仪，要把她摆到哪里？

这个问题萧羌明显没想过，他想了想，手一挥，“那就让她正位朕的翔龙殿好了。”

正令的下巴彻底砸到了脚面上。

他还想反抗两句的，一抬眼，正好看到萧羌对他露出一个微笑，正令只觉得被他含着春风满眼的笑容一看，浑身都哆嗦，话也不敢

说，连滚带爬的跑出去。

但是旨意遵奉也有问题，正令转头去找太后，希望太后可以把自己儿子抹刷平整。太后听了出了会儿神，悠悠然的说，“正位翔龙殿确实不怎么好……”

正令用力点头，没错没错，太后您果然是这宫里有理智的！

然后和蔼的转头，下一句，“这样罢，让她正位主殿我这长宁宫，你觉得怎么样？”

正令绝望了……

最后内府和皇帝纠结的结果是，互相妥协各退一步，新封的杜昭仪和沉皇贵妃共主腾凤殿。

加封的消息在第二天传回太庙，一干宫女内监沸腾得不行，个个轮番过来道贺，人人都说迁居出宫的妃子还能加封的，五百年上下只有海棠这一个，海棠就想回一句，那是，五百年来穿越的估计也还只有我一个呢……

昭仪已是妃嫔的级别，内府正令拿了银册和正式的册封诏书给她，海棠算了算，也挺美，至少工资涨了不少，然后在仪式结束，正令来向她道贺的时候，她悄悄的把正令拉到一边，低声说道：“正令大人，按照规矩，我的宫女……”

正令哪里敢怠慢这等红人，立刻满脸堆笑，“是是，娘娘按照规矩升了昭仪，宫女也应该加为八人，我这就吩咐人去内府给您挑最端正伶俐的宫女……”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海棠也一脸诚恳的堆笑，“我的意思是，我就还用白瑟和碧琴伺候……”她搓搓手，“另外六个宫女的俸禄银子折现给我吧～”星星眼攻击。

正令点点点点点……

大概是升职涨工资了就人逢喜事，精神分外的爽，头也不昏了，人也不难受了。海棠又在沉寒那边住了几天，天还没黑就早早上床睡

觉，早上早早起来，到院子里做运动，身体健康了不少，也没再发生什么异样，到了六月中旬，海棠才搬了回去。

海棠搬回去的第三天，有内监过来通报，说是沉国的定王殿下沉冰求见沉寒。

在一到京城的时候，沉冰就获得了晋见沉寒的许可，但是沉寒却明显不是那么想见他，上个月，沉冰求见了三四次，每次都被她以身体不好挡了回去，但是这次不知怎的，沉寒一反常态，干脆的答应了，约沉冰明天晋见。

太庙里专门有一处划给了沉寒和海棠接待宾客用的，沉冰晋见的时候，就在这接待专用的东殿。

按照规矩，偏殿里有宫女内监各二十人，沉冰穿着正式的沉国朝服进来。

沉国的朝服远比大越的还要繁复华丽，曳地长袖层层累累，缀着繁复的刺绣镶嵌边，当他跪倒在沉寒面前，行庭参大礼的时候，衣摆长袖渐次

Chapter_8

铺开，有若盛放的牡丹花瓣一般繁盛美丽，衬着他让人分不出男女的美貌，恍若仙人一般。

沉冰奉上了带来的贡品，沉寒却并不察看，只是淡淡的命女官收了，就转而面对自己同父同母的兄长。

沉冰纤秀的眉毛轻轻一挑；总觉得她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对了……似乎，不再是之前那般软弱可欺了。

兄妹两个把台面上的官话说了一转，沉冰一笑，道："今日天气不错，娘娘要不要出去散散步？"

来了。沉寒心里一紧，不动声色，轻轻一笑，把手向他伸去，"劳烦王兄了。"

沉冰亲昵的牵起她的手，两人慢慢走出殿外，向花园小湖中的一座水榭走去。

"小心脚下。"沉冰低声道，沉寒对兄长嫣然一笑，以做道谢。

把她领到三面临水的水榭里，一阵凉风拂面，沉冰握住她双手，柔声问道："寒儿，你我一母同胞，有些事情，只能你帮我了。"

沉寒又是一笑，本就号称东陆两大绝色的少女这样一样，直如深夜无人里，昙花徐徐绽开，她笑着说，"兄长不妨有话直说，只要是寒儿能做的，寒儿自当尽力。"

那一瞬间，沉冰从那双美丽却空茫的，没有焦距的眼里，看到了一层淡淡的雾气，弥漫。

他忽然有些犹豫，觉得自己的决定是不是错的?

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他现在被沉国和大越双方面的严密监视，沉寒虽然肯定也被监视，但是好歹比他强一些，再说，沉寒是女子，要找那样东西也方便一些。

死马当活马医，他目前只有这条路可走。

沉冰深吸一口气，轻轻笑了笑，对沉寒说，“寒儿，王兄需要你帮忙找一样东西。”

他没有看到少女眼里眸中诡秘的光芒轻轻闪动，他只看到沉寒淡色的嘴唇轻轻弯起，少女柔嫩的声音答了一句，“是，王兄。”

当然是的。她要保护杜笑儿。从沉冰的手里——

第三十章 疯癫 （上）

沉冰来访的时候，海棠就哧溜哧溜的溜到了后殿躲起来。

她没傻到以为直接冲过去揪住沉冰的衣领一顿摇晃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现在和那个美如妖精，却实际上心怀什么很难说的少年见面这种事，能免则免吧。

反正这种场合她身为后宫妃子就该避嫌的，正好这天花竹意又来找她，干脆就在后殿摆下了一桌茶点，咱们吃着聊。

且说花竹意，看到海棠了，跟农奴见了解放军似的，扑到她身边卧倒，一顿乱嚎，内容无非是大越一个二个都压榨免费劳力，皇帝陛下今天又剥削了我一顿啊啊啊啊诸如此类的。

“……你不如在大越做官好了……”海棠无比真心的建议，“这样你好歹还有俸禄可拿。”

“诶诶，到时候再说吧。好吧，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做牛做马，但是实际上还替德熙陛下节省银子的做法，自己都觉得犯贱。”花竹意翻转过身子，一副死狗晒肚皮的样子，偶然抬头看了眼海棠，伸手在她脸周围扇了扇，“笑儿，你脸好红，很热吗？”

脸红？海棠捏了捏自己面皮，倒不觉得十分热，但是花竹意说了，她让宫女拿来镜子，一照，果然脸颊泛起了两团不甚健康的颜色。

莫非是中午那碗水果冰吃太凉了？海棠抹了把脸，正要说话，花竹意托着下颌，说道：“笑儿，毒的事情最近怎么样？”

海棠沉默了一下，放松，双手撑在身后，仰头向天空看去，可惜蓝天被亭子的顶棚遮蔽了大半，“……解不了。”说完这句，她垂下

头，双脚随意的踢了踢，“我大概只有一年好活了。”

花竹意蹙起眉头，“谁说解不了的？”

“洛同衣。”

“……哦，那大概真的解不了了……”洛同衣擅长制毒，其毒圣之名享誉东陆，他说解不了，那就真的解不了吧。

花竹意叹口气，看向她，发现她一脸满不在乎，忽然就笑了：“诶，笑儿，如果说有可能有办法能把你的毒性抑制住，你要不要跟我走？”

海棠愣了一下，看向花竹意，对方回她一个超级无辜的笑容，“我是说如果。”

她其实应该答“当然去”的，但是开口的时候她忽然就想到了萧羌握着她的指头，轻轻吻过的画面，对她说“海棠，朕信你”的样子，出口的话就滑成了，“要怎么治，能回来吗？”

说完她自己都是一惊，惶惶抬眼，对上的是花竹意那双深灰色的，仿佛洞悉了一切的眼睛。

两人对视了片刻，反而是花竹意先从容的调开了视线，他低声答道：“不，回不来的，你去了那地方之后，我保证你绝对可以压抑毒性，延长生命，那个地方可以把你的生命一天延做十天，出来之后却又如常了，所以也算做离不开吧。”说完，他顿了顿，用少见的正经语气说道：“就是这样。”

“……这样啊……”海棠依旧低着头，这三个字之后，就什么都没说。

花竹意效法她刚才的样子，手放在身后撑着身体，看着天空，过了片刻，他回头，对她露出一个开朗的笑容，“学你的样子看天空，觉得天空很美哦。”

她愣了一下，花竹意自顾自的说下去，“就是因为看不到全部的，才觉得这样的一角，分外的美呢。”

海棠顺着他的眼光看去，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她也觉得这天色分外明媚起来。

花竹意是在变着法子的安慰自己吧?

心里暖暖的，海棠也不道谢，嘿嘿笑了一下，正要说话，忽然院外有脚步声传来，两个人一起望过去，原来是沉寒送沉冰出去。

沉冰是特旨可以在禁中坐轿的，但是今天天气炎热，沉冰怕沉寒晒着，就让沉寒坐在了轿子里，自己徒步慢走。凉轿四周帘子挽了起来，沉寒扶着窗子，探头和轿子外的沉冰说话，样子非常亲昵。

呀，前一阵子不是还说感情不好的吗？现在和好了？不过想想沉寒本来就是别人对她好一分，她对别人好十分的性格，沉冰简简单单收买她也不是很难。

看起来她应该委婉的提点沉寒一下，要小心她那王兄啊——好吧，要小心，不能给沉寒留下离间人家兄妹感情的感觉。

从门口快要过去的时候，沉冰向这边瞥了一眼，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自己，海棠下意识的缩了一下，身旁花竹意扶住她，在这一瞬间，她清楚的听到花竹意对她说："小心。"

这本是一句非常普通的话，但是不知怎的，海棠就觉得这句话里含着一种类似于警告的味道，她立刻回头，对上的是花竹意一脸无害的微笑，什么讯息都看不出来，等她再度看向门口的方向，一行人已经走远，再看不到。

向花竹意飞了一个眼神，要求解释。

花竹意极其无辜的摊手，"我不喜欢定王殿下。"

海棠惊讶的上上下下打量他，"……这世上居然还有你讨厌的人……"

回望，一样极其无辜的眼神，"我讨厌一切太漂亮的男人，太漂亮的脸会让我有从他们脸上碾过去的冲动。"

……这就是所谓嫉妒吗?

“结论就是，我就是没法喜欢沉冰殿下。”花竹意耸肩，决定不再纠结这个问题，“大概是因为我不喜欢他的眼睛吧？他的眼睛总象笼了层雾一样。连眼神都不愿意被别人看到的人，我可没办法喜欢他。”

海棠心有戚戚焉，点头附和，花竹意看看天色，叹气，“今天下午还要进宫……那群家伙陷害我，总是抓我的公差……”嘟囔了一句，他转头对着海棠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仅仅是清秀的脸上因为笑容多了一种飞扬的神采，“笑儿，记住，只要是我对你说过的话，一直有效。”

海棠愣了下，没想到他会忽然这么说，眨眨眼，花竹意已经挥挥手权当告别，转身离开了。

海棠没送他，就坐在原地，仔细思考他的话，越想越觉得这话里可真有深意。

但是这几句话就没有一句有头绪的，她也想不出来什么，算算沉寒也该回来了，就向沉寒的宫里而去。

她刚到沉寒的院里就看到有宫女朝她走来，对她一笑，说皇贵妃正打算去请您呢，海棠点点头，走了进去，看到沉寒坐在窗边的榻上，若有所思的样子。

她唤了一声，沉寒大概没想到她会来得这么快，愣了一下，让宫女退下，把她让了过来。

沉寒拉住她的袖子，低声道：“我刚才从九殿下那里套到一点话了。”

“嗯？什么？”

这是正事，海棠紧张的追问了一句，沉寒尽量回想当时她和沉冰的对话，慢慢说道：“九殿下说，他希望我在后宫中为他找一幅图。”

“一幅图？在后宫中找？”

“是，他说在后宫中找，应该是怕姐姐你把东西藏匿在哪处吧？姐姐，你想想，一幅图，你有印象吗？”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一幅图，这范围太大了吧？

沉寒也仔细回想，半晌，她泄气一般的摇摇头，“没有其他的线索了。似乎九殿下也不是很清楚那那个所谓的‘一幅图’。到底是什么。他没给我之外的线索，他只告诉我，那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我有了线索立刻就派人告诉他。”

“那一幅图是做什么的他告诉你了吗？”

沉寒摇头，“没有。他似乎很忌惮的样子，我连续套了几次，他都一点口风不肯透。”

“这样啊……”海棠若有所思的敲了敲桌子。

一张图？这范围实在太大了吧？

先不说这图是大是小，在哪里，一张图可以是衣上的刺绣墙上的挂轴，这样也太难找了吧？而且这种没有范围的搜寻，就足以证明，其实沉冰也根本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唔……目前看来，她想要知道沉冰要找的是什么，大概需要深入了解一下杜笑儿这个人了。

想到这里，她走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看向皇宫的方向。

如果说现在这京城里有谁最了解杜笑儿，除了沉冰，还有一人。

史飘零。

她思绪略转了转，立刻就有了主意。

向沉寒告辞，她带着白瑟就向自己的院子而去。

确定了方向，接下来的问题就不会太麻烦，接下来只要想办法让史飘零来找她就好了。

一边想着，一边进了自己院子，海棠忽然愣了一下，她一句话脱口而出，“……陛下？”

她的院子里有一个小亭，现在亭里立着一道修长身影，金冠白衣，从背后望去，一头黑发散在白衣之上，气质清华雍容，让看了的人有种目睹春风的感觉。

那是她非常熟悉的身影——萧羌。

她脱口唤了第一声，男人并没有转头，她又轻唤了一声，脸上不由得漾出了一丝轻笑，忽然觉得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平复了下来。

白瑟却奇怪的看她一眼，拉了一下她的袖子，试探性的叫道：“娘娘？没有人啊？”

哪里有人？这面前不是空荡荡的吗？

第三十章疯癫（下）

那是她非常熟悉的身影——萧羌。

她脱口唤了第一声，男人并没有转头，她又轻唤了一声，脸上不由得漾出了一丝轻笑，忽然觉得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平复了下来。

白瑟却奇怪的看她一眼，拉了一下她的袖子，试探性的叫道：“娘娘？没有人啊？”

哪里有人？这面前不是空荡荡的吗？

海棠也觉得奇怪，萧羌不是明明就站在眼前吗？她抬眼看去，正要和白瑟说前面有人，仿佛终于听到她的轻唤，对方转过头来，呈现在海棠面前的，是一张惨白的，一点儿生气都没有的面孔。

那是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面孔。

——杜笑儿——

仿佛烟雾一般，男子的体形迅速化为了少女的姿态，空间的距离在亡灵的面前没有任何作用，刹那间，“杜笑儿”一张没有一丝活人气息的脸庞。已经与她鼻尖贴鼻尖的紧紧贴着。

海棠发现自己无法呼吸，眼睁睁的看着杜笑儿两个黑洞一样的眼睛死死的看着她，然后，如同那天雾气里所见的一样，毫无表情的少女慢慢消失。

海棠有那么一刻，脑海里彻底混沌了，她看着少女消失，忽然有些神经质的笑了起来。

白瑟被她的样子骇住了，用力拉着她，海棠身子一晃，不知道哪里生出来的一大把力气，把她一把推开，摇摇晃晃就朝亭子里冲，白瑟吓得尖叫一声，早有内监觉得不对，冲了过来，看到海棠半疯半痴

的样子，也吓住了，白瑟尖利喝道：“还站着干吗！赶紧通知皇贵妃，快去传御医！”

这次可比半个月前那次发作严重太多。

太医赶来，在她颈上扎了一针才让她睡下，这一把脉，太医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说上次只是神思匮乏，被惊吓所致，这次可就严重了，尺寸关三脉全都虚而且滑，竟然隐隐有疯癫的前兆。

太医立刻报告沉寒。沉寒平日里是整个后宫最好说话的主子，比偶尔宅女脾气犯了的海棠还好说话，但是这次沉寒一听到疯癫的前兆，她一拍桌子，沉声道：“疯癫？怎么回事！”

海棠的脉象极古怪，太医也没有遇到过，话说这人片刻之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有疯了的意思？太医被沉寒问到语塞，仗着胆子说了一句：“……臣，臣愚见……是不是撞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沉寒一听，本来就埋怨太医无能，现在越发生气，她冷笑一声，“这里是太庙，列祖列宗安享祭祀的地方，哪里来不干净的东西？还在推托！”

太医在说出这句话之后，也陡然发现自己这句话说得落人把柄，听沉寒这一说，唬得立刻跪倒在地。

沉寒心情烦躁得厉害，让太医赶紧把脉案呈递给萧羌。

在宫里接到消息的于淑妃也不敢怠慢，立刻告知了萧羌。

萧羌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偏殿和长昭的使节核对百工名单，何善掂对了一下事情轻重缓急，亲自去给萧羌递了消息，萧羌扫了一眼，瞳孔不易察觉的收缩了一下，状似不经意的四下轻扫，看到在座的花竹意，对方回了个光辉灿烂无敌笑，他微微颔首示意何善在外面等着。

会议本就到了尾声，看何善来找她，都知道八成有什么重要的事，大家都有眼色，过不了一会就都告退了出去。

萧羌留下花竹意，两个人继续核对详细数目，他冷不防问了一句，“十九公子，你今天去了太庙？”花竹意点头称是，萧羌也点头，就象自己什么也没说过一样。

接过花竹意递过来的单子，他看了一下，发现花竹意赫然把熟练铁匠减少到了原来的一半，他颇有些意外的看向了这名长昭的贵族青年，“卿确定？”

“哦哦，臣确定。”

减少铁匠对于萧羌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长昭并不产铁，铁器要靠买卖交换，自然也就没有多少铁匠，这从某个方面抑制了长昭的军备扩张。和长昭达成和约之后，萧羌已经预备在这个地方被狮子大开口了，但是没想到却接到了主动削减的单子。

他挑眉，希望花竹意给一个答复，花竹意咧开嘴微笑，“哎呀，陛下，有些话是不需要说得这样明白的对不对？熟练的铁匠过来得过多，很难说里面有没有大越的细作——这简直是一定的。让他们掌握长昭的兵器铸造？太危险了吧？我们宁肯慢一点，培养出自己的铁匠会比较好哦。”说到这里，坐在椅子里的花竹意欠了欠身，好笑似的看着萧羌，“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而是我们长昭使团的意思。”

萧羌只深深看他一眼，并不说话，过了片刻，花竹意无法可想，摊手，“好吧好吧，我说实话。”他看看四下无人，很神秘的蹿到萧羌面前，低声说道：“陛下，长昭现在，并不需要如此强盛的武备。”

这句话说出来，萧羌猛的抬头，桃花眼里闪过一道精光，花竹意却低下头去，极其恭敬的对他行礼。萧羌只能看到长昭贵族青年的发顶，听到他慢慢的说：“武备是柄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威慑诸国，保护一国平安，另一方面会让帝王穷兵黩武。臣不愿看到这种局面。”说完这几句，他平静抬头，一张清秀平凡的脸上有种奇妙的矜贵之气，“这是臣的一点儿浅见。”

萧羌一直看着他，听到这句，忽然无声一笑，他提笔批复花竹意递过来的单子，然后和蔼的微笑，“那等下次朕和十九公子都有空了，

朕要好好听听公子的高见了。”

这句话里意味深长，花竹意只装自己只听出了最粗浅的那一层意思，行礼告退。

等他走了，萧羌放下笔，外面站着的何善立刻上前，请示怎么办，萧羌这回接过单子仔细看过了，转头淡淡吩咐何善，说晚上还有政务要处理，没空去探望，命侍奉自己的太医再去仔细诊疗。

何善从来就不明白萧羌和海棠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他总觉得皇帝对这个新封的昭仪淡淡的，但是某些地方却又透出一点儿不一样的味道，偏偏在人觉得是不是这个女子是特殊之人的时候，他又表现得分外凉薄。

搞不懂，搞不懂。

只不过，现在看来，终究，是特别的吧。

何善退了出去，萧羌把今天份的奏折批阅完毕已是入夜时分，他也没叫宫女，就自己一个人向史飘零所居住的宫殿去了。

等到了，正好宫门下钥落锁，早有眼尖的宫人进去通报，到了殿门口，他就看到那个清雅美丽，有若三秋素菊的女子盈盈下拜。

他从来怜香惜玉，自然是扶将起来，爱怜缠绵挽进内宫，

他的气息擦过她纤细颈项，那美丽女子一双眼秋水含波，软软绵绵的隐在微颤睫毛之下，然后他笑得万分温柔缱绻，他低低对她说，“史美人，今夜可否替朕去看看杜昭仪？”

这句话出口，史飘零抬头，眼眸里精光一闪，他握住她手腕的指头陡然也用力几分，“……朕……担心她。”

她几乎不可察觉的眼风向四下一扫，立刻巧笑嫣然，团扇并来遮面，一个眼波丢将过来，娇声道：“为陛下分忧……是臣妾的……本分____”

得到萧羌不来的消息，沉寒有些失望的叹气。她本来以为萧羌会来的。她有一种奇妙的预感，如果萧羌来了，应该能让海棠好一些。

太医在外面低声交换意见，宫女内监一迳忙碌，沉寒坐在床边，方才的锐气一过，她整个人窝在床边，一遍又一遍的抚摸着海棠冰凉的面颊，微微弯下的单薄身体，犹如一只被主人抛弃的猫儿。

她什么都看不到，她的世界一片黑暗，面前躺着的是她喜欢的人，她却什么都做不了。

不知道她是不是脸色苍白，不知道她是不是挣扎着想要什么。

无限悲凉慢慢从心底渗了出来，干涸的哭泣意味涌上了她的心头，她下意识的抚摸向自己早已看不到东西的眼睛，长睫颤动拂过纤细的指尖，却没有一点潮湿。

对了，她险些忘了，伴随着当年宫廷中的那场毒杀，她的双眼已经连哭泣的权力都没有了。

默默坐着，四周一切都渐渐暗淡，很难形容那是种什么感觉，就是有更大更深重浓郁的黑暗笼罩过来，浸透了她原本的黑暗世界。

她不知道坐了多久，忽然听到床榻上传来了极其微弱的一声低吟，她下意识的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了海棠的手，声颤气微的刚唤了一声姐姐，就被海棠用歇斯底里的力道掐住了肩膀——

三十一章

毒蜡（上）

在“杜笑儿”的身影慢慢消失的时候，海棠的意识就处于一种非常奇妙的分割状态。

当太医把银针刺进她颈项的时候，她的意识其实还是清楚的，只是身体不能动弹而已。

给她灌了安神的汤药，拔去了银针，她躺在床上神思安稳了很多，等意识和身体彻底结合的时候，已经入夜了，她没有急着起身，只是睁着眼，看着坐在她床边垂着头，一副随时会哭出来的表情的沉寒。

她看起来那样单薄，身后一枝精致的蜜蜡跳着一簇红里透出薄紫的火焰，只能照亮方寸之地，更显得四周黑暗重重，那样铺天盖地袭

来的黑暗，越发衬出沉寒的娇弱无力。

这哪里是自己陪她，保护她，分明是在给她惹麻烦啊……

海棠苦笑，要伸出手去安慰她，就在这时，她忽然觉得腕上一凉，她一抬头，杜笑儿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也正慢慢抬起，死气沉沉的看向了她——

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似乎尖叫了，但是声音却被闷在胸腔，一点都发不出来！

已经不能说是恐惧，而是无法形容的焦躁狂热袭击向她整个身体，她双手用力掐上沉寒的肩头，要对她说话，却无论如何说不出来——

沉寒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只知道自己被毫无预兆被海棠扣紧了肩膀，即便看不到海棠现在的表情，光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乖戾也足够让天性敏感的沉寒害怕了。

“姐姐！杜姐姐！”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沉寒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听到门外传来纷沓脚步声，有人涌了进来。

不对……这样很奇怪。

海棠在掐住沉寒肩膀的时候，心里某个角落滋生起了微弱的警告。

不对，这不是她，她从来没有这样神经质过。

她现在怎么是这样一副疯女人的架势？不过就是幻觉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自己穿都穿了，还怕什么？

不对，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她要冷静。

海棠的思维非常诡异的划分为了两个部分，理智的部分微弱的反抗，告诫自己要冷静，但是却无法控制的焦躁，抓住沉寒不断的摇晃着！

沉寒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小小的挣扎，反反复复的说，“姐姐，好疼，放手……”

周围试图有宫女上来拉开她，但是她力气大得惊人，宫女又不敢真的用力拉，根本就拉不开！

一片混乱里，太医奔了进来，几个男人和力气大的宫女把她强行剥了下来，几根银针扎上去，又灌了一大口汤药，海棠总算安静下来，兀自圆睁着眼睛，倒在榻上大口大口的倒着气。

夏日衣衫单薄，海棠抓着沉寒的力气又大，沉寒肩上已渗出血迹来，她身边宫女不安的低唤了一声，沉寒却浑然不觉，一双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怔怔的看向海棠，片刻，太医才擦着汗躬身回禀，“娘娘，昭仪娘娘状态很不妙，怕是……”他犹豫了一下，实在想不到更委婉的词，身子又佝偻得深了一点，用极低的声音说，“……疯癫之症。”

沉寒仿佛没听到一样，她只是怔怔的看着海棠，良久都没有反应。

看她不说话，也不敢催她，太医吩咐宫女不眠不休的看护海棠，又说了几句话，转身退出。

沉寒依旧怔怔的坐着，仿佛要这样直到世界终结。

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她浑身一惊，低声喝道：“谁！”

然后，她听到了史飘零淡淡的声音，“我。”

她略微知道这中间的事情，听出来是史飘零，她哦了一声，也不离开。

史飘零被萧羌拜托潜了进来，一路上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却没想到居然被一个瞎子察觉到了行踪，她不由得多看了一眼沉寒，却也没说什么，一把抓住海棠脉门，一触之下，皱起了眉毛。

她不懂医术，但是本身是星卫之首，整个东陆也屈指可数的高手，从她武学的范围观察而去，她只觉得海棠内息混乱，当下立刻一股醇和内力沿着脉门缓缓而行。为她体外行功一周天之后，史飘零转身问沉寒到底怎么回事。

萧羌在宫里已经和她说了详细的过程，但是沉寒毕竟是当事人之一，说的更详尽，她一一仔细听过，嘴唇里冷冷吐出两个字，“被害

——”

沉寒心里也是这个念头，哪里有人前一阵子还好好的，现在就不行了？

但是这两个字从史飘零嘴里说出来，却别样的惊心动魄。

她眼波一转，望向远处皇宫的位置，忽然就笑了起来，妩媚娇艳，偏偏眸子里透出一点冷，她悠悠的说，“陛下也好，沉冰也好，总之他们和他们身后的人，大抵都和这次事情脱不了干系。是说……那两位，还真是对手底下的人管教不力啊。”

说完，她拍拍沉寒的肩膀，翩然而去。

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海棠这次整整折腾了半个月还有余。

前面三四天，海棠时昏时睡，高烧不退，到了六月二十的时候，史飘零从宫里又来了一趟，去海棠的房间拿了“少司命”，说这几天也正好是该服药的时候了，该给她服下了。

“少司命”不愧是续命的灵药，服了下去，当天晚上，海棠就悠悠的醒转了过来。

沉寒埋怨说有这等灵药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史飘零没说话，只在心里冷哼，“少司命”是用来克制荷带衣的，多服几天就少几天的命！

这等事她自然不会多说，对沉寒的质问一笑也就罢了。

海棠这次醒过来，恢复了神智，只是身体虚弱又嗜睡，一天里倒是有大半在睡觉。

对沉寒而言，海棠濒临疯狂的那次真的吓到了她，只要海棠还有神智，她就谢天谢地了。

然后这个时候，太庙里悄悄流开了流言，说这大越王朝祭祀祖宗的地方——闹鬼。

而无一例外，言之凿凿说自己看到了鬼的，全都是海棠宫里的宫女。

自然有懂事的宫女内监听到苗头就赶紧让说的人闭嘴，又不敢跟沉寒说。

沉寒照顾海棠就花去了全部心力，毕竟年级也还小，统御下人的本事还没学全，她隐隐约约听到，却也没细想，就这样，这消息就缓慢而确实的越流越广……

终于，这消息在某一天，流传到了宫里。

转眼就到了七月初，宫里各宫之间都准备着七夕的事情。沉寒不在宫里，后宫位份最尊的就是于淑妃，这天里她带了一干妃子和太后请安，出来的时候，大家三三两两各自和要好的几个一起回去，于淑妃现在在这宫廷里位份最尊，她平常待人也宽厚温和，便有几个嫔妃打了招呼，和她一路走去。

七月天头已是热得下了火，就算是凉轿也嫌气闷，反倒是沿着宫殿走廊下走去，还凉快一些，一干妃子们慢慢的走，其中一人拿团扇掩了半张芙蓉面，轻轻的道："淑妃姐姐，你可知道一件新鲜事？"

"怎么？"淑妃不甚在意的答道，那妃子靠近，语气里带了几分近乎兴奋的味道，

她压低声音，"姐姐可知道，太庙里那位……"她吊人胃口似的顿了顿，"现在已是半疯了呢。"

于淑妃看她一眼，眉毛一动，低声责备，"杜昭仪本来这些日子就经常生病，怎可这么乱说话？"

她平素待人极其温柔，这妃子也不怕，反而轻轻笑了起来，道："什么病着，分明就是疯了，现在她那宫苑里人人都说自己看到了鬼，就绕着她那屋子转来转去，我们几个姐妹都说，是不是被魇住了啊……"

"……妹妹！"于淑妃略提高了声调，几乎严厉的看向说话的女子。自古宫廷之内最忌讳的就是巫蛊魇镇这样的说法，对方也恍然察觉到自己失言，看着也快到了于淑妃的殿门口，匆匆说了几句，就跑走了。

于淑妃望着跑走的背影略看了片刻，回到宫里，女官出来迎她，大概听到了刚才外边的话，搀着她朝里走，一边低笑道：“现在谁都以为杜昭仪是被魇镇了啊。看起来下的东西还真保险，谁都没察觉出来呢。”

于淑妃拍拍她的手背，唇边荡开轻轻一笑，“别这么说，魇镇魇镇，既然所有人都以为是魇镇了……那总要真的有魇镇的东西出来了，才让人满意，你说是不是？”

女官脑中灵光一闪，于淑妃到了屋内，净了手，就要去佛前拈香，走到佛堂门口，看女官还在思索，她失笑，“你啊你啊，真是笨脑子。”轻飘飘的一笑，“怎么那么笨，既然这么多人都说了是魇镇是魇镇，不真的出来个人魇镇一下……岂不无聊？”

女官被这一点，立刻明白，趋前几步，低声问道：“娘娘的意思是……”

“呵，魇镇这事，我们这些在宫里的女人自然没有办法，需要通过内府是不是？”

女官点头，淑妃一笑，“那你说，这宫廷上下最恨杜昭仪，又最有能力在内府里下魇镇的……是谁？”

女官恍然大悟，“……方婕妤。”

听到了这个已被降为婕妤的女子的名字，于淑妃满意的点点头，眼神一转，看向佛堂里涌出的薄薄的烟气。

方婕妤是唯一诞育下皇子的人，同时又是太后的侄女，主掌后宫这些年，根基扎实，即便现在被贬为婕妤，依然是她在宫里的第一劲敌，至于杜笑儿……她唇边的笑容越发柔媚，指尖却掐入了掌心。

所以，请，都去死吧。

想到这里，她一抬头，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一掩口，回眸一笑，“对了，听说……最近长昭来的那位姓花的使臣经常出入太庙，去见杜昭仪？”

女官听了立刻明白，躬身：“明白了……”

外男出入，必有奸情，只要逮着个机会，对杜笑儿而言，这就是莫大的打击！

知道她已领会了自己的意思，于淑妃轻轻一笑，已入了佛堂，面前观音宝相庄严。

第三十一章 毒蜡（下）

七夕的前一天，从宫里来了宫人，提前送了七夕该有的赏赐来给海棠和沉寒。

海棠那份除了昭仪的身份该有的，萧羌还特意多送了一只盒子来，里面是什么，却连女官都不说，只是抿嘴一笑，太后也有特别的恩赐，却是一只精巧的同心结，海棠看了觉得没什么稀奇的，但是女官悄声告诉她，这是太后亲手编的，她立刻肃然起敬之余，遗憾太后怎么就不附个手书什么的，日后好歹能当名人用品拍卖，手书就当鉴定书了。

她还在遗憾呢，女官含笑告诉她，今天还有一份意外的礼物要来之后，就带着宫女内监告退，海棠掀开了萧羌给的盒子，里面却是极其精巧的两枚扇坠被一个同心结挽在了一起，一枚是琴，一枚是瑟，她好奇的拨了两下，指节大小的坠子，居然宫商俱全，声音也颇为清越。

拨弄了片刻，指头垂下，海棠唇角慢慢的浮起一丝淡淡的笑意。琴瑟同心吗……这算是情书还算调戏呢？

就在海棠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有些甜蜜的微笑的时候，身后有人开门进入，甜腻腻唤了一声杜姐姐，扑过来，挂好——

海棠愣了一下，立刻转头，面前一张粉嫩脸孔，笑得跟朵花儿一样的，正是她入宫之后交到的第一个好朋友，如花。

回手就是一个熊抱。啊啊啊啊啊如花，你想死老娘了，我这次回去就跟你见了一面就被陛下丢到太庙来醉生梦死了说……

如花笑得一口白牙明晃晃的，“是陛下让我来陪姐姐的啦，那，陛下恩准我明天再回去。陛下还说，以后我每个月都能来个两三次呢。”

海棠立刻就明白了，原来，这就是萧羌的另外一份意外的礼物。

那个男人怕她寂寞，怕她自己一个人在七夕的时候难过，所以，让如花来陪她。

好吧，虽然这心意让人感动，但是，莫非纤细脆弱就是她在萧羌心目中的定位？海棠稍微为皇帝陛下一厢情愿的看法远目了一下，随即立刻吩咐白瑟倒茶来，打算和如花好好的叙叙旧。

如花一看屋里没人了，立刻鬼鬼祟祟的扯起海棠进了内间，海棠从来都是知道如花这人的，论神经粗细只比她粗不比她细，看她这么谨慎，海棠脑子轰的一声就大了！

她急急拉住如花的衣袖："如花，你告诉我，难道是香粉精油生意赔本了吗？"

"切！有我京城第一花粉胭脂铺的老板娘在此，怎么可能有赔的可能？姐姐，你可以质疑我的人格，但是不能质疑我经商的不要脸！"如花姑娘拍桌了，然后想了想，"哎，不对，姐姐，我要说的是……"

"没赔？难道是有人挡我们的财路？"

"姐姐，您现在好歹也是宠妃，现在谁见了我都要低三分头的……不对不对，我要说的是更重要的事……"

"呀，莫非有人使用精油不当，毁容了？"海棠大惊失色，"对方索赔多少？"

"……"如花瞬间脱力，"姐姐……你能不能想点儿别的……"

"别的还有什么好重要的？"切，比以上事情重要的就是她存了文的电脑被雷劈了，现在穿越了，她的书都在太庙，谁敢放火烧烧看？

所以，海棠回答得斩钉截铁，如花姑娘也斩钉截铁的沉默了……

过了片刻，如花才艰难的开口，"姐姐……现在宫里四处都在传，你被魇镇了……"

听到魇镇二字，海棠激灵了一下。

从来就没有哪个王朝会姑息魇镇巫蛊之事，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事件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历史上的巫蛊魇镇每一次背后都是阴谋和无数

无辜的人的生命。

她是从根里不信什么魇镇之类的事情的，但是，这件事情真要被有心人折腾一下……海棠觉得自己冷汗立刻顺着脊背下来了。

如花倒没她想得这么多，继续自顾自的说下去，“宫里四处都在传姐姐你被魇镇得已经疯掉了，我现在来看看，也还好嘛。”

唔，宫里已经这么传说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海棠脑子转了转，忽然一击掌！

她这些日子来的状况，她自己都觉得不怎么对，莫名其妙的看到幻影，又莫名其妙的情绪变得很脆弱，现在想想，可不是太不对了？

海棠仔细想去，发现自己服用“少司命”后几天，这些毛病都不会犯，她脑中灵犀一动，莫非……自己是中毒？

这个想法闪电一样划过海棠的脑海，她迅速思考，如果自己是中毒了，那么谁会是凶手，以及凶手是怎么把毒药放进来的。

最有可能想要杀掉她的，不可能是沉冰，而是后宫里的那些女人，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是那些女人，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萧羌防范极严，她和沉寒住在太庙，负责照看等等的都是萧羌的心腹，宫内还有谁能绕开萧羌给她下毒？有这个能力的，大概……只有太后……

不，不是太后。她摇头否定了这个可能。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太后没有这个必要特意来对付她，那么，还有谁有能力绕过如此紧密的保护，对她下毒？

萧逐？他能做到……但是……他不会的。

她并没有怎么接触过萧逐，印象里记得最深的，就是那有着绝色美貌的男子一双名剑一般明亮的眼睛。

从萧羌的嘴里，史飘零的嘴里，别人的嘴里和她自己的观察里，那都是一个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的男人。

不过话说回来，人心隔肚皮，王莽篡位之前还人人都说他是忠臣良将呢。她小小一个穿越亡魂，还是小心点的好。

主使人方面现在暂时没有人选，先pass，至于怎么下毒……不外乎混在饭里啊水里啊这几种，但是她日常饮食经常和沉寒混在一起，没道理只有她一个人中毒啊。

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如花觉得她发呆的时间似乎太久了些，拉了拉她的袖子，她回头看了一眼如花，看到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一堆东西从袖子里面掏出来，堆在了桌子上，向她献宝，“姐姐，这是我按照你教的方法做的精油，都拿来给你，帮姐姐你提提精神。”

海棠收敛心神，一看，发现居然有梅花荷花等等精油，她又看了一眼笑意盈盈的如花，感慨的发现，她自己真是废柴穿越女主啊……

收起了精油，白瑟进来换了遍茶水，海棠戳戳如花，“如花，你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人头昏乏力产生幻觉状似疯癫吗？”

如花抱着胳膊想了片刻，便想明白了海棠为什么这么问，她神色严肃起来，“姐姐，你莫非是怀疑……你这些病什么的，是有人下毒暗害你？”

她点头，如花扳动手指数了起来，“这就多了，很多蘑菇啊都能让人产生幻觉，如果山茶的味道太浓郁，通风又不好的话，也会产生幻觉的。”

等等，香味香味香味……海棠觉得自己脑子里刚才灵光一闪，香味香味……

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她似乎遗忘了。

非常非常重要……

香味……她直觉的执著在这两个字上，蹙眉苦思的样子让如花看了都觉得心里一重。

“诶，姐姐，天都暗了，我把蜡烛点上吧。”没话找话，如花四处去找蜡烛，点上了之后，一股浓郁的香味飘散开来，海棠脑子里又有什么闪过，刚要抬头，如花正把蜜蜡放入纱罩里，她叹了一声，“姐姐，陛下对你真好，这蜜蜡我在宫里都没见过，陛下就全赏了给你，红纱罩子衬着紫火，真是说不出来的好看。”

紫火？！听到如花这么说，海棠脑子里差的那一环终于补上了！

她冲过去一口吹灭蜡烛，嘴唇上弯，扯出来的笑容在如花看来，居然有了点儿狰狞的味道。

如花抖了抖，往后缩了缩，小小声的叫了一声，“……姐姐？”

海棠摸了摸脸，貌似笑得太狰狞吓到如花了。她别过头去拍拍脸，恢复情绪，才转过身来看向如花，“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如花眨眨眼，“怎么回事？”

海棠慢慢的从纱罩里拿出了那只雕龙描凤，异常精致的蜡烛，冷笑一声，“……有人在我的蜡烛里下了东西。”

“啊？什么？”

“……水银，啊不……你们应该叫‘姹女’才对。”

“呀，道士拿来炼丹的东西？”

海棠点头，“对。就是它。这东西中毒后的症状就是我这样，神魂不定，焦躁不安。”

慢性汞中毒的症状就是神昏乏力，产生幻觉。而汞燃烧的时候产生的火焰……就是紫色——

如花并不清楚水银中毒是个怎么回事，但是她极信任海棠，海棠这么说她全无疑问，一双漂亮的眼睛里泛起了一层愤怒。

居然敢毒害她任如花的朋友，哼，被她知道，等死吧你就！

“哼，我回去禀报陛下和太后，倒想看看，谁那么胆大，连姐姐你都敢算计！”如花低咒几声，劈手夺下那截刚烧了一点儿的蜡烛，丢到地上踏了几脚，刚要唤来白瑟丢掉，却被海棠一把拉住了袖子。

第三十二章 独立到中宵（上）

海棠慢慢从地上捡起蜡烛，唇角盈盈一弯，笑得那叫一个毛骨悚然。

算计她是吧？在蜡烛里加入水银，这等妙的手段，就算萧羌防范再严大概也是没有办法查出来的吧？这样一来，嫌疑人的范围又再度扩大，但是实际上却又缩小了。

蜡烛是内府送来的，那么犯人就必定是可以在内府安插眼线的人，最有可能的就是后宫有权势的妃子。沉冰等等全部可以出局了。

她这人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小事也就忍了，这次明显是想置她于死地，而且有了效果了，可就别指望她忍了。

“姐姐？”如花看她，有些惊诧，不明白她想干什么。

海棠哥俩好的一搭她脖子，嘿嘿一笑，“干吗要这么早就告诉陛下呢？不用不用，如花，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吧。”

恩以三倍报，仇以十倍偿。你咬我一口我踹你十脚，自己的场子怎么也要自己找回来对不对？

海棠笑得口桀口桀，脑海里却已有了个计划渐渐成型。

她拉过如花，耳提面命了一番，告诉她如此这般行事，如花全部记下，虽然不知道她到底想干吗，却还是点头称是。

最后，在第二天七夕中午，要回宫的时候，有些犹豫，如花拉住了海棠的手，她憋了半天，才说出来一句话，“姐姐……”

“嗯？”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她非常诚恳的说道，然后一双漆黑的眼睛看向了海棠，海棠一愣，伸手，抱了抱她，把下颌放在了她的肩头上，微笑，“……好，我知道了。谢谢，如花。”

七夕下午时分，如花回宫，立刻面见萧羌，按照海棠之前的吩咐，向萧羌禀报，说海棠状况很糟，时清醒时不清醒。

她话说得含蓄，却又点出了事情严重，萧羌听的时候正在批阅奏章，听到如花说海棠神智不甚清醒的时候，他略停了一下笔，眼神下意识的扫了一眼何善，何善吓得立刻跪倒在地，他看都没看，只问了下面跪着的如花几句，便温言安慰，亲自将她送出殿外。

回转身来，他看到何善跪倒在地，愣了一下，随即微笑起来，看起来心情甚好，“跪着干吗，起来吧。”

何善看他一眼，哆哆嗦嗦起身，他重新回到案前，提笔，手却悬在空中，沉吟片刻，问道：“何善，你说朕该怎么做？”

何善在心里揣度了一下，试探性的说道：“……陛下是不是应该去亲自探望一下昭仪娘娘？”

“……你在开玩笑吗？今晚有宴，朕就这样走了，要怎么向后宫妃子交代？如果她是皇后也就罢了，问题是她并不是啊。”

何善这下真不知道尊敬的皇帝陛下脑子里在想什么了，他只好闭嘴，萧羌凝望着太庙的方向，又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再没说话，只是继续批阅奏章。

御前多少耳目？七夕当天，如花御前奏对的那点儿话到了晚上时分，稍微有点脸面的妃子都知道了。

有些人猜测以海棠的“受宠”程度，大概今年的七夕皇帝就要缺席了，没想到当晚开襟楼上，萧羌准时出现，谈笑风生，新欢旧爱，调笑依旧，仿佛根本就忘记了这席间缺了宫中地位最高和他最“宠爱”的女子。

如花名分低下，敬陪末座，看首席之上那个龙袍金冠的男子倚红偎翠，她心头就泛起了一点点凉薄的寒意。

他全不在乎吧？她想起中午离开的时候，海棠说到萧羌的时候，微微柔软了一点儿的声音，那点凉薄的寒意就越发浸了进来，冷得让她下意识的弯曲了身体，几乎呼吸不能。

海棠吩咐她，要尽量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她快疯了的消息，她认为海棠这么做的用意是为了看萧羌的反应，可现在，那个男人却浑然象是不知道发生了这等事一样。

果然，当皇帝的就没一个是好东西！

心念一转，如花立刻愤愤起来。男人都靠不住的！

把萧羌甩在一边，如花开始在脑子里盘算怎么要给海棠补一补，唔，精油里有镇定安神，抚慰疲惫的……貌似是栀子花？

做些栀子花精油吧，等下次过去的时候带给她好了。

开始盘算配方和浓度，她没有注意到在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史飘零、萧羌和于淑妃瞥向她的各怀心思的一眼。

七夕夜里，海棠完全没有如花想象中的哀怨心态——她正忙着理顺自己的整个计划。

中毒发疯是一个好机会，她现在要借着如花的嘴里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给三方知道：史飘零、沉冰，后宫里憎恨她的人。

后宫里的凶手知道这个消息，大概会放松警惕，这样兴许就会露出马脚，让史飘零知道，这女人大概会立刻来看她，她现在需要史飘零的帮助，要找她商量一下怎么办，至于沉冰……她半疯的这个消息传出去，如果他真的想知道那个什么一幅图在哪里，应该会立刻来找她。而同样的，如果她以半疯为掩饰，说不定能从沉冰那里诓出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来。

在屋里兜了几圈，海棠主意已定，抬头看向窗外，已是深夜时分，宫里的七夕之宴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她等的人再过不久应该就会来了。

她点起了特意向厨房要来的油灯，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重又回到镜台之前。

片刻之后，忽然有一阵清风略动，风卷长纱，再落下的时候，窗户里已然多了一道属于女子的纤细身影。

海棠从倒映的镜子里看到了对方，她深吸一口气，转身，看向对方，说道：“史美人，我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希望你能帮助我。”

史飘零没有直接看她，她一双妩媚的眸子看着镜面里映出来的海棠半张侧脸，过了片刻，才淡淡道：“……说吧。”

海棠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一半。

萧羌本以为，这世上没有女子能让自己心动的。

他真的曾这么认为。但是今夜他不这么想了。

如果不曾动心，他为何会在这样深夜出了宫门，为一个女子独立中宵？

骑马驻足在太庙附近的小山上，他远远的眺望着脚下太庙里点点灯火渐次熄灭，只有一片灯笼悬在外墙之下，如同镶了一圈暖黄色的边缘。

从这里看不到海棠住的院落呢。看了片刻，他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颈子上的披风松了一些，夜里变凉的风软软的从领口钻了进来，有一层极微弱的凉意爬上了肌肤。

何善站在他身后，不敢催促，只是看他远远的眺望着太庙的方向。

七夕宴席之后，他就只带了何善一人，轻骑出了宫，何善本以为他要去见海棠，却没想到他只到了这座山上，痴痴的看去。

出宫的时候正好宫门上锁下钥，现在已经回不去了，这一夜大概就要在此独立了。

他曾仗着胆子建议萧羌去太庙看看杜笑儿，谁知道皇帝只是轻轻一笑，然后别开眼，低低说了一句，朕有什么资格去见她?

这句话出口的一瞬间，何善心里一沉，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完了。

他从小看顾萧羌长大，皇帝什么样的性子，他再清楚不过。

那是个不轻易动情，动情之后，却会倾注一切也在所不惜的男人。

萧羌的父亲软弱无能，他弱冠登基，就要肩负起父亲留下的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治理到今天这个可以屹立于东陆列强的样子，他每一步行来，都是旁人所看不到的血泪。

在他心里，他最爱的是大越这个国家。其次，是和他血肉相连的母亲、儿子和年纪相近的叔叔，而他自己，不知道要排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可以为了他的至亲毫不犹豫的牺牲自己，也可以为了他最爱的国家，毫不犹豫的牺牲掉自己的至亲——例如萧远。

牺牲之后，他会摧心裂肝的痛苦，但是当下一次他的至亲和他的国家冲突的时候，他依然会理智的，冷静的，冷酷的选择他的国家，然后继续承受一层一层加负过来的痛苦——他愿意为他所爱的人牺牲自己，却不得不在国家的利益和他们之间选择前者。

那是个会亲手持刀，凌迟掉自己所有感情的帝王。他不会让别人看到他的痛苦，只会默默的一个人收拾起所有。

何善还记得，当萧羌刚刚登基，知晓了关于自己的那个秘密的时候，才刚刚二十岁，几乎还是个少年的萧羌枯对着烛火坐了整整一夜，然后第二天早上，便又是倜傥少年帝王。那一整夜，他只说过一句话，却让听的人惊心动魄。

他望着烛火，对何善说，朕不要再爱什么人了，太痛苦了，真的，爱上他们，又被迫要牺牲他们，太痛苦了……朕……再也不要爱上什么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萧羌笑着，眼角眉梢都是温柔春风情意，多情风流，看得屋外值夜的宫女羞红一张小脸，却让何善几乎要掉下泪来。

从那天之后，萧羌选择不闻不问不看不爱。

然后直到今日，帝王干枯如死灰的世界里，多了一个鲜活的女子。

杜笑儿在何善眼里，是一个很有生命力，鲜活开朗，对任何人都一样和蔼，会笑着对宫女说谢谢和对不起的女孩子，大概就是那样的鲜活和对所有人平等的态度吸引了萧羌吧。

宫里出现这样一个女孩子，何善是乐见其成的，但是，这个皇帝所在乎的女子被萧羌亲手下了毒，已没有几日好活。

他喜欢她，然后她的生命他亲手夺去——想到这里，何善只觉得身子一阵一阵从里往外的透着凉。胸口堵了一把浸透的烂棉絮一样气都喘不过来。

他下意识的偷眼向萧羌看去，端坐马上的男人脸上无悲无喜，看不出来一点儿情绪。

第三十二章独立到中宵（下）

月华皎洁，上弦月如同一弯银钩，扯得人心尖子上那点伤口痛不可抑，萧羌远远的望着太庙，不眨眼，久了，眼睛里渐渐模糊起来，灯光晕黄成了一大片暖暖的金色，却让他的心一点儿一点儿的凉了下去。

如花告诉他，那个从他窗户跳脱逃走的女子半疯，已然快死了。

是不是伸展开自己的手臂拥抱住她，就能挽回一点儿那即将逝去的生命呢?

想到这里，他慢慢伸展开修长的手指，掩盖住了自己的眼睛，当黑暗降临的那一瞬间，久睁的眼睛里有了沙沙的疼痛。出自生理性的，有一点水意渗透出来。

心底有一片绝望的阴影犹如渗在水里的墨汁一般扩大，过了很长时间，他放下手掌，嘴唇扯出了一个淡淡的弧度。

“何善。”他唤从小看着他长大的老内监的名字，笑了笑，“我啊……本来以为不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再心疼的了呢……”

他说话的声音平静无波，几乎在说今天天气很不错一样的语调，何善心里一震，一抬头，看到的是如墨夜色下，一身帝王长袖翩飞，白衣玉冠，脊背笔直，不曾有一丝弯折。

他没有回头看忠心的内监，只是继续淡淡的说：“朕做过的事，不曾后悔，朕也不曾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错……”说道这里，他顿了一下，回头，一双温润的桃花眼里闪动着如孩童一般的迷茫，他修长指头按在白衣之上，有种说不出来的萧瑟，他一字一句的问：“何善，你说，朕做错了吗？”

何善声音一颤。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哽了一下，极度恭敬的垂头答道：“陛下不曾做错。”

听到这句回答，萧羌侧了下头，无意义的笑了起来，极轻的问，“那么，既然朕没有做错，为什么朕会心疼呢……”

按在心口的指头用力了一点儿，在白衣上带出波浪一样的折痕，他笑得越发温柔，语气轻得几乎听不见，“怎么办……何善，朕这里疼得不像自己的了……”

他说的声音如此之轻，轻得何善几乎听不到最后几个字。他诚惶诚恐的低下了头，回答不出这个无解的问题，而萧羌显然也没有期待他的回答。

他只是安静的看向太庙的方向，一瞬不瞬。

一夜就这样过去，天色渐白，曙光渐渐亮了，太阳升起的那一瞬间，白衣帝王的身影几乎湮灭在金色光辉里，脆弱得仿佛随时都会消失。

何善下意识的向前一步，拉住了他的袖子，萧羌转头看他，他才发现自己的逾越，瑟缩着松开了手，萧羌没有责怪的意思，他最后看了一眼太庙的方向，掉转马头，向山下而去。

何善也翻身上马跟在他身后，本来以为萧羌要回宫，却不料他下了山后奔去了太庙附近，却没有进去，只是远远的，痴痴的看了片刻，忽然一转马头，向宫门飞奔而去。

海棠永远也不知道，七夕之夜，曾有白衣帝王为她独立中宵，安静的，凝望着她所在的方向。

那一日两人之间，没有鹊桥，便只能站在彼此的对面。

打马入京城，在即将入宫门的时候，萧羌忽然在马上侧身，何善知道他要说话，立刻恭敬低头，萧羌的面孔在阳光里只隐约有一个轮廓。

“对了，何善，你听到宫里的传闻了吗？”

“陛下指的是……”

“昨天朕偶尔听到，有人说，杜昭仪之所以生病，是因为巫蛊魇镇。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这等传闻何善怎么可能不知道，只不过皇帝不说他也瞒着罢了，今天听到萧羌提起话头，他心里一紧，躬身道：“臣不信魇镇一说。”

萧羌点头，“朕也不信。”然后他似乎笑了一声，“不过，这世上嘛，总有人信的，也总会有信的人不惜以身试法的。”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温软，何善却浑身一抖，他知道，这宫廷之中，只怕不久之后就要有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

海棠把蜜蜡给了史飘零，查验结果是，里面果然被加了水银。她的猜测没错，海棠也不声张，只是悄悄停用了蜜蜡。史飘零不愧是星卫之首，受了海棠拜托，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为她看诊的御医送上去的脉案都说她神智昏悖，有半疯的趋势。

她半疯的消息果然如她所愿的传了出去，然后，不负她所期望的，这间中，沉冰又求见了沉寒几次。

七夕当天，她就把自己的计划向沉寒和盘托出了，虽然觉得她的行为有些冒险，但是沉寒思量良久之后，还是答应了。

沉冰求见，沉寒几次都婉言谢绝，日子一长，就到了九月中旬，海棠算了算，似乎沉冰的耐性也该到了一个界限，正要让沉寒答应的时候，宫里却传来了消息，说十月十三，是先帝六十冥寿，要隆重祭奠，而萧羌为了父亲的冥寿祈福，在十月初九就到了太庙，预备斋戒三天之后，为先帝庆祝。

听闻了沉冰数次求见不成的消息，萧羌一笑，说那你便和朕一起去太庙吧，朕知道皇贵妃为避嫌，有朕在，总不用避了吧。

就这样，沉冰住进了太庙附近的驿馆，而海棠则再次见到了萧羌。

在见到萧羌的前一天，海棠刚刚经历了第四次发作。

跟前几次发作截然不同，这次的发作是在睡梦中悄悄开始的，除了海棠自己以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等早上她从第四次发作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海棠活动了活动指头，有那么一瞬间无法判断自己到底是发作还是只是深深沉睡，过了

无梦的一夜。

最后，是那种仿佛死去一般无限寂静，还残留在身体里的记忆，让她确定了自己刚刚经历了第四次发作。

一瞬间，比以往数次发作都要更可怕的寒冷侵袭上了她的身体，她陡然想起洛同衣那时候对她说的话，

他告诉她，她最多还有两次发作的机会，然后，就会死去。

等下一次发作，就会要了她的命去。

海棠小小的呜咽了一声，倒退一步，下意识的向后伸手，捞到一把空气的时候，她才惊讶的发现，自己在刚才做了什么。

她居然下意识的以为萧羌会在她身边。

就如她每一次毒发一般，在她身边，拥抱着她。

她忽然明白为什么这次发作这么可怕这么寒冷，就是因为当她挣扎在生死之间的时候，没有人抱住她，拉住她的手，陪伴在她身边。

昨天晚上，她差一点就这样一个人安静的死去，没有任何人知道。

海棠瞪大眼，看着面前铜镜里映出的一张属于少女的淡雅容颜，不敢置信。

这……算不算所谓的雏鸟情结?

仿佛是要摇晃去脑海里不应出现在此时的复杂情感，海棠用力晃了晃头，掀开被子随便抓了件外衣裹在自己身上，跳了出去。

她现在需要找到人在她身边，不然太难过了。

天刚蒙蒙亮，蛋壳青的天色温润的铺开在整个天穹，头顶上有鸟儿振翅的声音，远远的有早起的宫女内监小声说着什么的声音，太庙的方向也有负责祭祀的早早起来，能听到隐约的钟声悠然穿过碧绿的树叶，随意洒落。

然后，她看到了他。

当时有点点金光从东方山峦边一线一线的涌出来，那个男人站在她院外的亭中，负手而立，一身云白的衣衫，广袖曳地，衣裾之上有

银龙穿云欲飞，头上金冠端端正正压在漆黑如墨的发上，一双温柔多情的桃花眼笔直的看向她。

男人似乎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肩膀上落了几片碧绿的叶子，看到她出来，他笑了起来，却偏偏那双桃花眼里温柔流转，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从容自在的多情风流——正是萧羌。

海棠呆了一下，萧羌却也不说话，只是向她伸开手臂，她眨眨眼。心里片刻之前的慌乱奇迹般的消失，她稍微顿住了一下脚步，犹豫刹那，决定遵循自己身为土狗的本能——扑了过去。

看着慌慌乱乱连头发都没梳的少女顿了一下，然后一直线的冲过来，萧羌笑得更开心了一点儿，他踏前几步，海棠来不及收势，直接冲进他怀里，萧羌双手围拢，海棠正正好被他抱在怀里，他双手圈起的距离，只够容纳她一个人。

“朕一会儿就要走。”他低低的说，“一会儿等时辰到了，正殿那边有仪式，等晚上仪式结束了，再过来这边看你。”

十月的天气已有了一丝凉，萧羌的体温透过衣衫熨贴出来，和着衣襟间散发出来的木叶香气，分外有一种安抚的味道。海棠摸摸撞得有点疼的鼻子，抬头，阳光已清澈浓烈，透过片片树叶，在男人脸上投下微微的阴影，那一瞬间，萧羌容色清朗，嘴唇轻轻一弯，跟她在马车里所见到的那个笑容几乎一样清澈。心底最后一丝阴霾退去，海棠愣愣的看着面前的男子，觉得脸上有点微微的热。

她这才发现，自己和他的距离，近到肌肤相贴。

条件反射的，有些羞赧的低头，琢磨一下，这忒少女了，于是又立刻不甘示弱的抬头，望入的就是萧羌清澈而深深凝视她的眼睛。

第一次，这个男人以这样清澈的眼神，笔直而毫不动摇的凝视她。

心里某个地方的某种坚持，轻轻破碎。

垂头，依偎过去，伸出手，以撒娇一样的姿态把头埋在他怀里，双手圈拢着他的身体。

已无法再贴近了，耳边能听到胸膛下沉稳的心跳。

萧羌顺着她的脊背，声音里带了点儿笑意，“怎么了？一副撒娇的样子？”

她没说话，只是抱紧他，额头一顿乱蹭，蹭得有点发红发疼了，确定确实有人抱着自己了，刚才那种可能不为人知的死去的想法，终于彻底从胸膛里淡去了。

萧羌的衣襟有些潮湿，闻上去有很轻微的草木的味道，应该是被露水打湿了，海棠皱皱眉，“……陛下在这里站了很长时间了？”

“……不短。”

“干什么都好，何必在这里枯等？”

听她这么一说，萧羌愣了一下，然后展颜微笑，那一笑，仿佛夏夜荷花初绽，分外清新，他低头，额头与她额头相抵，柔声说道：“我等你，心甘情愿。进去叫你，岂不是要吵醒你，让你不得好眠？”天刚过四更，他就来了，宫女说她昨晚难得好睡，他怎么会去吵她？

海棠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心说话，早点去叫她就只能看到她趴在床上做挺尸状了。

算了，他没进去也好。

不再说话，甚至连眼睛都闭上了，就这样安静的蜷在他胸前，象一只小小的鸽子，收拢了翅膀。

非常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

只是静谧的，彼此拥抱。

第53节：第三十三章 良辰美景抓奸天(1)

第三十三章 良辰美景抓奸天

海棠不再说话，甚至连眼睛都闭上了，就这样安静的蜷在他胸前，象一只小小的鸽子，收拢了翅膀。

非常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

只是静谧的，彼此拥抱。

不知道过了多久，远处太庙正殿传来了远远的鼓声，被惊醒了一般，萧羌侧身在她唇上一吻，柔声又说了几句话，转身就要走，才迈出一步，他忽然觉得袖上一紧，回头看去，海棠拉住了他。

萧羌脸上闪过微微的惊讶，而拉住他的海棠，惊讶比他只多不少。

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面前这男人转身离开的刹那，一身白衣几乎要融入这天地之间，她心底便派生出无限不安，下意识的便一把抓住了他。

抓住了，却要怎么说?

有那么一瞬，两人默默相对，半晌，海棠蹦出一句，"陛下，您来，到底要做什么？"

说完她就想抽自己一耳光，这叫什么话啊，好像自己舍不得他走，外带嫌弃人家没告白似的--呃，好吧，自己的表现就实际看来确实就是舍不得他走……

一刹那，萧羌瞪大眼睛，然后俊秀容颜上慢慢泛起一层苦笑的神色。"……朕想你，就来看看你……真的，就这样……"他最后几个字，说得声音浅淡，慢慢的尾音袅淡在了一片阳光灿烂，天幕明蓝之下。

面前的男人还是温柔的笑着，海棠却觉得自己刚才说错话了，这个男人大概把她那句话理解向了非常黑暗的芳香，她无奈的眨眨眼，手上的力道慢慢松了下来，"你知道……我、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朕知道。"他笑了起来，摸摸她的头顶，在她发顶印下一吻，"……朕知道……朕知道……"

说完，他又深深看她一眼，

话说到这里，海棠心里忽然一动，侧头看向他，又一把抓住他的袖子，她看进他眼里，有些艰难的开口，"……我没有发疯……"

"我知道。"他换了称谓，温柔的看她，手指抚摸上她的发顶，笑容里有了宠溺的味道，"星卫能瞒得了别人，但是大概还瞒不了我。不过一开始听到消息的时候，我确实被吓到了呢。"还跑出来远远的看了她一整夜。

啊，这大概是他人生里少数异常丢人的纪录之一了。

呃，这真是意料之中的回答。

海棠挠挠头，好吧，她本来也没觉得自己能瞒得过他。

萧羌看了一眼天色，温柔的把袖子从她的手里慢慢抽了出来，"你的事情，我还是很清楚的。"

"……我也没有被魇镇。"

"我知道。"说完，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修长的指头从她鬓边滑过，"你的事情，我都知道。"

"……你不知道……"她摇头。

"我知道。"他语气越发温柔，"比如沉冰想要从那里得到一幅图，这些我都知道。"

她瞪大双眼，没想到他居然连这个都知道！最后，海棠忽然一笑，自言自语，"不……你还是有不知道的……"比如，她根本就不是杜笑儿。

第54节：第三十三章 良辰美景抓奸天(2)

萧羌刚要开口，远处忽然有钟声响起，他转身要走，海棠一把扣住他的手腕，急急说道："你不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有你的理由，海棠，我相信你。"他一笑，非常纵容温柔的看她，清晰的把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我相信你，海棠。"

温暖充满了海棠的胸口，她几乎有些哽咽，手掌用力，却不敢再看萧羌的眼睛，她低声道："……我刚才，又发作了。"

"--！"萧羌大惊，他一把拉过海棠，上下看着，海棠被他拉得有些疼，挣扎了一下没挣开，耳边的钟声越发急促，他要说什么，却又犹豫一下，转身看向太庙的方向，匆匆说了一句，"等我，我晚上过

来。"说完，俯身在她发上一吻，便向大殿的方向疾走而去，海棠摸了摸额头，刚要说话，男人已经跑得比兔子还快的消失了。

兄弟，你也不怕你这么长的袖子和下摆绊到一块儿去摔成狗啃泥。

海棠在心里小小的诅咒了一下，望着萧羌离去的背影，良久，直到男人消失在一片金瓦红墙之中，她才唇角一弯，真正的笑了起来。

永远是公事第一的男人啊……如果换了现代，这就是女孩子对男孩子羞答答的说，亲爱的我有了……男人答，老子要加班一般的情况吧。

好吧，如果刚才萧羌立刻担心的拽住她，说哦，阿娜答，你没事吧，我哪里也不去了，留下来陪你……她会怀疑这男人不是被穿越男附体了就是被外星人入侵大脑了＝＝

但是，为什么她连萧羌这种地方都觉得……死可爱死可爱死可爱的?

于是，心情好了很多很多，连带着天空看起来都特别蓝了一些。

此时的海棠浑然未觉，她在心目中，已把自己划入了会抱怨男友的"女人"的范围了--

萧羌急步赶到了太庙正殿，在偏殿正了正衣冠，就去太庙参见斋戒前的仪式。

这天阳光晴好，他一身正式的帝王冠服走向正殿的时候，白衣翩飞，曳地衣裾上洒满了金色的光芒。

看起来……真是优雅得让人想把这男人按在灰尘里，看他跌到最悲惨境界的样子啊。

作为被邀请观礼的宾客，沉冰站在殿外，眯起一双美丽的眸子，妃色的唇角弯起了一个无邪天真的弧度。

不过，你这个样子还能多久呢?

沉冰在心里冷笑，长袖之下的指头紧紧捏起。

昨天晚上，他终于见到了沉寒，沉寒告诉他，杜笑儿已经快疯了，她这边什么都问不到，说趁他在太庙的机会，会给他安排机会去见杜笑儿的。

如果他去问的话，需要讲究策略吧。一年多前，他就是没有能说服杜笑儿，才平白拖了这么长时间，结果现在被迫流落他国为人质。

脑海里一个恍惚，他不知怎的就想到了入宫前，他见到的杜笑儿的最后一面，那个少女对他说的最后那些话。

当时她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却偏生弯出了一个极度妩媚的角度，透出刀锋一般锐利绝望的美。

她非常非常轻的对他说：沉冰，你将永远无法达成你的心愿。

你的一切都终将破灭，因为你不爱我。

沉冰，如果是为了你，我不惜毁家灭国，抛尽一切在所不惜。

可是，你不爱如此爱你的我。

所以，你注定毁灭。

需要沉冰出席的仪式一直拖到正午时分才结束，之后帝王赐宴，沉冰和沉寒一桌，因为已经开始斋戒的缘故，萧羌自己面前一个极朴素的小桌，上面不过清水豆芽等等不用油的寡淡食物。

看沉寒和沉冰拘谨的坐在一处，萧羌一笑，道："看来有朕在你们怎样也吃不香啊。"说完，他拍拍手，何善立刻把他的小桌挪入内殿，外面就只剩下沉寒沉冰兄妹。

他还嫌给他们制造出来的空间不够用，挥挥手，又下令放下帷幕，刹那间，外间和里间完全隔离开来，声音不通，何善犹豫的看了他一眼，想要凑到帷幕附近去偷听，他却摇摇手，示意他不必，又向他使了一个眼神，何善会意，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内殿里只剩下萧羌一个人继续皱着眉头吃他讨厌的寡淡无味的斋菜。

第55节：第三十三章 良辰美景抓奸天(3)

外殿，沉寒侧耳倾听，确定四周没有任何人偷听之后，用筷子蘸酒，在桌面上写了一句话，"今晚亥时一刻，杜昭仪的房间。"

沉冰核算了一下时间，沉吟一下，抓住她的手，在她掌心写道："可否确定安全？"

沉寒颔首，告诉他这段时间一直拒绝他，就是在煞费苦心的调动防卫，终于空出今晚这一个时辰的空档。

"我确定。"

沉冰颔首，一双笼了烟雾般的眼睛漫漫垂下。

这是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杜笑儿彻底疯掉之前，拿到那样东西--

当外殿暗潮汹涌的时候，萧羌一半吃一半扔的终于吃掉了自己面前的素斋，就在他无聊的拿筷子拨弄空碗的时候，何善终于回来，禀报道冰和沉寒吃完离开了，又凑近去低声向他说了几句什么，他点点头，吩咐了一下，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放到了何善面前，示意他看。

何善谨慎的拈起了那张纸。

是非常普通的纸，谁都可以拿到。

他看了眼萧羌，萧羌很闲的拿筷子戳花生米，点头，何善展开信纸一看，额头上立刻就有密密的冷汗泌了出来。

上面一行歪歪扭扭的墨字，只有一行：杜笑儿秽乱宫闱，今夜亥初偷会。

何善脑子里嗡的一声，他擦了一下汗，悄声问道："陛下的意思是……"

"朕相信杜昭仪。"他淡淡的说，没有抬头，嘴唇忽然就一弯，"朕说过，朕相信她。"

"……那就……放着不管？"

他放下筷子，"唔……放着不管，似乎也不好？"

"那陛下的意思是……"

微笑，"那就去看看吧。"

谁之前说相信杜昭仪来的啊？何善在心里腹诽，萧羌看了他一眼，自言自语嘀咕了一句，"唔，朕虽然相信她，但是朕不相信其他男

人啊……"

其实，这时候何善很想对皇帝陛下说一句，您这宫里拽个宫女都比杜昭仪漂亮，男人多没眼光才要去偷她啊……

十月初十，喜神正南，丧神正西，最宜抓奸。

海棠面前放着一盆凉水。

她正在准备今天晚上的装疯事宜。

衣服已经挠得一道子一道子了，水放在外面也被夜风吹得冰凉冰凉了，海棠深吸一口气，单手扶住铜盆，掐住鼻子，一头就朝水盆里栽了下去！

泡到肺都开始疼，一头起来，窗户开着，十月已经很冷的飕飕小风吹了进来，海棠浑身一哆嗦，还不敢躲，就挺着让风吹了一会儿，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发烧趴倒了，才哆哆嗦嗦的拽过铜镜。

镜子里映出一张白里透青又渗着病态嫣红的脸，看起来就一副病弱不堪的样子。OK，第一步搞定了，疯女人的feel出来了。

海棠又朝脸上泼了点儿水，寒意袭来，她哆嗦一下，看向屋角铜漏。

快到亥时了。

为了今天，这两个月以来，她和沉寒煞费苦心不着痕迹的调开值班等等卫士，安排宫女，就是为了今天这亥时腾出来的一个时辰。

机会仅此一次，怕再不能得，所以要好好把握。

觉得自己脸色已经和疯女人没什么两样了，海棠点点头，刚要起身，忽然身子一僵。

--她听到了屋子外传来了脚步声。

现在还没到约定的时间啊！海棠心里一跳，急急把头发一阵乱抹，从发缝里向外看去，她立时就惊在了当地--

来的人不是沉冰，而是花竹意--

长昭的贵族青年，大越的五品给事中，正鬼鬼祟祟的向她这边摸了过来。

海棠瞪大了眼睛，只想说一句：靠！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是花竹意，不是沉冰！

就在她惊讶的时候，花竹意看到她的样子，眼睛里露出不敢置信的眼神，脚步稍微顿了下。就飞扑了过来！

"笑儿笑儿，你莫非真的疯了？"

这段日子她和沉寒策划事情，兼之她要装疯，花竹意求见她全都推掉了，怎么今天这家伙会忽然出现在这里？

生怕这自由奔放的小子给她来一嗓子琼瑶式咆哮，海棠跳上去一把捂住他的嘴巴，龇牙道："闭嘴！我没疯！"

现在把他踢飞似乎来不及了？一把把似乎要张嘴絮叨的花竹意拖到屋里，海棠脑海里快速的转着念头。

第56节：第三十三章 良辰美景抓奸天(4)

已经到了亥正，就算把这混小子踢出去，怕也要撞上侍从……想着想着，她已经把花竹意拽到了内室。

这还是花竹意第一次到她的内室，被抓着领子拽进去的花竹意吹了一声口哨，然后满面娇红的低头："海棠……我们这样……"害羞的对对手指，"会不会太快了……"

海棠愣了一下，才发现自己拽着花竹意奔向的方向是自己那张改造过的柔软大床……

在心底骂了一句，她掉转方向，开始把他朝衣柜方向带。

把他塞到衣柜里的时候，海棠问了一句，"小花，你武功怎么样？"

"勉强可以放倒几条大汉。"花竹意嬉笑归嬉笑，事情到了现在也觉得有点儿不对，任凭海棠把自己塞到衣柜里。

"……聊胜于无。一会儿我要是惨叫起来，记得救我哦。"说不定沉冰要动粗，史飘零不知道指望得上指望不上，自己还是藏一个救兵在衣柜里吧。

海棠在关上柜子门的时候，问了一句，"小花，你今天怎么会忽然来见我？"

"我收到了你给我的字条啊。"花竹意委屈可怜的整整头上垂下的带子，"不是你让人送信给我，约我来见你的么？"

"……我没约过你。"手扶在柜子门上，海棠蹙眉。

有陷阱在等着她。

花竹意耸肩，"……果然是这样。我说笑儿，似乎我们都被人给耍了啊。"

"没错。只希望这次被耍不要送了我们的性命去。"说完海棠关上柜子门，细心的留了点儿缝隙给他呼吸用，转身深吸一口气，到了外室，朝脸上沃了把水，把头发继续扒拉成贞子状，耳边铜漏有沙沙轻响。

亥初一刻，逢魔之时。她来到屋门口，有凉凉的夜风幽灵的头发一样浸了上来，远处，有少年青衫而来。

这次沉冰没有易容，一身不易辨认的淡青衣衫，几乎要融在夜色沉沉之中。

仿佛一个绝色的妖精衬着夜色而来，只为摘得一朵配得上情人柔嫩嘴唇的娇艳花朵。

海棠从垂下的发丝之间看他，心里感叹了一下。这样的美貌，这样的姿态，真是我见犹怜那个啥啥啥啊……

沉冰走到了她面前，一双眼温柔妩媚，含着淡淡的雾气，那样多情的看着她，修长白皙，柔软得仿佛没有骨头的指头，缠绕上了她的手腕。

他对她说："笑儿，我来了。"

那一瞬间，她只觉得自己手腕上缠绕了一圈冰冷的蛇。

不是伪装的，看着沉冰，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情绪，海棠有些呆呆的发愣。沉冰却以为她是真的半疯了，眼神向四周一扫，便笑着牵了她的手，走向了室内。

小心的掩上门，沉冰看着海棠一脸呆滞，把她按在了榻上，自己单膝跪倒在她面前，从下往上的看着她，咬了咬嘴唇，一脸委屈，"笑儿，莫非你真的不原谅我了？"

他本来就生得有一种颓败一般的美貌，现下这样委屈，洁白的牙齿咬在嫩红的唇上，几乎是楚楚可怜了，如果海棠事先不知道那些事，看他现在可怜样子，立刻就母性和色性大发，几乎什么都可以原谅他了。

海棠抱元守一，打定主意先听他说话，自己再慢慢套话--好在沉冰以为她现在半疯，即便她说错了什么也能遮掩过去。

看她不说话，却也没有传说中狂性大发的样子，沉冰放了一点儿心，双手把她十指笼在一起，低头，下一秒，温润的触感从她的指尖蔓延开来，海棠愣了一下，才后知后觉的发现，她被沉冰吻上了手指。

好可怕！她有种被蛇舔上来的感觉，海棠一个激灵，猛的把手一抽，沉冰抬眼看她，露出了受伤的表情，低低说道："笑儿，我那天说的都是气话，你还在怪我？笑儿笑儿，你已罚了我。到现在还不够吗？我让你接近萧逐，也是为了那样东西，没有那样东西，我拿什么保护你？我拿什么来说我爱你？"

双手重新被他抓了回去，海棠凝神细听，沉冰看她依然没有反应，继续慢慢说道："笑儿，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样子，我那时候微服去大越察访，看到你在王府里荡秋千，我记得清清楚楚，你穿着淡粉色的衣衫，袖子飘起来的样子，就象一只小蝴蝶。你的手帕飞出了墙，我捡到了，你趴在墙头上和我说话，我说你的样子就象小松鼠，你还拿松塔打了我的头，笑儿笑儿，你全忘了吗？"

第57节：第三十三章 良辰美景抓奸天(5)

说道最后，沉冰声音转低，几乎有了点哽咽的味道。

呃，奸情版墙头马上么？赶情就是这么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结识方式--好吧，话从沉冰嘴里说出来要打一个折扣的，说不定沉冰早相中

了杜笑儿，制造了一个机会认识也说不定呢……

"笑儿……你曾那样爱我……你忘了吗？你说你会帮我，你怎样都无所谓，你拿到了那样东西，我是打算带你回去的，但是你听说我要娶王妃，一气之下选择入宫……笑儿，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

继续整理，大概是杜笑儿和沉冰恋奸情热，沉冰为了那东西唆使杜笑儿去拿，杜笑儿拿到了，发现沉冰暗度陈仓，要娶王妃了，这边又和萧逐接近逼上梁山不嫁不行的状态，所以干脆选择带着沉冰要的东西入宫算了--说起来，宫里防卫森严，即便是沉冰要进去也要费点儿功夫吧?

赞！杜笑儿果然不是简单人物，不嫁萧逐，带走负心之人最重要的东西还让你捞不着--说句实在话，如果她没死，就这样顺利的进了宫，说不定真能和萧羌好好掐一掐……

"……所以，笑儿，你不肯原谅我吗？"沉冰低低叹息一声，拉回了海棠飞远的思绪，似乎该回应点儿什么?

海棠尖利的笑了一声，一双眼从乱发下瞪着沉冰，一手掩住了嘴唇，从沉冰的角度看去，她的样子就仿佛是从水底走出来的女鬼一般。

他不自禁的也打了个哆嗦，就想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杜笑儿的情景。

那是杜笑儿入宫之前，他气急败坏的去找她，本来长途奔波就心下烦躁，言谈之间就和杜笑儿冲突了起来，他脱口而出一句，"如果不是为了那样东西，我为何要费这样大的力气接近你？"

这句话说完，那个少女一下子瞪大了眼睛，眼神在一刹那空洞惨白。

他到现在还记得她的眼神，无法形容无法描绘，透着世界刹那崩溃一般的铁灰色绝望。

那一瞬间，就连沉冰都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他以为杜笑儿会哭出来，但是那双眼睛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出来，她看着他，忽然就笑了，凄厉清冷。

她对他说，你什么也得不到，他不爱她，一切都将毁灭。

他当时心里一惊，几乎恐惧起来。他知道杜笑儿是怎样的人，那是一个在温婉外貌下隐藏着偏执疯狂心性的少女。

她知道他是敌国亲王，知道他拿到了那样东西就可灭她家国，但是她不在乎，她爱他的时候，为他毁了一切都无所谓。

可是，这样的感情一旦转为了恨意，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天晚上，沉冰确实是起了杀心，想把她毙于掌下以绝后患。可是一看到她灰败的双眼，不知怎的就下不去手了--明明不爱她的，但是就是下不去手，于是，他拂袖离开。

当天他就离开了京城，第二天他才得到消息，说杜笑儿当晚落水，幸而被救。

当时心里其实是松了口气的。那不是落水，而应该是自杀，以她的死来埋葬他想要的东西，果然是杜笑儿一贯的风格。

接下来，他为了探察秘密，特意运作，让自己的嫡亲妹妹嫁入大越，再次相见，他看到的却是茫茫然，仿佛根本不认识他的杜笑儿。

现在，面前是疯狂了的女子，那头湿漉漉的头发让他想起了一个画面--绝望的少女一步步走向冰冷的池水，乌黑的头发如同水藻一般散落在湖面上。

他应该没有看到过这画面，但是却清晰得历历在目，仿佛就在他眼前发生的一般。

下意识的握紧了海棠的手，他柔声唤道，"笑儿，原谅我吧……说说话啊……"

老娘冷得要打喷嚏了好不好？海棠用手掩着嘴，几乎要翻白眼，生怕一个喷嚏打出来破坏气氛，只好很辛苦的忍着--她容易么她！

见对方没有反应，他心里微微高兴--按照杜笑儿的性格，这便有了转机，于是略微直起身子，抬手，要把她拥入怀中。

窗外玉盘高悬，夜风冷如秋水，他的手指擦过了海棠还带着湿气的头发，滑过她颈项的时候，她动了一下，似乎挣扎，他便伸展开双臂，把她压入怀里--

就在海棠决定装疯把他推个趔趄的时候，门口忽然传来了极轻微的脚步声，然后，有人很礼貌的敲门，咚咚咚三声之后，本来锁好的门不知道怎的，吱呀一声就洞开了来，两人一起扭头看去的时候，门外有一名白衣金冠的清雅男子立在月下，非常礼貌的对他们微笑，很若无其事的打了个招呼，"定王殿下，夜半时分，真是

第58节： 第三十四章 悍然行凶(1)

第三十四章 悍然行凶

门边站立的正是大越昭仪娘娘海棠同学的法定配偶，职业为皇帝的萧羌。

在这一刹那，海棠忽然想起了一句歌词，"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

当然，她现在的处境和如此凄美的歌词除了纯字面意思差不多之外，没有半点相似。

沉冰刚才太过专心，完全没听到萧羌靠近，现在看到萧羌袖手倚门而立，他也愣了一下，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来。

海棠反应比他快，愣了一下之后，她下意识的环绕室内一周。

面前是沉冰抱着自己，远处是自己"老公"面带微笑，眼含春风，好吧，这场景她能联想出来的唯一形容词就是--抓奸＝ ＝＋

而很不幸的，自己就是被抓x在x里的那个x啊……

原来，那个陷害在这里等着她。只不过陷害她的人虽然通过她和沉寒调动侍卫宫女推算出了她和人私会的时间，但是从把花竹意陷害进来这点看，对方显然不知道自己约了的是沉冰--不对，现在应该想怎么脱困！

看看她，又看看沉冰，萧羌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站得舒服一些，眼睛眯细，越发显得眉眼春风。

微笑："定王殿下，可否请您放开朕的'爱妃'？"

口气十分商量，却把沉冰惊得跳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他意识到自己被装到一个局里了，这个局是谁为了什么目的布下的？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被皇帝本人逮到月黑风高夜半无人的时候和他的宠妃待在一起，还是拥抱这样暧昧的姿态……沉冰这时候几乎笑不出来，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泌了出来。他下意识的看向海棠，被海棠瞪了回来。

我也没法＝ ＝。一样的。

萧羌却也不急，他很愉快似的看一男一女僵在当地。

带着一种猫抓耗子一般的恶意，他侧头，漆黑的长发散在白衣之上，有一种黑白分明的惊心动魄，又是一个优雅的微笑："对了，定王殿下，朕有一事请教。"

沉冰看着他，根本说不出话来。

微笑扩大成一个优美的弧度，却丝毫没有进入森冷的眼底，"殿下可以告诉我，为何如此深夜出现在朕的'爱妃'房里吗？"

这句话说出的瞬间，整个房间里完全静默下来--海棠在这极度的安静中甚至听到了沉冰细细咝了一下的声音。

她心里也是陡然一紧，下意识的看向萧羌，对方察觉到她的不安，看向沉冰时毫无表情的眼神在看向她的时候，居然带了点儿安抚的味道。

再转过去，面对沉冰，就又变成了春风含情，却让人不寒而栗的眼神。

在萧羌一开始问的时候，沉冰没有回答，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还是没有想出回答的话。他很明确的知道，越是晚回答，情况就越糟糕。

但是他现在确实无法回答。

沉默渐渐凝聚成压力，慢慢的堆满在三个人之间。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声音从内室传了出来："我说笑儿，你好了没有啊，衣柜里好闷哦……"

然后，柜子门吱呀一声，脑袋上顶着一堆衣带的花竹意慢慢从里面爬了出来，走出来，站到了海棠身边。

三双眼睛齐刷刷的看向了他。

沉冰："……"

萧羌："……"

海棠："……"

他非常无辜的回看回去，眼神水汪汪。

萧羌唇边的微笑有些微抽搐，沉冰这会真的笑不出来了，至于海棠，她只庆幸自己现在是疯女造型，

Chapter_9

一头乱发挡着看不出来正在抽筋的脸。

于是乎刚才还很严肃的抓奸场面无比诡异了起来，整个场面里，唯一保持非僵硬状态的花竹意显然没搞清楚状况，只是睁着小鹿斑比一样的眼神从左扫到右啊从右扫到左。

第59节：第三十四章 悍然行凶(2)

然后，抓头，哈哈哈哈很豪爽的大笑几声，"诶呀，大家都睡不着吗？"

脱力。

海棠把头发撩一撩，特别认命又特别诚恳的看向萧羌，"……陛下，如果我现在说我想凑四个人打麻将，您信不信？"

萧羌嘴唇动了动，终于从极度诡异的场面下找回了自己的表情，他看着海棠，一双眼睛微微眯起，柔声道："我怎么不信？笑儿，你说什么我都信。"

这并不是场面话！在萧羌说出这句话的一瞬间，她想起了刚才看到的萧羌那个安抚的眼神--在那个统治大越的男人眼里，她看到了近乎纵容的宠溺。

他告诉她，我信你，便是字面上的意思，毫无任何其他的意思。

心底便奇迹一般得到了安抚，海棠点点头，一转头，看到了沉冰震撼惊异的眼神，"……你……你没疯？！"

她没疯！也就是说，这个局是专门做给他的！

这才是她的报复！

一刹那，为自己所认为的"真相"刺激到的沉冰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杀意！

因为计划屡被破坏所造成的积郁在这一刻和面对杜笑儿时的复杂情绪融合，他定定的看了海棠片刻，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骗我！"

喂喂，按照你自己刚才招认的来说，是你骗杜笑儿才对吧！

就在海棠反射性的要反驳的时候，沉冰忽然手腕一动，指尖有极其尖锐的银色一闪而过，迅捷无比的向海棠颈项而去！

花竹意虽然一副笑嘻嘻的样子，但是早就注意沉冰的一举一动，看他手腕一动，立刻扣住海棠向旁边一带，海棠只觉得颊上一疼，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已有滚烫的液体流了下来！

沉冰一击失手，足尖一点，整个人贴地飞掠出去，手中光芒一闪，赫然是一柄菲薄的奇形匕首，已然向海棠追击而去！

花竹意那就是三脚猫的本事，根本拦不住沉冰，他只来得及缓缓沉冰的速度，下一秒他腕上一疼，沉冰已绕过他去，一刀刺向了海棠的心口--

海棠其实一直没怎么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在了解到萧羌信任她的时候，她就放松了心情，然后就觉得浑身发热，嗓子开始疼了起来，额头也滚烫滚烫的，神经一根一根的跳着疼。当她被花竹意推开的时候，面颊上的划伤刺痛起来，她只觉得整个人一昏，就靠在了旁边的桌子上。

靠，这种时候开始头疼？果然刚才的凉水泡多了。

脑子里昏沉沉的，看到沉冰再次向自己而来的时候，她本能的想跑，脚却提都提不动，然后眼前白影一闪，萧羌一把抱住了她，向旁边拖去

然后有鲜红在视线里蔓延开来--

过于鲜艳的颜色从萧羌的白衣上蔓延开来，被这鲜明的视觉感刺激了一下，长长的睫毛眨动一下，海棠的意识又回来了一点，她困难地伸出手，想要拖回萧羌。

沉冰一击误伤萧羌，便知道此事绝不会善了，他心一横，决定先杀了萧羌再说！

匕首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银白色的凶器带着破空之声刺向了大越皇帝的颈项。

海棠被萧羌护在怀里，因为高烧而逐渐模糊的视线里只漾出了一片让人颤栗的金属寒光--萧羌会死的！

她试图推开萧羌，却完全没有力气，就在她以为自己和他都会死去的时候，一个动听而又熟悉的女音响了起来，"住手！"

然后一切都仿佛停顿了一样寂静了大概一秒钟，海棠在这刹那抬眼望去，侍卫奔来的纷沓脚步声中，面前赫然立着一道纤细秀丽的宫装身影。

史飘零……果然，她一直在自己身边保护自己……海棠心安了一些，然后又想起了萧羌的伤口，她伸手要去看，却听到沉冰冷哼一声。

匕首被史飘零掌心一根乌黑的长针架住，沉冰绝美的脸上一片狠厉，他看了一眼屋外涌来的侍卫，冷笑，"天枢，你莫非以为我全无准备吗？"

史飘零挑眉不言，手腕一翻，乌针已刺向他的眉心，侍卫已冲进屋里，把花竹意和海棠萧羌保护下来，说完这句话，沉冰身形一晃，忽然尖啸一声，声音极怪，史飘零一愣，心里暗叫不好，和身而上的刹那，场中异变陡起--

第60节：第三十四章 悍然行凶(3)

早先冲上来的几名侍卫，剑锋一转，其中几人把长剑架在了萧羌颈子上，另外几人悍然动手，砍翻了毫无防备围过来要帮手的同僚！

原来他竟然早在侍卫中也埋下了自己的人！

史飘零回头想救已然来不及了，收拾不及，沉冰的匕首擦着她的头发过去，乌黑的发丝被削断了一束，飘飘荡荡落在地上。

场中一时僵持。

"海棠，记得把头埋在我怀里。"萧羌低声说道，声音平静，听不出来一丝恐惧。

海棠没作声，她强撑着发昏的头，快速的看了一下周围。

她被萧羌抱在怀里，靠近桌边，点点头，不着痕迹的把手绕过萧羌腋下，向身后摩挲而去。

她伸手的方向是萧羌的伤口，萧羌面色不变，身体却在她碰到他伤口的时候抖了一下。

她小声道："忍着点……"

萧羌点头，环着她脊背的指头微微绷紧。

就在这一刹那，仿佛僵持到了一个临界点，史飘零身形一动，向这边急扑而来，沉冰低吼了一声"杀！"，海棠摸到了自己要的东西--烛台。

手腕翻转一个半圆，海棠看都不看，抡起烛台，直直刺向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敌人体内！

尖锐的烛刺扎入肉体的感觉异常清晰，一分分的传递到指尖，保命要紧的海棠现在顾不得其他，咬着牙闭着眼刚要再度用力往里刺，萧羌的手掌蓦的包覆了过来，两人一起用力刺入的时候，一声惨号响起！

海棠愣了一下；她一直在头昏，手上抖抖的没力气，就算刚才加上了萧羌的力道，刺中了也绝不致命，这声惨叫是怎么回事？愣也只是一瞬，她立刻转眼看去，只看到一道剑气寒光的残影，身旁的刺客缓缓裂为两半，倒下的时候，还犹自发出不敢置信的惨叫。

被利剑斩做两半的身体向两边缓缓倒下，剑光闪耀，粘稠的鲜血溅了海棠一身，也溅上了她睁得一瞬不瞬的眼睛，视线里一片血红，然而那道立于刺客之后鲜红的身影却在本来就一片血红的世界里更加分明。

红衣金冠，绝色容颜上一点温度都没有，锐利仿佛上古名剑一般的黑色眼睛，以及，毫不掩饰的杀意。

萧逐--

本不应出现在这里的男人。

萧逐甚至看都没有看被自己劈为两半的那个敌人，他借势缓腰，一个错步，剑光再动，惨叫声此起彼伏，又是血光四溅！

在眼神模糊的海棠眼里看来，萧逐的动作轻飘得几乎像是在舞蹈。

他动作之间非常非常的轻盈，跟他相比，周围的人的动作都仿佛停止了，只能看到他长发悠悠的飘动，足尖点地，长剑一动，一蓬血花爆开，然后跃起，继续下一次杀戮--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这带来死亡的舞踏。

沉冰根本连任何命令都来不及发不出，他只看到眼前红影一闪，有长长的衣裾蔓延过他的视线，然后鲜艳的血色就铺天盖地的洒了开来。

他所唯一看清的动作，就是屠戮完毕的萧逐单膝点地，最后一剑斜斜挥出，一颗人头飞上半空--一瞬间，连沉冰都觉得，这一幕太过残忍妖娆，而面前在一片血泊里慢慢起身的男人身上带了一种无法形容，凌厉凄艳的杀气。

抵抗是完全没有用的--沉冰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个事实，在他刚要说些什么的时候，背后忽然有人扑过来，把毫无防备的他压倒在地。

花竹意笑眯眯的压住了沉冰，向萧逐打招呼一样的挥挥手，"啊，我抓住他了哟～"

这一瞬间，就连快昏倒的海棠都觉得浑身一阵恶寒--好冷的笑话啊，小花……

制服了沉冰，接下来就是善后工作，萧逐收剑回鞘转身看去的时候，萧羌的样子在灯光下异常糟糕。

他全身都是乱溅的鲜血，一身素衣如今鲜血淋漓。

漆黑的头发染成了黑红色，混着冷汗滚成一团暧昧的颜色，一张清雅面孔上全是鲜血，已经凝结的和没有凝结的，粘了细而漆黑的发丝。

他的眼睛微微垂着，有一点虚弱的神色，却没管自己，只是轻轻的把海棠放到了旁边的榻上。

萧逐刚要去扶他，却被他一手推开，微微摇了摇头，"我没事，王叔，你看一下笑儿……"

第61节：第三十四章 悍然行凶(4)

听到笑儿二字，萧逐眉峰微微一动，这样细微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出的表情却全数映在了萧羌漆黑的眼里。

海棠的意识有些混乱，看到萧逐，她下意识的唤了一声，"王爷……"我有事要问你……这几个字却来不及说完，她就脑袋一歪，很小白花的昏了过去。

那两个暧昧的字，却让萧羌握着海棠手腕的指头稍稍紧了一些，也让萧逐胸腔里跳动的器官波动了一下。

然后，看到向自己走来的史飘零，萧羌慢慢的，放开了海棠的手，让史飘零把海棠抱到屋内床上。

史飘零检查了一番，确定她只是面颊上被沉冰划了一下没有大碍，等御医来了，她才走了出去，向二人禀报。

看到她向自己走来，萧逐皱了一下眉头，欲言又止，萧羌飞快的瞥了他一眼，吩咐让史飘零接手护卫，对方领命而出之后，向萧逐点点头："一起进去看看杜昭仪吧。"

萧逐犹豫了一下，低声道："陛下，这……似乎不合礼制。"

敏感的捕捉到了陛下二字，萧羌勾起唇角，"……怕什么，反正不是外人，好歹是王叔你的侄儿媳妇。"

萧逐默然了一下，恭敬的向萧羌低头，漆黑的头发垂在了红衣之上，有种艳烈的美，"即便天家，君臣之间礼不可废。"

这次萧逐是秘密回京，因为和先帝，也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兄长感情很好，他就想早些赶回来参加兄长的冥寿祭奠。早赶晚赶，总算让他比预定行程早了几天到，他也没和别人说，自己悄然入了城，趁着夜深潜入太庙。

不过，是想看一眼杜笑儿。

杜笑儿发疯的事情他有所耳闻，夜半潜入太庙，就是想看一眼她，到底是不是如传闻中一样疯了。

哪知，他刚找到海棠的住处，就遭遇到了这幕情况，不得不出手，出手之后，却又尴尬无比。

说他比预定时间早到京城还算好解释，但是要怎么解释他这样深夜出现在妃嫔门外？

萧羌何等聪明，何况又早察觉到杜笑儿未进宫之前的暧昧，这内里一点曲折一猜就透，于是干脆不问，但是却越发让萧逐尴尬起来。

现在去看她作甚？又能挽回什么？不如不见。

萧羌微微一笑，也便由他，刚要习惯性的抬头掠一下垂下的头发，却牵动了手上的伤口，他猝不及防的一皱眉，轻轻倒吸一口冷气。听到这一声，萧逐这才回过神来，发现两个人都自顾自的各怀心思去了，完全忘了萧羌还带着伤。

他低咒自己一声糊涂，向御医要了药包，扯了萧羌坐下，给他包扎伤口。

从小萧羌就很讨厌不相干的人碰他，尤其是受伤的时候，除了萧逐和太后，他简直到了谁碰他咬谁的地步。

给萧羌包扎的时候，发现他一双眼就那么一直看着海棠所在的内室，萧逐心里泛起了一股酸涩，难说是什么样的情感在心脏的部位一点点凝结，变重，直如铅块一样沉重，坠了下去。

两个人谁都没有先开口的意思，就在气氛渐渐凝重的时候，有内监进来，悄声禀报，说是沉寒过来了，萧羌点点头，让她进来，片刻之后，那个有着一双清澈无比，却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的少女急步跑了进来，他唤了一声，沉寒立刻扑到他身前，一双惶急的眼满是担心。

"……朕没事。"他柔声说道，单手把她揽在身侧，感觉到她小小的身体在微微的颤抖。

伤口包好，萧羌也换好衣服，太医正好给海棠诊断完毕出来，当着这三个人的面，他也不敢说谎了，恭恭敬敬到萧羌面前低声说道："陛下，昭仪娘娘只是着凉了而已，臣现在就开副方子，等会儿喂昭仪娘娘服下就好。"

萧羌点了点头，太医退下，偌大内室就只剩下他们三人，他拍拍沉寒的头，柔声问她要不要去看看海棠，她犹豫了一下，摇摇头，巴在他没受伤的手上，依偎得更紧了一点儿。

在她的判断下，现在的自己比海棠更需要担心吗？

了解到她的想法，萧羌唇角的弧度带了一点微妙的温度，他转头看向正在收东西的萧逐，开口问道："王叔，现在定州那边怎样？"

听到他问正事，萧逐看了一眼沉寒，再看看萧羌，萧羌向他颔首，他斟酌了一下，低低道："定州的情况还好。我前些日子上了奏折，希望可以考虑从我国转移一些无田之民过去，这样两国国民杂处，二十年后，定州就会真正成为我国的领土了。"

"奏折我已准了，只是实行上一定要千万小心，因为贸然迁移局面而闹到亡国局面的情况史不绝书。"

萧逐点点头，萧羌沉吟了一下，换了一个话题，有些艰难的问道："……王叔，你去过沉国京城了吧？"

萧逐颔首，约略知道他想问什么，脸色凝重起来。

萧羌问道："那……你看到远儿了吗？"

这句话问出，沉寒倒抽一口气，拉住他袖子的手绞紧了几分，萧逐沉默片刻之后，点点头。

萧逐深吸一口气，"……他……怎么样？"

"双手拇指被削，膝盖也废了。"萧逐说话的时候声音平静，没有一点儿感情，却低着头，看都没看他。

虽然深知以沉烈的性格作假是不可能的，他仍存了一线希望，盼着也许沉烈只是拿了别的谁的骨头来骗他。只不过现在，便连自欺欺人也办不到了。

萧羌周身极其剧烈的颤抖了一下，随即淡淡喃语了一句，"这样啊……"就不再说话。沉寒想追问，刚要开口，被萧羌握住的手腕上禁锢的力道骤然加剧，她心里一疼，不再说话，只是柔顺的依偎过去。

萧逐停了片刻，安慰一般的抬头扯了下唇角，"……他精神还好，他让我带话给你，说要你不用担心他。"

怎么可能不担心，那是自己的儿子啊。

萧羌嘴唇轻轻蠕动了一下，最终却什么都没说。

他低着头，视线里只能看到面前这一小片青砖，忽然，耳畔响起了极轻的衣衫摩擦的声音，视线里忽然就蔓延开了发的黑和衣的红，他略微抬头，发现萧逐正慢慢屈膝，半跪在他面前。他深深的向萧羌低下头去，乌黑的长发和红如火焰的衣裾在青砖地面上交相叠衬，"陛下，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把晋王殿下救出来的。"

那是轻柔却坚定的声音。

萧羌看着面前低头行礼，向自己许下承诺的男人，点了点头。

这时，御医走了进来，掌里托着小小的药盅，给海棠的退烧药已经煎好了，萧逐看了一眼皇帝受伤的手，萧羌轻轻摇摇头，表示没关系，接过了药盅，哄开沉寒，向内里走去。萧逐也告辞，说要去看看沉冰和剩下的几个活口，沉寒沉吟了一下，拉住萧羌的袖子，要求和萧逐一起去看自己的兄长。

萧羌对这个要求略有意外，他想了想，答应了她的请求，让萧逐带他一起去看被关押起来的沉冰。

等两人走后，他转身走进了内间，海棠正躺在床上，脸上的伤口已被处理过了，脸色殷红里透着一点苍白，一张小脸陷在堆云一般的乌黑头发里，越发显得可怜，竟仿佛有种随时会死掉一般的单薄，萧羌看得心疼，眼神里多了一点为她疼痛的味道。

她睡得并不安稳，时不时蹙紧眉头，低低呻吟几声，

萧羌看了片刻，想伸手抚向她的长发，却在堪堪触上的刹那，一寸一寸，缩回了指头。

仿佛两人之间一点肌肤的接触都成了疼痛的禁忌。

男人的唇角忽然就绽开了苦笑：他还有资格碰触她吗？她痛苦呻吟，忧愁哀伤，全都是因他而起，他却无法为她终结这些苦痛。

指头慢慢缩起，蜷在掌心，一点点蜷紧，修剪圆润的指甲终于破皮入肉，沿着手掌的纹路，一痕血线渗了出来。

鲜血轻溅，落上地面声音轻微，却又惊动。

那一瞬间，他和她之间有汹涌暗潮，终有什么忍耐不住，破壳而出。

第三十五章沉寒与沉冰（上）

就这样看着她，过了不知多久，手里的药有些温了，萧羌才回过神来一般，随手抓了个什么擦擦流血的掌心，把海棠揽抱起来，让她靠在自己怀里，轻轻拍了拍她的脸颊，“海棠，醒醒，吃药了。”

海棠睡得迷糊，听到有熟悉的声音在唤自己，她低低呻吟一声，撒娇一样朝萧羌怀里又钻了钻，男人无法，胸膛里渐渐生出了一股温柔的意味，轻轻又拍拍，面上带了些又好气又好笑的神情，唇角生出了一丝温柔的弧度。拍着她的背，海棠又咪呜了几声，蹭着萧羌的胸口，闭着眼睛半睡半醒的张开口，萧羌一手环着她，一手拿起银勺，喂到她口里，海棠立刻眉毛拧成了一团，一头拱进他怀里，再不肯抬头，萧羌又好笑起来，轻柔的把她的脸扳起来，柔声抚慰，取了和药汤一起呈上来的蜂蜜拈了一点儿喂给她，她几乎打成结的眉毛才略略舒展开来。

就这样半哄半喂，等一盅药喂完，萧羌已浑身上下出了一身细汗，受伤的手几乎托不住小盏，海棠倒是彻底被苦醒。长睫微颤，眼里映出萧羌一张温柔笑颜。

她没立刻说话，清醒的神智开始拼凑之前有些混乱的记忆，萧羌耐心等她回神，片刻，她抬了头，视线却落在他长长袖上。

手指滑过换过之后纤尘不染的袖子，然后又看了看他微微有些渗血的掌心，海棠深吸一口气，转身去宫女讨了药箱，放到桌上，牵着

他的手坐下。

萧羌不说话，只是唇角带着似笑非笑一种神色，他柔和的看着海棠，从她的眼角看到下颌，一寸寸细细看过。

是说……为什么他们两个相处的大部分时间总有一个受伤呢？搞得她现在包扎伤口整一个熟练工，大家就不能都完整一会儿么？给他掌心伤口洒好药，她抬头，看着男人脸上就没有变过的表情，叹气。

“……怎么了？”

深深回看她，萧羌握住了她的手，摇摇头，然后顺势向前，把头靠在了她肩膀上。

他的呼吸喷吐在她肩头，海棠心里泛起了一点温柔的情感，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安静的抱紧他。

这个男人只把这副样子展现在自己面前吧?

萧家的男人果然是遗传么，一个二个都喜欢自舔伤口，现在有她还好，之前那二十多年，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是不是再怎么难过，难过到象这次一样瓷片穿透手掌，也依然要摆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脸，连倚靠什么都做不到?

怜惜起来，手下便搂紧了一些。

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怎么安慰他，又有些想问，海氏如何了，却又觉得自己这么问等于朝地雷上撞，于是只好闭嘴，又搂紧一点。

萧羌什么都没说，只是在她怀里慢慢闭上了眼睛。

她低低问了一声，“还疼吗？”

萧羌摇头，倾身，嘴唇从她面颊上掠过，问了同样的三个字，“还疼吗？”

同样是摇头，然后海棠被修长的指头抬起了下颌，男人暖如春风的笑容映在了她的眼瞳之中。

她忽然就想起了萧羌被一刀刺中的时候，那时候她本以为被刺中的会是自己，眼前却白影闪烁，那个男人抱住了自己，一刀入肉，不是她，而是他。

想到这里，她叹气，再低头，却看到他张开的掌心里浅浅几个泛着血迹的掐痕，海棠的眉毛皱起，“这是怎么回事？”

萧羌摇摇头，笑了一下，表示自己没事，海棠就又叹了口气，伸展开手臂，避过他的伤口，抱住了他。

果然小说里男主为女主挡刀一下，女主就芳心暗许，之前种种高姿态一下都化绕指柔了的段子是真的啊……

当有那样一个人，为了你不惜受伤——尤其那个人之前又是那种烂到死的个性，两相对比起来，就更容易让人感动。

好吧，虽然按照这男人的个性，救她里一半自愿一半算计的可能性大到让人想哭。

总结：这往好了说是吃软不吃硬，往好了说这就是犯贱。

但是，他毕竟为她流血了，冒着生命危险。

啊啊啊……认了吧，她是确确实实的对这个男人心动了。

他狠毒，他一开始想要取她性命，这些现在都无所谓了，她母性大发也无所谓了。

当他保护她，血溅白衣的时候，她确定自己确实喜欢着这个男人的。

也许不多也许还不够浓厚，但是确实是喜欢他的。

她的生命只有可见的这么300多个日夜——或者说是，能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不过300多个日夜，何必浪费——好吧，现在她又体会了何谓“末日狂欢”这种小说描写。穿越一次能泡泡皇帝——还是个长得不错的皇帝，其实也挺拉风的对不对？

习惯性认命的挠头，海棠把头靠在了他肩上，低低说了一声，“陛下……”

“嗯？”

“距离我毒发，大概还有一年多……”

手臂猛的收紧，勒得海棠几乎喘不过气，她也不挣扎，只是继续说着，“在毒发前这段时间，我会陪着陛下的……”所以啊，请不要这

么不安了……

这句话却没有说出来，她只是叹气，靠在他肩头。

这个男人，在还年少的时候就被迫成长，然后他的精神中的一部分就永固在了少年的某个定格，这部分痛苦与否，别人无法得知，他自己执意忽略，长久下来，连他自己也看不到鲜血淋漓。

听到这句话，萧羌有些惊讶的抬头看她，顺着他抬头的姿势，少女毫无预兆在他唇角轻轻一吻。

永远带着春风温柔的桃花眼猛的睁大，然后眯细，眼瞳深处泛起了一点更加深黑的颜色，他微微抬起了头，抱住他颈项的女子追了过去，吻他的眼角眉梢。

海棠从不使用胭脂水粉，味道清爽，萧羌只觉得她身上清新泌凉的味道追赶了上来，便不在动弹，任她安慰一般的把吻落在他的脸颊上。

“我不会离开你的。”

海棠似安慰又似在承诺，亲吻落在了他的额头上。

萧羌看着尽在咫尺那张清秀的少女容颜，慢慢闭上了眼睛，感觉她的吻滑过他的眼睛，他忽然低低问了一句，“海棠，你信不信我？”

海棠停下了亲吻，双手却还是抱着他，她怔了怔，过了片刻，决定照实回答，“抱歉，陛下，我不信。”

萧羌笑了起来。这个答案在预料之内。

“没关系，我伤害过你，你不信那是自然的，信了才奇怪。”他顿了顿，“但是，海棠，我信你。”

听他说到这里，海棠觉得机会难得，她想了想，“陛下，有件事我必须要和你承认。”

听到这句话，萧羌眼波一动，眼底桃花风流之间，多了一抹高深莫测。

这男人果然是算计人算计得熟极而流了么？

她伸手，盖住他的眼睛，他眼睫颤动，滑过她的掌心。

“陛下，您应该知道，我入宫之前差点溺死的事情吧？”她小心的选择措辞，萧羌想了想，勉强答道：“……似乎……还有印象……”

好吧，她之前不过是一个六品宝林，日理万机的皇帝陛下不记得她简直天经地义。她有些酸溜溜的想，然后继续说，“也不知道怎么的，我从那次苏醒过来之后，就失去记忆了。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似乎就是古书里记载的离魂之症。”这话，她说的半真半假。

听到这里，萧羌沉默片刻，抓住她的手从脸上拿了下来，一双桃花眼半闭半睁，半笑半认真的看向她，“……好像借口。”

“……真的啦……”说服的语气带了点儿撒娇的口吻，样子象被冤枉挨了打的小狗委屈的去蹭主人的裤管，要求抱抱亲亲安慰。

眼底便笑开一丝温暖，摸摸她漆黑的头发，柔声道：“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啊……然后就是现在这一团糟的样子了。”抓头，苦恼的看向萧羌。

他看她快皱成包子一样的脸，忽然觉得好笑，拍拍她的头，“我信。”

海棠怀疑的看过去，萧羌温柔的回看，修长的指头执起她的下颌，手指在嘴唇上微微抚摸而过，“我说过，你说的，我都信。”然后那笑容里忽然就带了缱绻的杀意，声音越发柔和，“既然这样，那么定王沉冰也就和你没有关系，他所说的一切关于你的事情都可以略过不计，对不对？海棠？”

这句话她细细品味了片刻，才体认到其中的回护。他告诉她，他相信她，其他无法动摇。

一瞬间，心里有极温暖的细流流淌而过，海棠把头埋在了他的颈窝，满足的蹭蹭，然后闭上了眼睛。

——就像终于找到了主人的初生幼犬一般呢……

如果她知道，当初对她下了致命毒药的人是自己的话，她还会不会对他露出如此温柔的表情？

萧羌不愿再想下去，他又抱了抱她，轻轻拍了拍她的脊背，起身理衣，“你睡一下，等仪式结束了，我会让王叔来见你。”

“平王殿下？”她脑子有些打结。

萧羌对她微笑，眼底有温柔春风，“你在昏迷前不是唤了他一声，想要见他吗？”

那一瞬间，海棠无言，她只能伸展开手臂，拥抱住那个连这种细节都注意到了的男人。

啊……他说，他信她，只信她。

拍拍她的背，萧羌起身离开，“我走了，你好好休息吧。”

海棠点点头，她身心交瘁，刚才安慰他全是靠硬生生撑着，也不和他客气，目送他离开之后一头栽下床铺，手抚上自己滚烫的额头，她喃喃一句，“以后可麻烦了……”

身边还有刚才萧羌留下的温度，她滚动了一下，靠上去，那被子裹住自己，鼻端就嗅到了男人身上惯常的木叶香气。

极淡，若有若无。

海棠同学再度郁闷的哀叹一声：“啊……真是OOXX的麻烦了啊……”

她不要和一群古代女人抢丈夫啊！

第三十五章沉寒与沉冰（下）

走到了院子里，萧羌回头看着殿门略微发了一会儿呆，忽然不自觉的轻抖了一下，他掉转视线，何善早赶了来在身边侯着，低声道：“陛下，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他看了一眼何善，快六十的人眼里全是血丝，摇摇头，让他先去休息，自己带了几个侍从，便向太庙正殿而去。

太庙正殿供奉香火昼夜不息，列祖列宗的牌位全排列在上，香烟缭绕间，大越的皇帝们和他们的父母们共享香火，一个又一个的名字简简单单凝聚了一段又一段或血腥或平安的厘是。

总有一天，他的名字也会被列在上面，然后他的名字旁边会有一个或几个其他女子的名字。他知道，那里不会有海棠的名字。

扶手仰头看着自己的直系血亲们，萧羌苦笑起来，他慢慢举高双手，掌心还有一点鲜血痕迹，他低低喃语了一句，“……其实，该放手的……”

喜欢海棠啊，其实就该放开她的。

那样性格的女子不适合宫廷这么肮脏的地方。

但是，“抱歉……”他低低喃语，“已经……放不开了……海棠，抱歉……”

说完这句，他沉默片刻，唤来侍从，柔声道：“去把花竹意带到偏殿来，朕要和他好生谈谈。”

沉冰被关在太庙地牢。

这座太庙建成的时间倒比大越的历史还早个几百年，是之前几个王朝的遗物，大越的开国君主不喜欢奢侈铺张，打下首都来，随便把牌位换换，就继续用起来。

前朝风俗野蛮，常有在太庙杀俘祭祀的事情，到了大越朝，这陋习被废止，太庙下用来安置俘虏的地牢也闲置成堆放杂物的地方，今天倒是发挥了几百年前的功效，关押了沉冰一行。

萧逐在带着沉寒向地牢走去的时候，他一路上都在思索，到底要怎么处置沉冰。

这事情很棘手，按照沉冰做的事情来说，谋刺是绝对跑不掉的罪名，凌迟都不重。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是人质，而自己这边也有人质在沉国。

沉烈在不在乎沉冰的性命先搁在一边，至少他和萧羌还是非常在乎萧远性命的。

萧远算是他看着长大的，他没有孩子，那个聪慧稳重的少年他是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来疼爱的，他已经被废掉了双手和膝盖，他不愿再让那个孩子有一丝不幸了。

想着想着，脑子里没理出一个头绪，两人就到了地牢外。

早有侍卫提着灯过来，萧逐手腕一动，长长的袖子有生命一样搭上了沉寒的手腕，低低道了一声小心，沉寒点点头，抓着萧逐的袖子，提起裙摆，小心的走了下去。

萧逐在入口处停了下来，他看向沉寒，问道："娘娘打算和……令兄说些什么？到时候方便臣在吗？"

沉寒咬着嘴唇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萧逐便也没说话，牵着她走了进去。

沉冰被关押在最内的一间，为了防止他自杀，他被封了穴道吊绑在墙上，只能说话，却连咬舌的力气都没有。

他意识清醒，看守他的人也没怎么为难他，沉冰觉得眼前有提灯一闪，负责看守的护卫推开牢门，引了沉寒和萧逐进来，看到自己娇弱的妹妹，沉冰眼睛一细，唇角勾出一丝怨毒的痕迹。

这个局里不消说，一定有沉寒的份儿，他倒真小看了自己这个妹妹，本以为她软弱纯真，现在看来，她倒真不愧是和他继承了同样血脉的人。

看了一眼她身边的萧逐，沉冰快速思考了一下，把敌意咽下去了一半，只冷冷哼了一声。

沉寒从来怕他，之前是惦记海棠的生死，现在没了这层壮胆子的因素，积威之下，她瑟缩了一下，低着头绞了片刻腰带，才糯糯的唤了一声，"王兄……"

"臣经受不起，皇贵妃娘娘。"

"沉冰！"萧逐低斥出口，沉寒摇摇头，靠前了一步，深吸一口气，她向被绑在墙上的兄长伸出了手。

低声道："王兄，寒儿想向你要一点东西？"

沉冰挑眉，"哦？我的命吗？"

沉寒又瑟缩了一下，她咬着唇摇摇头，指尖有微微的颤抖，"……兄长……"

形状妩媚的眸子看了一眼面沉如水的萧逐，沉冰冷哼一声，不再作声，萧逐拍拍沉寒的肩膀，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沉寒道："王兄，我想要你的令符……"

令符二字一出，沉冰和萧逐都看向了她，沉寒敏锐的察觉到了他们的注视，鼓起勇气继续说下去，"我知道的，王兄在朝野有很多棋子可用，我也知道，王兄有一块令符可以号令他们，寒儿希望王兄把那块令符借给寒儿用一下。"

沉冰盯了她一会儿，陡然笑了起来，"哦，令符？你要令符做什么？"

沉寒看了一眼萧逐，没有焦距的眼睛看向了自己的兄长，长袖在纤细的手指下绞紧，"……为了……晋王殿下……"

"德熙陛下的儿子？"沉冰静静的接了一句，一笑，语气十分温柔，"沉寒，你要多蠢才认为我会把我的令符给你去救萧羌的儿子？拿我的命威胁我？我告诉你，今天即便我在他面前杀了萧逐，只怕他也不敢对我如何，我是质子，杀了我他还打算要不要他的儿子？还打不大打算要他边境的生灵？萧羌从来不笨，他也不想在此时再度开战。"

萧逐听了眉头一皱，刚要开口，沉寒手一挥，挡住了他，她一字一句的道："……王兄，你非要我把话说明白吗？"

沉冰挑眉，好笑的看她，"你打算威胁我？寒儿？"

沉寒压下胸口恐惧的悸动，慢慢的说："……王兄，我知道的，我知道关于你的秘密……"

"哦？说来我听听？"

"我知道，我是皇兄的女儿——"这句话说出口，萧逐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惊诧的看向沉寒和沉冰，原来，沉寒并不是沉国先帝的女儿，而是当今国主沉烈的女儿吗？

沉寒和沉冰的母亲荣喜太妃是沉国先帝晚年最宠爱的妃子，当时号称艳绝天下，原来，早在沉国先帝还未死的时候，就已经和沉烈通奸，生下了沉寒了吗？

说起来，沉冰也是沉国先帝男嗣里唯一没有被沉烈所杀的，从这里推断，只怕沉冰也是沉烈的孩子吧？

沉冰听了这话，只是挑了挑眉毛，唇边轻笑，“哦，我还真以为你不知道呢？原来知道了？那你是不是要很郑重的告诉我，我其实也是皇兄的孩子，而不是父皇的子嗣？沉寒，告诉你，我早知道了！不然为什么先皇男嗣二十余人，皇兄只留我一人的性命？”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萧逐没说话，等着看下一步发展。

沉寒想说的显然不是这个，她咬着下唇，仿佛在做什么极重要的决定，过了很长时间，她再度深吸了一口气。

墙角油灯轻轻一跳。那一瞬间，从萧逐的角度看去，沉寒的脸苍白而没有丝毫血色，仿佛笼了一层石膏的面具。

她轻轻向萧逐颔首，低声道：“可否请王爷暂时离开一下？”

萧逐衡量一下，点头，轻声道：“臣就守在过道，娘娘有什么不妥，就立刻唤我，臣会马上来的。”

沉寒点点头，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依旧看向沉冰的方向。

身后门扉一声轻响，沉寒走近沉冰，踮起脚尖，嘴唇靠近他的耳朵，低低的说了一句话，“……不是的，王兄，我知道的秘密是……你根本不是皇兄的儿子，你是父皇的亲生儿子，母妃骗了皇兄，也骗了你——”

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沉冰震惊的无以复加，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死死的瞪着沉寒，沉寒喘了一下，继续说道：“母妃是为了掩盖你的出身，才愿意再和皇兄生下我的，王兄，你想不想知道，皇兄知道你不是他的儿子之后，会怎么样？”

这么说着的时候，沉寒的声音犹如从地狱里爬出的蛇，慢慢攀缘上沉冰的身体，他瞪大双眼，看着近在咫尺，和自己相似，从一个女人那里继承来的面庞。

他从没有一刻比现在更加清晰的觉得，他和她继承了相同的血缘——

他说不出话来，半晌，才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你怎么知道的____”

“我偷听到了母妃和乳母的对话，对的，我那时候才六岁，我直到十岁才真正搞明白她们说的是什么……王兄，如何，在还不懂事的时候，我靠本能把这秘密守护得滴水不漏。”

她低低说道，声音平板，“母妃掩饰得非常好。除了她和死去的先皇，谁都不知道，母妃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爱过的男人是先皇，不是皇兄。先皇驾崩前几年，皇兄就已经杀光了几乎所有的兄弟，当时母妃已经怀了王兄你，母妃很清楚，你如果作为先皇的子嗣诞生，一定会被杀掉的，为了让你，她心爱男人的孩子活下来，她委身于皇兄，冒充你是皇兄的孩子。王兄，你该庆幸，和母妃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皇兄深爱母妃，并且，也以为母妃深爱着他，后来为了取信皇兄，又继续和皇兄通奸，生下了我。王兄，我才是皇兄的女儿，你不是。不然，你以为为什么在知道你要谋反之后，母妃会全力支持你？”她的声音仿佛有一种魔力，一点点冻结了沉冰的血液，她继续揭发这个骇人的秘密，“因为她想让自己心爱的男人的孩子杀了她所憎恨的仇人，所以她才会那么爽快的就把我远嫁，因为我是她背负耻辱生下的孩子啊……王兄，你说，若这真相让皇兄知道了，你会怎样？”

沉冰不敢置信的看着面前的女子，她轻轻一笑，退开一点儿，“王兄，不要说什么皇兄不会相信的，你应该比我要更清楚皇兄的性格，他会信的，然后他会调查，然后他一定会得到真正的结论的。所以，王兄，我只要令符，剩下的什么都不要。”

沉冰像是第一次看到沉寒一样，一双妩媚的眸子睁大，上下打量她，过了半晌，才从喉咙里发出低低的笑声。

“……很好，沉寒，我小看了你。”

沉寒没有说话，她只是慢慢的退后，退后到油灯的阴影里，用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定定看着沉冰，对方沉沉一笑，说道：“你想要的，我给你，沉寒。”

“只不过，你且不要以为，你今日这样威胁我，不需要付出代价____”

沉寒听了，浑身一抖，苍白的脸上，忽然多了一丝极古怪的笑意，她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凝视向沉冰的方向，一字一句的说：“我知道，王兄，我们都一样。”

第三十六章花后獠牙（上）

等沉寒从关押沉冰的牢房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很久之后了.

萧逐一直在外边等她，静静的看着那个少女从一片黑暗之中走了出来，纤细的身影以一种近乎飘浮一般优雅而纤弱的姿态来到了他的面前。

萧逐举高了手里的提灯，灯光闪动，映出了沉寒一张全无半点血色的容颜。

在走近萧逐时，她背过脸去了片刻，等她再转过来的时候，嘴唇上的颤抖已经淡去了，纤细的颈项昂着，看向萧逐的方向，有些倔强的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尊严。

她无声的走近萧逐，伸手，把一样东西递给了他，萧逐接过之后，问了一声，“令符？”

她点头，吸了好几大口气，才努力让自己说话的声音不颤抖，跟萧逐说明了令符如何使用之后，她几乎是脱力的一把扶在了墙上。

萧逐看着她这副样子，心下也觉得可怜，但是又什么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拍拍她的肩膀。

这令符对于沉冰而言，几乎是保命的东西了，沉寒能要来，不知道威胁了沉冰什么。

是他送沉寒来到大越的，一路上的相处和之后的事情，让他很清楚沉寒是什么样的性格。

她温柔到近乎胆小，善良到近乎懦弱，此刻，却为了萧远，去和自己的哥哥作对，这要她鼓起何等的勇气?

可是，该说什么安慰的话好呢？萧逐想了想，头疼的发现自己其实远远没有萧羌善于哄女孩子，竟然想不出什么词来。

啊，怪不得杜笑儿会不喜欢自己。

想起那个熟悉的名字，他心里某处刺疼得一跳，这个时候，小白花一般的少女终于完全恢复了平静，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准确的看向他的方向。“殿下。”小小声的唤他，萧逐回神，看向面前的少女，敛袖垂首，“臣在。”

即便她看不到，他依然礼数周到。

沉寒咬了下嘴唇，向他盈盈而拜。

她行的是大礼，双膝点地，萧逐一惊，向旁边一闪，立刻伸手去拉，却反被她抓住了袖子。

半昏半明灯光之下，少女苍白美丽的容颜微微折出一点珍珠一般温润颜色，她看着他，眼珠漆黑，渗遮一种决绝的神态。

她谢绝萧逐的搀扶，跪在地下，一字一顿，“请殿下务必救出晋王，沉寒在此，以命相托。”

说罢，她缓慢的向下俯身，额头抵在了冰冷肮脏的地面上。

她发上有黄金动摇，摇曳出半点金光璀璨。

萧逐脸上肃然一整，他慢慢俯下身体，单膝点地，跪倒在沉寒面前。

“臣一定救回晋王殿下，以命而誓。如晋王不还，臣亦必以身殉____”

天已将明。

这一顿折腾下来，等萧羌在偏殿见到花竹意的时候，已经是快天亮了。

花竹意事发之后，就被隔离在了不远处的一个院子里，因为他并不是沉冰一系人，身份又颇特殊，谁也不敢难为，再加上天生比海棠还甚的没心没肺，花竹意倒是唯一睡了个舒服觉的人。

萧羌在他行完礼后赐了坐，一双桃花眼若有所思的打量他，花竹意完全不在意，深灰色的眼睛眨巴眨巴，无辜回看。

萧羌一笑，低头喝了口手里扣着的茶盏，过了片刻，开口问道："昨夜的事情，十九公子你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朕很想知道。"

唔，果然是这个问题吗？

花竹意早想到他会这么问，略欠了一下身，从容答道："如果臣说臣是被陷害的，不知道陛下肯不肯信。"

"陷害？花公子出示证据，朕自然会信的。"

"我是被一纸以杜昭仪的名义发出的邀请叫到这里来的。"

"那封信呢？"

花竹意蹙起眉头，"信尾敦促我看完之后立刻销毁，我就烧掉了。"说完，他摊手，"我说的是实话，陛下信不信我就无法左右了。"

萧羌沉吟片刻，决定换个方向，他又问道："那这件事，如果真的是陷害的话，从公子的角度看来，是怎样一回事呢？

这句话可算是问到了点子上，但是花竹意昨晚也想过了，他稍微组织了一下自己的语言，才谨慎的答道："昨夜的事情，应该都在陛下预料之中吧。"说完这句，他偷眼看了一下萧羌，发现对方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微微一笑，便继续说道："如果从在下的角度看来，臣和定王都应该是被陛下放进来的。"

萧羌眉峰一挑。

花竹意没心没肺的对他的表情回以一个笑容，"容在下大胆推测一下，陛下这次的局，主要针对的是定王沉冰，同时……恐怕还有后宫吧？"

听到后宫两字，萧羌忽然展颜一笑，"……花公子……还真是智识过人。朕还想多听听公子高见。"

"唔，高见怎么敢当，不过是在下说说自己眼睛里看到的事情罢了。"花竹意又欠了欠身，"昨晚传言疯癫的杜昭仪并没有发疯，夜半定王和我相继到访，陛下也到了，如果是陛下设下的局，那么没有必

要把我也扯进去；如果是杜昭仪设下的局，她见到陛下就不会那么惊慌；至于定王，那更是没有把自己装进这陷阱的必要——如果说陛下不是现在这种对局面了如指掌的态度，那么杜昭仪恐怕就身败名裂，有性命之危了。以此推断，这局应该是针对杜昭仪而设的。”

萧羌颔首，面上神情不变，心里微微一凛，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那么，如果杜昭仪被废或被杀，得利的会是谁？就是后宫的妃子。我是从这点来做判断的。假如我这个假设成立，那么陛下您不过就是顺着后宫某个妃子的计划，利用了现在的局面。好，继续推断，那陛下您为什么要顺着这个局呢？就在于，您想……”他忽然微笑起来，唇角勾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弧度，从萧羌的角度看来，如同一只小小的狐狸，“借此整顿后宫对吧？”

“……朕为什么要整顿后宫？”

呃，原来他负责的工作已经从统计战马飞跃到到连皇帝陛下的家事也要掺一爪子了吗？

花竹意在心里翻了一个白眼，继续谨慎的选择用词，“您登基的时候，先帝留下的局面动荡不安，您的执政并不十分顺利。为了平衡朝堂势力，您当时选了大批名门出身的女子充填后宫。到了今日，您自己根基已成，已不需要这些女子以及她们身后所代表的家族了，而七年时间，这些女子身后的家族所属的势力在后宫里也早已盘根错节，现在有这样现成的机会，自然就要借机整顿。”说到这里，他挠挠头，“而且，后宫这地方，实在是比朝堂好抓把柄得多，不过，最重要的是，如果事发后宫，轻重缓急陛下都可以自行控制，在相对上，可以减轻流血吧。”

“……花公子似乎很赞同我的手段？”

“呀，如果是笑儿的话，大概会跳起来说，‘男人真是没用的东西，自己没本事明刀明枪的杀，却要拿后宫的女人做法！’不可否认，这话实在是很可爱啊。”花竹意笑眯眯的眨眨眼，灰色眸子里带了一丝狡猾的味道：“但是实际上，还是陛下的方式有效啊。”

他说完这句话，继续笑眯眯，双手捧着一杯茶，样子象只毛茸茸的小狐狸，萧羌眯起眼睛看了他半晌，片刻，才忽然一笑，“花公子，这样不好哟？”

“呀？在下可以问为什么不好吗？陛下？”

“这样会让朕不想放你离开大越的。”

“在下是很好饲养的啊。”眨眼，微笑。

萧羌看了他很长时间，半晌，唇角微微荡漾出一丝笑意，“……那要怎么饲养呢？”

“把杜笑儿嫁给我做妻子吧。”跟片刻之前的侃侃而谈相比，异常没脑子的发言冻结了萧羌约有一刻——该说真不愧是看上海棠的人的发言吗？

“……能换一个吗？”

歪头，“呀？笑儿不错啊，人聪明得很。”

“……那朕可以许公子大越最美丽，最聪明的美人，如何？”

花竹意做思考状，“那我还要加上高官厚禄～～”

“三品中书副令，如何？”

“不错不错～”花竹意严重点头，然后唇边含笑，一双深灰色的眼睛里就带了一种无法言喻的矜贵气息，然后话锋一转，自称也换了，“臣以为，陛下在这次谈话的最开始，其实是想杀了臣的哪。”

来……刺探他的想法吗？萧羌眉眼轻弯，笑意漫上眼角眉梢，荡漾起温存如春风，“假如说朕一开始想要杀了卿的话，那么卿倒是一开始就笃定朕一定不会杀了卿的。”

摊手，“陛下，君臣之间应该坦诚哪。”

“那好吧，朕不杀你的理由有二个，一，卿确实是极少见的人才，二……”他忽然倾身靠近花竹意，声音极轻，“你说，你到底是谁？花公子。”

“阿忽雪殿下不成材的表弟啊～”

微笑，桃花眼里有几分慵懒的凌厉，“卿有在才能无法打动我的情况下，可以以别的方式来让朕杀不了你的自信，朕想来想去，大概就只有你的身份了。花公子，朕不信，长昭茫茫草原上，一个不久前才进入宫廷的皇族远亲会有这样的洞察力和能力。”

花竹意想了想，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那陛下为什么要用我这个连是谁都不知道的人？”

萧羌高深莫测的轻轻弯唇，“……因为，朕知道，卿和朕一样，想看到的，都是大越的强大，这个理由，莫非卿还认为不够？”

花竹意看了他片刻，忽然，长昭的少年贵族仿佛觉悟了什么一样，起身，极其慎重的向他行礼，“陛下，花竹意的忠诚将奉献给您一人。”

以一种既非长昭，也非东陆常见的礼节单膝跪倒，花竹意执起他衣角的下摆，放到唇边，轻轻一吻。

抬头，那双灰色的眼眸迷人的眯起，“陛下，请接受您卑微的臣下对您发誓永恒的……忠诚。”

萧羌有那么一瞬，收敛了一贯春风一般风流笑容，他高深莫测的看了花竹意片刻，弯腰，伸手，把他扶了起来，长发从肩侧滑落，宛如流泉。

他轻声说，“那朕就……拭目以待了，副令。

花竹意踏出偏殿的时候，远远的太庙正殿五更鼓声袅袅传来。

萧羌有令放他回去，他一路通畅地向长昭的驿馆而去。

他是惯常浪荡的，却是无论多晚都要回去的，他这彻夜未归，可吓坏了驿馆的官员，生怕他出了点儿什么差池，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看他回来，驿馆的主管几乎声泪俱下的扑了过去，说幸亏公子你回来了，你不回来我就要去向陛下报案了啊啊啊啊啊……

花竹意安抚了一统泪汪汪的主管，眼角却向远处的宫墙瞥去。

事情还没完。

恐怕萧羌的计划到现在才刚刚展开，那个男人关于后宫，还有后着。

“有趣……”他这么低低说道，再抬头的时候，又是一贯没心没肺的样子，搭了主管的肩膀，一群人起着哄，向京城最有名的酒馆而去——

走着走着，处于一种近乎于天性的敏锐，花竹意忽然一扭头，他陡然发现刚放亮的天空一角隐约有些烟火缭绕。

在心里把京城地形勾画了一下，花竹意嘿嘿笑了起来。

有趣有趣，他才想着萧羌有什么后招，现在就用给他看了啊～～

大越果然是很有趣的地方呢～

“德熙陛下也好，太后也好，让我看看你们的度量和智慧配不配我侍奉你们吧——即便只有短短的时间……”他有趣的侧头，深灰色的眼睛里透出一丝近于孩童一般的纯真好奇，他挠挠头，呼出一口气。

啊，等这次的事情搞定了，他应该去好好琢磨一下杜笑儿了……唔，要怎么把她拐走也是很费脑筋的事情啊……

把花竹意的事情料理完，早饭还没来得及吃一口，休息了片刻又来御前侍奉的何善和萧逐联袂而来。

何善禀报到，说太后四更已经离开宫城了，车驾前驱已到了太庙，这边要开始准备迎接。

萧逐把昨天地牢那边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他听完，若有所思的敲了敲桌子，思忖了片刻，连续向萧逐和何善下了几个指令。

说完，何善领命而去，萧羌转头看看窗外隐隐出现一线淡青的天空，眼神轻轻闪动了一下，转头笑看萧逐，神色之间就有一种清冽的春风温柔，“王叔，杜昭仪有话要和你说。”陈述句，却也是命令句。

萧逐轻轻吸了一口气，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以非常认真的眼神看向面前站立的皇帝，“……陛下……都知道了吧。”也是陈述句。

萧羌却没回答，只是勾了一下唇角，反问，“知道什么？”

他果然知道了，自己和杜笑儿之间的事情。

萧逐想不出来自己该说什么，最后，他精致美丽的脸上闪过一丝烦恼，他烦躁的拨弄了下一头垂下的漆黑长发，深吸一口气，“……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了什么？”萧羌轻轻一笑，眼神若无其事的从他的面庞上扫过，轻飘飘毫不着力。说罢，正有宫人奉上早膳，他自取了一份，又在面前摆了一份儿，抬眼一看萧逐，笑容里春风温柔，“王叔，和朕一起吃？”

那个绝色青年怔怔的看着他，慢慢的，脸上有了丝显而易见的苍白，萧羌忽然觉得有轻微的难过震动了胸膛，他伸展开手臂，象小时候一样，把萧逐抱在了怀里。

只是轻轻一抱，然后立刻放开，这一瞬间，萧羌在萧逐耳边轻轻低语，“她是我的，抱歉，不能给王叔。”

萧逐浑身一震，抓住他从自己肩头收回的手腕，也极轻的回了一句，“……她从来不是我的……”那对锐利有若名剑的眼眸里忽然就有了极苦的神色，“现在，她是陛下的。”

说完，他退开，恭敬行礼，红色的长长衣袖蔓延过青砖的地面，仿佛是腐败了的花朵。

“早膳就不领了，臣先去巡视一下，再去见杜昭仪。”

萧羌点点头，萧逐再度行礼之后，走出殿外，呼吸着清晨犹带潮湿的空气，萧逐深深吸气，双手掩盖住面孔，一动不动的矗立在微弱的晨光里，片刻，他撤下手，看到不远处的柳树下，站着的一名宫装女子。

那是现在叫史飘零，原名叫赵零的，曾是他首席护卫的女子。

一年多前，随着杜笑儿入京，赵零也消失不见。

他其实从来都是把她当妹妹看待的，她从来自由惯了，经常就消失不见一段时间，也没怎么在意，却在昨晚才知道，她居然成了他侄子的妃子。

远远的，隔着一片开得极茂盛的花，有微风拂过，草动花摇，柳丝如絮，他忽然就迷失了那个女子美丽面容上的表情。

在这瞬间，那个女子向他极慢的弯腰，长发委地，行的是星卫对主上的最敬礼。

萧逐忽然就觉得无边无际的疲惫湮没而来，几乎要将他灭顶。

最终，他没有任何回应，只是轻轻别过头去。

触目所及，一片残秋，他的人生在此底定，剪断结局。

他看了片刻，正要收回视线的时候，眼角余光里有什么一掠而过，他警觉的向那个方向一看，瞳孔急速收缩，飞身奔入殿内，对着萧羌喊了一声，“阿羌，皇宫的方向着火了！”

萧羌听到这个消息，也是一惊，他快步奔出门来，举目一看，果然看见宫墙的方向有浓烟滚滚，他也愣了片刻，下意识的一转头，和萧逐的视线对上，他翕动嘴唇刚要说话，萧逐

已经知道他想要说什么，只是向他一点头，身形一动，红影急掠，人已向皇城方向飞奔而去！

太庙这里折腾一夜的时候，宫里也基本上人仰马翻。

按照仪制，太后要在四更出宫，于淑妃现在总揽后宫，要伺候一切太后事宜，这夜干脆就没睡，等四更把太后送出宫去了，早有人不动声色，把太庙那边的消息，巨细披靡的告知了她——这场抓奸的策划者。

她这些年来培植势力，早布下一个天罗地网的情报网，她从沉寒和海棠调动侍卫值班和宫女内监的班次里推算出来，她们空了十月初十当晚亥时这个时辰要做些什么。她自然不知道海棠她们想要干吗，却可以陷害，于是就有了花竹意收下的那张字条。

消息传了回来，一切，甚至包括萧羌明显庇护的态度都在她意料之内，于淑妃不动声色，开始整个计划的第二步。

萧羌对这件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势必要查，那么……就不妨做些什么让他查得大些。

这么想着，她对着镜子里一张娇艳芙蓉面轻轻一笑，那镜中人还了她一个同样的笑颜。

她心情甚好，小心略了略鬓边几蓬刻意飞乱的头发，娇俏一笑，若无其事的看向身旁的女官，“可准备得好了？”

女官点头，她唇边娇俏笑意越发优雅，纤细的指头拈了一支步摇，轻轻掂了掂，轻声道：“现下宫里已经无人，最是合适的时候，动作要快，赶着陛下现下火大的时候。”才能彻底的扳倒方氏。

女官心领神会，悄悄退下，哪知道过了片刻，她面带惊慌的跑了进来，悄声道：“娘娘，不好了！”

于淑妃斜她一眼，不慌不忙的轻轻用软刷扫去眼角一痕薄粉，“怎么了？慢些说。”

“娘娘，后凉殿的任御女不知怎的，现在正在密宫里！”

于淑妃动作顿了一下，却神色不变，她略微思忖，低声道：“……可还有别人知道？”

“没有了，只有任御女一个人……”

听到这句话，于淑妃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叹了口气，一双玉石一样的指头拨弄着腕上一串从不离身的念珠，“那也就没有办法了啊……真是……作孽啊……”轻轻念了这么一声。她云淡风轻的淡道：“那就，送她们一起上路好了。”

“啊？娘娘……”

于淑妃也不回头看她，只是专心整理发鬓上一串烟笼牡丹碎珊瑚的坠子，轻笑，“左右是去极乐净土，多了谁少了谁，又有什么关系。”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露出灿烂如花的美丽笑颜，勾得淡薄一线的眉毛犹如烟黛，“我啊，只恨现在杜笑儿不在，送她去见不了佛祖。”

说完，回头，明眸里写着一点诧异，“怎么还不去？愣着干吗？”

早前就去了宫里安排的何善是在正午时分回到太庙的。

萧羌此时已回到了海棠所住的地方。海棠还在睡，他也不让白瑟把她唤起来，也不要人侍奉，自己一个人坐在外间心不在焉的等待消

息。

刚喝了几口茶，何善就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

何善从小侍奉他，他从未见过这个老成持重的内监总管象现在这样狼狈！

何善跑得太急，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不说，进屋之后没煞住脚，一头撞上他面前的桌子，沉重的紫檀木桌都略晃了晃。

萧羌心里一沉，还没等开口，何善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一叠声的几乎是惨叫了！

“陛、陛、陛下！大事不妙了！烧着的、烧着的、烧着的是密宫！”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萧羌愣了一下，却出乎何善意料的平静，他亲手倒了杯茶水推给说话都不利索的何善，朝他颔首，没再问密宫的事情，反而要他说说宫里的情况。

何善定了定神，看着面前没有什么情绪变化的皇帝，陡然想明白了。

恐怕萧羌早安排好了眼线，着火也好，抓奸也好，他都心里有数，已有了万全之策。

想到这里，他放了心，歇了歇，向萧羌禀报宫中的事情。

皇宫的火势得到控制，是在着火二个时辰之后的事情，何善从宫里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扑灭了。

火一着起来，何善立刻着手调查，眼线回报，这场宫廷大火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方婕妤。

萧羌沉吟片刻，问何善的看法，何善沉吟了一下，非常保守的说，他觉得不像。

虽然说最近巫蛊魇镇和抓奸，乃至于这次起火都在在指向了方婕妤主使，其实两个人都心知肚明，背后另有别人。

那个别人是谁，他们两个自然也知道，但是何善这等老辣之人，哪肯自己开口惹火烧身？萧羌也不戳破，只淡淡的让他继续说下去。

火是从密宫里着起来的，损失并不算惨重，火势也没怎么蔓延，就是把密宫烧成了一片白地。因为密宫周围都是没什么人居住的宫殿，伤亡方面仅仅是在密宫内发现了几具烧焦了中年妇女的尸体，其中一具佩着女官的印绶，核对之后，是内府一名司药女官，失踪的人里，则有居住在后凉殿的御女任如花。

至于如花为什么会在密宫，据她的宫女说，是为了去采只有密宫才有的栀子花，来提炼精油。

萧羌对如花的印象仅仅停留在海棠好友的阶段，听了她的名字，他只哦了一声，刚要继续问后面的话，他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女子极轻的低唤："……是说……如花？"

萧羌一惊，立刻回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海棠醒了过来，站在门边，正怔怔的看着他。

第三十六章 花后獠牙（下）

花竹意踏出偏殿的时候，远远的太庙正殿五更鼓声袅袅传来。

萧羌有令放他回去，他一路通畅地向长昭的驿馆而去。

他是惯常浪荡的，却是无论多晚都要回去的，他这彻夜未归，可吓坏了驿馆的官员，生怕他出了点儿什么差池，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看他回来，驿馆的主管几乎声泪俱下的扑了过去，说幸亏公子你回来了，你不回来我就要去向陛下报案了啊啊啊啊啊……

花竹意安抚了一统泪汪汪的主管，眼角却向远处的宫墙瞥去。

事情还没完。

恐怕萧羌的计划到现在才刚刚展开，那个男人关于后宫，还有后着。

"有趣……"他这么低低说道，再抬头的时候，又是一贯没心没肺的样子，搭了主管的肩膀，一群人起着哄，向京城最有名的酒馆而去——

走着走着，处于一种近乎于天性的敏锐，花竹意忽然一扭头，他陡然发现刚放亮的天空一角隐约有些烟火缭绕。

在心里把京城地形勾画了一下，花竹意嘿嘿笑了起来。

有趣有趣，他才想着萧羌有什么后招，现在就用给他看了啊～～

大越果然是很有趣的地方呢～

“德熙陛下也好，太后也好，让我看看你们的度量和智慧配不配我侍奉你们吧——即便只有短短的时间……”他有趣的侧头，深灰色的眼睛里透出一丝近于孩童一般的纯真好奇，他挠挠头，呼出一口气。

啊，等这次的事情搞定了，他应该去好好琢磨一下杜笑儿了……唔，要怎么把她拐走也是很费脑筋的事情啊……

把花竹意的事情料理完，早饭还没来得及吃一口，休息了片刻又来御前侍奉的何善和萧逐联袂而来。

何善禀报到，说太后四更已经离开宫城了，车驾前驱已到了太庙，这边要开始准备迎接。

萧逐把昨天地牢那边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他听完，若有所思的敲了敲桌子，思忖了片刻，连续向萧逐和何善下了几个指令。

说完，何善领命而去，萧羌转头看看窗外隐隐出现一线淡青的天空，眼神轻轻闪动了一下，转头笑看萧逐，神色之间就有一种清冽的春风温柔，“王叔，杜昭仪有话要和你说。”陈述句，却也是命令句。

萧逐轻轻吸了一口气，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以非常认真的眼神看向面前站立的皇帝，“……陛下……都知道了吧。”也是陈述句。

萧羌却没回答，只是勾了一下唇角，反问，“知道什么？”

他果然知道了，自己和杜笑儿之间的事情。

萧逐想不出来自己该说什么，最后，他精致美丽的脸上闪过一丝烦恼，他烦躁的拨弄了下一头垂下的漆黑长发，深吸一口气，“……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了什么？”萧羌轻轻一笑，眼神若无其事的从他的面庞上扫过，轻飘飘毫不着力。说罢，正有宫人奉上早膳，他自取了一份，又

在面前摆了一份儿，抬眼一看萧逐，笑容里春风温柔，“王叔，和朕一起吃？”

那个绝色青年怔怔的看着他，慢慢的，脸上有了丝显而易见的苍白，萧羌忽然觉得有轻微的难过震动了胸膛，他伸展开手臂，象小时候一样，把萧逐抱在了怀里。

只是轻轻一抱，然后立刻放开，这一瞬间，萧羌在萧逐耳边轻轻低语，“她是我的，抱歉，不能给王叔。”

萧逐浑身一震，抓住他从自己肩头收回的手腕，也极轻的回了一句，“……她从来不是我的……”那对锐利有若名剑的眼眸里忽然就有了极苦的神色，“现在，她是陛下的。”

说完，他退开，恭敬行礼，红色的长长衣袖蔓延过青砖的地面，仿佛是腐败了的花朵。

“早膳就不领了，臣先去巡视一下，再去见杜昭仪。”

萧羌点点头，萧逐再度行礼之后，走出殿外，呼吸着清晨犹带潮湿的空气，萧逐深深吸气，双手掩盖住面孔，一动不动的矗立在微弱的晨光里，片刻，他撤下手，看到不远处的柳树下，站着的一名宫装女子。

那是现在叫史飘零，原名叫赵零的，曾是他首席护卫的女子。

一年多前，随着杜笑儿入京，赵零也消失不见。

他其实从来都是把她当妹妹看待的，她从来自由惯了，经常就消失不见一段时间，也没怎么在意，却在昨晚才知道，她居然成了他侄子的妃子。

远远的，隔着一片开得极茂盛的花，有微风拂过，草动花摇，柳丝如絮，他忽然就迷失了那个女子美丽面容上的表情。

在这瞬间，那个女子向他极慢的弯腰，长发委地，行的是星卫对主上的最敬礼。

萧逐忽然就觉得无边无际的疲惫湮没而来，几乎要将他灭顶。

最终，他没有任何回应，只是轻轻别过头去。

触目所及，一片残秋，他的人生在此底定，剪断结局。

他看了片刻，正要收回视线的时候，眼角余光里有什么一掠而过，他警觉的向那个方向一看，瞳孔急速收缩，飞身奔入殿内，对着萧羌喊了一声，“阿羌，皇宫的方向着火了！”

萧羌听到这个消息，也是一惊，他快步奔出门来，举目一看，果然看见宫墙的方向有浓烟滚滚，他也愣了片刻，下意识的一转头，和萧逐的视线对上，他翕动嘴唇刚要说话，萧逐

已经知道他想要说什么，只是向他一点头，身形一动，红影急掠，人已向皇城方向飞奔而去！

太庙这里折腾一夜的时候，宫里也基本上人仰马翻。

按照仪制，太后要在四更出宫，于淑妃现在总揽后宫，要伺候一切太后事宜，这夜干脆就没睡，等四更把太后送出宫去了，早有人不动声色，把太庙那边的消息，巨细披靡的告知了她——这场抓奸的策划者。

她这些年来培植势力，早布下一个天罗地网的情报网，她从沉寒和海棠调动侍卫值班和宫女内监的班次里推算出来，她们空了十月初十当晚亥时这个时辰要做些什么。她自然不知道海棠她们想要干吗，却可以陷害，于是就有了花竹意收下的那张字条。

消息传了回来，一切，甚至包括萧羌明显庇护的态度都在她意料之内，于淑妃不动声色，开始整个计划的第二步。

萧羌对这件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势必要查，那么……就不妨做些什么让他查得大些。

这么想着，她对着镜子里一张娇艳芙蓉面轻轻一笑，那镜中人还了她一个同样的笑颜。

她心情甚好，小心略了略鬓边几蓬刻意飞乱的头发，娇俏一笑，若无其事的看向身旁的女官，“可准备得好了？”

女官点头，她唇边娇俏笑意越发优雅，纤细的指头拈了一支步摇，轻轻掂了掂，轻声道：“现下宫里已经无人，最是合适的时候，动

作要快，赶着陛下现下火大的时候。”才能彻底的扳倒方氏。

女官心领神会，悄悄退下，哪知道过了片刻，她面带惊慌的跑了进来，悄声道：“娘娘，不好了！”

于淑妃斜她一眼，不慌不忙的轻轻用软刷扫去眼角一痕薄粉，“怎么了？慢些说。”

“娘娘，后凉殿的任御女不知怎的，现在正在密宫里！”

于淑妃动作顿了一下，却神色不变，她略微思忖，低声道：“……可还有别人知道？”

“没有了，只有任御女一个人……”

听到这句话，于淑妃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叹了口气，一双玉石一样的指头拨弄着腕上一串从不离身的念珠，“那也就没有办法了啊……真是……作孽啊……”轻轻念了这么一声。她云淡风轻的淡道：“那就，送她们一起上路好了。”

“啊？娘娘……”

于淑妃也不回头看她，只是专心整理发鬓上一串烟笼牡丹碎珊瑚的坠子，轻笑，“左右是去极乐净土，多了谁少了谁，又有什么关系。”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露出灿烂如花的美丽笑颜，勾得淡薄一线的眉毛犹如烟黛，“我啊，只恨现在杜笑儿不在，送她去见不了佛祖。”

说完，回头，明眸里写着一点诧异，“怎么还不去？愣着干吗？”

早前就去了宫里安排的何善是在正午时分回到太庙的。

萧羌此时已回到了海棠所住的地方。海棠还在睡，他也不让白瑟把她唤起来，也不要人侍奉，自己一个人坐在外间心不在焉的等待消息。

刚喝了几口茶，何善就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

何善从小侍奉他，他从未见过这个老成持重的内监总管象现在这样狼狈！

何善跑得太急，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不说，进屋之后没煞住脚，一头撞上他面前的桌子，沉重的紫檀木桌都略晃了晃。

萧羌心里一沉，还没等开口，何善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一叠声的几乎是惨叫了！

“陛、陛、陛下！大事不妙了！烧着的、烧着的、烧着的是密宫！”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萧羌愣了一下，却出乎何善意料的平静，他亲手倒了杯茶水推给说话都不利索的何善，朝他颔首，没再问密宫的事情，反而要他说说宫里的情况。

何善定了定神，看着面前没有什么情绪变化的皇帝，陡然想明白了。

恐怕萧羌早安排好了眼线，着火也好，抓奸也好，他都心里有数，已有了万全之策。

想到这里，他放了心，歇了歇，向萧羌禀报宫中的事情。

皇宫的火势得到控制，是在着火二个时辰之后的事情，何善从宫里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扑灭了。

火一着起来，何善立刻着手调查，眼线回报，这场宫廷大火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方婕妤。

萧羌沉吟片刻，问何善的看法，何善沉吟了一下，非常保守的说，他觉得不像。

虽然说最近巫蛊魇镇和抓奸，乃至于这次起火都在在指向了方婕妤主使，其实两个人都心知肚明，背后另有别人。

那个别人是谁，他们两个自然也知道，但是何善这等老辣之人，哪肯自己开口惹火烧身？萧羌也不戳破，只淡淡的让他继续说下去。

火是从密宫里着起来的，损失并不算惨重，火势也没怎么蔓延，就是把密宫烧成了一片白地。因为密宫周围都是没什么人居住的宫殿，伤亡方面仅仅是在密宫内发现了几具烧焦了中年妇女的尸体，其中一具佩着女官的印绶，核对之后，是内府一名司药女官，失踪的人里，则有居住在后凉殿的御女任如花。

至于如花为什么会在密宫，据她的宫女说，是为了去采只有密宫才有的栀子花，来提炼精油。

萧羌对如花的印象仅仅停留在海棠好友的阶段，听了她的名字，他只哦了一声，刚要继续问后面的话，他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女子极轻的低唤："……是说……如花？"

萧羌一惊，立刻回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海棠醒了过来，站在门边，正怔怔的看着他。

第三十七章 空行……换段（上）

海棠在萧羌走了不久就睡着了，到了下午被门外一声脑袋撞上桌子的巨响吵醒之后，晃晃悠悠的爬起来，觉得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正要去刨吃的，一推开门，就听到了何善的那句话。

他毕恭毕敬的对萧羌说："后凉殿的任御女陷在了火场里，现在生死未卜。"

——这句话如同一个巨大的楔子把海棠钉在了当地——

她下意识的念了一句如花的名字，在几秒钟不能思考的巨大冲击过后，海棠机械的向窗外望去，极目远眺向皇宫的方向，却什么都没看到——

天空清澈如镜，不见一点波动。

如花！下一秒，象什么机关被启动了一样，海棠发疯一般向外跑去，却跌在一个人的怀里，被禁锢了自由。

萧羌用力拉住她，焦灼关切地唤她的名字，海棠却不管不顾，死挣着要走，萧羌急忙令何善关上门，一边拖着她向内室走去，绵绵密密的亲吻她的脸颊面孔，用非常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唤她的名字，不知道过了多久，海棠才渐渐平静下来，只到这时，她才听清萧羌在自己耳边反复念着的是什么。

男人咒语一样反反复复的念道："……没事的……没事的……都会没事的……海棠，我在你身边，一切都会没事的……"

察觉到她不再反抗，萧羌倒了一杯参茶塞到她手心，简明扼要的把着火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才告诉她，虽然说如花失踪了，却没找到如花的尸体，现在不能就说她死了。

听明白前因后果，海棠恨不得一把掐死自己！

如花会去密宫，一定是因为上次如花来的时候，知道她精神不好，打算去给她提炼有安神作用的栀子花精油！

如花如果出事了，那都是自己害的！

现在还好，仅仅只是失踪而已，说不定还有希望……

海棠神经质的按上自己的额头，觉得浑身都无法控制的颤抖。

看她面色惨白到随时都会昏过去的样子，他心疼的吻了一下她的额角，柔声问她要不要去睡，海棠神经质的摇头，萧羌无法，叹了口气，只能继续一下下亲吻她的面孔，温柔安抚。

人体的温暖和男人温柔的声音在耳边交织，海棠渐渐安定了一点儿，抬头看向萧羌，又看看漏刻，低声道："下午还有仪式吧？你不去行吗？"

说话的时候，她额上兀自覆着一层晶莹薄汗，说话的时候垂着眼睫，几乎无色的嘴唇轻轻翕动，是从未有过的柔弱无依，萧羌心里某处就生了柔软的怜惜——虽然他知道，能问出这句话，海棠便已不需要他怜惜了。

但能怎么办呢，就是想伸出手去，让她小小的身子蜷伏在自己怀里，让体温融合温暖，就是想抱住她，对她好，看着她笑。

没什么惊天动地不得了的情愫，就只是想让她一直保持这个性子，和他一起慢慢年华老去，最后变成活泼的白发小老太太。

放不开。

萧羌轻轻摇摇头，微微一笑，把她的脸孔扳了起来，"没办法，我要是走了，你要怎么办？"

他此时挨得海棠极近，看着她面色还是雪白，心下便疼惜，一个字一个吻，绵密落下。

听了这句，海棠一惊，抬头看他，只看到他笑得软若春水，白皙的额头上有漆黑的发拂落了些下来，越发衬得他本就清雅的容颜宛如谪仙。

她望入他漆黑眼瞳，便仿佛被蛊惑了一般，双手揽住他的颈子，慢慢的凑上嘴唇。

一触即离的一吻，却被萧羌反手扣住她后脑，加深。

舌尖叩开嘴唇，深入齿列，纠缠她的感官。海棠愣了一秒，决定来而不往非礼也，打算回吻的时候，他却躲了开来。

尝试了几次之后，海棠愤怒的双手抓住他的耳朵，低吼，“喂！”

总是如同春风一般温软的桃花眼再度眯细，他低笑出声，贴近，吻上她的唇角。

肌肤贴近，海棠甚至能感觉到萧羌微笑的时候嘴唇弯起的弧度，她赌气一样别过头，男人扶正她的脸庞，微微起了身，雨点一样带了讨好意味的吻从她的唇角延伸到脸颊、鼻尖、额头，最后，大越的统治者带着温柔味道的舌尖轻轻擦过她正颤抖的眼睫。

温暖潮湿的气息拂过海棠的眼睑，海棠不由得轻颤，气息不稳的低低喘了一下。

他的手拂过她还半湿的黑发，漆黑的头发落了她满头满肩，也落在他眼底眉梢。

“发如流泉……”萧羌低笑，欺身过去，侧头，吻落在了她的颈子上。的

海棠一缩，男人的体重顺势压覆了过来，双手支在她身侧，他身上淡淡的木叶香笼罩过来，平日清冽，此时偏生成就了魅惑妖艳的味道。

他指尖微凉，拂过她的颈项，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法，衣衫倏忽就解开滑落，露出一线雪腻肌肤，男人的吻到了颈子上，舔着柔嫩的，血管都几乎可以看到的肌肤。

她听到自己外衫落地的声音，萧羌轻笑，声音暧昧送入：“……衣若蝴蝶……”

海棠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半昏迷状态，不然为什么呼吸不畅，只觉得自己的世界尽数缩小，全在这男人双臂之内，咫尺之间。

她用力抓紧萧羌的衣领，尽力把自己蜷缩起来，萧羌笑了，亲亲她泛起粉红光泽，终于不再苍白的脸蛋，“放轻松，海棠。”

海棠翻白眼，很想说这种时候你放松试试，她和他这种能把这种话说得熟极而流的人是两个次元的生物好不好？双手虚抵在他胸前，海棠低头，却把耳垂暴露出来，让萧羌乘虚而入。

舌尖卷住耳垂，轻轻一个吸吮就让身下娇小的女孩子身体蜷缩成了一团，嘴里抱怨的话听起来像是猫咪撒娇着磨蹭主人手掌的呜咽。

萧羌伸出一只手圈围住她的背，把她纳入怀中，贴上海棠身体的，是比预料中略微低温的温度，身体从接触的部分开始麻痒酥软起来，情热缓慢而扎实的燃烧。

被萧羌含在舌尖的耳垂已经麻木得几乎没有感觉，另外一边耳垂却仿佛遭受到了更剧烈的爱抚一般，无法形容的酥麻沿着颈侧向下延伸，半个身体都颤栗而麻木——

海棠几乎觉得无法呼吸，然后在她张开嘴大口呼吸的时候，他坏心的咬住她的耳垂，指头却摩挲着耳后柔嫩肌肤，这一下，海棠浑身如遭雷击，完全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全身缩成了一小团。

一刹那，她眼前都在发黑，心跳急速加快如擂鼓一般，她觉得脚尖都为这个举动而绷直。

男人修长优雅的指头轻轻一勾，裙分一线，暧昧的爱抚蔓延在白皙的肢体上，如潮水席卷。

“海棠……”萧羌唤她的名字，声音里透出一种饥渴的味道。

一只修长优雅的手拂过她的胸前，另外一只手掀开她的裙摆，从足尖暧昧的贴合滑上。

修长的指头清风一样润过足趾小小的缝隙，十足情色的握住脚踝，然后手掌和肌肤紧密的贴合，男人以一种仿佛要确定她骨头的形状一般，以略微弄疼她的力道向上抚摸。

手指潜入半散的罗裙深处，不知怎样动作，海棠惊呼一声，身体大力后折，几乎仰倒，萧羌一双本就细长的桃花眼水光晕染，忽的眯细，生生的媚惑。的

海棠颤抖着，勉力睁开眼，手指胡乱抓着他的胸口，对他一脸偷到腥的表情大为不满，忽然就俯下身去，咬向他锁骨。

这一下咬得不轻，他却全然不在意的样子，只是舔舔唇角，慢慢漾出一个悠然笑容，垂首在她耳边吐出三个字。

“好味道……”

海棠轰的一声炸掉，用力一扑，把他按倒，萧羌笑了起来，一个吻落在了她的胸前。

终于有什么发生，再不能逃避。

他和她的世界，在此刻圆满。

不知道谁纠缠中拽落了罗帐，诗书水墨帐子外红色流苏扑簌簌的掩去她低弱呻吟，月光静好，正映出帐上一笔簪花小楷并怀素狂草妩媚风流。的

“今宵好向郎边去”斜斜一折，半透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下面软软露出帐里一把青丝摇曳，正是一笔风流，“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

萧逐是在下午回转太庙的，他一人轻骑，一身红衣在灿烂阳光下模糊了边缘，仿佛金黄火焰簇着的焰心。

谁都认得他，他直入太庙无人阻拦，问了侍从萧羌现在在那里，他足尖一点轻飘飘下了马，就要飞奔过去，却看到前面来了个装扮朴素却非常高雅的老年女官向这边走来，萧逐一眼就认出来，是太后御前的五品女官，宫内女官中地位最高的尚官局官长。

这位女官生性严峻，从小看着他和萧羌长大，说起来萧逐怕她还真胜过自己温柔可亲的母亲，看她过来，积威也好，怎样也好，立刻站好立正，等人到了面前，恭恭敬敬低头唤了一声夫人。

女官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话，太后召见。

萧逐心里一跳，脑子里就有不好的预感，但是又不能不去，便低眉顺眼的跟在了女官后面。

太后住在太庙最僻静的地方，在佛堂等他，萧逐推门进去，一阵香烟飘了出来，太后跪在拜垫上拈着数珠在喃喃说着什么，萧逐不信鬼神，没兴趣跪在佛堂里头，退后一步，在门槛外跪下了。

过了片刻，听到起身的声音，两名宫女搀着太后走了出来，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太后看了他一眼，只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来吧。”

到了内室，屏退了宫女，太后让萧逐坐下，自己若有所思的轻轻喝茶，片刻之后，她略抬了抬眼，眼风凌厉，勾画得精巧的眉轻轻一弯，单刀直入问了一句，“阿逐，你觉得杜笑儿怎样？”

萧逐本以为太后要问宫里的事情，没想到她开口就是问杜笑儿，愣了愣，心里一紧，只能低下头去，低声道：“昭仪娘娘位在深宫，臣如何敢妄评。”的

太后没立刻说话，只是把玩着手里小小一只剔透玉杯，忽然有些自失一笑，“阿逐，你从小和羌儿一起长大，你知道，那孩子其实从骨子里最是寂寞的。”

萧逐没有答话，只是越发低垂了头。

他怎么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他知道萧羌看起来表面聪明，真喜欢上了什么，却一点儿都不会表达自己的喜欢，笨得象头猪，他知道萧羌其实很胆小，象只刺猬，他生怕身上的刺会伤害心爱的人，想躲开却又控制不住想要靠近，靠近了，又会受伤，他就会很难过。

他怎么不知道——

这句话说出，萧逐已然明白了太后想要说些什么。

萧逐其实从没想过自己和杜笑儿的事情能瞒过谁去。太后能操控朝政这些年，不是没有道理的，想都知道，当萧羌表现出来对某个女子有特别态度的时候，太后会立刻着手调查，他和杜笑儿的过去被查出来也没有什么奇怪。

而现在，太后问出这句话，为的不外乎就是一个目的，告诉他，不要和萧羌抢杜笑儿，那个少女是这个国家的君主的。

萧逐几乎在心里惨笑。

他怎么会和萧羌抢，从小到大，他就没想过要和萧羌争任何东西，抢什么？他又有什么立场去抢？

太后瞥了他一眼，忽然叹气，语气柔软得有了哀伤的味道。

“阿逐，你大概不知道吧？羌儿封杜笑儿做昭仪的时候，就正位主殿的事儿，我和羌儿聊过，说是不是这样不太好？他却对我说，恐怕他真的喜欢上杜笑儿了，然后他笑了笑，很轻松似的说，可惜杜笑儿却不肯算计他，我很奇怪，问他，你喜欢上的女人不肯算计你，你该高兴才对，不算计你，代表她不爱权势，在帝王之家，这是最珍贵的，你还有什么不满？他就笑了，说，母后，我除了权势，还有什么能让人爱上的？我喜欢的人连算计我都不屑，我还能给她什么？”

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忽然就一笑，笑容里却带了森冷的味道，萧逐正好抬头，看到她这个微笑，心下一紧，失声唤了一句，“太后！“

太后没说话，紧紧的盯了她一会儿，才继续说道：“你猜的没错，在羌儿这么说的时候，我动了杀心。”她一字一顿，“我差一点就杀了杜笑儿。我当时就知道，这个女孩子会成为羌儿心上唯一的伤口。”

Re:【穿越时空爱情类】宅女在古代后宫的幸福生活（修改版）by绝代双娇 第一部完结+第二

。他怎么不知道——

这句话说出，萧逐已然明白了太后想要说些什么。

萧逐其实从没想过自己和杜笑儿的事情能瞒过谁去。太后能操控朝政这些年，不是没有道理的，想都知道，当萧羌表现出来对某个女子有特别态度的时候，太后会立刻着手调查，他和杜笑儿的过去被查出来也没有什么奇怪。

而现在，太后问出这句话，为的不外乎就是一个目的，告诉他，不要和萧羌抢杜笑儿，那个少女是这个国家的君主的。

萧逐几乎在心里惨笑。

他怎么会和萧羌抢，从小到大，他就没想过要和萧羌争任何东西，抢什么？他又有什么立场去抢？

太后瞥了他一眼，忽然叹气，语气柔软得有了哀伤的味道。

“阿逐，你大概不知道吧？羌儿封杜笑儿做昭仪的时候，就正位主殿的事儿，我和羌儿聊过，说是不是这样不太好？他却对我说，恐怕他真的喜欢上杜笑儿了，然后他笑了笑，很轻松似的说，可惜杜笑儿却不肯算计他，我很奇怪，问他，你喜欢上的女人不肯算计你，你该高兴才对，不算计你，代表她不爱权势，在帝王之家，这是最珍贵的，你还有什么不满？他就笑了，说，母后，我除了权势，还有什么能让人爱上的？我喜欢的人连算计我都不屑，我还能给她什么？”

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忽然就一笑，笑容里却带了森冷的味道，萧逐正好抬头，看到她这个微笑，心下一紧，失声唤了一句，“太后！“

太后没说话，紧紧的盯了她一会儿，才继续说道：“你猜的没错，在羌儿这么说的时候，我动了杀心。”她一字一顿，“我差一点就杀了杜笑儿。我当时就知道，这个女孩子会成为羌儿心上唯一的伤口。”

萧逐浑身一僵，正要开口，太后优雅的伸出手，制止他开口，自己兀自说下去，“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想到，我这么做，会让我疼爱的两个孩子伤心。”说罢，她看了一眼萧逐，萧逐却心虚一般垂下头，回避了这一眼。

“阿逐，你以为我和你说这番话，是要你放弃是吗？”她摇摇头，“我只是告诉你，你可以带走她。”

太后说完，好整以暇的看向面前惊讶的立刻抬头看她的萧逐，甚至心情不错的向他晃了晃玉杯，“阿逐，你和羌儿都等于是我的孩子，所以，我给你这一次机会，你可以自己选择，关于你和杜笑儿的未来。”

听了这句话，萧逐轻轻摇头，他极轻的说，“太

Chapter_10

后，您认为陛下是不是非常杰出的人？”

“那是自然，我教育出来的儿子怎会不优秀？别的不敢说，当世同辈中人，没有亲王帝皇比我的儿子更优秀。”

萧逐点头，“那我最心爱的女人选了最优秀的男人，我为什么还要带走她呢？”

“不管她是不是喜欢你？”

太后轻描淡写一句反问，让萧逐一瞬间心疼如绞，几乎要弯下腰来。但是这如名剑一般的男人即便脸色苍白，挺直的脊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弯折，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起身，向太后深深一躬。

“如果太后没有别的吩咐，臣要前去调整侍卫，巡视去了。”

太后颔首，却在萧逐即将离开的时候，略有犹豫的唤了一声他的名字，萧逐回头，安静等待她的指示，太后却又犹豫了，片刻之后，才极轻的道：“阿逐，皇帝……以后，就拜托你了……”

萧逐应了一声，便逃命一般的遁走。他心乱如麻，没有品出太后言辞间一抹极轻淡的苦涩。

当萧逐逃离太后的时候，海棠这边正好被翻红浪折腾完毕。

没有什么侍儿扶起娇无力，也没有懒起画眉迟，也许是运动适量浑身发汗得很爽，海棠同学表现出了让萧羌和自己都很无语的精神奕奕神采飞扬。

反而是折腾了一整夜没睡的男人很爽快的扑倒睡着了。

她一点儿都不困，定定的看着睡梦里的男人，脑子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初夜之后，她就一副土狗态精神奕奕的蹲在萧羌身边，完全没有身为穿越女主角的自觉。总之，萧羌醒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海棠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他斜靠在床上，理了理她的头发：“不怕了？”

她点头，“想明白了，我现在怕一点儿用都没有。”

有怕的功夫我不如纠结起来去想想怎么能帮到如花怎么办才对！

萧羌听到回答，笑了起来，眯起了一双漆黑的眼。

裹着一方素色绫被，海棠支着下巴，伸手在他肋骨上滑动，数着什么，萧羌怕痒，抓住她的手，警告的瞪了她一眼。

海棠无辜回看，“我只是想看看陛下身上的伤好了没有。”

提醒，“那已经是半年前的伤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嘛……”

“现在里外里已经过了二百天了。”

“……好吧……”她讪讪的缩了手回去。他看她一张老委屈的土狗脸，忍俊不住，唇边泛起微笑。

“你啊……”

轻轻把一个吻落在她发上，萧羌推枕起床，回头把海棠按在了被子里，“你睡吧，我还有事要处置。”

十月天气已经很凉，身边骤然少了一个热量的来源，海棠觉得有些冷，便挪到他睡过还温热的地方，眯起了眼睛看他。

男人背对着她，一层层繁复华丽的衣袍掩去了修长清瘦的身体，萧羌自己系上了衣带，转头要去拿几上的发冠，却发现海棠把自己裹在被子里，一小团的坐在床沿，向他伸出手来，“我帮你梳。”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开，坐在床沿，把金冠交到她手中。

他的发流过她的手掌，犹如黑色的河流，她慢而认真的梳理，忽然念了句什么。

萧羌没有听清，回头看她，烛光下，她一张面孔白皙得有种透明一般的润泽。

海棠抬头看了他一眼，从他眼神里看出他催促她把话再重复一遍，她忽然羞涩起来，低低的说了一句：“宿昔不梳头……”她只是突然想起这句话来了而已……

“……婉伸郎膝上吗？”很难说有什么样情感的眼神扫过蔓延到她腿上的黑发：这个，角色似乎颠倒了吧?

唇角勾了勾，在她为他系上金冠的带子之后，萧羌俯身亲了一下她的唇角，

他向外走去，走到了殿门口，忽然看到远方一道红影奔来，萧羌下意识的停下脚步，看到自己绝色美丽的小叔叔象被十个裸女追着一样死命跑过来，跑到他面前，本想调侃他几句的萧羌看他一脸雪白，不由得一愣，下意识的伸手要去扶他，却被萧逐一把挥开！

萧逐挥开他的时候，颇用了几分力气，这一下打得萧羌踉跄了几下，前夜被刺伤的伤口又渗出一点血红，萧羌一蹙眉，看着萧逐低垂着头靠在柱子边的样子，想说什么最后却还是没说。

他拍拍萧逐，“……笑儿在里面，你去见见她吧。”

听到“笑儿”两个字，萧逐如惊弓之鸟一般猛的抬起头，萧羌兄长一样拍了拍实际年龄比自己还要小上三岁的叔叔，轻轻一笑，柔声说道：“去见她吧，王叔。”

在一刻钟之后，被白瑟告之平王求见的海棠，手忙脚乱的把自己收拾得能见人了，滚出来端端正正坐到萧逐对面，低头，礼貌的说道：“我有些话想要和殿下说。”

沉冰那边的话套得差不多了，现在就该从萧逐这边下手，搞清楚沉冰惦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要紧。

萧逐恭敬的低下了头，低声回应道：“萧逐知无……不言。”

被他这么公事公办的态度一搞，海棠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呃，总不能上来问一句，先生，你都送过我什么东西？能不能列份清单给我？一定会被抽飞的！

杜笑儿啊杜笑儿，我怎么就这么倒霉，上了你的身呢！

海棠想了一想，还是没什么问的头绪，但是两个属于前情人关系，负心娘和痴情郎这样食物链构成的人闷在一起不说话又……好尴尬，她没话找话的低低唤了一声，“王爷……”

Re:【穿越时空爱情类】宅女在古代后宫的幸福生活（修改版）by绝代双娇 第一部完结+第二

这一声唤得极低，萧逐却听到了，他犹豫了一下，第一次正眼看向对面的女子。

依旧是那样熟悉的容颜。

黑发素颜，明明熟悉，看在眼里，却又分明的陌生。

有一瞬间，萧逐心里爬上了微弱的，无可名状的疼痛，他仔细的打量面前的少女，发现她有一点点瘦，心下的疼便重了几分。

海棠没说话，任他打量自己，萧逐的眼神最后落到她发上，看着如云的漆黑秀发里几只素净的银簪，心里一动，一刹那说不出心里是悲是苦是伤是痛，只嘴唇翕动了一下，不知怎的，他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说出口的话便低低渗了出来，“……我还以为，这簪子你早已丢了，没想到……还在用……”

海棠的手僵在了半空。

等等，这簪子不是杜笑儿的母亲的遗物吗？

海棠神经绷紧了起来，她看向萧逐，那个绝色的男人正好垂下眼，秀丽的唇角弯出了一个枯涩的弧度。

“……笑儿……不，昭仪娘娘，你究竟想要问我什么呢？”

轻轻的说完这句，他抬头，一双上古名剑一般清澈的眼里现在透着深深的疲惫，他深吸一口气，苦笑越发浓厚，唤她的声音里带了苍凉的味道，“娘娘……”

还要他怎样呢？一年多前，在云林江畔追之不及的刹那间，已经注定了他和她彼此错身而过。

进宫也好，怎样也好，都是她的选择，她不愿意待在他身边，那好，他放她自由，远远离开她，远远守着她。

他已经尽力不要靠近她了，之前她的态度也仿佛他们根本便不认识一般，这样很好，她选择装作和他素昧平生，那么他也就站在远处，恭敬对她拱手行礼，唤她一声娘娘。

他都以为就会这样一生终了，那么，现在到底算什么？她为什么在他已彻底灰心放弃了的时候靠近他，告诉他，她有话和他说？

海棠有些不知所措的拔下发上簪子，握在手里，低低说了一声，“这簪子……”

“这簪子是我送给娘娘的。娘娘若嫌弃了，便丢掉吧。”萧逐撑着额头苦笑一下，别开了眼。

“殿下！”脑子里灵光一转，想到了什么，海棠下意识的提高了声音，萧逐飞快的瞥了她一眼，又垂下了头，没有说话，海棠定定神，选了一个模糊的开头，她重又放低了声音，低声道：“殿下，关于这簪子的事……可否再讲一次给笑儿听？”

这是萧逐送她的簪子，放在杜笑儿准备带进宫的包袱里的最下层，然后即便是对当时侍奉自己的丫环，杜笑儿的说法都是，这是母亲留给她的遗物。

换言之，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她脑海里直觉的就闪过了沉冰要找的东西。

不过，一幅图，一幅图要和这簪子怎么联系？

她精神绷紧，等着萧逐的回答。

萧逐深深吸了几口气，努力恢复平静，用淡然的语气道：“这是师尊……不，赵元帅给我的，说让我送给我……未来的妻子……”

说到这里，他觉得自己语言艰涩起来，慢慢闭了一下眼睛，自嘲似的笑，“这簪子和凤鸣是沧录书院的镇山之宝之一，当年沧录书院院主之女嫁予赵元帅，这东西便是陪嫁，最后都落到了我手里。你忘了吗？我那次和你说，这簪子和天下第一宝藏有关，你便开心得讨了去。你……”

是不是，都忘记了？

萧逐酸涩的闭合上了眼睛，不再说话。

海棠心里却一跳：天下第一宝藏，这六个字，她已在野史小说里看到了无数次。

传说多少豪杰就是得以一窥这宝藏而获得了逐鹿天下的能力。

传说这宝藏足以影响天命，为了它，引发多少浩劫。

有人说里面藏着珍宝无数，得到它的人就可以以此财力问鼎九州。

有人说里面其实是上古神器，得到了它，就得到了天的庇护。

一瞬间，海棠的好奇心陡然压过了对自己安危的关注，她看看萧逐，试探性的问道："……殿下，那个秘密……"

第三十八章花荫血溅杀伐（上）

"这簪子，一共四把，每一把对应天下第一宝藏的一个入口，它就是宝藏的钥匙。宝藏机关重重，数百年来已被沧录书院修得几乎可以和天下第一雄关的九丈关媲美。只有拥有这四把簪子的四个人，才可以进入到宝藏之内，取得他要取的东西。日子久了以讹传讹，便有人穿凿附会这簪子上有一副古老的藏宝图等等。"

海棠屏住呼吸，等他揭密。

"其实，宝藏里的东西，对某些人来说，一文不值，对某些人来说，却愿意放弃了生命来换。那里面的东西，就是沧录书院数百年来收藏的天下典籍。"他顿了顿，淡然道，"所以，对昭仪而言，其实这簪子毫无用处，要丢要还，悉听尊便。"

没错……这东西就某个角度确实可以号令天下，所谓知识是第一生产力嘛……

不过……靠！海棠瞪着手里的东西，眼睛多少有些发直：这不就是图书馆借阅卡么！至于么至于么至于么！这就是没有活字印刷的年代的悲哀啊！如她，穿越来的女主，在酒精，啊不，含笑半步癫之后，要不要把努力的目标放到活字印刷上去啊……

很显然，宅女海棠同学的发散性思维又向奇怪的方向扭曲纠结而去了……

不不，这些现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喵喵的，谁把图书借阅卡传成一幅图的？！谣言害死人啊……

在失控的前一秒，她总算抓住了飞逝的理智的尾巴，低头模糊应了一声，试图这样蒙混过去。不过幸好萧逐看起来心情糟到了一定程度，也不打算再理她，海棠偷眼一看，就娇弱的轻咳一声，刚要说几句场面话结束这次会面，萧逐低着头，忽然几不可闻的问了一句，“……为什么……”

这三个字问得极轻，海棠几乎没听到——她只恨自己为什么真的要听到。

她几乎是惊慌的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男子，从她的角度，只能看到那个青年微微颤动的长长睫毛，在他绝色面容上印下一痕淡淡的阴影。

她想说话，张开嘴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默然。

问完这一句，萧逐蓦的别过头，过了片刻，他垂着头又问了一句，“……笑儿，你可……喜欢过我？”

“——！”海棠悚然一惊，她喉头一紧，放在膝上的手下意识的一抓，腿上立刻生疼，她一时之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说，只觉得浑身发冷，过了片刻，她喉咙发紧，试了一下才说出话来，“不……我从未有一刻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喜欢过殿下您。”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慢，却很坚定。说这句话之前，她低着头，说的时候却抬了头，笔直的看向萧逐的方向。

她并没有说谎，杜笑儿姑且不论，她确实是不曾喜欢过萧逐。她喜欢的是……

“……陛下对吧？”很轻的回答，那个身着红衣，如火焰一般美丽的青年抬头，一双明亮的眼看着她，海棠仔细看，却发现居然没有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一点儿阴霾的味道。

刚才对话时萧逐身上隐隐约约的烦躁苦涩在此刻全然安静，他只是那样温柔的看她。

她有些迟疑，却还是轻轻点头。

他看了她片刻，忽然就笑了，样子有些孩子气。海棠便又想起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真奇怪，她明明觉得自己不及得了，现在却又历历在目一般的清晰。

当时他看到在萧羌身边的她，先是微微的愣，然后就是一个平和微笑——正如现下。

他当时，到底耗费了多少心力，才能对她平和微笑，唤她一声贵人？然后在自己的侄子面前容色平常？

和他不多的相处片断点滴涌上，那当中懵懂时无法察觉的暗潮汹涌在此刻化为惊涛骇浪，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她不是杜笑儿，她没有骗过他，把他的心意当作尘土践踏，但是海棠却止不住的心虚，只觉得自己有千错万错，对不起眼前这绝色深情的男子。

萧逐全然不知，他只是一笑，起身，向她恭恭敬敬行礼，“臣会祈愿娘娘和陛下百年好合，执手偕老。”这句话别人说来，海棠一定当他是讽刺，但是看着萧逐诚恳清澈的眼神，她却知道，他是真心说着这话，没有一点假意。

海棠心里忽然就有了一点古怪的激动，她在他行礼完毕抬头的瞬间，飞快的说了一句，“如果刚才我说我喜欢王爷，王爷又要怎么办？”

他只是看了她片刻，然后摇摇头，“娘娘不喜欢逐。娘娘，喜欢和爱都是逐自己的事情，娘娘不必放在心上。”说完，他又笑了一下，轻轻道：“娘娘，逐的爱恋，从未开始(?)，今日终于结束。”

他说完，海棠浑身一震，她慢慢取下簪子，递到了他面前，只对他说了四个字。

“……还君明珠。”

杜笑儿，你没有资格束缚他，所以，我现在代你放开他。

萧逐看了她片刻，接过发簪，又是微微行礼，转身离开。

海棠瞪了他的身影片刻，一头把自己丢到了床上，趴在锦被上，掩住眼睛，只觉得眼眶里似乎有水气就要奔涌而出。

她确实不喜欢萧逐，但是，在刚才回答她的瞬间，面对那个太好的男人，她却不由自主的有了负罪感。

总觉得……自己怎么就辣手摧花，拆散了一对情人呢……

她忽然觉得自己越发想哭。

萧逐走出去的时候，萧羌也在外间，他侧对着房门坐着，从萧逐的角度看去，只能看到他的一个背影。

萧羌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他出来一样，一动不动，只是垂头在思考什么一样。

萧逐本想和他说几句话，最终却海是什么都没说，只是在他身后恭敬行礼，然后离开。

才刚越过他身边，他忽然听到萧羌冷冷的说了一句，“立刻回定州去，”

萧逐一愣，等他解释，却半天他什么都没说，就刚才那一句话。

萧逐的心情现在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糟的时候，看着萧羌不禁就心头火起，伸手就去拉他，在碰到他肩膀的一瞬，萧羌沉声道：“王叔，别碰我，我现在不能保证会做出什么事来。”

这句话一出，萧逐立刻一把扳过萧羌，萧羌猛力一挣，一声脆响，桌上一个碎冰裂纹的瓷盏被扫落地面，摔得粉碎，呈现在萧逐面前的，是一张雪白，没有任何血色的容颜。

一瞬间，萧逐几乎以为他就要昏倒——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从没有看过萧羌如此刻一般可怕的表情，“发生什么了？”他急声问道，萧羌摇摇头，慢慢挣开，慢慢俯身，去拾地上的碎瓷片。

漆黑的长发遮去了萧羌所有的表情，萧逐皱着眉，却也不怎么敢去碰他，只能站在一旁。

“……”沉默着，极其缓慢的，萧羌捡起了地上一块较大的瓷片，再度直起身体的时候，除了依旧面无血色之外，萧逐在他脸上再找不

到一丝动摇的神色，他看了一眼萧逐，唤来宫女，淡淡吩咐一声，“把地上收拾一下，免得不小心扎了人。”

等宫女出去，他又沉默起来，萧逐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能站着，片刻，萧羌开口，声音也居然恢复了一贯的温软，“……没什么事。”

你这样子说没什么事鬼才信！

萧逐不死心的又追了几遍，萧羌最后甚至笑了出来，反过来安慰他，萧逐看最后实在问不出来，也晓得他不是那种不行还要硬挺的性格，叹了好几口气决定不去管他。

看他要走，萧羌恢复了一贯雍容温和，轻笑，叮咛了他一句，“王叔，今天连夜回去。”

“？”他要求萧羌解释。

萧羌深吸一口气，对他微笑，却没有给他任何解释。

萧逐思忖一下，皱着眉，却还是点了点头。

萧逐离开，萧羌单手支着额头，回想起刚才宫里回来的消息，笑容一点点淡去，整个身体微微颤抖。

日卫只传回来一句话：卑职无能，海氏并任贵人失踪。

不行，不能再想这个问题了。

萧羌神经质的咬着牙，努力强迫自己重新艰难的思考这次这一整个阴谋。

这次的事情，还有谁知道？他是察觉了于淑妃的阴谋，才放任她火烧密宫，想趁机把海氏带出来。那除此之外，还有谁能知道？

只有一个人有可能——太后，他的母亲。

他唇角神经质的扭曲起来，说不定，这次，要以母亲为对手了呢。

何善不知道日卫到底和她说了什么，他就把所有人都轰了出来心惊胆战的一直在外面候着，看萧逐出来了，才挨着边儿进去，低低唤了他一声，萧羌看他一眼，倒是面色如常

萧羌看了他一眼，淡淡道：“这个暂且先不管，你先回宫去，照朕之前的吩咐，去收集证据，这次务必要有足够扳倒方家的证据。”

何善点头称是，又犹豫了一下，他低低道：“那于淑妃……”

“她还有用，不要把她牵连进去。”

萧羌顿了一下，说道：“下去吧。”

何善浑身一抖，唯唯诺诺立刻退下，萧羌在枯坐了一会儿，起身想向内室走去，却在门口顿住了。

他看向自己一直藏在桌下的长袖，一片云白之下，一线鲜血淋漓。

他抬手，张开指头，掌心跌落一块被鲜血裹着的瓷片，然后无所谓的弯起唇角，要推门，却又忽然皱起眉头，唤来白瑟，让她告诉海棠，如花现在应该还活着。

白瑟又不是海棠，哪里见到过这阵势，瞪着他鲜血淋漓的手就说不出话来，他倒全不在乎，微笑，“朕就不进去了。”

这样会吓到她的。

她才和萧逐谈完，看萧逐气色，推想海棠，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何必再让她为自己担心？

想到这里，他下意识的笑笑，转身出门，眼神依旧春风温柔，最深处却仿佛结了一层深厚的冰。

“回宫。”他轻声吩咐侍从，“朕要回宫——”

第三十八章花荫血溅杀伐（下）

十月十一，秘密回京的平王萧逐离开京城，萧羌回宫，婕妤方氏以暴戾后宫罪名，下内府暴室，同日，其父御史中丞方舟被拘下狱庙，其族人并奴仆等，共千余人，各自管束于府邸。

去年闵王那场叛乱因为距离京城实在太远，又被飞速平定，留在大越人们心中的印象并不十分深刻，但是这场京城惊变，却让大越嗅到了一丝不安的味道。

这场惊变来得毫无预兆，包括当事人，谁也没有察觉到一点点征兆，方舟甚至来不及联络故旧，就被打入了牢中。

朝野上暗潮汹涌，人人都说，只怕现下就是一场腥风血雨了。

方家两代外戚，势力遍布朝野，这次萧羌怕是下了决心，要清除他们了，那么，他所遭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应该是方家一切权力的来源——太后。

皇帝的牌已经打出，现在就等太后如何走下一步，所有人都在观望，观望太后对这场铲除外戚的动作到底什么态度？

如果她执意保护自己的家族，那么大越将要面临的就是两个最高统治者对立的局面。

太后从先帝时代就临朝称制，积威今日犹在，萧羌精于权术，两边一旦产生对立，后果不堪设想——

萧羌回宫之后先是强迫自己睡了一觉，到了十二日早晨他醒过来，吃完早膳之后，他先召见了于淑妃。

片刻之后，于淑妃便到了，盈盈走进殿内，在他面前行礼跪倒。

她从来体态娇柔温软，如今盈盈下拜，真个我见犹怜，萧羌待她情意婉转，扶起她，一双桃花眼脉脉含情，定定的凝视她片刻，才语带怜惜，“……怎么这样瘦了？”

“想着陛下啊。”扶着萧羌的手腕向里而去，她嫣然巧笑，萧羌看着她，眼色爱怜，却笑着点了一下她的鼻子。

“从来只会拿这种话哄朕开心。”

于淑妃掩袖而笑，“人都说多吃酸的能瘦下来，臣妾可是天天把醋朝肚子里灌，面子上却一点都不敢说……”说话间已走到了内室，她软软倚在他身上，双手牵着他的手臂，声音忽然低软了下来，“可不就瘦了……”

萧羌低头一笑，眉眼春风，含情温柔。

他问，“真的？”

她娇嗔，“自然是真的。”

他笑，“朕真的希望是真的啊。”

于淑妃一愣，刚要说话，男人已扶上她的腰肢，轻轻一带，坐到榻上，让她坐在自己腿上，萧羌黑色的眼睛一瞬不瞬的凝视向她，然后靠近她，在她耳边呢喃，“不用怕了……要害你的人……都将不在了。”

于淑妃揣测他今天肯定要去见方婕妤，现在听了这话，立刻便知道他已下了杀心，心下一喜，却不说话，只是小鸟依人的靠入他怀中。

这一刻，看似神仙眷属，却截然两种心肠。

方氏一直到被关在内府的暴室之后，她都没怎么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知道密宫着火的事情，但是那确实和自己没关系，怎么她就被下狱了？

在暴室的牢房里神经质的走来走去，方氏只想着，到底是谁陷害她，等她知道了，绝不放过！

狱卒送来的东西全被她摔了出去，只哭叫着要见萧羌，她从来宠惯后宫，哪里受过这样的待遇！

这样闹了大半天之后，在中午时分，当她再次把食物摔出去的时候，她听到了从牢房的一端传来了她所熟悉的脚步声。伴随着脚步声，是她熟悉的声音带着温软笑意，轻轻唤了一声她的小字，“麝衣，怎么可以这样糟蹋食物？”

萧羌！

她一下扑到牢门口，努力的向那边张望，哀楚的惨叫一声，急促的唤着，“陛下！陛下！”

萧羌慢慢走来，身上裹着淡色的披风，素衣金冠，眉目含情，仿佛他现在踏着的并不是肮脏牢狱，而是太液池边铺满落叶的卵石小径。

他走到她面前两三步的地方停住，笑吟吟的看她，“麝衣，怎么了？不舒服吗？还是住得不好？有什么不方便的与正令说说，朕吩咐他好好照顾你的。”

他说话的语气太过温柔，有那么一瞬间，方氏几乎没有听清他说得到底是什么，过了片刻，她才反应过来萧羌到底说了什么，她大惊失色，扑得更向前一点儿，伸出的纤细手指努力的从栅栏间伸出来去够他的衣袖，萧羌就笑吟吟的看着她努力伸长的指头在距离只有自己一两寸的地方，徒劳的不停抓挠着，然后微笑，“毕竟，爱妃啊，你要在这里住好长一段时间，而且……大概不会离开了。”用倾述情话一般温柔的语调说着残忍无比的言辞，萧羌看着她渐渐惨白的脸色，唇角弯起的弧度也深了起来。

“陛下，陛下，那些都是谗言啊！”她几乎有些声嘶力竭，看着那个主宰了她生命的男人，萧羌只是侧头，修长指头顺着自己漆黑的长发，淡淡地道：“朕知道啊，朕知道你是冤枉的，这次火烧密宫的事情和你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这些，朕都知道。”

方氏愣愣的看他，他笑得优雅迷人，神态温柔。

“可是，那没有关系，麝衣，朕需要卿是凶手，就这么简单。”

“朕可以告诉你，这次的事情是于淑妃做的，她放火烧了密宫，让杜昭仪发疯的事情也是她做下的，这些朕都知道。”他无所谓的说道，看着她，声音越发温柔，“可是，朕需要卿来做罪人，明白吗？”

方氏仿佛第一次认识萧羌一样，摇着头慢慢后退，她明媚动人的眸子里渐渐有水气涌了上来，声音哽在嗓子里，过了片刻，才勉强挤出一声陛下。

那一声，从骨子里透出凄凉的味道，萧羌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丝怀念的神色，他定定的看着方氏，过了片刻，他的语气沉淀了几分，慢慢开口道：“麝衣，朕迎娶你的那天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方氏没有想到他会忽然说这出这句话，她一张玉白的容颜上犹自带着泪珠，怔怔的看着萧羌。

他慢慢开口：“朕记得很清楚呢……那天是傍晚吧，你被抬进朕的世子府，朕当时第一次正式迎娶妃子，朕才十五岁，紧张得很呢，一天都在想，小时候看到的那个小表妹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美不美，脾气好不好，结果，轿子落地，有宫女掀开了帘子，你就从里面娉娉婷婷的走了出来。朕几乎以为自己看到了仙子，原来以后要和这么美的人生活在一起啊，朕开心得要死掉……麝衣，这些朕都记得，朕曾经发誓要好好待你，要和你白头偕老一辈子，朕后来娶了正室，那是政治需要，但是朕想，没关系，朕会好好保护你，朕不会让你受苦。你生了朕第一个皇子之后，朕当时想，朕一定要好好疼爱你和朕的孩子，一定要让他继承皇位，这样，你会被尊为太后，你会和朕一起受后代香火祭祀……但是，麝衣，你又是怎么回报朕的呢？”

“陛下……我……”她慌乱了口舌，凝视她的男人神态里有了疲惫苦涩的味道。

“麝衣，你不要以为，朕不知道皇后和朕那未出世的孩子是怎么死的。”这句话一出，方氏立刻如遭雷击，她后退到退无可退，惊恐的看着面前的男人。

那一点残存的温柔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后，彻底消失，他眼神深处的柔软被刹那冻结，“朕知道，是你动的手脚。朕那时候太年轻，居然没有防范到，朕觉得是不是自己的错，是不是薄负了你，你又是怎么做的？陷害于淑妃假孕苛待宫女妃嫔，你以为，朕全都不知道吗？麝衣，是你自己放弃了和朕相守的可能。真的……你大概不知道，朕曾经只差一点点，就爱上你。”

“陛下！”

“已经晚了……麝衣。”

“陛下！”

他温柔的看着她狂乱的样子，神态里有了一种微妙的宠溺的姿态，“放心，于淑妃也一样，任何人做了错事，都要受到惩罚，她也一样。她假装流产陷害你和杜笑儿，后来利用蜡烛陷害你们，又把内府

女官灭口，这些朕都知道……”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忽然低头，眼神有些飘远，“……知道么，朕真的很伤心……朕开始以为朕真的失去了一个孩子，后来朕发现，于淑妃也骗朕，你知道么，朕就不伤心了，朕开始愤怒。”

方氏忽然就安静了下来，她脸上带了一种神经质的平静，一头冲到了栅栏边，双手攥着铁栅，眼睛死死的盯着他，她问道，“陛下，于淑妃会怎么样？”

“她不会怎么样。”萧羌勾起唇角，“朕还需要她来吸引后宫的注意力，有些人要铲除，有些势力要平衡，都还需要她才能做到，不过麝衣，你放心，她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朕发誓。”

“为了保护杜笑儿，所以要推她出来？”

萧羌不语，方氏惨笑起来，“……那陛下，是要杀了臣妾么？”

萧羌闭了一下眼睛，“……你可以选择自尽，这样可全你妃位，保你家人。”

方氏定定看他，忽然眼神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痴，她极轻的问他，“我若死了，陛下，你会不会伤心？”

“……朕现在已经不会伤心了。”

方氏慢慢松开手，向后退去一步，疲惫一般的问道：“……我真是傻……”

这句话没头没尾，萧羌眉毛略挑，静静的看她。

她脸上有晶莹的泪水，却笑了，沉稳安静，让他联想起绽放的带着雪花的白梅，她轻声道：“陛下，你知道吗？刚才你对我说，我死了，你不伤心，我居然开心了一下，我居然觉得，真好，即便我死了，你也不会伤心，真好。”

萧羌闻言浑身一震，他凝视着对面安静微笑的女子，没有说话，在良久的沉默之后，他转身而去，毫无留恋。

那个曾经冠绝后宫的女子只是那样痴痴的望着他的背影，有晶莹的泪水滚落而下。

她漫漫想起了当年自己还是个小少女，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在花轿里颠簸摇动，落轿掀帘，忽然有风摇花动，不知道名字的白花扑簌簌落了她一肩，她就看到了那个俊秀少年站在薄薄暮色里，一身喜气的红衣，那样含笑带喜的凝视着她，向她走了过来，拉住了她的手，温柔的对她微笑，抬手，拂去她发上一点雪白的花瓣。

这样的少年，就是她托付终身的良人，她要与他同床共枕，诞育子嗣，未来的日子那样长，都要和他一起走过。

动心的不是一个，那一年，洒落一片雪白花朵，谁家少年风流，她将身嫁与，一生休。

曾经，她以为自己真的拥有永远。

只不过，这条路漫漫，终于便也走到了尽头，只是，和她所爱的那人，却已歧路，再不能看到彼此的容颜。

昔年琴瑟齐奏，今日歧路而鸣，终成，绝音。

彼时彼岸花正开

答应微笑同学辛苦翻译h文的回礼

食用时请注意以下问题

1、本文为宅女平行时空的平行产物，这个故事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构成的：即一群同名演员演出了宅女一文，这是关于演员们的故事

2、本文cp为萧羌x海棠

……萧羌伸出手，缓慢的，完全的，把少女娇小的身体拥入了怀中。

灯花闪动，满屋熏黄光彩刹那变成无边无际的碎片。

冰冷的黑发流淌过他的脸颊，如同死去女人开始腐烂的指骨。

就这样安静的死去吧，慢慢的，毫无痛苦……

“卡！”一声怒吼在明亮的摄影棚里响起，然后就是一串濒临暴走边缘的“卡卡卡卡卡！萧羌，你这是抱着一个你只是很欣赏，让你有一点点心动的女孩子！”

哦也，导演暴走了口胡～

场记打杂灯光摄影，包括等着拍下一幕的兄弟姐妹们飘着爱的粉红小花，齐刷刷的看向摄影棚里一男一女。

叹气，抬头，男人无所谓的侧头，漂亮漆黑的长发从他清雅端正的容颜上滑了下来。

起身，摊手。

“没办法，这不是我让我有一点点心动的女孩子。”他微笑，样子优雅温和，桃花眼里笑开一片春风荡漾，“海棠是我心爱的女人哪，导演，我赞同你的一句台词，男人绝对可以伪装成爱什么，但是……”微笑越发加深，他姿态优雅的弯腰，执起躺在床上的女孩子一只手，印上自己的嘴唇，眼睛眯细，看的是导演的方向，“要我伪装成不爱我的女人，那可是超出了我的演技范围哟～”

“我赌五十块，大叔会抓狂。”沉寒下注。

“好吧，那我押一百块，海棠现在睡着了。”萧远摸摸自己粉雕玉琢的嫩下巴，煞有介事的说。

沉寒翻白眼，“那岂不是没有输家……”

然后，在两个知名童星无良下注里，导演的怒吼掀翻了整个摄影棚。

“丫的萧羌你不要以为你还真是打不死的蟑螂！”

“诶呀诶呀，硬要凹出这么菜的剧情，还‘死去女人开始腐烂的指骨’咧，大叔，莫非您还真以为自己是文艺女青年么？”

“希望这次大叔不会拿冷光灯k老哥的头……”某饰演男主儿子，实则为该演员弟弟的不良小帅哥继续摸他那至少五年后才长得起来胡子的下巴。

“大叔说了，继上次误伤准姐夫的脸，导致他长达数集不能出镜之后，他悟了，说以后要打挑脖子以下。”小白花邪恶的笑ING

紧张紧张紧张，男主角即将和导演上演全武行！

刺激刺激刺激，众人拭目以待女主角如何救场！

“大叔，冷光灯很贵，你这又没砸着。”

“萧羌，你不要跑！”

万众瞩目，在周围高达二百分贝的噪音对吼了十句之上后，本片女主角，终于晃晃悠悠的从床上晃荡起来，睁眼，微笑，向那个有着一双桃花眼的男人伸出手臂，“阿羌，我刚才梦到了恐龙。”

于是世界须臾和平。

这边是温柔以对，任凭冷光灯敲在自己背上，展开双手抱住了扑来的情人，那边是收势不住，自己栽到旁边。

无敌可爱笑容亮闪闪到近乎小白的地步，女主角环视四周，“大家早安啊～”

沉寒黑线：姐姐，现在下午七点四十分，您真睡糊涂了……

小少女旁边绝色美男箫逐嘴角一冷，低声就说了一个精辟的总结，“真是傻一块儿去了。”

沉寒鼓掌，崇拜看，小猪，你比你那傻哥哥聪明到多少个河外星系去了口胡～

萧羌是知名男星，开的却是一辆A6L 2.4，而且是技术型。

对，就是那款长得丢到车堆里你肯定拔不出来，普通到死的款。

从价格到长相都和他一线男星身份毫不搭调，但是他开得悠游自在，理由是，我买车的时候，这款车送真皮坐椅。

海棠有一付这辆昵称“豆沙包”的车的钥匙，这套钥匙对她的意义就在于赶紧在拍完戏之后跳上车，视季节不同开空调或暖气。

萧羌从地下摄影棚爬出来的时候，海棠同学正蹲在他那爱车里，苦大仇深的瞪着手里的psp，他打开车门侧头看去，只看到屏幕上那部电影黑白古旧，分明怀旧。

“这是那部电影？”

“《魂断威尼斯》。”眼都不抬。

“看点？”发动车子。

“天然美少年和囧囧大叔受。”

“……”不知咋的，这一句话里车就blabla的熄了火。萧羌顺着自己那头柔顺有光泽的漆黑长发，“海棠，咱能不能萌点正常的？”

抬头，露齿一笑，洁白牙齿闪闪发光，“兄弟年下？”

“……乖，亲爱的你继续看你的叔受吧……”

萧羌和导演是最后一个离开片场的，他把所有女孩子送下去，有车的送去开车，没车的找了老实忠厚的男孩子送走，片场安静寂寞，只能听到发动机空转的声音。

车子发动不起来，他当机立断一脚踩灭，似乎电影也到了尽头，大明星的女朋友终于想起来身边还有男朋友这个摆设，放下psp，撒娇一样缠过去，靠在他肩膀上，萧羌向后侧头，嘴唇和嘴唇相碰，然后离开。

海棠从不化妆，味道清爽，男人桃花春风的眼睛眯细，眼睛里从深处泛起了一点更加深黑的颜色，他微微抬起了头。从后方抱住他颈项的女子粘了过去，吻他的嘴唇。

清爽的薄荷味护唇膏的味道追赶了上来，男人鼓励的扶着她盘着浓密黑发的后脑，却总是在她试图加深这个吻的时候躲开。

尝试了几次之后，海棠愤怒的双手抓住他的耳朵，低吼，“萧羌！”

总是如同春风一般温软的桃花眼里再度眯细，他低笑出声，贴近，吻上她的唇角。

肌肤贴近，海棠甚至能感觉到萧羌微笑的时候嘴唇弯起的弧度，她赌气一样要别头，男人转了身，单膝跪在驾驶座上，吻着身后的女子。

雨点一样安抚的吻从唇角延伸到脸颊，鼻尖，额头，最后，男人的舌尖轻轻擦过她正颤抖的眼睫。

温暖潮湿的气息拂过海棠的眼睑，海棠不由得轻颤，气息不稳的低低喘了一下。

扶着她后脑的手抽走了她的发簪。

漆黑的头发披散下来，落了她满头满肩，也落在他眼底眉梢。

“发如流泉……”萧羌低笑，放低座椅，欺身过去，侧头，吻落在了她的颈子上。

海棠一缩，男人的体重顺势压覆了过来，双手支在她身侧，他身上淡淡的香皂味道笼罩过来。

海棠忽然有些呼吸不畅，只觉得自己的世界尽数缩小，全在这男人双臂之内，咫尺之间。

萧羌笑了，亲亲她泛起健康粉红光泽的脸蛋，“放轻松，海棠。”

“……这……这种时候你放松试试……丫的……你这话说得熟极而流啊你个……”双手虚抵在他胸前，海棠低头，却把耳垂暴露出来，让萧羌乘虚而入。

舌尖卷住耳垂，轻轻一个吸吮就让身下娇小的女孩子身体蜷缩成了一团，嘴里抱怨的话听起来像是猫咪撒娇着磨蹭主人手掌的呜咽。

“……混账……小……强……”最后一个字几乎轻得听不见，只是喘息一般的低吟，腻在海棠舌尖，软软的颤动着。

萧羌伸出一只手圈围住她的背，把她纳入怀中，贴上海棠温度升高的身体的，是比预料中略微低温的温度，应该降低温度，却不料从接触的部分开始麻痒酥软起来，温度缓慢而扎实的燃烧。

萧羌反复吸吮她的耳垂，时不时用虎牙的尖端轻轻啃咬，引发海棠一阵阵轻喘。

被他含在舌尖的耳垂已经麻木得几乎没有感觉，另外一边耳垂却仿佛遭受到了更剧烈的爱抚一般，无法形容的酥麻沿着颈侧向下延伸，半个身体都颤栗而麻木，仿佛被冰冷的火焰燃烧一般——

海棠几乎觉得无法呼吸，然后在她张开嘴大口呼吸的时候，他坏心的把舌尖探入她的耳洞，海棠浑身如遭点击，完全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全身缩成了一小团！

一刹那，她眼前都在发黑，心跳急速加快如擂鼓一般，她觉得脚尖都为这一个区区的举动而绷直。

男人修长优雅的指头一颗一颗解开她衣服上的扣子，暧昧的爱抚她的锁骨和胸线。

“很敏感……”萧羌低笑，声音里透出一种饥渴的味道，让海棠身体里刚刚平息一点的火焰又再度燃烧起来。

然后男人俯身，吻住了两根锁骨之间小小的凹陷，舌尖刺入，牙齿咬着周围的肌肤。

海棠几乎尖叫，她的身体剧烈的弹跳了一下，被男人按在了座位上，扣子已解开到可以看到胸衣的地步。

那双她非常熟悉的修长优雅的指头拂过她的胸前，轻轻扯着淡粉色的蕾丝，低笑，“好少女的颜色。”

海棠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她只能感觉到他的另外一只手掀开她的裙摆，从脚踝暧昧的贴合滑向而上。

握住脚踝，然后手掌和肌肤紧密的贴合，男人以一种仿佛要确定她骨头的形状一般，略微弄疼她的向上抚摸。

然后，一个吻隔着胸衣落在了她的胸前。

她抱住那个咬住她胸衣边缘，慢条斯理脱下的男人，耳朵里嗡嗡的响，心脏跳得似乎要跳出腔子一样急。

她的意识呈现了半空白的状态，模模糊糊听到男人口齿不清的声音传来，“海棠，我们结婚吧。”

她很惊讶于自己居然听到了，听到也就罢了，居然还回应了，她抱着萧羌的颈子，模糊的点头，说，“……等、等我毕业……”

男人的动作忽然停顿了一下，随即他一口咬下了海棠左侧的胸衣，在心脏的位置印下了一个浅浅的牙印，在海棠吃疼缩起身子的时候，男人粗鲁的把她的衬衫拉了上去，然后快速的一颗一颗扣着她的扣子。

海棠清醒了一些，她喘着气，从散乱的发丝里看着面前的男人。

他面颊潮红，呼吸急促不稳，扣着她扣子的指头有些微的颤抖。

这个男人渴望她正如她渴望他一样。

但是，他中止了。

她疑惑不解的眼光扫向了萧羌腰下的部分，裤子的中央。

萧羌显然察觉到了她的眼光，他嘴角抽搐了一下，“……你敢说我不行我就掐死你，林海棠。”

“那你干吗……”

“等你毕业！”恶狠狠的扣着她的扣子。

眨眨眼，“我成年了。”

“……车里没有避孕套。”他反问，“你最近不在安全期吧？上学的时候怀孕生子结婚不是什么太光荣的事情。”

大惊，“你怎么知道？”

“……你哪次痛经的汤和药不是我准备的？”

心虚的垂眼，眼睛依旧瞄向他的双腿之间，那里微微隆起，“呃……那你要……怎么……处理？”

嘴角再度抽搐，“你想干吗？”

“啊，我只是说能不能观摩一下，我还没有看过男人DIY……”

“滚！”男人一声暴喝，林海棠夹着尾巴逃下车。

“小气……”踢石子ING，眼角扫到旁边的什么东西，忽然长长出了一口气。

过了片刻，萧羌开车叫她上来，她偷偷借着车里昏黄的灯光看着刚刚DIY完的男人，只觉得他现在全身上下都笼罩着一种发泄过后的性感。犹如慵懒的大型猫科动物，一双桃花眼里迷着一层水一样的光芒。

刚才这个男人看自己的样子，应该比现在还要性感吧？

海棠觉得心脏立刻漏跳一拍，口干舌燥。

萧羌向她勾勾手指，她不由自主的靠近，男人温热潮湿，还带着情欲味道的声音轻轻回荡，“因为你在外面的关系，格外刺激呢。”

如果他指望她这时候红脸给她看，基本上就是在做梦，海棠同学根本没理会这个茬，幸福的凑过去，说，“幸亏我们刚才没做啊。”

怎么？萧羌没说话，只是朝她飞了飞眉毛，海棠笑得跟朵花似的，两颗小虎牙龇了出来，微笑，“刚才我看了，车轮边有个坑，我们要是真玩车震了，会掉到坑里去哦～”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萧羌被这冷笑话冻得浑身一抖，手一颤，车子居然发动了起来。

当他们在从片场赶回来的时候，林家姓氏完全不同的三姐妹其中的二个，正拿着望远镜，看向唯一的来路唧唧歪歪着什么。

老幺沉寒豪气干云的拍在栏杆上，“我赌萧大哥一定把二姐拐上床了！”

从望远镜里看到车子过来，赵零懒散的拢了一下头发，耸肩，“我赌没有。”

车子到，一男一女走下车，萧羌在把海棠送到楼门口的时候，忽然在她左侧的肩膀上吻了一下，海棠静静的看他，等待解释。

男人又亲昵的吻了吻她的鼻子，微笑，“想到你现在衬衫里的样子，就觉得很性感呢。”

觉得这句话还没有超过印象里男人无耻的底线，海棠揽住他的脖子，深深回吻过去……

楼上两姐妹对话继续。

沉寒：你看，衣衫不整，一定做了！

赵零：放心，一定没做。

沉寒：为么？

赵零：依照咱妹夫你姐夫的个性，真要做了。还不包得严严实实连裙子边都熨出裤线来啊？所以～

拍拍小妹妹的脸颊，乖，天晚了，回去睡觉了。

所谓后爪打结

这世上总有一种生物生来光华耀眼，风流天生，一个回眸轻笑就勾魂摄魄，勾勾指头就无数男女前仆后继甘愿为他赴汤蹈火。

萧羌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

不，准确说来，萧家三个兄弟都是这类人中的翘楚。

长子萧羌一线男星，蝉联《男色》杂志三届最想被他拥抱的男性之首；次子萧逐自从干上片警这个有前途的职业之后，负责小区内犯罪率直线下降的同时，离婚率直线上飚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老幺萧远年级还小，没有如大哥一般“祸国”，也没有如二哥一样“殃民”，职业为学生童星的小帅哥正致力于收获五十岁以上欧巴桑的尖叫和同龄小女孩爱的棒棒糖中。

——这是一家多么有追求的主儿啊……

而现在，这家子闪闪星人中知名度最高的那只正以一种言情小说里邪魅男主最常见的姿态靠在澈荣大学门口的柱子上，白毛衫，黑色外套，臂弯间搭着米灰色的大衣，白皙的额头上半长的发垂下来，微微遮住眼睛，阴影下一双深黑色的桃花眼半眯半睁，润着一色水光。

海棠只庆幸，这是角门，还有，现在大家都在食堂厮杀，不然就照这放电量，这儿早糊成片了。

这男人就该被关到发电厂去，无污染无辐射，电力充沛，十足新世纪绿色环保能源，也省得他出来祸乱众生。

海棠恨恨的想着，走过去，把自己脖子上的围巾拆下来，把萧羌连头戴脸裹成狼外婆，牙齿里迸出一句话，“我说，大哥，您老在这儿卖笑哪？”

萧羌羞涩的推了她一把，“客官请自重，奴家卖身不卖艺。”

“……”被这巨冷无比的笑话冻结了至少五秒钟，海棠猛的跳起来掐住他脖子摇，“你个恶心的家伙，我晚上吃不下饭我就咬死你！”

笑容大大，顺手把娇小的少女拦腰一抱，刚要一举，萧羌清俊脸孔忽然一僵，海棠立刻知道出事了，从他怀里跳出来，“咋了？”

桃花眼可怜巴巴的眨眨，语带悲怆，“棠儿……腰闪了……”

被棠儿这个称呼又冻结了整整五秒，海棠看着他，机械的退后退后，然后转身就跑——这男人最近刚拍完一伪文艺真loli的古装剧，整个人都变得伪loli真文艺了，照这趋势下去，还是等他恢复成人类状态

再见面吧，这要不他把自己恶心死，就是自己被恶心到暴走，把他掐死啊……

跑出十几步，忽然发现身后没有人追过来，觉得不太对，回头，这会海棠惊了，发现身后没人！这地儿不大啊，四周也没树木，怎么就没人了呢？

哇，该不会兄弟真穿越了吧？

她踮起脚四下看，忽然感觉有什么拉了拉她的裙脚，她低头，发现男星大人摔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忘记说，新出炉影帝萧羌大人最大弱点为：基本没有平衡感，走在平地上都会后爪打结，摔成一张人皮。

蹲在地上戳戳尸体，“兄弟，我真的很好奇，你那打戏是怎么拍的。”

“上替身。”闷闷声音里伴随着相当程度的龇牙咧嘴。

翻身，萧羌平躺在草坪上，无所谓的摊成大字型。

“必须要上脸的呢？”

“有种东西叫威亚啊。姑娘。”男人躺得很舒服一样好整以暇的撑起下颌，另外一只手还颇有余裕的轻轻点了点她的下颌。

“你以为我没拍过电视剧啊？”瞪之，“威亚用吊的，那不是拍特效用的吗？”

“多吊几根就好了嘛，如果对方够技术，多缠几根说不定我能摆出骇客帝国的特效哟～”

“……您当您提线木偶啊？”

没好气外带翻白眼的说完这句话后，海棠索性也坐在了他旁边。

初春的风温暖柔和，她拢着自己的头发，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你说，就凭你这后爪打结的状态，我要是真怎么样了，你追得上来吗？”

“世界上有种东西叫汽车，姑娘。”好心提点。

“……你没开车呢？”

“有出租车。”实话实说。

海棠姑娘愤怒了！一爪子拍到他胸口上，咬牙切齿，“你丫就掉亚马逊森林了，GPS无效，怎样！”

萧羌半撑起身子，上下打量面前姿态生动的姑娘，忽然笑了起来。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然后安抚一样顺着颈子摸下去。拍拍她的背，然后手掌按在背心，用力，把她拉靠向前，让她伏在自己的肩膀上。

声音温暖柔和，轻轻晃晃她的肩膀，“姑娘，还没出戏哪？”

点点头，又摇摇头，捶打，“你追不追！”

“不追。”微笑。

低头，额头和额头接触，一双桃花眼水光泛润，她一把掐住他脖子，露出一口森森利齿，“我咬死你哦！“

“真的不追啊。”他吻吻她额头，“我后爪打结，追不上的。”

“有汽车。”

“我没开车呢？”

“有出租车。”闷声闷气的答。

男人笑开了，“那我这混账掉在亚马逊森林，GPS无效怎么办？”

“……喂！别拿我的话堵我！”

忽然正色，笔直的看向她的眼睛，“海棠，你舍得我为你摔倒吗？”

“……不……”

“哪，所以啊，我会一直在你身后，伸开手臂，等你回来。”

轻吻，落在她睫毛上。

然后海棠感觉自己被抱紧，男人温暖吐息喷在她鬓边，“刚才啊，骗你的，你是我的，怎会不追。”

本篇完

第三十九章

母子（上）

萧羌独自一个人慢慢的走在暴室的走廊上。

身后方氏所在的房间内的灯光远去，旁边墙上几盏油灯摇曳，只照亮方寸，前路后路都是一片茫茫的漆黑。

走了片刻，萧羌忽然毫无预警的停住了脚步，他侧耳，沉声向前方问了一句：“谁？”

“我。”雍容华贵，妇人的声音从前方的黑暗中传来。

他的母亲，大越最有权势的女人。

萧羌瞳孔急速收缩了一下，却没有着急走近，反手摘下墙上一盏油灯，伸手照去，前方黑暗里隐约露出一个熟悉的轮廓，他轻轻唤了一声：“母后……怎么到了宫里？”

“我的侄女要赴死，做姑妈的来看一眼，大抵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黑暗中的女子轻轻的说：“何况，既然不应出现在这里的陛下都能在了，那我又有什么不能在？”

黑暗之中，母子二人之间相互对望，他手腕酸疼，放下灯，那张经过了岁月洗涤依然美丽的面孔隐藏在了黑暗中。过了片刻，太后悠然的声音响了起来，“终于，要对方家动手了对吧？”

萧羌嘴唇蠕动了一下，低低答道：“方家两代外戚，羽翼已成。”

“不除不行？”

他沉默一下，答道：“不除不行。”顿了顿，他继续说道：“我死后，继承王位的如果是王叔，他不谙权术，耿直严正，只怕会被方氏所蒙蔽，如果是远儿即位，方氏挟帝而令诸侯，已是一定的事，不得不除。”

“……那你要怎么办？”

听着黑暗一端传来的声音，萧羌深吸一口气，“……儿臣并不想兴大狱。”

“哦？“

“方氏羽翼已成，即便是满门抄斩也不敢说完全斩草除根，大越，经不起再一次这样的动荡了。”

“那你打算如何？”

黑暗里的男人闭目，轻轻叹息一般呼出一口气：“发归地方，付之虚爵厚禄，等他一族自己骄奢而亡，或者谨慎自持，成为诗书一门。”

“……所以说，羌儿，你怎么让我不担心。”

面前忽然有光亮闪动，那个年华老去却依然美丽的女子手里一盏提灯，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的孩子，眼神里三分纵容，七分却是狠厉。

她笔直的凝视着自己的儿子，一字一句：“我从来都教导你，赶尽杀绝。”

“……连母后你吗？”他很轻的问，那个女人看向自己的儿子，露出了几乎不可思议的神色，她也极轻的回了一句，“居然不包括我？”

萧羌没有说话，太后也没有说话，过了片刻，太后弯身把灯放在边上，放柔了声调，唤他的名字，“羌儿，过来。”

萧羌乖顺地走到太后面前，几乎有些委屈的看了母亲一样，太后本来冷冷的看着他，但是看到他乖乖走过来垂头丧气，萨摩耶尾巴扫地的样子，僵了一会儿，还是不忍的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

大狗就立刻打蛇顺棍上的腻了过去，抱住母亲，撒娇的在她脖子上蹭来蹭去，一副狗狗要求亲亲抱抱加顺毛的样子了。

然后，他的母亲用非常非常温柔的声音在他耳边说，“羌儿，我这样危险的人你都不要除掉，我教你的东西，你到底学到哪里去了？”

萧羌的声音也回荡在母亲的耳边，“但是，您是我母亲。”

太后怔了一怔，下一秒，她清楚的听到自己的声音回荡在暴室走道中的黑暗里。

她说：“……羌儿，谁是你母亲？”

她能感觉到，萧羌浑身颤抖了一下，她慢慢抬头，笔直的看向自己的儿子，唇角甚至带了一丝没有温度的笑。

她非常非常慢的重复，“羌儿，你说，谁是你母亲？”

微弱的灯光中，被她凝视的青年面色苍白，浑身僵硬，他吐出一口浑浊的气，却还是坚定的说了一句话：“您。”然后，顿了顿，他说了另外一句话，“海氏和任御女，也在您手中不是吗？

那一瞬间，太后脸上的笑容维持不住，悉数崩塌。

是的，萧羌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她知道，他知道，并且，他们非常清楚对方知道，只是从来假装，假装自己和对方都根本不知道。

萧羌是在二十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下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并不是先皇和太后的嫡出之子，而是先皇和太后的侍女海氏所生的皇子。

那是一个先皇、杨太妃、太后所共同联手的骗局。

那是很老套的故事，无法生育的太后选中了自己的侍女为自己代孕，于是就有了他，可是生下他之后，孩子被立刻抱走的海氏陡然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个文弱儒雅，被自己倾注了全部爱恋，并为他诞育了子嗣的男人，从未有哪怕一刻爱过她。

先帝的爱情是他优柔寡断的生命里唯一直白而不掩饰的内容，他爱的是太后，从未曾改变。

于是，海氏疯了，被悄悄的养在密宫。

在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萧羌秘密对亲生母亲多方照顾，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心思缜密的于淑妃隐约察觉到了密宫里的人是萧羌惦念的，她却不知道那是谁，一厢情愿猜测那是萧羌的情人，他也乐得趁这个机会，制造海氏假死的局面，把她移出皇宫——毕竟，皇宫里还是太危险了。

但是，太后一直知道，这次，在他动手之前，她便派人带走了海氏和当时也在密宫的任如花。

看着脸上笑容崩塌的太后，萧羌伸手，抱住了养育自己将近三十年的母亲，“母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想让我认为您拿海氏威胁我，我知道的……我知道您本意不是这个……”

太后犹豫了一下，伸手，抱住了自己养育长大的孩子的肩膀，眼睛里终于有了苍老的神色，“……羌儿，你恨我对吧？”

他愣了一会儿，才轻轻摇了摇头，他轻轻的说，“母后，你可能不信，但是就算是我知道了我的身世，我也从没有恨过您，母后，真的……”

他顿了顿，“这个世界上，我所认定的，唯一的母亲，除了您之外，没有任何人了。”

太后沉默的看了他半晌，最后无奈长叹，“你真的如此打算？”

“我真的如此打算。兴邦立国固然需要鲜血淋漓，但是，无谓的流血却只能给一个王朝带来不可磨灭的伤痕。”萧羌低低答道：“母后，麝衣她是……罪有应得，方家却并不是。”

太后稍微把他退开一点，借着微弱的灯光打量他，开口的语气里糅合着欣慰和淡淡的茫然若失。

“……羌儿，你长大了。你有自己的看法了，既然你这么决定，就这么做吧。”她笑了笑，有了点惆怅的意味，“然后，我呢？羌儿，我你要怎么处置？”

即便可以放过方家，太后却不得不处置。

太后垂帘理政将近十年时间，已经尾大不掉了，即便已经还政给萧羌了，但是依附太后的人还是会依附她，即便她什么都不管，以她为中心的权力组织依然会存在，这些为了权力而生存的人，已经不是能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控制的了。

这点他早就想过，但是在她说出这话的一瞬间，萧羌只觉得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有团什么东西堵在嗓子里，让他心里疼得发慌。

那是……他所认定的，唯一的母亲啊。

生育之恩固然重要，养育之恩却更为深厚，何况，是真的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的抚养？

看着抚养自己长大的女子，萧羌以非常郑重的姿势，慢慢跪倒，他额头抵上冰冷肮脏的地面，颤抖的声音在空气里传递：“……请母

后……去为太后守陵。”

太后想了想，点点头，语气里含了赞许的味道：“不错，你把我发配到汉州去守你父亲的陵这个主意很好。那边远离京城，我的影响力和权力会大大减弱，此外，汉州也是我大越的咽喉要冲，我在那边，至少能帮你看着在外的诸王。”

听到这里，他浑身又是一颤，太后慢慢的弯下身子，摸着他的头发，仿佛他还是当年那个会趴伏在自己膝盖上，孩子气的跟自己说今天都背了几首诗的孩童，萧羌无声的哽咽了一下，稍微抬头，把脸埋在了太后的裙子里，过了不知多久，太后才淡淡的说道：“……其实，这样也好……你父亲天生柔弱的性子，这八年来一个人躺在那么荒凉的地方，不知道多寂寞。虽然晚了些，我总要去陪陪他，至于你啊……羌儿……我打算把你……还给你的亲生母亲了……”

“我的母亲只有您一个！”萧羌几乎是激烈的说道，却被母亲一指头点在了额上，“她就在太庙。”

萧羌听了这句，真的惊了，他没想到居然离他离得这么近？太后看到他惊讶神色，开心的笑了起来，又重重一指戳在了他额头上，“所以啊，想和我斗，羌儿你还不行啊。怎样，让你想不到的地方吧？”

然后，这个曾以自己一己之力统治帝国的女人，微笑着，一把推开了自己最疼爱的孩子，对他说：“去看看她吧，我欠她，你父皇欠她，你也欠她。”

深深的看了她一眼，萧羌再无话了说，重重一头叩在了地板上，转身离开。

痴痴的望着那道迅速消失在黑暗里的身影，一刹那，前尘旧事全数涌上心头。

那还在襁褓中粉雕玉琢的娃儿，那会绕着她的裙摆乱抓的孩子……终于，长大了，伸展开一双广阔的羽翼，离开了她的庇护。

她痴痴的看，觉得眼泪就要流出来，心里胡乱想着的却是不相关的事情，太后只想着自己走了之后谁照拂这孩子？她下意识的向萧羌

的来处看去，想起自己的侄女，心里一疼，却没有办法。

毕竟，自作孽，不可活。

想到这里，太后眼里忽然精光一厉，急步走了出去，唤来自己身边女官，只吩咐了一句，“从现在开始，杜昭仪一言一行，全部向我回报，不可有丝毫错漏！”

她不能再保护萧羌了，但是，并不代表她不会预先去除萧羌身边的危险——

杜笑儿，这女人到底能成为萧羌的伴侣还是成为他的伤，她还需要好好看看。

萧羌在黄昏时分回到了太庙，太后的女官在暴室门口等着他，把他领入太后所在的院落后，果然就找到了一个极隐蔽的小院，他却没有进去，站在院外静静的眺望，就看到了如花追着海氏灌药。

那个他没有多少印象的女孩子活力充沛，满院子的追，他的亲生母亲是他从没见过的活力充沛，用力的跑。

那就仿佛是两个少女。

是的，两个少女。

他的亲生母亲的生命，已被定格在了二十八年前，诞生下他的那一瞬间，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他的存在。

这个世界上诞生下他的人从不认为自己曾经有一个儿子，而抚养他的人，却也从不曾真正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儿子。

当他知道身世，第一次去看海氏的时候，他的母亲扑了过来抱住他，唤的却是他父亲的名字。

萧羌知道自己和父亲生得极为相似，在那一刻，他清楚的知道，在海氏眼里，从来没有他。

从那天之后，他会去看她，然后学父亲的语气，唤她海儿，只有这时，她才会乖乖吃药，他所能做的就是哄着她睡着，然后离开。

偶尔海氏会发狂，牵扯起他和海棠缘分的那个咬伤，就是拜他的亲生母亲所赐。

看了片刻，他一咬牙，转身离开，女官在他身后恭敬问道：“陛下，不去看看么？”

他摇头，女官又问，“那任御女……”

“……放她离开吧，她什么都不知道。”他答应过海棠的。

“那海氏……”

听到这个名字，他震了震，却没有说话，只是仰高了头，看着黄昏的天空上浮动的云彩。

那是美丽的，被夕阳晕染的，薄薄的桔红色。

他轻轻摇头，什么都没说，只是逃离一样急步走出，到了门口，却又止住步伐，回头又深深的看了一眼，最终，绝然离去。

他走向海棠所在院落，那个女孩子正在院子里散步，看他过来，对他笑了出来，萧羌忽然就停住脚步，远远的向她伸出双手，“过来，让朕看看。”

她深吸一口气，无奈的对天翻了个白眼，慢吞吞的走近他，整个人往前一倒，被他抱了满怀。

海棠敏感的察觉到了男人身上一点不对劲的气息，调整了一下姿势，把下巴靠在他肩上，刚要开口说话，却被男人抢了先，“如花没事，我放她出宫了。”

听了这句话，海棠立刻把所有阴霾甩一边去，她在他怀里跳了跳，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萧羌没怎么在听，只是着迷的看着她重新充满了生气活力的一张脸。

她不美不稳重不谙权术，但是为什么就一颦一笑牵扯他的心？为什么只有在她身边，他才能安定？

他摇摇头，没说话，只是放松了一样，闭上了眼睛。

敏锐的察觉到了他身上渗透出来的一点情绪波动，海棠戳戳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一定会后悔的事？”

他低而模糊的笑了一声，“……朕不会后悔。”

“那就是做了会让自己伤心的事情了。”断言。

萧羌沉默片刻，在她肩头笑了起来，“……海棠，你总是给我惊喜啊……”

果然做了。海棠点点点的默，然后叹气，抱住了他。

就在这一瞬间，萧羌拥抱她的力度骤然加大，维持到现在的冷静面具轰然崩塌，无法形容的悲伤痛苦从他身上奔涌席卷而来，那样巨大的悲痛让海棠心里都一紧，她立刻伸手去摸他的脸，本以为会摸到一把眼泪，结果抹向他眼角的指头却只接触到了干燥而颤抖的睫毛。

我以为你哭了。她低声说，说完之后，心里某个地方柔软的疼了起来。

哭不出来啊，哭出来其实也会好点。他低声回应，然后更加用力的抱紧她。

他说话的时候像个小孩子一样，字音模糊，听了这一句，海棠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觉得他的悲伤灌入她的肺腑，疼得人每一寸肌肤都在颤栗。

然后那个男人忽然便轻轻松开了手，软软的揽住她，说，下次再这样情绪不好的时候，不能再来看她了。

她不解，萧羌微笑，明明清俊无伦，看在她眼里，却是眼角眉梢都是伤痛。

他柔声说，因为这种时候我情绪失控，会弄疼你啊。

他这么说的时候，正抚着她一头黑发，掌心的绷带在夕阳下是一片暗淡的黄色。

一刹那，海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个这么说，还笑着的男人，海棠潸然泪下。

明明之前那么多痛苦磨难都没让她掉一滴眼泪，现在好友消息落定，这男人苦痛如何不管她事，她却在他面前哭得声嘶力竭。

那一瞬间，她只觉得这天上天下无处不是苦痛，心里酸疼得无法形容，只有他怀里这方寸安全温暖，让她可以号啕大哭。

她的泪水落了萧羌满手，他几乎有些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她哭什么，只能轻轻拥住她，顺着她的背，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对他说，“没事的，海棠，有我……没事的……海棠……”

你这个笨蛋，我有什么事！有事的是你好不好！

她在心里这么狠狠的念叨，却说不出话来，泣不成声。

萧羌越发手忙脚乱，平日里聪明风流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只能抚摸她的头，拍着她的背，却被海棠一把狠狠抱住。

我怎么就栽在你这混蛋手里！

她哭着这么想。

忽然就明白小说里那句之前看着字字荒唐的话，现在想来，却是多么凄凉。

原来，我穿越了时空，只是为了和你相遇。

原来。

德熙八年十月十三，御女任氏被证实死于火灾，内府奉旨以五品才人之礼下葬。

十月十五，婕妤方氏暴薨，内府奉旨以贵妃之礼下葬。

十月十七上谕明发天下，历数方氏罪责十六条，但念其对社稷有功，责令全族赐金还乡，削爵为侯。。

十一月初四，于淑妃晋贵妃，昭仪柳氏晋淑妃。

十一月初五，内廷有谕，太后方氏欲年后启程前往汉州守先帝陵。

十一月初六，萧羌破格提拔长昭贵族花竹意，拜为三品中书副令，随侍帝侧。

十一月十七，沉国定王沉冰称病，迁居京郊丰茂山内皇家行馆，帝赐金帛，待遇优厚，堪比大越亲王。

于是，大事底定，大越朝政尽归萧羌掌握。

这一系列纷乱的，夹杂着政治斗争的人事变动之后，海棠和沉寒两人也回到了宫里，按照之前定下的两人一起正位腾凤殿的旨意，海

棠搬入了腾凤殿的偏殿。

其实按照宫里现在的情况，海棠已经可以正位一殿主位了，但是萧羌没提，海棠也没兴趣自己去折腾。

拜托，如花已经出宫了，她自己单住一殿好孤单哦，自然是和小白花挤在一起比较好啊～

回了宫，萧羌还是和以前一样，私底下让她伺候笔墨，面子上却是越来越宠爱于淑妃，所以海棠的日子还不算很难过。

花竹意升了三品高官，中书副令相当于皇帝的最高秘书，经常出入宫禁，和海棠低头不见抬头见，萧羌奇妙的对上次的抓奸的表现得毫无芥蒂，并不介意他们相处。

两人照旧聊得很乐，花竹意几次撺掇海棠走了走了，甩了那残花败柳的皇帝，行走江湖去，中华帅哥千千万，不行咱就天天换去，海棠见招拆招，也是颇有乐趣。

有一次两人闲聊起来，海棠问他，怎么终于想明白了，当了大越的官了？

花竹意颇严肃的摸摸下巴，最后说他其实是在火烧密宫事件之后，确定了萧羌的度量和气量，才决定选择萧羌作为自己侍奉的。

他当是很是严肃的说：“为了扳倒外戚，放胆让别人烧自己宫殿的皇帝，这样的君主，即便不佩服他的胆魄，至少也要佩服一下他对于金钱的度量啊～～”

海棠甩汗：这理由听起来实在是点点点啊……。

花竹意满地打滚，大喊我是很认真的很认真的，海棠一脚踏住他衣服，心说今天这偏殿的内监省劲了，不用擦地了。

花竹意仰躺在地面上看着她，问了一句，“笑儿，你真的不去那个地方吗？”

海棠蹲在一边椅子上，笑咧一张嘴：“怎么不说‘和我走’了？”

“我说了，我打算侍奉德熙陛下啊。”花竹意笑眯眯的撑起自己的下颌，“所以，只能我把你送去，我自己再滚回来了。”

听到这里，海棠瞪大了双眼，她古怪的上下打量他，伸出一只脚踹踹：“喂，你玩真的？”

“当然是啊。”他依然笑着：“我是真的打算侍奉德熙陛下的。”

海棠看了他片刻，忽然泄气一样，“小花，我真的觉得你脑袋抽了，你是长昭的贵族诶，萧羌真的会信任你？你的族人会放过你？”

花竹意没有回答那句话，用同样的句子反问了一句：“那，笑儿，你不也发烧了？不愿离开，不要命了，岂不一样？”

海棠想想也是，就郁闷的蜷成一小团了。

这话说得在理啊。

花竹意打了个小喷嚏，坐到她对面，正色道：“笑儿，我的提议你真的考虑好了？”

海棠重重叹气，“别说啦别说啦，反正到最后，我一定会跟你走的，现在就先丢开吧。”

“呀，我以为你喜欢德熙陛下到连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地步呢。”

“我是喜欢他啊。”海棠答得十分坦然，“所以，我才要离开他。”

她继续说道：“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想要和他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我知道，我剩下的生命里，只要我说我希望这样，到我死前陛下都会会日日夜夜和我在一起，可是，我不要。与其短短一年朝朝暮暮，我想和他共度以后的日子。我宁愿躲到可以延长我寿命的地方去，说不定在这段时间，解药会研究出来，就算没有，赵亭也说不定能提炼出‘大司命’，这样我就能一直和他在一起。”

义正词严的说完上面一大段，海棠看了一眼花竹意，后者非常明确的用眼神告诉她：编啊，你继续编啊，我等着。“她便泄气皮球一样铺平在了桌面上，小小声的嘟囔。“好啦好啦，我承认……留在他身边的话……我会嫉妒……”

“我反反复复认认真真的想过了，我是真的喜欢他，所以，我没法和别的女人一起分享你，而要陛下只有我一个这种蠢到极点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过。”

“我会嫉妒，我会去伤害那些女人，但是我不要我自己变成这样，有什么办法，只能这样想，躲出去一段时间，说不定他会忘了我，说不定我会忘了他，说不定这期间他脑子抽风，忽然爱美人不爱江山……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说到这里，她声音渐渐低去，花竹意也不说话，整个世界一片寂静。

过了片刻，海棠振作一般吐出一口气。

她说，小花啊，为啥我第一个遇到的人不是你呢?

花竹意笑得见牙不见眼的灿烂，说那是你运气不够好啊，不过德熙陛下好歹人长得还不错，勉强你就收了吧笑儿姑娘。

愣愣看了他一会儿，海棠也就笑起来，样子可爱开朗。

“啊，认识你真好，小花，真的。”

而与他们一门相隔，把所有对话一字不漏全部收入耳中的皇帝，轻轻垂下了已经扶上门框的指头。

唇边弯出一丝苦笑，他无声退出老远，然后故意用力，大步走了过来。

听到从正殿方向传来了脚步声，海棠立刻端正姿态，瞬间移动到离花竹意至少一丈远的地方。萧羌推门而入，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对两人一笑，摊开案卷，和花竹意讨论起来问题。

海棠心里有事，说了几句话，就躲到内室去看书。

萧羌不着痕迹的扫了她一眼，再转头，就看到花竹意笑意盈盈托着下巴看他，不知怎的，他就觉得有些尴尬起来，微咳了一声，花竹意装没看到，两人迅速处理完一堆文件，花竹意抱走了需要自己详细提出办法的奏折离开，萧羌也没立刻进去找海棠，只是站在廊下，远远的看着远处。

大越气候温暖，但是十一月也已是初冬，宫苑内落叶萧萧，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萧瑟之感。

他发了一会儿愣，忽然听到内室门响，然后是劈里啪啦的脚步声响起，他没有回头，却知道海棠正站在他身后，顺着他眺望的方向看去。

“你在看什么？”依旧背对着她，萧羌柔声问道。

“在看你看的东西啊。”海棠撒娇一样靠上他的背，笑着回答他，“我想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一样的景色。”

“……”萧羌回答，声音柔软，“不可能看到一样的东西的。”

海棠忽闪忽闪大眼睛，“为什么？”

他伸手在自己头顶和她头顶比了比，“身高问题。”

海棠萧瑟了一下——好冷的笑话啊，陛下……

她被冻结的时候，萧羌也没说话，殿内立刻安静下来，静谧得可以听到香薰灯里小小的水泡噼啪声，海棠深吸一口气，拉住他的袖子，“陛下，我有话要和你说。”她刚在蹲在内室想了半天，还是决定把这事和萧羌说，征询他的意见。

“你要离开的事情吗？”他平静的问，海棠立刻知道他听到了，便也不废话，点了点头，直接问他什么意见。

萧羌没有立刻回答，他伸手，拥住了她，才把她揽入怀中，萧羌惊觉她浑身都在轻轻的颤抖，象只受惊的小兔子。

那一瞬间，便明白了，她是真的喜欢着自己，爱着自己，于是，一切的想法全成了心底一片柔软的冰凉。

是他自作孽，他对她下毒，夺走了把她强留在身边的理由。

他温柔的抱紧了海棠，仰望向天空，只觉得太阳的光芒冷得可以冻结人心，然后他听到自己说了一个字：“好。”

除了好，他还能说什么呢？

又搂紧她一点，他说：“但是，你要答应我，如果有一线可能，你也不可以离开我。你担心的那些，我会努力解决，很可能我没办法解决，但是，你总要给我一个努力的机会。”

海棠心里一暖，把头窝在他怀中，她轻轻的点点头。

“嗯……”她说。

第四十章 红尘须臾

时光流逝，转眼就过了除夕，太后预定年后出发守陵，但是期间各种杂事，加上萧羌半故意的拖延，就一直没出发成，一个恍惚，转眼就到了德熙九年的四月，对海棠而言，去年那场狼狈而惊心动魄的逃命就象还发生在昨天一样，可是曲起指头一算，真是红了樱桃绿的芭蕉的流光催人老，居然就一年了。

今年的春狩取消了，各地诸侯王入京朝拜，萧逐和洛同衣也在入京之列。

因为他们回去要经过汉州，就定下了太后和他们一起去汉州的行程。

这两个人是相携而来，四月二十七到的京城，萧羌率百官于宫城门口等候，派左右两位辅相在京郊十里设长亭郊迎，准其剑履上殿。

这算是特殊礼遇，已经是得胜凯旋才有的阵仗，按照海棠的说法，这就是萧羌这丫虚荣，去年等于是灰溜溜回来的，今年硬要把去年的份儿补上才甘心。

当天晚上，萧羌就把洛同衣请来给海棠看诊，一番检查下来，洛同衣点点头，说控制得当，应该不会比他上次说的时间更早发作。

他还告诉萧羌，解药他正在努力——虽然现在完全没头绪。靠着白玉京和现在好歹两国也算站在同一边儿上的面子，他也拜托了赵亭继续炼制‘大司命’和‘少司命’，而赵亭也答应了。

洛同衣说到这里，萧羌一个眼神看向海棠，有几分欣慰，海棠就想起了那天下午两个人说的话，心里也是一甜，回他一个无敌灿烂笑。

就把他们眉目传情当没看到，说完，洛同衣从怀里掏出一叠纸交给萧羌，说是赵亭开出来的，只有大越才有的，或他找不到的药材全在上面。

那一叠纸打开那叫一个长，萧羌看了都有点儿发呆，海棠好奇的凑上去看，才看了几眼，凭借她在这个世界靠博览群书得来的经验，她开口说了一句，陛下，真的，我觉得赵元帅在报复，他是不是打算靠药材让大越倾家荡产啊……

联想到赵亭的性格，萧羌和洛同衣齐刷刷心有戚戚的点头：没错没错，这可能性高得让人想哭啊……

看完海棠，两个男人急匆匆的又离开了，估计又有什么事要商量，海棠乐颠颠滚去后凉殿补眠，一觉睡到下午，白瑟把她叫醒，说史美人来了。

史飘零？算不算夜猫子上门？

海棠一骨碌就爬起来，滚出去，那个美丽的女子坐在外间，看她出来，也没说话，只是把一盏纸做的精致船灯放到了她面前。

她看看史飘零，一身鹅黄宫装的美女坦然的回看她，对她说了一句话，“要放灯么？”

她很傻的回了一句，“中元节已经过了吧？

史飘零用鄙视的眼光看了她一眼，“今天是结缘日。”

海棠恍然大悟，原来今天是青河女神青姬的结缘日。

青河流经大越，上游出产金沙，中游富产水产，下游因青河灌溉之力，而使三州丰裕，故此，青河又称母亲河，青姬则是民间信仰中至高无上的女神。

结缘日是祭祀青姬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虽然不是官订的节日，却在民间深得人心，俨然也是大节了。

据说在上古之时，本来是天上神女的青姬就是在今天偶入凡间，遇到了她的丈夫。

青姬的丈夫在神话里没有名字，据说那是一个非常俊美的男子，与美丽的青姬堕入情网，在相遇的那天结为夫妻。

然后在他们喝过了美酒之后，那个被女神所爱的男人走入面前的水潭，为自己新婚的妻子打捞肥美的鱼虾，这本是毫无危险的工作，

但是他却被天上爱慕着青姬的天神暗害，被刹那汹涌的潭水淹没。

神的力量互相抵消，青姬没法救出自己的丈夫，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漩涡吞没。青姬的眼泪化作了流淌在大越国土上的青河，她再不肯回归那个有杀害她心爱之人的凶手居住的天空，无休无止的以自己的眼泪悼念自己惟一的，一开始就毁灭的爱情。

而在漫长的岁月中，少女们就以写上自己爱人的名字，放在小船上的纸灯来祭祀青姬的爱情，渐渐的这和中元节有些相似的日子，也成了钟情男女互诉衷肠的日子，更有无数情侣选择在这天私奔、相伴，便渐渐成了少年男女们祈爱的节日。

在这深宫之中呢，曲水流觞，浮灯流水，就变成了不求君爱，只求君看。

这深宫红颜凋零之前，无外乎是这样近乎卑微的一点儿愿望。

“要放。”海棠用力点头，抓起纸船，向外走去。

太液池上已经是波光点点了，到处都是宫女和嫔妃，两人都逆流朝下游走去。

下游船灯就少了，河面上只有寥寥几盏船灯，捧着史飘零递给自己的灯，海棠看着手掌里小小的船灯，忽然有些恍惚。

“史美人，你说，那些宫女放的灯上写的都是谁的名字？”

黄昏暮色里御河几艘孤零零的船灯，铺开一片薄薄的灯光，史飘零晶莹乌黑的眼睛里微微有什么一闪而过，轻轻摇了摇头，“谁知道呢，进宫之前的青梅竹马或者是相好的某个内监，某个侍卫，说不定还有陛下。”

史飘零慢慢说着，矮下身子，长长的衣裾飘零起来，衬得她美丽一若迎春花一般。

她放手，看着掌心的船灯跌入河里，歪斜了几下，就沉没在夜色里显得昏黑的水里，带起小小的涡漩，让旁边几盏流过的船灯也微微动摇了一下。

海棠盯了她一会儿，低低道：“……你没写名字。”

史飘零想了想，没有回头看她，“写了也没用吧。”

海棠摸摸鼻子，默然，抓着纸灯的指头微微的蜷了蜷。

史飘零难得的发了一会儿怔，转过头来看向海棠，“你要写谁的名字？”

海棠也怔了一下，摇摇头，茫然的看着远处点点晶莹的船灯，什么也没说，伸手，放走了那盏没有写名字的船灯。

海棠忽然没头没脑的问了一句，“史美人，你怎么打算未来的？”

“有什么好打算的，你活着，我保护你，你死了，陛下活着，我保护陛下，陛下死了，我若还没死……

两个深宫中的女子彼此相对无言，良久，史飘零缓缓掉转了视线，她低低问了一句，“你说这深宫里，谁算得上幸福呢……”

海棠毫不犹豫的接口，“我。”除了中毒之外和平均半年被找一次麻烦之外，她觉得自己过的还是相当滋润的。

史飘零起身，转过来面对她，第一次露出了愣住的表情，她看了片刻海棠，忽然笑了起来。

海棠看得呆了——她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女子脸上看到这样发自内心的笑容，她嚅嚅了一下，有些心虚的觉得是不是刚才自己的答案太过搞笑了？她挠挠头，“其实，我是想说，幸福这东西吧，完全取决于个人感觉，你觉得幸福，不管处境多糟，也还是会很愉快的，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幸，那么即便把整个世界放到你掌心，你也一样会觉得痛苦的。”

史飘零听了浑身一震，她定定的看了片刻海棠，忽然露出了一个清澈的微笑，她慢慢点头，“对，昭仪娘娘说的没错。”说完，她盈盈下拜，行得是臣见君的大礼，柔媚动听的声音在泠泠夜色里渗出一抹别样清冷。

“臣天枢之首，见过王爷——”

海棠猛的回头，看到远远暮色里，有一个绝色男子分花拂柳，向这边而来，黑发红衣，有长长的，火焰一般的衣裾和广袖拖曳地面。

他轻盈而无声的来到她面前，凝视她的一双眼睛沉静温和，向她恭敬弯腰行礼，漆黑的头发顺着肩膀滑落，几乎垂落地面。

“见过昭仪娘娘。”

清澈的声音震动耳膜，海棠一个恍惚，就想到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她跟在萧羌身后，行在柳畔水榭之间，板桥之上，他玉冠红衣，发如流泉，衣如蝴蝶，也是这般盈盈行礼。

她下意识的回头，史飘零已经起身，向两人略一颔首，便离开了，再看向面前时，萧逐已经起身，身后是船灯点点，面前的男子伫立夜色之中，犹如上古名剑一般带着摄人之美。

海棠定定神，笔直的看向萧逐，男人也沉稳的回看他，海棠忽然就咧嘴笑了起来。

她已经在这男人眼中看不到当初的伤痛悲哀。萧逐深情长久，此时镇定也许不过是伪装，但是那日彻底回绝了他之后，他并没有颓废不振，海棠非常开心。

就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落了地。

她定定神，敛袖回礼。

就在这时，白瑟从远处赶了来，向在场的人挨次行了礼之后，禀告道，说太后设宴，沉寒已经到了，就差她了。

海棠不敢怠慢，立刻告辞，萧逐沉吟一下唤住了她，对她说，请她帮忙带一句话给沉寒。

她实在没想到萧逐会和沉寒有什么好说的，只能点点头。

萧逐郑重其事对她说了一句话，她记下，复述一遍，确定一字不差之后，和萧逐告别，转身离开。

她走了之后，史飘零才慢慢起身，只看了萧逐一眼，就恭敬的低下了头。

萧逐看着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女子，心里百感交集，看她一副低头乖巧的莫样，又想想从萧羌那里得知的，她这些日子过的日子，想

责骂她的重话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最后，他叹气，伸手胡乱把她的头发揉了揉，只说出了四个字：“回来就好。”

那一瞬间，史飘零几乎潸然泪下。

被他碰触的地方象着火一样滚烫，她低头嗯了一声，唇角弯起了淡淡的弧度。

沉寒早到了太后的殿内，海棠到了，就被她娇憨的拉到了身边，看太后没注意她们，海棠低声对她说：“平王殿下托我带话给你。”

沉寒听了怔了一下，随即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海棠看她不惊讶，多少觉得有些没趣，就一字一句的转述了萧逐的那句话：“请娘娘不必担心，逐已安排妥当，必不辱命。”

沉寒听了这句话，脸上绽开一朵笑颜，暖如春花。她咬着唇笑着，点点头，却什么都不说，太后回头，恰好看到这一幕，便也笑了，“我总说我这儿子好福气，这样花骨朵一般的美人，就占了两个。”

海棠从来不敢把太后当作寻常夫人看待，听了这话连忙把自谦的话搬出来一箩筐，

这顿饭没有宫女内监伺候，在座的除了她们两个就只有太后和杨太妃，太后只穿了一套极平常的家居服，样子就像是寻常富贵人家的老夫人一样。听了海棠的套话，她挥挥手，笑道：“杜昭仪，这样的话我打小就说，老了老了，赶上别人对我这么说了，饶了我吧。"

这一番话说的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三个人一边吃一边闲话家常，吃到中途，太后给海棠夹了一筷子樱桃盏，海棠立起来诚惶诚恐的接过，太后看了她片刻，忽然轻轻叹气，唤了她一声，“笑儿。”

海棠立刻敛袖低头，太后唤了这一声，忽然就没了声息，片刻之后，才慢慢说道，“再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京城了。”

这个敏感话题提出来，海棠和沉寒都不敢随便借口，放下筷子站了起来，太后又幽幽的叹气，低声道：“笑儿，以后你要多照顾羌

儿……那孩子……真心喜欢你……”说到这里，她又看了一眼沉寒，笑道，“皇贵妃也莫嫉妒，别的我不敢说，日后中宫之位一定是皇贵妃你的，我也看得出来，你把杜昭仪当姐姐看，这样很好，这后宫里，女人啊，与其斗，不如相互扶持的好，对不对？”

沉寒听了眨眨什么都看不到的眼睛，一派天真无邪的说道：“寒儿怎么会嫉妒？我这样喜欢姐姐，喜欢陛下啊。”她喜欢的人和她喜欢的人喜欢的人在了一起，她只觉得开心，有什么好嫉妒的？

被她说的一乐，太后摇头失笑，让海棠坐下，夹了一筷子菜，慢慢嚼着，神态就有些恍然出神的味道，半天才说，“羌儿运气不好，这么晚了才遇到你们……”

这话海棠一样接不了，太后有些感伤的望向远处，停了片刻，忽然转头，看向海棠的方向，“笑儿，我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喜不喜欢他，我只告诉你，他喜欢你，你喜欢不喜欢他现在却都不重要了，我只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别伤害他，也千万不要让他伤害你，好吗？”

海棠沉默着没有说话，最后只扬脸一笑，“陛下那般英明神武，谁能伤得了他？”

听到这句话，太后眼里精光一闪，却立刻被一层淡淡的忧伤掩去，她叹了一声“是呀”就招呼她们两个继续吃饭，到了二更时分太后让女官把她们送了出来，她们一走，太后立即收敛了笑容，她看了一眼这顿饭里几乎一言不发的杨太妃，唤她的名字，“阿纤，你觉得杜笑儿如何？”

杨太妃想了想，答道：“其人颇为聪慧，而且看得出来，并不盲从，从沉寒这么喜欢她看起，也不是个简单角色。”

太后莫测高深的点点头。

不是简单角色，她早就知道，今天这一番试探，不能说

Chapter_11

杜笑儿对萧羌无意，只能说，对萧羌的情意无法掩盖掉她自己的判断。

这样的女子，聪慧又独立，换了别处，她欣赏都来不及，但若是换了帝王之妻，太后只觉得头疼——自己不就是最好的例子？亏了先帝性情懦弱温和，不然她指不定就是第二个吕后，现在换了萧羌这性子，只怕麻烦更大。

“……她若只是羌儿的伤口也就罢了，就怕她是……刺伤羌儿的凶器。”低低喃语着什么，太后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

某些事情，她走前，总要试一试的。

沉寒和海棠穿过翔龙殿中殿水榭的时候，池中有早开的睡莲，香气微动，为四月末已经显得有些热的空气增添了一抹清凉婉转。的

就在不经意的一眼间，隔着一岸烟柳，看到了水榭中三道修长身影，醉卧栏杆，月光静好。

白衣萧羌，红衣萧逐，紫衣洛同衣，这三个男人都是人中龙凤，齐聚一堂，谈笑风生，风流的倜傥萧瑟，绝色的俊美无双，疏狂的那个，偏偏落拓中带了一种介于男女之间的阴柔妩媚。

洛同衣今日好歹算是知道自己是以藩王身份入京的，而他显然还不打算挑战大越君臣的心脏承受能力，没穿一向钟爱的女装，而是一身紫衣翩然，衣袂轻飞，长袖拖曳，漆黑的发上压着切云碧玉冠，此刻一双修长白皙的手捧着玉钟，站在御前一片暖黄烛光下，俊秀面容似笑非笑，真个是风流天然一段风度。

海棠望去，看到他端着酒杯，风情万千的向萧羌挨了过去，在他耳边说些什么，眉眼风情婉转，竟生生压过了旁边捧杯的宫女，萧逐端着玉杯看热闹的靠在栏杆上，刹那间，水榭里居然安静了下来。

有微微灯火摇曳，远处乐伎演奏的乐声隔着水声风动，分外雅致。芙蓉纱罩的昏黄光影里，洛同衣又说了句什么，萧羌大笑起来，就着洛同衣的手喝了这一杯。

看他就范，洛同衣轻轻跳开，轻轻巧巧就坐在了栏杆上，衣袖翩飞，映着水面波光粼粼，有一种奇妙的美丽。

萧逐靠坐在他旁边软榻上，手里勾着一只玉杯，玉冠已丢到一边，一头宛若流泉的发披散在红衣之上，眼角薄红，异常美丽，此刻，他让洛同衣低头，在依言弯腰侧耳的青年耳边，萧逐说了句话，洛同衣笑了起来，左右看看，忽然足尖一点，离水榭而去，紫色华衣随他身形而动，如同一只翩飞的紫色蝴蝶。

他立刻又掠了回来，手里多了一管乐伎用的玉笛，他把玉笛朝萧逐一抛，那红衣青年一笑，横笛就口，清越笛声便惊破水榭之外朵朵睡莲。

洛同衣长笑一声，水榭里忽然就有剑气纵横。

腰间长剑出鞘刹那，他曼声而唱，声音柔和动听，。

水榭之中，白衣斜靠，红衣奏乐，紫衣剑光如电，舞的正是一阙《破阵子》。

洛同衣长袖翩动，衣上有隐约云纹直欲冲天，于俊秀华贵之外，更多了一种清狂落拓，舞到淋漓，他忽然一笑，剑光一收，人已掠出水榭！

洛同衣轻功极好，人在空中犹能折腰回身，萧羌只看到他极优雅的在湖面上一掠，眼前人影一闪，他已回了岸上，手腕一转，剑光凛动之间，一朵雪白睡莲已缀在剑尖，递到了萧羌面前。

有风动莲香，夜风泌凉，萧逐一线笛音抛高，长长的红衣在风里漫卷，如同正在舒展花瓣的红色莲花，洛同衣一阙词也唱到尾声，“……吴钩映雪春秋洗，一唱天下无人敌，马叩潼关急！”几句之间金戈铁马，却偏又柔软在了萧逐笛音淡淡之中，萧羌靠在软榻上，白的

袖，黑的发，掩住了半张清雅面孔，一双多情温润的眼睛里多了一层淡淡暖意，直到眼底，他含笑，取下剑上的白花。

洛同衣看着他，慢慢屈膝半跪，对他行以藩王见君之最敬之礼。

萧逐也跪下，两人一字一句的说道："陛下所愿之事，必将心想事成。"

这时四周极静，那两个男人连声所说的话，海棠听得一情二楚。

此时距离大越以东陆第一强国身份君临东陆，尚有十数年时间，而此时，从那两个跪倒在萧羌面前的尊贵亲王身上，海棠看到了那个遥远的未来——

她喜欢上的，就是可以让这么优秀的男人们为之效忠侍奉的君主。

远远痴痴的看着，海棠心里一阵甜蜜，同时，却又有一股微妙的酸涩盘旋而上，渗透入了那甜美之中。

沉寒侧耳仔细听着，觉得有些冷了，伸手轻轻拉了拉她，海棠摇摇头，示意她先走，沉寒想了想，便带着宫女走了，水榭边便只剩下海棠一个人驻足而看。

洛同衣一曲舞罢，向这边偶然瞥了一眼，看到了躲避不及的海棠，笑了起来，俯身对萧羌说了句什么，萧羌也看向她这边，轻轻一笑，便向她走来。

那素衣黑发的男子，碎花踏月，向她而来。

他来到她身旁，展开披风，把她娇小身躯裹了进去，带着热意的双手怜惜的抚摸上她被夜风吹得微冷的脸颊，语带怜惜，"……你怎么这样不爱惜自己？既然来了为何不去水榭见我？同衣阿逐都不是外人。就算不去，多穿件衣服总是好的，冻着了怎么办？"说着，他叹息着拥抱她，胸中柔情让他声音都温软了起来，"你要是病了，难过的岂不是我？"

这男人总是这么温柔，温柔得让她不可思议。

她抬头，伸手环抱住他的身体，脱口而出，“我不要离开你了，我手边其实还有一瓶少司命，至少还能让我在你身边多待一段时间。”

听了这句，萧羌愣了一下，随即眼神柔软如一缕春风。捧起她的脸颊，他把一个吻落在了她唇上，声音柔和，“海棠，我不要朝朝暮暮，我要长相厮守。”

这一瞬，她除了抱紧他，吻上他的嘴唇，还能做什么？

太后起驾离京定在了五月二十，作为护驾的先驱队伍，洛同衣和萧逐天还没亮就带着卫队离开了，太后的车驾是再略晚一些启程的。

所有后宫略有位份的嫔妃都奉旨送太后出行，萧羌亲自到长宁宫去恭请母亲，他带了沉寒和海棠去见太后，花竹意是今天负责典礼的官员，便单独一人候在了院中。

见他们三人进来，太后屏退了所有人，她看看海棠，再看看沉寒萧羌，问道：“羌儿，可都布置好了？”

萧羌知道她问得是什么，颔首，“后宫之内诸家权贵势力还未完全平衡，要除掉首恶，还要一段时间。”

太后点头，“只小心别再让她多害人。”

萧羌点头，下意识的看了一眼海棠。

把这个细节收入眼底，太后不动声色，在心里把自己先前做的那个决定掂量了掂量，她开口：“羌儿，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你必须据实回答。”

萧羌有些莫名其妙，却还是点了点头，“儿臣知无不言。”

太后闭了下眼睛，开口，“……羌儿，你告诉娘亲，杜昭仪身上的剧毒‘荷带衣’到底是谁下的？”

太后问出这句话的瞬间，海棠瞪大了双眼，萧羌如遭雷击，他身体微微颤抖，说不出话来，心底一片无边无际的惶恐。

她知道！母亲居然知道!

不，他随即惨笑，母亲怎么可能不知道？这宫里能有什么事瞒得过她去？

一刹那，心底百转千回，萧羌下意识的去看海棠，正好看到那个少女张着一双大眼无措的向他望来，在眼神相对的一刹那，少女眼底一切色泽希望悉数退去，只剩下一片灰烬的惨白。

不用回答了，海棠从他眼神里看出了答案。

她这时候便痛恨起自己和萧羌的默契。为什么她能读懂这男人眼里哪怕最小的一个细微变动？为什么她就是能看出来他的一切变化？

脸上的血色一刹那全部退去，海棠颤抖着，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一瞬间世界崩塌，萧羌下意识的伸手想要去碰触她，却在中途自己慢慢的放下手，慢慢的垂下眼，然后慢慢的答了一声："是我……"

原来是他，原来是他！

害自己苦难如此，害自己性命朝不保夕的，原来便是他！

海棠心口一疼，只觉得从胸口往上泛起一股腥甜，如同利刃，一路切割开她气管五脏，把她剖为两半，慢慢撕开。

原来是他——怎么能是他——居然是他！

于是，海棠的世界也溃不成军，成就碎片纷乱。

心已经疼到麻木了。

昔日一切点点滴滴甜蜜过往，此刻全成鸩酒，连一个碰触都变成腐心蚀骨的剧毒，直烂到人的魂魄里。

"好，我知道了。"她清楚的听到自己这么说。

海棠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如此冷静。

萧羌放开了手，海棠看了一眼完全呆住的沉寒，又向太后行了一个礼，转身离开。

沉寒下意识的反手想要拉住她，却什么都没有抓住，她和海棠擦肩而过。

那一刻，沉寒清楚的知道，什么注定毁灭，她挽救不回。

她慌张的向萧羌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即提起裙子追了出去！

萧羌却不动，他只是沉默看了片刻海棠的身影，随即转头看向了自己平静自若的母亲，他开口，声音干涩难听，他非常非常困难的问出了三个字：“……为什么？”

她安之若素，答了一句，“她太危险，影响你的判断。羌儿，我刚才已经判断，她不仅仅会是你心上的伤，还会是制造那个伤口的刀。

萧羌听了，身子抖了抖，忽然惨笑。

太后惊动一下：她从没看过自己坚毅隐忍的儿子露出那样惨淡的笑容，她刚要开口，却听到萧羌以那样轻，轻得仿佛呻吟的声音吐出一句话：“……来不及了……母后……来不及了……”

转身，他追了出去，太后想唤他，但是看着那道毫不犹豫的背影，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了手。

双手紧紧拢着，她转着袖子里一串水晶佛珠，眼前却一切都模糊了。

只剩下儿子那道追着阳光而去的身影。

海棠走出殿门，笔直的向花竹意而去。

到了长昭的贵族，如今大越的三品中书副令面前，她站定，向他伸出手，说了三个字：“带我走。”

“海棠！”萧羌厉声喝到，抢步到了她面前，刚要伸手去拉她，花竹意一闪身，挡在了两人之间，一张总是笑盈盈的脸上，失去了笑容。

他没说话，只是隔开两人，萧羌的指尖只差一点，便触上海棠的肌肤，却最终，咫尺之遥。

海棠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他唤她一样，一动不动，萧羌低低的问了一句，“不肯原谅朕吗……”

“换作是你，你肯原谅吗？”平静的回答，“陛下，我很多事不介意，但是，有些事情，我终不能原谅。”

他深吸一口气，“……是的，我断然不肯，但是……”

他话语为竟，她没有说话，却也没有走，仿佛知道他还有话要说。

萧羌望着她的背影，只觉得痛不可抑，他深吸一口气，手指按住心口，低低道：“……我可以不放你走的。”

她终于回头，“你不会的。我信你爱我，所以，你不会的。”

他无言以对。

然后，海棠笑了起来，她笑得温柔甜美，站在另一个男人的背后，她第一次面对面的告诉他一句话，

“我爱你，萧羌。”说完这五个字，仿佛终于有什么情绪控制不住，脸上的笑容维持不住，崩裂碎落，她伸手抓住了萧羌的手腕，指甲几乎抓到他的肉里，然后便有眼泪从那双明媚的眸子里滚落，落在了他的指尖。

“所以，我不原谅你。”

说完，她转身而去，脚步虚浮，几乎走不动，花竹意以怜悯的眼神看了他一眼，追了出去，萧羌只觉得指尖一路滚烫，直烧到心里，痛不可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无法思考。

沉寒扑到萧羌怀里，用力扯着他的袖子，急声道：“陛下，快追！快些追！能追回来的！”

萧羌被她摇晃得有些恍惚，再望去的时候，那道娇小身影已没入了宫门之中一片浓黑的阴影里。

那一瞬间，家国万里，争霸天下都成了虚妄，他脑海里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她离他如此近，伸手就可以拥入怀中的距离，追不追？

追不追？

《完》

所谓后爪打结的

这世上总有一种生物生来光华耀眼，风流天生，一个回眸轻笑就勾魂摄魄，勾勾指头就无数男女前仆后继甘愿为他赴汤蹈火。

萧羌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

不，准确说来，萧家三个兄弟都是这类人中的翘楚。

长子萧羌一线男星，蝉联《男色》杂志三届最想被他拥抱的男性之首；次子萧逐自从干上片警这个有前途的职业之后，负责小区内犯罪率直线下降的同时，离婚率直线上飚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老幺萧远年级还小，没有如大哥一般“祸国”，也没有如二哥一样“殃民”，职业为学生童星的小帅哥正致力于收获五十岁以上欧巴桑的尖叫和同龄小女孩爱的棒棒糖中。

——这是一家多么有追求的主儿啊……

而现在，这家子闪闪星人中知名度最高的那只正以一种言情小说里邪魅男主最常见的姿态靠在澈荣大学门口的柱子上，白毛衫，黑色外套，臂弯间搭着米灰色的大衣，白皙的额头上半长的发垂下来，微微遮住眼睛，阴影下一双深黑色的桃花眼半眯半睁，润着一色水光。

海棠只庆幸，这是角门，还有，现在大家都在食堂厮杀，不然就照这放电量，这儿早糊成片了。

这男人就该被关到发电厂去，无污染无辐射，电力充沛，十足新世纪绿色环保能源，也省得他出来祸乱众生。

海棠恨恨的想着，走过去，把自己脖子上的围巾拆下来，把萧羌连头戴脸裹成狼外婆，牙齿里迸出一句话，“我说，大哥，您老在这儿卖笑哪？”

萧羌羞涩的推了她一把，“客官请自重，奴家卖身不卖艺。”

“……”被这巨冷无比的笑话冻结了至少五秒钟，海棠猛的跳起来掐住他脖子摇，“你个恶心的家伙，我晚上吃不下饭我就咬死你！”

笑容大大，顺手把娇小的少女拦腰一抱，刚要一举，萧羌清俊脸孔忽然一僵，海棠立刻知道出事了，从他怀里跳出来，“咋了？”

桃花眼可怜巴巴的眨眨，语带悲怆，“棠儿……腰闪了……”

被棠儿这个称呼又冻结了整整五秒，海棠看着他，机械的退后退后，然后转身就跑——这男人最近刚拍完一伪文艺真loli的古装剧，整个人都变得伪loli真文艺了，照这趋势下去，还是等他恢复成人类状态

再见面吧，这要不他把自己恶心死，就是自己被恶心到暴走，把他掐死啊……

跑出十几步，忽然发现身后没有人追过来，觉得不太对，回头，这会海棠惊了，发现身后没人！这地儿不大啊，四周也没树木，怎么就没人了呢？

哇，该不会兄弟真穿越了吧？

她踮起脚四下看，忽然感觉有什么拉了拉她的裙脚，她低头，发现男星大人摔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忘记说，新出炉影帝萧羌大人最大弱点为：基本没有平衡感，走在平地上都会后爪打结，摔成一张人皮。

蹲在地上戳戳尸体，“兄弟，我真的很好奇，你那打戏是怎么拍的。”

“上替身。”闷闷声音里伴随着相当程度的龇牙咧嘴。

翻身，萧羌平躺在草坪上，无所谓的摊成大字型。

“必须要上脸的呢？”

“有种东西叫威亚啊。姑娘。”男人躺得很舒服一样好整以暇的撑起下颌，另外一只手还颇有余裕的轻轻点了点她的下颌。

“你以为我没拍过电视剧啊？”瞪之，“威亚用吊的，那不是拍特效用的吗？”

“多吊几根就好了嘛，如果对方够技术，多缠几根说不定我能摆出骇客帝国的特效哟～”

“……您当您提线木偶啊？”

没好气外带翻白眼的说完这句话后，海棠索性也坐在了他旁边。

初春的风温暖柔和，她拢着自己的头发，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你说，就凭你这后爪打结的状态，我要是真怎么样了，你追得上来吗？”

“世界上有种东西叫汽车，姑娘。”好心提点。

“……你没开车呢？”

“有出租车。”实话实说。

海棠姑娘愤怒了！一爪子拍到他胸口上，咬牙切齿，“你丫就掉亚马逊森林了，GPS无效，怎样！”

萧羌半撑起身子，上下打量面前姿态生动的姑娘，忽然笑了起来。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然后安抚一样顺着颈子摸下去。拍拍她的背，然后手掌按在背心，用力，把她拉靠向前，让她伏在自己的肩膀上。

声音温暖柔和，轻轻晃晃她的肩膀，“姑娘，还没出戏哪？”

点点头，又摇摇头，捶打，“你追不追！”

“不追。”微笑。

低头，额头和额头接触，一双桃花眼水光泛润，她一把掐住他脖子，露出一口森森利齿，“我咬死你哦！“

“真的不追啊。”他吻吻她额头，“我后爪打结，追不上的。”

“有汽车。”

“我没开车呢？”

“有出租车。”闷声闷气的答。

男人笑开了，“那我这混账掉在亚马逊森林，GPS无效怎么办？”

“……喂！别拿我的话堵我！”

忽然正色，笔直的看向她的眼睛，“海棠，你舍得我为你摔倒吗？”

“……不……”

“哪，所以啊，我会一直在你身后，伸开手臂，等你回来。”

轻吻，落在她睫毛上。

然后海棠感觉自己被抱紧，男人温暖吐息喷在她鬓边，“刚才啊，骗你的，你是我的，怎会不追。”

本篇完

-*-*-*-*-*-*-*-*-*-*-↖(^ω^)↗-*-*-*-*-*-*-*-*-*-*-*-*-*-*-*-*-*

|本作品由TXT之家整理收藏 |
*更多txt好书 敬请登陆：http://www.txtjia.com *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ω^)↗-*-*-*-*-*-*-*-*-*-*-*-*-*-*-*-*-*